

說唐全傳

216015

說唐全傳

上海
行以局書類文

說唐全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82B

說唐全傳序

古今良史多矣！學者宜博觀遠覽，以悉治亂興亡之故；既足以開拓心胸，而亦增長識力，獲益良不淺也！其次如稗官野乘，雖或闕而不詳，不無疑信參半；要亦有所懲勸，以俟好古之士，引爲人鑑。又次如傳奇小說，雖詞半無稽，意亦多諷；酒後茶餘，每足動人興感，齒牙間恆覺醞醞有味。然則說唐一書，所舉人物，狀淫暴昏亂，如燃溫嶠之犀，物無遁形；而忠勇剛果，使烈武健諸彥，又皆弈弈生動，能喚起社會上尙武精神，尤與政治上息息相關。於以探治亂，考興亡，大雅君子，甯必屏置弗道歟！爰是爲序。

甬上亦宜山農識

說唐全傳 序



說唐前傳目錄

卷一

第一回

秦彝托孤寧夫人

李淵決殺張麗華

第二回

謀東宮晉王納賄

定燕山羅藝興兵

第三回

造流言李淵避禍

當馬快叔寶聽差

第四回

臨潼山秦瓊救駕

承福寺真主臨凡

第五回

潞州城秦瓊賣馬

二賢莊雄信馳名

第六回

建威冒雪訪良朋

雄信揮金全義友

第七回

打擂臺英雄聚會

解幽州姑姪相逢

第八回

叔寶神箭射雙鷗

伍魁妬賢成大隙

第九回

奪先鋒教場比武

犯中原塞北鏖兵

第十回

秦叔寶星夜回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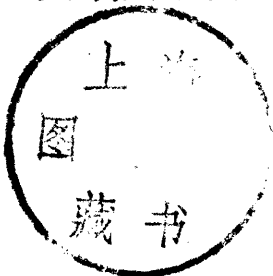
唐節度賀壽越公

第十一回

國遠哨聚少華山

叔寶引入承福寺

目錄



第十二回 李靖風鑑識英雄 公子球場逞華麗

第十三回 長安女觀燈玩月 宇文子強暴宣淫

第十四回 破蒸淫太子迷花 躬弑逆楊廣篡位

第十五回 雄闊海大顯英雄 伍雲召報仇起兵

第十六回 司馬超敗麻叔謀 伍雲召刺何總兵

第十七回 韓擒虎調兵二路 伍雲召被困南陽

第十八回 焦芳借兵陀羅寨 天錫救兄南陽城

第十九回 伍雲召棄城敗走 勇朱燦殺退師徒

第二十回 韓擒虎收兵覆旨 程咬金逢赦回家

卷二

第二十一回 俊達有心結勇漢 咬金不意得金盔

第二十二回 衆捕人相舉叔寶 小孟嘗私入登州

第二十三回 楊林欲嗣秦叔寶 雄信暗傳綠林箭

第二十四回 秦叔寶劈板燒批 賈柳店刺血爲盟

- 第二十五回 羣賢拜壽華封祝 二劫王扛虎被擒
第二十六回 刺囚牢三攔楊林 賺潼關九戰文通
第二十七回 伯當射箭救好友 叔寶走馬取金隄
第二十八回 咬金三斧取瓦崗 魔王一星探地穴
第二十九回 茂公智退三路兵 楊林怒打瓦崗寨
第三十回 假行香羅成私出 破陣圖楊林喪師
第三十一回 邱瑞中計降瓦崗 元慶逞勇取金隄
第三十二回 裴元慶怒降瓦崗 程咬金喜納翠雲
第三十三回 現瓊花指示興亡 上揚州商議開河
第三十四回 袁天罡驅神造殿 李元霸力賽成都
第三十五回 衆王盟會四明山 三將大戰宇成都
第三十六回 冰打瓊花識天運 劍誅異鬼避凶星
第三十七回 五將攻打臨陽關 伯當兩盜呼雷豹
第三十八回 裴元慶悞中火陣 尙師徒失機全節

第三十九回

秦瓊三鏑打銅旗

羅成鎗挑孽世雄

第四十回

羅春保主歸金墉

楊林設計謀反王

第四十一回

羅成力搶狀元魁

闊海壓死千金闈

第四十二回

高祖遣將誅化及

衆王投降李元霸

第四十三回

元霸被雷歸神位

咬金斧劈老君堂

第四十四回

李密投唐心反復

單通招親貴洛陽

第四十五回

尉遲恭打關劫寨

徐茂公訪友尋朋

卷三

第四十六回

秦王夜探白璧關

叔寶救駕紅泥澗

第四十七回

咬金落草獻軍糧

叔寶鎗刺宋金剛

第四十八回

敬德識破假首級

公山賣書劉文靜

第四十九回

咬金抱病戰王龍

文靜設謀誅定陽

第五十回

秦王興兵定洛陽

羅成大戰尉遲恭

第五十一回

咬金說降小羅成

秦王果園遇雄信

- 第五十二回 黑煞星誤犯紫微 天篷將大戰建德
- 第五十三回 尉遲恭雙納二女 馬賽飛獨擒咬金
- 第五十四回 羅成力擒馬賽飛 咬金脫難見秦王
- 第五十五回 八陣圖大敗五王 高堂草射破飛鉞
- 第五十六回 秦叔寶力斬鰲魚 單雄信哭別嬌妻
- 第五十七回 秦瓊建祠報雄信 羅成奮勇擒五王
- 第五十八回 二王子計害世民 尉遲恭御園演功
- 第五十九回 世民宮門掛玉帶 敬德屈受被麻拷
- 第六十回 黑鬪興兵犯魚鱗 定方一箭傷九虎
- 第六十一回 紫金關二王謀計 淤泥河羅成爲神
- 第六十二回 羅成魂歸見嬌妻 秦王恩聘衆將士
- 第六十三回 尉遲恭詐稱瘋魔 唐高祖敕封銅鞭
- 第六十四回 五龍大戰紫金關 彌天妖法戰唐將
- 第六十五回 雷賽秦假尉遲恭 秦叔寶擒黑面將

第六十六回

寶鏡照出彌天道

五王失算喪家邦

第六十七回

麒麟閣旌表功臣

升仙閣奸王鬪富

第六十八回

李靖丹救衆國公

太宗登位顯德殿

說唐前傳卷一

第一回 秦彝託孤甯夫人 李淵決殺張麗華

詩曰：繁華消長似浮雲，不朽還須建大勳。壯略欲扶天日墜，雄心豈入駑駘羣？

時危俊傑姑埋跡，運起英雄早致君。怪是史書收不盡，故將彩筆補奇文。

自古三皇治世，五帝相傳，歷夏商周秦漢兩晉，自五馬渡江，天下分爲南北兩朝。南朝劉裕篡晉稱宋，蕭道成篡宋號齊，蕭衍篡齊稱梁，陳霸先篡梁號陳，那北朝拓跋稱魏，後又分東西兩魏。東魏被高陽所篡，號北齊，西魏宇文泰篡位稱周。其時周主國富兵強，起兵吞併北齊，封護衛大將軍楊忠爲元帥，其弟楊林爲行軍都總管，發大兵六十萬，使征北齊。這楊林生得面如傅粉，兩道黃眉，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善使兩根囚龍棒，每根重一百五十斤，有萬夫不當之勇。乃上界計星臨凡，大隋稱第六條好漢，逢州取州，逢府奪府，兵到濟南，離城扎寨，鎮守濟南，是武衛大將軍秦彝，父名秦旭，在齊授親軍護衛，夫人甯氏，妹名勝珠，遠嫁勛爵燕公羅藝爲妻。甯夫人生得一子，名喚太平郎，乃上界天蓬大將臨凡，隋唐稱第十六條好漢。其時年方五歲，齊主差秦彝領兵鎮

守濟南，父旭在晉陽護駕，因周兵大至，齊主出奔檀州，只留秦旭、高延宗把守，與周兵相持月餘。延宗被擒，楊林奮勇打破城池，秦旭孤軍力戰死節。周兵得了晉陽，起兵復犯濟南。探子飛報入城，秦彝聞報，放聲大哭，欲報父仇，點兵出戰。有齊主差丞相阿古協助守城，他懼楊林威武，急止住道：將軍勿忙！晉陽已破，孤城難守，爲今之計，速速開城投降。秦彝道：主公恐我兵單力弱，故令丞相協助，奈何！偷生無志，阿古道：將軍好不見機！周兵勢大，守此孤城，亦徒勞耳。秦彝道：我父子誓死國家，各盡臣節，遂傳令緊守城門，自己回私衙見夫人道：我父在晉陽被難守節，今周兵已至城下，阿丞相決意投降。我想我家世受國恩，豈可偷生？若勢敗，我當以死報國，見先人於地下。兒子太平郎，我今託孤於汝，切勿輕生，可將金裝鋼留下，以爲日後存念。秦氏一脈，我死瞑目。正在愁泣之際，忽聽外面金鼓振天，軍聲鼎沸，原來高阿古已開城門投降了。秦彝連忙出廳上馬，手提渾鐵鎗，正欲交戰，只見周兵如潮水湧來，部下雖有兵數百，如何擋得楊林這員驍將？被他大殺一陣，秦彝部下十不存一，他被殺得血透重袍，箭攢遍體，尙執短刀，連殺數人，被楊林搶入，把他刺死。楊林遂得了秦彝盔甲，此時城中鼎沸，甯夫人收拾細軟，同秦安走出私衙，使婢家奴，俱各亂竄，單剩太平郎母子二人，束跑西走，無

處安身。忽走到一條僻淨小巷，已是黃昏時分，衆家閉戶，聽得一家有小兒啼哭，遂連忙叩門，却走出個婦人，抱着三歲孩兒，把門一開，見夫人不是下人，連忙接進，關了門，問道：「這樣兵慌馬亂，娘子是那裏來的？」夫人把被難實情，哭訴一番。婦人道：「原來是夫人，失敬了！我家丈夫程有德，不幸早喪，妾身莫氏，只有此子一郎，別無他人。夫人何不在此權住，候亂定再處？」夫人稱謝，就在程家住下。不幾日，楊忠收拾籍冊，安民退兵，夫人將所帶金珠變換，就在隔壁，覓了一所房子，莫氏一同居住。却喜兩姓孩子，都是一對頑皮，甚是相合。按程一郎是上界土德星臨凡，大唐福將。太平郎至長成十五歲，生得河目海口，燕項虎頭，甯夫人將他送入館中攻書，先生取名秦瓊，字叔寶。程一郎名咬金，諱知節。後因濟南年荒，咬金母子別了夫人，自往歷城去了。楊忠得勝班師，周主大喜，封楊忠爲隋公，自此江北已成一統。這楊忠生得一子，名楊堅，生得目如朗星，手文儼成王字。楊忠夫婦知他是異人，後楊忠死了，遂襲了隋公之職。周主見楊堅相貌魁奇，十分忌他。楊堅知道，遂將一女，夤緣了做太子寵妃。然周主忌他之心，亦未嘗忘。不幸周主晏駕，太子庸懦，他倚着楊林之力，將太子廢了，竟奪了江山，改稱國號大隋。正是莽因后父移劉祚，操納嬌兒覆漢家；自古英雄同一轍，奪將邦國易如花。楊堅接

了帝位，稱爲隋文帝，立長子楊勇爲太子，次子楊廣爲晉王，封楊林爲靠山王，獨孤氏爲皇后，勤修國政。文有李德鄰，高頻，蘇威等；武有楊素，李國賢，賀若弼，韓擒虎一班。君臣並膽同心，漸有吞併南陳之意。陳後主是個聰明之人，因寵了兩個美人：張麗華，孔貴妃，每日錦帳風流，管絃沸耳。又有兩個寵臣：孔範，江總，他二人百般迎順，每日引主上，不是盃中快樂，定是被底歡娛，何曾把江山爲念！隋主聞之，卽與楊素等商議起兵吞陳。忽次子楊廣奏道：「陳後主荒淫無度，自取滅亡，臣請領一旅之師，前往南陳，混一天下。」晉王如何親身要統兵伐陳，蓋因哥哥楊勇慈懦，日後不願北面稱臣，遂有奪嫡之念，故要統兵伐陳，可以立功；又且總握兵權，還好結交英雄，以作羽翼。那隋主未決，忽報羅藝兵犯冀州，隋主着楊林領兵平定冀州。又差晉王爲都元帥，楊素爲副元帥，高頻，李淵爲長史，司馬，韓擒虎，賀若弼爲先鋒，領兵二十萬，前往伐陳。晉王等領命，金鼓喧天，干戈耀日，一路進發，所到之處，望風而降。按晉王乃上界珠婆龍，臨凡後爲煬帝。陳國邊將雪片告急，俱被江總，孔範二人不奏，不想隋兵已到廣陵，直犯采石，守將徐子建，見隋兵強盛，不敢交戰，棄了采石，逃至石頭城。又值後主醉極，自早候至晚，始得相見，細奏隋兵強盛。後主道：「卿且退，明日會議出兵。」過了數日，方議得二將出

兵拒戰。一個武賁將軍蕭摩訶，一個英武將軍任忠。二人領兵到鍾山，與賀若弼會戰。兩下排成隊伍，蕭摩訶出馬當先，賀若弼挺鎗迎敵。兩人戰下十餘合，賀若弼大喊一聲，把蕭摩訶挑於馬下。陳兵大敗，任忠逃回見後主，後主並不責他，道：「王氣在此，隋兵其奈我何哉？」又與任忠黃金二櫃，叫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意思。這任忠只得再整兵馬出城，到石子崗，却撞着韓擒虎的人馬前來。任忠一見，不敢交兵，倒戈投降，反引隋兵入城，以作初見首功。這時城中百姓，亂竄逃生。可笑後主還呆呆坐在殿上，等諸將報捷。及至隋兵入城，連忙跳下御殿便走。僕射袁憲上前拖住道：「陛下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後主不從，走入後宮，謂張孔二妃道：「北兵已來，我們一處去躲，不可失落。」左手挽了孔貴妃，右手挽了張麗華，慌忙走到景陽井邊，忽聽一派軍聲吶喊，後主道：「去不得了！同死在一處罷！」齊跳下井去。喜是冬盡春初，井中水只打在膝下，不能淹死。隋兵搶入宮中，獲了太子與正宮，單不見後主。隋兵擒一宮女，嚇要他說。宮人道：「適見跑至井邊，想是投井死了！」衆人聽說，都到井邊探望。見井中黑洞洞，大呼不應，軍士遂把大石打下。後主見飛石打來，急大喊道：「不要打！快把繩子放下來，扯我便了！」衆軍急取繩子，放下井去。一霎時，衆軍士把繩子拖起，怪其太重，及拖起來，却是三個人，束在

一堆，故此沉重。衆人簇擁去，見韓賀二人。後主見二人作下一揖，賀若弼笑道：「不必恐懼，不失作一歸命侯耳！」着他領了宮眷，暫住德教殿，外面添軍把守。這時晉王領兵在後，聞得後主作俘，建康已破，先着李淵、高頻進城安民。不數日，晉王遣高頻記室之子高德弘來取美人張麗華，營前聽用。高頻道：「晉王爲元帥，伐暴救民，豈可以女色爲事？不肯發遣。」李淵道：「張麗華、孔貴妃、狐媚迷君，竊權亂政，陳國滅亡，本於二人，豈可留禍根，再穢隋主，不如殺却，以止晉王邪念。」高頻點頭道：「是。」德弘道：「晉王兵權在手，若抗不與，恐觸其怒。」李淵不聽，叫軍士帶出張麗華、孔貴妃，雙雙斬了，弄得高德弘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回至行營，參見晉王，竟把斬張麗華、孔貴妃之事，都推在李淵身上。對晉王說了。晉王大驚道：「你父親怎不作主？」高德弘道：「臣與父親三番五次阻擋他，只是不從。反說你們父子做美人局，愚媚大王。」晉王聞言大怒道：「這厮可惡！他是個酒色之徒，決定看上這兩個美人，怪我去取，故此撻酸捻醋，把兩個美人殺了！吾必殺此賊子。」方遂我願。遂立意要害李淵。李淵乃成紀人，上界亢金龍臨凡，隨後起兵太原，稱號唐主，係李虎之孫，李炳之子。李虎爲西魏隴西公，李炳爲北周唐公。李淵夫人竇氏，乃周主之甥女，曾在龍門鎮破賊，發七十二箭，殺七十二人，其威名遠近皆知。當下滅陳，殺了張

孔二妃與晉王結下深仇。那晉王兵到，勉強做個好人，把孔範等盡行斬首，以息建康民怨。收了圖籍，封好府庫，將宮內之物，給賞三軍。班師回朝，獻俘太廟。隋主大喜，封晉王爲太尉，封楊素爲越國公，其子楊元感爲開封府儀同三司。賀若弼封宋公，韓擒虎縱放士卒，淫污陳宮，不與爵祿，封上柱國。高潁爲齊公，李淵爲唐公。隨征將士，俱各重賞。自是晉王威權日盛，名望日增，奇謀祕計之士，多入幕府，重用一個宇文述，叫做小陳平。晉王曾薦他爲州刺史，因欲謀議密事，故留在府。又有左庶子張衡，一同謀議。這宇文述有一子，名叫化及，乃上界壁水獺臨凡，後篡位滅隋，於楊州稱許王。當時晉王與一班心腹，商議謀奪東宮之事。宇文述道：「大王要謀此事，還少三件大事。」晉王忙問道：「是那三件大事？」未知宇文述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謀東宮晉王納賄 反燕山羅藝興兵

宇文述道：「大王那第一件，皇后雖不深喜東宮，然還在兩便；大王須做個苦肉計，動皇后之憐，激皇后之怒，以堅其心。第二件，須要一位親信大臣，言語足以取信於上，平日間進些讒言，臨期一力攙掇，這便是中外夾攻，萬無一失。第三件，廢斥東宮，是件大事；若沒罪惡，怎好廢斥？須是買他一個親信，要他首發，無事認有事，小事認大事，有了些

證見，他自分辦不得。大王行了這三件事，那時不怕他不廢。晉王道：我自有備，只要足下爲我謀之。他日成功，富貴共享。自是晉王不惜資財，自朝中宰執起，下至僚屬，皆有重贈。宮中宦官姬侍，皆重賞賜。只有唐公說：人臣不敢私交，不受晉王禮物。時有大理寺卿楊約，乃越公之弟，與宇文述是厚交好友。一日，宇文述往拜楊約，將奇珍異寶，許多禮物送上。楊約把禮物看了，問道：兄！這禮物從何處得來？小弟從未嘗見這異寶。宇文述道：弟乃武夫，如何有這些寶貝？此是晉王有求於兄處，故託弟送上。楊約道：晉王之物，弟如何敢領？宇文述道：兄且收入，還有一場大富貴，送與令兄，肯容納否？楊約道：請教。宇文述道：兄知東宮不欲令兄久矣！他日得登元位，自有所用的，臣豈肯與令兄專權乎？況權高招譖，今之屈首於昆玉之下者，安知他日不危於賢昆玉乎？今幸東宮失德，主上有廢立之心，若賢昆玉在主上面前，肯進言語，廢東宮而立晉王，則晉王當銘於肺腑，纔算得永遠攸久的富貴。兄以爲何如？楊約道：兄言固是，容弟與家兄圖之。言訖，宇文述辭去。次日，楊約來見楊素，假作愁容。楊素問其何故？楊約道：前日東宮護衛蘇孝慈道：兄長過傲太子。太子道：必須殺此老賊。我愁兄長者，恐遭危耳。楊素道：太子無奈我何？楊約道：太子乃將來人主，若有不測，身命所關，豈可不作深慮？楊素道：據

你意思，還是謝位避他，還是改心順他？楊約道：謝位失勢，順他不能釋怨，只有廢他，更立一人，不惟免禍，還有大功。楊素撫掌道：弟能用此奇謀，出我意外！楊約道：這事宜速，不宜遲。若太子一日用事，禍無日矣！楊素點頭會意。於是楊素在隋主面前，說晉王好，東宮歹，一齊搬出。隋主十分准信。皇后亦爲晉王所惑，他認晉王爲孝順，時時進些讒言，使太子如坐針氈。宇文述又打聽東宮有個幸臣，喚作姬威，與段達相厚，乃將金寶託段達買囑姬威，要伺太子動靜。自此積毀成山，按下不表。且說靠山王楊林，統兵五萬，直抵冀州。那羅藝，字廉庵，父名允剛，北齊因他功高，遠封在燕山。世襲燕公。羅允剛中年中喪，那羅藝年少，就襲了燕公之職。他爲人剛勇，能使一桿滾銀鎗。夫人秦氏，乃親軍護衛秦旭之女，結髮二十年，尙未生子，甚是憂悶。當時羅藝夫婦，聞秦旭父子被楊林所困，盡忠死節，夫人一哭幾絕。後楊堅篡位，滅了周王。羅藝得了此報，正欲報仇，遂起兵十萬，犯了河北冀州等處。忽報隋主着楊林領兵五萬前來。羅藝聞報，遂領兵前來迎敵。那楊林先鋒，是四太保張開，七太保曾紀。二人正行，忽報羅藝兵馬擋住去路。張開聞報，飛馬向前，見陣前一員大將，面如滿月，髯鬚甚美。張開知是羅藝，便舉蛇矛分心便刺。羅藝挺鎗來迎，戰不數合，羅藝逼開蛇矛，挺起銀花鏑打來，正中後心，張

開吐血，伏鞍而逃。曾紀大怒，舉斧砍來。羅藝回馬便走。曾紀在後追趕。羅藝看得切近，將坐騎一嗑，那馬忽失前蹄。曾紀取斧砍下。羅藝舉鎗一晃，向曾紀咽喉一鎗，挑於馬下。這是羅家回馬殺手獨門鎗。羅藝揮兵殺來，有數里之遙。楊林大軍已到，聞得鏑打下，張開鎗挑曾紀，登時大怒，催兵前進。到了九龍山，扎下營寨。次日，排齊隊五，親出營前對陣。羅藝見楊林白面黃眉，髭鬚三絡，勒馬橫鎗，立於旂門之下。遂叫道：楊林，你如何貪心不足，滅北齊，廢周主，吾必欲滅你邦家，吾之願也。楊林道：羅將軍，你之所論，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今天時在隋，故一戰而定北。再戰而平陳，四海咸平，邊疆敬服。將軍雖有舊仇，亦只好待時而動，料不能再興齊室，何不歸我大隋。老夫自當保奏將軍，永鎮燕山，世守其職。不知將軍意下如何？羅藝聞言，想了一想，就說道：你要俺順隋，必須依俺三件事。俺就順隋，如不依俺，誓死不降。楊林道：將軍是那三件事？羅藝道：我雖降隋，第一件：但俺部下兵馬，須聽俺自調度。永鎮燕山。第二件：俺名雖降隋，却不上朝見駕，聽調不聽宣。第三件：凡有誅戮，得以生殺自專。楊林笑道：此三件事甚易，都在老夫身上。遂令三軍退回十里。羅藝見楊林退兵，亦令三軍退十里屯扎。楊林道：將軍如不放心，老夫同將軍到燕山府，動表奏聞聖上，候

旨下，然後回去。羅藝大喜，同楊林並轡而行。及到燕山府，同楊林入城，大排筵宴，款待楊林。楊林忙修表章，令差官至長安奏上。隋主聞奏，即差竇建德齎詔到燕山府來。羅藝聞之，出城迎接詔書。竇建德入城，開讀詔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據燕山王所奏，燕公羅藝，廉明剛勇，堪爲冀州北屏藩。今加封爲靖邊侯，統本部強兵，永守冀州。聽調不聽宣，生殺自專，世襲所職，無負朕意。欽此。羅藝謝恩畢，接過聖旨，大排筵宴，厚待天使。又贈楊林寶建德金銀彩緞。次日排酒長亭，與楊林餞別，親送十里而回。那楊林竇建德二人回朝，尙在路中，忽報登州海寇作亂，上岸搶劫居民。楊林聞報，對竇建德道：汝且先回復旨，老夫親往登州，勦滅海寇。遂領兵往登州而來。那海寇聞知楊林兵到，不敢交戰，各各散去。楊林是撲個空，但見人煙稀少，城池倒壞，十分嘆息。就上表奏聞，自願鎮守登州。叫軍士招集民人，整治府庫，修築城垣。不一一年，把登州修得十分齊整，不在話下。且說李淵當日不受晉王禮物。晉王不喜道：我的內外以謀成，不怕你怎的？若我如願，必殺此老賊。方消我恨。那楊林得了晉王厚禮，百般謗毀太子；又加文帝懼內，最聽婦人讒言。每每乘內宴時，在皇后面前，稱揚晉王賢孝，挑撥獨孤。皇后婦人見識淺露，認以爲真。常在文帝面前，冷言冷語，弄得文帝十分猜疑。常常遣人打聽太子

消息。至開皇三年十月，有東宮幸臣姬威，出首太子，說東宮叫師姥卜吉凶道。聖上忌在十八年，此期速矣！又於廐中養馬千匹，欲謀悖逆之事。文帝聞言，料事已真，不覺大怒，即召太子。太子跪在殿下，宣讀詔書，廢太子爲庶人，立晉王爲太子。宇文述爲護衛東宮舊臣。唐今臣鄒文勝等，皆被楊素誑奏斬首，市朝側目，無敢言者。大夫袁旻與文林、楊孝政同奏道：父子乃天性至親，今陛下反聽讒言，有傷天性。況太子這事，又無實據。今依臣奏，將楊素、姬威以誣罪太子之事反坐，伏乞陛下速斬楊素等。朝野肅清，臣等幸甚！文帝聞奏大怒，將楊袁二臣並皆拿下，再無敢言者。只有李淵上疏道：太子所謀事情，俱無實據，又無對證，今即廢黜，不可加罪，還宜憫恤。文帝覽疏，雖不全聽，却給五品俸祿，終養太子於內苑。晉王見李淵這疏，一時大怒，即召宇文述、張衡計議道：這李淵明明是爲斬張麗華之故，恐我懷恨，怕我爲君，故上這疏，必須殺此老賊，我方得安穩。張衡道：殺李淵有何難哉？臣視之易如反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造流言李淵避禍 當馬快叔寶聽差

晉王忙問道：欲殺李淵，如何不難？張衡道：主上素性猜疑，常夢洪水淹沒都城，心中不悅。前日酈公李渾之子，名喚洪兒，聖上疑他名應圖讖，叫他自盡。如今可散布流言，說

淵洪從水，都是一體，未有不動疑者。主上聽此謠言，恐李淵難免殺身之禍。晉王大喜。自此張衡卽暗布流言道：李_子結實併天下，楊_主虛花沒根基。又道：日月照龍舟，淮黃水逆流，掃盡楊花落。天子季無頭。初時鄉村流說，後來街市喧傳，巡城官禁約不住，漸漸傳入禁中。晉王故意奏道：里巷妖言，大是不祥，乞行禁止。文帝聽了，甚是不悅；但心中只疑李_渾身上，不以李_淵爲意。登時發下聖旨，把李_渾合家五十二口，盡赴市朝斬首。又有晉王心腹方士安加佗奏道：李_氏當爲天子。勸文帝盡殺姓_李之人。丞相高_頻奏道：主上若專動殺戮，反至人心動搖，大爲不可；如主上有疑，可將一應姓_李的不用便了！此時蒲山公李_密與楊_素相交最厚。楊_素要保全李_密，遂贊高_頻之言，暗叫李_密退避。按李_密係上界婁金狗臨凡，後兵反金鋪，稱西魏。其時在朝姓_李者，皆解兵權歸田里。李_淵也趁這勢，乞回太原。聖旨准行，令他爲太原留守。刻日起程。晉王聞李_淵解任，謂張_衡道：計策雖好，只是不能殺他。字_{文述}道：殿下若不肯饒他，想了一計，把他全家不留一個。晉王大_喜道：計將安出？字_{文述}道：不消點東宮標騎，命臣子化及悄悄出城，到臨潼山埋伏，扮作強人，將他父子一齊殺絕，豈不乾淨？晉王拍掌道：如此甚好；但他是個武官，必須一個勇士才好。字_{文述}道：臣子足矣！若殿下親行，何愁這事不成？晉

王歡喜，依計而行。唐公見聖旨允奏，心中大喜，忙收拾起程。着宗弟李道宗，長子建成，帶領了四十名家將，押着夫人小姐車輦，雖夫人身懷六甲，分娩將及，也顧不得；遂一齊上路，望太原進發不表。且說秦叔寶久居山東歷城縣，學得一身好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專打不平，好出死力，不顧口舌，甯夫人屢次戒他，幸家中還有積蓄。叔寶之性情豪爽，濟困扶危，結交好漢，因此人稱爲小孟嘗。最相好的是濟南捕快都頭姓樊，名虎，號建威，也有三五百斤氣力，與叔寶結交，往來如一個人相似。又有一個豪傑，姓王名勇，字伯當，此人胸襟磊落，器宇軒昂，且武藝絕倫，每每以忠義自許。時時聽叔寶議論，輒自歎服。叔寶每每與他往來，還有兩個，是歷城東門開鞭仗行的賈閏甫，夥計柳周臣。他兩個不但全身武藝，還有一樁好處，但是過往豪傑，無不交結。叔寶時常與他相聚。當時青齊一帶，連年荒旱，又兼盜賊四起，本府刺史劉芳，出了告示，招募有勇謀的，充當本府捕快。這一日，叔寶正在賈閏甫家中閑話，只見樊虎走來說：「今日州裡發下告示，新招有勇謀的，充當捕快；弟在本官面前，贊哥哥做人慷慨，智勇雙全，本官歡喜，就着小弟奉屈哥哥，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叔寶道：「我想身不役官爲貴，況我累代將門，若得志，斬將搴旗，開疆拓土，也得耀祖榮宗；若不然，守幾畝田園，供養老母，村酒野

蔬亦可與知己談心。奈何充當捕快，聽他使喚，拿得賊是他的功，起得贓是他的錢；至於盡心竭力，拿着賊盜，他暗地得錢賣放了，反坐個誣良的罪名；若一味撥臀捧庇，狐假虎威，詐害良民，這便是畜生所爲，你想這捕快勸我當他則甚？言訖，遂怫然回去。樊虎見叔寶去了，自想在官府面前誇下口，不料他不肯。我今再往他家去說，且看他如何？遂來到秦家來。只見甯夫人在堂前，樊虎作了揖，把前事一一告訴，又把叔寶推辭的話，述了一遍。甯夫人道：做官也非容易，祖上有甚蔭襲，也想將就靠他。樊虎道：一刀一鎗的事業，誰不願爲？奈時未至，只得將就從權。哥哥偏不肯，忽叔寶從裡面走出來，道：母親不要聽他。甯夫人道：你雖志大，但樊哥哥的話，我想也是，且由此出身，也未可知；况你祖也是東宮衛士出身，從來人不可料，不宜固執。叔寶是個孝順的，只得諾諾應聲道：是！樊虎見允了，道：如此，明日我來約會哥哥同去。次日，兩人同見刺史。刺史問道：你是秦瓊麼？叔寶道：小人就是秦瓊。刺史又道：我聞你是個豪傑，今就與你做個都頭，你須小心任事。叔寶叩謝了出來。樊虎道：哥哥當差，須要好腳力。叔寶道：如此，我們就到賈閨甫行中去看看。二人逕到行內，賈閨甫拱手道：恭喜秦兄，還不曾奉賀。叔寶道：何喜可賀？不過奉母命耳！但今新充差役，恐早晚有差，要尋個腳力，故今到這邊。閨

甫道：馬昨日新到這邊，就憑秦兄選擇便了！言訖，就引二人到後面來看，果然到了四百匹好馬。閏甫樊虎道：這一匹好，那一匹強？叔寶只不中意，踱來踱去。忽聽後邊槽頭馬嘶，叔寶舉目一看，却是一匹羸瘦黃標馬，馬身雖高八尺，却是毛高筋露。叔寶問道：此馬如何這般瘦？閏甫道：這馬是關西客販來，到此三月上料喂養，只是落腰不起，誰肯要他？那客人不肯耽擱，幸這裡秤了三十兩馬價與他，兩月前起身去了。此馬又養了兩月，總是這樣羸瘦。叔寶就到槽邊細看，那馬一見叔寶，把領鬃毛一掬，雙眼圓睜，卓犖之狀，如見故主一般。叔寶知是一匹好馬，就對閏甫道：此馬待弟收養了罷！樊虎笑道：哥哥如何要這匹馬？叔寶微笑不言。賈閏甫道：既叔寶兄愛坐此騎，即當相贈。遂備酒與叔寶相賀，盡醉而散。叔寶帶了這匹黃標馬回家，不上半月，養得十分肥潤，人人皆誇獎叔寶好眼力；因此叔寶奉公緝盜，遠近賊寇，誰不羨慕，都願結交叔寶。山東一省，皆知叔寶是個豪傑。一日，劉刺史發下一起盜犯，律該充軍，要往陽平驛潞州府收管，恐山西地面有失，就當堂點了叔寶樊虎二人押解。樊虎解了平陽驛進發，秦瓊解往潞州投遞。叔寶慌忙回家中，收拾行李，拜別母親妻子，同樊虎將一起人犯，解到長安司掛號，然後向山西進發。正值暮秋天氣，西風颯颯。一日，行到長安道上，離長安

五十里，有一山，名臨潼山，十分險峻，上有伍相國神祠。叔寶對樊虎道：我聞伍子胥，昔日身爲明輔，挾制諸侯；臨潼會上，舉鼎千斤，名振海宇。今山上有祠，我欲上山瞻仰一番，你可代我押着人犯，到關外等我。樊虎應諾，就把人犯帶過崗去，自到關口去了。不知叔寶在臨潼山上，又作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臨潼山秦瓊救駕 承福寺眞主臨凡

那叔寶見樊虎去了，就到臨潼山上，見殿宇蕭條，人烟冷落；下馬進廟，拜了神聖，站起來，見神像威儀，十分欽仰。閒玩之際，不覺困倦，就在神前打睡片時不表。且說李淵辭朝起程，來到臨潼山楂樹崗地方，日方正午。李道宗和建成，行到林中，忽聽林內吶喊一聲，奔出無數強人來，都用黑煤塗面，長鎗闊斧，阻住去路，高聲叫道：快留下買路錢來！建成吃了一驚，回馬跑往原路。李道宗大胆喝道：你這股該死的男女，豈不知咱家是隴西李府，敢來阻截道路！說罷，拔出腰刀便砍。那些家丁，都拔短刀相助。那建成驟馬跑回，對唐公道：不好了！前面盡是強人，圍住叔父，要買路錢。唐公道：怎麼輦轂之下，就有盜賊？叫家將取過方天畫戟，令建成護着家眷，却要上前，不料後面又有強人殺來，唐公不敢上前，保護家眷。那賊人一齊逼近，唐公大吼一聲，擺出畫戟，同家將左

衝右突。衆賊雖有着傷，死不肯退。那晉王與宇文父子，閃在林中，見唐公威武，兵丁不敢近身。晉王就用青紗蒙面，手提大刀，冲殺過來。宇文父子隨後來攻，把李淵圍在垓心，十分危急。叔寶在伍員廟中睡去，忽聽正南上，一聲响，現出一條金龍，正在半空中盤旋；又見西方烏雲內，現出一物，似龍非龍，似犴非犴，騁強飛來，把金龍便咬；金龍雖然迎鬪，到底勢弱。忽叔寶腦後有人叫道：秦瓊還不救駕，更待何時？叔寶回頭一望，只見一隻麒麟走來。叔寶跨上麒麟，手提金鏑，向前望那怪物打下一鏑。那怪物大吼一聲，墜下雲頭。叔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於是叔寶再叩神明，暗祈道：若得如夢中之事，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只見黃標馬嘶鳴不已，似有奔馳之勢。叔寶上馬，那馬如飛，奔至半山，只見山下煙塵四起，喊殺連天。叔寶勒馬一望，只見無數強人圍住了一起官兵，在那裏廝殺。叔寶一見，把馬一縱，借那山勢衝下來，厲聲高叫道：响馬不要逞強，妄害官員！只這一聲，恰似迅雷一般，衆強人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只見是一個人，那裏放在心上。及至叔寶至垓心，方有三五個來抵敵，被叔寶手起鏑落，一連打死十餘人。唐公正在危急，聽得一聲喝响，有數人落馬，見一員壯士，撞圍而入，頭戴范陽毡笠，身穿皂色箭衣，外罩淡黃短褂，腳踏虎皮靴，坐下黃標馬，手提金裝鏑，左冲右突，如弄風猛

虎醉酒狂狼戰不多時，叔寶順手一鎗，照晉王頂上打來。晉王眼快，把身一閃，那鏢梢打中晉王肩上。晉王負痛，大叫一聲，敗下陣去。宇文文化及見晉王着傷，忙勒馬回保晉王逃走。衆人見晉王受傷，各各無心戀戰，被叔寶一路打來，行人四散逃避。叔寶拿住一人問道：「你那何處毛賊，敢在此地行劫？」那人慌了道：「爺爺饒命。只因東宮太子與唐公不睦，故扮作強人，欲行殺害。方才老爺打傷的，就是東宮太子，求爺爺饒命。」叔寶聽了，嚇出一身冷汗，便喝道：「這廝胡言，饒你狗命去罷！」那人抱頭鼠竄而去。叔寶自思：「太子與唐公不睦，我在是非叢裏，管他怎的；若再遲延，必然有禍。」遂放開坐騎，向前跑去。那唐公脫離虎口，見壯士一馬跑去，對道宗道：「你快保護家小，待我趕去謝他。」急急趕去，大叫道：「壯士請住，受我李淵一禮。」叔寶只是跑，李淵趕了十餘里。叔寶見唐公不捨，只得回頭道：「李爺休趕，小人姓秦名瓊，把手搖了兩搖，將馬一夾，如飛去了。」唐公要再追趕，奈馬是戰乏的，不能前進，只聽得風送鸞鈴响處，他說一個瓊字；又見他把手一搖，錯認爲五字，牢牢記在心上。正要回馬，忽見塵頭起處，一馬飛來，唐公道：「不好，這廝們又來了！」急忙扯滿雕弓，照面颺的一箭射去，早見那人雙脚登空，翻身落馬。又見塵頭起處，乃是自家家將。唐公對道宗道：「幸虧了壯士救我一家性命，這恩不可忘了！」言

訖，又見幾個大漢，與種莊農夫，趕到馬前啼哭道：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觸犯老爺，被老爺射死？唐公道：我並不曾射死你家主。衆人道：適喉下拔出箭來，現有老爺名號。唐公想道：呀！是了！方才與一班強盜廝殺方散，恰遇你主人飛馬而來，我道是响馬餘黨，誤傷你家主人。你主人姓名誰？我與你白銀百兩，買棺收殮回籍，待我前面去，多做功德。超度他便了！家人道：俺主人乃潞州單道，便是二賢莊人，今往長安販緞回來，被你射死；誰要你的銀子？俺還有二主人單二員外，名通號雄信，他是會和你討命。唐公道：死者不能復生，教我也無可奈何！衆人不理，自去買棺收殮，打點回鄉不表。唐公見這個意思，十分過意不去，行至車輦下，問說：夫人受驚了！賊今退去，好趕路矣！遂一齊起行。夫人因受驚恐，忽然腹痛，待要安頓，又沒個驛遞。旁邊有坐大寺，名曰承福寺，只得差人到寺中說：暫借安息。本寺住持，法名五空，忙呼集衆僧，迎接進殿。唐公領家眷，在附近後房暫住，叫家將巡哨，以防不虞；自己帶劍觀書。到三更時候，忽聞異香撲鼻，十分驚訝；步出天井看時，只見半空中簫韶迭奏，祥雲繚繞，却是天上紫微臨凡。正驚異間，忽侍兒來報：夫人分娩世子了。李淵大喜。到天明時，參拜如來，衆僧叩賀。唐公道：寄居分娩，污穢如來道場，罪歸下官，何喜可賀？怎奈夫人分娩，未可路途辛苦，欲要再借

上剎，寬住幾時如何？五空道：貴人降世，古剎生光，何敢不留？唐公稱謝。一日，唐公在寺中閒玩，見屏中有一聯對，上寫道：寶塔凌雲，一日江山無邊清淨；金鐘代月，十方世界何等悠閒！側邊寫汾陽柴紹題。唐公見詞義深奧，筆法雄勁，閱五空道：這柴紹是甚人？五空道：這是汾陽縣柴爺公子，向在寺內讀書，偶題此聯。唐公道：如今可在此間麼？五空道：就在寺左書齋裏。唐公道：你可領我去看。五空就引唐公向書房而來，只見一路蒼松掩映，翠竹參天。到了門首，五空向前叩門，見一書童啟扉，問：是何人？五空道：是太原唐公，特來相訪。柴紹聽得，即忙迎接，請入書齋。柴紹下拜道：久違年伯，不知駕臨，有失遠迎。唐公扶起，敘坐，彼此閒談。唐公看柴紹，雙眉入鬢，鳳眼朝天，言語洪亮，氣宇軒昂，心內歡喜。按柴紹號嗣昌，乃上界金府星君臨凡。唐公詢知未有妻室，對柴紹道：老夫有一小女，年已及笄，尚未受聘，意欲託住持爲媒，以配賢契；不知賢契意下如何？柴紹道：小姪微寒，蒙年伯不棄，敢不如命。唐公大喜。回至方丈，對夫人說知，即令五空爲媒，擇日行聘。在寺半月有餘，夫人身體已健，着五空通知柴紹收拾起行。柴紹將一應事體，託了家人，自隨唐公往太原就親去了。且說叔寶單騎跑到關口，方纔勒住，見樊虎在店，就把這事說了一遍。到次日早飯過，匆匆分了行李，各帶犯人，分路去了。叔寶

不止一日，到了潞州，住在王小二店中，就把犯人帶到衙門，投過了文，小使發出來看，禁子把人犯收監。回批候蔡太爺往太原賀唐公回來才發落。叔寶只得到店中等候。不想叔寶量大，一日三餐，要吃斗米。王小二些小本錢，連人帶馬，做二十餘天，都被他吃完了。小二就向叔寶說道：「秦爺，小人有句話對秦爺說，猶恐見怪，不敢啟口。」叔寶道：「俺與你賓主之間，有話便說，怎麼見怪？」小二道：「只因小店連日沒有生意，本錢短少，菜蔬不敷；我的意思，要問秦爺預支幾兩銀子，不知使得麼？」叔寶道：「這是正理，我就取出與你。」就走入房，在箱裏去摸一摸，吃了一驚。你道叔寶如何吃驚？那有緣故。因在關口與樊虎分行李時，急促了些，有一宗銀子，是州裏發出做盤費的，庫吏因樊虎與叔寶交厚，故一總兌與樊虎。這宗銀子都在樊虎身邊。及至匆匆分別，行李文書，件件分開，只有銀子不曾分得。叔寶心中躊躇，想起母親要買潞綢做壽衣，十兩銀子，且喜還在箱內，就取出來與小二道：「這十兩銀子，交與你寫了收帳。」小二收了。又過數日，蔡刺史到了碼頭，衙役出郭迎接。刺史因一路辛苦，乘暖轎進城。叔寶盤纏短少，心內焦躁，暗想：「一進衙門，事體忙亂，難得稟見了；不如在此路上稟明爲是。」只得當街跪下，稟道：「小的是山東濟南府的解差，伺候太爺回批。」蔡刺史在轎內半眠半醒，那裏有答應。從役

喝道：太爺難道沒有衙門，却在這裏領回批，還不起去。言訖，轎夫一發走得快了。叔寶起來，又想：我在此一日，多一日盤費；他若幾日不坐堂，怎麼得了？就趕上前要再稟。不想性急力大，用手在轎扛上一把，將轎子拖了一側，四個轎夫，兩個扶轎的都一閃，撐持不住。幸喜太爺是睡在轎裏，若是坐着，豈不要跌出來？刺史大怒道：這等無禮！叫皂隸扯下去打。叔寶自知禮屈，被皂隸按翻了，重責二十。叔寶被責，回到店中，挨過一夜，到天明，負痛來府中領文。那蔡知府甚是賢能，次日升堂，把諸事判斷極明。叔寶候公事完了，方才跪下稟道：小的是濟南府劉爺差人，伺候老爺批文回去。叔寶今日怎麼說出劉爺，因刺史與劉爺是同年好友，要望他周旋的意思。果然那蔡刺史回嗔作喜道：你就是濟南劉爺的差人麼？昨日魯莽得緊，故此責你幾板。遂喚經承取批過來，簽押，叫庫吏取銀三兩，付與叔寶道：本府同你老爺是同年，念你千里路程，這些小賞，你爲路費。叔寶叩頭謝了，接批文銀兩，出府回店。小二看見叔寶，領批文回來，滿臉堆笑道：秦爺批文既然領來，如今可把賬算算何如？叔寶道：拿賬來。小二道：秦爺是八月十六到的，如今是九月十八，共三十二天；前後兩日不算，共三十天，每日却是六錢算的，該十八兩銀；前收過銀十兩，尙少八兩。叔寶道：這三兩是太爺賞的，也與你罷。那小二

道：再收三兩，還欠五兩，乞秦爺付足。叔寶道：小二哥且莫忙，我還未去；因我有個朋友到澤州投文，盤纏銀兩都在他身邊，等他來會我，纔有銀子還你。小二聽了這話，即時變臉，暗想：他若把馬騎走了，叫我那裏去討這銀子？莫若把他的批文留住，到是穩當。就向叔寶道：秦爺既未起身回去，這批文是要緊的，可拿到裏面，交拙荆收藏，你也好放心盤桓。叔寶不知是計，就將批文遞與王小二收了。自此日日去到官塘大路，盼望樊虎到來。望了許久，不見樊虎的影子；又被王小二冷言冷語，受了這等之氣，所吃茶飯，不是宿的，就是冷的。一日晚上回來，見房中已點燈了，向前一看，見裏面猜三喝五，擲色飲酒。王小二跑出來道：爺爺！不是我有心得罪；因今日一夥客人，是販珠寶的，見秦爺房好，要住；你房門又不鎖，被他竟把鋪蓋搬出來，說三五日就去的，我也怕失落行李，姑搬到後面一間小房內，秦爺權宿數夜，待他去了，依舊移進。叔寶此時人貧志短，便說道：小二哥，屋隨主便，怎麼說出這些話來？小二就點燈，引叔寶轉灣抹角，到後面一間破屋裡，地上鋪着一堆草，那鋪蓋丟在草上，四面風來，燈兒也沒處掛。叔寶見了，悶悶不樂。小二帶上門就走出云：叔寶把金裝鏑用指一彈，作歌道：旅舍荒涼風又雨，英雄守困無知己！平生彈劍有誰知？盡在一聲長嘆裡！正吟之間，忽聞脚步到門口，

將門搭鈕反扣了。叔寶道：你這小人，我秦瓊來清去白，焉肯做無恥之事？況有批文鞍馬在你家，難道走了不成？外邊道：秦爺切勿高聲，妾乃王小二之妻柳氏。叔寶道：你素有賢名，今來此何故？柳氏道：我那拙夫是個小人，出言無狀，望秦爺海涵些兒。我丈夫睡了，夜存得晚飯在此，還有數百文錢，送秦爺買些點心吃。晚間早些回寓。叔寶聞言，不覺落下幾點淚來，說道：賢人，你就是昔日淮陰的漂母，恨我他日不能如齊王報答千金耳！倘若得僥倖，後當厚報。柳氏道：我不敢比漂母，豈敢望報說罷。把門鈕開，將飯籃放在地上，竟自去了。叔寶將籃搬進，見青布條穿着三百文錢，籃中有一碗肉羹。叔寶只得吃了，睡到天色微明，又走到大路去，盼望樊虎。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潞州城秦瓊賣馬 二賢莊雄信馳名

叔寶望樊虎不來，又過幾日，把三百文錢都用盡了，受了小二無數冷言冷語，忽然想道：我有兩條金裝鏑，今日窮甚，可拿到典舖押當了些銀子，還他飯錢，也得還鄉。待異日把錢來贖回，也未遲。主意定了，就與小二說了，小二歡喜。叔寶就走到三義坊典當裡來，將鏑放在櫃上，當舖的人見了道：兵器不當，只好作廢銅稱。叔寶見管當的裝腔沒奈何，說道：就作廢銅稱罷。當舖人拿大秤來稱，兩根鏑重一百二十八斤，又要除些

折耗，四分一斤，該算五兩銀子；要多一分，也不當。叔寶暗想道：四五兩銀子，如何能濟得事？依舊拿回店來。王小二見了道：你說要當這兵器還我，怎麼拿回來？叔寶託辭應道：舖中說兵器不當。小二道：既如此，你再尋什麼值錢的當罷！叔寶道：小二哥，你好獸我公門中道路，除了這隨身兵器，難道有金珠寶物，帶在身邊不成？小二道：既如此，你一日三餐，我如何顧得你？你的馬若餓死了，也不干我事。叔寶道：我的馬可有人要麼？小二道：我們潞州城裏，都是要腳力的馬若出門，就有銀子。叔寶道：這裏馬市在那裏？小二道：就在西門大街上；五更開市，天明就散。叔寶道：明早去罷！遂走到槽頭，看那馬時，但見蹄穿鼻削，肚大毛長；見了叔寶，搖頭流淚，如向主人說不出話的一般。叔寶眼中流淚，叫聲馬呵！要說話，口中噎塞也說不出；只得長嘆一聲，把馬刷洗一番，割些草與他吃。這一夜如坐針氈，睡到五更時分，把馬牽出門，走到西市，那馬市已開；但見王孫公子，來往不絕。見著叔寶，牽了一匹瘦馬，都笑他這窮漢牽着劣馬，來此何幹？叔寶聞言，對着馬道：你在山東時，何等威風？如何今日如此垂頭落頸？又把自己身上一看道：怪你不得！我今衣衫藍縷，也是這般模樣；只爲少了幾個店賬，弄得如此，何況於你！遂長嘆一聲，見市上沒有人睬他，把馬牽回。因空心出門，一時打着睡眼，順腳走過馬

市時城門大開，鄉下人挑菜進城來賣；那柴上還有些青葉，馬是餓極的，見了青葉，一口撲去，將賣柴的老兒冲了一交，喊叫起來。叔寶如夢驚覺，急去扶起老兒。那老兒看着馬問道：「可是賣的？」這市上的人，那裏看得上眼！這匹馬臄雖瘦了，纏口實是硬掙，還算是好馬。叔寶聞言歡喜道：「老丈！你既識得此馬，要到那裡去賣？」那老兒道：「賣金須向識金家，要賣此馬，有一去處，包管成交。」叔寶大喜道：「老丈！你同我去，賣得時送你一兩茶金。」老兒聽說歡喜道：「這西門十五里外，有個二賢莊，莊上主人姓單，名通，號雄信，排行第二，人稱他爲二員外，常買馬送與朋友。」叔寶聞言，如醉方醒，暗暗自悔失了檢點。在家時聞得人說潞州單雄信，是個招納好漢的英雄，我怎麼到此許久，不去拜他？如今衣衫藍縷，若去拜他，自覺無顏。又想道：「我如今只認作賣馬便了！」就叫老丈引進。那老兒把柴寄在豆腐店，引叔寶出城，行了十餘里路，見一所大莊院，古木陰森，大廈雲連。這莊主人單雄信，乃上界青龍臨凡，在隋朝稱第十八條好漢，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性同烈火，聲若巨雷，使一根金針棗陽槊，有萬夫不當之勇，專好交結豪傑，處處聞名，收賣亡命，的是沒本營生。各處劫來貨物，盡要坐分一半；凡是綠林中人，他一只一技箭傳去，無不聽命，所以十分富厚。這日閒坐廳上，只見蘇老走到面前，唱了個喏。雄

信回了半禮。蘇老道老漢今日進城，撞着一個漢子，牽匹馬賣；我看那馬雖瘦，却是千里龍駒，特領他來，請員外出去看看。雄信遂走出來。叔寶隔溪一望，見雄信身長一丈，面若靈官，青臉紅髮，衣服齊整。叔寶見自身不像個樣，躲在樹後。雄信走過橋來，將馬一看，高有八尺，徧體黃毛，如金絲細捲，並無半點雜色。雙手用力，向馬背一按，雄信膂力最大，這馬却分毫不動。看完了馬，方與叔寶見禮道：「這馬可是足下要賣麼？」叔寶道：「是。」雄信道：「要多少價錢？」叔寶道：「人貧物賤，不敢言價，只賜五十兩足矣。」雄信道：「這馬討五十兩不多，只是臆跌太重，不加細料喂養，這馬就是廢物了！今日你說得好，咱與你三十兩罷！」言訖，就轉身過橋去了。叔寶無奈，只得跟過橋來，口內說道：「憑員外賜多少罷了！」雄信到莊，立在廳前。叔寶站於月台旁邊。雄信叫手下人，把馬牽到槽頭，上些細料。因問叔寶道：「足下是那裏人？」叔寶道：「在下是濟南府人氏。雄信聽得濟南府三字，就請叔寶進來坐下。因問道：「這濟南府咱有個慕名的朋友，叫做秦叔寶，在濟南當差，兄可認得否？」叔寶隨口應道：「就是在下，即住了口。雄信失驚道：「得罪，遂走下來。叔寶連忙道：「就是在下，同衙門的朋友。雄信方立住道：「既如此，失瞻了，請問老兄高姓？」叔寶道：「賤姓王。雄信道：「小弟要寄個信與秦兄，不知可否？」叔寶道：「有尊札儘可帶得。」雄信入內，

封了三兩程儀，潞紬兩疋，并馬價三十兩。出廳作揖道：「小弟本欲寄一封信，託兄奉與叔寶兄，因是不曾會面，恐稱呼不便，只好煩兄道個單通，仰慕之意罷。這是馬價三十兩，外具程儀三兩，潞紬兩疋，乞兄收下。」叔寶辭不敢收，雄信致意送上，叔寶只得收了。雄信留飯，叔寶恐露自己名聲，急辭出門。蘇老兒跟叔寶在路上，叔寶將程儀拈了一錠，送與蘇老。那蘇老歡喜稱謝去了。叔寶自望西門而來，正是午牌時分，此時腹中饑餓，走入酒店來，見是三間大廳，擺着精緻桌椅，兩邊廂房，也有座頭。叔寶就走到廂房，揀了座頭坐下，把銀子放在懷內，潞紬放在一邊。酒保擺上酒肴，叔寶吃了幾杯，只見外邊走入兩個豪傑，後面跟些家人進來。叔寶一看，却認得一個是王伯當，連忙把頭別轉了。却說王伯當乃金山人氏，曾做武狀元，若論他武藝，一枝畫戟，神出鬼沒，論他箭法，百發百中，只因他見奸臣當道，故此棄官，流行天下，交結英雄。那一個長洲人，姓謝名應登，善用銀鎗，因往山西探親，遇見王伯當，同到店中飲酒。叔寶回轉頭，早被王伯當看見，便問道：「那位好似秦大哥，爲何在此？」便走入廂房。叔寶只得起身，叫聲：「伯當兄，正是小弟。」伯當一見叔寶這般光景，連忙把自己身上團花戰襖脫下，披在叔寶身上，叫一聲：「秦大哥，你爲何到此？」弄得這樣。當下叔寶與二人見過了禮，方把前事細說。

一遍。今早牽馬到二賢莊，賣與單雄信，三十兩銀子。他問起姓名，弟不好明說。伯當道：雄信既問起兄長，兄何不道姓名與他？他若知是兄長，休說不收兄馬，定還有厚贈。如今小弟與兄再去便了！叔寶笑道：我若再去，方才便通名姓與他了；如今賣馬，有了盤費，回到下處，收拾行李，就要回鄉了！伯當道：兄不肯去，弟也不敢相強；兄長下處却在何處？叔寶道：在府前王小二店內。伯當點頭，便叫酒保擺上酒餚暢飲。飲畢，三人作別。伯當二人往二賢莊去了。叔寶回到下處，小二見沒有了馬，知是賣了，便道：秦爺這遭好了！叔寶也不言語，把飯銀算還於店小二，取了批文，謝別柳氏，收拾行李，把雙鋼背上肩頭，又恐雄信追來，故此連夜出城，往山東而去。那王伯當謝應登，到二賢莊，雄信出迎。伯當道：單二哥，你今日做到不妙的事了！雄信忙問：何事？伯當道：你今日可曾買一匹馬麼？雄信道：馬是不假的，二位如何得知？伯當道：方才賣馬的，對我說道：說你貪小利，失了名望的人。雄信道：他不過是個好手，有何名望？伯當道：他名望比別個不同些兒，你可知道他的姓名否？雄信道：我問他，他說是濟南府人，姓王，我便問起秦叔寶，他說是他的同班，我就央他進裏坐。伯當聞言哈哈大笑道：可惜你當面錯過，他正是小孟嘗秦叔寶。雄信吃驚道：啊呀！他如何不肯道名？如今在那裏？伯當道：就在府前王

小二店內雄信就要趕去。伯當道：天色已晚，趕進城來不及了。明早去罷。雄信心急與二人飲了一夜酒。天色微明，就上馬趕到小二店前下馬，問小二道：有名望的山東秦爺，可在店麼？小二道：秦爺昨晚起身去了。雄信聞言，就要追趕。忽見家將跑來叫道：二員外不好了！大員外在檣樹崗被唐公射死了。如今棺木到莊了。雄信聞言大哭道：伯當兄！不得去趕叔寶兄了！請兄多多致意，代爲請罪。說罷，飛馬回去。伯當應登，亦各辭別回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建威冒雪訪良朋

雄信揮金全義友

再說叔寶恐雄信來趕，走了一夜，自覺頭痛，硬着身子，又走十餘里，不覺脚軟，不能前進。見路旁有一東嶽廟，叔寶奔入廟來，再去拜台上坐坐。忽然頭昏，仰後一交，割刺一聲，倒在地上。肩上雙鋼，竟把七八塊磚頭都打碎了。驚得道人慌忙來扶，那裏扶得他動，只得報知觀主。觀主姓魏，名徵，維陽人氏，曾做過吉安知州。因見奸臣當道，挂冠修行，從師徐洪客。在此東嶽廟。半月前，徐洪客雲游別處去了。當下魏徵聞報，連忙出來見叔寶倒在地上，面紅眼閉，口不能言，就與叔寶診脈，便道：你這漢子，因失饑飽傷風，寒入骨，故有此症。叫道：人煎金銀湯，化一服藥與叔寶吃了。叔寶漸漸能言。魏徵問道：

你是何處人氏？叫甚麼名字？叔寶將姓名，并前事說了一遍。魏徵道：長兄既如此，且在敝觀將養好了，回鄉不遲。分付道人，在西廊下打鋪，扶叔寶去睡了。魏徵日日按脈用藥，與叔寶吃。過了幾天，這一日道人擺正經堂，只等員外來，就要開經。那道這法事，是
何人做的？就是單雄信。因哥哥死了，在此看經。霎時雄信到了，在大殿參拜聖像；只見家丁把道人打嚷。雄信喝道：何故？家丁道：可惡這個道人，昨日分付他打掃潔淨，他却把一個病人睡着廊下，故此打他。雄信大怒，叫魏徵來問。魏徵道：員外有所不知，這個人是山東豪傑，七日前得病在此，貧道怎好趕他？雄信道：他是山東人，叫甚麼名姓？魏徵道：他姓秦名瓊，號叔寶。雄信聞言大喜，跑到廊下。此時叔寶見雄信來，恨不得有個地洞，也爬下去。雄信趕到跟前，扯住叔寶的手，叫聲：叔寶哥哥！你端的想殺了單通也！叔寶迴避不得，起來道：秦瓊有何德能，蒙員外如此見愛？雄信捧住叔寶的臉，看他形狀，不覺淚下道：哥哥！你前日見弟，不肯實說；後伯當兄說知，次早趕至下處；不料兄連夜長行，正欲追兄，忽遭先兄之變，不得趕來；誰知兄落難在此，皆單通之罪也！叔寶道：弟因貧困至此，於心有愧，所以瞞了仁兄。雄信叫家丁扶秦爺洗澡，換了新衣；分付魏徵做道場，又叫一乘轎子，抬了叔寶，雄信上馬，竟回到二賢莊。叔寶要敘禮，雄信扯住

道：哥哥貴體不和，何必拘此故套，即請醫生調治，不消半月，這病就治好了。雄信備酒接風，叔寶把前事細說一遍。雄信把親兄被唐公射死，告知叔寶，十分嘆息。按下不表。却說樊虎到澤州，得了回文，料叔寶亦已回家，故直回濟南府，完了公幹。聞叔寶尚未回來，就到了秦家，安慰老太太一番。又過了一月，不見叔寶回來，太太十分疑惑，叫秦安去請樊虎來。太太說道：小兒一去，將近三月，不見回家，我恐怕他病在潞州，今老身寫一封書，欲煩大爺去潞州走一遭，不知你意下如何？樊虎道：老伯母分付，敢不從命？明日就去。接了書信，太太取出十兩銀子做路費。樊虎堅辭不受，說：叔寶兄還有銀在姪處，何用伯母費心？遂離秦家，入衙告假一月。次日起程，向山西潞州府來。行近潞州，忽然彤雲密布，朔風緊急，落下一天雪來。樊虎見路傍有所東嶽廟，忙下馬進廟避雪。魏徵一見問道：客官何來？有何公幹？樊虎道：我是山東來的，姓樊名虎，因有個朋友來潞州，許久不回，特來尋他；今遇大雪，難以行走，借寶觀坐一坐。魏徵又問道：客官所尋的朋友，姓甚名誰？樊虎道：姓秦名瓊，號叔寶。魏徵笑道：足下那個人，遠不過千里，近只在眼前。樊虎聞言，忙問：今在那裏？魏徵道：前月有個人，病倒在廟，叫做秦叔寶，近來在西門外，二賢莊單雄信處。樊虎聽了，就要起身。魏徵道：這般大雪，如何去得？樊虎道：無

妨，我就冒雪去罷！就辭魏徵上馬往二賢莊來。到了莊門，對莊客道：「今有山東秦爺的朋友來訪。」莊客報入，雄信叔寶聞言，遂出來，見是樊虎，就叫道：「建威兄！你因何到這時纔來？我這裡若沒有單二哥，已死多時了！」樊虎道：「弟前日在澤州，料兄已回，及弟回濟南，將近三月，不見兄長回來，令堂記念，差弟來尋，方才遇魏徵師，指示至此。」叔寶就把前事說了一遍。樊虎取出書，與叔寶看了。叔寶即要回家，雄信道：「哥哥你去不得！今貴恙未安，冒雪而回，恐途中病又復作，難以保全，萬有不測，使老夫人無靠，反爲不孝。依弟主意，先煩建威兄回濟南，安慰令堂，且過了殘年，到二月中，天時和暖，送兄回去。一則全兄母子之禮；二則盡弟朋友之道。」樊虎道：「此言有理。」秦兄不可不聽。叔寶允諾。雄信分付擺酒，與樊虎接風。過了數日，天色已晴，叔寶寫了回信，備酒餞行，取出銀五十兩，潞紬五疋，寄與秦母。另銀十兩，潞紬五疋，送與樊虎。樊虎收了，辭別雄信叔寶，回濟南去。你道雄信爲何不放叔寶回走？只因欲厚贈叔寶，恐叔寶不受，只得暗暗把黃鑣馬養得雄壯，照馬的身體，叫匠人打一副溜金鞍轡，并踏鐙；又把三百六十兩銀子，打做數塊銀板，放在一條緞被內；一時未備，故留叔寶在此。那叔寶在二賢莊過了殘年，又過了燈節，辭別雄信叔寶，擺酒餞行。飲罷，雄信叫人把叔寶的黃鑣馬牽出來，鞍鐙

俱全，鋪蓋揹在馬上，雙鋼掛在兩旁。叔寶見了道：「何勞厚賜鞍鐙？」雄信道：「不過盡小弟一點心耳。」又取出潞紬十疋，白銀五十兩，送與叔寶爲路費。叔寶推辭不得，只得收下。雄信送出莊門，叔寶辭謝上馬回去。未知此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打擂臺英雄聚會 解幽州姑姪相逢

却說秦叔寶離了二賢莊，行不上九十里，天色已晚。見有一村人家，地名皂角林，內有客店。叔寶下馬進店，主人接住，把馬牽去槽上加料。走堂的把他行李鋪蓋搬入客房。叔寶到客房坐下，走堂的擺上酒餚，與叔寶吃。就走出來，悄悄對主人吳廣說：「這個人有些古怪，馬上的鞍鐙好似金的，行李又沈重，又有兩根鋼，甚是利害。前日前村失盜，這些捕人緝訪無踪，此人莫非是個响馬強盜？」吳廣叫道：「輕口！不可洩漏。待我去張他怎生的，再作道理。」當下吳廣來至房門邊，在門縫裏一張，只見叔寶吃完酒飯，打開鋪蓋要睡，覺得被內沉重，把手一提，撲的一聲，脫出許多磚塊來，燈光照得雪亮，吃了一驚。取來一看，却是銀的，便放在桌上。想雄信何故不與我明言，暗放在內。吳廣一見，連忙出叫小二，不要聲張，果是响馬無疑。待我去叫捕人來。言訖，就走出門，恰遇着二三個捕人，要來店中吃酒。吳廣遂把這事對衆人說了，衆人就要下手。吳廣道：「你們不可

造次我看這人十分了得，又且兩根鋼甚重；若拿他不住，被他走了，反爲不美。你們可埋伏在外，把索子伏在地下；我先去引他出來，絆倒了他，有何不可？衆人點頭道：是各埋伏。吳廣拿起斧頭，把叔寶房門打開，叫聲：做得好事，搶將進來。叔寶正對着銀子思想，忽見有人搶進來，只道是响馬來劫銀子，立起身來，吳廣早到面前。叔寶把手一推，吳廣立腳不住，撲的一聲，撞在牆下，把腦漿都跌出來。外邊衆人吶一聲喊，叔寶就拿雙鋼搶出房門；兩邊索子洩起，把叔寶絆倒在地；衆人把兵器往下就打，叔寶把頭抱住；衆人便拿住了，用繩將叔寶綁了吊在房內。這時吳廣已死，他妻子央人寫了狀子。次日天明，衆捕人取了雙鋼，及行李銀子，黃鑣馬，牽了叔寶，帶了吳廣妻子，投入潞州府。那知府蔡建德，聽得拿到一個响馬強盜，即刻升堂，衆捕人上前跪稟，說在皂角林，拿得一名响馬。吳廣妻子亦上前哭告道：响馬行兇，打死丈夫。蔡公問了衆人口詞，喝令把响馬帶進來。衆人答應一聲，就把叔寶帶到丹墀。蔡公一見，吃了一驚，問道：我認得你是濟南差人，如何做了响馬？叔寶跪下道：小人正是濟南差人，不是响馬。蔡建德喝道：好大胆的奴才！去歲十月內，得了回文，就該回去；怎麼到了四個月，還不曾回？明明是個响馬無疑。秦瓊道：小人去年十月，得了回文，行不多路，因得了病，在朋友家

將養，到今方才回去。這些銀子，是朋友贈人的，乞老爺明察。蔡建德道：你那朋友住在
那裏？叔寶就要說出雄信，忽想恐連累雄信，不是要的。遂託言道：小人的朋友是爲客的，
如今去了。蔡建德聽了，把案一拍，喝道：好大胆的奴才！焉有做客的，留住你這多時？
又有許多銀贈你？我看你形狀雄健，不像有病方好的人，明明是個响馬了。又行兇打
死吳廣，你還敢將言粧飾。叔寶無言可答。蔡建德令收吳廣屍首，就把這一千人發下
參軍廳，審問明白，定罪施行。參軍孟洪問了口詞，叔寶不肯認做响馬，打了四十板收
監，另日再審。不料這椿事沸沸騰騰，傳說山東差人做了响馬，今在皂角林拿了，收在
監內。這話漸漸傳到二賢莊。雄信一聞此言，連忙進城，打聽叔寶被禍是實，叫家人備
了酒飯，來到監門口，對禁子道：我有個朋友，前日在皂角林被人誣做响馬，下在牢內，
故此特來與他相見。禁子見是雄信，就開了牢門，引雄信來到一處，只見叔寶被木拷
拷在那裏。雄信一見，抱頭大哭道：叔寶兄弟，害兄受這般苦楚，小弟雖死難辭矣！忙令
禁子開了木拷。叔寶道：單二哥，這是弟命該如此，豈關兄長之故？但弟今有一言相告，
不知吾兄肯見憐否？雄信道：兄有何見教，弟敢不承命。叔寶道：弟今番料不能再生了，
就死異鄉，固不足恨，但是可憐家母，在山東無人奉養。弟若死後，二哥可寄信與家母。

時時照顧，俺秦瓊在九泉之下，感恩不盡矣！雄信道：吾兄不必憂心，弟自去上下衙門周旋，改輕了罪；那時便有生機了！吩咐家人擺上酒飯，與叔寶吃了。取出十兩銀與禁子，叫他照顧秦爺。禁子應諾。雄信別了叔寶，出得牢門，就去挽一個虞侯，叫他在參軍廳蔡知府，上下說好。參軍廳就審叔寶，實非响馬，不過誤推跌死吳廣，律應充軍。知府將審語詳至大行台處。山西大行台批准，如詳結案，把秦瓊發配河北冀州，燕山羅元帥標下爲軍。那蔡知府按着文書，吩咐牢中取出秦瓊，當堂上了行枷，點了兩名解差。這兩人也是好漢，一個姓金名甲，字國俊；一個姓童名環，字佩之，與雄信是好朋友。故雄信買他二人押解。當下領文書，帶了叔寶，出得府門，早有雄信迎着，同到酒店飲酒。雄信道：這燕山也是好去處，弟有幾個好友在彼，一個叫張公瑾，他是帥府旂牌；又有兩個兄弟，叫尉遲南，尉遲北，現爲帥府中軍。弟今修書在此。那張公瑾，他住在順義村，兄弟必先到他家下了書，然後可去投文。叔寶道：蒙二哥不惜千金，拚身相救，此恩此德，何時可報？雄信道：叔寶兄說那裏話來，爲朋友者，生死相救，豈有惜無用之財，而不救朋友之難也？況此事是弟之累兄，弟雖肝膽塗地，何以贖罪？兄此行放心，令堂老伯母處，弟自差人安慰，不必罣念。叔寶十分感激，及吃完了酒，雄信取出白銀五十兩，送

與叔寶。又二十兩送與金甲童環，二人執意不受。雄信那裏肯聽，只得收了。與張公瑾的書，一同收拾，別了雄信，竟投河北而去。三人在路曉行夜宿，不日將近燕山，天色已晚，三人宿在客店。叔寶問店主人道：這裏有個順義村麼？店主人道：東去五里便是。叔寶道：你可曉得村中有個張公瑾麼？店主人道：他是帥府旗牌官；近來元帥又選一個右領軍，叫做史大奈。帥府規矩，送領職的，演過了武藝，還恐沒有本事，就在順義村土地廟前，造一座擂台，限一百日，沒有人打倒他，纔有官做；倘有好漢打倒他，就把這領軍官與那好漢做。如今這史大奈，在順義村將有百日，若明日沒有人來打，這領軍官是他的了！張公瑾白顯道：日日在那里經營；你們若要尋他，明日只到廟前去尋便了！叔寶聞言歡喜。次日，吃完了早飯，算還飯錢，三人就向順義村土地廟來。到了廟前，看見一座擂台，高有一丈，闊有二丈，周圍挂着紅綵，四下也有人做買賣，十分熱鬧。左右村坊人等，都來觀看；這史大奈還未曾來。叔寶三人看了一回，忽見三個人騎着馬來到廟前，各各下馬；隨後有人抬了酒席。史大奈上前參拜神道，轉身出來，脫了團花戰袍，把頭上扎巾按一按，身上穿一件皂緞緊身，跳上擂台，這邊張公瑾白顯道：自在殿上吃酒。那史大奈在台上，打了幾回拳棒。此時叔寶三人，雜在人叢裏觀看，只見史大

奈在台上叫道：台下行人，小可奉令在此，今日却是百日滿期；若有人敢來台上，與我交手，降服得我，這領軍職分便讓與他。連問數聲，無人答應。那童環對叔寶金甲道：你看他目中無人，待我去打這狗頭下來。遂大叫道：待我與你較對！竟向石階上來。史大奈見有人來交手，就立一個門戶等候。童環上得台來，便使個高探馬勢，搶將進來。被史大奈把手虛閃一閃，將左腳飛起來，一腿打去。童環正要接他的腿，不想史大奈大開一腿，把童環撞下台來。金甲大怒，奔上台來，使個大火燒天勢，搶將過來。史大奈把身一側，回身假走。金甲上前，大叫一聲不要走，便攔要抱住，要吊史大奈下去，却被大奈使個關公大脫袍，把手反轉在金甲腿上一擠，金甲一陣酸麻，手一鬆，被大奈兩手開個空，回身狼一膀子，喝聲下去，撲通一聲，把金甲打下台來。旁觀的人，齊聲喝采。叔寶見了大怒，也就跳上擂台，直奔史大奈，兩個打起來。史大奈用平生氣力，把全身本事都拿出來招架；下面看的人，齊聲吶喊。兩個打得落花流水，却有張公瑾的家將，看見勢頭不好，急忙走入廟，叫聲：二位老爺不好了！誰想史爺的官星不現，今日遇着敵手，甚是利害！小的看史爺有些不如法了！二人聞言，吃了一驚，忙跑出來。張公瑾抬頭一看，見叔寶人才出衆，暗暗喝采。便問衆人道：列位可知台上的好漢，是那裏來的？有

曉得的，便指金童二人，說道：是他們同來的。張公瑾上前把手一拱，說：敢問二位仁兄台上的好漢是何人？金甲道：他是山東六府馳名的秦叔寶。張公瑾聞言大喜，望台上叫道：叔寶兄！請住手！豈不聞君子成人之美？叔寶心中明白：我不過因他打了金甲童環，一時氣忿，與他交手，何苦壞他名職？遂虛閃一閃，跳下台來。史大奈也下了台。叔寶道：不知那一位叫我的？張公瑾道：就是小弟張公瑾呼兄。叔寶聞言，上前見禮道：小弟正要來拜訪張兄。公瑾請叔寶三人來至廟中，各各見禮，現成酒席，大家坐下。叔寶取出雄信的書，遞與公瑾。公瑾折開觀看，內說叔寶根由，要他照顧之意。公瑾看罷，對叔寶道：兄請放心，諸事都在小弟身上！當下略飲數杯，公瑾吩咐家將備四匹馬，與叔寶三人騎了。六人上馬回到村中，大排筵席，款待叔寶。及至酒罷，公瑾就同衆人上馬進城，來至中軍府。尉遲南、尉遲北、韓實忠、李公旦，一齊迎入。見了叔寶，三人叩問來歷。公瑾道：就是你們日常所說的山東秦叔寶。四人聞言，忙請叔寶見禮，就問爲何忽然至此？公瑾把雄信的書與四人看了。尉遲兄弟只把雙眉緊皺，長嘆一聲道：元帥性子十分執拗，凡有解到罪人，先打一百殺威棍，十人解進，九死一生。如今雄信兄不知道理，把叔寶兄托在我身上；只件事怎麼處？衆人聽說，個個面面相覷，無計可施。李公旦

道：列位不必愁煩，小弟有個計策在此；我想元帥生平最怕的是牢瘟病，若罪人犯牢瘟病，就不打了！恰好叔寶兄尊容面黃如金的，何不裝做牢瘟病？公瑾道：此計甚善。大家歡喜，設席款待，歡呼暢飲，直至更深方散。次日天明，回到帥府前伺候。少刻，內轅門鼓打三通，放了三個大炮，吶吶喝喝，帥府開門。張公瑾自同旗牌班白顯道歸左，領軍尉遲南尉遲北，中軍官韓實忠李公旦隨右，統制班一齊上堂參見。隨後又有轅門官廳事官傳宣諸將，同五營四哨副將牙將，上堂打躬，惟有史大奈不曾授職，在轅門外伺候。金甲童環將一扇板門，抬着叔寶等候投文。那羅元帥坐在堂上，兩旁邊明盔亮甲，密佈刀鎗，十分嚴禁。衆官參見後，張公瑾上前跪稟道：小將奉令，在順義村監守擂台，一百日完滿，史大奈並無敵手，特來繳令。站過一邊。羅公就叫史大奈進來。史大奈走到丹墀跪下磕頭，羅公令他授右領軍之職。史大奈磕頭稱謝，歸班站立。然後喝投文進來。金甲童環火速上前，捧着文書，走到儀門內，遠遠跪下。旗牌官接了文書，當堂拆開，送將上來。羅公看罷，叫他將秦瓊帶上來。金甲跪下稟道：犯人秦瓊在路，不服水土，犯了牢瘟病，不能前進；如今抬在轅門，候大老爺發落。羅公從來怕的是牢瘟病；今見稟說，又恐他是假，遂叫抬進來親驗。金甲童環就把叔寶抬進。羅公遠遠見叔寶面

色焦黃，烏珠定着，認真是牢瘟病，就把頭一點，將犯人發落去調養。刑房發回文書，兩旁一聲答應，金甲童環叩謝出來。羅公退堂，放炮吹打封門。那張公瑾與衆人都到外面，見叔寶道喜，相邀同到尉遲南家中，擺酒慶賀不表。彼時羅公退堂，見公子羅成來接。按這羅成係上界白虎星君臨凡，年方十四歲，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智勇雙全，隋朝排第七條好漢。羅公就問道：你母親在那裏？羅成道：母親不知爲什麼早上起來，愁容滿面，只在房內啼哭。羅公見說，吃了一驚，忙到上房，只見夫人眼淚汪汪，坐在一邊。羅公就問：夫人爲何啼哭？秦夫人道：每日思念先兄，爲國捐軀，盡忠戰死，撇下寡婦孤兒，不知逃往何方，存亡未卜，不想昨夜先兄託夢，對我說：姪兒被難，在你標下，須念骨肉之親，好生看顧。妾身醒來，想起傷心，故此啼哭。羅公道：令姪不知叫何名字？夫人道：但曉得他乳名叫太平郎。羅公心中想道：夫人方才早堂，山西潞州解來一名軍犯，名喚秦瓊，與夫人同姓；先兄托夢，莫非應在此人身上？夫人大驚道：不好了！若是我姪兒，這一百殺威棍，如何當得起？羅公道：那殺威棍却不曾打，因他犯了牢瘟病，所以下官從輕發落了。夫人道：此還好，但不知這姓秦的軍犯，是那裏人氏？羅公道：下官到不曾問得。夫人流涕道：老爺！妾身怎能彀輕見那人，盤問家下根由？倘是我姪

兒也不枉了先兄一番托夢。羅公道：這也不難；如今後堂掛下簾子，差人去喚這軍犯，到後堂覆審。那時下官細細將他盤問，夫人在簾內聽他是與不是，就知明白了。夫人聞言歡喜，命丫環掛下簾兒，夫人出來坐下。羅公取令箭一枝，與家將羅春，命帶山西潞州解來的軍犯秦瓊，後堂覆審。羅春帶了令箭，來到大堂，交與旗牌官曹彥賓，傳說元帥令箭，即將秦瓊帶到後堂覆審。曹彥賓接過令箭，忙到尉遲南府裏來。此時衆人正在吃酒，忽見曹彥賓令箭入來，說：本官令箭在此，要帶秦大哥後堂覆審。衆人說：不知何故，面面相覷，全無主意。叔寶十分着急。曹彥賓道：後堂覆審，決無甚利害。秦大哥放心前去。叔寶無奈，只得隨彥賓來到帥府。彥賓將叔寶交與羅春帶進。羅春領進後堂，上前繳令。叔寶遠遠偷看，見羅公不似早堂威儀，坐在虎皮交椅上，兩旁站幾個青衣家丁，堂上掛着珠簾。羅公叫秦瓊上來，家將引叔寶上前跪下。羅公道：秦瓊，你是那裏人氏？祖上甚麼出身？因何犯罪到此？叔寶暗想：他問我家世，必有緣故。便說道：犯人濟南人氏，祖名秦旭，乃北齊親軍護衛，父名秦彝，乃齊主駕前伏虜將軍。可憐爲國捐軀，戰死沙場，止留犯人，年方五歲，母子相依，避難山東。後來犯人蒙本府抬舉，點爲捕盜都頭，去歲押解軍犯，到潞州，在皂角林誤傷人命，發配到大老爺標下充軍。羅公又

問你母叫甚麼氏？你可有乳名否？叔寶道：犯人母親甯氏，我的名叫太平郎。羅公又問：你有一姑娘麼？叔寶道：有一姑娘，犯人三歲時，就嫁與姓羅的官長，至今杳無音信。羅公大笑道：遠不遠於千里，近只近在眼前。夫人，你姪兒在此，快來相認。秦夫人聽得明白，推開簾子，急出後堂，抱住叔寶，放聲大哭，口叫：太平郎，我的兒！你嫡親的姑娘在此。叔寶此時，不知就裏，嚇得遍身發抖，說呀呵！夫人，不要錯認，我是軍犯。羅公站起身來，叫聲：賢姪！你不要驚慌！老夫羅藝，是你姑夫，這就是你姑娘，一些不錯。叔寶此時如夢初醒，大着胆上前拜認姑父姑母，也掉下幾點淚來；又與表弟羅成見過了禮。羅公吩咐家人，伏侍秦大爺沐浴更衣，備酒接風。張公瑾衆人聞知，十分大喜，俱送禮進來賀喜。未知叔寶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叔寶神箭射雙鷗 伍魁妬賢成大隙

叔寶換了新衣，到後堂重新見禮。秦夫人喜笑顏開，羅公看叔寶相貌魁梧，人才出衆，暗暗喝采，便叫：賢姪！老夫想你令先尊，爲國亡身，歸天太早，賢姪彼時尙幼，可惜這兩條金裝鏑，不知落於何人之手？諒你秦家鏑法，不復傳於後世。叔寶道：不敢瞞姑爺，當初父親赴難時節，就將金裝鏑託付母親，潛身避禍，以存秦氏一脈；後來姪兒長成，賴

有老僕秦安，教這家傳鑄法；姪兒不才，略知一二。羅公喜道：賢姪如今這鑄可曾帶來？叔寶道：姪兒在皂角林被禍，潞州知府將姪兒爲响馬，這鑄當做兇器；還有馬匹銀子鋪蓋，認作盜贓，入了官了！羅公道：這不要緊；你各項物件，併銀子多少，開一小賬，待我修書，差官去見蔡知府，不怕他不差人送來。叔寶道：若得姐夫如此用心，姪兒不勝感激；今有解姪兒的兩個解差，尙未回去；明日就着他帶書回去見本府，豈非兩便？羅公道：說得有理。飲至更深，方散。羅公即時吩咐家人，收拾書房，請秦大爺來睡。叔寶來到書房，在燈下修書一封，致謝單雄信；又開一紙細賬，方纔去睡。到次日起來，進內堂請姑爺姑母的安羅公，就寫信一封，命叔寶出堂，着解差回潞州，見本府投下。叔寶奉命出帥府，竟到尉遲南家來。恰好金甲童環正欲起身，忽見叔寶來，與張公瑾衆人上前恭賀。叔寶道：金童二兄，欲回貴府，弟有書信一封，煩帶到二賢莊，交雄信兄；另有細賬一紙，家姑夫手書一緘，煩兄送與太爺。言訖，在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道：碎銀幾兩，送與二兄路中買茶喫。金甲童環推辭不得，連書信收了；就起身作別；衆豪傑相送。叔寶送到城外，珍重而別；回到中軍府，謝過衆友，然後進帥府，到後堂來稟姑爺。羅公點頭，吩咐擺酒，至親四人，相對開懷。席間羅公講些兵法，叔寶應答如流；夫妻二人甚是歡喜。

當下席散，叔寶回書房安睡。羅公對夫人道：我看令姪人才出衆，兵法甚熟，意欲提拔他做一官半職，但下官從來賞罰嚴明，況令姪係配軍到此，無寸箭之功，若驟加官職，恐衆將不服。我意欲下教場演武，使令姪顯一顯本領，那時將他補在標下，以服衆心。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夫人道：相公主意不差。那日，羅公對叔寶說明就裏，叔寶道：可惜姪兒鏑在潞州，不曾取到。羅成道：不打緊，我的鏑，借與表兄用一用罷。叔寶說甚好。羅公就傳令五營兵將，明日下午教場操演。次早，羅公冠帶出堂，放炮開門，衆將行禮。羅公上轎下教場，隨後叔寶羅成與衆將跟隨，一路往教場來，十分威武。到了教場，放起三個大炮。羅公到演武廳下轎，朝南坐定，衆將參見，五營兵丁各按隊伍，分列兩行。羅公下令，三軍演武。一聲號炮，衆軍踴躍，戰馬咆哮，依隊行動，排成陣勢，將台上令字旂招展。二鼓號炮，鼓角齊鳴，人馬奔馳，殺氣漫天，又換了陣勢，吶喊搖旗，互相攻擊，有鬼神不測之妙。及三聲號炮，一棒鳴金，收了陣勢，三軍各歸隊伍。衆將進前射箭，射中的摩旗播鼓，不中的吊胆驚心。少停，射箭已完，羅公又傳令下來，喚山西解來的軍犯秦瓊。叔寶聞喚，連忙答應，上前跪下叩頭。羅公道：今日日本帥操兵，非爲別事，欲選一名都領軍，不論馬步兵丁，囚軍配犯，只要弓馬精熟，武藝高強，卽授此職，你有甚麼本領，不妨

演來。叔寶稟道：小的會使雙鏑。羅公吩咐賞他坐騎。軍政官聞令，就給與戰馬。叔寶提鏑上馬，加一鞭，那馬嘶叫一聲，發開四蹄，跑將下來。叔寶把雙鏑一擺，兜回坐馬，勒住絲纒，在教場中間，往來馳聘，把兩枝銀鏑，使了開來。起初還見他一上一下，或左或右，護頂蟠頭，前遮後躲，舞到後來，但聽呼呼風響，萬道寒光，冷氣颼颼。這兩根鏑，宛如銀龍擺尾，玉蟒蟠身，裹住英雄體，只見銀光不見人。羅公暗暗喝彩，羅成不住稱贊。將軍看得眼花撩亂。霎時使完了收鏑，叔寶下馬，上前繳令。羅公叫一聲好，便問兩邊衆將道：秦瓊鏑法精通，本帥意欲就點他爲都領軍，你們可服？當下尉遲南巴不得叔寶有了前程，大家齊聲應道：我等俱服！言還未畢，忽閃出一員戰將，大叫道：我偏不服！叔寶抬頭一看，此人身高八尺，紫草臉，竹根鬚，戴一頂金盔，穿一服金甲，宮綠戰袍，襯裏姓伍，名魁，是文帝欽點他先鋒，當朝宰相伍建章族姪。羅公見他不服，大怒喝道：好大胆的匹夫！今日操兵演武，量才擢用，衆將俱服；你這廝擅敢喧嘩，亂我軍法！伍魁道：元帥差矣！秦瓊是一個配軍，並無半戰之功；元帥突然補他爲都領軍，若使小將等久戰沙場，屢立戰功，還該封侯了！元帥讚他使的鏑，天上少，地下無；據小將看起來，也只平常；內中還有不到之處！羅公聞說，啞口無言，喚過秦瓊道：你怎把這些學不全的鏑法，搪

塞本帥？叔寶暗想：這秦家人，天下無雙，爲何被此人看低了？難道此人用鋼法比我們又高麼？以心問心，未肯就信，只得認過晦氣，跪稟道：小的該死，望元帥開恩恕罪。羅公心內明白，怎奈伍魁作對，難以回覆。又問道：你還有本事麼？叔寶道：小的能射天邊鳥。羅公大喜，命軍政官給付弓箭。叔寶站起來，伍魁大叫道：秦瓊好大胆，擅敢戲弄元帥；妄誇大口，少刻沒有飛鳥射下來，我看你可活得成？叔寶道：巧言無益，做出便見；我若射不下飛鳥，自甘認罪，何用？伍將軍如此費心，替我擔憂。伍魁聞言，氣得面皮紫脹，大怒道：你這該死的配軍，敢挺撞俺老爺也罷！你若有本事射下飛鳥，俺把這個欵賜的先鋒印輸與你；如射不下來，你便怎的？叔寶道：若射不下來，我把首級輸與你。羅公道：軍中無戲言！分付立了軍令狀。叔寶此時拈弓搭箭，仰天遙望飛鳥，忽呀呀有兩隻餓老鷹，在前村抓了人家一隻雞，一隻雌的抓着雞在下，一隻雄的撲着翅在上，帶奪帶飛，追將下來。叔寶看了，扯着弓，發出箭，颼的一聲響，把兩隻鷹和那雞一箭貫了胸脯，撲地跌將下來。大小三軍，齊鼓吶喊，衆將拍掌稱奇。軍政官取了一箭雙鷹，同叔寶上前繳令。羅公看了，讚道：好神箭也！心中歡喜。那叔寶的箭，是王伯當所傳，原有百步穿楊之功。當下羅公喚過伍魁，說道：秦瓊已經射下飛鳥，你還有什麼話講？快取先鋒印。

與他伍魁道：元帥說那裏話來？小將這顆先鋒印，乃是朝廷欽賜的，豈可讓與軍犯秦瓊，未知羅公怎麼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奪先鋒教場比武 犯中原塞北鏖兵

當下羅公聞伍魁之言，大怒喝道：你這匹夫，擅敢違吾軍令，喝叫刀斧手，與我綁去砍了！伍魁大叫道：元帥假公濟私，要殺俺伍魁，就死也不服。秦瓊果有本事，敢與俺比一比武藝，勝得俺這口大刀，就願把先鋒印與他。羅公怒氣少息，喝道：本帥該將你按照軍法取斬；今看朝廷金面，頭顱權寄在汝頸上。又喚秦瓊過來道：本帥命你與伍魁比武，許勝不許敗。着軍政官給予盔甲。叔寶遵令，全妝披掛，跨馬掄鏑。只見伍魁催開戰馬，舉鋼刀大叫道：秦瓊快來受死！叔寶道：伍魁休得無禮！放馬過來。伍魁此時眼空四海，那裏把秦瓊放在心上？雙手舞刀，劈面砍來，叔寶雙鏑架住。戰了十餘合，用鏑打去，伍魁把刀來迎；那鏑打在刀口上，火星亂迸，震得伍魁兩膀酸麻，面皮失色，耳邊但聞呼呼風响；兩條鏑如驟雨相同，弄得伍魁招架不迭。又戰數合，叔寶用鏑向伍魁前胸打來，伍魁閃躲不及，將護心鏡擊得粉碎，仰面一交，不意靴尖不能退出，葵花鐙，那匹馬溜韁，拖了伍魁一個轆頭；可憐伍魁不爲爭名奪利，只因妬忌秦瓊，反害了自己性

命！那時羅公嚇得面如土色，衆將目瞪口呆，叔寶驚惶無措，不敢上前繳令。軍政官來稟元帥，伍魁與秦瓊比武，秦瓊鏑打伍魁前胸，擊碎護心鏡，戰馬驚跳，把伍魁顛下鞍。喬馬走如飛，衆將不能相救。伍先鋒被馬拖碎頭顱，腦漿迸流，死於非命。請元帥定奪。羅公聽了，吩咐將伍魁屍骸用棺盛殮。言訖，那右軍隊裏閃出一將，姓伍，名亮，乃伍魁之弟。厲聲叫道：「反了！反了！配軍犯罪，擅傷大將，元帥不把秦瓊取斬，是何道理？」羅公喝道：「好大胆匹夫！擅敢喧嘩胡鬧！伍魁身死，與秦瓊何涉？況且軍中比武，有傷不論，你這厮適才叫反，亂我軍心，該得何罪？」命軍政官除了伍亮名字，將他趕出。兩邊軍士答應一聲，走過來，不由伍亮做主，趕出演武場，弄得伍亮進退無門。大怒道：「可恨羅藝偏護秦瓊，縱他行兇，殺我兄長！此仇不可不報！我今反出幽州，投沙陀國，說羅可汗興兵，殺到草橋關，我若不踏平燕山，生擒羅藝，秦瓊碎屍萬段，也不顯俺的利害。主意已定，就反出幽州，星夜投沙陀國去了。」那羅公傳令散操，回到帥府，平軍各歸隊伍。羅成、秦瓊隨進後堂，夫人接住，見老爺面帶憂容，就問根由。羅公細言一遍，夫人大驚。忽有中軍傳報進來，說伍亮不繳巡城令箭，賺出幽州，不知去向。羅公聞報大喜，叫聲夫人！天使伍亮反了燕山，令姪恭喜無事，下官也脫了干係。就差探子四路打探伍亮踪跡，過了

數日，探子回來說：伍亮當日賺出城門，詐稱公幹，星夜走瓦橋關，將巡城令箭，叫開關門，竟投沙陀國，拜在大元帥奴兒星扇帳下，說羅可汗將欲起兵，來犯燕山。羅公聞言，立刻做成表章，星夜差官往長安申奏朝廷，不在話下。再說金甲童環回到潞州。此時蔡公正坐堂上，二人進見，繳上回文，又將羅公書帖，并叔寶細賬呈上。蔡公當堂開看，方知就裏，即喚庫使，取寄庫的簿來查看。蔡公對羅公來的書及細賬，見銀兩不敷其數，想當日皂角林有些失落，黃標馬一匹，溜金鞍子一副，已經官台冊上註明，馬價錢三十兩，其餘物件俱數細賬，硃筆逐一點明，備就文書，即命金甲童環將秦瓊銀兩物件，并馬價當堂交付，限三日內起程送去。金甲童環不敢違命，領了物件，回家安宿一層。次日將秦瓊書信，託人轉送到二賢莊，與單雄信，遂起身往幽州。俟羅公升堂，將文書投進。羅公當堂拆書，照文收明物件，即發回批。金甲童環叩謝回去，不表。再說叔寶在羅公衙內，日日與羅成閒耍，一日，同在花園內演武。羅成道：表兄，小弟的羅家鎗，別家不曉得，表兄的秦家鏑，也算天下無二，不若小弟教哥哥鎗法，哥哥教小弟的鏑法，如何？叔寶道：兄弟說得有理，只是大家不可私瞞一路，必須盟個咒方好。羅成道：哥哥所言有理，做兄弟的教你鎗法，若還瞞了一路，不逢好死，萬箭攢體而亡。叔寶道：兄弟

我爲兄的教你鏽法，若還瞞了一路，不得善終，吐血而亡。兄弟在花園盟誓，只道戲言，無憑證；誰知過往神祇，鑒察明白，所以後來俱應前言。他二人盟過了咒，秦瓊把鏽法，一路路傳與羅成，看看傳到殺手鏽，心中想道：表弟英雄，若傳了他，天下只有他，沒有我了！呼的一聲就住了手。羅成學了一回，也把鏽法一路路傳與叔寶，看看傳到回馬鏽，也是心中一想：表兄英雄，若傳了他，只顯得他的雄名，不顯得我的手段！也便一聲响，把鏽收住。叔寶也學了一回。自此二人在花園內學鏽學鏽。一日，羅公來到書房，不見二人在內，遂走進叔寶房中，忽見粉壁上寫着一行大字；近前一看，只見壁上寫道：一日離家一日深，猶如孤鳥宿寒林；縱然此地風光好，還有思鄉一片心。羅公看了，認得是叔寶筆跡，怫然不悅，遂回後堂。夫人道：老爺到書房去，觀看二子學業如何。爲甚忽匆匆回來，面帶怒色？羅公嘆道：他兒不是養，養殺是他兒！夫人驚問何故？羅公道：夫人自從令姪到來，老夫待他如同己子；我本意待邊庭有變，着他出馬立功，好表奏朝廷，封他一官半職，衣錦還鄉；誰想令姪不以我爲恩，而反以我爲怨，適才進他房中，見壁上寫着四句胡言，後兩句益發可笑！說道：縱然此地風光好，還有思鄉一片心。這等看起來，反是我留他不是了！夫人聞言，不覺下淚道：先兄去世太早，家嫂寡居異鄉，止

有此子，出外多年，舉目無親；老爺就使小姪有一品官職，他也思念老母爲重，必不願在此；依妾愚見，不如叫他歸家省母，免得兩頭懸望。說罷，羅公道：不必傷感，待老夫打發令姪回去便了！吩咐家人備酒送行，就令書童請叔寶赴席。叔寶聞是送行酒，十分歡喜。同羅成進後堂，夫人道：姪兒！你姑夫見你懷抱不開，知道你念母遠離，故備酒與你餞行。叔寶聞言，哭拜於地。羅公扶起道：賢姪！非是老夫屈留你在此；只爲要待你建功立業，求得一官半職，衣錦回鄉，方如我願。今你姑母說你令堂年高，無人侍奉，所以今日打發你回去。前日潞州蔡知府已將你的銀兩等物送來，一向不曾與你說得；今日回去，逐一點收明白；我還修書一封，你可送到山東大行台節度使唐璧處投遞；他是老夫年姪，所以薦你在他標下做個旗牌官，日後也好圖些進步。叔寶接領，叩謝姑爺姑母，又與表弟對拜四拜，方入席飲酒，飲至數巡，告辭起身。出了帥府，去到尉遲昆玉並衆朋友家告辭，遂匆匆上馬，竟奔河北，來到了潞州府前下馬。到飯店內，王小二見了，忙跑入內，對老婆柳氏說道：前年秦客人被我冷落，今做了官，騎馬到門前來了；他惱我得緊，必然拿我送官，打一頓板子，出他的氣；我去躲避，你可說我如此如此，就可打發他去說罷，溜開去了。柳氏是個賢妻，只得依了丈夫之言。霎時叔寶走入店來。

柳氏迎着道：秦爺！你來了！叔寶道：我來了，要見你丈夫。柳氏聞言，哭拜於地，道：拙夫向日得罪秦爺，後秦爺爲事，捉拿窩家，拙夫用了幾兩銀子，心中不悅，就亡過了。叔寶道：賢人請起，昔日是我囊中空乏，以致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態炎涼，古今皆然，我也不怪他；只是我受你大恩，今日來此，正欲報答於你。未知叔寶如何報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秦叔寶星夜回鄉 唐節度賀壽越公

叔寶道：賢人，你丈夫既然亡過，你是寡婦孤兒，恨我不能學韓信，有千金相報於漂母，今日權以百金爲酬，報答賢人。即便取銀相送。柳氏感謝不盡。叔寶就出門上馬，向二賢莊去。單雄信聞人傳報，叔寶重回潞州，心中大喜，道：諒他必來望我！吩咐備酒，倚門等候。叔寶因馬力不濟，步行遲緩，直到月上東山，纔到莊上。雄信聽得林中馬嘶，便高聲問道：可是叔寶兄來了麼？叔寶道：正是，特來叩謝。雄信道：真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二人攜手登堂，喜動顏色，頂禮相拜。家人擺上酒席，二人坐下，開懷暢飲，各有醉意。雄信將杯放下道：小弟今日不能延納，有逐客之意；杯酒之後，就要兄行。叔寶道：這是何故？雄信道：自兄去燕山二載，令堂老伯母有十三封書信到此；前十二封書俱是令堂寫的，小弟薄具甘旨，回書安慰。只今月內第十三封，不是令堂寫的，是令正寫的；書中說

令堂有恙，不能寫書，故小弟要兄速速回去，與令堂相見一面，以全母子之情。叔寶聞言，五內皆裂，淚如雨下，道：「單二哥，若這等小弟時刻難容，只是燕山來的馬，被騎壞了；路程遙遠，心急馬遲，怎生是好？」雄信道：「兄不說，我便忘了；自兄去後，潞州府將兄的黃標馬發賣，小弟就用銀子三十兩，納在庫內，買回寒舍；今仍舊送還兄長，叫手下把秦爺的黃標馬牽出來，手下應諾，不一時牽出來。那馬見了故主，嘶喊亂跳，有知人言之狀。雄信又把向日的鞍轡，掛在馬上，然後把行李梢上。叔寶拜辭，連夜起身，出莊上馬，縱轡加鞭，如逐電追風，十分迅速。及行到濟南，叔寶飛奔入城，走到自己後門，跳下馬，一手牽馬，一手敲門，叫聲：「娘子！我母親病勢如何？」我回來了！張氏聽見丈夫回來，忙來開門，說道：「婆婆還未曾好。」叔寶牽馬進來。張氏關了門，叔寶拴上馬，與娘子相見。張氏道：「婆婆方才喫藥睡着，虛弱得緊，你緩些進去。」叔寶躡足輕輕，走進老母的臥房，伏在床邊，見老母面朝裏，鼻息只有一綫，膀臂身軀，猶如枯柴一般。叔寶就跪在床前，低聲叫道：「母親醒了罷！」那老母游魂緩返，身體沉重，翻不過身來，朝床裏邊，如在夢中，叫聲：「媳婦！張氏道：媳婦在此。」秦母道：「我方纔略睡一睡，只聽得你丈夫在床前絮絮叨叨，叫我，想是爲泉下之人，千里游魂，來家見母了。」張氏道：「婆婆，你兒子回來了，跪在這裏。」叔

寶道母親太平郎回來了。秦母原無重病，因思想兒子，想得這般模樣，忽聽得兒子回來，病就好了一半，忙扒起來，坐在床沿上，扶住叔寶的手，大哭起來，但是哭不出眼淚，張着大口，只是喊。叔寶叩拜老母，老母道：你不要拜我，可拜你妻子，你三年在外，若不是你妻子能盡婦節，我久已死了，也不得與你相見。叔寶遵母命，回身拜張氏，張氏跪下，對拜四拜。秦母問道：你在外作何勾當，至今方回？叔寶將潞州府顛沛，遠配燕山，得遇姑夫姑母，前後細情，細說一遍。秦母道：姑父作何官職？姑母可曾生子否？叔寶道：作幽州大元帥，鎮守燕山，姑母已生子羅成，今年十四歲了。秦母大喜，又說受雄信大恩，如何得報？到了次日，有樊虎等衆友來訪，叔寶迎接，相敘闊別之情，就取羅公那封薦書，自己開個脚冊手本，因薦他爲將，戎妝打扮，帶兩根金裝鏑，往唐壁帥府投書。這唐壁是江都人，因平陳有功，官拜黃縣公，開府儀同三司，山東大行臺兼節度使。是日放炮開門，升堂坐下，叔寶將文書投進。唐公看了羅公薦書，看了秦瓊手本，叫秦瓊上來。叔寶答應一聲，就上月台跪下。唐壁抬頭一看，見秦瓊身高八尺，兩根金裝鏑拿於手中，身材凜凜，相貌堂堂，有萬夫難敵之威風。唐壁大喜，對秦瓊道：我衙中大小官將，都是論功行賞，今權補你一個實授旗牌官，日後有功，再行陞賞。秦瓊叩謝，唐壁吩咐中

軍官給付秦瓊旗牌官服式，點鼓閉門。叔寶回家，就有營下二十多軍士，各拿手本，到宅門叩見。叔寶雖爲旗牌官，唐璧待爲上賓，另眼相看。過了四個月，時值隆冬天氣，唐璧叫秦瓊至後堂，說道：你在標下爲官四月，不曾重用，來年正月十五日，長安越國公楊爺六旬壽誕，今欲差官送禮，前去賀壽。因天下荒亂，盜賊生發，恐路中有失，我知你有兼人之勇，能當此任，你肯去麼？叔寶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小人焉有不去之理？唐璧大喜，叫家人抬出卷箱來，另取一領大紅毡包，一張禮物單。唐璧開卷箱，照單檢點，付秦瓊八包：圈金一品服五色，計十套；玲瓏白玉帶一圍；夜明珠二十顆；馬蹄金二千兩；壽圖一軸；壽表一道。話說楊素越公，乃突厥可汗一種，又非皇親，如何用壽表賀他？因有個緣故，他在隋朝大有戰功，御賜姓楊，出將入相，寵冠百僚，因此廢太子立了晉王，內外官員，皆以禮事之，故差官賚禮，俱用壽表。唐璧賞秦瓊馬牌令箭，又令中軍選兩名壯丁健步，伏侍秦瓊。秦瓊回家拜辭老母，秦母見叔寶又要出門，眼中流淚道：我兒，我殘年暮景，喜的是相逢，怕的是別離，你歸家不久，又要出門，使我空身倚門而望！叔寶道：兒今出門，非昔日之長遠，明年二月準拜膝下，說罷，別了老母妻子，令健步背包，上馬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國遠哨聚少華山 叔寶引入承福寺

叔寶與健步上馬長行，離了山東河南一帶地方，過了潼關，來到華陰縣少華山，只見此山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叔寶見山勢凶惡，吩咐兩個健步後來，待我當先前去。那兩人曉得山路險惡，內中恐有強人，就讓叔寶先行。來到前山，只聽樹林內一聲鑼响，閃出三四百嘍囉，擁着一位英雄，貌若靈官，鬚髯倒捲，二目銅鈴，橫刀縱馬，攔住去路，大叫道：「要性命的！留下買路錢來！嚇得兩名健步尿屁直流，叫聲：『秦爺果然有強人來了！』如何是好？」叔寶道：「無妨！你們站遠些。」遂縱馬前進，把雙鏑一揮，照他頂梁門嚙的一鏑，那人就把金背刀招架。兩人戰了七八個回合，叔寶把雙鏑使得開來，躑躑的如風車一般；那人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刀之力，漸漸的抵敵不住。那些嘍囉見了，連忙報上山來。山上還有兩個豪傑，一個是叔寶的通家王伯當，因別了謝應登，打從此山經過，也要他買路錢，二人殺將起來，戰他不過，知他是豪傑，留他入寨。那攔叔寶的叫齊國遠，山上陪王伯當喫酒的，叫做李如珪。二人正飲之際，忽見嘍囉來報說：齊爺下山觀風，見一個衙門將官，討長例錢，不料那人不服，就戰起來，不上七八回合，齊爺刀法散亂，敵不過他，請二位爺早早出救。二人聞言，各拿兵器，跳上上馬，齊齊出了宛子城。

來到半山。王伯當看下面交鋒，好似秦叔寶，恐怕傷了齊國遠，就在半山大叫道：秦大哥，齊兄弟，不要動手！此山有二十餘里高，就下來一半，還有十餘里，雖高聲大叫，此時齊國遠交戰，一心招架，那裏聽得叫喊。不一時，兩匹馬走到面前，王伯當叫道：果然是叔寶兄，齊兄弟快住了手，大家都是相好的朋友。叔寶見是伯當，遂住了手。伯當請叔寶到山寨。叔寶來看軍健，他二人已經嚇壞。叔寶道：你兩人不要驚恐，這不是外人，乃是相知朋友。二人方纔放心。王伯當道：是兄的從者麼？叔寶道：是兩個健步。李如珪吩咐手下，抬秦爺的行李到山。大家一同上少華山，進宛子城，入聚義廳擺酒，與叔寶接風。王伯當道：自從仁壽元年十月初一日，在潞州分手，次日同單二哥到王小二店內來奉拜，兄已長行，單二哥又有胞兄之變，不得追兄，我與謝應登各各分散。後來聞兄爲事，一場官司，因路程遙遠，不能相顧，今日幸得相逢，願聞兄行藏。叔寶遂將前後說了一遍，說今奉唐節度差遣，賚禮物趕正月十五日，到長安楊越公府中拜壽。因問伯當緣何在此？伯當道：小弟因過此山，蒙齊李二弟相招，故得在此。今日遇見兄長進長安公幹，小弟欲陪兄長同往，乘勢看燈如何？叔寶道：同往甚妙。齊國遠、李如珪二人齊道：王兄弟同去，小弟亦願隨鞭鐙。叔寶聞言，不敢應承。暗想：王伯當偶在綠林走動，却

是個斯文人，進長安還可；這兩個都是鹵莽之夫，進長安倘有漏洩，惹出事來，連累於我，如何處置？一時沉吟不語。李如珪笑道：秦兄不語，是疑我們在此打家劫舍，養成野性，進長安看燈，恐怕不遵約束，惹出事來，有害兄長，不肯領我二人同去；但是我們學習武藝，豈就要落草爲寇不成？自不至有累兄長，請兄長勿疑。叔寶聽了這一篇話，只得說道：二位賢弟既然曉理，同去何妨？齊國遠吩咐嘍囉，收拾行囊戰馬，多帶銀兩，選二十名壯健嘍囉同去；其餘嘍囉不許擅自下山，小心把守山寨。叔寶也吩咐兩名健卒，不可洩漏。到了二更，衆人離了少華山，取路奔陝西。一日，天色將晚，離長安只有六十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座舊寺，修得十分齊整。叔寶暗想：齊李二人到京，只住四五日便好；若住得日子多，少不得有禍。今日方十二月十五日，還有一月，不如在前面修造這個寺內，問長老借間僧房，權住幾日；到燈節時進城，三五日時光，好拘管他。思算已定，又不好明言，只得設計，對齊李二人道：二位賢弟！我想長安城內，人多屋少，又兼行商過客，往來甚多，那裏有寬闊下處，給你我二十餘人居住？況且城內許多拘束，甚不爽快；我的意思，要在前邊新修寺裏借間僧房居住。你看這荒郊曠野，又無拘束，任我走馬射箭，舞劍掄鎗，豈不快活？住過今年，到燈節邊，我便進城送禮；列位就去看燈。王

伯當因二人有些礙眼，也便極力攬轡。說話之間，已到山門口下馬，命手下看了行旅馬匹，四人一同入寺。進了二山門，過韋馱殿，內有一座佛殿，望將上去，四面還不曾修好；月台下搭了高架，匠人修整檐口架木，邊設公座一張；公座上撐一把黃羅傘；傘下坐一位紫衣少年，傍站六人，各青衣小帽，垂手侍立；月台下豎兩面虎頭牌，用硃筆點將；面前還有刑具排列。這官兒不知何人，叔寶對三人道：賢弟不要上去；那黃傘下坐一少年，必是現任官長，我們四人上去，還是與他見禮好？不與他見禮好？剛則取禍，弱則取辱，不如避他爲是。伯當道：有理！我們與他榮辱無關，只往後邊去，與長老借住便了。兄弟四人，一齊走過小道，通至大雄殿前；見許多泥水匠，在那裏刮瓦磨磚。叔寶向匠人道：我問你一聲，這寺是何人修理？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國公修的。叔寶道：我聞他告病還鄉，如今又聞他留守太原，爲何在此間幹此功修？匠人道：唐國公昔年奉旨還鄉，晚間在此寺權住，竇夫人分挽了第二位世子在這裏。唐國公怕污穢了佛像，發心佈施黃金，重新修建；這大殿上坐的紫衣少年，就是他郡馬姓柴名紹，字嗣昌。叔寶聽了，四人遂進東角門；見東邊新建起虎頭門，樓懸硃紅大匾，書報德祠三個金字。四人走進裏邊，乃小小三間殿宇，居中一座神龕，龕內站着一尊神像，頭帶青色范陽

毡笠，身穿皂布海青戰衣，外罩黃色軍馬掛，足穿黃綠皮靴，面前一個牌位，上寫六個金字，乃恩公瓊五生位，傍邊又有幾個細字，是信官李淵沐手奉祀。叔寶一見，暗暗點頭；只因那年叔寶在臨潼關，打破了一班响馬，救了李淵，唐公要問姓名，叔寶恐見是非，放馬奔走；唐公趕十餘里，叔寶只得通名秦瓊二字，搖手叫他不要趕。唐公只聽得瓊字，見他伸手，乃錯認五字，故誤書在此。國遠看了，連這六個字也不認得，問道：伯當兄，可是韋馱麼？伯當笑道：不是韋馱，乃是生像，此人還在都，驚異起來；看看這像，實與秦叔寶無異。那個神龕左右，却塑兩個從人：一個牽一匹黃驃馬；一個捧兩根金裝鏑。伯當近叔寶低聲問道：往年兄出潞州，這樣打扮麼？叔寶道：這是我的形像。伯當就問其故。叔寶就將救唐公事情說了一遍。不想柴紹見四人進來，氣宇軒昂，即著人隨看他作何勾當。叔寶所言之事，却被家丁聽見，忙報知柴紹。柴紹聞言，一路走進生祠來，着地打躬。柴紹道：那位是妻父活命恩人？四人答禮。伯當指叔寶道：此兄就是老千歲的故人，姓秦名瓊，當時千歲倉卒之間，錯記瓊五，如若不信，雙鑄馬匹。現在山門外。嗣昌道：四位傑士，料無相欺之理。請至方丈中獻茶，各通姓名。柴紹即差人到太原報知唐公，就把四人留在寺內安住。每日供給，十分豐盛。看看年盡，到了正月十四日，叔寶

進長安公幹柴紹亦要同往看燈，遂帶了四個家丁，共三十一人離了寺中，到長安城外歇宿在陶家店內。衆人喫了些酒，却去睡了。叔寶不等天明，就問店主人道：「這裏有識路的尊使，借一位；乘天未明，指引我進明德門，往楊越公府中送禮，自當厚謝。」店主叫陶容陶化引路。叔寶將兩串錢賞二人，即取禮物，分四個絨包，與兩名健步陶容陶化，瞞着衆人，進明德門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李靖風鑑識英雄 公子球場逞華麗

話說楊越公知天下進禮賀壽的官員，在城外的甚多，是夜二更，就發兵符，大開城門，放各處進禮官員入城，教到巡視京營衙門報單，京營官總錄，遞到越公府中。你道那京營官是何人！却是宇文文化及長子，名喚宇文成都，用一根流金鎗，萬夫難當，乃隋朝第二條好漢。是日五鼓，文武官員與越公上壽。彼時越公頭戴七寶冠，身穿暗龍袍，後列珠翠羣妾，如錦屏一般圍繞。左右執班的宮女，乃江南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曾配駙馬徐德言，因國破家亡，夫妻分別時，將鏡一面分爲兩半，各懷一半，爲他日相見之用。越公見他不是全身，問他紅鉛落於何人，此婦哭拜於地，取出半面寶鏡，訴告前情。越公令軍士，將着半面寶鏡貨於市，乃遇徐德言於門下爲幕賓，夫妻再合，破鏡重圓。

右手執班宮女，就是拂塵張美人，他不惟顏色過人，還有俠氣沉心。又有一個異人，是京兆三原人氏，姓李名靖，號藥師，是林澹然徒弟，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知過去未來，爲越公府中一個主簿。此日一品，二品，三品官員，登堂拜壽；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就不上堂，只在丹墀下總拜。天下藩鎮差遣賚禮官將，分轄衆人，查收禮物。山東各官禮物，曉諭向李靖處交割。秦瓊便押着禮物，到主簿廳上來。李靖見叔寶一貌堂堂，儀表非凡，就知道是天蓬星到，卽與行禮，看他表章，方知旗牌官名秦瓊，表章禮物全收，留入後堂，取酒款待。就問叔寶道：老兄眼下氣色不正，賚禮來時，同伴還有幾人？叔寶不敢實言，說小可奉本官差遣，只有兩名健步，並無他人。李靖微笑道：老兄這話只可對別人說，小弟面前，却說不得；現有帶來四個朋友，跟隨二十餘人。叔寶聞言，猶如天打一個响雷，一驚不小，忙立起來，深深一揖道：誠如先生所言，幸勿洩漏。李靖道：關我甚事？但兄今年印堂管事，黑氣驚人，恐有驚恐之災，不得不言。今夜不可與同來朋友觀燈玩月，恐怕禍患難脫身。天明卽回山東方妙。叔寶道：奉本官之命，賚禮到此，不得假手於李靖，如何回復本官？李靖道：回書不難，弟可以任得。原來楊越公一應書札，都假手於李靖，所以這回書出在他手。不多時，回文回書寫完了，付與叔寶。天色已明，臨

行叮囑道：切不可入城看燈！叔寶作別回身，李靖又叫轉來道：兄長看你心中不快，難免此禍；我今與你一個包兒，放在身邊，若臨危之時，打開包兒，往上一撒，連叫三聲京兆三原李靖，那時就好脫身了。叔寶接包藏好，作謝而去。是日晚間，張美人竊出兵符，私奔李靖出長安去了，按下不提。且說叔寶一得了回書，陶容引路，心中暗想：我去歲在少華山，就說起看燈，衆朋友所以同來，就是柴紹，也說同來看燈。我公事完了，怎麼好說我遇高人，說我面上部位不好，我就要先回去，這不是大丈夫氣概。甯可有禍，不可失了朋友之約。回到下處，見衆朋友換了衣服，正欲起身入城，衆人見叔寶回來，一齊說道：兄長怎麼不帶我們公幹去？叔寶道：弟起早先進城，完了公幹，如今正好同衆位入城頑耍，不知列位可曾用過酒飯麼？衆人道：已用過了。兄長可曾用過麼？叔寶道：亦用過了。柴紹算還店賬，手下把馬匹都牽在外邊，衆豪傑就要上馬。伯當道：我們如今進城，到處頑耍，或酒肆，或茶坊，大家取樂，若帶了這二十餘人，柴棍縛褲，駝着包裹，甚是不雅；我的意思，將馬寄放安頓，衆人步行進城，隨意頑耍，你道如何？叔寶想起李靖之言，不可全信，也是叫不可不信。今入城倘有不測之事，跨上馬就好走脫；若依伯當之言，倘有緊急處，沒有馬如何走得脫？就對伯當道：安頓手下人甚爲有理；但馬匹

定要隨身。兩人只管爭這騎馬不騎馬的話。李如珪道：「二兄不必相爭，小弟愚見，也不依秦大哥騎馬，也不依伯當兄不騎馬。若依小弟之言，馬只騎到城門旁邊，城門外尋一個下處，將行李放在店內，把馬牽在護城河邊，飲水喫草，衆人輪流喫飯，看管。柴郡馬二員家將，叫他帶了毡拜匣，多拿銀兩，跟入城去，以供仗頭之費。其餘手下人，到黃昏時候，將馬緊轡鞍鐙，在城門口等候。衆朋友聽說，多道：「講得有理！」就上馬騎到城門口下馬。叔寶吩咐兩名健步，把回書回文，隨身帶好，到黃昏時分，將我的馬要加一條肚帶，小心牢記。遂同衆友，各帶隨身兵器，帶領兩員家將，一齊入城。只見六街三市，勛將宰臣，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與民同樂，家家戶戶，結綵懸燈。五個豪傑，一路說說笑笑，頑耍頑耍，都到司馬門首。宇文述的衙門，只見牆後十分寬敞，那些圓情的，把持兩個，一顆吊掛着一副行頭，雁翅排於左右，不上二百多人；又有一二十處拋毬場，每一處用兩根柱，紮一座牌樓，樓上有一個圈兒，有斗來大號爲彩門。不論膏粱子弟，軍民人等，都能登場，踢過彩門。這原是宇文述的公子宇文惠及所設。那宇文述有四子：長曰化及，官拜御史；次曰士及，尙南陽公主，官拜駙馬都尉；三曰智及，將作少監；四曰惠及，是最小的兒子，倚着門廡，好逞風流。手下有一班幫閒諛附，故答合圓情，把持在衙

門前，做個打毬場，自正月初一擺到元宵。公子自搭一座綵樓，坐在月台上，名曰觀毬台。若有人踢過來者，公子在月台上就送他彩緞一疋，銀花一對，銀牌一面。有踢過彩門，贏他彩緞錦花，也有踢不過彩門，被人作笑。五個好漢，看了些時，那李如珪出自富貴，還曉得圓情，這齊國遠自幼落草，惟曉得風高放火，月黑殺人，那裏曉得圓情的事。叔寶雖是一身武藝，圓情最有斤節。伯當是棄隋名公，博藝皆精。只是衆人皆說，柴郡馬青年俊逸，推他上去。柴紹年少，樂於頑耍，欣然應諾。就有兩個圓情的，捧行頭來說：那位相公請行頭？柴紹道：二位把持，那公子傍邊兩位美人可會圓情？把持道：是公子在平康巷聘來的，慣會圓情，綽號金鳳舞，彩霞飛。柴紹道：我欲相攀，不知可否？圓情道：只要相公破格些相贈。柴紹道：我不惜纏頭之贈；煩二位通報一聲。圓情聽了，就走上月台來，稟公子說：有一位富豪相公，要請二位美人同耍行頭。公子聞言，即吩咐兩個美人下去；後邊隨着兩個了環，捧兩個五彩行頭，行下月台，來與柴紹相見。施禮畢，各依方位站下，却起個五彩行頭。公子離了坐位，立在牌樓下觀看；那各處拋球的把持，都來看美人圓情。柴紹拿出平生博藝的手段來，用肩擠拚踢過彩門裏，就如穿梭一般，連連踢過去，月台上家將，把彩緞銀牌連連拋下來；兩個跟隨的，只管收拾起來。齊

國遠喜得手舞足蹈，叫郡馬不得住脚。兩個美女賣弄精神，這個飄揚翠袖，輕籠玉筍；纖纖那個搖曳湘裙，半露金蓮窄窄；這個丟頭過論有高低，那個漲泛送來真又楷；踢個明珠上佛頂，實躡埋尖拐到膝，弄輕佻，錯認多搖擺；踢到眉心處，千人齊喝彩，汗流粉面濕羅衫，興盡情疎方叫悔！及踢罷行頭，叔寶取銀二十兩，彩緞四端，贈二位美人；金扇二柄，白銀五兩，謝兩個監論。此時公子打發圓情的美女，各歸院落；自家也要在街市行遊了。那叔寶一班朋友，出了戲場，到一個酒樓上喫酒，聽得各處笙歌交雜，飲酒者絡繹不絕。衆豪傑開懷痛飲，直喫到月上花梢，算還酒錢，方才下樓出店看燈。未知衆豪傑看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長安女觀燈玩月 宇文子強暴宣淫

叔寶衆人出了酒店，行至街上，見燈燭輝煌，如同白晝。及看到司馬衙門前來，見一個燈樓，却是綵緞粧成，居中掛一碗麒麟燈，燈上掛着四個金字匾，寫着萬壽來朝。牌樓上有一副對聯道：周祚呈祥，賢聖降凡君有道；隋朝獻瑞，仁君治世壽無疆。麒麟燈下，有各樣獸燈圍繞，各項獸類，無不齊備。兩邊有兩個聖賢，騎着二碗壽燈，有副對聯，寫道：梓潼帝君，乘白驪下臨凡世；三清老子，跨青牛西出陽關。衆人看罷，過了兵部衙門，

行到楊越公府門東首來。這些附近人家百姓門首，各搭一個小小燈棚，設天子牌位，點燭焚香，供花，以見與民同樂的意思。街中走馬提戲，做鬼接神，鬧嚷填滿街道。不多時，已到楊越公門首，看燈與兵部衙門一樣，高雖一樣高，燈却不同。掛的一碗鳳凰燈，上面牌匾寫四個金字，是天朝儀鳳牌樓柱上，左右一副金字對聯，上寫道：鳳翅展丹山，天下咸欣兆瑞；龍鬚揚北海，人間盡得沾恩。鳳凰燈下，各色鳥燈齊備，懸掛四圍；另有兩個古人，騎着兩碗鳥燈，甚是齊整。也有一副對聯，懸於牌樓柱左右，上寫道：西方王母，坐青鸞瑤池赴宴；南極壽星，騎白鶴海屋添籌。衆人看過，已是初更時分。那齊國遠自幼落草，不會到過帝都，今又是良辰佳節，燈明月燦，鑼鼓喧天，笙歌盈耳，歡悅得緊，也沒有一句好話，對朋友講；只是在人叢裏，挨來擠去，搖頭擺腦，亂叫亂跳，按捺不住。衆人進皇城，到五鳳樓前，人煙擠塞的緊。那五鳳樓外，却設一座御燈樓，有兩個太監，坐在交椅上，帶五百軍士，各穿錦襖，每人拿一根齊眉硃紅棍，把守這座燈樓；有兩個不是紙絹顏料紮縛的，都是海外異珍，宮中玩寶砌就。這一座燈樓上面，懸一牌匾，都是珠翠穿就。當時衆遊人都在燈棚內，穿來插去，尋香嗅味，何嘗真心看燈！剪綰的，遂雜在人叢，擄了首飾，割了衣服。那些風騷婦女，在家坐不過，又喜歡出來佈施，趁此

機會，結識縹緲後生，算爲一樂；就是少年男子，略有幾分齊整，也被三四個閒漢，做成了套兒，扯去空處幹事；有一等少年，歡喜做少的，出來尋一個大哥；有一等良家子弟，也罹此禍，弄出奸謀殺害，則步月觀燈一事，是最不好的風俗！不想有一個寡居王老娘，不識禍福，領了一個十八歲的女兒，小名琬兒，出來看燈。那琬兒又十分美貌，才出門時，就有一班少年跟隨在後，挨上閃下；一到大街，蜂攢蛾聚，身不由己。琬兒母女各自驚慌。不料宇文公子，有多少門下游棍，在外尋察；見了琬兒姿色，就飛報公子。公子急忙趕上，看見琬兒容貌，魂消魄散，便去挨挨擦擦，調戲他。琬兒嚇得不敢做聲，走避無路。王老娘不認得宇文惠及就發作起來。惠及趁勢假怒道：「這婦人無禮，敢挺撞我！拿他回去！」說得一聲，家將就把母女擄去。王老娘與琬兒大驚，喚叫救人。街上的人那個不認得宇文公子，誰敢惹他？擄到府門，將王老娘羈在房門內，只有琬兒被這些人撮過幾個灣，轉了幾座廳房，方到書房裏。那宇文公子，卽時趕到，把嘴一努，衆家人都走出去，只有幾個丫鬟。公子將琬兒抱住，便去親嘴。這琬兒是未經識的女子，不知甚麼意思，把臉側開，將手推去。公子將手向褲襠裏伸去，琬兒驚得亂跳，急將手去遮掩，啼哭叫道：「母親快來救我！」公子笑嘻嘻又抱住道：「不消哭，少不得還你快活！」就叫丫鬟

把琬兒到床上脫去上下衣服，姦淫一次，吩咐丫環看守，遂往外走。走到府門，那王老娘看見公子，一發喊叫，要討女兒。公子道：你女兒我已收用，你早早回去，休得在此討死。王老娘大哭道：我單生此女，已與人家了！快快還我，若不還我，我就死在這裏。公子道：既是這等說，我府門口死不得許多。叫手下人攆他開去。衆人推的推，打的打，把王老娘打出巷口，關了柵門，憑他叫喊啼哭。那公子又帶了一二百名狠僕，街上閒撞，還想再撞出個有色的女子，搶來作樂。此時已三鼓了。叔寶一班豪傑，遍處頑耍，忽見一簇人圍住喝嚷，衆人進前觀看，見一個老婦人，匍匐在地，放聲大哭。伯當問傍邊看的人道：這老婦人何爲在街坊啼哭？衆人道：這老婦人，因今夜帶女兒到街坊看燈，撞見宇文公子，被公子搶了去。叔寶道：那個宇文公子？衆人道：是兵部尙書的公子。叔寶道：可就是射圃圓情的？衆人道：正是。叔寶又問那婦人道：你姓什麼？住在那裏？老婦人道：老身姓王，住在宇文老爺府後。叔寶道：你且回去。那個宇文公子，在射圃跌珠，我們贏他彩緞銀子有數十；待我尋着公子，贖你女兒還你。老婦聞言，叩頭回拜，哭回家去。叔寶問衆人道：搶他女兒，可是真麼？衆人道：稀罕！搶他一個！那公子見有姿色婦人，不論縉紳庶民，却去百般淫污。這些爲父母丈夫的，會說話的，次日進去婉轉哀求，或者還

他；不會說話的，冲撞了他，卽時打死，丟在夾牆，誰敢與他索命？叔寶聽了，竟忘李靖之言，恨恨不平，就動了打的念頭。又問道：如今那公子那裏去了？衆人道：那公子不是好說話的！惹着有命無毛；你問他怎的？我看列位雄糾糾的，只怕惹禍？叔寶道：我們是外鄉人氏，不知底裏，問他是怎麼行頭；若中途遇着，我們好迴避。未知衆人說出怎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破蒸淫太子迷花 躬弑逆楊廣篡位

衆人見叔寶問宇文公子怎麼樣行頭，就說道：那公子的行頭太多哩！他養着許多亡命之徒，每人拿一根齊眉棍，有一二百在前開路；後面都是會武藝的家將，真刀真鎗，擺着相火。公子騎着馬，馬前都是青衣大帽管家。長安城內，這些勛衛府內，扮得怎麼社火！遇見公子，當面舞來，舞得好，賞賜花紅；舞得不好，用棍打開！列位若遇着，避他爲是。叔寶道：多承指教了！衆英雄聽了此言，個個磨拳擦掌，扎縛停當，只在長安門外御道街上找尋，等到三更中，忽見宇文公子來了，果然短棍的有一二百，如狼牙相似；自己穿了豔服，坐在馬上，背後擁有家丁。衆豪傑觀看明白，就站在路旁，正欲尋出事來，恰恰前面探子來報，說：夏國公府中家將有社火來參！公子問道：甚麼故事？他回說是

虎牢關三戰呂布。公子着他舞來。衆社火舞了些時；及舞罷，公子道好，賞了衆人去。叔寶高叫道：還有社火來參說罷。五個豪傑攛進來，大喊：道我們是五馬破曹。叔寶拿兩條金鏑，王伯當兩口寶劍，齊國遠兩柄金錘，李如珪一條竹節鋼鞭，柴嗣昌是兩口寶劍。那鞭鏑相當叮當嗶啄之聲，只管舞過來。旁觀之人，重重疊疊，塞滿街衢。齊國遠想道：此時打死他不難，只是不好脫身；除非是燈棚上放起火來，衆百姓救火要緊，就沒人阻我們了。便往屋上攏來。公子只道這人要從上邊舞將下來，却不防他放火。叔寶見火起，料止不得這件事，將身一縱，縱在馬前，舉鏑照公子頭上打去。那公子跌下馬來，登時殞命。衆家人叫道：不好了！把公子打死了！各舉棍棒，齊奔叔寶打來。叔寶掄動雙鏑，那個是他敵手？打得落花流水。齊國遠就燈棚上跳下來，輪動金錘，逢人便打。衆人一齊動手，不論軍民，盡皆打傷；打得東倒西歪，裂開一條血路。齊奔明德門外。那巡視的管官宇文成都，聞知此事，喫了一驚，遂令兵閉城，親身趕來。叔寶當先揮鏑打去，宇文成都把二百斤的流金鏑，往下一擱，鏑打着鏑上，把叔寶的右手虎口都振開了，叫聲好像火回身便走。王伯當柴嗣昌齊國遠李如珪，四個好漢，一齊用兵器上來，被宇文成都把鏑往下一掃，只聽得叮叮噹噹，兵器亂响，四個人的身子搖動，幾乎跌倒。

叔寶取出李靖的包兒，打開一看，原來是五粒赤豆，便往空一拋，就叫京兆三原李靖連叫三聲，只見呼的一聲風响，變了叔寶五人模樣，竟往東首敗下去了，把叔寶真身隱過。這宇文成都縱馬望東趕來，叔寶五人竟往明德門來。城門外有手下二十二人，到晚間喫過晚飯，大家喂飽了馬匹，備好鞍鐙，帶在空闊地方等候。衆手下分做兩班：一半人看馬，一半人入城，去附近街上看一回燈，換着看馬的進去。到三更時候，換了幾次，進城看燈。只見百姓蓬頭跣足，身體帶傷，只說道：快走！快走！响馬反了！殺了來了！這看燈的幾個嘍囉，聽得這話，忙出走城來，說道：列位！想是我們大王在城內闖了禍，打死什麼人？你們幾個牽馬，到大街上伺候，幾個有膂力的，同我去按住城門，不要被守們官把城門關了。衆人都道：說得有理！十數個大漢，到城門口，幾個故意要進城，互相扭扯，就打起來；把門的軍人都推倒了，巡視京營官的軍士下來，要關城門，如何關得？衆豪傑恰好打到了城門，見城門不關，便有生路，齊招呼出門。衆嘍囉看見主人到了，便一哄而散出城，見自己馬在路旁，各飛身上馬，一齊奔臨潼關來。一至承福寺前，叔寶等向嗣昌作別。柴嗣昌欲留叔寶在寺，候唐公的回書，叔寶道：怕有知覺不便，還囑咐他把報德祠毀去，說罷，就舉手作別，馬走如飛。至少華山下，叔寶對伯當道：來年

九月二十三日，是家母七十壽誕，賢弟可來光顧？伯當國遠與如珪都道：弟輩自當都來拜祝。叔寶也不入山，各各分手，自回家去。却說長安城內，殺得屍積滿街，血流遍地；百姓房屋，燒毀不計其數。此時宇文成都追了一回，那五人忽然不見形迹。宇文述聞報，愛子被响馬打死，五內皆裂，說道：我兒與响馬何仇，被他打死？家將稟道：因小爺酒後與王氏女子作戲頑耍，其母哭訴於响馬，响馬就行兇，將小爺打死。宇文述大怒，就叫家將把琬兒拖出儀門，亂棍打死；又差家將前去把王老娘一家盡行殺死；又令跟隨小爺的家將，把响馬的年貌衣服，一一報來。家將道：那响馬共有五人，打死小爺的，身長一丈，年紀二十多歲，穿青色衣服，手舞雙劍。宇文述就叫幾個善寫丹青的，把响馬的年貌衣服，畫了圖形，四處張掛緝獲。且說太子楊廣，奪了哥哥楊勇的東宮，又逼去了李淵，最怕獨孤娘娘，不料開皇元年就崩了！此時無所忌憚，奢華好色之心，漸漸發起。那文帝因獨孤娘娘身死，沒人拘束，寵幸了兩個絕色：一個是宣華陳夫人，一個是容華蔡夫人。朝政漸漸不理。仁壽四年，文帝年紀高大，當不起兩把斧頭，四月間已成病，因令楊素營建仁壽宮，住在仁壽宮養病。到了七月，病勢漸漸不起，尙書僕射楊素、禮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三人，直宿閣中，太子入宿大寶殿上，內宮是陳夫人、蔡夫

人服侍，太子因侍疾，兩個夫人都不迴避。蔡夫人容貌十分美麗，陳夫人比之更勝；況他是陳高宗之女，長在錦秀叢中，說不盡他的齊整。太子見了，魂消魄落，要闖入宮去調戲他，因侍疾時多，不得湊巧。一日太子入宮問疾，遠遠見一麗人出宮，又無個宮女跟隨。太子舉目一看，却是陳夫人，爲要更衣，故此獨自出來。太子喜得心花大放，暗想道：「機會在此時矣！」吩咐從人，不要跟來，自己急急趕上。陳夫人看見大驚道：「太子到此何爲？」太子笑道：「夫人！我終日在御榻前與夫人相對，神情飛越，今吾得便，望夫人賜我片刻之歡。」陳夫人道：「太子！我已託體聖上，名分所在，豈可如此？」太子道：「夫人情之所鍾，何名分之有？」就把陳夫人緊緊抱住，求一接吻，陳夫人竭力推拒。正在不可解之際，只聽得一片傳呼道：「聖上宣陳夫人！」此時太子知留他不住，道：「不敢相強，且留後會。」夫人喜得脫身，神色驚惶，要稍俟喘息甯靜入宮，又恐文帝索取藥餌，如何敢遲？只得走到御榻前。文帝怪其神色有異，因問何故？此時陳夫人欲把這件事說知，恐文帝着惱，病加沉重；但一時沒有遮飾，只得說道：「太子無禮！」帝聞此言，不覺大怒，把手在榻上敲了幾下道：「畜生！何足以付大事？」獨孤誤我！即宣柳述、元岩進宮。太子心中不安，即至宮門打聽，聽得文帝怒罵，又聽宣柳述、元岩，不宣楊素，知有難爲的意思，急奔來找張衡等。

一班計議。張衡道：「太子來得慌張，莫非文帝宴駕？」及至問時，方知爲陳夫人之事。張衡道：「事既如此，只有一個急計，不可不行了！」太子忙問：「何計？」張衡附耳道：「如此如此，忽見楊素慌慌張張走來道：『殿下不知因甚事忤了旨，聖上宣柳述、元岩撰詔，召故太子楊勇。』他二人已在撰詔，只待用寶印，覓往濟甯。他若來時，我們都是他仇家，怎生是好？」太子附耳道：「張衡已定一計，說如此如此。」楊素聽了道：「如今也不得不如此，就叫張衡去做。」又假一道聖旨，着字文化及帶校尉，到撰詔處，將他二人拿住，說他玩上，羈留不能將順，將他下在大理寺獄。又傳旨說衛軍士宿勞苦，暫行放散，就令郭衍帶領東宮兵士，守定各處宮門，不許內外人等出入，洩漏宮中事務。又矯詔去濟甯召太子，只說文帝有事，宣他到來，斬草除根。衆人遂分頭去做事。此時文帝半睡不睡，就問道：「柳述、元岩寫詔曾完否？」陳夫人道：「還未呈進。」文帝道：「完時，即便用寶，着柳述飛遞去。」言訖，只見外邊太子遣張衡侍疾，帶了二十餘太監，闖入宮中，先吩咐當直內侍道：「太子有旨，道：『你們連日辛苦，着我們帶這些內監更替。』對御榻前這些宮女道：『太子有旨，將帶來這些內監承應，爾等也去歇息。』這些宮女承值日久，把不得偷閒，聽得吩咐一聲，出宮去了。惟有陳夫人、蔡夫人，仍立在御榻之前。張衡走到榻前，也不叩頭，見文帝昏昏沉沉，

就對二位夫人道：二位夫人也暫迴避！這二位夫人乃是女流，沒甚主意，只得離了御榻，在閣子後坐了，放心不下，着宮人在門外打聽。過了一個時辰，那張衡洋洋的走出來道：啟上二位夫人，聖上已歸天了！適纔還是這等的守着，不報太子知道。又吩咐各宮嬪妃，不得哭泣，待奏過太子來，舉哀發喪。正是：鼎湖龍去寂無聞，誰向江州泣斷雲？變起蕭牆人莫識，漫將舊恨說隋文！這些嬪妃宮女，雖然疑惑，却不敢說是張衡謀死。那張衡忙走來見太子，與楊素說道：恭喜大事畢了！太子聽了，改愁爲喜，就傳令旨，着楊素之弟楊約，提督京師十門，郭衍爲右鈴衛大將軍，管領行宮宿衛，及車駕護從人馬；宇文成都在無敵大將軍，管轄京師各省，提督道務，秘不發喪，不數日，有濟甯大將軍楊通，保廢太子楊勇，到長安城外安營。楊廣假文帝旨，召楊勇夫妻父子三人進城，其餘不准進城。將楊勇賺入城中，將他父子二人縊死，因見蕭妃有國色，乃納爲妃子。楊通一聞此事，大怒不息，領部下十萬雄兵，反回濟甯，自稱嚇天霸王，按下不表。當下文帝駕崩時，並無遺詔，太子與楊素計議，誰人作詔？然後發喪。楊素保舉伍建章爲人硬直，衆臣信服，主公可召他來，令他作詔，頒行天下，庶不被人謗議。太子見說，卽差內監前去宣召。那伍建章一生忠直，不交奸黨，這日在府，聞皇上已死，東宮亦亡，大哭道：

楊廣聽了奸臣謀害父兄，好不可恨！忽見家人來報：太子差內監宣老爺，卽刻就往。建章出見內監說道：公公請回，我打點就來。內監告別，回覆太子。伍建章拜辭家廟，與夫人乃麻巾衰衽，進見太子，痛哭不止。太子諭之曰：此我家事耳！先生不必苦楚，取御筆來，先生代孤寫詔，當裂土分封。建章舉筆大書文帝死得不明，太子無故屈死，寫畢，擲筆於地。太子一見大怒道：老匹夫！孤不殺你，你到來傷孤，命左右推出斬首。建章高聲大罵道：你殺父縊兄，人倫大變，天道不容，今日又要殺我，我生不能喫你之肉，死必拿你之魂。左右不由分說，把伍建章斬首宮門外，就與楊素計議發喪，推爲遺詔，命太子楊廣卽皇帝位。當時太子用黃金小匣，內藏同心結綵，差內侍送與陳夫人。至晚，就陳夫人宮中宿了。七月丁未，聖上宴駕，至甲寅，諸事皆備。次日楊素先輔太子薨於梓宮，舉哀發喪，羣臣皆蓑縗，各依班次送殯。然後太子吉服，祭告天地祖宗，換冕冠卽大位，羣臣都換朝服入賀，大赦天下，改元大業元年，稱爲煬帝，在朝文武各進爵賞。就差宇文文化及，帶了鐵騎圍住伍府，將闔門老幼盡行斬首。可憐伍建章一門三百餘口，個個不留，只逃走了馬夫那馬夫名喚伍保，一聞此信，逃出後槽，離了長安，星夜往南陽，報與伍雲召老爺去了。煬帝又追封東宮爲房陵王，以掩其謀害之跡。是時宇文文化

楊素懼伍雲召在南陽，思欲斬草除根，忙上一本道：伍建章之子雲召，官封候爵，鎮守南陽，勇冠三軍，力敵萬人，若不早除，後必爲患。望陛下發兵討之，庶無後憂。煬帝准奏，卽拜韓擒虎爲征南大元帥，麻叔謀爲先鋒，宇文成都、在後救應，點起雄兵六十萬，卽日興師。韓擒虎等領命出朝，往南陽進發。未知此去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雄闊海大顯英雄 伍雲召報仇起兵

再說伍雲召身長八尺，面如紫玉，目若朗星，聲如銅鐘，力能舉鼎，萬夫莫敵。雄兵十萬，鎮守南陽。隋朝稱爲第五條好漢。夫人賈氏，生一位公子，方纔週歲。一日伍雲召往金頂太行山打圍，來至山邊，叫軍士安營，擺下圍場，各放鷹犬，追兔逐鹿。此山周圍有數百餘里，山中有一大王，姓雄，名闊海，本山人氏，身高一丈，腰大數圍，鐵面胡鬚，虎頭環眼，聲若巨雷，使兩柄越斧，重一百六十斤，兩臂有萬斤氣力。在本山落草，聚集嘍囉數千，打家劫舍，往來客商，不敢單身行走。他是隋朝第四條好漢。這日因山中錢糧俱缺，令他衆頭目各帶嘍囉下山，各處打劫往來客商。衆頭目得令，各帶嘍囉兵下山去了。那雄闊海就換衣服，走出寨門，望山下而來。行到半山，見林中跳出兩隻猛虎，撲將過來。闊海上前雙手擎住，那兩隻猛虎動也不敢動，將右腳連踢幾腳，舉一隻虎往山下一

丟，撞下山崗而死。又把一隻虎一連幾拳打死。這名爲雙拳伏兩虎。那雲召在山上打圍，望見前面有一好漢，不消片時，把兩虎打死，吩咐家將，上前相請。家將領命上前，大叫：壯士慢行，我老爺有請。闊海就問：你老爺是何人家？將道：我老爺是南陽侯伍老爺。闊海心中暗道：伍老爺乃當世之英雄，無由相見，今來相請，是大幸了！就隨家將來到營前。入營進見雲召，朝上一揖。雲召看此人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卽出位迎接道：壯士少禮！請問壯士姓甚名誰？那里人氏？作何生理？闊海道：在下姓雄名闊海，本山人氏，作些無本經紀。雲召道：怎麼叫做無本經紀？闊海道：只不過在山中聚集嘍囉，白要人物事財帛，故叫做無本經紀。伍雲召笑道：本帥見你雙拳打死兩虎，定是一個豪傑，本帥回府，意欲爲你進表招安，同爲一殿之臣，你意下如何？闊海道：多謝元帥！雲召道：本帥今日與你結拜兄弟？闊海道：在下一介鹵夫，怎敢與元帥結拜？雲召道：說那裏話來！卽吩咐家將，擺着香案。雲召年長一歲，拜爲哥哥，闊海拜爲兄弟，立誓日後要患難相扶，若有私心，天地不容。拜畢，雲召道：賢弟，你回山中守候，待哥哥回到南陽，修本進朝，招安罷了！闊海謝道：多謝哥哥！二人作別，闊海自回山寨。雲召令衆將，擺齊隊伍，回轉南陽。到了城外，衆將出城迎接。雲召同衆將入城，至衙門中堂坐下。那旗牌官四營八哨，

游擊把總千戶百戶齊齊上堂行禮畢。雲召吩咐衆將各回汛地，四營八哨各守營寨。衆將士得令一齊退出。放炮三聲，封門退堂。夫人接着就問相公出去打圍如何？雲召就把與雄闊海結拜之事細說一遍。夫人大喜，卽吩咐擺宴與老爺接風。夫妻二人對坐同飲，按下不表。再說馬夫伍保逃出長安，在路聞得又差韓擒虎起大兵前來征伐，心中着急，不分星夜趕到南陽。來至轅門，把鼓亂敲。旗牌官上前喝問何事？伍保道：「咱是都中太師爺府中差來，要見老爺，煩你通報。」旗牌官卽到裏面，對中軍說了。中軍走到內堂稟道：「都中太師爺差官在外面要見老爺。」雲召大喜，吩咐那差官進來。中軍將此話傳出，旗牌官就請差官進內。伍保聞言，走到後堂，望見雲召坐在椅中，兩傍數十名家將站立。伍保走進一步，大叫一聲：「老爺不好了！禁不住眼中流淚。」伍雲召心下大驚，急問道：「太師爺太夫人在京中如何？可有書信拿來我看？」伍保道：「那裏有書信？」雲召道：「爲何沒有書信？你快快說與我知道。」伍保道：「太子楊廣與奸臣謀死聖上，要太師爺草詔，太師爺不肯，就把太師爺殺了！又圍住府門，將家中三百餘口盡行斬首。小人在後槽越牆而逃，報與老爺知道。」雲召聽了，大叫一聲，暈倒在地。夫人與家將上前叫喚，雲召半晌方醒。家將扶起雲召，放聲大哭，夫人流淚勸解。雲召道：「我家世代忠良，我

們忠心爲國，南征北討，平定中原。今日昏君弑父篡位，反把我父親殺了；又將我一門盡行斬首，此恨如何得消！伍保道：老爺那昏君把太師爺殺了之後，又聽奸臣之言，差韓擒虎爲元帥，麻叔謀爲先鋒，字文成都爲後應，領兵前來討戰；老爺作速打點。夫人道：公公婆婆既被昏君所害，伍氏只存相公一人，並無兄弟；相公還須打點主意，決不可束手無策，坐以待斃。雲召道：夫人所言有理；待下官與衆將商議，然後舉行。遂打鼓升堂。三聲炮响，把門大開，衆將齊入參見，分立兩傍。雲召道：衆將在此，本帥有句話說，要與衆位將軍商議。衆將道：老爺吩咐，末將焉敢不遵？雲召道：我老爺太師在朝，官居僕射，又兼南征北討，平定中原；不想太子楊廣弑父篡位，與奸臣算計，要老太師草詔，頒行天下。老太師忠心不昧，極言直諫，楊廣反把老太師殺了，並家眷三百餘口，盡行斬首，言之真可痛心；今又差韓擒虎麻叔謀字文成都領兵前來拿我，我欲棄了南陽，身投別處，不知諸將意下如何？忽見總兵隊裏，閃出一員大將，複姓司馬，名超，身長八尺，青面紅鬚，使一柄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大叫道：主帥之言差矣！楊廣弑父篡位，人人所可誅；老太師盡忠被戮，理當不共戴天，奈何欲棄南陽，逃遁他方，而不念君父之仇乎？今末將願隨主帥，殺入長安，去了楊廣，別立新君：一則爲君，二則爲親，豈不是忠

孝兩全。雲召道：將軍赤心如此，不知衆將如何？只見統制班內閃出一員上將，姓焦，名芳，身高七尺，白面長鬚，使一桿長槍，上馬臨陣，無人抵敵。大聲說道：帥主不必費心，末將等願同主帥報仇。又見四營八哨，齊聲願隨報仇。雲召道：既然如此，明日下教場操演。衆將齊聲答應，得令！放炮三聲，掩門退堂。夫人接着，就問衆將之意，若何？雲召就把衆將之言，說了一遍。又道：本帥明日卽下教場，點齊衆將，分兵各處把守，調齊各處糧草，待擒了韓擒虎，然後殺上長安，與父報仇，豈不快哉？夫人道：相公主意不差！明日天明，衆將各各收拾兵器，盔甲馬匹，帶領管下軍馬，往教場伺候。雲召用了早膳，來到大堂，點齊二百名家將，出了轅門，來到教場。將台邊三聲炮响，雲召下馬，坐在虎皮交椅上。衆將進前參見，禮畢，站立兩傍。雲召傳令，着總兵官司馬超，領兵二萬，前去把守麒麟關；各處營寨，須要小心抵敵，不可有誤。司馬超得令，領了人馬，往麒麟關去了。雲召又著統制官焦芳，領令箭一枝，往各處催趲糧草，不可有誤。焦芳得令，領了令箭往各處去了。雲召吩咐大小將官，務要盔甲鮮明，各歸營寨，操演該營軍士，候本帥不日聽點。衆將得令，各歸營寨，操演軍士。伍保牽過馬匹，三聲炮响，雲召上馬，帶領家將，回轉帥府。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司馬超敗麻叔謀 伍雲召刺何總兵

再說齊國公韓擒虎，奉旨征討南陽，令麻叔謀領前隊先行，自領中軍在後，緩緩而行。却說韓擒虎因與伍建章有八拜之交，意欲使伍雲召知覺，逃往別處，故此令麻叔謀領前隊先行。那麻叔謀在路上，縱容士卒，擄掠百姓，姦人妻女，罪不可當。及至兵抵麒麟關，麻叔謀出馬觀看，只見總兵司馬超將關門緊閉，關上扯起兩面白旂，那旗上大書忠孝王與父報仇七個大字。麻叔謀看了，十分大怒，令軍士叩關下寨，說待我前去稟過元帥，再行定奪。軍士一聲答應，自己到軍中，見韓擒虎報道：小將領兵到麒麟關，那總兵司馬超，扶助反賊，把關緊閉，扯起旗號，上寫著忠孝王與父報仇。韓擒虎道：這厮反叛朝廷，殊爲無禮！吩咐三軍，拔營前去。衆軍得令，直至關下。韓擒虎道：那一位將軍前去討戰？有副先鋒雷明進前應道：末將願取此關。遂翻身上馬，手執方天畫戟，直至關下，大叫道：關上軍士，快報與守將知道，有本事的出來會戰。軍士飛報入府，說有一位隋將討戰。司馬超聞言，提刀上馬，領兵出關。雷明看見，大叫道：青面賊！你是何人？司馬超大喝道：吾乃伍元帥帳下總兵司馬超便是。雷明聽說大笑道：吾乃天朝大將，豈識你反臣賊子？拏戟便刺。司馬超舉刀相迎，不上幾個回合，雷明看司馬超這把大

刀神出鬼沒，自己招架不住，慌忙要走，被司馬超撇開畫戟，舉刀把雷明砍做兩段，敗兵逃走，飛報入營，說雷將軍被賊將殺了。韓擒虎大怒道：未曾破關，先斬一員大將，叫衆將官！那一位與我擒這賊來？閃過正先鋒麻叔謀道：小將愿往擒此反賊！遂提鎗上馬，來到關下，大叫道：反賊！你是朝廷命官，乃助這逆賊，有違天命，自取滅亡！如今趁早投降，饒你性命。司馬超大怒，喝道：放屁！上前把刀劈而劈來，麻叔謀將鎗架住，兩馬相交，鎗刀並舉，大戰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麻叔謀暗想：戰他不勝，必須回馬一鎗，方可取勝。他就把鎗虛幌一幌，分開大刀，拖鎗回馬而走，司馬超在後追趕。麻叔謀見他漸漸追近，就取刀在手，回馬一鎗。鎗還未起，司馬超把刀在後砍來。叔謀將身一閃，跌下馬來。衆將上前，救了叔謀。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叔謀回營來，見元帥道：小將出去，與那賊交戰四十回合，看他本事高強，意欲回馬鎗挑他，不料馬失前蹄，敗走回來，來見元帥，望乞恕罪。韓擒虎道：勝敗兵家常事，何足爲慮？但此關不破，此賊難擒。待本帥明日，自去擒他便了。及至次日，韓擒虎全裝披掛，直抵關前討戰。探子報入關中，司馬超聞報道：這老匹夫合常要死，待我出去斬了他。吩咐三軍，齊出會戰。那司馬超頂盔貫甲，當先出戰，欠身施禮道：老元帥！小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馬上打拱了。因司馬超昔日

在他麾下，做過指揮，知他本事；他十二歲打過老虎，十三歲出兵，曾破番兵數十萬；南征北討，至今年近七旬，鬚髮蒼白，不知會了多少英雄；後歸隋朝，封爲齊國公。當下見司馬超馬上欠身，口稱老元帥，忙答禮道：將軍少禮！本帥有句直言，不知肯容納否？司馬超道：元帥有何金言？自當洗耳。韓擒虎道：本帥奉旨南征，大兵六十萬，戰將千員，後將天保將軍宇文成都，不日就到。將軍退回關中，與伍雲召商議，早早打點。不然，打破南陽，玉石難分，悔之晚矣！韓擒虎心中不過要雲召逃走，不好明言，故此暗暗點醒；但司馬超是個莽夫，那裏聽得出這話？又且昨日勝了二將，今又欺其年老，卽大喝道：不必多言，看兵器罷！當頭一刀劈來。擒虎大怒道：這狗頭如此無禮！忙把刀架住。那司馬超雖勇，不是韓擒虎的對手。當時戰了七八個回合，被韓擒虎架開刀，一刀當頭砍下。可憐爲主忠心，不能成功，死于非命！兵士見主將已死，四散逃走。擒虎乘勢搶關，關內無主，開關投降。擒虎兵馬入關，點明戶口，盤算錢糧，養馬三日，就起兵直抵南陽，離城十里，安營下寨。探子飛報入南陽，見了雲召，把司馬超交戰始末，說了一遍；又說：今韓元帥乘勢起兵，直抵南陽來了，大老爺須速速打點迎敵。雲召聽說微笑道：自古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他人馬雖多，有何懼哉？遂傳令衆將，整頓盔甲，操演兵馬，預備交戰。

又見外面報進，起糧將軍焦芳繳令，雲召喚他進來。焦芳步進轅門，上堂參見。雲召叫聲免禮。焦芳道：末將奉令往新野縣，催攬糧米十萬斛，在城外渭河裏。雲召道：將軍路上辛苦，且回營安歇，再候本帥的令罷。焦芳拜謝，出了轅門，回營不表。且說擒虎升帳，衆將參見畢，就問道：那一位將軍前去擒拏反賊，閃過汜水關總兵何倫道：元帥！待小將去擒來。韓擒虎道：那反臣武藝高強，你須要小心前去。何倫道：元帥放心，末將此去拏伍雲召不來，誓不回營。卽提斧上馬，領兵近城討戰。城上軍士報至府中。雲召聞報，卽提鎗上馬，領兵出城迎敵，大叫道：來將何名？何倫喝道：反賊！你不認得我汜水關總兵何倫麼？你速速下馬受縛，免污我宣花斧。雲召大喝道：啐！你乃無名小卒，敢來說這大言？速速叫你韓擒虎出來會戰，不然先叫你這匹夫碎屍萬段。何倫大怒，舉起宣花斧，劈面砍來。雲召把鎗一架，叮嚀一响，何倫雙手麻酥，虎口振開，復一鎗，結果了性命！衆將上前圍住雲召。雲召一桿鎗，神出鬼沒，一連幾鎗，又挑死了隋朝十餘員將官，衆皆敗走。雲召又趁勢把三軍亂砍，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雲召得勝入城不表。且說那隋朝敗兵，報進營中，把戰敗事情說了一遍。擒虎聞報大驚，連忙出營，計點軍士，折了十餘員大將，兵卒一萬，馬三千匹，盔甲不計其數。韓擒虎大怒道：待本帥明日親自

臨戰，斬此匹夫，與何將軍報仇。到了次日，韓擒虎點齊三軍，正欲出戰，忽閃出正先鋒麻叔謀，上前道：元帥！今日待小將前去擒拏反賊，解上朝廷，何勞元帥親戰？擒虎道：既如此，將軍須要小心。叔謀應聲得令，回到營中，點齊衆將，吩咐三軍道：今日出陣，非比往常。令帳下四員猛將，領三千人馬，離營去五里地名長平岡，左右埋伏；又令四員心腹勇將，領三千人馬，離城三里埋伏。若我擒獲了反賊，你們殺入城中，捉他家小，奪取城池；若我敗了，你後面殺上，不可違令。各各領兵前去埋伏。麻叔謀又對護從猛將四員道：你四位將軍，乃是我親信之將，要曉得那反賊英雄蓋世，勇冠三軍。今日元帥要親自臨陣，我爲先鋒，焉敢退避？故此討下令來，與那反臣交戰。四位將軍俱要緊隨着我。我若勝了反賊，你們可幫助我擒他；若我殺敗了，你們速速上前擋住，盡力死戰。若拏住反賊，功勞是一樣的。四人應聲道：得令！麻叔謀點了四萬人馬，與四將齊出營門，來到城下，大叫：城上軍士，你可速報與反賊知道，你說：今日我先鋒親來，早早出來受縛，免我先鋒動手。軍士報入帥府，說：隋將麻叔謀在城外討戰。雲召道：殺不盡的狗頭，今日也來索死。遂執了長鎗，掛了寶劍，帶了兵士，上馬出城，來到戰場。麻叔謀提鎗上前，四員猛將隨列於後。雲召出馬罵道：殺不盡的狗頭，敢與無名之師，犯我南陽，快快

下馬受死，免累三軍作難。遂把鎗劈面刺來，叔謀舉鎗便迎。兩馬相交，雙鎗並舉，戰未三四回合，叔謀氣力不加大，大叫衆將上前抵敵。虛刺一鎗，大敗而走。雲召後面趕來，四將上前擋住。雲召獨戰四將，不上二三合，二將中鎗落馬而死；那二將見勢頭不好，正待要走，被雲召拔出青虹劍，俱斬落馬下。隋兵敗走，雲召追至長平岡，只見一聲炮响，閃出埋伏，四將領了三千人馬，攔住去路。後面那四員大將聽得炮聲喊响，連忙領兵從後殺來。雲召急引兵回時，韓擒虎又差二員大將：一員是陳州總兵吳烈，一員是曹州參將王明，各帶兵馬五千，四面圍住。雲召東衝西突，隋兵愈加衆多。雲召手執長鎗，殺上前面，四將來迎。雲召大喊一聲，竟衝四將。那四將抵敵不住，被雲召刺死三將；一將往前逃走，又被雲召一箭射死。前軍四散逃生，雲召從後追來。兩脇下伏兵齊起，吳烈、王明各執大刀，一齊殺來。雲召在中央獨戰二將，全無懼怯。不上四五個回合，吳烈中鎗落馬；王明要走，也被雲召一鎗結果了性命。軍士亂逃，被雲召把青虹劍亂砍，如砍瓜切菜一般。後面四將見隋兵大亂，欲待要走，又無退路，只得向前拚命殺上。雲召殺得性起，把青虹劍亂砍，不消半個時辰，四將皆喪在沙場。可憐麻叔謀帳下十二員將官，俱喪於伍雲召之手！只逃走了麻叔謀。那麻叔謀虧了四將擋住，雜入小軍中逃

脫，盔袍盡落，衣甲全無，急急然如喪家之狗，忙忙然如漏網之魚，逃到營中，來見擒虎，大叫：元帥不好了！擒虎抬頭一看，見叔謀盔甲全無，衣衫不整，垂着頭，拐着脚，好似落湯雞一般，忙問道：先鋒爲什麼這般光景？叔謀把交戰敗走的事情說了一遍。韓擒虎大怒道：我差二員大將前來接應，你怎麼不與反賊接戰，私下逃回？前日被司馬超殺敗，本帥念你初次，今又喪師誤國，軍法難逃，命左右與我綁去砍了！叔謀大叫饒命。左右不由分說，把叔謀綁出營門。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韓擒虎調兵二路 伍雲召被困南陽

當時左右把叔謀押出營門，叔謀大哭道：衆將快來救我！我必當犬馬相報。閃過中軍參謀包勿殺，上前稟道：未破南陽，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不如暫恕先鋒，待破了南陽，與反賊一併解上朝廷，候旨定奪。擒虎道：此言有理！即叫左右將叔謀免斬，發軍政司重打四十，後營管馬。左右答應一聲，就解往軍政司去發落了。忽見敗兵來報說：麻爺手下十二員大將，并總兵吳爺、參將王爺，俱被反賊殺了！擒虎聞言大怒道：反賊猖狂如此，待本帥自去擒他。就執刀上馬，帶了三軍，齊出營來不提。再說伍雲召殺死隋將二十餘員，士卒不計其數，當下殺出長平岡，只見探子報道：韓元帥大兵到了！伍雲召遂列

陣以待。只見韓擒虎當先出馬，雲召馬上欠身道：「老伯！小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馬上打躬了！」望元帥恕罪。擒虎答禮道：「賢姪少禮！老夫有一言相告，不知賢姪可容納否？」雲召道：「老伯有何見教？」小姪自當恭聽。擒虎道：「賢姪你世食隋祿，官居極品，乃不思報效，自立旗號稱王，你知忠孝二字之義否？」自古道：「君要臣死，不死非忠；父要子亡，不亡非孝。」又稱與父報仇，你仇在那裏？今老夫奉命征討，你又抗拒天兵，殺害朝廷大將，罪孽重大。况你南陽一郡之地，如何敵得天下之兵？不如歸降，待老夫回奏朝廷，赦你之罪，封你爲王。你意下如何？」雲召道：「我父親赤心爲國，並無過犯，老伯所知，不料楊廣殺父篡位，納娘爲后，古今罕有。我父親忠孝不昧，直言極諫，那楊廣反把我父親殺了，又把我一門三百餘口，盡行殺了；又煩老伯前來拿我。小姪該引頸受刑，奈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老伯請速回兵，待小姪不日殺上長安，除昏君，殺奸逆，復立東宮，以安天下。復立東宮謂之忠，除昏君報父仇謂之孝，豈不是忠孝兩全？」老伯請自詳察！擒虎大怒道：「反賊！我好意勸你，去邪歸正，你却又有許多支吾，遂舉起大刀，照頭劈去。雲召用鎗架住道：「老伯！念小姪有大仇在身，還求老伯憐恤。擒虎不聽，又一刀砍下。雲召又把鎗架住道：「老伯！我因你與我父有八拜之交，故此讓你兩刀，你可就此回去；不然，小姪要得罪。」

了！擒虎又是一刀砍下。雲召逼開刀，把鎗一刺，兩下大戰十餘合，擒虎看看抵敵不住，回馬就走。雲召拍馬趕來，擒虎不走自己營門，竟往山中而走。雲召看看趕上，擒虎看四處無人，住馬大叫道：賢姪休趕，老夫有言相告。雲召住馬道：你且講來。擒虎道：賢姪少年英雄，無人可敵，是未逢對手耳！後隊接應使宇文成都，好不利害！賢姪雖勇，恐非所敵。今老夫勸賢姪棄南陽，投往河北，暫且守候，想目下真主已出，隋朝氣數亦不久矣！然後自當報仇。賢姪意下如何？雲召道：老伯此言雖是，但我大仇在身，刻不容緩。宇文成都到來，有何懼哉？老伯請速回去，擒虎轉馬就走，叫道：賢姪！你仍舊追趕，以別嫌疑。雲召依然趕出山口。那隋朝衆將，看見大叫道：反賊！休傷我元帥！一齊進前擋住，保護擒虎回營。雲召也不追趕，收兵而去。擒虎入營，吩咐衆將，退回麒麟關札住。一面修表進朝求救，一面差官催救。應使宇文成都，速出討戰。又發令箭二枝：一枝去調臨潼關總兵尙司徒，一枝去調紅泥關新文禮。差官得令，各自分頭去了。伍雲召戰勝入城，到了私衙，夫人接住，就問交戰如何？雲召把殺敗擒虎之事，說了一遍。夫人大喜，即吩咐擺酒慶賀，按下不表。却說宇文成都糧已齊，來至麒麟關，聞元帥尙在關上，遂入關進營，參見元帥。擒虎道：將軍少禮！成都道：元帥起兵已及三月，因何還在這裏？擒虎

遂把兩次交戰，折了許多將士，細說一遍。成都大怒道：「那反賊如此猖狂，待小將明日出陣擒拿反賊，與諸將報仇。」言訖，辭別出營，令軍士將糧草上了倉廩，吩咐隨征將士，明日同進南陽，擒拏反叛。衆將得令，那宇文成都，身高一丈，腰大十圍，虎目龍眉，使一柄流金鎗，三百二十斤，隋朝第二條好漢。一日跟隨文帝到甘露寺行香，文帝見殿前有一鼎，是秦始皇鑄的，高有一丈，大有二抱，上寫重五千零四十八斤，遂謂成都道：「卿力能舉鼎，可將此鼎舉與朕看。」成都將袍脫下，兩手將鼎腳拿住，把身一低，托將起來，離地有三尺高，走了幾步，復置原處，神色不變。文帝大喜，封爲無敵大將軍。成都次日領兵下南陽，離城十五里安營。那探子飛報入城，雲召聞報，暗想：「宇文成都猛勇難當，必須預備保守城池。」就令伍保帶領三百名家將，到南山砍伐樹木，作備城上擋木。伍保得令前去，雲召又令焦芳帶令三千人馬，往弔橋守住，倘後隋兵追來，將弓箭齊射，不得有違。焦芳得令，自領人馬前去整備。雲召遂帶人馬出城，來到陣前，只見宇文成都大叫道：「反賊速來受縛，免我動手。」雲召大罵道：「奸賊！你通謀篡逆，死有餘辜，尙敢陣前大言，就把鎗劈面刺去。」成都大怒，把流金鎗一擋，叮噹一聲，雲召的馬倒退二步。成都又是一鎗，雲召把鎗架住，兩個戰了十餘合，雲召料難敵他，回馬便走。成都縱馬

追趕，看看相近，雲召回馬挺鎗，又戰了二十餘合，雲召氣力不加，虛刺一鎗，回馬又走，成都縱馬又趕，恰好伍保在南山砍樹，見前面有二將大戰，一將敗下來，伍保一看大驚道：這是我家老爺敗回，如今我手無寸鐵，如何是好？只見山邊一株大棗樹，用力一拔，拔起來，去了枝葉，拏在手中，趕下山來，大喝一聲道：勿傷我主！忙把棗樹照成都馬前劈頭一打，成都把鎗一擋，那馬也退三四步。當時成都算是第二條好漢，爲何倒退了三四步？只因這株棗樹大又大，長又長，伍保力氣又大，成都的兵器又短，所以倒退了！雲召看見是伍保，那伍保將樹又打去，成都把流金鎗往上一迎，將樹截做兩段。雲召在前面山岡，忙拔箭張弓，照成都射去，成都都不防暗箭，叫聲：呵呀！不好！一箭正中在手，回馬走了。伍保趕去，雲召叫聲：不要趕！伍保回步，同三百家丁上山抬樹木，回進南陽吊橋邊，焦芳接着，叫聲：主將得勝了！雲召道：若無伍保，幾乎性命不留。言訖，同衆回至轅門，分付衆將，緊閉四門，安排石砲擋木，堅守城池。衆將得令，前去整備不表。且說擒虎坐在營中，探子來報，說宇文老爺大敗回來，請元帥發兵相救。擒虎正要發兵，只見兵士報臨潼關總兵尙司徒到，紅泥關總兵新文禮，各帶雄兵在外候令。擒虎吩咐進來，二將進營參見，擒虎通二位將軍，可帶領本部人馬，前去助宇文將軍，同擒反賊。

二人應聲得令，各帶人馬，來到宇文成都營中。軍士報進，成都出營迎接。二將同進營中，三人相見禮畢，各敘寒溫。成都吩咐擺酒接風。次日軍士報元帥到了，三人出接。元帥進營下馬坐定，三人上前見禮。擒虎道：將軍少禮！我想反賊昨日出戰，見我兵強將勇，緊閉城門，不出相敵，如何是好？成都道：元帥放心，待小將打破城池，捉拿反賊便了！擒虎大喜，便同三將離營，來至城下，把城周圍細細看了一遍，就令尙司徒領本部人馬圍住南門，新文禮領本部人馬圍住北城，宇文成都領本部人馬圍住西城，各各不得縱放反賊。三將應聲得令，各上馬分頭前去。韓擒虎自領三軍圍住東城。那伍雲召坐在衙內，忽見軍士報韓擒虎調臨潼關總兵尙司徒，紅泥關總兵新文禮，與宇文成都將東西南北四城圍住，好不利害！雲召聞報，只得親督軍士巡守四城，安排火炮擋木弓矢。成都督兵攻城，城上砲石矢箭如雨下，折損了許多人馬，吩咐暫退三里，候元帥軍令施行。未知攻城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焦芳借兵陀羅寨 天錫救兄南陽城

再說南陽軍士見隋兵退去，忙入帥府報知。雲召聞報，便上城一看，果然退去有三里遠近。只是放心不下，早晚上城巡視數回，見隋營人馬如螻蟻之密；一到夜來，隋營燈

火照耀，猶如白晝，遂吩咐衆將，盡心把守。雲召下城，謂衆將道：「隋兵如此之多，衆將如此之勇，如何是好？」統制官焦芳上前道：「主帥勿憂，明日待小將同主帥，殺入隋營，斬其主帥，隋營兵將自然退去。」主帥意下如何？雲召道：「將軍有所不知，隋營將帥皆不足慮，惟有宇文成都是猛勇無敵，倘然出去，枉送性命！我有一個族弟，名喚伍天錫，身高一丈，腰大十圍，紅臉黃鬚，使一柄混金鎗，重有二百多斤，有萬夫不當之勇，他在河北陀羅寨落草，手下嘍囉數萬，若有人前去，請他領兵到此相助，方能敵得宇文成都之勇。」焦芳道：「既是主帥令弟將軍如此之勇，待末將往河北陀羅寨，請他領兵前來相助便了！」

卽時提鎗上馬出營，往河北城而來。行了一里，只見埋伏軍士，向前大叫道：「哇！反賊！你往那裏走？」焦芳不應，軍士一齊圍將攏來。焦芳大喝道：「來來！你們來一個，我殺一個。」軍士大怒，各執兵器前來。焦芳大怒，左手提刀，右手執鎗，鎗到處，人人皆死；刀着處，個個皆亡。焦芳殺出重圍，往前飛走。那敗軍將這事報進營中，新文禮聞報，提刀上馬，趕出營來。那焦芳已去遠了，只得回營，喚過隊長，喝道：「你怎麼不來早報於我？」拏去砍了，以警將來。此言不表。且說焦芳殺出重圍，渴飲飢飧，在路不分早夜，來到河北。焦芳道：「不知陀羅寨在那里？」一路地廣人稀，無從訪問。看看天色已晚，不免趨向前去。走不上

三里多路，只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前面一座高山，好不險峻！樹木森茂，山林嵯峨，猿啼虎嘯，澗水潺潺。焦芳不管好歹，只管策馬前行。忽聽得地鈴一响，早被絆馬索一絆，將焦芳連人帶馬，跌將下來。此時焦芳跌倒，忽然兩邊走出幾個嘍囉，把焦芳拏住縛了。嘍囉牽了馬，抬了鎗，將焦芳押過三四個山頭，見小崗下，一個大大的圍場，方圓數里；過了圍場，又見兩山相對，中間一座關柵，兩傍刀鎗密密，劍戟重重。嘍囉來到關前，叫道：開關。那關上嘍囉認得是自家的人，遂開了側首小關。嘍囉帶了焦芳，望內而走，過了三重柵門，來到聚義廳。廳上擺着虎皮交椅一張，案桌上點了兩枝畫燭。嘍囉把焦芳綁在將軍柱上，只見裏邊報出來道：大王出來了！嘍囉立在兩旁，大王出來，坐在交椅上，問道：你們今日出去打劫客商，有多少財物？嘍囉上前稟道：大王！今日小人下山，沒有客商經過，只拏得一個牛子，與大王醒酒。大王道：與我取來！嘍囉取水一盆，放在焦芳面前，手拏着刀，把焦芳胸前解開，取水向心中一噴。那心是熱血裏住的，必須用冷水噴開熱血，好取心肝來吃。焦芳見明亮一把刀，魂飛天外，大叫道：我焦芳橫死於此，亦無足惜，可恨誤了南陽伍老爺大事！那大王聽得，問道：那一個說南陽伍老爺？嘍囉道：這牛子口中說的。大王道：快與我把這牛子喚過來！嘍囉把焦芳開了綁，帶將

上來。那焦芳已嚇得半死。大王問道：你這牛子，怎麼說起南陽伍老爺？焦芳道：他是小將主帥，官受南陽侯，名喚伍雲召，他被隋將宇文成都圍住南陽，攻打城池，破在旦夕，差小將到河北陀羅寨那裏，求取救兵，不想遇着大王，乞大王放小將，救老爺城池。大王便立起來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焦芳道：小將是伍老爺帳下統制官，叫做焦芳。大王說：請起看坐。左右忙把交椅過來。焦芳坐定，抬頭一看，只見那大王身長一丈，紅臉黃鬚，因吃人心多了，連眼睛也是紅的。大王道：焦將軍，你說伍大王叫什麼名字？焦芳道：是主帥的兄弟，名喚伍天錫。大王道：俺就是伍天錫，這里就是陀羅寨，將軍受驚了！吩咐擺酒壓驚。伍天錫又問道：我雲召哥哥，不知爲了何事，被宇文成都圍了南陽，焦芳就把楊廣弑父，老太師受害的事，細說了一遍。天錫聞言大怒道：這昏君害我一家，我必把這昏君碎屍萬段，纔得出氣。既是奸臣之子，宇文成都這狗頭利害，待俺去擒來，作醒酒湯。當下兩人談論飲酒，直飲到天明，遂點了數千嘍囉，拔寨起行，往救南陽。衆頭目起程，伍天錫對衆頭目說：俺此去救了南陽，不日就要回來，你們與我把守山寨，各路須要小心，不得有違。頭目應聲得令。那伍天錫離了陀羅寨，曉夜行程。一日來到太行山，安營造飯，按下不表。單說金頂山中雄關海，坐在聚義廳，暗想：伍雲召哥哥，說

回轉南陽，伸奏朝廷，不日就有招安到了；爲何一去數月，並無音信？如今山寨人衆糧少，只得再劫客商，以備山寨之用。卽令頭目到各路打聽，來往客商有財帛的，盡行取來。頭目得令，帶領嘍囉，分頭下山，各路打聽不表。再說當時有一起京商，多是販珠寶金銀的，止有二十餘人，在路商議道：此地盜賊甚多，倘被他瞧見，性命難保，不如把這貨物，藏在身邊，各人身上換了破碎衣服，有人看見，只道我們是求乞的，便不來想了。衆客人都道：有理！各人換了衣服，藏了珠寶，在路緩緩而行。及行進太行山，被衆嘍囉望見，皆認爲乞丐，不去搶劫。內中一個頭目，打聽有大商下來，因說道：這班人必定是販珠寶的大商，故意扮作乞丐，以瞞我們；我們不可錯過。衆嘍囉聽說，就鳴鑼一聲，跳出數百餘人，手執短刀，大叫道：來的留下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衆客道：小人們是關中難民，要往南陽去求乞的，望大王方便。只見跳出兩個頭目，厲聲大叫道：你這班人，我們知道，你是販珠寶的大商，扮下來的，快快留下金寶，饒你性命；不然，照我斧頭罷！言訖，舉起斧頭砍來。衆客大喊，往前亂跑。嘍囉在後追趕。衆客看見前面一所大營，卽搶進營中跪稟道：小人是求乞的難民，後面大王追來捉拿，乞老爺救命！公侯萬代。但伍天錫正要拔營前去，見外面走進許多乞丐，哀求救命。天錫認以爲真，便叫往後營出

去。衆客叩謝，一齊往後營逃走不表。這時那追來的嘍囉，見衆客逃入營中，就上前問道：你們那裏人馬，在此扎營？那嘍囉答道：你這班瞎眼狗頭，豈不認得陀羅寨伍大王的營寨麼？嘍囉道：你不要開口就罵，兄弟們也是有名目的，乃是太行山雄大王的頭目；方才一班客商，入你營中，求伍大王發還與我，好回山繳令。陀羅寨的嘍囉笑道：原來是我同道中的朋友，待我進去稟大王，還你便了！言訖，進營稟道：啟大王，今有太行山雄大王頭目，追進一班客商，乞大王發放他去。伍天錫道：沒有什麼客商呀！想是這班破衣乞丐的；但我已放他往後營去了！你可去回復他，沒有客商進營。嘍囉答應，就這話出來回復。那頭目道：好奇怪！我方纔明明見這班客商，望你營中進去，說什麼沒有？想是汝家大王，要獨吞此寶貨了！嘍囉大怒道：你這不知方向的狗頭，有什麼方向什麼寶貨？你等不要在此妄想了！那頭目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跑回太行山，將這事報與雄闢海知道。闢海大怒，遂帶領嘍囉親身趕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伍雲召棄城敗走 勇朱燦殺退師徒

却說伍天錫見雄闢海的頭目去了，遂拔營前行。行未至一里，忽見後面有人趕來，飛馬趕來道：伍大王人馬慢行！雄大王趕來，要討客商寶貨，望乞發還！嘍囉聽了，遂將這

話報與伍大王知道。天錫聞言，令嘍囉擺開兵馬，以待闖海。闖海望見，便叫嘍囉扎住人馬，列兵相持，遂縱馬出陣。伍天錫問道：「雄大王久不相會了！今日台駕前來，有何話說？」雄闖海道：「俺因嘍囉打聽得山南有一班客商下來，是我們的衣食，故今嘍囉上前攔阻，要刦他寶物；不想客商逃進大王營中，不見出來，頭目討取不還，故此咱自來，要大王還這班客商。」伍天錫道：「俺從沒有見什麼客商進營；若果有客商，自然送還大王。」大王若不信，請大王進營一搜，就明白了。」雄闖海道：「豈敢！咱與大王是同道中人，這一起客商的金銀寶物，拿出來對分罷了！」伍天錫道：「那裏有什麼寶貨？俺也不管；俺有正事在身，也不與你講，各自走罷！」闖海大怒道：「我們的衣食，被你奪去；若不拏出來對分，你也去不得！」天錫怒道：「放屁！你敢阻我們的去路麼？」闖海道：「不分我與你戰三百合，說罷，雙斧掄起，劈面砍來。」天錫將混金鎗擋住，只見兩人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安營造飯。次日，又戰到二百餘合，不分高下，各自鳴金，回營安歇。自此兩人直殺到半月，不肯住手，此話不表。再說南陽伍雲召，一日，同衆將上城觀看，見隋營將士十分兇勇，雲梯火礮，弓箭紛紛，打上城來，喊叫不絕，炮响連天，把城池圍得如鐵桶一般。雲召看了，無計可施，想此城池料難保守，只得退下城來，回至私衙。夫人問

道：相公大事如何？雲召道：「夫人不好了！隋兵四面圍住，前日下官差焦芳往陀羅寨，請兄弟伍天錫前來相助，不料去了兩月，並無音信。如今城中糧少，又無救兵，如何是好？」夫人道：「爲今之計，相公主意若何？」雲召長嘆一聲道：「夫人哪！有三件事，我放心不下！夫人道：是那三件事，不能放心？」雲召道：「第一件父仇未報；第二件夫人年輕，出怪醜，行路不便；第三件孩兒年幼，無人撫養。爲這三件，實難放心。夫人道：「要報父母之仇，那裏管得許多？正在談論，只聽得炮响連天，喊聲振地，軍士報進道：「老爺不好了！宇文成都，他已打破西城。雲召聞言，面皮失色，分付軍士再去打探，就叫夫人呵！快些上馬，待下官保你殺出重圍，投往別處，再圖報仇。夫人意下如何？」夫人道：「言之有理！你抱了孩兒，待妾望裏面收拾，同你逃走便了！就將孩兒遞與雲召，往內而去。誰知一去竟不回來？」雲召走進一看，並不見夫人的影響，連叫數聲，又不答應。忽聽得井中咚咚响，雲召往井邊一看，說道：「不好了！夫人投井死了！只見井中水面上，一雙小脚一蹬，一連幾個小泡不見了。雲召扳井大哭道：「夫人呀！你因家亡，投井身死，深爲可憐！叫哭幾響，將井邊一堵花牆，推倒掩了那井。忙走出來，把戰袍解開，將孩兒放在懷中，把束袍帶收緊了。又到井邊跪下道：「夫人！你陰魂保佑孩兒，下官去了！拜了幾拜，就走出堂。只見衆將

大叫主帥怎麼處。雲召吩咐伍保汝往西城擋住宇文成都。伍保得令，手拿二百四十斤一柄鐵鎚，擋住西城。只見多少人馬擁入城來，伍保把鐵鎚亂打。那伍保只有膂力，不會武藝，見人也是一鎚，見馬也是一鎚，一路把鎚打去，只見人亡馬倒，無人可敵。忙報宇文成都飛馬進前，正遇伍保。伍保拿了鐵鎚劈面打來，宇文成都把流金鎗一迎。這鐵鎚倒轉來，把伍保自己的頭打碎了，身子望後跌倒。成都令軍士將伍保斬首號令。那伍雲召殺出南門，被臨潼關總兵尚司徒攔住，雲召無心戀戰，提鎗撞奪而走。尚司徒拍馬追趕，說：反賊那裏走？照後背一鎗刺來。雲召忙回馬，也是一鎗刺去。大戰八九合，尚司徒那裏戰得過，竟敗下來。雲召不趕，回馬往前走，那尚司徒又趕上來。這伍雲召的馬是追風千里馬，尚司徒如何趕得上？但這尚司徒的馬名曰呼雷豹，其走如飛，更快於千里馬，而且那馬頭上有一宗黃毛；若與人交戰，把手將那毛一提，那馬大叫一聲，別的馬聽了，就驚得屎屁直流，把坐上將軍顛下馬來，性命不保。就是那尚司徒這杆鎗，名曰提爐鎗，好不利害。若撞着身上，見血就不活了。所以雲召見尚司徒追來，將走不脫，只得復又回馬再戰五六回合。尚司徒到底見不過，只得將馬頭這宗毛一拔，那呼雷豹嘶叫一聲，口中吐出異煙。只見雲召坐的追風馬，也是一叫，倒退了。

十餘步，把屁股一蹲，尿屁直流，幾乎把雲召跌下來。雲召心內慌忙，將手中鎗往地下一拄，連打幾個旺壯，那馬就立定了。尙司徒見他不跌下來，又把馬頭上毛一拔。那馬又嘶叫一聲，口中又吐一口黑烟，往雲召的馬一噴。那追風馬驚叫起來，把頭一登，前蹄一仰，後蹄一蹲，把雲召翻跌下來。尙司徒把鎗刺去，只見前面一個人，頭戴毡帽，身穿青衫，面如黑漆，眼似銅鈴，一部虬鬚，手執青龍偃月刀，照尙司徒對面砍來。尙司徒大驚，說：「不好了！周倉來了！回馬就走。」那黑面大漢要趕去。雲召大叫道：「好漢不要趕去！那人聽得，回身轉來，放下大刀，望雲召便拜。雲召答禮，請問姓名。那漢道：「恩公聽稟，小人姓朱名燦，住居南莊，我哥哥犯事在獄，多蒙老爺釋放，此恩未報。小人方在山打柴，見老爺與尙司徒交戰，小人正要相助，因手無寸鐵，只得關王廟中，借周將軍手中執的這把大刀來用用。」雲召喜道：「關王廟在那望？」朱燦道：「在前面半山中，如此同我前去。」朱燦道：「當得！」就引雲召來到廟中，向關王下拜，祝道：「先朝忠義神聖，保佑弟子無災無難。」伍雲召前往河北借兵復仇，回來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祝罷，對朱燦道：「恩人，我有一言，未知肯納容否？」朱燦道：「有何見諭，無不允從。」雲召把前胸解開，取出公子，放在地下，說道：「恩人，我有大仇在身，往河北存亡未卜，伍氏只有這點骨血，今交托恩人撫養，」

以存伍氏一脈，恩德無窮；倘有不測，各從天命，便跪下道：「恩人念此子無母之兒，寄托照管。朱燦也跪下道：「恩公請起！承蒙見托公子，小人自當撫養。就把公子抱過，問道：「公子叫什麼名字？日後好相認。」雲召道：「今日登山，在廟內寄子，名字就叫伍登罷。」二人廟中分別。朱燦將刀原放在周將軍手內，將公子抱出廟門，說道：「老爺前途保重！後會有期，小人去了！未知雲召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韓擒虎收兵覆旨 程咬金逢赦回家

雲召別了朱燦，提鎗上馬，匆匆行去；行到太行山，忽聽金鼓之聲，喊殺連天，暗想：「此地怎麼有兵馬在此廝殺？」遂走至山頂上，往下一看，叫聲不好了！這兩個都是我兄弟，怎麼在此廝殺？」即把馬跑下山來，那兩人正在殺得高興，只見山上走下一個人來，伍天錫認得是雲召，便叫道：「哥哥快來幫我！」雄關海也認得是雲召，也叫道：「哥哥快來幫我！」雲召道：「二位兄弟不要戰了！都是一家人，快下馬來，我要問你。」二人聽了，下馬。天錫問道：「二哥哥爲何認得他？」雲召道：「他是我結拜的弟兄，就把前日金頂打獵，遇見他的因原，說了一遍，故此與他結義。」雄關海也問道：「哥哥爲何認得他？」雲召道：「他是我的堂弟伍天錫。」二人聽了，一齊大笑道：「得罪！」關海遂請雲召、天錫到山寨去坐坐，二人應允各

自上馬，帶了兩寨嘍囉，到聚義廳下馬坐定。闊海分付擺酒接風。就問雲召道：前日哥哥說回轉南陽上表，奏過朝廷，不日就有招安；爲何一去，將及半年，尙未見到？雲召道：一言難盡！就把父母受害，滿門被斬，以及城陷，妻子離散，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下如雨。闊海大怒道：哥哥請免悲傷，待我起兵前去，與兄取復南陽，以報此仇。天錫大怒道：前日哥哥差焦芳來取救兵，兄弟隨卽起兵，被這黑賊阻住廝殺，誤我大事，致哥哥城破，嫂嫂身亡，我好恨也！闊海道：你休埋怨我，前日相會你，就該對我說明，我也不與你交戰。這許多日子了！自然同你領兵前去，救哥哥擒拿宇文成都，豈不快哉？如今埋怨也遲了！雲召道：二位兄弟不必爭論，也是我命該如此，說也枉然了！只見嘍囉來報道：筵席完備。闊海就請二人入席，嘍囉送酒。三人輪盃把盞，雲召愁容滿面，喫不下咽。闊海道：哥哥不必心焦，待兄弟與天錫哥哥，明日幫助大兄，殺到南陽，斬了宇文成都，復取城池。天錫道：雄大兄說得有理，明日就起程便了！雲召搖手道：二位兄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日我鎮守南陽，有勇兵十萬，戰將百員，尙不能保守；今兵將全無，二弟雖勇，若要恢復南陽，豈不難哉？明日我往河北，投奔那壽州王李子通處，他永鎮河北，兵精糧足，自立旗號，不服隋朝所管，又與我姑表至親。我去借兵復仇，二位兄弟，各守本

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待二兄借得兵來，與二位兄弟報仇。受了關海苦勸，雲召只是不聽。關海道：「既是大哥要往河北去，不知幾時方可起兵？」雲召道：「這也論不定日期，大約一二年間耳。」關海道：「兄弟在此等候，便了。」雲召道：「多謝賢弟。」到了次日，雲召辭別起身。天錫隨行，關海送出關外，兩人分手。行到陀羅寨，焦芳接着天錫，就請雲召到山中歇馬，設筵款待，極其豐盛。次日，雲召將行，吩咐焦芳且在山中操演人馬。一二年一同起兵報仇，說罷，與天錫分別取路而去。却說李子通坐鎮壽州，掌管河北等處，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各處關寨，遣將把守。因此隋文帝封他爲壽州王，稱爲千歲。一日早朝，文武兩班朝參畢，只見朝門外報進來說：「外面有一大將，匹馬單鎗，口稱南陽侯伍雲召，特來求見。」李千歲聞報大喜道：「原來我表弟到此，快宣進來。」手下領旨出，宣進雲召，去到殿上。雲召口稱千歲，末將南陽侯伍雲召參見。李千歲叫左右扶起，問道：「表弟，你鎮守南陽，爲何到此？」雲召把父親被害，成都打破南陽之事，說了一遍。言訖，放聲大哭。李千歲道：「你遭此大變，深爲可嘆。待孤家與你報仇，便了。」雲召叩謝。軍師高大材奏道：「大王正缺元帥，伍老爺今來相投，可當此任。」李千歲大喜，卽封雲召爲大元帥，掌管河北各路兵將。伍雲召拜謝，此話不表。再說宇文成都打破西城，殺進帥府，聞說反賊逃出。

南城走了；不多時軍士來見，主帥逃走，軍中無主，遂開城投降。韓擒虎、新文禮俱進帥府，獨不見尙司徒。擒虎問道：「如今反賊那裏去了？」成都道：「末將破城之時，他已開南門逃走；末將想南城有尙司徒把守，必被遭擒，須臾尙司徒進帥府參見元帥，擒虎問道：『反臣拿住了麼？』尙司徒道：『不曾拿得。』就把追趕的事情，併周倉將軍顯聖說了一遍。擒虎道：『原來雲召大數未絕，故有神明相助。』遂差官查盤倉庫，點明戶口，養馬五日，放炮回兵。成都稟道：『元帥那麻叔謀雖然失幾有罪，但他非反賊對手，乞元帥開莫大之恩，釋他之罪。』韓擒虎聽了，就令麻叔謀仍領先鋒之職。叔謀得放，卽來叩謝。擒虎吩咐司徒回潼關把守。文禮回紅泥關把守。二將得令，各帶本部人馬回去。韓擒虎要官把守南陽，不許殘害百姓，遂班師回朝。軍馬浩蕩，旌旗遮道，正是鞭敲金鐙响，人唱凱歌回。行到長安城外，擒虎令三軍扎住教場，又自同宇文成都、麻叔謀三人進城。來到朝門時，煬帝尙未退朝，黃門官啟奏：『韓擒虎得勝班師回朝，門外候旨。』煬帝命宣進來。韓擒虎等進殿，俯伏三呼萬歲。將平南陽表章上達，煬帝展開一看，龍顏大悅，封韓擒虎爲平南王；宇文成都爲平南侯，麻叔謀爲都總管；其餘將士各皆封賞，設太平宴，賜文武羣臣。又出赦書，頒行天下，除犯十惡大罪，謀反、叛逆，不赦；其餘流徒、笞杖等，不論已

結證未結證，已發覺未發覺，俱皆赦免。赦書一出，放出一個橫蟲來，乃是賣鹽浪漢，十分闊禍。那人身長力大，因賣私鹽，打死巡捕官，問官可憐他是個好漢，問成流徒，監在牢內，得此赦書一到，却赦了出來。此人居住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一個鄉村，名喚斑鳩店，姓程，名咬金，字知節，身長八尺，虎體龍腰，面如青泥，髮似珠砂，勇力過人。父親喚程有德，早喪，母親程太太，與人做些生活，苦守着他七歲上，與秦叔寶同學讀書，到大來却一字不識。後來即各自分散，因有幾個無賴，合他去賣私鹽。他動不動與人厮打，個個怕他，都喚他做程老虎。不料一日撞着一班鹽捕，相打起來。咬金性發，把一個巡鹽捕快打死。官府差人拏捉兇身，咬金恐連累別人，自己挺身到官，認了兇身，問成大罪。問官憐他是個直性漢子，緩決在獄，已經三年。時逢煬帝登基，他也在赦內。一日監門大開，犯人紛紛出去，獨程咬金呆呆坐着，身也不動。禁子道：程大爺，朝廷大赦，罪人都已走盡了，你却賴在此怎的？咬金聽見賴在此三字，就起風波，大怒起來，趕上前伸開五指打去。衆牢頭曉得他的利害，俱來勸解。咬金道：入娘的賊！你要我出去，須請我喫酒；喫得醉飽，方肯干休。那幾個老成的牢頭，知打他不得，就沽些酒來，買了些肉，請他喫，算賠罪的。那咬金正在飢渴，拿這酒肉，就喫個風捲殘雲，立起身來道：酒已喫完，俺

要去了！但咱的毡子都出來，怎好外邊去見人？你們可有衣帽拿來，借我穿穿？禁子道：這是難題目了！我們只有隨身的衣服，日日當差，那裏有得空呢？咬金聽說沒有，紅着眼只是要打。禁子無奈，說道：只有孝衣一件，是白布道袍，一頂孝帽，是麻布頭巾，是閒着的。程爺若不嫌棄，我們就拿來。咬金道：如今這也不管，你可拿出來！禁子就拿了孝衣孝帽，遞與咬金。咬金接來，就穿帶起來，跑出監門，記念母親，急急向西門而去。未知咬金回家見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說唐前傳卷二

第二十一回 俊達有心結勇漢 咬金不意得金盔

程咬金回到家，程母認是咬金。母子抱頭大哭一場。然後程母說道：兒阿！自從你打死捕人，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三年，我做娘的十分苦楚，欲要來看看你，那牢頭禁子如狼似虎，沒有銀錢把他，那肯放我進監，因此做娘的日不能安，夜不能睡，逐日與人做些針指，方得度命。如今不知我兒因何得放回家？咬金道：母親的苦楚，孩兒也盡知道。如今換了皇帝，大赦天下，不管大小罪犯，一齊赦了，故此孩兒遇赦回來。程母聞言大喜。咬金道：母親我餓得很了，有飯拿來我喫。程母道：說也可憐！自從你入牢之後，做娘的指頭上做來，每日只喫得三頓粥，口內省下，餘有五升米，在牀下小缸內，你自己取出來，煮飯喫罷！咬金聽說，就把米取出來洗好了，放在釜裏煮飯，等得熟了，喫一個不住。掃倉罄盡，還只得半飽。程母道：看你如此喫法，若不掙得銀錢，如何過得日子？咬金道：母親這不難，快些拿銀子出來，待我再去販私鹽，就有飯喫了！程母道：我那裏有銀子？就是銅錢也沒有，你不要想差了！咬金道：既沒有銀子，當頭是有的，快拿出來，待

孩兒去當來做本錢。程母道：我有一條舊布裙子，你拿去當幾十個錢，不要販私鹽，買些竹子回來，待我做幾個柴扒拿去買賣，也可將就度日。咬金道：母親說得是！當下程母取出裙子，咬金接了，出門竟奔斑鳩店鎮上來。那市上的人，見了都喫驚道：不好了！這個大蟲又出來了！有受過他氣的，連忙閉門不出。咬金來到當舖，大叫道：當銀子的來了！走開！走開！把那些贖當的人，一齊推開，都跌在兩邊。他便將這條布裙望櫃上一拋。把手一搭，騰的跳上櫃台坐了，大喝道：快當與我！當內大小朝奉，齊喫了一驚。內中一個認得他是程老虎，連忙說道：阿呀！我道是誰，原來是程大爺！恭喜！恭喜！遇赦出來了！小可尙未來作賀，不知程大爺要當多少？咬金道：要當一兩銀子！朝奉連忙打開一看，却是一條布裙，又是舊的；若是新的，所值有限，那裏當得一兩銀子？心中想道：不當與他，打起來非同小可；若當了他，今日也來，明日也來，我如何使得到不如做個人情罷！主意已定，就將一兩銀子，雙手送過來說道：程大爺，恭喜出來，小可不曾奉賀，今有白銀一兩，送與程大爺作賀禮，裙子斷不敢收。咬金笑道：你這人到也知趣！接了銀子，拿了布裙，跳下櫃來，也不作謝，竟出當門，到竹行內來。那開行的，向日曾與咬金賭錢，被咬金所打，名喚王小二，正立在門首，觀看遠近，望見咬金走來，連忙背轉身，朝裏面

看假意說道：你們這班人，喫了飯不要做生活，把這些竹子放齊了。話還未完，咬金一見，奔至後邊，登的一腿，將王小二跌倒。王小二連忙爬起來，說道：是那個爲甚的跌我一交？咬金又打了一掌，罵道：好個賊！你不識得我程大爺麼？快把幾十枝竹子與我，我便饒你。王小二道：我怎麼不認識得你？實是方纔不曾見你，你休冤屈了人。白白踢我一交，打我一掌，要竹子自去拿便了！你拿得動，拿兩排去。咬金笑道：你這入娘賊，欺我程大爺，拿不動麼？竟叫我拿兩排去！我就拿兩排與你看。當下咬金將銀子含在口內，布裙拴在腰間，走至河邊，把一排竹子一提，將索子背在肩上，又提了一排，雙手拿住，飛跑去了。驚得王小二目定口呆，眼巴巴看他把三十枝毛竹拖去了；又不敢上前扯住他，只得忍耐。且說程咬金拽了這三排毛竹，奔至自家門首放下，口中取出銀子來，擲在手內。程母看見，又驚又喜，說我兒！這許多竹子，又有銀子，是那裏的？咬金道：孩兒拿了裙子到當舖去當，那朝奉是認得的，道我遇赦放出，送我一兩銀子作賀，不收當頭。這竹子是一個朋友，送與我做本錢的。程母聞言大喜道：你今再去買一把小竹刀來，待我連夜做些柴扒起來，明日清早，好與你拿到市上去賣。咬金卽將這一兩銀子去買一把刀，一担柴，幾斗米，買了些肉，沽了些酒，回到家中，燒煮起來，喫個醉飽。程母

削起竹來，叫咬金去睡。咬金道：母親辛苦！孩兒怎能睡得？陪母親直到四更，做成了十個柴扒，方纔去睡。未到天明，程母起來，煮好了飯，叫咬金起來喫了。咬金問道：母親！這一個柴扒，要賣多少價錢？一個程母道：每個扒要討五分，三分就好賣了！咬金答應，背了柴扒，一直往市鎮上來。到了市中，兩邊開店的人見了他，都收店關門。咬金放下扒兒，等人來買。不想鎮上這些人，都知道他利害，誰敢來買？就要買的，看見他也躲避開去。咬金直等到下午，不見人來買，心下一想，要等一個體面人來，扯住他買，不怕他不買。主意已定，又等了一回，再不見個人影；肚中飢餓，思道：且去酒店內，喫他一頓，再作計較。背了柴扒，要往酒店裏去。衆店看見，各各緊閉。直到市稍盡頭，却有一所村酒店。原來那店中老兒老婆兩個，是別處新移來居住的，他們那裏知道。一見咬金走進店來，便問道：客人要喫酒麼？咬金道：是放下柴扒，向一處坐頭坐了。那婆子連忙暖起酒來，老兒切了一盤牛肉，并碗筋拿到咬金面前。婆子送酒過來，咬金放開大嘴，只顧喫。不一時把一壺酒，一盤肉，喫得罄空，抹抹嘴，取了柴扒，望外便走。老兒道：官人喫了酒，酒錢呢？咬金道：今日不曾帶來，明日還你罷！望外就走。老兒趕出來，一聲喊，一把扯住，將他舊布衫扯破，咬金大怒，拋下柴扒，回身打下一掌，把老兒打得一個發昏，跌入店裏。

去。那老婆大聲叫屈，惹得咬金性發，蹬地一脚，把鍋灶跌翻，雙手一掀，把架上碗盞物件，一齊打碎。老兒老婆見不是路，奔上樓去，把樓梯扯了上去，大叫地方救命。此時外邊的人，見是程咬金殺潑，誰敢上前來勸。咬金把店中棹凳，打個罄盡，喝一聲：「入娘賊！你不下來，我把這間牢房打坍，不怕你不下來。」蹬的一脚，踢在中央柱上，把房子震得亂動。老兒老婆在樓上嚇慌，大叫：「爺爺救命！正打之間，忽見一個大漢，分開旁觀衆人，趕入門內，叫一聲：『好漢息怒！有話好好的說，不必動手。』」咬金回身一看，見這個人身長一丈，面如滿月，目若寒星，海下微有髭鬚，頭帶線紮巾，身穿綠戰袍，像是個好漢。便說道：「若非老兒解勸，我就打死了這入娘賊，方肯干休！」那人叫老兒老婆放了扶梯下來，陪咬金罪，又叫家丁取十兩銀子與了他，就對咬金道：「請仁兄到敝莊上，可另有話說。」言訖，就挽咬金的手要走。咬金道：「我還有十個柴扒拿了去。」那人道：「賞了這老兒罷！」咬金道：「便宜他了！」二人挽手，出了店門，行到莊上，只見四下裏人家稀少，團團都是峻嶺高山，樹木蘗茂。入得莊門，到了堂上，那人吩咐家下，請好漢用香湯沐浴，換了衣巾，進堂來見禮，又吩咐擺酒。不多時，咬金換了衣冠，整整齊齊，來至中堂見禮，分賓主坐。那人問道：「不知長兄尊姓大名？家住何處？府中還有何人？」咬金道：「小可姓程，名咬金，諱知。」

節，斑鳩鎮人自幼喪父，只有老母在堂。請問仁兄高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尤名通，字俊達，祖居此地，向來出外，以賣珠寶爲業。近因年荒世亂，賊盜頻多，難以行動。今見長兄如此英雄，意欲合兄做個夥計，去買珠寶，不知兄意下如何？咬金聞言，起身就走。尤俊達忙扯住道：兄爲何不言就走？咬金道：你真個是癡子；我是賣柴扒的，那裏有本錢與你合夥計？出賣珠寶？俊達笑道：小弟不是要你出本錢，只要你出身力。咬金道：怎麼出身力？俊達道：小弟出了本錢多少，只要兄同出去，一路上恐有歹人行劫，不過要兄護持，不致失誤；買了珠寶回來，除本分利，這個就是合夥計了！咬金道：原來如此！這也使得；只是我母親獨自在家，如何是好？俊達道：這個不難；兄今日回去，與令堂說明，明日請來做莊，同住如何？咬金聽說大喜道：如此甚妙，這夥計便合得成了！說話之間，酒席完備，二人開懷暢飲。直喫到月上，咬金忙說要行；俊達叮嚀不可失信，叫兩個家丁取了幾件衣服首飾，抬一棹酒，送咬金回去。俊達送出莊門，咬金作別，同兩個家丁來到家裏。程母看見咬金滿身華麗，慌忙便問咬金告知其故。程母大喜，家丁搬入酒肴，送上衣飾，竟自去了。母子二人，喫了酒肴，安睡一夜。次日天明，尤俊達着家丁轎馬到門相請。程母把門鎖好，遂上轎，咬金上馬，一齊奔到武南莊來。俊達出門相接，咬金下

馬挽手入莊。俊達妻子出來迎接。程母進入內堂。見禮一番。內外飲酒。酒至數杯。俊達道：如今同出去做生意，不久就要起身，只是一路賊盜甚多，要學些武藝纔好。未知兄會使何等兵器？咬金道：小弟不會使什麼兵器；往常劈柴的事，卽就把斧頭來舞舞弄弄，所以會使斧頭。俊達聞言，就叫家丁取出一柄八卦宣化斧，重六十四斤，拿到面前。咬金接斧在手，就要舞弄。俊達道：待我教兄斧法。就叫家丁收過酒肴，把斧拿在手中，一路路的從頭使起，教導咬金。不料咬金心性不通，學了第三路，忘記第二路；學了第二路，又忘記第一路。當日教到更深，一路也不會使。俊達無法，叫聲住著，喫了夜飯睡。明日再教。二人同喫酒飯。喫罷，俊達喚家丁，同咬金在側廳耳房歇了，自己入內去睡。且說咬金方纔合眼，只見一陣香風過去，來了一個老人，叫一聲：聞土星官快起來！我教你的斧法；你這一柄斧頭，後來保真主定天下，取將封侯，一生富貴。咬金看那老人舉斧在手，一路路使開，把六十四路斧法教會了；叫一聲：聞土星官保重！我也去！說罷，那老人忽然不見。咬金大叫一聲：有趣！醒將轉來，却是南柯一夢。叫聲：且住，待我演習，不要忘記了！只是沒有馬騎，使來不甚威武。想了半晌，忽說道：馬如沒了，何不將廳上一條板凳，當作了馬騎？坐了跑起來，自然一樣的。遂爬起來，開了門，走至廳上，取一條

索子，一頭縛在板凳上，一頭縛在自頸上，騎了板凳，雙手掄斧，滿廳亂跑，使將起來。只是這廳上用地板鋪滿的；他騎了板凳，使了斧頭，震動一片响聲，尤俊達在內驚醒，不知外邊什麼响，連忙起來，走至廳後門縫裏一覷；只見月光照人，如同白晝，見咬金在那裏舞斧頭，甚是奇妙，比日間教不會的時節，大不相同；心中大喜，遂走出來大叫道：好阿！這一聲竟衝破了他，只學得三十六路，後邊的路數，就忘記了。俊達道：有這斧法，爲何日間假推不會咬金聽說，就裝體面說起搗鬼的大話來了，呵呵大喜道：我方纔日裏是騙你，難道我這樣一個人，這幾路斧頭不會使的麼？俊達道：原來如此！我兄既然明白，連這下面幾路斧頭，索性一發使完了，與我看看如何？咬金道：你若看我這幾路斧使來，可牽出馬來，待我試他一試看。俊達叫家丁到後槽，牽出一匹鐵腳棗騮馬來。咬金抬頭一看，見是一匹寶駒，自頭至尾，有一丈長，背高八尺，四足如墨，滿身毛片兼花。那匹馬却也作怪，見了咬金如遇故主一般，擺尾搖頭，大聲嘶吼。咬金大喜道：且把他牽過一邊，拿酒來喫；等到天明，騎馬演幾路斧頭便了！家丁擺下酒肴，二人喫到天色微明，咬金起身，牽馬出莊，翻身上馬，加上兩鞭；那馬一聲嘶吼，四足登開，望前就跑，頓如雲霧一般，十分迅速，耳內只聞風雨之聲。頃刻之間，跑上數十餘里，到了一座

土山忽見亂草中，跳出一隻兔，向馬前一撲，回身便走。咬金大怒，拍馬趕來，那兔兒轉過了山灣，向一個石壁內鑽了進去。咬金下馬，上前一看，原來石壁上有一個大洞，忙伸手向洞中一摸，却摸着一件東西，扯出來一看，是一個黃包袱，打開一看，是一頂鐵鎗盔，一付鐵葉黃花甲，心中奇異，忙將鐵盔戴在頭上，鐵甲披在身上，正好合式，咬金大喜，上馬回莊。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衆捕人相舉叔寶 小孟嘗私入登州

咬金回到莊上，下馬入廳，細言其事。俊達大喜，道：「事已停妥，明日就要動身，今日與你結爲兄弟，後日無憂無慮。」咬金道：「說得有理，就供香案，二人約爲生死之交。」咬金少二歲，拜俊達爲兄；俊達請程母出來，拜爲伯母；咬金請俊達妻子出來，拜爲嫂嫂。大設酒席，直喫到晚，各自睡了。次日起來，喫過早茶，咬金道：「好動身了！」俊達道：「尙早哩！且到晚上動身。」咬金問其何故？俊達道：「如今盜賊甚多，我賣的原是珠寶，日裏出門，豈不招人耳目？故此到晚，方可出門。」咬金道：「原來如此！」二人到晚，喫了酒飯，俊達令家丁把六乘車子，上下蓋好，叫聲兄弟！快些披掛好，上馬走路。咬金笑道：「我又不去打仗上陣，爲何又披掛？」俊達道：「兄弟，又不在行了！黑夜行路，最防盜賊，自然要披掛了去。」咬金聽了，同

俊達一齊披掛上馬，押著車子從後門而去。走了半個更次，來到一個去處，地名長葉林。望見號燈有數百盞，又有百餘人，各執兵器，齊跪在地下，大聲道：「大小嘍囉迎接大王！」咬金大叫道：「不好了！响馬來了！」俊達連忙說道：「不瞞兄弟說，這班不是响馬，都是我手下的人。愚兄向來在這個所在行劫，近來許久不做，如今特請兄弟來做夥計。若能取得一宗大財物，我和你一世受用。」咬金聽罷，把舌頭一伸道：「你原來是做強盜，騙我要做生意。這強盜可是做得的麼？」俊達道：「兄弟不妨！你是頭一遭，就做出事來了，是初犯罪，可免的。」咬金道：「原來做强盜，頭一次不妨得麼？」俊達道：「不妨得。」咬金道：「也罷！我就做一遭便了！」俊達大喜，帶了嘍囉，一齊上山。那山上原有廳堂舍宇，二人入廳坐下，衆嘍囉參見畢，分列兩邊。俊達叫道：「兄弟，你要討帳，要觀風？」咬金想道：「討帳一定是殺人劫財，觀風一定是坐着觀看。」遂應道：「我去觀風罷！」俊達道：「既如此，要帶多少人去行劫？」咬金道：「我是觀風，爲何叫我去行劫？」俊達笑道：「原來兄弟此道行中，啞謎多不曉得。大凡強盜見禮，謂之剪拂。見了些客商，謂之風。來得少謂之小風；來得多謂之大風。若殺之不過，謂之風緊，好來接應。討帳是守山寨，問利得多少。這行中啞謎，兄弟不可不知。」咬金道：「原來如此！我今去觀風，不要多人，只着一人引路便了！」俊達大喜，便着一個嘍

囉，引路下山。咬金遂帶嘍囉，來到東路口，等了半夜，沒有一個客商經過，十分焦燥。看天色微明，嘍囉道：「這時沒有，是沒有的了！」程大王上山去罷。咬金道：「做事要順溜，難道第一次空手回山不成？」東邊沒有，待我到西邊去看。小嘍囉只得引到西邊，只見遠遠的旗旛招颭，劍戟光明，旗上大書「靠山王餉扛」，一支人馬，溜溜而來。這鎮守登州淨海大元帥，「靠山王」，乃煬帝嫡親王叔，文帝同胞兄弟，名喚楊林，字虎臣，隋朝算他第八條好漢。因煬帝初登大寶，就差繼子大太保羅方，二太保薛亮，解一十六萬餉銀，龍衣數百件，入長安進貢，路經長葉林。程咬金一見，大叫：「妙呀！大風來了！」嘍囉連忙說道：「程大王！這是登州老大王的餉銀，動不得。」咬金喝道：「放屁！什麼老大王？我不管他。」遂拍動鐵腳棗騾駒，手持大斧，大叫：「過路的！留下買路錢來！」小校一見，忙入軍中報道：「前面有响馬當路！」羅方聞報，叫聲奇怪：「難道有這樣的大擔強人，白日敢來斷王扛？」待我去拿來。上前大喝一聲：「何方盜賊？豈不聞登州靠山王的利害，敢在這裏斷路？」咬金並不回言，把斧砍來。羅方舉槍往上一架，噹的一聲响，把槍折爲兩段，叫聲：「阿呀！回馬便走。」薛亮拍馬來迎，咬金順手一斧，正中他刀口，响的一聲，震得雙手流血，回馬而走。衆兵校見主將敗走，响聲喊棄了銀桶，四下逃走。咬金放馬來趕，二人叫聲：「強盜，銀子你拿去。」

罷了！苦苦趕我怎的？咬金喝道：你這兩個狗頭，休認我是無名強盜，我們實是有名強盜，我叫做程咬金，夥計尤俊達。今日權寄下你兩個狗頭，遲日可再送些來！說罷，回頭轉來。羅方、薛亮驚慌之際，錯記了名姓，只說着陳達、尤金，連夜奔回登州去了。咬金回馬一看，只見滿地俱是銀桶，跳下馬來，把斧砍開，滾出許多元寶，咬金大喜。忽見尤俊達遠遠跑來，見了元寶，就叫衆嘍囉，將桶劈開，把元寶裝在那六乘車子內，上下蓋好，回至山上。過了一日，到晚一更時分，放火燒寨，收拾到莊從後門而入，花園中挖了一個地穴，將一十六萬銀子，盡行埋了。到次日，請了二十四員和尚，挂榜開經，四十九日梁王懺却銀這日，是六月二十二日，他榜文開了二十一日起懺，將咬金藏在內房，不敢放他出來，此話慢講。且說登州靠山王楊林，這一日升帳，外面忽報大太保、二太保回來，楊林喫了一驚，道：爲何回來這般快？就叫他進來。二人來至帳前，跪下稟道：父王不好了！王扛銀子，被响馬盡劫去了！楊林聽了大怒，道：响馬劫王扛，要你押扛何用？與我綁去砍了！左右一聲答應，將二人拿下。二人哀叫：父王呵！這响馬利害無比，他還通名道姓哩！楊林喝道：強盜叫甚名字？二人道：那強盜一個叫陳達，一個叫尤金。楊林道：失去王扛在何處地方？二人道：在山東歷城縣地方，名長葉林。楊林道：既有地方名姓，

這响馬就該拿了！吩咐將二人鬆了綁，死罪饒了，活罪難免，叫左右搥打四十棍，遂發下令旗令箭，差官賚往山東，限一百日內，要拿長葉林斷王扛的响馬二名，陳達、尤金百日之內，如拿不着，府縣官員俱皆嶺南充軍；一應行台節制武職，盡行革職。這令一出，嚇得濟南文武官員，心碎胆裂。濟南知府錢天斯行文到歷城縣，縣官徐有德，卽刻升堂，喚馬快樊虎，捕快連明，當堂吩咐道：「不知何處响馬，於六月二十二日，在長葉林劫去登州老大王餉銀一十六萬，臨行又通了兩個姓名，如今老大王行文下來，限百日之內，要這陳達、尤金兩名响馬；若百日之內沒有，府縣俱發嶺南充軍，武官俱要革職。自古道上不緊，則下慢。本縣限你一個月，要拿兩名响馬，每逢三六九聽比。若拿得來，重重有賞；如拿不來，休怪本縣。」二人領牌出衙，各帶公人去尋踪覓迹，並無影響。到了比期，二人重打三十板。徐有德喝道：「若下卯沒有响馬，每人打四十板。」二人出來會齊衆人商量道：「這兩個响馬，一定是過路的強盜，打劫去往他州外縣受用，叫我們到那裏去拿他？況且強盜再沒有肯通個姓名的，只兩個名姓，一定是假的。衆人道：如此說來，難道就死了不成？」樊虎道：「我有一計在此，到下卯比的時節，打完了不要起來，只求本官把下比一齊打了罷！」本官一定問是何故？我們一齊保舉秦叔寶大哥下來，

若得他來，這二個响馬，就容易拿了！連明道：秦大哥現爲節度旗牌，如何肯下來？樊虎道：不難！只消如此如此，他自然下來了！衆人大喜，各自散去。不幾日，又到比期，徐有德升堂，問衆捕人道：响馬可拿到了麼？衆人道：並無影响。有德道：如此說，拿下去打。左右一聲響，喊扯將下去，每人打四十大板。及打完，衆人都不起來，一齊說道：求老爺將下次比板，一總打了罷！就打死了小的們，這兩個响馬也沒處拿的。徐有德道：據你們如此說來，這响馬一定拿不得了！樊虎道：老爺有所不知，這兩個強人，一定是別處來的，打劫了自往外府去了，如何拿得他來？若能拿得他，必要秦瓊，他盡知天下响馬的出沒去處，得他下來，方有拿處。徐有德道：他是節度大老爺的旗牌，如何肯下來追緝响馬？樊虎道：此事要老爺去見大老爺，只須如此如此，大老爺一定放他下來。徐有德聽了道：說得有理，待本縣自去。卽刻上馬，竟投節度使衙門來。此時唐璧正坐堂理事，忽見中軍官拿了徐有德的稟摺，上前稟道：啟老爺！今有歷城縣知縣在轅門外要見。唐璧看了稟摺，叫請進來。徐有德走進簷前，忙跪下拜見。唐璧叫免禮賜坐。徐有德道：大老爺在上，卑職焉敢坐？唐璧道：坐了好講話。徐有德道：如此卑職告坐了。唐璧道：貴縣到來，有何事故？徐有德道：卑職因响馬劫了王扛，緝獲無踪，聞貴旗牌秦瓊大名，他當

初曾在縣中當過馬快，不論什麼响馬，手到拿來；故此卑職前來求大老爺將秦瓊旗牌發下來，拿了响馬，再送上來。唐璧聞言，喝道：「這狗官！難道本藩的旗牌，與你當馬快的麼？」徐有德忙跪下道：「既然大老爺不肯，何必發怒？卑職拿不到，過了百日限滿之後，往嶺南去走一遭，只怕大老爺也未必穩便，還求大老爺三思。難道爲一旗牌，而棄前程不成？」唐璧聽說，想了一想，他也說是前程要緊，秦瓊小事，因說道：「也罷！本藩且叫秦瓊下去，待拿了响馬，依舊回來便了！」有德道：「多謝大老爺，但卑職還要稟上大老爺：古道上不緊，則下慢。既蒙發下秦旗牌，若逢比限不比，決然怠慢，這响馬如何拿得着？要求大老爺做主。」唐璧道：「既發下，聽從比限便了！就叫秦瓊同徐知縣下去，好生着意；獲賊之後，定行陞賞。」秦瓊見本官吩咐，不敢推辭，只得同徐有德來到縣中。徐有德下馬坐堂，叫過秦瓊吩咐道：「你向來是節度使旗牌，本縣豈敢得罪？你如今既請下來，權當馬快，必須盡心獲賊；如三六九比期沒有响馬，那時休怪本官無情。」叔寶道：「這兩名响馬，必須出境緝獲，數日之間，如何得有？還要老爺寬恕。」有德道：「也罷！限你半個月，要這二名响馬，不可遲緩。」叔寶領了牌批，出得縣門，早有樊虎連明接着。叔寶道：「好朋友！自己沒處去拿賊，保我下來。」樊虎道：「小弟們向日知仁兄的本事，曉得這些強人出沒，一

時不得已，故此請兄長下來，救救小弟們的性命！叔寶道：你們依先四下去察訪，待我自往外方去尋便了！遂別了衆友回家，見了母親，並不提起這事，只說奉公差出，別了母親妻子，帶了雙鑄，翻身上馬，出得城來，暗想：長葉林乃尤俊達地方，但他許久不做，決不是他，一定是少華山王伯當齊國遠李如珪前來劫去，通知兩個姓名，待我前去問他便了。遂縱馬竟向少華山來。到了山邊，小嘍囉看見，報上山來，三人忙下迎接到山寨，施禮坐下。王伯當道：前日小弟竟欲到單二哥那邊去，知會打點前來，與令堂老伯母上壽；不料兄長到此，有何見教？叔寶道：不要說起，不知那一個於六月二十二日，在長葉林劫了靠山王餉銀一十六萬，又通了二個鬼名，叫陳達尤金楊林着歷城縣要這兩名強人；我只恐是你們，到那裏打劫了，假意通這兩個鬼名，故此來問一聲。王伯當道：兄長說那裏話？我們從來不曾打劫王扛，就是要打劫登州解來餉銀，少不得他要經過此山，行過就在此地打劫，却不省力；爲何走到那裏去打劫？李如珪道：我曉得了！那長葉林是尤俊達的地方，一定是他合了一個新夥計打劫了去；那夥計就如上陣一樣，通了姓名，那押扛的差官慌忙聽錯了！齊國遠道：是阿！你說得不差！叔寶兄！你這去問尤俊達便了！叔寶聽了，即便動身。三人苦留不住，只得齊送下山。叔寶縱馬

加鞭竟往武南莊來。到了莊前，忽聽得裏邊鐘鼓之聲，抬頭一看，見榜文上寫重演四十九日梁王懺，於六月二十一日爲始；想他二十一日在家起經，如何二十二日有工夫去打劫。如今不要進去問他罷！想了一想，竟奔登州而來；及到登州，天色微明，回馬一直奔入城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楊林欲嗣秦叔寶 雄信暗傳綠林箭

却說楊林自從失去餉銀，雖向歷城縣要人，却也差下許多公人，四下打聽。這日早上，衆公人方要出城，只見秦叔寶氣昂昂，跑馬入城。衆公人疑心道：這人却來古怪，又有兩根金裝鏢，莫非說是劫王扛的响馬，也不可知！大家一齊跟了走來。叔寶到了一個酒店下馬，叫到店小二問：你這裏可有僻靜所在喫酒麼？店小二道：樓上極僻靜的。叔寶道：既如此，把我的馬牽到裏邊去，不與他人看見；酒肴只顧搬上樓來。店小二點頭會意，搬酒肴來擺下，叫客人喫酒。小二牽馬進去出來。衆公人把手招他出去，悄悄說道：這個人來得古怪，恐是劫王扛的响馬；你可去套他口氣，切不可洩漏。店小二點頭。又搬酒肴上樓擺下。叔寶問道：那長葉林失了王扛，這裏可拿得緊麼？小二道：拿得十分緊急。叔寶聞言，臉色變金，呆了半晌，叫道：小二！你快去拿飯來我喫，喫了要趕路。小

二應了走下樓來，暗暗將這問答形狀，述與衆公人知道。衆公人道：「必是响馬無疑，我們幾個如何拿得他住？你可慢將飯去，我去報將老大王知道，着將官拏他便了。」遂卽飛報與楊林。楊林卽差百十名將官，如飛趕至酒店門首，團團圍住，齊聲吶喊大叫：「樓上的响馬，快快下來受縛，免我動手。」叔寶正中心懷，跑下樓來，把雙鏑一擺，喝道：「今日是我自投羅網，不必你們動手，待來自去見老大王便了。」衆將道：「我們不過奉令來拿，你若肯去，我與你做什麼冤家？快快去！」大家圍住叔寶，竟投王府而來。到轅門，衆將報入，楊林喝令抓進來。左右答應，飛奔出來，拿住叔寶要綁。叔寶喝道：「誰要你們動手？我自進去。」遂放下雙鏑，走入轅門，上丹墀來。楊林遠遠望見，讚道：「好一個响馬！」叔寶到殿階，雙膝跪下，叫道：「老大王在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馬快秦瓊，叩見大王。」楊林聞言，把衆將一喝道：「你這班該死的狗官，怎的把一個快手當作响馬，拿來見孤？」衆將慌忙跪下道：「小將拿他的時節，自認是响馬，所以拿來。當有羅方在側跪稟道：『阿父王！果然不是！却餉銀強盜是青面獠牙的，形容十分可怕，不比這人相貌雄偉。』」楊林便叫秦瓊：「你爲何自認作响馬？」叔寶道：「小人欲見大王，無理得見，故此作耳。」楊林點頭，仔細將叔寶一看，面如淡金，五柳長鬚，飄於胸膛，跪在地下，還有八尺來高，果然雄偉，便問道：「秦瓊，

你多少年紀，父母可在否？叔寶道：小人父親秦暉，自幼早喪，只有老母在堂，妻子張氏，至親三口，今年二十五歲。叔寶因昔日楊林在濟南府搶挑了秦彝，所以不說出真情。若說出來，恐性命不保。楊林道：你會什麼兵器？叔寶道：小人會使雙劍。楊林道：取劍來，使與孤看。衆將拾叔寶的雙劍進來放下。叔寶道：大王在上，小人焉敢無禮？楊林道：孤不罪你。叔寶道：既蒙大王吩咐，小人不敢推辭，但盔甲乃爲將之威，求大王賜一件盔甲，待小人好演武。楊林聞言，遂叫左右取我的披掛過來，左右答應，連忙取與叔寶。楊林道：這件盔甲，原不是我的，向日我出兵征戰在濟南府，殺了一名賊將，叫做秦彝，就他這件盔甲，并一枝虎頭金槍，孤愛他這盔甲，乃赤金打成的，故此留下，今日就賞你罷。叔寶聞言，心中淒慘，只得謝了一聲，立起身來，把盔甲穿戴起來，換了一個人物，就提起雙劍，左手擺動。初時人見分明，到了後來，只見金光萬道，呼呼風響逼人寒，閃閃金光眩耳目。這回劍使來，把個楊林歡喜得手舞足蹈。不一時，把五十六路劍法使完了，跪下稟道：大王！劍法使完了！楊林大喜道：你還會使什麼兵器？叔寶道：小人還會使槍。楊林道：甚妙！又叫左右拾過虎頭金槍，左右答應，把八十二斤虎頭鎗扛過來。叔寶隨手接過，見柄上寫武衛將軍秦彝置。知是父親之物，不敢明言，只好暗淚，遂將鎗

一搖，使將起來。楊林一見，問道：「這是羅家槍，你爲何曉得？」叔寶道：「前小人在潞州，受了官司，發配燕山，見羅元帥在教場演槍，小人因此偷學他的槍法，故此會使。」楊林道：「原來如此！快使起來！」叔寶就將十八門、三十六路、六十四路，盡行使出。楊林見了大喜，將槍也賜他，說道：「孤年過六旬，苦無子息，雖有十二太保，過繼爲本子，本事皆不若你。如今孤欲過繼你爲十三太保，不知你意下如何？」叔寶暗想：「他是我殺父仇人，不共戴天，怎可拜他爲父？」就推却道：「小人一介庸夫，焉敢承當太保之列。決難從命。」楊林聞言，二目圓睜，喝道：「胡說！孤繼你爲子，有何玷辱於你？如若不從，左右看刀。」叔寶連忙說道：「小人焉敢不從；只因老母在堂，放心不下；若大王依得小人一件，即便允從；如若不允，甘愿一刀！」楊林道：「是那一件？」叔寶道：「待小人回轉濟南，見了母親，收拾家中，乞限一月，同了老母前來便了。」楊林道：「這是王兒的孝道，孤家豈有不依！」叔寶無奈，只得拜了八拜，叫聲：「父王！臣兒還有一句話，要求父王依允。」楊林道：「有何話說？」叔寶就道：「失餉銀一事，要求父王寬限，令府縣慢慢訪拿。」楊林道：「孤只待限滿，將這些狗官，個個重處；既是王兒說了，看王兒面上，再發令箭下去，吩咐府縣，慢慢緝拿便了！」叔寶拜辭楊林，楊林令衆將送出城外。叔寶回到濟南，儼然是一個爺爺。光陰迅速，過了一月，爵王楊林，不見

叔寶到來，心中焦燥，依舊發下令箭，拿這兩個响馬。薛亮吩咐差官，到歷城縣着縣官，依舊叫秦瓊拿賊。徐有德這次反了臉，到三六九，沒有响馬，從重比責。叔寶却又受了若干板子，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王伯當對齊國遠李如珪道：叔寶母親於九月二十三日是六旬壽誕，將近要往潞州知會單二哥前去拜壽，你二人稍停幾天動身，山東相會便了！二人應允。王伯當就起身下山，竟投山西潞州府二賢莊來。不一日到了莊上，單雄信聞知，迎接入莊，禮畢坐下。雄信道：多時不會，我兄弟甚風吹得到此！伯當道：九月二十三日，乃叔寶兄令堂壽辰，小弟特來知會吾兄，前去祝壽。雄信道：原來如此！如今事不宜遲，速即通知各處兄弟，同去恭祝說罷，即起綠林中號箭，差數十家丁，分投知會衆人，限於九月二十二日，在濟南府東門會齊；如有一個不到，必行重罰。一面打點金八色，各樣賀禮，擇日同王伯當往山東進發。那時各處好漢，得了單雄信的號箭，各各動身。這時冀州燕山羅元帥夫人秦氏，對羅公說道：妾身有句話，不知相公肯允否？羅公道：何事？夫人道：九月二十三日，乃家嫂六旬壽誕，我已備下壽禮，欲令孩兒前去與舅母拜壽，不知相公意下若何？羅公道：這是正理！明日就叫小兒動身。夫人大喜。這信一傳出來，早有外邊中軍張公瑾、史太奈、白顯通、尉遲南、尉遲北、南延平、

北延道七人皆要去拜壽，都來求公子點撥同行。羅成依允，就在父親面前點了他七人隨往。到次日，羅成拜別父母，收拾壽禮，帶七人投濟南而來。未知羅成在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秦叔寶劈板燒批

賈柳店刺血爲盟

今不暇說羅成在路，且說山西太原柴紹說知唐公，要往濟南，與叔寶母親上壽。唐公道：「去年間你在承福寺遇見恩公，及至我差人去接他時，他已回濟南去了；大恩未報，心中不安。如今他母親大壽，你正當前去，卽備黃金一千兩，白銀一萬，差官同柴紹往濟南來。」再說少華山齊國遠、李如珪二人計議道：「我們要去濟南上壽，將甚禮物爲賀？」李如珪道：「去年鬧花燈時節，搶一盞珠燈在此，可爲賀禮。」二人遂收拾，帶了兩個嘍囉，下山而來。將近山東地界，望見羅成等八人來，齊國遠不認得羅成，說道：「好阿！這班行李沉重，財物必多，何不打劫來去做壽禮？」遂拍馬掄刀大叫道：「來的留下買路錢！」羅成見了，就令張公瑾等退後，自己一馬當先，大喝道：「响馬！你要怎的？」齊國遠道：「要你的財物。」羅成道：「你休要妄想，看我這杆槍。」齊國遠大怒，把斧砍來。羅成把槍一舉，嚙的一响，攔開斧頭，拿起銀鏑，腰的一下，正中頸上。國遠大叫一聲，回馬便走。李如珪見了，舉起

兩根狼牙棒，拍馬來迎。被羅成一槍，逼開狼牙棒，也腰的一鏹，正中左臂，如珪負痛回馬便走。兩個嘍囉，拋起珠燈也走了。羅成叫史大奈取了珠燈，笑道：「這個毛賊，正是偷雞不着，反折把米。」按下不表。且說齊李二人敗下來，一個打了頭頸，一個挂落了手，正想財物不來，反失了珠燈，如今却將何物去上壽？忽見西邊轉出一隊人馬，却是單雄信、王伯當，後邊跟了些家將。齊國遠道：「好了！救星到了！」二人遂迎上前，細言其事。雄信大怒，叫衆人一齊趕來，羅成聽見人喊馬嘶，曉得是敗去响馬的糾合同夥追來，遂住馬候着，看看相近，國遠道：「就是這個小賊種。」雄信一馬當先，大喝道：「還我珠燈來了！便罷！如不肯還，看俺的傢伙。」羅成大怒，正欲出馬相迎，後面張公瑾認得是雄信，連忙上前叫道：「公子不可動手，單二哥也不必發怒。」二人聽得，便住了手。公瑾告知羅成：「這人就是秦大哥所說的大恩人單雄信，便是。」羅成聽說，便與雄信下馬相見。大家各敘過了禮，取金鎗藥與齊國遠、李如珪搽好，疼痛即止，往濟南拜壽，合做一處，合行不表。且說尤俊達得了雄信的令箭，見壽期已近，吩咐家將打點賀禮，即日起身。程咬金問道：「你去拜誰家的壽？我也去走一遭。」俊達道：「去拜一個朋友的母親，你與他從來不熟，如何去得？」咬金道：「且說這人姓甚名誰？」俊達道：「這人乃山東第一條好漢，姓秦名瓊，字叔。」

寶！你何曾與他熟識？咬金聞言大笑道：這人是我從小相知，如何不熟識？我還是他的恩人；他父親叫做秦彝，官拜武衛將軍，鎮守濟陽，被楊林殺了；他那時年方三歲，乳名太平郎，母子二人，與我母子同居數載，不時照顧他；後來各自分散，雖多年不會，難道不是熟識？俊達道：原來有這段緣故，去便同你去。只是你我心上的事，酒後不可露。咬金應聲曉得！二人收拾禮物，領了四個家將，望濟南而來。那咬金久不騎馬，在路上好不躁皮，把馬加鞭，上前跑去。轉出山頭，望見單雄信一隊人馬，咬金大叫：妙阿！大風來了！遂掄起宣花斧，大叫：來的留下買路錢去！雄信笑道：我是強盜頭兒，好笑那個目不識了，反要我買路錢；待我賞他一槊。遂一馬向前，把金頂棗陽槊就打。咬金把斧一架，架過了槊，噹噹的連砍兩斧。雄信急架忙迎，那裏招架得住，叫聲：好傢伙！回馬忙走。羅成看見，一馬衝來，搖槍便刺。咬金躲避槍，把斧破來。羅成攔開斧，腰的一槍，正中咬金左臂。咬金回馬就走，不提防右腿上又中一槍，大叫：風緊！風緊！只見後邊尤俊達到了，見咬金受傷，遂掄起撲刀，拍馬趕來。單雄信認得，連忙叫住羅成，不要追趕。俊達喚轉咬金，各各相見。取出金槍藥，與咬金敷了傷痕，登時止痛，合做一處；取路而行。將近濟南，見城外一所客店，十分寬廠，招板上寫着賈柳店。雄信對衆人道：我們今日且在這

裏居住，等齊了衆友朋，早入城便了！衆人皆說有理，遂一齊入店。店主賈閩甫、柳周臣接進衆人，上樓去坐。幾個家丁，在要路上，等上壽的朋友，吩咐安排七八桌酒，先拿兩桌上來。喫不一時，來了潞州金甲、童環、梁師徒、丁天慶。家丁招呼，入店上樓，各各見禮，又添上了一桌酒。不多時，又來了柴紹、屈突通、屈突蓋、盛彥師、黃天虎、李成龍、韓成豹、張顯、何金爵、謝映登、濮回忠、費君喜一班豪傑，陸續俱到，各上樓喫酒。忽聽見外面漁鼓響，走入魏徵、徐勣。二個上樓來。徐茂公知道今日衆星聚會，遂各一禮，坐下飲酒。樓下又來了兄弟二個，叫做魯明月、魯明星。他二人乃是海賊，所以家丁不認得。二人走入店中來，看見樓上有客，就在樓下坐下。走堂的擺上酒肴，二人對飲。且表樓上呼三喝四，喫得熱鬧，咬金暗想：我當初貧窮，衣食不足，今日大魚大肉，這般富貴，又且結交衆英雄，十分榮耀！想到此處，歡喜之極，不覺把脚在樓上嚙的一聲。樓下恰是魯家兄弟的坐處，把那灰塵落在酒中，好似下了一陣花椒末。魯明星大怒，罵道：樓上入娘賊的，那浪蹄子，登你娘的被怎麼咬金？在上聽見，心頭火起，罵聲入娘賊，焉敢罵我！下樓就一拳望魯明星打來。早被明星舉手接住。咬金擺不脫，就舉右手一拳打來。魯明星又上前接住。兄弟二個兩手扯住，咬金兩拳落空。魯明星用力在咬金背上，如播鼓一

般樓上聽得，一齊趕下樓。雄信認得二人，連忙叫住，挽手上樓，彼此陪罪，依前飲酒。且表賈閏甫見這班人，不三不四，心內疑惑，說這班人來得古怪，更兼相貌凶奇，莫非有劫扛的陳達、尤金在內，你可在此看店，待我入城叫叔寶兄來看看風色，却不可洩漏。柳周臣點頭會意。閏甫看見叔寶，說道：「今日小弟店中來了一班人，十分古怪，恐有陳達、尤金在內，故此急來通知兄長。」叔寶就叫樊虎連明，連忙同閏甫走到店中。叔寶當先入內，走上樓梯一看，照面坐的却是雄信，連忙縮下頭來。早被雄信看見，遂起了身來叫叔寶兄，叔寶躲避不及，只得同樊虎連明走上樓，逐一相見行禮，敘渴別之情。到咬金面前，叔寶却不認得，竟作一揖，又無言語，就向別人行禮。尤俊達扯住咬金，低低說道：「你說與他自少好相知，今如何不與你敘話？到像個從不識面的。」咬金聞言大怒，扯住叔寶道：「你這勢利小人，爲何不睬我？」叔寶暗笑道：「小可實不認得仁兄。」咬金大喝道：「太平郎，你這等無恩無義，可記當初住班鳩鎮上，我母子怎樣看顧你？你今日一時發跡，就忘記了我程咬金麼？」叔寶聞言，叫聲「阿呀！原來你就是程一郎哥，我一時忘懷，多多有罪！跪將下去。」咬金大笑道：「尤大哥，如何我不哄你？連忙扶起叔寶道：「折殺折殺！又重新行禮，各敘別後事情。」言訖，叔寶叫賈柳二人，一齊上來喫酒。酒至數巡，叔寶起

身勸酒，勸到雄信面前，回轉身來，在桌子腳上撞了疼痛，叫聲：「哎呀！把腰一曲，幾乎跌倒。」雄信扶起叔寶，忙問：「爲何痛得如此利害？」樊虎把那王扛被劫，緝訪無蹤，被縣官比板，細細說了一遍，又說：「所以方纔撞了痛處，幾乎暈倒。」雄信與衆人聽了，一齊罵道：「可恨這兩個狗男女，劫了王扛，却害得叔寶兄受苦。」此時尤俊達心內突突的跳，忙在咬金腿上扯，咬金大叫道：「不要扯！我是要說的。」便道：「列位不要罵那劫王扛的，就是尤俊達，程咬金，不是陳達，尤金。」叔寶聞言大驚，忙將咬金的口掩住道：「恩兄何出此言？倘被別人聽見，不當穩便。」咬金道：「不妨！我是初犯，就到官也無甚大事。」李如珪道：「如何？我說一定是尤俊達，合了新夥計打劫的，如今怎麼處？」咬金道：「怎麼難處？快找索子綁我去見官就是了。」叔寶道：「恩兄！小弟雖鹵莽，那情理二字，亦略知一二，怎肯背義忘恩，拿兄去見官？如兄不信，弟有憑據在此，請他做個見證。」言訖，就在懷中取出補批牌票，將佩刀一劈，破爲兩半，就在燈火上連批文一齊燒了。衆人看了，齊說道：「好朋友！這個纔是好漢！」徐茂公道：「今日衆英雄齊集，是最難得的。」叔寶兄今如此仗義，何不在此處擺設香案，大家歃血爲盟？以後必須生死相救，患難相扶。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齊說道：「就於樓上擺設香案，個個寫了年紀。」茂公寫了盟單，衆人跪下，茂公將盟單念道：維

大業二年，九月念二日，有徐勣、魏徵、秦瓊、單通、張公瑾、史大奈、尉遲南、尉遲北、魯明星、魯明月、南延平、北延道、白顯通、樊虎、連明、金甲、童環、屈突蓋、屈突通、齊國遠、李如珪、賈閏甫、柳周臣、王勇、尤通、程咬金、梁師徒、丁天慶、盛彥師、黃天虎、李成龍、韓成豹、張顯揚、何金爵、謝映登、僕固忠、費天喜、柴紹、羅成、三十九人，歃血爲盟，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吉凶相受，患難相扶；如有異心，天神共鑒！祝罷，衆人舉刀，在臂上刺出血來，滴入酒中，大家各喫一杯血酒。叔寶道：天色已晚，我同表弟入城回家，明朝在舍等候衆兄弟，便了！衆人齊道：有理！卽時別了衆友，同羅成進城到家，羅成拜罷舅母，秦母見羅成一表人物，十分歡喜，各敍寒溫，就叫張氏與叔寶見過了禮，吩咐擺酒，請羅成喫酒。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羣賢拜壽華封祝 一劫王扛虎被擒

次日清晨，叔寶先到後邊一個土地廟中，吩咐廟祝，在殿上打掃，等衆人在殿上喫酒。你想這班人，可在自家廳上久坐得的麼？萬一有衙門中人來撞見，如何使得？所以預先端整一等拜完了壽，就在土地廟中喫酒。早飯畢，衆人到了廳上，擺滿壽禮，無非是珠寶彩緞之類。大家先與叔寶見完了禮，然後請老伯母出來拜壽。叔寶道：不消待小

弟說知便了！大家一定要請見。叔寶只得請老母出房。秦母走到屏風後一張，見衆人生得異相，不覺心驚，不肯出來。叔寶低聲指道：那青面的是單二員外，藍臉的是程一郎。這個是秀才柴紹，乃唐公郡馬。其餘衆人都是好朋友，出去不妨。正在說話，外邊程咬金性急，就走入內，看見秦母，就叫老伯母！小姪程咬金拜壽。遂跪下去。秦母用手扶起，便問叔寶：這就是程一郎麼？叔寶道：正是。秦母問令堂近日可好麼？咬金道：家母近日無病，飯也要喫，肉也要喫，叫姪兒致意伯母。說罷，就請秦母出來。秦母不肯，咬金竟將秦母抱出廳來，對衆人道：我是拜過壽的了！你們大家一總拜罷！衆人齊說：有理！一齊跪下。秦母要回禮，破咬金一把按定，那裏得動，只說道：老身折禮了！叔寶在旁回禮。拜罷起身，叔寶又跪下拜謝衆友。秦母又致謝雄信往日之情。雄信回稱：不敢！秦母又向衆人道：今日老身賤辰，何德何能，敢勞列位遠來，惠賜厚貺，叫老身何以克當？衆人齊說：老伯母華誕，小姪理當奉拜，些須薄禮，何足掛齒？彼此禮畢，秦母入內去了。叔寶請衆人到土地廟來，進得山門，這是一塊平坦空地，走入正殿，酒席早擺設端整，一齊坐下喫酒。不多時，只見秦安來說道：有節度使衙門中，衆旗牌爺爺來家拜壽，請大爺暫回去。叔寶忙起身說道：家中有客，不得奉陪，煩咬金代我作主，小弟一去就來。衆人

道：請便！叔寶竟自回去。飲酒中間，咬金想在席衆友，惟有單雄信與羅成利害，待我哄他二人，打一陣看看，有何不可？想罷，立起身來勸酒。勸到單雄信面前，低聲道：我通個信與你，羅成要打斷你的懷子骨哩！雄信喫驚道：他爲什麼緣故？咬金道：他罵你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倚着財主的勢，不看他靖邊侯公子眼內，把他公子骨多打斷。他的這句話，是我聽見了，好意來通知你，你須小心防備。雄信大怒，咬金復向衆人勸過，勸到羅成面前，輕輕叫聲：羅兄弟！你可曉得麼？雄信要搜出你的烏珠哩！羅成道：他爲什麼緣故？咬金道：他道你仗着公子的勢，不在他老大的眼內，要尋個事端，把你烏珠搜出來，你須小心。羅成聽了，微微而笑，咬金依舊坐上，照前飲酒。兩下心下越想越惱，各懷了打的念頭。少時換席，衆人下階散步。羅成在空起走了，一轉回身入殿，雄信步在殿門，兩下肩頭裏一撞，羅成力大，把雄信闕的一聲，仰後一交，直跌入殿內。衆人喫了一驚，不知就裏。雄信大怒，扒起來問道：小賊種焉敢跌我？羅成道：青臉賊！我就打你，怕你怎的？你敢前來？雄信飛起一脚踢去，早被羅成接住，提起一丟，猶如小孩子一般，撲通响，掙在空地上去了。衆人上前勸說，那裏勸得住？雄信被羅成抓住，按倒在地，揮拳便打。恰好叔寶走到，喝開羅成，扶起雄信。雄信道：好打！好打！我把你這小畜生，難脫手！羅

成道：我不怕你，這個坐地分贓的強盜頭叔寶，喝道：胡說還要放屁！羅成見表兄罵他，回身就走，竟到家中，拜別舅母，撇了張公瑾等七人，上馬回河北去了。秦母不知何故，忙着秦安來，通知叔寶。叔寶大驚道：如此一發成仇了！那一位兄弟去追他轉來？咬金道：我去帶了斧頭上馬而去。叔寶問道：爲何相打？雄信就把咬金所言說了一遍。尤俊達道：這程咬金慣要說謊，你如何聽他？茂公道：既如此，咬金追去，羅成決不轉來？叔寶道：何以不轉來？茂公道：他方纔在內做鬼，若追轉羅成來，豈非對出是非？他要追，是去叫他走了！俊達道：待我再追去！遂取雙股托天叉飛身上馬趕去。單表這程咬金不由分說，上馬便追；追到黃土岡，看見王扛銀子來了。原來楊林又起了十六萬王扛，恐路中有失，親自解來。這程咬金那裏知楊林不是兒戲的？一見王扛，便大叫道：妙阿！大風來了！遂搖斧高叫道：來的留下買路錢！這邊羅方看見認得，飛報老大王，說：前日長葉林劫王扛的响馬又來了！楊林聞言大怒，提起兩根囚籠棒，飛馬出來，喝問响馬！你是陳達，尤金麼？咬金笑道：我是程咬金，夥計尤俊達，不是陳達，尤金。你快把王扛送過來，免我動手。楊林道：你可曉得登州靠山水麼？咬金道：我不曉得你什麼靠山水，靠水王。照我的斧罷！遂舉宣花斧就砍。楊林大怒，把囚籠棒攔開宣花斧，伸過手來，一把扯住。

圍腰帶，叫聲過來罷！遂提着拋在地上，叫左右綁了。隨後尤俊達趕到，見咬金被擒，飛馬動叉，直奔上前。被楊林擺開，又擒過去，拋下綁了，就發一枝令箭，着濟南府中大小官員，并衆馬快手前來聽令。個個聞知，同文武官員，亡出城來。單雄信等三十餘人，也出城住下。賈柳店內，打聽消息。那文武官員，一齊到了黃土岡營外候令。楊林喚歷城縣徐有德進營。有德聞喚入營，參拜楊林。楊林問曰：你縣裏有一個馬快秦瓊麼？徐有德道：有秦瓊。現在營外候令。楊林叫左右喚秦瓊進來。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刺囚牢三攔楊林 賺潼關九戰文通

左右一聲答應，傳令出營。秦瓊慌忙進見，跪下。楊林問道：秦瓊，你請母去，因何直至如今不來見我？叔寶道：小人因家母偶然得病，所以違千歲之令。那程咬金綁在旁邊，却待要叫叔寶把頭只管搖，咬金便不做聲。當下楊林道：孤今承繼你爲子，你今隨孤到京；回來之日，接這母親登州去便了！叔寶不敢違命，只要拜謝回家，取披甲兵器。楊林道：不必自去，可寫下書與你母親，我差官去取來便了！叔寶無奈，退出帳外，索了紙筆，於無人之處，寫了二封書，交與差官，說一封到西門外，有個賈柳店中投下；一封到我家中取東西，不可錯了！那差官接了，飛馬而去。楊林問：二個強人，是何處响馬？咬金

道：我們是太行山好漢，還有十萬個在那裏。楊林叫左右押去斬了。叔寶上前叫聲：父王！這二個人，未可殺他，可交濟南府下在牢中，待父王長安回來，那時追究前賊明白，誅滅餘黨，然後斬他未遲。楊林道：說得有理！吩咐左右，將二名响馬，交與濟南府監候。少時，差官取到叔寶的監甲兵器，楊林令叔寶引兵先行，遂拔營往長安去了。且表三十六人，在賈柳店中接了叔寶書，折開一看，方知前事，叫衆人設計救出二人。茂公道：要這二人出獄，必大反山東，方能濟事。衆人道：若能救這兩個朋友出獄，我們大家就反何妨？茂公道：我有一個計策在此，但衆兄弟必須聽我號令，方好。衆人道：謹遵大哥號令。如有違逆者，軍法從事。茂公道：如此齊心，事必濟矣！只是柴郡馬在此，可不便收拾。回了柴紹，即忙帶了家將，回太原去了。茂公道：單二哥打扮販馬客人，將衆人的馬匹，趕入城去，到秦家等候。茂公問賈柳二人，取十個箱子來，放短兵器並盔甲，貼上爵主的封皮，着幾個兄弟，抬入城去。秦家相會，再取毛竹數根，將肚中打通，藏了長兵器，拖進城中。秦家相會，衆兄弟陸續進城。當下衆好漢，依了茂公吩咐，各進城齊到秦家。茂公叫秦安請老太太出來說話。秦母不知何故，忙走出來。茂公把事情說了一遍，又說：今晚就動手，特來請老伯母同秦大嫂住小孤山，如今可快快收拾起身。秦母聞言，

暗暗叫苦，却不敢不依允，暗暗把秦瓊罵個不住。茂公吩咐賈柳二人，卽帶樊虎、連明的家眷，扮了家人，隨老太太、秦大嫂出去，只說廟中進香，到自己店中。二人領命，卽帶樊虎、連明的家眷，隨秦母與秦大嫂出城，到店中收拾完備，帶了家小，往小孤山去了。又叫樊虎因衙門相熟，入牢暗暗約尤俊達，今夜只聽號砲一響，可就動手，自有人來接應。茂公再叫單二哥，可在城外黃土岡等候，明日若有追你，獨自擋住。雄信答應，上馬而行。又叫魯明星、魯明月，扮做乞丐，如此如此。又叫屈突通、屈突蓋、尉遲南、尉遲北、南延平、北延道，各帶引火之物，如此如此。又叫張公瑾、史大奈、樊虎、連明，去劫牢。齊國遠、李如珪、金甲、童環，攔住府門。王伯當、謝映登，攔節度使衙門。梁師徒、丁天慶，攔住縣門。俱不可放那官員出來。又叫盛彥師、黃天虎，斬開西門，以便走路。衆弟兄俱各等號砲爲號，不可有誤。其餘衆兄弟，往來接應，齊出西門，往小孤山會齊。大家應聲得令，分路而去。茂公同魏徵坐在廳上，只聽號砲一響，卽便動手。當下魯明星、魯明月，扮做乞丐，籃內藏着西炮，出街上游走，到了人靜更深，二人走到城東，見一座寶塔，二人手脚伶俐，走上塔頂，取出西炮，把火石打出火來，點着藥線，往空中一拋，那炮雖小，却十分响亮，四下裏一齊動手。屈突通、屈突蓋，城南放火；尉遲南、尉遲北，城北放火；南延平、

北廷道，城東放火。城中百姓逃得出來，又被衆好漢亂殺號哭之聲震動山岳。那張公瑾、史大奈、樊虎、連明，乘亂打入獄中。尤俊達聽見號炮響，遂與程咬金掙斷鐵索，大聲喊叫：衆囚徒要命者！隨我們一齊反出去罷！衆囚徒一齊答應，救出牢來，恰好衆好漢前來接應。俊達咬金取了被掛馬匹兵器，打入庫中，劫了錢糧。此時各衙門聞報，却被衆好漢拒住，那裏敢出來。單雄信在黃土岡等候，先見徐勣、魏徵過去；又見衆好漢，并咬金、俊達，載着錢糧，隨着許多囚徒，一齊過去，并無遺失。此時天色微明，看見節度使唐璧，知府孟洪公，領兵追至，雄信一馬攔住廝殺，那裏當得許多官兵？正在十分危迫，忽見王伯當趕到，衝入重圍，招呼雄信，兩馬殺出，知府孟洪公逞勇追來，被王伯當一箭射死；隨後又有幾官趕來，也是一箭一個，斷送了性命，餘者不敢上前，一齊退入城去。雄信、伯當見無追兵，卽來小孤山，令各人回去，取了家眷，遂扯起招兵旗號。那唐璧退回城中，有人報叔寶舉家潛逃，响馬却在他家安歇。唐璧大驚，忙到秦瓊家內一看，正桌上有一張大紅盟帖，是衆好漢結盟的。茂公因要叔寶回來，故放在此出首，只塗抹了柴紹、羅成二人。當下唐璧一看，見第三名就是秦瓊，遂連夜修下表章，連盟帖封了，差官星夜送往長安。此時楊林到長安面過君，把秦瓊封爲十三太保。一日，楊林接

了唐璧的文書，折開一看，說：九月二十四日，有响馬劫牢，大反山東，殺了知府孟洪公，劫了錢糧，殺了百姓一萬餘人，燒燬民房二萬餘間，那响馬都是十三太保的朋友，現有盟單一張，衆响馬名字在上。楊林看了，喫一驚，又疑秦瓊未必有此事，就發一枝令箭，差一個旗牌，喚做尙義，去招秦瓊來問。那尙義前日有罪當斬，遇叔寶極力保救，今日召恩公令箭，知此消息，連忙來見叔寶，低低說道：小人向受恩公保救，今日恩公有大難臨身，小人焉敢不以實告？就把唐璧的文書，所言之事，說了一遍；又說：今大王狐疑，差小人來召，此去決無好意，我勸恩公不如走了罷！叔寶呆了半晌，方纔說道：走出長安，不打緊，只恐不能走出潼關。尙義道：小人總無妻子，願隨恩公逃走；有令箭在此，賺出潼關便了！叔寶大悅，二人飛身上馬，出了長安，奔潼關而來。這楊林坐在殿上，直到下午，不見叔寶前來，又差官前去催。少停回報說：有人看見二人，飛馬出東門去了！楊林聞言，遂取了囚籠棒，上馬趕來。叔寶的黃驃馬，行走甚快，是趕不上的；但尙義所騎的是匹川馬，行走不快，叔寶只得等他，以此行慢。日將下山，後邊楊林趕到，大叫道：王兒！住馬！叔寶對尙義道：你速去賺開潼關，待我去擋他一擋。遂帶回馬。楊林趕近喊道：王兒！你要往那裏去？如今快同孤家回轉長安。叔寶道：楊林，你要我轉回去，今生休

想了楊林怒道：畜生！怎麼叫起我名字來？既不肯轉去，照我的傢伙罷！就把囚龍棒打來。叔寶把槍一架，噹的又是一棒。叔寶用盡平生的氣力，那裏招架得住，回頭就走，看見尙義的馬，還在前面，楊林又在後趕來。此時月色，又不甚亮，叔寶暗想：只管追來，待我回覆他罷！又帶轉馬放下槍，取鐮在手，叫聲：楊林，你知我是甚麼人？楊林道：畜生！你不過是一個馬快。叔寶道：我不是別人，我乃先朝武衛將軍秦彜之子；我父被你槍挑而亡，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拜你爲父，正欲殺你以報仇；不料不能遂意，且饒你再活幾時。楊林聽了大怒，舉囚龍棒亂打。叔寶忙舉鐮招架，被楊林一連七八棒，叔寶攔擋不住，回馬便走。楊林拍馬趕來，後面十二太保，帶了兵丁追來。此時已有二更時分，叔寶一馬跑到灞陵橋，看見這橋十分高大，橋上站去了上風，下面一條大溪，又無船隻。那楊林趕到橋邊，叔寶在橋上看得分明，一箭射下，把楊林頭上龍紮巾射脫，連頭髮也削去。楊林喫了一驚，不敢上去。後面十二家太保趕到，叫道：父王爲何不過橋去？楊林道：秦彜盜在上邊，占了上風，去不得。盧方、薛亮道：不難待我兄弟上去戰住他。父王在後接應，說罷，一齊要上橋，被叔寶連發二箭，各各射中，跌下馬來。楊林道：去不得！且待天明上去，諒他飛不出潼關，遂相持到五更時分。叔寶心生一計，把馬頭上九個金

鈴取下來，掛在橋頭欄杆紫藤上，微風略動，那金鈴郎郎的响。叔寶退下橋來，加上兩鞭，飛馬直奔潼關。却說尚義到了潼關，此時天色尚未大明，走至帥府，把鼓亂敲。魏文通大開府門出來迎接，尚義遞過令箭道：「老大王得報反了山東，連夜差十三太保同我先行，後軍就到，你且速速開關。」魏文通取出令箭一看，果然是金鞵令箭，遂發鑰匙開關。叔寶一時趕到，兩人一齊出關。叔寶對文通道：「後面老大王就到，你可速去迎接。」文通道是遂退入關。叔寶與尚義行了些時，兩人分別。叔寶往山東去，尚義往曹州去，按下不表。再說楊林等到天明，方知秦瓊走了，連忙趕向潼關來，只見魏文通率領衆將迎接。楊林道：「秦瓊這個強盜那裏去了？」文通道：「十三太保出潼關去了！」楊林大怒道：「你好大胆，擅自放走強盜，喝聲手下拿去綁了。」文通大叫道：「方纔他有千歲爺令箭來叫關，故此小將開關。」盧方道就是父王與那尚義的令箭，他假令傳旨，已賺出關，父王就差魏文通去捉便了。楊林聽了，就令文通速速追去。這魏文通乃隋朝第九條好漢，名爲賽關爺，因他面貌似關爺，故呼此名。當時奉令趕出潼關，趕了五十里，看見叔寶大喝道：「好強盜！賺我出關，快下馬受縛。」叔寶回馬，與他交戰，抵敵不住，回馬便走。文通急急追來，直戰九陣，皆不能敵。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伯當射箭救好友 叔寶走馬取金隄

叔寶見殺文通不過，回馬又走。文通大叫道：「秦強盜！你上天，我也跟你上天；你入地，我也跟你入地；走那裏去？」直追到下午時分，前面有一條大河，半乾不乾；那邊有一石橋，名曰石龍橋。叔寶看見，到橋邊五六箭之路，自知這馬本事好，不如跳過去罷。把馬加上兩鞭，那馬一聲吼叫，將前蹄一縱，後蹄一起，誰知這馬，一日一夜，走乏的了，到得河心，身體跌軟，跌下河中，却是沒水的，把四足陷住了。文通追到河邊，把刀望後砍來。不料對岸有一個人，把箭射來，正中文通左手。那人又叫道：「我要射你右手！」又是一箭射來，果中右手，說道：「你還不走，我要射你心口。」文通大驚，忙回馬走了。那射魏文通的，就是王伯當，當下救了叔寶。叔寶便叫賢弟，爲何在此？伯當道：「奉徐大哥之令，在此專等兄長前來。」叔寶大喜，二人同行。一日，近金隄關，望見兵在關前廝殺。你道那廝殺的是誰？原來徐茂公在小孤山招兵萬餘，又見衆好漢取家眷齊到，就領三軍搶取金隄關，以爲基業；不料守將華公義十分勇猛，連戰數陣，不能取勝。當日咬金與公義一戰，被公義打下一鞭，正中左臂，回馬便走。公義縱馬趕來，叔寶看見咬金敗陣，忙舉槍向前攔住。公義看見叔寶，頭戴一頂雙龍鬧珠的金盔，想是賊人立了王，把戟刺來，叔寶把

槍敵住。兩人戰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叔寶見公義戟法高強，不能取勝，只得虛閃一槍，回馬便走。公義趕來，叔寶把槍右手橫拿，將左手扯出鏢來，執在胸前。華公義馬頭撞馬尾，舉戟望叔寶後心便刺。叔寶右手把槍背後望上一架，扭回身一鏢打去，把公義的頭都打不見了，跌下馬去。叔寶回馬乘勢搶關，衆將隨後接應，取了金隄關。叔寶隨到後營，安慰母親妻子，說道：「攻打金隄關已破，孩兒養兵三日，邀同衆兄弟，一同攻取瓦崗寨。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咬金三斧取瓦崗 魔王一星探地穴

却說衆好漢一齊入關，養馬三日，留賈閏甫、柳周臣分兵一千，鎮守金隄關，其餘一齊竟奔瓦崗寨而來。到了瓦崗寨，放砲安營。徐茂公問道：「那一個兄弟前去取瓦崗寨？」程咬金說：「小弟願往！」遂提斧上馬出營，直到城下，大叫道：「城上的軍士！快報將軍得知，說我程咬金爺爺討戰。探子報入帥府，守將馬三保聞知，卽問衆將道：「那一位將軍前去迎敵？」有胞弟馬宗應道：「小弟願往。」遂披掛上馬，手執大刀，見了咬金，狀貌非常，便喝道：「醜鬼何人？」咬金大怒，喝道：「我乃是賣私鹽，劫王扛，反山東，程咬金便是。你這厮却是何人？」馬宗道：「俺乃大隋朝正印元帥馬三保胞弟馬宗是也。咬金道：「不管你什麼馬，吃我

一斧遂舉斧劈面砍來。馬宗把刀往上一架，不想刀桿被咬金砍斷。馬宗措手不及，被咬金一斧砍落馬下。咬金又抵關討戰。此時徐茂公一干衆將領兵齊出營門觀看。那敗兵報入帥府，馬三保聞報大驚，忙問那位將軍再去迎敵？閃出第三個胞弟馬有周說：願與二兄報仇，殺此賊人。遂披掛出城，一馬沖來，咬金催馬向前，當頭就是一斧。有周兵器未舉，一斧就斬下馬來。敗兵又飛報入帥府。馬三保聞報，長嘆一聲道：總是當今無道，以此天下荒荒，盜賊發生也罷！衆將收拾家小，待本帥自去開兵；若不能勝，穿城走了罷！一邊收拾齊備，馬三保提刀上馬，沖出城來，大喝道：那個是山東程咬金？程咬金道：爺爺便是；想你也是來嘗爺爺大斧頭滋味。遂把斧當頭劈下。馬三保叫聲：好像伙！回馬便走。背後程咬金徐茂公衆好漢一齊趕上。馬三保帶了衆將，并老小穿城而走，投奔山東去了。徐茂公鳴金收軍，與衆好漢入城，安民查庫，在帥府中擺了筵席。正吃酒之間，忽聞得豁喇喇一聲，震天的響，大家齊吃一驚。左右來報：啓衆位爺們，教軍場中演武廳後，震開一個大地穴來。徐茂公與衆好漢一齊上馬，至教場中演武廳後一看，只見黑洞洞，不知多少丈深。程咬金道：只個底下一定是個地獄。徐茂公叫取數丈的索子來，索頭上縛了一隻黑犬，一隻公雞，放下去；順手一鬆，便到底了。咬金

道：這是什麼意思？徐茂公道：賢弟有所不知；若放下去，雞犬沒有了，就是個妖穴；若雞犬具在，這是個神穴。咬金道：原來如此！少時拽起來，雞犬雖在，却是凍壞的了。程咬金笑道：原來是寒冰地獄，我們走開罷！不要跌下去凍死了。徐茂公道：此是神穴，必須那一位兄弟，往下去探探，便知分曉了。咬金道：徐大哥捨得自己，莫說他人，就是你下去便了！徐茂公道：我有個道理，寫了三十七個紙鬮，三十六個不去，一個拈去；那一個拈着了去字的，就下去。衆人道：有理！茂公遂寫了，個個摺好，叫衆人拈。衆人個個拈完了，拆開來看，大家都不去二字；那一個去字，恰好是程咬金拈着。茂公道：這沒得說，却是你自己拈的。咬金道：我又不識字，你們作弄我，說我是去字。茂公道：不去是兩個字，去字是一個字；難道你也不識？衆人拿出來看，都是兩個字；程咬金看自己手中，却是一個字。便扯住尤俊達道：我的哥，都是你害我；我在那裏賣草扒，你却招我做夥計，却王扛反山東，今還要下這寒冰地獄，料想不能活了！只是我與你相好一番，我的母親，望你朝夕照管。俊達道：兄弟說那裏話？你下去包你不妨。咬金道：甚麼妨不妨？不過做個寒冰小鬼罷了！茂公吩咐取一個大筐子，縛在索頭，一端掛一個大鈴，叫咬金坐在筐內，咬金不得已，帶了大斧，坐在筐內。衆人放下索子去，那鈴兒郎郎的响，放下有五

六十丈，索子就到了底。索子一鬆，上面住了手。咬金爬出筐子，提斧在手，却黑洞洞不見有些亮光，只管摸去，轉過了兩個灣，忽見前面有一對亮光，咬金道：「阿呀！這一定是妖怪兩隻眼睛了！」趕上前一斧劈去，豁浪一聲砍開，原來兩扇石門，裏面又是一天世界；走進石門，見上邊也有天，下邊一條大河，中間一條石橋，走過了橋，却是三間大殿，靜悄悄並沒一人。咬金走上廳，中間見桌上擺着一頂冲天翅的金璞頭，一件杏黃龍袍，一條碧玉帶；一雙無憂履。咬金見了，以為希奇，就把頭上紫金冠除去，將冲天翅的金璞頭戴在頭上；把杏黃龍袍穿了；將碧玉帶繫了；脫去皮靴，登上了無憂履。又見東邊有一個寶匣，開來一看，見一塊玄圭，一張字紙，咬金却不識得，就把匣撒在懷裏，走下廳來。走至橋邊，見寒氣侵人，只得跑出石門；那石門一聲响，即時關上。咬金七爬八跌，奔過來摸着筐子，坐在裏面，把索子亂搖，那鈴兒響動，上面連忙拽起，出得地穴。咬金方走出筐子，一聲響，地穴即閉了。咬金道：「造化了！略遲了些，即活埋了！衆人見他這般穿戴，大家希奇起來。」咬金細言前事，取出寶匣與茂公看。茂公把那字紙一看，只見上寫道：「滅者滅，興者興，一唐過去一唐生，四時八方多少帝，治世安邦有二秦。那後面却寫着程咬金舉義集兵，爲三年混世魔王，擾亂天下。衆人問道：前邊是解說爲何？茂

公道乃天機不可洩漏，後來自然明白；如今先要保這冒失鬼了！咬金大喜道：這個自然我做皇帝。茂公道：雖然你爲主，恐衆將不服。今可將旗杆帥字旗放下來，我們大家個個拜過去；若那一個拜得旗起，卽推他爲王。衆人齊說有理。遂一個個拜完，那裏能拜得起？咬金道：待我來拜。遂上前拜下去，呼一聲響，那面旗拽將過來。咬金大喜道：到底我做皇帝！徐茂公吩咐把殿前帥府改作皇殿。擇一日，請程咬金升殿，衆人朝賀畢，徐茂公請主公改年號，立國號。咬金道：我在此做皇帝，不過混帳而已！如今可稱久長元年。混世魔王便了！茂公道：請主公封官賞爵。咬金道：徐茂公爲左丞相，護國軍師；魏徵爲右丞相，秦叔寶爲大元帥；其餘一概都是將軍。衆人聽了，各皆謝恩。咬金吩咐大擺御宴，與各位皇兄御弟吃酒。正吃之間，探子來報：啟大王！今有山東節度使唐璧帶甲兵十萬，在瓦崗東門外下營了！又見探子來報：啟大王！今有臨潼關總兵尙師徒領兵十萬，在瓦崗南門外安營了！又見探子報道：啟大王！今有紅泥關總兵新文禮領兵五萬，在瓦崗北門外下寨了！一時三路兵馬齊來通報。咬金道：阿呀！罷了！罷了！你們再去打聽。探子齊應道：得令！忽又來報說：靠山王楊林領十萬人馬，離瓦崗只爭一百里了！咬金聽說大驚道：這這這王楊林，那厮來了麼？如今駕要崩了！這個皇帝當真做不

成，大家散夥罷！徐茂公道：主公不必心焦，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趁楊林未到，臣等保主公出南門會尙師徒，待臣用一席之話，說退尙師徒，若師徒一退，這新文禮不戰而自去矣！唐璧這枝人馬，不足爲憂，待楊林到來，臣等再設計退之。咬金道：旣如此，備孤家的御馬來，咬金遂上了鐵腳棗騮駒，提着宣花斧，大小將官一齊上馬，擁着龍鳳旗旛，飛虎掌扇，三聲號炮，大開南門，一擁而來。未知何計退尙師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茂公智退三路兵 楊林怒打瓦崗寨

却說尙師徒聞瓦崗寨兵出，遂跨馬，帶了大兵十萬出營。這尙師徒乃隋朝第十條好漢，向年因征南陽，走了伍雲召，所以今日不奉聖旨，合了新文禮來攻瓦崗寨，要圖頭功。這尙師徒隨身幾件寶貝：第一件頭上盔，名曰夜鳴盔；盔上一粒珠，名曰夜明珠；若遇黑夜交兵，這珠放出光來，周圍有五六里亮采，雖蟲蟻亦能看見。第二件是身上甲，名爲七領甲，乃金子打就，中心有七個魚角，穿在身上，若有刺客，并劫營的，這七個魚角，齊立起來報仇。第三件是手上的槍，名爲提爐槍，槍上頭有個洞，若行兵時節，枯渴起來，一時間那裏有水解渴，當時不論怎麼水，把槍注在手中吃，呼起來就如甘露一般。第四件是身上坐下的馬，那馬身毛片，猶如老虎一般，一根尾似獅子尾，馬頭上有

一個肉瘤，瘤上有八九根白毛；把毛一扯，這馬一聲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凡馬一見，便尿屁滾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寶馬。當下程咬金一馬上前，大叫道：「尙師徒！我與你風馬無關，你爲何起兵到此？」尙師徒喝道：「好強徒！你反山東，取了瓦崗，我在鄰近要郡，豈可不興兵來擒你？」咬金大叫道：「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當今皇帝無道，欺娘弑父，醜兄圖嫂，嫉賢害忠，淫荒無道；因之英雄各起，占據州縣；將軍何不棄暗投明，歸降瓦崗，孤家自當賞爵封功。不知將軍意下若何？」尙師徒聞言大怒，舉槍就刺，叔寶飛馬來迎。徐茂公恐怕他拉那馬的白毛，令衆將一齊上去。這番二十多員好漢，各使器械，團團圍住。尙師徒使槍招架兵器，那裏有功夫扯那馬的白毛。暗想：我從來不曾見有如此戰法。茂公叫衆將下馬住手。衆好漢一齊跳下馬來，舉兵器圍住尙師徒。徐茂公叫聲：「尙將軍！不是我們沒體面，圍住交戰；只怕你的坐騎叫起來，就要吃你虧了！這且不要管他；但將軍你此來差矣！却又自冒了大大罪名，難道不知麼？」尙師徒道：「本帥舉兵征討反賊，有何罪名？」茂公道：「請問將軍此來，還是奉聖旨的，還是奉靠山王將令的？」尙師徒道：「本帥聞你等猖獗瓦崗，理宜征勦，奉甚麼旨？」茂公道：「將軍獨不聞向年奉平南王韓擒虎將令，往征伍雲召，令你鎮守西城，却被伍雲召逃走，幾乎性命難保。況

靠山王楊林不比韓擒虎心慈，若將軍勝了瓦崗，還好，倘或不勝，二罪俱發，況又私離迅地，豈不罪上加罪？且目下盜賊衆多，倘有人聞將軍出兵在外，衆將暗襲臨潼關，將軍一失臨潼，不惟有私離迅地之罪，還有失機之罪矣！我等從山東反出來，那唐璧乃職分當爲，固該來的，卽新文禮私自起兵，亦有些不便。尙師徒聞言，大驚失色，道：本帥失於算計，多承指教，自當卽刻退兵。徐茂公吩咐衆將，不必圍住，保主公回瓦崗，讓尙將軍回營。這尙將軍忙回營內，知會新文禮，二人連夜拔寨，領兵回關去了。不題。再說楊林兵至瓦崗西門，安了營寨。唐璧聞知，入營參見，楊林大喝道：好狗官！你爲山東節度使，孤家把兩個响馬，交付與你，却被賊衆，劫牢反出山東，孤家聞得只有三十六個強盜，你今却掌數十萬兵馬，如何拿他不住？又不及早追滅，却被賊人成了基業，還敢來見我？吩咐左右，與我把狗官綁出營門斬首。左右一聲答應，還在網綁，唐璧大叫道：老大王，你却斬不得臣！楊林喝道：狗官！怎麼孤家斬你不得？唐璧道：臣放走了响馬，還是三十六個，所以拿他不住。請問大王，秦瓊只是一個，爲何也拿他不住？況城只有一城池，三十六個反了，出了那長安，却是京城外有潼關之險，一個秦瓊也被他走了。大王不自三思，而反責臣死，臣死去也不瞑目。楊林聽了道：你這狗官到會強辯。如今孤

家饒了你，就着你身上去拿秦瓊。若拿不得秦瓊，你這狗官，休想得活。去罷！當下唐璧回到東門，自己營內，沒奈何領衆將抵關討戰。要叔寶答話。探子飛報入殿，程咬金對秦王兄道：唐璧討戰，你可出馬對陣。叔寶答應領旨，披掛上馬，出了東門。只見唐璧親在營外，叔寶橫槍出馬，馬上欠身道：故主在上，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望乞恕罪。那唐璧道：秦瓊本帥從前待你不薄，今日楊林着我拿你，你若想平昔待你之恩，自己綁了，同我去罷。叔寶道：末將就肯與故主拿去，只怕衆朋友不肯。故主亦有些不便。若末將不與故主拿去，楊林又不肯干休。況今皇上無道，殺父欺娘，醜兄圖嫂，殘害忠良，天下大亂，因此四方反者不計其數。當此之秋，正英雄得勢之時，成王定霸之日也。故主到不如改天下，立國號，進則可爲天子，退亦不失爲藩王，何苦反受人之辱？唐璧聞言，如夢初覺，叫聲叔寶，本帥雖有此心，只恐楊林不容。叔寶道：他若有犯故主，我瓦崗自來相救。唐璧道：本帥今日聽你言，退兵自立；他日若有難，你等必須相助。叔寶道：這個自然，必不肯有負故主之恩。唐璧遂回營，下令將官換去大隋旗號，自稱爲南濟王，與兵拔寨，反回山東去了。那楊林坐在營內，忽見探子來報，說唐璧與秦瓊合謀，反回山東了。楊林聞言大怒，即披掛上馬，率領十二太保，大小衆將領兵出城。齊聲喊吶，楊林

大叫快快一齊殺來。哨馬飛報楊林道：啟大王城中賊將殺出來了！楊林道：這強徒怎敢殺出？吩咐不必追趕唐璧。後隊作前隊，前隊作後隊，去殺強盜。那叔寶等見楊林回兵，卽忙退入城去。楊林見了，又回軍來趕唐璧，叔寶等又殺出來。及楊林轉來，叔寶等又退入城。楊林大怒，必要滅除這班強盜，遂同十二個太保，擺下一陣，名曰一字長蛇陣，把瓦崗四面圍住。秦叔寶一班人在城上見楊林調兵，佈下一個陣勢，衆將俱皆不識，便問軍師：此是何陣？茂公曰：此乃一字長蛇陣，擊尾則首應，擊首則尾應，擊其腰則首尾俱應。須得一員大將，能敵楊林者，從頭殺入，四面調將，衝入陣中，其破必矣。叔寶道：不知何人能敵得楊林？茂公道：除令表弟羅成，不能也。必須奏知主公，差一位兄弟前去，請他到來方妥。叔寶道：徐大哥此言差矣！俺姑爺鎮守燕山，法令嚴明，豈容我等猖獗？他若得知，還要見罪。焉肯使表弟來助我？茂公道：我自有妙計，只消差一個的當兄弟，前往燕山，巧巧相請，令表弟同來，包你令姑丈也不知道一些。叔寶道：徐大哥妙算雖好，小弟細想，到底使不得。縱使我姑爺瞞得過機會了，那楊林雖不會過，羅成槍法是瞞不得，倘一時拽漏，干係不淺。茂公笑道：賢弟却亦多心，我若洩漏，他那盟帖上也不抹去羅成名字。楊林雖奸，焉能出我所料？包你一些不妨。當下衆人下城，到朝中

來。咬金看見，忙問：衆位王兄，方纔出兵，勝敗若何？茂公道：楊林那厮，被臣等攻擊，激怒了他，他擺下一陣，名爲一字長蛇陣。咬金道：這陣不知王兄怎樣破法？茂公道：欲破此陣，必須燕山羅成到來，方可破得。咬金聽了，大叫道：妙！妙！妙！徐王兄，你可速速替孤家寫起詔書來，差官前去，連他父親也詔來。他是靖邊侯，快快寫詔書來。茂公一班人，看咬金這般局促，心中到也好笑，却欺他不識字，糊亂應他領旨。茂公寫了書，咬金道：念與孤聽。茂公遂依他口氣，假做詔書，詔他父子，念了一遍。咬金道：要差那一位去？茂公道：此事必須王伯當前去方妥。當下封好了書，茂公叫過伯當，附耳低言道：過隋營如此如此，見羅成這般這般。伯當領命，將書藏好，手提方天戟，上馬出城，竟奔隋營。隋兵一見，飛報入帳，說啓大王有賊人單身匹馬來衝營了。楊林聞報，就令第七太保楊道源，前出去戰。道源領兵提槍上馬，出營一看，見王伯當便喝道：來將何名？伯當橫戟在手，忙叫道：將軍請了！我却^不來交鋒，要去請個人來。道源喝問道：你去請什麼人？伯當道：將軍有所不知，我們起初原不肯反，只因秦叔寶有個堂兄弟，名叫秦叔銀，他叫我們反的。我們說反是要反，只怕楊林興兵來，十分利害，如何反得？他說不妨！你們竟反；若楊林來，待我把這老狗囊，挖出眼睛，用兩根燈草，塞在他那眼睛內，當眼燈照。我們

一時聽他，所以反了。不料老大王果然到來，我今要到山東請他，特與將軍說聲，可去說與大王知道。若怕我去請他來，挖大王眼睛做燈兒呢！你不放我去，你若不怕，你放我去。楊道源一聞此言，把這無明火直透頂梁門，高有三千丈，說聲：「阿呀！罷了！罷了！你去請他來。」伯當道：「將軍不要見惱，還該與大王說了。」大家計較，將軍若放我去，倘老大王怕他，豈不要見罪將軍？楊道源氣得三尸爆跳，七竅生烟，大喝道：「不多講話，你去便了！吩咐三軍，讓他一條大路放他去罷！自却回進營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假行香羅成私出 破陣圖楊林喪師

楊道源回到營中，楊林見他顏色不平，兩個眼烏珠，因滴溜溜不勝怒氣的行狀，便問道：「王兒爲何如此？」道源道：「嚶！父王有所不知，眞活活氣死。」楊林道：「爲何呢？」道源就把伯當言語，一一述了一遍。又說：「如今臣兒放他出營，叫他請來。」楊林聞言，氣得睛珠突出，銀鬚倒豎，叫道：「好兒子，放得好！這厮焉敢無禮，辱沒孤家！待他到來，看他怎麼樣？」不表楊林營中生氣。再說王伯當出了隋營，竟往燕山而來。不一日到了燕山，入城尋過下處歇下，問店主人道：「羅元帥公子，可在府中了？」店主人道：「羅公子不在府中。」伯當道：「他到那裏去了？」主人道：「因邊外突厥，興兵犯邊關，羅元帥令公子領兵出征去了！」伯當

曉得幾時回來？店主人道：早間聞做工人說，羅公子大破番兵，明日就回來了！伯大喜，就在店中宿了。到了次日，早飯後，伯當出城到一個僻靜處等候。到了下午，忽見有個敲鼓鑼的過去；少時又見一隊隊兵過去，將次過完，却見羅成有四五個家將跟隨，在後面按轡而來。伯當忽哨一聲，羅成早看見是伯當，却吩咐家將先行自己跳下馬來，與伯當施禮道：你們反了山東，今日因何到此？伯當道：我們反了山東，秦大哥反出潼關，取了金銀，得了瓦崗，令舅母在瓦崗，衆人奉程咬金爲王，今被楊林擺了一字長蛇陣，圍困瓦崗。弟奉徐茂公之令來請羅賢弟，故爾到此。懷中取書付與羅成。羅成折開一看道：兄且在下處坐着，待我回去，與母親商量，設個計較，若能脫身，弟自差人來知會兄。遂別伯當，上馬入城。回至帥府，繳了令，羅公自去賞軍。羅成入後堂來見母親。施禮畢，羅成道：母親好笑得緊！秦叔寶表兄在瓦岡寨，立程咬金爲王，程王帝母也在那裏。今被楊林圍困，寫書來請孩兒去救他。母親！你道好笑不好笑？老夫人道：書在那裏？羅成就向懷中取出，老夫人接過一看，不覺淚下來了！叫聲我兒！你母親面上只有這點骨血。楊林那厮殺你母舅，仇還未報，今又要害你表兄；一有差錯，秦氏一脉休矣！兒阿！必須設個法兒去救他纔好。羅成道：只怕爺爺得知，不當穩便；兒有一計，少

爹爹進來，母親可如此如此，爹爹一定允的。孩兒便前去。老夫人依允，把只封書燒毀了。少時只聽雲板一响，夫人便大哭起來。羅公進來，十分驚駭，忙問道：夫人却是爲何？夫人道：懷孕的時節，曾許武當香願，日逐事忙，未曾了得。今日晚間，夢見神聖震怒，要傷我兒，故此啼哭。羅公道：夫人既有此兆，作速差人前去，還此香願便了。夫人道：這香願原是爲孩兒許的，須孩兒親自願方可。羅公依允，令羅安打點香燭祭品，明日動身前去。羅成悄悄吩咐羅安，通知王伯當，叫他去城外僻靜處相等。羅安自去知會。次日天明，羅成收拾盔甲器械，吩咐羅安羅春，在朋友處借住，然後別了父母，帶羅安羅春一齊起身，吩咐羅安羅春，等我回來進帥府覆命，不可漏洩。自己一馬奔出城來，伯當在前相等。二人拍馬，連夜兼行，不一日來到瓦崗。果見瓦崗有許多人馬團圍圍住。羅成叫聲：伯當兄！我今殺入陣去，你可乘亂入城去知會。伯當依允。羅成遂縱馬，沖入陣內，大喝道：隋兵讓開路，俺秦叔銀來了！隋兵齊說：不好了！要挖去大王的眼睛來了！大家把箭射來，羅成把槍一攆，那射來的箭，皆叮叮噹噹落在地下。被羅成鬧一聲响，沖進營盤，直衝得一路兵東倒西歪，死者不計其數。楊林聞報，同衆將一齊上馬，先是楊道源一馬殺來，被羅成一槍攔開刀，喝聲過來，將手勒住甲縵，提過馬來，扯了雙腳，

哈喇一聲响，擄爲兩半片，拋在地下。那徐茂公在城上看見，塵土冲天，知是羅成已到，忙令衆將大開城門，分頭殺出，俱攻大寨。且說羅成在陣內，擄開了楊道源，鎗挑盧方，鏢打薛亮，十二個太保，被他殺了八個。楊林大怒，舉囚龍棒劈面來迎，羅成使開槍，如銀龍出水，猛虎離山。楊林道：這是羅家槍法。羅成道：我哥哥秦叔寶，曉得羅家槍，難道我堂弟秦叔銀，學不得羅家槍麼？遂提槍直刺，楊林舉棍相迎。大戰十餘合，楊林仗劍想砍來，却被瓦崗衆好漢殺來。楊林心中一慌，被羅成耍的一槍，正中左腿。楊林幾乎墜馬，大叫一聲，回馬便走。羅成縱馬趕來，隋兵降者二萬餘人，棄下糧草馬匹，軍器不計其數，追趕二十餘里，鳴金收軍。羅成會見叔寶，訴說前事，雄信也撞見，彼此陪罪。羅成對叔寶道：哥哥！今弟不敢入城見舅母，恐有洩漏，如今就要回去，可爲我致意舅母。叔寶道：這個自然；我也不敢相留。羅成遂別叔寶，連夜回燕山去了。當下叔寶等收兵入城，咬金問道：羅成御弟呢？爲何不來朝見？叔寶道：他瞞了父親，私自走來，恐有洩漏，已回燕山去了！咬金道：前日孤家去詔他的詔書，難道他不奉詔麼？王伯當道：臣上路遇見他的，因此不說起。咬金道：這也罷了！這是敗了楊林，豈不是孤家之福星？王兄！可爲孤家去金州取景陽鐘，秦王兄！你可爲孤家去雷州取龍鳳鼓。二人領旨，分頭而去。

且說楊林去二百餘里，收了殘兵，再欲來打瓦崗，忽有聖旨到來，說海外離石湖，翟王起兵來反登州，令楊林回登州鎮守，不可擅離。楊林無奈，只得上本，保舉潼關總兵魏文通，攻打瓦崗寨，自回登州鎮守。那劉留王聞楊林兵亦回，即收兵回去。若楊林一離登州，他又引兵復來，因此楊林不敢遠離。按下不表。却說楊帝得了楊林本章，下旨令魏文通領本部人馬，攻打瓦崗。又差大將楊鎮守潼關。魏文通點齊十萬人馬，殺奔瓦崗而來，離西門五十里下寨。徐茂公得報，不與交兵，快快差齊國遠、李如珪、金甲童環、梁師徒、丁天慶帶一千人馬，出東門轉總路口等候。且說秦叔寶、雷州取鼓回來，遠遠見有人馬正在扎營，吩咐從人將龍鳳鼓藏在樹內，自己一馬沖來，大喝道：「何處人馬，閃開讓路？」魏文通方纔下寨，見有人衝營，遂提刀上馬出來。叔寶一見，有些胆寒道：「原來是你！通見是叔寶，大喝道：『好強盜！前日被你走了，今日相逢，吃我一刀。』」兩人遂交戰十餘合。叔寶力怯，回馬就走。文通催馬趕來，却逢王伯當、金州取鐘回來。看見魏文通追趕叔寶，伯當忙取弓箭開弓射去，正中魏文通咽喉，翻身落馬。叔寶取了首級。那十萬兵見主將被殺，慌忙退去，被齊國遠等攔住去路，大叫：「投降免我誅戮。十萬大兵，盡棄刀降順。衆將收兵，齊回瓦崗。」叔寶、伯當一齊繳旨。咬金見射死魏文通，又得了十

萬兵馬，十分快活，吩咐大擺御宴，吃酒賀功不表。再說煬帝聞報魏文通身死，十萬兵盡投降瓦崗，便問宇文化及如何是好？此時楊素出鎮黎陽，因此兵權盡付化及。當下化及就保兵部尙書，征戎大元帥，長平王邱瑞大有將才，可當此任，必破瓦崗。煬帝依奏，召過邱瑞，封爲兵馬大元帥，領十萬雄兵，征打瓦崗。煬帝又問誰敢爲前部先鋒？化及次子宇文成龍道：臣願掛先鋒印。煬帝大喜，卽封爲正印先鋒。化及欲待阻住，奈聖旨已下，無可奈何，退朝回府，埋怨成龍道：你沒有本事，如何掛先鋒印？此去若有一失，性命難保。卽備一件恩禮，來見邱瑞，說道：愚男成龍，不自揣菲才，冒掛先鋒之印；老夫因聖旨已下，難以違君，若到瓦崗，乞相看一二。回兵之日，自當重報。邱瑞道：這事自當從命。化及大喜，卽叫家將金銀禮物送上。邱瑞正色道：丞相若送金銀，是以利心動邱瑞耳！本藩不敢領命。化及道：千歲既然不收，老夫不敢相強，叫家將一一收回，辭別回府。邱瑞退後堂，夫人與公子邱福迎接。邱瑞就把出征之事，說與夫人知道。夫人聞言，暗暗悲傷，只得吩咐擺酒送行。次日五更，邱瑞點起人馬，三聲炮响起行。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邱瑞中計降瓦崗

元慶逞勇取金隄

邱瑞領了軍馬，一路浩浩蕩蕩，來至瓦崗，放炮安營。探子飛報入朝，說兵部尙書邱瑞領兵十萬，在城外安營。咬金忙問茂公，有何妙計。茂公道：「臣有一計，包管十餘萬雄兵，不出兩月，盡降主公。」話未盡，又有探子報道：「啟上大王！隋兵先鋒宇文成龍，在外討戰。茂公叫單雄信出兵，許敗不許勝。」雄信得令，上馬而去。咬金道：「出兵要勝，如何反說要敗？」茂公道：「兵機不可預洩，到後自然明白。」那單雄信出城，與成龍戰了十數合。若說這樣將官，不消一二合，就可擒夾。雄信因奉軍師將令，虛閃一槊，回馬敗入城去。成龍縱馬趕來，又抵關討戰。次後，令秦叔寶出來，又敗；再遣齊國遠、李如珪、金甲童環，個個敗回。一日，連敗十五員大將，打得勝鼓回營。邱瑞大喜，擺酒賞功，遂寫書一封，差官上長安報捷。次日，宇文成龍又抵關討戰。瓦崗諸將，堅守不出。成龍令軍士大罵，城中只是不出。一連半個月，不有一點動靜。成龍那一日，到關大罵討戰。茂公令叔寶出戰，只三合內，可把他生擒來。叔寶得令上馬，出城與成龍戰無三合，攔開刀，把成龍擒過來，拿入城內。小軍飛報入營，說先鋒被他擒去了。邱瑞聞報大驚，下令緊守營門，不可出戰。這叔寶把成龍拿入城中，茂公吩咐斬了首級，石灰搶了。茂公早已造下一個夾底的竹箱，與許多行頭，包在袱內，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漏洩。伯當領命，與五十人到夜間，悄悄

悄悄出城；從別路竟奔長安而來。及到長安，伯當只叫一人取了竹箱，餘人叫他在兵部衙門左邊相等；自與拿竹箱的，竟往宇文丞相府來。到了府門，伯當上前道：衆位哥們！相爺可在府中麼？門上的道：相爺在朝未回；你是那裏來的？伯當道：我是瓦崗營中邱老爺差來。有書一封，竹箱一個，送與相府；相爺不在府，書信與竹箱俱在於此，我往別處去；相爺回來以後，再來討回書。說罷，就將書信與竹箱子遞與門上人，自與隨來的這個人，竟往兵部府門後邊一條僻靜巷內，那五十人正在內邊相等。伯當打開包袱，取出行頭，個個打扮起來，把囚車裝好了，竟往邱瑞府中。一聲聖旨下，夫人與邱福出來接旨，便開讀道：邱瑞無故傷殺大將，把家屬拿下，衆人拿了，齊入囚籠，趕散衆人，將拿來的布包，把囚的人都包了頭，出了府門，把一張假封皮，貼在門上，飛奔出城，往瓦崗去了。再說化及回府，家將稟道：方纔有邱老爺差官送書一封，竹箱一個，與老爺停一會要來討回書。化及先打開箱籠一看，却是空的；細看底下，又有一個替兒；抽出來一看，見一個人頭，喫了一驚；仔細看來，原來是他兒子的個頭；把那書拆開一看，却說：你兒子恃功，無我元帥在眼，屢次違我軍令，今已把他斬首，特此告知。化及看罷，大哭大罵：邱瑞老賊，我子與你何仇，把他斬首？卽入朝把邱瑞的書，并兒子頭與煬帝看。煬

帝大怒，卽着錦衣衛拿邱瑞的家屬。錦衣衛領旨出朝，來到兵部衙門，見門上貼了封皮，細細問居民，卽覆旨道：「據附近居民說，早上有校尉到他家，把家屬盡行拿去了！」帝聞言大驚道：「朕却不知，并不曾有什麼旨意。」化及跌足道：「這是邱瑞降了瓦崗，暗暗差人盜取家眷去了。」聖上如今事不宜遲，可差官前去；若邱瑞還未曾降，可賜他二般朝典，令其自盡。煬帝卽差官一員，校尉四名，飛奔瓦崗行事。此事不表。且說王伯當賺取邱瑞家小，到了瓦崗，茂公吩咐收拾房屋，好好安頓，遂令叔寶出城討戰。叔寶得令，領軍放炮出城。邱瑞聞報，就令大小將官，擺齊隊伍出城。兩軍相對，叔寶橫槍在手，欠身拱道：「將軍在上，小將秦瓊甲冑在身，不能全禮。馬上打拱了！」邱瑞連忙回禮，叫聲：「秦將軍！老夫聞你是個英雄，爲何做這反賊勾當，豈不可惜？不如下馬投降本藩，也不計從前之過，保你做個將官；你意下如何？」叔寶道：「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當今皇上無道，殺害忠良，英雄並起，諒來氣數不久；我瓦崗寨混世魔王，有仁有義，賞罰分明；將軍不如降順瓦崗，亦不失爲王侯之位；將軍意下如何？」邱瑞大怒道：「好匹夫！焉敢來說本藩？看我傢伙罷！」遂把雙鞭打下，叔寶把鎗一架，大戰四十餘合，不分勝負。邱瑞自想：「叔寶本事高強，不如用獨門鞭打死他。」遂把兩鞭，并爲一條，打將下來，叔寶將槍架住，叔

寶就趁此把槍往後一拖，邱瑞的馬拖近。叔寶雙手扯住了邱瑞甲帶，要提過馬了。此時邱瑞見叔寶扯住甲帶，心中慌了，却將鞭放下，一把捧住了叔寶頭。叔寶把帶一扯，說聲過來；邱瑞也把頭盔一捧，說聲過來。兩下一扯，一齊跌下馬來。又是你一扯，我一扯，叔寶扯斷了邱瑞甲帶，邱瑞扯落了叔寶盔纓，大家不好看相，各自收兵。邱瑞收兵，換了戰袍，忽報長安家人邱天寶到。邱瑞叫他進來，天寶入營哭拜於地。邱瑞忙問其故。天寶細述前事。邱瑞大驚道：宇文成龍是瓦崗拿去，那有此事？外邊人又報公子到來。邱瑞一發心異。邱福來到營中，拜了父親。邱瑞忙問道：你已被拿，緣何到此？邱福道：此乃瓦崗徐茂公之計，要爹爹歸降；如今家屬俱已賺在瓦崗城中，叫孩兒來奉請。邱瑞聞言，急得七竅生烟，一些主意全無。又見傳報說天使到，邱瑞接入聖旨，差官開讀道：邱瑞欲順瓦崗，故殺大將，速令自盡！旨未讀完，那邱福大怒，一刀砍了天使。邱瑞大驚。邱福道：爹爹這樣昏君，保他何益？今瓦崗混世魔王，十分恩德，不如歸順了罷！邱瑞長歎一聲，吩咐先去通報；即便收拾十五萬人馬，歸降瓦崗，咬金率令衆將迎接入城，設筵慶賀不表。再說隋朝的校尉，逃回長安，天使飛報十五萬人馬，歸降瓦崗。煬帝大怒道：誰敢再領兵攻打瓦崗，化及道：若非上將，焉能取勝？今有山馬關總兵裴仁基，差

官召他三子長元紹，次元福，三元慶。元慶雖是十歲，他用的兩柄鎗，有五升斗大，重三百斤，從未遇敵手。聖上可召他來，封他爲元帥。他若提兵前去，必破瓦崗矣。煬帝大喜，卽差官星夜往山馬關，宣召裴仁基。差官飛馬到關，裴仁基父子接了旨，卽時起行，來到長安午門外，問聖上何在？黃門官道：聖上同國丈在紫微殿下棋。裴仁基見說，率三子到紫微殿，果然煬帝與張大寶對坐下棋。裴仁基與三子俯伏於地，說道：臣山馬關總兵裴仁基，父子朝見，願我王萬歲。煬帝一心下棋，那裏聽得？仁基又宣一遍，又不聽得。足足等了一個時辰，不見動靜。裴元慶大怒，立起身來，走上前一把，扯住張大寶舉起來。煬帝喫了一驚，忙問道：這是何人？裴仁基道：是臣三子裴元慶。聖上因見國丈喊痛得緊，大叫將軍放手。那元慶又聞聖旨說放了，竟把他一拋，跌在地下，皮都抓下了一塊。煬帝看元慶年紀不多，又如此勇猛，心中大喜，便叫裴愛卿，朕封卿爲元帥，卿子爲先鋒，興兵征討瓦崗，得勝回來，另行陞賞。又道：朕欲封一個監察行軍使，以觀卿父子出兵，不知何人可去？張大寶道：臣願往。煬帝大喜，就封大寶爲行部都指揮，天下都招討。四人謝恩而出。那大寶懷恨在心，思想要害他父子，遂點起十萬雄兵，尅日行師，離了長安，張大寶下令，先取金隄關，然後攻打瓦崗，以此兵到金隄關下寨。張大寶吩

咐裴元慶道：限你今日要取金隄關，若取不得關，休想來見我。元慶心中想道：呀！是了！我想張大賓記恨我提他之仇，今欲害我父子，咳！張大賓你若識時務，便罷；若不識時務，我父子一齊降瓦崗，看你怎生奈何我？吩咐帶過馬來。那馬竟像老虎，不十分高大。元慶拿兩柄銀鎚，飛身上馬，跑到關前討戰。守關將官乃賈閏甫、柳周臣，得了報，卽上馬領兵出關交戰。二人一看裴元慶年紀甚小，手中拿斗大兩柄鎚，心中奇異，喝問道：來將何名？你手中鎚可是木頭的？元慶道：我乃山馬關總兵裴仁基三子，裴元慶便是。我這兩柄鎚，只要上陣打人，你管我木的怎麼？賈柳二人大笑，把刀一齊砍下。元慶把兩柄鎚輕輕往上一架，賈柳二人的刀，一齊都振斷了；二人虎口也震開了，只得叫聲好利害！回馬就走。元慶一馬趕來，賈柳方過吊橋，元慶也到橋上。城上軍士就認了自家主將，不敢放箭，到被元慶衝入城來，賈柳二人只得投奔瓦崗去了。張大賓領兵入金隄關，遂向瓦崗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裴元慶怒降瓦崗

程咬金喜納翠雲

不暇說張大賓領兵前來，且說瓦崗寨這日程咬金升殿，衆將拜畢，徐茂公仰首一觀，大叫道：主公不好了！這裏的人都要死了！咬金道：你是癡癩了！知我等好端端的人，爲

何都要死？茂公道：臣今觀天文，巡天都太保，八臂哪咤臨凡，第三條好漢殺來了，瓦崗城內這些大小將官，不經他打的。主公不信，請看天上黑漫漫的，霧不像霧，雲不像雲，是有半天對着瓦崗城。大家喫了一驚。正看之間，只看黑氣內衝出一股白氣，把這黑氣衝散了！泛出紅來。茂公仔細一看，叫聲：好了！有救星了！這是主公洪福。有個賊星與巡天都太保爲難。料想這員大將，不日就降瓦崗，主公更有正宮了！咬金大喜。正說之間，忽報金隄關賈柳二位老爺，在外候旨。咬金叫宣進來。二人入殿俯伏，叫聲：主公不好了！就把裴元慶勇猛難當，說了一遍。咬金道：還是你二人無用，待他來時，必要殺他大敗而去，閃過本事。邱瑞道：主公有所不知，裴仁基第三子，論他年紀不過十來歲，使兩柄鐵鎚，重有三百斤，英雄無比。若這位小將來了，大家須要小心！咬金聽了微笑，不以爲然。衆人說話之間，外邊隋兵已到，紮下營寨。張大寶吩咐裴元慶：今日限你取瓦崗，若取不得瓦崗，休來見我。裴元慶見說，微微一笑，遂上馬抵關討戰。探子報入城中，咬金問：那一位王兄前去迎敵？忽見史大奈出班應道：小將願往。遂提刀上馬，衝出城來。見了裴元慶，不覺大笑道：你個小孩子，就是裴元慶麼？元慶道：正是。史大奈道：我看你乳臭未乾，到此做什麼？好好回去罷！裴元慶道：我若怕你，也不算爲好漢。史大奈就

把刀照頂門砍來。元慶將身一側，舉鎚照刀桿略柵一柵，刀便分爲兩截。史大奈一個虛驚，登時跌下馬來。裴元慶喝道：「這樣沒用的，也要算什麼將官？我小將軍不殺無名之將，饒你回去罷！」史大奈爬起來，跳上馬，奔入城中。咬金問道：「小將軍果曾拿來麼？」史大奈搖搖頭，不要說起，嚇嚇殺把前事說了一遍。衆將見說，皆以爲奇。正說之間，又報小將在外討戰。單雄信大怒，上馬出城，遠遠一望，那裏見甚麼將軍，直撞到了元慶面前，還不見他。元慶大喝道：「青臉賊！道路至此，還不知我小將軍利害？那裏孩子坐的馬，竟像驢子一般。」雄信遂大笑道：「你這小孩子要來送死麼？」元慶道：「你這青臉賊，還不知我小將軍利害，特來殺你。」雄信大怒，把槊打下來。元慶在手的鎚舉着，等他槊打到鎚上，方將右手的鎚舉過來，把槊一夾。雄信用力亂扯，那裏扯得脫？元慶笑道：「你在馬上用的，是虛力，何不下馬來，用盡平生之力，在地下扯我？若在馬上，身子動了一動，就不算好漢。」雄信竟跳下馬來，用盡力亂扯，竟像獼猴搖石柱，動也不動。雄信只漲得一漲，青臉內泛出紅來，竟如醬色一般。元慶把鎚一放，說道：「去罷！」把雄信仰後跌去，跌了一臉的血，忙爬起來，跳上馬，飛跑入城。咬金見了，又好笑又好氣，又叫秦王兄：「你去戰一陣看。」秦叔寶上馬出城，一看裴元慶，暗想道：「小孩子爲何如此利害？休要管他，賞了。」

他一鎗就把鎗刺來元慶將鎚噹的一架把一桿虎頭金槍打得灣灣如曲蟻一般。叔寶的雙手都振開了虎口，流了血來，回馬便走，敗入城中。咬金大怒道：何方小子，敢如此無禮？下旨孤家親征，帶領三十六員大將，放炮出城。咬金一馬上前，把斧砍下。元慶把鎚一槊，叮噹一聲响，斧轉了口，震得咬金滿身麻了，雙手流血，大叫：衆位王兄！快來救駕！衆將遂放馬，齊聲喊，團團圍住裴元慶之馬。元慶見了哈哈大笑，把鎚往四下輕輕擺動，衆將那裏敢近他身？有幾個略攏了一攏，撞着鎚鋒的，就跌倒了，衆將只得遠遠喊。那隋營裴仁基在營前，見三子元慶戰了一日，恐他脫力，忙令鳴金收兵。張大賓聽見，就召裴仁基入帳，喝道：你爲大將，怎麼貪惜兒子，不與國家出力？他正欲取城，你爲何私自鳴金收兵？目中全無本帥，綁去砍了！左右答應一聲，就把仁基縛綁。兩旁二子元紹元福，上前說道：就是鳴金收兵，也無處斬之罪。張大賓喝道：你兩個人也敢來抗拒本帥？吩咐左右綁去砍了！左右一聲答應，把裴仁基父子三人綁出營門。陣上裴元慶聽得鳴金，把金鎚擺衆將分開，就衝出去了，咬金收兵上城觀看。且說元慶回到營前，見父親哥哥都被縛，大喝一聲道：你這些該死的，焉敢聽那張大賓把老將軍小將軍如此，還不放了！這些軍校被喝，誰敢不遵？連忙放了。元慶叫聲：爹爹！今

主上無道，奸臣專權，我們盡忠出力，也無益了！不如降了瓦崗罷！父子四人勢不由己，竟奔瓦崗而來。到了城下，見咬金在城上看，裴元慶叫道：「混世魔王在上，臣裴元慶父子四人被奸臣謀害，特此前來歸降。」咬金道：「隨征軍馬，孤軍難立，將軍善識時宜，但恐歸降是計，乞三兄轉去，把張大寶拿來，招降隋家兵馬，那時孤家親自出城相迎。」裴元慶道：「既如此，千歲少待，父親哥哥等一等，待孩兒去拿來。」說罷，即便回馬，跑入隋營。此時張大寶正在帳中發落，放走裴家父子軍士，忽見裴元慶匹馬跑來。張大寶要走，被裴元慶跳下馬來，一把擒住。又喝大小三軍：「汝等可同來歸降罷！」十萬兵齊應道：「願隨將軍。」裴元慶一手提着張大寶，跳上了馬，招呼大隊人馬，來至瓦崗城下，向城上叫道：「張大寶已捉在此了！請開城受降。」程咬金看見是真，就領衆將出城迎接入城。到殿上，裴仁基率三子朝見畢，咬金命武士絞死張大寶，封裴仁基爲逍遙王，裴元慶爲一字齊眉王，擺宴相待。裴仁基寫書一封，寄與山馬關焦洪。那焦洪是仁基外甥，將書與他，要他與夫人，并翠雲小姐說知，收拾府中錢糧，與二十萬人馬，一齊望瓦崗而來。咬金封焦洪爲鎮國將軍，令賈柳二人，依舊鎮守金隄關。徐茂公與咬金爲媒，娶翠雲小姐爲正宮。咬金大喜，卽令擇日迎娶成親。自此瓦崗威聲大振，消息傳入長安，煬帝大驚。

卽與化及商議化及道如今發不得兵了只好與他議和可封程咬金爲混世魔王割瓦崗之東一帶地方與他請和便了。煬帝如今就差一官員賈詔到瓦崗封咬金。咬金不奉詔不遣回使者按下不表。再說洛陽城外有一安樂村村中一個英雄姓王名世充他武藝高強件件皆稱父母俱亡止有一個妹子名叫英年方十五歲同住在家。這王世充射鳥爲活有一個族兄叫做王明德常常照顧他。一日明德母親養一個鸚鵡會說話不想被他掙斷了金絲索飛去了。四下尋來並無踪跡其母氣出病來。明德煩惱卽來求王世充代他尋覓。若尋得到願謝一百銀子。今先交五十兩銀子。世充許諾接了明德銀子回去。世充將銀子交與妹子遂拿了拈竿鳥籠入城尋覓並無看見只得回家歇了一夜。到次日就在鄉村尋覓尋至日中見前面林子內衆小孩子團團圍住。世充向前一看那鳥在樹上見世充便叫道：二員外我的脚金絲索被樹枝兜住了飛不動回去不得。二員外你上樹來替我解一解。世充許諾卽放下拈竿鳥籠溜上樹去把絲子解了。鸚鵡得放卽跳在王世充頭上。王世充抓下樹來就回頭上取下鸚鵡放在籠內取了拈竿提了竹籠忙忙回來。從一個莊院經過那莊內一個員外姓水名要，在莊前乘涼看見籠內鸚鵡會說話又認得是王世充就叫道：王兄弟你籠內的鸚

鵓，借我看看。世充依言，就取出與他看看。水要接過一看，問道：「鵓要賣麼？」世充道：「這是我伯母最喜之物，是不肯賣的。那鵓也叫道：『二員外！我要回去，不要賣我！』水要道：『與你三百銀子，賣與我罷？』世充道：『這是與我三千兩銀子，總是不賣。』水要變臉道：『你果然不賣？』世充道：『果然不賣。』水要用兩手扯鵓脚，一撕撕做兩塊，丟在地下去了。王世充敢怒而不敢言，把撕開的鵓放入籠內，提了籠走入城，見了明德。明德見籠內鵓撕開，忙問其故。世充把水要之事說了一遍。不料有丫頭聽見此言，忙報知太太。時太太正在喫藥，一聞此言，一口藥一噎，老人家氣轉不過，就嗚呼哀哉！丫頭飛報出來，明德大哭，別了世充，哭入內房去了。世充見了這事，不覺大怒，就出門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現瓊花指示興亡 上揚州商議開河

世充忙走出來，回到家中，向妹子取些銀子，拿一口寶刀，并一隻布袋，奔到做粉食店內，稱了三四錢的銀子，買了幾百個饅頭，用布袋包作好了。時天色將晚，就拿出店，行至一更時分，纔到水家莊邊。忽有十多隻犬，看見人影，多吠起來。世充忙向布袋內取出饅頭，一齊拋去。衆犬皆吃饅頭，就不吠了。世充放膽，走到莊門，把門就敲。那管門老

兒在牀上問道：是那一個敲門？世充道：是我老兒道：你果是張小二討賬回來，讓我來開。遂披衣起來，把門一開，被世充兜胸一把，提翻在地。那老兒欲要喊叫，只見他手中執的明晃晃的剛刀，只得哀求道：好漢饒命！世充道：你快快說。員外在那裏？那老兒道：進去就是東廳，待我敲門。世充就把老兒殺了，扒上牆去，輕輕跳下。望見水要與妻妾在那裏，呼二喝四，世充趕入，就殺了七八個家人。水要看見世充要走，被世充趕上前，一刀砍死；又把他妻女盡殺完；又到四下裏房中，徧尋有睡的，有未睡的，殺得乾乾淨淨，就割死尸血衣，題句於壁上道：王法無私人自招，世人何苦逞英豪？充開肺腑心明白，殺却狂徒是水要，每句頭上藏一字道：王世充殺。世充題壁罷，把血衣服揉了刀，就走出；奔回家來，已是五更時分，把門敲了。妹子走來開門，看見世充身上衣服都是鮮血，嗅了一驚。世充脫了血衣，穿了乾淨衣服，叫妹子隨我來。他妹子道：到那裏去？世充道：你隨我來就是了，問甚麼？世充扶妹子出了門，城門已開，却好走入來到明德家裏，見了明德，細言前事。明德大驚道：兄弟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可將妹子交與我，你快快走罷！即取銀子一百兩，交與世充。世充道：你隨來！出城而去。却說府尹聞報，水家莊上殺死多人，即吩咐備下棺木，親來收屍。見了壁上血書四句，知是王世充殺，差人捉拿。

方知早已走了！有人出首說明德是他哥子，必躲在他家。府尹就把明德一家老幼，拷打不招，監禁在獄不題。再說王世充逃至揚州，走入段家莊飯店。那店主把世充一看道：足下莫非姓王，大號叫做世充麼？世充道：爲何知道小可賤名？那主人忙請入內，納頭便拜道：主公在上，臣段達見駕。世充道：足下敢是瘋癲麼？段達道：昨日有個神仙到臣家，叫做鐵冠道人，能知過去未來，他說：明日已牌時候，有個眞名天子，姓王名世充，逃難到此，你可留住家中；到明年，我來助他洛陽起兵。吩咐了，如飛而去；所以臣知道世充道：原來如此！若果有這一日，足下就是大夫元公矣！段達謝恩，擺酒接風，收拾一間潔淨房子，與世充安歇。日日講論兵法。一日世充走到羊離觀遊玩，是夜宿在觀邊。方纔睡熟，只見觀中土地，叫聲：昴日星官，時運將至，上帝有旨，觀內現發一朵異花，引昏君遊玩出京，以激反天下；你可將花樣畫成一圖，到長安獻畫，那時就好舉義了！世充便問：這朵異花，叫何名色？土地道：瓊花。世充還要再問，却被土地一推，醒來已打三鼓。只見門外如火起一般，通紅世界。世充開門一看，只見空中响亮，如火毯滾下，落在觀中；左右人家，一齊驚起，開門觀望。那觀中廟祝，開門觀看，大叫奇異。衆人進內一看，見天井中一株奇花，高有一丈，頂上一朵五色鮮花，如一隻小船樣大；上有十八大葉，

下有六十四片小葉，香聞數十里。世充一看，忙回店中，細細圖畫了一幅，將來裱好。地方官楊時，不知此花何名，以爲祥瑞，卽修本進京，不表再說。王世充拿了這畫，別了段達，竟往長安而來。那時煬帝在宮，夢見花園中，現出一朵花來，高有一丈，頂上一朵五色鮮花，上有十八片大葉，下有六十四片小葉，異香無比；又見頂花上立着一個人，天庭開闊，地角方圓，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頭戴冲天翅，身穿杏黃袍；忽又見二十八片大葉，化爲一十八路反王；六十四片小葉，化爲六十四處煙塵，一齊殺來。又見花上跳下兩人來，一個黃臉鬚，手執雙劍；一個黑臉，手執鋼鞭，打死了一十八路反王，勦除了六十四處煙塵。煬帝大驚，忽然醒來，乃是一夢。遂對蕭妃細說夢中之事。蕭妃曰：陛下夢中異花，必有其種，可宣召名手畫工，畫出形像，張掛朝門；若有人識得此花在何處者，官封太守，不知聖意若何？煬帝大喜，遂召畫工細細將夢中花樣，描畫出來，命黃門官掛着午門，使百官觀看，并無一個識者。那時王世充來到長安，聞得午門掛榜，上前一看，竟與自己的畫無二，心中大喜，卽向前揭了榜文。兩太監見了，連忙扯住，領入朝門。太監先進內殿，俯伏在地道；今有人能識此花，前來揭榜，現在外面候旨。煬帝宣進來。太監領旨出來，帶王世充到內殿。世充拜伏在地道；子民王世充見駕，願吾皇萬歲。

萬萬歲！煬帝道：「你知此花何名？出在何處？」世充道：「此花名爲瓊花，在揚州羊離觀內。八月十五夜生出此花，子民描了一幅在此，與那榜上的一般無二，請萬歲龍目一看。內侍將畫取上，放在龍案上。」煬帝打開一看，果然與夢中所見一樣，心中大喜，卽封世充爲瓊花太守，先領兵一千，到揚州吩咐羊離觀，改爲瓊花觀，以備駕來觀玩瓊花。世充道：「子民有罪，不敢前往。」煬帝道：「卿有何罪？」世充把明德在監之事，細細說了一遍。煬帝准奏，卽行赦旨到洛陽，放出明德。世充領旨出朝，領一千兵馬，望揚州而來。路逢段達，鐵冠道人下馬相見。段達道：「隋朝氣數不久，我與軍師到洛陽守候主公便了！」世充大喜，謝別二人，上馬下揚州去不表。再說煬帝次日與宇文文化及計議上揚州，化及道：「主公長安到揚州是旱路，勞於行動。陛下可傳旨意，令魏國公李密作督工官，將軍麻叔謀作開河總督，令狐達制之，發大夫八十萬，自龍池起工。凡是崎平關隔山嶺，必由去路，淺處開深，狹處開闊，以便龍舟行走。那李淵可乘機限他私造王宮，府中造一所晉陽宮，用金玉鋪陳，以候聖駕。倘若不遵，只說他慢君，罪皆斬首。他若造了，又說他私造王宮，也把他殺了。除此後患。」煬帝大喜，旨意一下，當時軍丁戶女，也要他應工，稍有差遲，被督工官不勝鞭朴，在路上不知死了多少。看看開到河南，李密聞知朱燦勇猛善

謀就來請他爲總管。朱燦大喜，將伍雲召兒子，時年六歲，交兄朱然撫養。朱然許諾。朱燦別了哥哥，同李密而去。此話不表。再說那開河總督麻叔謀，一路開河，不管住房坎塋，一直開去。這麻叔謀又十分兇惡，好吃小兒肉，使人四下裏偷來烹煮吃。百姓被他擾害，遠近皆聞。當時附近小兒，都吃盡了，無處可偷，又生出一個計策來，把文書行到各州縣去。凡一州一縣，押喚開河人去，并還要解送三歲以下週歲以上的小兒一百個。這文行到相州，那相州刺史高談聖，看了文書大怒道：「既拘人夫開河，又要一百小兒何用？就把那差官夾起來。那差官受刑不起，招出原由。」高談聖大怒，立刻把差官打死。麻叔謀聞報大怒，即刻點兵親自來要殺高談聖。相州百姓，大家驚動道：「可惜這樣清官！難道憑他奸賊拿去，殺了不成？」衆人沸沸揚揚，驚動了一個英雄闕海。這日同各嘍囉到相州打聽經商，聞了這事，卽大怒道：「原來麻叔謀這般作惡，你衆人隨俺來。衆百姓遂同闕海，殺出城來。遇着麻叔謀，也不說話，闕海把斧砍來。叔謀把槍架住，兩手蘇麻，回馬就走。闕海趕到，一斧砍作兩段；又把斧將隋兵亂砍。隋兵驚慌，齊聲投降。闕海方纔住手，領了受降兵民入城。走進府堂，不由高談聖不從，立他爲王。高談聖勢不由己，只得依從，下令府堂改爲王府，自稱白御王，封雄闕海爲大元帥。闕海差嘍囉

往太行山，裝載糧草，并大小嘍囉，到相州，攻打該管州縣，各縣人民俱望風而逃。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袁天罡驅神造殿 李元霸力賽成都

再說麻叔謀敗兵逃到李密處，李密大驚，一面上本啓奏，一面差總管朱燦前去總督開河。開近曹州，曹州城外卅里，有一村，名曰宋義村，村中有一員外，家私巨萬，傭工之人，不計其數。此人姓孟，名海公，就是尙義的母舅。前年潼關，就秦瓊投奔在母舅處。那孟海公家有一個先生，名喚白順，足智多謀，才能文武，能識陰陽。孟海公有三個妻房，十分利害。第一個叫做貝賽飛，善用二十四口飛刀，名爲柳葉刀；第二個叫對夫人，第三個叫白夫人，都是有手段的。那孟海公心懷不軌，私置盔甲刀鎗，蓄養無法之人。故前一所龍穴，有應着孟海公爲王。一日莊家來報，開河將近主公的故邊了。海公道：如何是好？白順道：主公放心，在下有個故人，姓朱，名燦，現爲督工官，主公可取白銀三千，待我悄悄去見他，叫他保留此故邊了。孟公依言，取了三千白銀，叫人挑了，同了白順，來見朱燦，備說其事。朱燦依允，白順令人取過白銀，送與朱燦，朱燦不受。白順必要他受，推辭不過，只得受了。白順拜別朱燦，回覆海公，海公大喜。不多幾日，開近故邊，不料

一斧正斬到坎底下龍爪一隻。那龍疼痛跳起來，把孟公的坎直衝了粉碎；水勢漲起來，衝死了三四十萬人，省了幾十萬人工夫。直衝到揚州，竟成了一條大河。孟海公見朱燦收了銀子，又掘了坎塋，一時大怒，點齊家丁，與三個妻子，外甥尙義，反入曹州，殺了守將，自稱宋義王，封尙義爲元帥。那李密開成了河，自去覆旨。自此天下反叛者甚多，且將最利害者說明：

瓦崗程咬金

稱混世魔王

相州高談聖

稱白御王

蘇州沈法興

稱上梁王

山後劉武周

稱定隄王

濟甯王 溥

稱知世王

濟南唐 璧

稱濟南王

湖廣雷大鵬

稱楚王

江陵蕭 銑

稱大梁王

河北李子通

稱鳳高王

魯州徐元明

稱淨秦王

武林李 執

稱淨梁王

楚州高士達

稱楚越王

明州張稱金

稱齊王

幽州鐵木耳

稱北漢王

夏州高士遠

稱夏明王

沙陀羅于突厥

稱英王

陳州吳可宣

稱勇南王

曹州孟海公

稱宋義王

共有十八路反王，還有六十四處烟塵，爲首的是杜伏威、張善相、薛舉等，其餘按下不表。且說唐公李淵得旨，限三個月，要造一所晉陽宮，如何造得，心中不悅，與四個兒子計議。此時唐公有四子：長建成，次世民，三元吉，四元霸。這李元霸年方十二歲，生得尖嘴縮腮，面如病兔，骨瘦如柴，力大無窮，使兩柄鐵鎚，其重有八百斤，坐一騎萬里雲，天下無比。在大隋算第一條好漢。當下唐公說道：這旨意一定是宇文文化及的奸計，造不成，只說違旨要殺，造成又說私造王殿，也要殺。想起總是一個死，不如不造，大家落得快活罷！李元霸道：爹爹不要心焦，那個狗皇帝，若來，待我一把鎚，就撒開了！爹爹你做了皇帝就是了！唐公大喝一聲：哇！小畜生住口！話未畢，忽家將報道：府尹袁天罡、李淳風要見。唐公聞言，忙出廳外。袁天罡、李淳風早在廳上施禮，分賓主坐定。袁天罡道：聞聖旨下來，要千歲三個月造一所晉陽宮，爲何不造？唐公長歎一聲道：我想造也是死，不造也是死。袁天罡道：千歲不妨，卑職早間與李淳風同到晉陽，已買了一塊二里路的大地，只消今日一夜，天明卽成。明朝千歲來看晉陽宮，便了。唐公十分驚奇。二人辭去，到晚二人在空地上披髮仗劍，踏天罡步斗樞，請了六甲六丁，天將，豎柱上梁搬木，運石，一夜就將晉陽宮造完成了。唐公到來一看，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忙謝二

人按下不表。再說煬帝命次子代王侑守長安，封無敵將軍。宇文成都爲保駕將軍，帶了蕭妃，三宮六院，并宇文化及，一班近臣起駕，望太原而來。唐公率文武官員迎入太原。煬帝進了晉陽宮，見造得十分齊整，心中歡喜。宇文化及在側邊道：主公所懷之事，難道忘了？煬帝點頭，下旨道：李淵私造宮殿，心謀不軌，綁下斬了！唐公大叫道：臣奉旨起造，焉敢有私？煬帝大喝道：你既無私，焉有不及三月造得這樣宮殿！定是先造下的。竟把唐公綁了出來。此時世民在午門外，見父親綁了出來，忙去擊鼓。太監拿他上來，煬帝一見，竟如昔日夢中所見的一樣，忙問道：你是何人？世民道：臣李淵次子世民。見駕，願我王萬歲萬萬歲。煬帝道：你到此何幹？世民道：爲吾父親辯冤。煬帝道：你父私造王殿，有何可辯？世民道：臣父是奉旨造的，若說沒有這樣快，新舊可辨的。萬歲可下旨，起出鐵釘來看；若是舊的，釘子一定俱銹；若是新的，自然不銹。煬帝卽下旨，起出釘來看，果是新的。遂赦李淵，李淵進朝謝恩。煬帝問道：卿有幾個兒子？唐公道：臣有四子：長子建成，次子就是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煬帝道：卿可爲朕召三子來。唐公准奏，召到三人，俯伏在地。煬帝道：平身！四子分立兩旁。煬帝看三子，皆不及世民，遂說道：朕欲將卿次子世民承繼爲子，不知卿意若何？唐公謝恩，世民拜了煬帝，煬帝卽封世

民爲秦王。唐公道：如今盜賊叢生，陛下駕幸揚州，不知何人保駕？煬帝道：有無敵將軍宇文成都保駕。李元霸在旁笑道：那一個是無敵將軍？請出來看看！只見班中閃出宇文成都道：在下便是！元霸一看，又笑道：這樣就做無敵將軍，恐未必然！成都怒道：若有能敵的，你可尋一個來！元霸道：不必去尋，我就是。成都又笑道：你這樣的孩子，只消我一指頭，就送你命了！煬帝道：既出大言，必有本事，二卿可便交交手看。元霸道：臣用一條臂膊挺直在此，若推得動，扳得下，就算他做無敵將軍。說畢，卽挺直臂膊過來。成都大怒，趕上來一把扯住元霸的手，用力一扯，好似蜻蜓搖石柱一般，莫想得動分毫。元霸把手一掃，撲通翻筋斗仰後一交。成都爬起來道：你這是演就的，不算好漢！我看金獅子，在午門外，約有三千斤重，若舉得起，便算好漢。元霸道：你去先舉。成都就走出午門，一手托着腰，一手抵住獅子脚，就舉起來；一步一步走到殿上，又舉出去放在原處，復身進來道：你可去舉來！元霸也走出午門，左手提起左邊獅子，右手提起右邊獅子，一齊舉起，走到殿上。煬帝與衆臣看了，皆說真是天神。元霸在殿上把兩手舉上舉下，十數遍，依舊舉出午門，把兩個獅子放好了，後走入來。成都道：我不與你賭力，明日與你下教場比武藝，勝的方爲好漢。元霸道：說得有理！當下百官散朝，各各回府。化及

與成都計議，暗差五百名有本事家將，吩咐明日得勝便罷；若不得勝，你們一齊上前，把他殺死。家將領命不表。且說煬帝次日帶了文武官員，下教場朝見畢，煬帝下旨，令李元霸與宇文成都比武。二人領旨，下演武廳，各各上馬。成都立在左邊，元霸立在右邊。成都大喝道：李元霸快來納命！遂舉起流金鎗向前。元霸把鎚往上一架，噹的一聲，把流金鎗打在一邊。成都叫道：這孩子好家貨！舉起流金鎗，又是一鎗。那元霸把鎚一架，將流金鎗幾乎打斷，振得成都雙手流血，回馬便走。元霸一馬趕來，伸手夾背心，一把提過馬。煬帝見成都被擒，怕傷了他的性命，忙傳旨放了成都。宇文文化及大叫道：聖上有旨，李公子快快的放手！元霸暗想：我當年在後花園中學習武藝，師父曾吩咐我，不可傷使流金鎗的性命。又聞有旨，遂把他望空一拋，不知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衆王盟會四明山 三將合戰宇成都

當下李元霸將宇文成都望空一拋，就雙手一接，叫聲：我的兒！饒你去罷！往地下一拋，撲的一聲，跌得個屁屁直流。那五百家將，見主人被跌，齊舉兵器上前，直奔李元霸。元霸笑道：替死的來了！把雙鎚四下一擺，打死了十餘人；其餘個個驚走。當時元霸得勝，把雙鎚插在腰間，走上演武廳，下馬繳了令旨。煬帝大喜，封爲西府趙王，鎮守太原，遂

擺駕回宮。住了幾天，夏國公竇建德奏：龍舟造完，前來覆旨；請萬歲駕幸江都。煬帝下旨，把三宮六院，俱留住晉陽宮，令李淵、元霸同守太原，秦王世民同往江都。李淵謝恩。煬帝帶了蕭后，與些寵妃，上頭一座龍舟居住；第二座秦王世民，第三座宇文文化，及與保駕將軍成都，第四座文武百官。龍舟四座，皆以錦衫爲帆；又有千艘騎兵，望兩岸而行。煬帝坐的龍舟，挽牽俱用婦女，各穿五色彩衣。煬帝觀岸上婦女，挽牽錦纜，這些五色彩衣，紅紅綠綠，心中大喜。此話不表。再說曹州宋義王孟海公，聞知昏君來遊江都，必從四明山經過，忙發下一十八道矯詔，差官各處傳送，令舉兵齊入四明山相會，拿捉昏君，來遊江都。且說那河北壽山王李子通，得了孟海公詔，忙傳伍雲召上殿道：孤家正欲興兵，與元帥報仇，不料昏君遊幸江都。今有宋義王孟海公的矯詔到來，要孤家兵同集四明山相會，捉拿昏君。元帥就此發兵前去。雲召大喜道：多謝主公！退出朝門，點起十萬雄兵，又發書到浣羅寨伍天錫處，令他爲先鋒，在前相等，同往四明山去不表。且說瓦岡寨程咬金，得了這矯詔，十分大喜，卽下旨興二十萬雄兵，命秦叔寶爲元帥，裴元慶爲先鋒，徐茂公爲軍師，并諸將起身，命邱瑞保瓦岡寨。三軍浩浩蕩蕩，往四明山進發。到了四明山，孟海公早興十萬大兵，在山下扎寨。報混世魔王到了，孟海

公卽迎接咬金入帳。次後相州白御王高談聖，山東濟南王唐璧，濟甯知世王王溥，蘇州上梁王沈法興，湖廣荊州王雷大鵬，山後定陽王劉武周，河北壽州王李子通，沙沱羅老英，王于突厥，幽州北漢王鐵木耳，魯州淨秦王徐元明，江陵大梁王蕭銑，武林淨梁王李執，明州齊王張稱金，楚州楚越王高士達，陳州勇南王吳可宣，夏州夏明王高士遠，各領雄兵十萬齊到。杜武威張善相李芙蓉薛舉爲四個頭領，帶領六十四處烟塵，共兵二十三萬，戰將千員，陸續俱到。孟海公接入帳。見禮分班坐定。孟海公道：列位王兄在此，孤有一言相告：今昏君誅害忠良，弑君弑父，欺娘奸嫂，又遊幸江都，開河害民，種種罪惡，萬姓怨苦。今諸位王兄俱要同心竭力，拿捉昏君，衆王兄意下如何？衆反王道：孟王兄之言有理！班中閃出徐茂公道：今盟主先調用各路大兵，衆王道：徐先生之言有理！遂共推程咬金爲盟主。徐茂公道：那宇文成都，勇冠三軍，力敵萬人，必須立下先鋒，然後可擒成都。忽李子通隊裏閃出元帥伍雲召道：小將願往爲前部先鋒。衆王一看，見那員將士銀盔銀甲，面如紫玉，目若明星，二柳長髯，堂堂儀表，立於帳下。壽州李子通對衆王道：列位王兄！此乃南陽侯伍雲召，隋朝右僕射伍建章之子。伊父被昏君斬首，又差宇文化成都圍困南陽，他殺傷隋朝三十多員上將，因內無糧草，外無救

兵，他殺出重圍，相投孤家；他心存報仇，封爲先鋒，無有不竭力的。咬金大喜，與了先鋒印。雲召謝恩，只見高談聖隊裏閃出一員大將，身長一丈，腰大數圍，鐵面剛鬚，手執雙斧，大叫道：俺情願同哥哥去。衆王抬頭一看，原來是雄闊海。高談聖道：你去須要小心！闊海應聲道：是。遂同雲召回至帳中。天錫看見闊海，忙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闊海把相州之事，細說一遍。雲召道：俺今得先鋒印，我兄弟三人，一同前去，何愁這宇文成都，擒他不來？天錫道：是。三人置酒暢飲不表。却說靠山王楊林，在登州聞得駕幸江都，喫了一驚，令四家太保守登州，自家星夜趕上龍舟，保駕而行。不一月到了四明山，探子來報：啟萬歲爺不好了！今有一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處煙塵，齊集會兵；現有三個先鋒，在前阻路。煬帝聞報，卽令宇文成都前去退敵。成都領旨，提鎗上馬，殺上前去，大喝道：無名草寇！焉敢抗拒聖駕？衆軍飛報上山。伍雲召聞報，遂手執長槍，同雄闊海、伍天錫一齊殺下山來。大叫道：奸賊！快快下馬受死，免我老爺爺動手！宇文成都一看三人生得凶惡，認得一個是伍雲召，大叫道：反賊伍雲召，你又來受死麼？雲召喝道：奸賊！休得誇口！把鎗刺來，成都將鎗一架，兩人戰了十餘合；天錫也把渾金鎗殺來，三人又戰十餘合。闊海見成都二人戰不下，就把雙斧殺入，成都把鎗迎住，又戰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

自辰時戰起，直戰至午後。那楊林却想字文化及有不臣之心，仗着成都兒子利害，不如借反賊之手，殺了他，以絕後患。就令軍士只管敲鼓，不許鳴金。宇文成都見三人終不肯退，又與他戰四十餘合。三人雖勇，到底招架不住。雄關海料戰不過，大叫一聲，回馬先走。雲召天錫見關海走了，便說道：「成都，我們今日不能取勝，放你回去，明日再戰罷！」言訖，回馬就走。成都捨不得，在後追來。追至半山，只見裴元慶手執雙鎚，殺下山來。成都上前把流金鎗一擋，裴元慶把鎚一架，叮噹一響，成都當不住，便回馬來。裴元慶飛馬追出。這字文化及心甚着忙，忙上金頂龍舟，啟奏道：「臣兒從早晨直戰至晚，腹中饑餓，力不能勝，望主公開恩，煬帝傳旨，鳴金收軍。」楊林聞旨，長嘆一聲，只得傳令鳴金。成都大敗，回到龍舟。裴元慶見天色晚了，也回四明山去。成都回到舟中，撲地跌了一交，暈死去了。化及哭救醒來，扶入床中將養，即來啟奏道：「臣兒戰乏在病，無人退敵，怎生是好？」煬帝聞奏，就吩咐龍舟暫退五十里，問衆臣道：「這些反王兵馬阻路，如何得退？」夏國公竇建德奏道：「欲退反王，可速召趙王李元霸來，此兵自然退矣！」煬帝准奏，忙下一道旨意，差一員將官，連夜飛奔太原而來。不一日到了太原，唐公得旨，即打發元霸起身，便叫：「我兒，你去，我有一件事吩咐你，忽又住口，一想要道：我若說了，是不忠而爲

私了！你去罷！元霸心疑起來，往佛堂來拜別太太。獨孤氏太太念佛方完，便問孫兒何往？元霸道：孫兒因聖旨來召，說有瓦崗寨程咬金立爲盟主，與十八路反王，在四明山劫駕，故叫孫兒去破敵。太太道：你此去四明山，天下人馬，都憑你打；惟有瓦崗寨人馬，一個也打不得！元霸就問：這是何故？太太道：有一個元帥，叫做秦叔寶，却是我你大恩人。就將臨潼關相救之事，細說一遍。若沒有他，你也生不出來，前去不可撞他。元霸道：原來有這事，怪道爹爹欲言不言；但不知那姓秦的是什麼樣？太太指畫道：就是這人。那元霸一看，只見畫上一人淡黃臉，手執金裝鏢，三柳長鬚，桌上一個牌，牌上寫的恩公秦叔寶長生祿位。看罷說道：孫兒就記這秦恩公便了！當下別了太太，出來拜別爹爹母親，同柴紹帶了四名家將，望四明山而來。再說徐茂公掐指一算，忽叫聲苦！衆王驚問其故，茂公道：今有大禍，金翅鳥降生的前來保駕，我這裏衆將，無能敵他；昏君拿不住了！只好保全自家兵馬。幸賴有一點救星，就暗叫伯當去，半路如此如此。那李元霸與柴紹並馬而行，王伯當也遠遠的大呼小叫，立在那裏倒鬼。柴紹認得伯當，忙叫元霸賢弟，你且慢行，待我前去看看。遂跨馬上前，叫聲伯兄，我家四舅來了！你速速前去，通知衆將，自己保全性命，每人頭上插小黃旗一面，便了！伯當聞言，跨馬跑去。元霸

來到面前，叫聲：姊兄！那人做甚麼？柴紹道：想是瘋的，見我們來，却跑去了！二人依先行路。柴紹道：四舅！那五崗寨的元帥，叫做秦叔寶，却是我們大恩人，你去不可得罪他。元霸道：我曉得了！祖母曾對我說過了！柴紹道：他力量雖不如你，但他兩根金裝鋼，却會飛的。我知他好朋友最多，你却不可打他的朋友，你若打了他的朋友，他就飛起鋼打你了！元霸道：他的朋友，是怎樣的？柴紹道：他的朋友，有認色的，有一面小黃旗，插在領上。元霸道：既如此，我不打他便了！兩下說定，及行到金頂龍舟，煬帝聞報，李元霸到了，即宣上龍舟。柴紹與李元霸見了，駕煬帝傳旨，明日發兵，與反王交戰。未知這番交戰，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冰打瓊花識天運 劍誅異鬼避凶星

再說徐茂公得了王伯當的回報，連夜下令十七家反王的人馬，都退在後，四路八方，却佈了瓦崗的人馬，衆將官頭上每人分插一面小黃旗，獨裴元慶不肯插。茂公再三相勸，裴元慶道：俺七歲行軍，如今一十四歲，兩柄鎚之下，到了多少英雄，豈怕一個李元霸？待我拿他來便了！遂帶一枝人馬，往西山屯扎。茂公令諸將各插黃旗，依令分頭而去。又暗囑叔寶：此番大戰，非你莫能當，不可退避。叔寶會意而去。且說李元霸離了

金頂龍舟，擺鎚縱馬，往四明山沖來。當頭就是秦叔寶，手執虎頭鎗，腰挂金裝鏢，大喝道：來將莫非趙王李千歲麼？李元霸道：正足！足下可是恩公秦叔寶麼？叔寶道：然也！元霸道：我認得了！鎧開馬往東而跑，叔寶隨後追來。元霸到東邊，看見張公瑾史大奈攔住，頭上有黃旗，知是恩公的朋友，回馬轉來。叔寶舉鎗就刺，元霸道：恩公不必動氣，把鎚虛架一架，戰了幾回合，遂望南沖來。又見是插黃旗的攔住，回馬又撞着叔寶，假意又戰幾合，望着四方裏沖來跑去，皆是插黃旗的。心下暗想：爲何恩公的朋友這樣多？及回馬轉來，又被叔寶阻住，只得又跑開去。當下叔寶認真元霸戰他不過，心中想道：待我刺死了他便了！東攔西阻，直到下午時分，李元霸心中焦燥道：這秦恩公也甚不識時務了！我只管讓他，他却只管來阻我去路，催馬望西而來，見叔寶又在面前，把鎗劈面刺來。那李元霸見四下無人，叫聲：恩公不要來罷！把一柄鎚往上一架，噹的一響，把八十斤虎頭鎗，打脫了不知去向。叔寶大驚，下馬叫道：恕小將之罪！元霸也下馬道：恩公休得喫驚，多蒙恩公救我一家性命，生死不忘，豈敢害恩公？恩公快去取鎗來！叔寶走上前數步，方纔望見，拋去有數十步遠，忙去取來，拾在手中，猶如彎弓一般，將來遞與元霸。元霸接過，將手一勒，就直了，到長了一寸，交與叔寶道：恩公上馬速回瓦崗。

寨不可再來！叔寶應諾上馬，又追出來，先回四明山去。元霸沖到兩邊，當頭裴元慶一馬迎來，見頭上沒有黃旗，就把鎚打來。李元霸把鎚打來，裴元慶把鎚一架，大叫道：好傢伙！元霸又連打二鎚，元慶連架二架，叫道：果然利害！回馬便走。元霸大叫：好兄弟！天下沒人當得我半鎚起，你能連接三鎚，也算是個好漢，饒你去罷！一馬衝入營來，正撞着伍雲召、雄闊海、伍天錫三人，圍將攏來戰元霸。元霸大怒，把手中鎚一擺，撞着三般軍器，噹的一響，三人虎口震開，大敗而走。可憐十八家反王的兵馬，遭此一劫，被元霸的鎚打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衆反王個個捨命奔逃，那倒運的楊林，他埋伏一枝人馬，在彼山截住去路，不期遇了裴元慶一人一馬。那裴元慶受了李元霸一肚皮氣，沒處發洩，這楊林不識時務，大叫：反賊休走！上前阻住。元慶大怒，把鎚打來。楊林雙手把囚龍棒一架，豁辣一聲，把一條囚龍棒打爲兩段，震開虎口，雙手流血，大敗而走。又被衆反王的敗兵衝下來，回不得龍舟，直敗回登州去了。李元霸在後殺來，又虧叔寶阻住，因此衆反王纔得脫逃，各回本邦去了。那李元霸在四明山，匹馬雙鎚，打死各反王大將有五十員，軍士不計其數。後來各反王聞了李元霸之名，無不喪膽。元霸回龍舟，奏聞賊退，煬帝大喜，下旨開舟起行。及到揚州，文武百官迎接。煬帝命世民、元霸先入

城中，打掃瓊花觀，朕要進城遊覽。秦王領旨，命趙王進城，竟到瓊花觀來。秦王先到花邊一看，只見一株樹中間一朵花，有巴斗大，果然奇香異樣，五色鮮明，花底梗上有十八片大葉，下邊有六十四片小葉。那花却向秦王點了二十四點。世明與元霸看了一會，出觀往新造的行宮安歇了。這花開之已久，緣何不謝？此乃天宮降生這朵異花，與真主一看；真主一日不到，此花一日不謝；今日真主纔看過了，不料到晚，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落下冰片來，足有碗口大，把一株瓊花，打掃乾淨，花葉無存，到了天明，竟成了一座冰山。次日，煬帝聞得落冰片，打壞瓊花，只叫可惱；及起駕到瓊花觀一看，只見一株枯木，心下不樂，因問衆臣道：卿等可知有遊覽之所，待朕一觀？忽閃出宇文文化及奏道：臣聞金山比揚州更好！煬帝大喜，遂登上龍舟，吩咐往金山遊覽。化及令家將速至瓜州，備辦綵船千隻，遊於江中；勞民傷財，百姓嗟苦。煬帝龍舟出了瓜州，來到江中，見綵船無數，心中大喜。來到金山，將舟停住，擺駕上山。那煬帝在金山行宮內，四下觀看，見江山澄空，舟車如蟻，心中得意。是夜在行宮歇息，煬帝睡去，只見父王文帝及太子楊勇，僕射伍建章，並無數冤鬼，前來討命。忽見一隻金犬，趕上前來，衆鬼方纔避去。煬帝驚醒，却是一場大夢。次日，煬帝將此夢問宇文文化及，不知吉凶。若何化及奏道：金犬

者，婁金犬也。魏國公李密，乃婁金狗轉世。主公回轉江都，除了此人，便了過了兩日。煬帝傳旨，駕回江都，同蕭后上了龍舟，進得瓜州，綵女在岸，挽牽錦纜。此時李密隨駕，乘了一匹駿馬，在岸上觀看。只見蕭后龍舟內觀覽岸邊風景，果是爲天姿國色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不覺魂消魄散，只是不住眼的觀看。那蕭后偶然抬頭，便大怒，問宮妃道：「這岸上乘馬的是誰？」宮妃道：「是魏國公李密。」蕭后聽了，暗記在心。待來到江都，煬帝命擺駕入城，進了行宮。當晚蕭后便奏李密偷看之事，煬帝大怒道：「這厮無理，可惡！」次日坐朝，命夏國公竇建德將李密綁出法場斬首。建德領旨，就將李密綁出西郊，限午時處斬。此時正是辰末巳初，李密謂建德道：「小弟與兄情同骨肉，今弟無辜受戮，何不一言保奏？」建德道：「聖旨已出，誰敢保奏？」今事已如此，勸兄長不必多言，弟自有相救之策。忽朱燦聞聖上要將李密處斬，心中大驚，卽到法場，與建德商議，救出李密。又見瓊花太守王世充，因段達在洛陽招兵數萬，前日有書來請，便欲反出，未得其便。今見李密無故受戮，心中不平，恰好煬帝差他爲催刑官，手執小旗，走進法場，三人相與議定。朱燦將刀割斷綁索，放了李密，四人各執兵器，帶了家將，反出江都。行刑官連忙通報，字文化及聞報大驚，卽來奏帝。煬帝大怒，便令世民、柴紹、元霸追趕。三人領旨，離了江都。

也不追趕，竟回太原去了。這竇建德逃到明州，遇見故人劉黑闥，與蔡建方、蘇定方招集亡命，連夜取了明州，殺了張稱金，盡降其衆，自稱夏明王，封任宗爲軍師，劉黑闥爲元帥，蘇定方、蔡建方、良定方、杜明方爲大將軍，按下不表。再說王世充逃到洛陽，段達接着問道：「主公爲何，今日方來？」世充把救李密之事說了一遍，段達大喜。次日王世充自稱爲洛陽王，世法嗣爲軍師，段達爲元帥，周甫、王林爲大將，此話不表。再說朱燦逃到楚州，適值高士達無道，被手下殺死，國中無主，要尋一人爲主，並無其人。這一日遇見朱燦，睡在廟中，衆人見他有火光照體，就立他爲南陽王，按下不表。且說李密逃至黎陽，來見越國公楊素。素與密本是交好，遂留他在府中，住了幾日。李密見楊素並不升坐大堂，問其何故。楊素道：「不要說起，前日我坐大堂，見有五個惡鬼，現形亂打，所以不坐。」李密道：「千歲今日可再坐去？」待李密看是何物作怪，待我除之。楊素卽同李密到大堂。楊素一坐上去，果見幾個鬼青臉獠牙，將楊素亂扯亂打。李密大怒，拔出寶劍照定鬼身砍去，鬼到不見，却把楊素砍死在地。這楊素原是披頭五鬼星轉世，今日大數該絕，故被李密殺了。當下楊素之子楊玄感見父親被殺，卽將李密拿下，痛打一番，上了囚車，親自解押朝廷奏訴處斬。且說瓦岡寨程咬金，這日臨朝，對衆人道：「我這皇帝

做得辛苦，絕早要起來，夜深還不睡，何苦如此？如今不做了！就把頭上金冠除下，身上龍袍脫落，走下來叫道：那個願做的上去？我讓他罷！衆將道：主公何苦如此？程咬金道：我真不做！徐茂公暗想道：他原只三年，皇帝這氣已滿，軍中無主，如何是好？便屈指一算，叫聲列位將軍，今已有個真主到了！未知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五將攻打臨陽關 伯當兩盜呼雷豹

衆將問道：真主在那裏？茂公道：真主誤罹人命，被仇家捉住，押解送朝廷治罪，如今已到瓦崗東路了！咬金道：有這等事，待我去救他來！提斧上馬，竟從東門而去；茂公卽同家將上馬出城，望東趕來。那玄感正押着囚車，趨路而來，咬金望見明白，飛馬奔追，楊玄感措手不及，被咬金一斧，砍作兩段。後面茂公同衆將趕來，殺散行人，打開囚車，取過金冠龍袍，請李密上輦回城。李密道：小可李密誤犯大罪，今蒙列位相救，願爲小卒足矣！焉敢出此異字？徐茂公道：天數已定，主公不必多慮。李密大喜，上輦回瓦崗寨。衆將俱更朝服，請李密升殿；衆文武參賀畢，降旨改天年，立國號，自立爲西魏王，改瓦崗寨爲金墉寨。咬金把家眷移出府外，另居別殿。李密遂封徐茂公爲軍師，魏徵爲丞相，秦瓊爲飛虎將軍，邱瑞爲猛虎將軍，王伯當爲雄飛將軍，程咬金爲驍虎將軍，單雄信

爲烈虎將軍；其餘衆將，封爲七驃八猛十二騎將軍；大開筵宴慶賀。稍定兩月，李密下旨取五關，殺上江都，捉拿昏君，加封叔寶爲掃隋兵馬大元帥，程咬金爲先鋒，徐茂公爲行軍軍師，邱瑞單雄信裴元慶爲運糧官，其餘衆將，悉令隨行。裴仁基協同魏徵守國保駕，興兵二十萬，殺奔臨陽而來，離關不遠，放炮安營。那臨陽關是尙師徒新來鎮守。當時程咬金爲先鋒，先來抵關討戰。尙師徒聞知，手執提爐槍，上了呼雷豹，出關抵敵。見了咬金大喝道：「你這馱子！怎麼皇帝不做，讓與別人，今又領兵出戰？分明是來送死！」咬金道：「俺不喜歡做皇帝，與你何干？如今情願做先鋒，出陣交兵，好不燥皮！你若知事，快快下馬投降，免我動手。」尙師徒道：「你這馱子說這無氣力的屁話！」咬金道：「你說我無氣力，你試試我的傢伙罷！」卽舉宣化斧砍來。尙師徒知他三斧利害，第四斧就無用了，快把鎗架住他斧，就把這匹坐騎領上癢毛一扯，那馬兩耳一豎，呼的一聲，吼口中吐出黑氣，那咬金坐騎一交跌倒，四脚向天，尿屁直流，把咬金跌下馬來。尙師徒喝了一聲：「與我拿來！」兩下總兵，把程咬金綁入關中去。西魏敗兵報進營來，說先鋒程將軍被尙師徒活捉去了！叔寶聞報大驚，正要救去，忽報運糧官邱爺到了，叔寶令左右請入帳中，相見畢，衆將將咬金被捉的話，說了一遍。邱瑞道：「元帥放心，尙師徒的武藝，是

老夫傳授他的，向來師弟情重，待我去勸他前來投降。正談論間，忽報尚師討戰邱瑞道：老元帥放心，老夫即去叫他來，遂上馬來到陣前。尚師徒一見，口稱：老師！弟子甲冑在身，不能全禮，馬上打恭了！邱瑞道：賢契少禮！老夫有一言相告。尚師徒弟道：不知老師有何言語？邱瑞道：當今皇上無道，弑父殺兄，奸嫂欺娘，殺害忠良，以致天下大亂，料來氣數不久，賢契何不棄暗投明？同老夫爲一殿之臣，豈不爲妙？賢契請自熟思！尚師徒聞言，高叫一聲道：老師差矣！自古道：食君之祿，必當分君之憂。你這些言語，可對那貪祿之人說，我尚師徒忠心赤胆，豈肯效他鼠輩之行？今日各爲其主，只恐舉手不容情，勸老師早早回去爲是！邱瑞聽了大怒，舉起鞭來照頭就打。尚師徒把鎗架住，叫道：老師不必發怒，還是回去罷！邱瑞那裏肯聽，又是一鞭。尚師徒舉槍來迎，戰了八九合。尚師徒把呼雷豹領上癢毛一拔，吼叫一聲，口內吐出黑烟，把邱瑞的坐騎跌倒在地。尚師徒弟道：報君以忠，容情便不忠了！提起槍就把邱瑞刺死。敗兵報知叔寶，叔寶大怒，上馬出陣，叫聲：尚師徒，俺秦叔寶在此，特來會你，先有一言奉告。尚師徒弟道：有何話說？叔寶道：我和你乃頂天立地之男子，上陣交鋒，生擒活捉，槍挑劍刺，死亦甘心，是個手段，你却倚了脚力本事，弄他叫一聲，使人跌下馬來，這豈是好漢所爲？尚師徒弟道：你說有

理！我今不用坐騎之力，有本事捉你。叔寶道：還有一說，我今與你比個手段，兩下不許暗算。各將人馬退去，免生疑忌。纔見高低。尙師徒道：有理！各把人馬退去。一邊退到關下，一邊退到營前，兩下遂舉槍齊起。叔寶又叫：且住！你的坐騎作怪，我終不放心；若你戰我不過，又把坐騎弄起來，豈不受你的虧了！師徒叔寶兩家下了馬，叔寶道：用短兵器步戰，就要擒你！尙師徒微笑道：也罷！就與你步戰。於是兩人各把槍插在地上，各把馬拴在槍竿上，一齊取出鞭鏢，就步戰起來。叔寶一頭戰，只管一步一步追過去。徐茂公看見了，忙令王伯當如此如此。伯當便悄悄走過前面，拔起提爐槍，跳上呼雷豹，就悄悄回營來。叔寶眼快，瞟着王伯當，就復敗到落馬所在，叫聲：尙師徒！我和你仍舊上馬罷！拔起虎頭槍，跳上黃驃馬，尙師徒一看道：我的馬呢？叔寶道：想是一個敵友牽回營中去了！尙師徒笑道：你這些人，到底是強盜，怎麼把我的馬偷去？叔寶道：你可放出程咬金來還我，我便還你的呼雷豹。尙師徒道：我就放程咬金還你，須要對陣交換。叔寶道：使得！尙師徒遂叫軍士進關，還了程咬金、盔甲、斧馬，送出關來。兩邊照應，這邊放程咬金過來，那邊放呼雷豹，并槍過去。其時天色已晚，各人收軍。秦叔寶吩咐王伯當連夜到東曠野，如此如此。王伯當得令，同幾名軍士，往城東一株大樹下，掘一個大窟。

伯當鑽身伏在下面，令軍士用蓆遮蓋，上面放些浮土，衆軍士遂回營覆令。次日叔寶單騎抵關討戰，尙師徒聞知，跳上呼雷豹，出關交戰五六合，叔寶半戰半敗，望東南而走。師徒緊緊追來，叔寶忽叫尙將軍！今日不曾與你說過，却是不要動那脚力纔好！尙師徒道：我昨日說過便是，不必多言。叔寶道：口說無憑，我到底疑礙這匹馬，還是下馬戰罷！尙師徒道：我下了馬，你好好再偷！寶叔道：這裏是曠野去處，離營七八里路，四下沒個人影，那個走來偷你的？尙師徒聽了，四下一看，便說也罷！就下馬戰便了！二人下了馬，都將纜繩拴住在樹上，交手緊戰。叔寶又步步敗將過去，尙師徒緊緊追逼。那王伯當在窟中，輕輕頂起蓆，鑽出窟來，將呼雷豹解了拴，卽跳上身，加鞭回營去了。叔寶兜轉身，叫聲尙將軍！我和你上馬戰罷！遂跳上黃驃馬。尙師徒一看說：呵呀！我的馬呢？叔寶笑道：又是我敵友牽去了！說罷，大笑回營。氣得尙師徒，三尸直爆，七竅生烟，只得步走回關。這裏叔寶回營，見了呼雷豹，心中大喜，吩咐牽到後槽，急急上料；一面擺酒慶賀。是晚咬金想這馬，有這等利害，遂走到後槽看看。只見衆馬皆遠遠立着，不敢近他。咬金就把呼雷豹帶住，一手將他癢毛扯住，他就叫嘶一聲，衆馬卽時跌倒，尿屁直流。咬金搖頭道：爲什麼生這幾根毛，遂這般利害？你看外面好月光，我自牽你出去，放過

轡頭看。遂牽出營來，跳上馬背，望前就走。走一步，扯一扯，那馬一聲叫；程咬金把毛亂扯，那馬亂叫不住。咬金大怒，一發將他這宗癢毛盡行拔起來，那馬性發顛跳起來，前蹄一起，後蹄一豎，掀翻程咬金在地，遂亂跳到臨陽關。軍士們認得是元帥坐騎，忙出關帶回報知。尙師徒大喜。近身一看，却沒有了癢毛了，憑你扯也只是不叫。尙師徒弟道：「究竟是寶駒！吩咐軍士，好好上料。自此之後，直到叔寶倒銅旗吼一聲，揚州搶狀元吼一聲，美良州大戰尉遲恭吼一聲，跨海征東吼一聲；這四聲之後，永遠不叫也！按下不表。」單說程咬金當下被呼雷豹掀翻在地，及爬起來，不見了這馬，就回營去睡了。次早叔寶陞帳，軍士報稟此事，叔寶大怒，喝令把咬金綁去砍了。咬金叫道：「秦大哥你爲何輕人重畜？爲一匹馬，就殺一員大將；而且是好朋友，虧你提得起。」叔寶聽了，吩咐鬆了綁，說道：「你這匹夫！不知法度，暫記下你這顆頭，日後將功贖罪。」說未完，忽見軍校來報，尙師徒討戰。叔寶即便提鎗上馬出營。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裴元慶悞中火陣 尙師徒失機全節

當下叔寶出營，尙師徒罵道：「你這夥賊！兩次盜我寶駒，將他癢毛拔去，使他不叫；今日相逢，決不饒你！就把鎗刺，叔寶將鎗架住。這尙師徒使開這桿槍，猶如銀龍閃鑠，叔寶

抵當不住，回馬望北而走。尙師徒緊緊追來。叔寶戰一陣，敗一陣，直走至一個所在，是一條大澗，水勢甚險，有一條石橋，年遠坍塌，卸在澗中，已走不過的了！望到上首，有一根本橋，又見尙師徒趕近，一時手忙，就在這個橋頭，把馬加上一鞭，要跳過澗去；不料這匹馬，戰了一日，走得乏了，前蹄一縱，腰肚一軟，竟撲在澗中；那水底都是石橋，折在下面，利如快刀，其馬跌在石上，連肚皮也破開了，死在水中。叔寶忙將槍向馬前儘力一插，却好插在石縫裏，就趁着勢，用力在槍桿上一板一縱，刮刺一聲，人便將近了岸。那條鎗竟折做了兩段。叔寶爬到岸上，那尙師徒已從木橋過來，叔寶便取雙鏑迎敵。尙師徒見他沒了槍馬，穩殺他，把槍就刺。叔寶將身一閃，跳在左邊，順手一鏑，却照馬腿打來。尙師徒忙伸鎗一架，攔開了鏑，覆手一槍，叔寶又跳在右邊。原來叔寶是馬快出身，攢縱之法，是他絕技。那尙師徒槍法雖在高強，却一邊在地下，一邊在馬上，不便施爲，怎當得秦叔寶攢來跳去，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東一鏑，西一鏑？那尙師徒恐怕傷了坐騎，暗想這個戰法，如何拿得他，必須與他步戰，方可贏他。遂四下一看，見沒有人，就取過雙鞭，跳下馬，把提爐槍往地下一插，纜定韁繩，輪鞭直取叔寶，叔寶舞鏑相迎。兩人又鬪了一回，叔寶心生一計，將身側近呼雷豹，連發幾鏑，大叫一聲：兄弟們！走快

一步來救我！把雙劍往身上一護，就地一滾將來。尙師徒倒縮開了幾步，四下一看，不見一個人影，撥轉頭來，叔寶已跳在馬上，連鎗已拿在手中，跑過木橋，大叫：尙將軍！另日拜謝你的鎗馬罷！飛跑去了。尙師徒氣得目瞪口呆，只得回關，修書請紅泥關總兵新文禮。此人身長丈二尺，使一條鐵方槊，重二百斤，隋朝算第十一條好漢；那一日得了尙師徒的請書，便將本關軍務，委官料理，自往臨陽關而來。尙師徒迎入帥府，將前事備述一遍，說：因此特請將軍到來，望乞扶持。新文禮道：不妨！明日待我出來，殺退他！便了！尙師徒稱謝，擺酒接風。次日新文禮持槊上馬，出關抵營討戰，探子忙報入營，徐茂公吩咐緊閉營門，弗與交戰。新文禮在營外惡言叫罵，天晚回關。次日又來討戰，令軍士百般辱罵。不料運糧官裴元慶，解糧到此，望見營外一員大將，領許多軍士，叫罵討戰。元慶大怒，叫手下押過糧草，拿着雙鎚進前道：何處賊將，敢在此無禮？新文禮聽了，回頭一看，只見是個小孩子，便喝道：來將何名？元慶道：俺乃西魏王駕前天保將軍，裴元慶便是。你這厮却是何人？新文禮道：我乃紅泥關總兵。新文禮便是。你這孩子要求尋死！遂把鐵方槊照頂門打下，裴元慶把鎚往上一擊，噹的一聲响，把鐵方槊打斷一節，新文禮虎口出血，叫聲：呵呀！回馬就走。元慶緊緊追趕。城上軍士，連忙放下吊橋。

新文禮上得吊橋，裴元慶追來，照着馬尾一鎚，打中那馬屁股，新文禮跌下水去。元慶却要搶關，城上矢發如雨，因押糧草，未曾交卸明白，便回馬轉去。城上軍士出城救起新文禮，尙師徒留在帥府，將養了七八天，方纔無事。裴元慶回至營門，押入糧草，見了徐茂公，給了收糧回批。元慶備言殺退新文禮，諸將慶賀。元慶去候了叔寶，不表。再說新文禮將養好了，便與尙師徒商議，先降元慶，而後可破各賊。尙師徒道：「下官有一計在此，遂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怕不除此人。」新文禮聽了，喜道：「妙計！妙計！遂差人到城南慶墮山，暗暗埋下地雷火炮，石壁上令軍士預備筐籃伺候。次日，新文禮上馬出城，單要裴元慶出戰。探子飛報進城，裴元慶聞報，就要出戰。徐茂公止住道：「將軍今日不宜出馬交戰，決然不利！」元慶道：「軍師又來講腐氣的話了！我今日不殺新文禮，也算不成好漢了！竟上馬出城去了。」徐茂公得信，只是叫苦，衆將忙問其故。茂公道：「不必多言，這是大數，此去不能活矣！各將驚疑。當下元慶出營，見是新文禮，舉鎚便打。文禮擋了一鎚，回身向南便走。元慶緊緊追去，新文禮且戰且走，引入慶墮山，見兩邊皆是石壁，直追至窟中，外邊軍士就塞斷了去路，石壁上放下筐籃，上邊軍士拽上去，遂點着乾柴火箭撒下來，發動地雷，一時烈焰飛騰，可惜這巡天都太保，八臂勇哪吒，該是升天。」

之日，燒死在窟中！其年十五歲。新文禮就乘勢領兵冲下山來，又到營前討戰。茂公得報，便說：不好了！裴將軍命已休矣！衆將可一齊迎敵去。於是一聲吶喊，各執兵器，殺出營來。戰鼓如雷，把新文禮圍在核心，用力大戰。那秦叔寶病在床上，忽聽戰鼓亂响，問秦安道：天色已晚，何處交鋒，戰鼓甚急？秦安道：只因天保將軍被新文禮引到慶墜山中，燒死了他，又來冲營。爲此衆位老爺一齊出戰，在那裏廝殺。叔寶聞言，說聲：「呀！明珠一挺，忽然昏去！」秦安忙叫道：「大爺甦醒！大爺甦醒！叔寶漸漸醒轉，開眼一看，大罵：新文禮這狗頭，傷我一員大將，誓必親殺此賊，快快取我披掛過來！」秦安道：「大爺病重，取披掛何用？」叔寶怒道：「誰要你管？速去取來！」秦安沒奈何，只得取過披掛來。叔寶走下床來，兩隻腳還是力不足，難立得定的。秦安道：「大爺不是兒戲的，還是睡睡好，且待病好了，殺他未遲！」叔寶道：「哇！還要多話？速去備馬，取我雙鏢來！」秦安又不敢違，只得牽出呼雷豹，并雙鏢捧出來。叔寶兩手抱了雙鏢，要上馬，一隻腳在踏蹬上，那一隻腳又不住的抖，那裏跨得上，便罵秦安道：「狗才還不來扶我一扶？」秦安走過去，攀着肩扶了上去。叔寶纔出營門，但見四下燈毬火把，如同白晝，衆將周圍馳笑，喊殺連天。那新文禮在中間，左冲右突，大步奔騰。叔寶一見大怒，兩眼一睜，屈身舉鏢，大叫一聲：「衆兄弟不要

放走那厮秦瓊來也！誰知這一聲大叫，渾身毛竅多開，出了一身大汗，身子就鬆了大半，一馬冲進陣內。衆人看見，齊喫一驚。新文禮舉起鐵方槊，正要來打，只見半空中一陣陰風罩下來，衆將朦朧，不見仔細了。新文禮獨見雲霧中，裴元慶把雙鎚打下。新文禮忙把鐵方槊向上招架，却被叔寶縱馬一鎚，打倒在地。衆將一齊上前，剝爲肉醬。那尙師徒聞知新文禮被圍，正領兵來救，亦被衆將圍住。徐茂公趁勢，連夜領兵搶關。叔寶見師徒與衆將混戰，便叫尙將軍，你關隘已失，何苦如此戀戰？我勸你不如降了罷！尙師徒回頭一看，果見關上燈火通明，吶喊奔馳，遂長嘆道：罷了！我不能爲朝廷爭氣，死亦何惜？遂拔劍自刎而死。叔寶遂得了尙師徒盔甲，領兵入關，令人到慶、墮、山、收、元慶骸骨安葬，就發兵來取紅泥關。到了關下，將新文禮首級示關上，招他軍士歸降。軍士見主將被殺，一齊開關投降了。叔寶入城安民，養兵三日，又起兵望甯陽關進發。到了甯陽關，安下營寨，吩咐程咬金前去討戰。這甯陽關守將姓孫，名天佑，他有異術，上陣與人交戰，他念起一咒，憑他刀砍斧劈，鞭打鎚擊，都不能傷人，稱他爲鐵臂將軍。當下聞叔寶奪取兩個關，有將討戰，卽提刀出城，見了咬金，各通姓名。孫天佑道：我如今不與你賭戰，只與你賭打；我伏在馬上，憑你把甚兵器，打我三下；若打不死，我便回

打你三下。咬金道：你可伏了，與我先打。天佑就伏在鞍上，口念真言，咬金舉斧就後背砍下，不見有傷。咬金大驚，再砍二斧，又不見有傷。咬金回馬便跑，忙入營將這事報知叔寶。叔寶不信，親自出來。孫天佑又要賭打，叔寶道：你伏了與我打。孫天佑依允，仍伏在馬上。叔寶見他口動，舉鎗不打。孫天佑叫道：爲何不打？叔寶趁勢一下，把天佑打做兩段。都是問這一聲，那時却不念咒，所以打死了。衆將乘勢殺入關中，將息一天，就起兵望黃土關而來。三軍正行之際，見路有一隻白狗。謝映登見了，飛馬趕捉，那白狗向前跑去，轉過山坡，白狗不見了，倒見一個道人，打坐在一塊石上。映登一看，認得是叔父謝洪，聞他已成正果，忙下馬跪道：叔父在此，小姪願同去修行。謝洪道：汝塵緣未了，待日後我來度你。如今我有一張桑弓，百枝桃箭與你，你到黃土關，見那守將對敵之時，現出神術，自然立破。映登拜受，謝洪化一陣清風而去。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秦瓊三鎗打銅旗 羅成鎗挑孽世雄

當下映登上馬，追上兵馬，一路而行，到了黃土關安營。次日放炮，咬金抵關討戰，那守將叫做神臂東方煌，一聞此報，上馬出關。咬金見他生得紅臉紅鬚，擺開雙斧而來，東方煌將斧一架，叫聲呀呵！好像伙回馬便走。咬金催馬趕來，東方煌將手背上一拍，身

子一搖，背上伸出一隻手來，望咬金一掌，就從空中拿去，綁入城中去了。敗兵回報，叔寶大驚，忙帶衆將出營，看見東方煌紅臉紅鬚，十分奇異，遂催馬進前。東方煌不問來由，把雙斧砍來，叔寶舉鎗招架。戰無三合，東方煌又將手背上一拍，身子一搖，背上伸出一隻手來，被謝映登看見，舉起桑弓，搭上桃箭，猛的一聲，正中神手。這手乃陰靈所結，中了一箭，即時跌下馬來。叔寶順手一鎗，斷送性命。大兵殺入城中，救了咬金。安民已畢，又起兵直至東嶺關，離關十里下寨。這東嶺關守將，乃楊義臣，官拜大元帥，有萬夫不當之勇，有五個兒子，名喚楊龍、楊虎、楊豹、楊熊、楊彪，都有本事。當下聞報，叔寶來取東嶺關，卽聚衆將計議道：叔寶爲帥，十分勇猛，此人只可計擒，不可力敵。可在關外擺下一陣，周圍二十萬雄兵把守，中間立一旗桿，用八枝大水頭，合成之枝，長有十丈，上邊放着一個大方斗，那斗有一丈餘大，內坐二十四名神箭手，又用守旗一員大將，乃東方煌之兄東方伯，有萬夫不當之勇，黃面赤鬚，使一把大刀，立在銅旗之下。此陣名銅旗陣，外又擺着八面金鎖陣，內藏絆馬索、鐵蒺藜、陷馬坑，只待叔寶到來，必定被擒。除了此人，西魏易破矣！又寫一封書，差官到幽州，請羅藝前來，保守銅旗。差官奉命往幽州而去，却說燕山羅元帥，得了楊義臣的書，大驚道：原來西魏王造反，秦瓊爲帥，

已奪四關，到東嶺來接我去，保守銅旗陣，卽對差官道：你且先回，本帥身爲元帥，況地難離，恐防邊外擾亂，就差公子羅成前去擒拿反賊，便了。差官謝別，竟回東嶺報知。那羅公吩咐羅成道：你去保守銅旗，不要認那反賊爲親，必要生擒見我，待爲父的斬此賊，不可違令。羅成道：爹爹放心，兒是隋家之將，他爲金墉之帥，兩下交兵，各爲其主，豈肯爲私而喪國家大事？羅公大喜，叫聲我兒，若能如此，我心無憂矣！你可速速收拾，卽便動身。羅成應諾，卽回身走入內堂收拾，暗暗對母親說知。夫人道：我兒，你爹爹的話，你却聽他不得，須看娘的面上，只有一個表兄，你前去，切不可助那楊義臣，却要助你表兄破陣的。羅成道：孩兒曉得，但助了表兄，人人得知，回見了爹爹，性命不保！夫人道：我兒，你此去，只消明保銅旗，暗助西魏，隨機應變；若保了表兄，不要回來，便了。羅成領命，說孩兒知道了，遂收拾盔甲馬匹軍器，出來拜別爹爹，不帶人馬，只同二十名家將，竟奔東嶺關而來。心中想道：我且慢往東嶺關，先去見過表兄，通知消息，然後到東嶺會楊義臣便了。主意已定，竟往西魏營中而來。且說秦叔寶見報楊義臣關外排下一座銅旗陣，要主將獨打銅旗，忙請軍士商議。茂公道：目下不可破陣，我算陰陽，等到一人到了，爲了內助，那時陣就可破了。不隔幾日，軍士報進幽州羅公子要見。茂公大喜，

同秦瓊出營迎接入營，施禮畢，吩咐擺酒接風。席間羅成問道：「曾與楊義臣交兵否？」茂公道：「尙未曾交兵，因楊義臣排下一座銅旗陣，外面又有八門金鎖陣，要你表兄獨打銅旗，故爾未敢進兵。今公子到此，必有所教。」羅成道：「小弟自幼看過兵書，憑他什麼陣圖，無不曉得；但家父甚怪表兄不與王家出力，反助西魏，兵奪四關，命小弟前來保護銅旗，共助義臣，大破西魏。」叔寶道：「表弟若如此，金墉兵士難保矣！」羅成道：「表兄勿憂，小弟蒙母親吩咐，明保銅旗，暗助西魏。表兄若打陣時，小弟在內照應，決不使表兄受虧；若打倒銅旗，義臣這厮就不相幹了！」茂公大喜，羅成卽告別，衆將送出營外，帶了家將，來到東嶺關。楊義臣聞報，率領家將，迎入關中，擺酒接風。此話不表。且說單雄信在席上，聽得羅成言語，心中想道：「這賊種看得西魏無人，全誇自己十分本事，使我心內不平；我想這銅旗陣，有什麼利害？我今晚瞞過諸將，也不與叔寶得知，就悄悄殺奔前去，把這銅旗陣打倒，叫他笑笑。」遂提金棗槊，上馬出營，竟往東嶺來。到陣邊，大叫一聲，竟從休門殺入陣去。那隋兵叫道：「有人沖入陣去，萬弩齊發，箭如雨下。」雄信見勢不好，把槊亂打，將箭撥開，往東沖來，要逃性命。那東邊那裏殺得出？又走到西邊，見西邊地下，都是些絆馬索，鐵蒺藜，陷馬坑，雄信大叫如雷道：「吾不服氣，吾單通死於此地矣！」正在

慌張，忽見一將奔來，大叫道：「員外不要心慌，隨俺來！」雄信聽了，只得隨那將殺出，並無攔阻。雄信道：「恩公請通名姓，後當報德。」那將道：「小將姓黑名如龍，乃鬼閃關總兵，向年流落山西，蒙員外周濟，贈我盤費，使吾回家，得投楊義臣標下，今升總兵，皆員外之力也。今員外從休門而入，決是不知陣法，我故從生門領出來，請快快前往，不可耽擱。」雄信稱謝去了。黑如龍回進營來，楊義臣早已得知，十分大怒，把黑如龍斬首示衆，此話不表。再說徐茂公在營，將指一算，忙對叔寶道：「單二哥不見了，叔寶道：「那裏去了？軍師快快查他。」茂公道：「元帥有所不知，今日羅成到來，口出大言，顯見得西魏無人，能倒銅旗；單二哥是個真性的人，心中不服，故私自去打陣了。」叔寶道：「快些點兵去救。」茂公道：「元帥不要着忙，單二哥已有天傷星相救出陣去了。待我再觀天象，自有着落。」遂即觀天象，看了半晌，說道：「單二哥不到西魏，又要往別處去了。待我差人去接他回來。」遂吩咐王伯當速速趕到太平莊飯店中，請單二哥回來。伯當領命去了。却說單雄信當時走出陣來，心中想道：「我今不到西魏去了，省得受人的氣，不如往別處去罷。」遂走了二十多里路，天色大明，遠遠見一所莊子，就想到那裏，投了飯店，吃了早飯再走。及行到莊前，入店吃飯，正要出門，忽見王伯當走入店中來。伯當道：「單二哥，你爲何昨夜私自

出家，走到這裏，雄信道：兄弟不要說起，昨夜愚兄見羅成這小賊種，好不着惱！向年秦伯母生辰，受了他一場吃虧，至今心中，還不干休；誰想他昨晚到來，因秦大哥十分奉承，他又口出大言，說銅旗怎麼樣長短，許多嚙嚙嚇嚇；我向年大反山東，我一人，在黃泥崗，殺退唐璧數萬人馬，那裏在我心上；因此瞞了元帥，私自開兵，偷殺破了銅旗陣，羞這小賊種一場，出出心中惡氣，也是好的；不料殺入銅旗陣，果然利害，只有進路，沒有出路，險些送了命；幸虧一個朋友，叫黑如龍相救，所以到此。王伯當道：元帥昨夜不見二哥，好不着急！軍師算定你在這裏，因此差小弟來接你回去。雄信聽了，與伯當出店，上馬回到營來，叔寶接着大喜。次日茂公道：元帥今日先去探一陣，明日好倒銅旗。叔寶聞言，遂提鎗跳上呼雷豹，來到陣前，大叫：隋兵讓路，俺秦瓊來破陣也！隋兵萬弩齊發，箭如雨下。叔寶把鎗一撥，向前沖入陣來，却向住旗桿邊殺進。那些衆將齊聲吶喊，將叔寶裹在垓心，左沖右突，叔寶不得出來。忽然坐騎呼雷豹兩耳一豎，鼻子一張，大叫一聲，放出一道黑氣，只見那千萬馬匹，一齊撲倒。叔寶一馬沖出陣來，回到本營，對衆將道：這銅旗有些難倒，闊有一丈，高有十丈，上有一個大方斗，斗內藏二十四名神箭手；休說倒得來，就近也近他不得。徐茂公道：元帥不必心焦，明日點將，四面殺入，

元帥竟去倒旗，包他箭不能發。自有神人暗助，挾倒銅旗。叔寶聞言，疑信相半。次日徐茂公令王伯當謝映登，領一千兵從東陣殺入，令齊國遠李如珪領一千兵從南陣殺入，令尉遲南尉遲北領兵一千從西陣殺入，令張公瑾史大奈領兵一千從北陣殺入。其餘各將，各按方向而入。秦叔寶從正中殺入，那羅成在將臺上，見四面八方殺入陣中，叫斗上神箭手不許放箭，看他如何倒得銅旗。叔寶一馬沖入陣來，有楊龍楊虎攔住交戰，被叔寶架開刀一鎗，刺死楊龍楊虎。要走，亦被叔寶刺死。遂奔到銅旗下，取出金鏑，旗上盡力一打，雙手一合，又照打一銅鏑，那半空中却有裴元慶的陰魂相助，將銅旗往上一扳，那叔寶又是一鏑，哄通一聲，震天的響，銅旗竟倒了，跌死了二十四名神箭手。當下東方伯楊豹楊彪一齊殺來，叔寶極力抵當得住。羅成在將臺上望見，即提鎗上馬衝來。衆將只道他來助戰，不想馬到面前，一鎗斷送了東方伯的性命。又取鏑打死楊豹楊彪，衆將大驚，齊叫羅成反了！那楊義臣一聞羅成反了，長嘆一聲罷了！遂拔劍自刎而亡。當下那金墉衆將一齊殺入，有楊熊楊馬逃出東營，撞着王伯當，一箭射死。二十萬隋兵一齊歸降。茂公鳴金收兵，大軍遂進東嶺。衆將會了羅成，十分大喜。叔寶道：兄弟！你如今回不得燕山了！羅成道：小弟未來之時，已與母親說過，竟保魏

王不必回去了！叔寶大喜，擺酒慶賀。到了次日，忽見魏王令旨到來，說有涿州留守擊世雄，興兵十萬來犯金墉，老將軍裴世基戰死。叔寶大驚，下令退軍，以救金墉。不日兵回金墉，果見許多兵馬圍着城池。羅成道：「小弟初來，並無折箭之功，願斬世雄以爲進身之路。」叔寶大喜。羅成提鎗上馬，大喝一聲，殺入其營。那些涿州兵看見羅成殺入其營，一齊發弩，箭如雨點。羅成把鎗一撲，箭頭紛紛落地。吡的一聲，沖入營中。鎗到處紛紛落馬，鏑到處個個身亡。衆軍齊聲吶喊，擊世雄聞知，提刀起來，大喊：「來將何名？」羅成道：「我羅成便是。你這厮可是擊世雄？」擊世雄道：「然也！」即把刀砍來。羅成攔開刀，把鎗望咽喉一刺，將世雄挑下馬去。這邊叔寶大兵殺入，把世雄十萬大兵殺個乾淨，鳴金收兵入城。叔寶羅成上殿，細奏前事，魏王大悅，封羅成爲猛虎大將軍。羅成謝恩出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羅春保主歸金墉 楊林設計謀反王

當下羅成出殿，自去秦家拜見舅母，按下不表。却說太原晉陽宮中，有張妃與尹妃，怨煬帝拋下了他，久戀揚州。一日，召司禮監裴寂來，問煬帝踪跡。幾時回來。這裴寂亦曉陰陽，就應道：「聖上此去無回；目下真主已出，早晚起兵矣！」二妃道：「真主却是何人？」裴寂

道：不是別人，就是唐公李淵。二妃遂與裴寂商量，發一道旨去，召李淵入宮。李淵來到宮中，問道：二位娘娘，有河吩咐？二妃道：有一事與先生商量，且飲宴，然後相說。李淵拜謝，入席飲宴。那酒中却有汗藥，吃了便醉。唐公醉倒，二人將唐公扛到床上，把解醒湯灌下。唐公醒來，大驚，慌忙跳下龍床，跪倒在地。二妃道：你還是要官休？要私休？唐公道：官休便怎麼？私休又怎麼？二妃道：若是官休，把你解上江都，說你夜入宮中，私宿龍床，問你個大大罪名；若要私休，今晚我姊妹服事了你，明日可即皇帝位，聽憑擇那一樣。唐公無奈，只得應允私休。到了一更時分，唐公出宮，召建成、世民、元吉、元霸，並李靖、袁天罡、李淳風、長孫無忌、長孫順德、殷開山、馬三保，及一班將士，告以此事。世民道：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變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驚危，亡無日矣！不若乘此機會，實天將之時也！且太原兵強將勇，掃除暴亂，直如探囊取物耳！大人不可不決。唐公聽了，沉吟半晌，乃嘆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遂點齊衆將，分布各門，鳴金擊鼓，升大殿，即王位。衆將朝賀參拜，自稱唐王，立建成爲世子，封李靖爲護國軍師，袁天罡、李淳風爲左右軍師，其餘衆將，各各受封。令元霸爲先鋒，來取長安。一路關隘守將，那個是元霸的對手？到處無敵，勢如破竹，不幾日得河西取潼

關殺入長安，唐王下旨安民，諸將勸唐王卽皇帝位。唐王道：「不可！乃立代王楊侑爲皇帝，尊煬帝爲太上皇。時楊侑年十歲，權柄盡歸反王。燕山羅藝自羅成去後，放心不下，忽報到羅成裏應外合，破了銅旗陣，降了金墉。羅公聞信，氣得要死，正要興兵去拿羅成，忽報明州夏明王竇建德差劉黑闥爲元帥，蘇定方爲先鋒，領兵來犯燕山。羅公正在大怒，又聞此報，火上添油，卽忙點兵出城。羅公一馬上前，不問來由，舉鎗便刺。蘇定方舉戟相迎，不及三合，定方敗走。羅公趕來，定方拈弓搭箭，回身射去，正中羅公右目，大叫一聲，回馬便走入城。定方領兵圍住。羅公敗回帥府，眼中取出箭榦，疼痛不止，死於後堂。老夫人大哭，當下有一義男，名喚羅春，叫夫人不必哭，且商議正事。老爺已死，軍中無主，偷賊兵攻入城來，如何是好？如今可把老爺屍首焚化，收拾骸骨，小人出去，令三軍隨後到金墉，公子那邊投奔去了。夫人聽了，卽令家將燒了老爺屍首，包了骸骨。羅春吩咐三軍隨行，大家收拾端正，到了黃昏，羅春保夫人與衆將，大開南門殺出來，向金墉而去。劉黑闥領兵入城，得了燕山不表。再說羅春與衆將保夫人，行到金墉，羅春先入城，將這事報知羅成，羅成大哭一聲，暈倒在地。叔寶叫醒扶起，出城迎接夫人入城。秦母、姑嫂相逢，放聲大哭。羅成在府開喪，隨來衆將，分頭調用，擇日將羅公骸

骨埋葬不表。且說登州靠山王楊林，聞李淵得了長安，天下大半，俱屬反王，心中憂悶，卽來朝見煬帝，定下計策，要滅反王。發十八道聖旨，會齊天下反王，各路煙塵，不論他州外國之人，齊上揚州演武。反王中有武藝高強，奪得狀元者，立他爲反王頭兒，必須年年進貢。這個計策，意思要衆反王到來，使他先自相殺一陣，傷殘一半。教場裏先埋下西瓜火炮，俱用竹筒盛了藥線，待演武後，點着藥線，放起大炮，又打死他大半。其餘逃脫的，在揚州城上用千金闌下來，再有逃脫的，楊林自與一個繼子殷岳，也有十分本事，同領一枝兵，埋伏在龍麟山，攔住勦殺。宇文成都領大兵，保煬帝在西苑。這旨一下，各處反王并烟塵，及他州外國紛紛而來。那靠山王楊林聞知沱羅寨伍天錫英雄，差往前去聘他來鎮守天昌關，擋那各路反王，俱要關前考武。考過武舉，然後進關搶狀元。伍天錫聞召大喜道：「我正要到揚州，不想有些機會，這昏君少不得死在我手裏。」忙點兵馬到天昌關，候各路反王到天昌關。正要進關，看見一將紅面黃鬚，立於關前，高叫衆王聽着，俺伍天錫奉靠山王令旨，如有將士，在我馬前戰三合者，中爲武舉，然後進關搶狀元；如不能戰三合者，休想進關。衆反王聞知此言，俱扎營關外商議這事。忽見李子通元帥伍雲召上前說道：衆王爺在上，那天昌關守將，是小將的兄弟，待小

弟明日去對他說，他自放進關中。衆反王道甚妙。次日伍雲召率衆反王至關中，軍士通報。伍天錫聽了，手執渾金鎗，開關出來，看見伍雲召在前，衆反王并衆將在後，遂問：哥哥亦來考武舉麼？雲召道：然也。我聞揚州開科考狀元，兄弟怎麼聽信楊林，在此考武舉？天錫道：哥哥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豈不曉得，照我在此，却有益於衆反王，哥哥進場須要小心，場中不懷好意，作速同衆王進關，見機而作。衆反王大喜，同伍雲召并諸將進關，來到揚州，都扎營在城外安歇，不表。再說李元霸征西番回來，朝過父王，問道：哥哥，秦王那裏去了？唐王道：他往揚州考試去了！元霸道：既如此，我也要去考武。唐王道：你去不可生事。元霸道：曉得，遂同手下將四名，星夜趕到天昌關，忽見有幾個反王來迎接。元霸道：你們爲何還在這裏？衆王道：千歲有所不知；衆王先來，早已進去了！我們來遲了幾日，還在這裏。今天昌關有一主考，要進武場，必要在他馬前戰三合，戰得過算中武舉，戰不過性命難保。元霸道：有這等事？待孤家先考過了，然後列位王兄來考。言未畢，忽閃出一員上將，姓梁名師泰，生得金臉紅鬚，手執雙鎚，十分猛勇，乃是元霸面前開路將軍，上前叫道：千歲爺慢往！待末將先與他比過高下再處。元霸道：既如此，你先去！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羅成力搶狀元魁 闊海壓死千金關

當下梁師泰把馬一拍，衝到關前，衆反王同元霸也至關外。梁師泰叫聲：關上軍士，快報主試知道！今有衆反王到此，要考武舉進場。只見關上放炮三聲，關門大開，伍天錫一馬跑出，看見梁師泰，不是良善之相，不如先下手爲妙，就把渾金鎗，劈頭蓋下。師泰把雙鎚一架，震得兩臂蘇麻。天錫又是一鎗，梁師泰又把雙鎚一架，面上失色。天錫見了，將渾金鎗又望頂上蓋下，師泰躲閃不及，正中頭盔，跌下馬來，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大叫道：那一位敢再來？李元霸看見大怒，縱馬進前道：孤家來也。伍天錫見是李元霸，大驚失色道：千歲爲何亦來考試？末將讓千歲進關！元霸大喝道：紅面賊！你把孤家開路將打死了，孤家來取你命。也就把鎚打來。伍天錫只得把渾金鎗一架，震得兩手流血，回馬就走。元霸一馬趕來，伸手照背心一提，提過馬來，往空中一拋，又接住脚，雙手一撕，分爲兩段。衆反王遂同元霸進關。不料高麗國王來犯邊廷，兵勢甚銳，唐王差官來召元霸回去迎敵。元霸聞召，卽辭衆王回去。此話不表。再說反王齊集，同到揚州，有封德儀出城招接，請到教場安歇。次日衆王與外邦煙塵，齊到演武場，分列兩行，等候演武。其時有一個千年狐狸，在平山修煉，奉紫陽真人法旨，言武場有真主在內，付丹

藥一顆前去，如此如此。狐狸領旨，變做道人，走到演武廳後，取出丹藥一顆，放在大炮的引線筒內；又撒了一泡尿，打濕藥線，竟回天平山去了。不多時三聲炮響，監軍同封德儀升堂，各邦衆將上前打拱。先有白御王高談聖的元帥雄關海未到。那雄關海因武林公幹，聞知這個消息，連夜趕來不表。再說封德儀與衆將打過拱，各歸方位，就吩咐取武狀元盔甲袍帶，擺在演武廳上。傳旨有人能取此狀元盔甲袍帶者，稱爲國首；汝等有本事的，進前來取。這令一下，早有山後定陽王劉武周先鋒甌翟兒，把斧出馬，大叫道：待我取狀元！誰敢與俺比武？早有洛陽東鎮王王世充元帥段達，持達持戟，出馬，大叫一聲：我來與你比武。二人戰了數合，被甌翟兒砍作兩段。又有知世王王溥的大將彭虎，用竹節剛鞭來戰，未及三合，亦被甌翟兒砍了。又有大秦王徐元朗的元帥暴天虎，出馬交戰，又被他砍了，遂大叫道：誰人敢來奪俺的狀元？忽見金墉虎將王伯當，手執銀鎗，出馬交戰數合。伯當放下銀鎗，取出弓箭射去，正中甌翟兒咽喉，反身墜馬。王伯當大叫道：誰敢來奪狀元？有突厥老英王的大將鐵木金，使一條鐵棒，大喝道：我來也！兩下交鋒不及三四合，伯當抵敵不住，敗回本陣。又有鳴鳳王李子通元帥伍雲召，急拿一條鐵出馬，大叫道：待我來搶狀元。舉鎗到來，鐵木金將棒一架，雲召把鎗

逼開棒，又是一鎗，把鐵木金刺落馬下。却有高麗國的大將左雄，手執板斧，騎一匹異馬，沒有尾把，名爲沒尾駒，大叫道：留下狀元，我來也！就與雲召交戰。左雄不能敵，回馬就走。雲召拍馬趕來，左雄把沒尾駒頭上連打幾下，那馬前蹄一低，後蹄一立，屁股內一聲响，撒出一丈多長的尾把來，向後一掃，把雲召的頭，打得粉碎，死於馬下。叔寶大怒，摧開呼雷豹來戰左雄。戰了數合，左雄回馬就走。叔寶趕來，左雄又將沒尾駒，連拍幾拍，又撒出尾把來。叔寶叫聲：不好！把身往後一側，一尾打中呼雷豹，十分疼痛，吼叫一聲，口中吐出黑煙。那沒尾駒，撲地跌倒了，屁尿直流。叔寶一鎗先刺死沒尾駒，又刺死左雄。有楚國大雷鵬的大將金德明，拿起大刀，來戰叔寶。未及三合，見叔寶本事高強，難以取勝，一手舉刀招架，一手暗扯銅鎚，要的一鎚，正中左手。叔寶回馬便走。羅成大怒，挺鎗來戰。要的一鎗，刺中金德明咽喉，死於馬下。那羅成算是第七條好漢；第一條好漢李元霸，第二條好漢宇文成都，皆不在此；第三條好漢裴元慶已死了；第四條好漢雄闊海還未到；第五條好漢伍雲召，第六條好漢伍天錫，亦皆死了。除了這六人，那個是羅成對手；縱有衆王將官來奪，被他把鎗連挑四十二將下馬，其餘一個也不敢來，竟取了狀元盔中袍帶。忽聽得演武廳後，三聲炮響。原來這小炮一響，然後點着

大炮的藥線，豈知竹筒內藥線，已被狐狸精打濕了，再也不響。衆反王都有些知覺，防有不測之虞，一齊上馬，飛奔到城下。忽聽得一聲炮響，城上放下千斤石。那雄關海剛來到城門口，只見上邊放下閘來，忙下馬先將一手托住，大叫道：衆王爺！裏面有變麼？衆王爺道：正是！關海道：既然有變，趁我托住千鈞在此，你們快走出城去！那十八家王子，與各路煙塵，一齊爭出城來；剛剛都走脫了，雄關海跑了一日一夜，肚子飢餓，身子已乏，跑到這裏，就托了這半日千金關，上邊又有許多人狠命的推下來，他頭一暈，手一鬆，撲撻一聲，壓死在城下。這裏衆王子望前取路而行，奔到龍麟山，忽聽得一聲炮響，伏兵齊出，當先一將正是楊林，手提囚龍棒打來。羅成挺槍相迎，兩下交戰，未及三合，羅成回馬便走。楊林拍馬趕來，看看趕到，羅成翻身把鎗一舉，楊林把囚龍棒望下一按。不料鎗不及架，往上一舉，正中咽喉，楊林跌下馬來，死於地下。叔寶道：兄弟好回馬鎗阿！那殷岳大怒，拍馬把狼牙棒殺來，叔寶舉鎗迎敵。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叔寶回馬便走。殷岳隨後趕來，叔寶左手執鎗，右手舉鎗，見殷岳一棒打來，叔寶把鎗折在後背一架，扭回身來，要的一鎗，把殷岳打下馬來；復一鎗，嗚呼哀哉！羅成道：哥哥好殺手鎗阿！二人大笑，把伏兵殺退。衆反王各自回國不表。且說煬帝見計不成，楊林又

死料必滅亡，與蕭妃衆美人道：朕大事去矣！快共飲酒，趁早快活。酒後取鏡自照道：好頭頸！誰來砍之？蕭妃道：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爲今之計奈何？煬帝道：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以聽天命。遂下旨整治丹陽宮不表。且說宇文文化及見天意喪隋，英雄四起，遂與諸將共謀篡位，令宇文成都連夜領兵入宮。有屯衛將軍獨孤盛領兵前來攔住，被成都把流金鎗結果他；衆人懼怕，一齊歸服。煬帝聞變，逃於東閣，被遲尉令狐行達扶出，見成都道：朕有何罪？成都道：弑父鳩兄，納娘圖嫂，又兼窮奢極慾，以致盜賊四起，何爲無罪？遂進前欲殺煬帝。煬帝道：天子死自有道，何得加以鋒刃？成都就把煬帝縊死；又將隋室宗親，盡皆殺戮。是日化及登基，卽皇帝位，國號大許，封成都爲武安王，智及爲左右丞相。欲知化及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高祖遣將誅化及 衆王投降李元霸

却說唐王李淵聞知宇文文化及弑了煬帝，放聲大哭；遙祭煬帝靈魂，開喪掛白。諸將皆勸李淵卽皇帝位，李淵猶豫未決。適恭帝侑知天意在唐，遂禪位於李淵。李淵再拜受命，戴冕冠，被黃袍，陞大殿，卽皇帝位。是爲高祖神堯皇帝。衆臣朝賀畢，高祖下旨，國號大唐，改元武德，封世子建成爲殷王，立爲太子；次子世民爲秦王；三子元吉爲齊王；四

子元霸爲趙王；李靖爲魏國公；馬三保爲開國公；殷開山爲定國公；長孫無忌爲楚國公；其餘文武百官，各加封賞。廢恭帝，侑爲譙國公。衆臣一齊謝恩。李靖拜辭高祖，雲遊海外。此話不表。再說西魏王李密，聞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自立爲許帝，心中大怒，與軍師徐茂公商議，發下了十八道矯詔，差十八員官，遍約各家反王，興師征討反賊，皆齊集在甘泉關相會。如不到者，以反賊論。這矯旨一傳，各路反王，果然興師到甘泉關。惟有大唐李淵這枝兵不見來，他却在宇文化及背後殺來，故不曾會。那當日得了李密矯詔，聚集衆官商議，可差何人往揚州去殺宇文化及，搶得傳國玉璽來。李淳風出班奏道：陛下欲誅宇文化及，搶得傳國玉璽，非趙王李元霸前去，則不可。袁天罡在旁點頭，暗算玉璽雖然搶得來，只恐趙王有去無回；但天機不可預洩，只好暗裏嗟嘆。那高祖准奏，卽着李淳風領三千驍騎，出潼關而來。化及聞報，卽差宇文成都到潼關拒敵。成都領旨，提兵前往潼關迎敵。這且慢表。再說甘泉關衆王子會齊，大家計議道：必須舉一人爲十八邦提元帥，提調人馬，方有約束；只是大將無數在此，舉得那個好？徐茂公道：有個論頭在此，憑天吩咐，將甘泉關閉了，一人叫三聲，有人叫得關開，就推他爲十八邦都元帥。衆王子說道：有理。當下閉上關門，先是十八邦反王，一個個叫過去，

然後衆將大家各依次序叫去，那裏叫得開？輪到程咬金，他便誇口說道：我當初做混世魔王，大旗都拜起今日，況這座關門，讓我來叫，他就要開。遂向前大叫道：關門！關門！你依了老程開了罷！纔叫得兩聲，只聽得一陣狂風呼的一聲響，兩扇關門，就大開了。程咬金大笑道：何如？還要讓我。當下衆人信服，推他上臺，拜爲十八邦都元帥之職。十八邦大小將官，一齊下拜。內中只少金墉大將謝映登，他因隨衆到甘泉關來，打從一座高山下經過，見山上有一個道人招他，他下馬上山，原來是叔父謝洪。映登上前拜見，謝洪道：你塵緣已斷，可入仙班，快同我去修仙學道！他就跟謝洪而去；以此不到甘泉關拜將。當下程咬金令三軍殺奔江都而來。宇文化及聞十八路反王，合兵一百八十萬，殺奔前來，心中大驚，只得留兄弟宇文士及守揚州，自己帶了蕭妃與宮娥連夜逃奔入淮而去。這裏衆王子一到城下，宇文士及就開城投降。咬金下令，衆將官無分晝夜，速追宇文化及，違令者軍法從事。衆將只得星夜趕來，這且慢表。且說宇文成都領兵十萬，在潼關紫金山下；不料唐兵殺到，爲首的大將就是李元霸。成都看見，嚇得魂喪魂消，欲待要退，無奈人已照面了！只得嘆口氣道：罷了！小畜生！今日與你拚命也！硬着頭皮，舉流金鎗打來。那元霸師父紫陽真人叮囑他，若遇見流金鎗的，不可傷他。

性命，所以向年比武，就不傷害。今日見他有相害之意，便忘記了師父之言，就把鎚將成都的鎗打在半邊，撲身上前，一把抓住成都勒甲縑，竟提過馬來，望空一拋跌下來。元霸趕上接住，將兩脚一撕，分爲兩片。兵馬見主將捉去，走個乾乾淨淨。再說衆王子快馬晝夜趕來，追着化及，已是黃昏時候，大殺一陣，殺得那化及拋下家小，并金銀寶貝，望紫金山而逃。蕭妃被竇建德所獲，傳國玉璽被李密所獲，又合兵追奔前去。那宇文化及正在逃奔，只見前面燈火照耀，當先一將攔住，乃李元霸也。化及一見大驚，掇身逃命；又撞見竇建德殺到。化及措手不及，被建德一刀砍爲兩段。誰知李元霸抄出後，見衆王子進了紫金山，他就拒住山口，大叫道：「山上何人得了傳國玉璽？快獻將過來！」衆王齊吃一驚，程咬金大怒道：「我這裏十八家大將甚多，何懼你一個黃毛小廝？」遂令衆將一齊殺去。那些將官沒奈何，一齊殺去。燈火白晝，喊殺連天。李元霸大吼一聲，冲入陣中。鎚到處紛紛落馬，個個身亡。羅成挺鎗來戰，被元霸一鎚到來，羅成噹的一架，把鎗打做兩段，震開虎口，回馬逃身。可憐一百八十萬人馬，遭此一劫，猶如打蒼蠅一般。李密無奈，只得獻上玉璽，求放回國。元霸大叫道：「玉璽我便收了！你這些狗王，若要歸國，可寫下降表，跪獻上來。却有魯州王徐元朗不肯跪獻，元霸喝道：『爲何不跪獻？』」

上來？徐元朗道：你是王子，俺也是王子，爲何要俺跪獻？此言甚屬放肆。元霸聽了，冷笑一聲，把元朗抓過來，提起兩腿，撕爲兩片。衆王子見了大驚，只得一齊跪下，獻上降表。輪到竇建德說道：我是你嫡親母舅，難道也跪不成？元霸道：不相干！你若在唐家做臣子，自然與你些名分；如今你做了反王，若不跪獻，將徐元朗爲例。只得忍氣跪下，獻上降表。元霸收完降表，竟奔潼關而去。衆王計點兵馬一百八十萬，止剩六十二萬。程咬金大罵道：小畜生！願你前去身死！那時俺殺上長安，叫你老子認得俺的斧便了！衆王各回本國。那西魏王李密在路思想蕭妃，天姿國色，未知下落。軍士報說：夏明王竇老爺獲得李密，便對衆將道：孤看蕭妃乃世之活寶，今被竇建德所獲，孤欲將真珠烈火旗前去易換，未知諸卿那一位可去？程咬金道：不才願去。李密道：既是程王兄願去，如若得來，其功不小。咬金就接了真珠烈火旗而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元霸被雷歸神位 咬金斧劈老君堂

當下咬金上馬，趕上夏明王，取出真珠烈火旗送上，細言前事。建德道：此乃無用之婦；既將真珠烈火旗來換，焉有不肯之理？遂將蕭妃送與程咬金，一路保回。李密一見，心中大喜，就回金墉不表。且說李元霸回到潼關，有駙馬柴紹前來接應，二人遂開路而

行。只見風雲四起，細雨霏霏；少頃電光閃爍，霹靂交加。那雷聲只在元霸頭上響，如打下來的光景。元霸大怒，把鎚指天大叫道：「天爲何這般可惡？只是照我的頭上响？」就把鎚往空中一拋，抬頭一看，那四百斤重的鎚，吊將下來；撲的一聲，正中在元霸臉上，翻身跌下馬來。柴紹大驚，連忙來扶。又見一陣怪風捲起，只見飛沙走石，塵土冲天，霹靂之聲，火光亂滾。柴紹與兵避入人家檐下。少停風住雨止，出來一看，只見元霸的金冠金甲，丟在地上；那雙鎚與馬無影可見了！柴紹大哭，收拾了金冠金甲，并玉璽降表，回轉長安，入朝拜見高祖，哭倒於地。高祖忙問何故。柴紹具奏其事，獻上玉璽，并十八邦降表。高祖一聞元霸身亡，大慟。皇兒好苦，暈倒在龍椅上。玄武百官叫醒，扶起又大哭一場。下詔遙祭，開喪。這消息傳到洛陽，王世充大喜道：「此子一死，吾仇可報矣！」就起兵十萬，直殺至牢口關下寨。守關將張方忙寫本章，差官入長安告急。高祖見本大驚，忙問：「衆將誰敢去退敵？」閃出秦王奏道：「臣兒不才，願領兵前去。」高祖大喜，發兵十萬。秦王帶領馬三保、殷麟山，一千戰將，行至牢口關，守將張方接入帥府，擺酒接風。次日秦王領兵出關，與王世充對陣。秦王道：「你何故興兵犯我疆界？」王世充道：「唐童我前日在紫金山，被你兄弟李元霸沖殺一陣，打得俺十八家沒了火種，還要跪獻降表；我只道他

永世不朽，原來如今就死了！今日我興師報仇，殺上長安，滅你唐家。秦王背後殷開山大怒，飛馬執斧，沖將過來。王世充手下大將程洪舉刀敵住。大戰了十餘合，不分勝敗。秦王使定唐刀，同馬三保衆將一齊殺出。王世充抵敵不住，大敗而走。秦王領兵追趕，直抵洛陽。王世充敗入城中，閉門不出。秦王下令安營。是晚月明皎潔，如同白日。秦王同殷馬二將，出營觀玩。行上山坡，忽見一隻白鶴，慢慢走來。秦王取得弓箭射去，正中白鶴頭上。那鶴如飛走去。秦王縱馬追趕，趕了許多路，回頭一看，不見了殷馬二將。到了一座山上，又不見了白鶴。對面一座城池，秦王又不知是什麼城池。原來這座城池，就是金墉。是夜秦叔寶與程咬金巡城，只聽得那邊山上有馬鈴响，二人疑心，下城上馬，提了兵器出城，奔上山來。秦王看見兩馬走來，咬金一馬先到，大喝道：山上的何人敢來私探俺金墉城？秦王吃了一驚，忙應道：孤乃大唐皇帝次子，世民便是。請問王兄却是何人？程咬金聞言大怒道：唐童，你來得正好！卽舉斧砍來。秦王把定唐刀一架，叫王兄！孤與你無仇，爲何如此？咬金道：你不曉俺程咬金在紫金山，被你兄弟元霸，打得十八家王子，沒了火種，又搶了俺們的玉璽去，怎說無仇？今日相逢，難逃狗命，噹的又是一斧。秦王抵當不住，回馬敗走，咬金緊緊趕來。前邊走的好如猛風，砍敗葉，後邊趕

的又似驟雨打梅花，趕得秦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是叫苦。叔寶看見秦王頭上透出紅光，那紅光閃出一條金龍，護衛身體，知他是真命天子，也在後趕來。趕到天色微明，秦王轉過山坡，又叫聲苦。原來是一條盡頭路，側邊有一所古廟，上有匾額，寫着老君堂三字。秦王下馬，悄悄牽馬入廟，伏在案桌下。叔寶咬金二人趕到，咬金看道：此間四下無路，一定在廟內。跳下馬一斧劈開廟門，果然秦王伏在桌下。咬金道：如今沒處走了！把斧砍來。叔寶將鋼架住道：他是重犯，如何擅自殺他；且拿去見主公，發落纔是咬金道：有理！將腰間皮帶解下來，把秦王綁在逍遙馬上。咬金上馬，牽秦王的馬，望金墉而來。再說殷開山，馬三保見主人射鶴，隨後趕來，轉過山坡，忽然不見。二人登高一望，見山下三人而來，一個執斧，一個提槍，一個綁縛在馬上。二人見了，好生疑惑，忙走下山來一看，原來綁縛在馬上的，就是秦王。二人大驚，忙來搶奪。叔寶心中要放走了秦王，怎奈程咬金牽住秦王的馬，忽見馬三保，殷開山來奪，咬金大怒，舉斧交戰。有探子早報到金墉城，衆將多來接應。殷馬二人見人多了，料想寡不敵衆，不敢上前搶奪，竟逃回本營，領兵回牢口關，差官飛報入長安去了。這邊將秦王拿入金墉，見魏王李密。李密看見秦王，拍案大怒道：孤家舉義起兵，追殺宇文文化及，乃汝弟元霸毫無情

意自恃凶狠，搶奪孤家玉璽，這也罷了！又要衆王寫降表，跪送投降。我只道：你唐家永遠有這個小畜生。不料天理難容，短命死了！孤家正要興兵報仇，你却自投羅網，吩咐左右綁去砍了。忽見徐茂公出班奏道：啟主公，那世民雖然該斬，但他與主公曾有恩惠，將他暫禁，另尋別故，殺之不遲。李密道：孤家與他並無干涉，有何恩惠？茂公道：主公未知其詳；我主公曾被煬帝加罪，雖虧李燦說出，後來煬帝差世民，元霸追趕，其時若非世民賣情，暗縱逃脫，已被元霸擒殺矣！今日主公忽然殺之，必被諸邦豪傑談笑。李密聽說，愁眉一想，俄而開言道：既是軍師這等講，將他發在天牢，留限一年處斬，不必多議。遂押世民入天牢監禁不表。且說馬三保報入長安，高祖得報大驚，放聲大哭。滿朝文武，各各下淚，惟有殷齊二王，暗暗歡喜。忽見當駕官啟奏說：三原李靖現在午門候旨。高祖聞言，反憂爲喜，說此人到來，我兒有命矣。令宣入朝。三呼已畢，高祖問道：卿向在何處？李靖道：臣向在海外訪幾個仙人，今聞秦王被拘在金墉，特來設計相救，恐聖躬憂懷，先來安慰。包管百日之內，秦王安然回國矣！高祖大喜，忙問何策救取吾兒？李靖道：臣今密下小策，待秦王回國之時，自然明白。說罷，辭別高祖出朝，竟往曹州而來。曹州史義王孟海公，一日坐朝，黃門官啓奏：有一道人，自稱三原李靖，要見大王。孟

海公叫宣進來！李靖入朝，參見孟海公。孟海公道：先生此來，必有高議，乞請賜教！李靖道：貧道曾遇異人傳授，善於呼風喚雨，暗算陰陽，先知吉凶；見大王是北極紫微臨凡，乃是眞命皇帝，故特來請大王興師，先取金墉，次取長安，以圖一統基業；若天時一失，反爲不美，乞大王裁之！孟海公大喜道：多承先生指教，不知何日興師？李靖道：天時已正，不宜遲緩；貧道當保大王，即日興師，先下金堤，次取金墉，最爲上策。孟海公欣然降旨，親統大兵十萬，直奔金隄而來。那金隄關守將賈閏甫、柳周臣引兵出戰，但見李靖口中念念有詞，把劍一指，霎時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打得魏兵大敗入關，堅守不出，差人連夜往金墉告急。孟海公將金隄圍住，日夜攻打。李靖道：大王要破此關，不出十日；貧道暫別，與大王往太行山借一件寶貝來；待李密救兵一到，管叫他片甲不存。孟海公大喜道：速去速來！李靖應允，竟往海外訪道去了。那金墉李密得了告急表章，親自點兵五萬，帶領五虎上將來救金隄，其餘諸將同徐茂公等守國。兵到金隄關，賈閏甫、柳周臣接入。次日李密領衆出關對敵。羅成一馬衝到陣前，孟海公手下元帥尙義提刀迎住。戰未三合，被羅成攔門要的一鏑，打中左肩，伏鞍而走。李密將號旗一展，五虎大將一齊衝殺過來，如砍瓜切菜一般，殺得曹州人馬屍山血海。孟海公率領殘兵奔

回曹州去了。且說李密鳴金收兵，入金隄關，心中得意，即降旨傳修撰官，寫赦書一道；頒諭衆臣知悉。孤家親救金隄，賴上天之佑，馬到成功，合該賞軍澤民，赦宥一切罪犯。凡已結案未結案，除十惡大罪外，盡行放除。預仰朝臣，悉行釋放。欽此。遵依。修撰官寫畢，啓讀一遍，排在案上。李密暗想南牢李世民，是赦不得的，遂拿起筆，在赦書後面，批下二語云：滿牢罪人皆赦免，不赦南牢李世民。批畢，即差官齎詔到金墉。徐茂公、魏徵等開讀過了，即令職使釋放一切罪人。茂公收了詔書，私對魏徵道：李世民乃真命天子，你我日後歸唐，俱是殿下之臣；如今他監禁南牢，應當及早救他方好。怎奈魏王赦書後面，又批下二句，如何是好？未知魏徵怎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李密投唐心反覆 單通招親貴洛陽

當下魏徵接過赦書一看，沉吟半晌，便說道：不難。兩句中不字上，豎出了頭；下添一畫，改作本字，本赦南牢李世民，便可以放他了。茂公稱善。隨即改了赦書，令從人帶了秦王道遙馬，定唐刀，二人同到牢中，見秦王，將改詔放走之事說知。秦王拜謝。徐魏二人道：主公，臣等不久亦歸輔主公；今事在局促，請主公作速前去，恐魏王早晚回來，難以脫身矣。秦王十分感激，提刀上馬，即回牢口關去。再說魏王班師回來，問起秦王如何？

徐茂公道：主公詔書後批語，有滿牢罪人皆赦免，本赦南牢李世民。臣已放去。李密聞言大怒道：取詔書我看。徐魏二人連忙取上。李密細細看出改詔的弊端，拍案大喝道：都是你二人弄鬼，侮玩孤家。本當處斬，姑念有功之臣，饒你一死。你們去罷！孤今用你不着！喝令廷尉將二人趕出。茂公冷笑，寫詩一首，貼在午門上。其詩曰：

高陽道士徐茂公，

拜上金墉西魏王，

日敗三賢歸別國，

開倉甲子耗王糧。

七標八猛皆離散，

一十二騎往他方，

約尅五行丁卯日，

管教四馬自投唐。

雄信洛陽招駙馬，

亂箭攢心王伯當，

掛首午門傳號令，

那時見你淚汪汪！

茂公將詩貼好，與魏徵出城而去。這邊午門外有該值官，連忙報知李密。李密看了詩，句大怒，卽差秦叔寶、羅成趕去，拿他回來，以正國法。叔寶羅成出了城，鬼混了一日，進朝回覆道：臣等追尋二人，並無踪跡，不知去向。李密大怒道：好好黨！明明私情賣放，還敢在孤家面前搪塞！喝左右綁這二人，押出斬首。閃出程咬金大叫道：主公！這個使不得！你不想想這皇帝，是那裏來的？如今怎麼無情，動不動就要殺起來？李密大喝道：好匹夫！敢是奚落孤家？吩咐左右一齊把他綁出斬首。嚇得兩班文武，一齊跪下道：乞主公息怒！看他三人從前之功，免其一死。再三保奏。李密怒猶未息，說：既是衆卿保，將三

人削去官職，永不復用。三人勉強謝而出。程咬金一路大叫道：「有這樣可笑的人！我讓他做皇帝，如今到作虎威起來！叔寶道：事已如此，說也無益。」咬金道：「秦二哥，羅兄弟，我們如今周流列國，到處爲家，看有甚麼機會罷了！」羅成道：「說得有理！」此時秦母、程母俱已去世，這有羅成母親家室。三人各各收拾車輛，帶了家眷，一同登程，隨路周遊去了。如此漸漸分散。那洛陽王世充聽了這消息，心中大喜，卽密傳將令，暗暗起兵，來取金墉不表。且說李密兵勢大衰，手下只有王伯當、張公瑾、賈閏甫、柳周臣保護，心中也有些着急。時值荒年，米貴如珠，李密欲結民心，開倉賑濟。不料開了東倉，倉官吃驚，只見許多怪物，形如老鼠，兩翅飛出，滿倉成隊而出，米糧全無一粒。倉官奏與魏王、魏王大驚。及開南倉、北倉、西倉，也是如此，俱被怪物盜運了。王糧十五萬石，看官！你道這是什麼東西，如此作怪？這個名爲飛鼠，搬運王糧十五萬石，原來自有着落。到後尉遲恭兵下荊州，被水圍在樊城，缺了糧草，却在城上掘蒿爲食。不意掘出五萬石王糧，救出衆兵。又有秦叔寶掃北，兵圍牧羊城，掘得五萬石充饑。又有唐天子跨海征東，被困在江東越虎城，得五萬石，此是後話休提。當下李密心憂，直到黃昏時分，忽聽砲響連聲，軍士來報，說王世充來襲金墉，攻打甚急。李密大驚，與衆將連夜計議，多是面面相覷；糧

草兵馬全無，怎生迎敵？君臣商議，惟有棄了金墉，投奔別國，再作區處。李密道：「如今到那國好？」王伯當道：「若投別國，俱是小邦，未必相容，莫若投唐，庶可苟全。」李密道：「孤與世民有隙，伯當道不妨向來李淵仁厚，世民寬宏，決不難爲主公的。」李密猶豫未決。忽報王世充人馬攻破西城了！李密大驚。伯當道：「主公快上馬，與張公瑾、賈閏甫、柳周臣都棄家小，騎馬出城，望長安而奔。」這裏王世充入城安民，只斬了蕭妃，其餘各家家小，俱予赦免，不在話下。再說李密一行五人，行到長安午門外，先自綁縛，送入本章。高祖看了，對世民道：「金墉李密被王世充暗襲，金墉破了，城池今來投順，我欲殺之，以消你之恨；你意若何？」世民道：「乘人之危，殺之不仁，又失人望，望父憐而赦之；復以恩給之，則天下歸心矣！」高祖大悅，卽宣進來。李密到金階，俯伏在地。高祖離坐，親解其縛，赦其前罪，封爲刑國公。又將淮陽王李仁公的公主，配與李密爲妻。封張公瑾、王伯當、賈閏甫、柳周臣爲廷尉。伯當不受，願爲李密幕將。高祖許之。這話休表。再說王世充得勝回國，想起妹子擲球自擇，公主遵兄之命，在綵樓上擇婿，對天祝道：「姻緣聽天由命，就吩咐宮女將球擲下，却落在一個青面紅鬚大漢身上。你道那大漢是誰？却就是單雄信，只因拋棄了李密，來到洛陽，在綵樓邊經過，公主一毬正中頂梁，兩邊宮官太監，邀住雄信，

扶入午門。王世充見了，心中大悅，令其成親。過了數日，叔寶、羅成、咬金三人遊到洛陽，聞得單雄信爲駙馬，同來投他。雄信接見大喜，意欲奏知王世充，封他官爵；但恐他與唐家有舊恩，異日反覆無常，反爲不美，今且留在此，再作理會。便奏王世充道：將金亭館改作三賢館，供養他三人在內，逍遙安樂不表。且說李密雖爲駙馬，富貴焉能比日前爲魏王快意，欲要背反，未得其便。適值山西有變，李密就在高祖面前，討差出師，願効微功。高祖下旨，就命收服山西。李密得令甚喜，退回府中，意欲公主同去，遂將心思一一說知。此去成功，公主卽爲王后。公主大怒罵道：你這狼心狗肺之人，我伯何等待你？你不想報恩，起此反心，真逆賊也！李密罵道：你這賊人，如此無禮？遂拔出寶劍，將公主殺了。卽招伯當相商。伯當見殺了公主，大吃一驚道：不好了！還有甚麼商議？此時不走，等待何時？李密慌忙與伯當上馬，逃出東門而走。這裏刑國公家人飛報入朝。高祖得報大驚，命秦王領兵追趕，要碎屍萬段。秦王領兵一路出東門趕去。李密回頭一看，只見一隊人馬飛奔趕來。李密與伯當縱馬加鞭，行不上十里，到了良宮山，斷密澗，見追兵已到。李密連聲叫苦。王伯當把戟向前大喝道：唐兵休趕！俺王伯當在此。秦王道：王兄！李世民特來勸你，今日之事，情理皆虧；勸王兄不如降了唐家罷。伯當道：千歲不

必多言；俺王勇素重綱常，事雖無濟，有死而已！遂勒馬挺戟刺來。這裏衆將一齊放箭，伯當恐傷了李密，把身向前遮住，用戟挑撥，叮叮噹噹，把箭幹都撥在地下。不料旁邊一箭，中了李密左腿。李密阿呀一聲，伯當回頭，纔撥得一撥，見李密着了數箭，手戟一鬆，萬弩攢身而死。李密并同行數人，亦被射死。秦王下令，將王伯當屍首葬在良宮山。把李密首級斬了，收兵回長安，入朝覆旨。高祖命將李密首級，號令午門示衆。不多幾日，徐茂公魏徵行至午門外，見了李密首級，哭拜在地，守首級軍人，將二人綁縛入朝。啟奏高祖聞知，叫推進來。軍士拿到金階，秦王一見忙奏道：「這就是徐勣、魏徵，改詔私放臣者。」高祖聞奏，忙令秦王下殿解縛。秦王領旨下殿解縛，謝敘前情，就要二人歸唐。二人道：「要臣歸唐，必須葬祭魏王屍首，以盡舊主之誼。」然後歸附。秦王將此言奏請高祖，高祖准奏，命秦王前往主祭。秦王就將李密屍首，用天子禮葬於良宮山。致祭畢，徐勣、魏徵就歸唐朝。高祖封徐勣爲軍師，魏徵爲洗馬，按察四方，招集金墉七標八猛十二騎。那些金墉舊將，聞二人歸唐，皆來歸附。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尉遲恭打關劫寨 徐茂公訪友尋朋

却說山後朔州麻衣縣，有一人姓尉遲名恭，字敬德，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面如鍋

底，一雙虎眼，兩道粗眉，腮邊一排虎鬚，娶妻梅氏，真名梅國龍，梅國虎，在麻衣縣當馬快。他住在城外打鐵，務農爲業。一日在寶鷄山經過，忽見山中一塊大石，一聲响亮，變作兩開。尉遲恭吃了一驚，進前一看，見內中一石匣，揭開看時，却是兩隻鐵羊。就取在手中，心內想道：我拿回去，打件東西用用也好。正在思量，忽望見一人頭戴札梁巾，身披黃道袍，含笑而來，叫聲：尉遲恭，我有話與你講。尉遲恭驚駭問道：先生你因何知我的名字？那人大笑道：莫說是你的名字，就是天文地理，過去未來，也盡知道。尉遲恭又問道：先生高姓大名？尊居何處？那人道：在下姓李名太白，隱居山中，不嫌荒陋，同至舍下一敘。尉遲恭應諾，隨太白行到一舍茅廬，二人入內施禮。童兒捧出茶來，吃了。太白道：貧道有一副盔甲，蛇矛鎗一桿，今觀將軍氣色甚佳，願贈與將軍。方纔那隻白鐵羊將軍可自拿去；這隻紅的，留與貧道，日後自有用處。叫童兒取出盔甲，蛇矛鎗。尉遲恭一看，原來是一條洋鐵長矛，一副烏金寶鐵甲，一頂雙鐵鳳盔，盔上鳳眼，却是閉着。便問道：這盔上的鳳眼，因何不閉？李太白道：此是鳳盔，你後來有人射你一箭，那鳳眼開，就是你的真主，你可下馬降他。尉遲恭點點頭，遂把紅鐵羊與太白。太白道：你那白鐵羊，內有兩條竹節神鞭，但此羊十分難開。若要鐵羊開，除非仁義來。你日後保真主，世

襲公侯，都在這條鞭上。有詩二句道：

鞭在人也在，
鞭斷人便亡！

日後自有應驗，牢記牢記。尉遲恭答應，致謝，收拾了東西，作別起身，回到農莊家中來，將這兩件東西收好，又與妻子說知，梅氏大喜。尉遲恭遂即把鐵羊放在爐內扇紅了，發狠的打，一連打了兩日，那裏打得開心中十分焦燥。一日要往城邊，遇一個縣差來鄉下催討錢糧，動問姓名，叫做仁義。尉遲恭猛然想起李太白之言，若要鐵羊開，除非仁義來。想道：我今不要管，只得借重他了！遂跟他到無人處，將仁義一脚踢倒，腰中取出刀來，結果了性命。忽見路旁墳邊，有個骨殖瓶，將他到空了，盛些血帶到家來，往鐵羊上一澆，只聽得豁喇一聲響，鐵羊分爲兩段，現出兩條竹節鞭來，却是雌雄二鞭。雌的重八十斤，雄的重八十一斤。尉遲恭大喜。次日梅國龍、梅國虎來尉遲恭家看姐姐，尉遲恭道：我聞定陽王劉武周，特差元帥宋金剛在馬邑募選先鋒，要想前去，只因你姐姐有孕在身，今二位老舅到此，愚兄拜託前行，凡事全賴照顧，我留下雌雄二鞭爲證。生下孩兒，取名寶林。日後夫妻相逢，可將雌雄鞭爲證。當下拜別，彼此流淚。尉遲恭帶了盔甲鎗鞭，往馬邑而來。到了馬邑，寫了投軍狀，軍狀投入帥府，宋金剛喚他進來。

一看，好像煙熏太歲，火燒金剛，就命他演武，果然十分英勇。卽着他在午門候旨，自己先入朝中啟奏武周卽降旨宣進來。尉遲恭聞宣入朝，到殿下俯伏。武周看他豹頭燕頤，虎步熊軀，細問武藝行兵之事。尉遲恭對答如流，忽報金龍池內怪物，反來作鬧，乞大王速賜童男童女祭獻，恐他上岸爲禍不小。尉遲恭奏道：不必賜祭，待臣去看。是何怪，拿了他來！武周准奏。尉遲恭遂到金龍池邊，但見狂風大作，浪湧平空，那池中怪物，大吼一聲，跳上岸來。尉遲恭將身閃過，轉身一把，抓住了領鬃毛，一連十數拳，那怪物被打，便立住了。尉遲恭一看，原來是匹黑馬，自頭至尾，長有九尺，高八尺，遍身純黑，名爲烏騅馬。尉遲恭牽入朝來，見武周道：啟大王，池中不是怪物，乃是一匹脚力。武周看了大喜，下旨賜與鞍韉，封尉遲恭爲先鋒，宋金剛爲元帥，來搶唐家世界。且說關上守將王天化得報，忙寫本章，差人上長安求救。高祖見了此本，便問道：那位卿家，可以領兵退敵？閃出殷齊二王道：臣兒願往。高祖遂命點兵十萬，與二王前去退敵。這邊尉遲恭前軍到了雁門關，守將王天化出關迎敵。尉遲恭把鎗沖殺過來，王天化舉鎗來迎，未及三合，被尉遲恭一鎗刺死，搶進雁門關。宋金剛大隊也到，一齊進關。尉遲恭領兵直奔偏台關殺來。關中守將金日虎，領兵出關迎敵，戰不上五合，被尉遲恭一鞭打下。

馬去，又占了偏台關，卽刻拍馬搶先直奔白壁關。其時殷齊二王到了，忽有報半日工夫，失了兩關；又報兵到城下。二王大驚，上城觀看。見了尉遲恭，猶如灶君一般。二王忙令畫工在城上，描了他的形像，隨後領兵出城。却被尉遲恭鞭打鎗挑，連喪上將數十員，敗了二王，搶了白壁關。宋金剛人馬也到，尉遲恭卽起身追趕二王。一夜之間，連劫他八寨，趕得二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幸喜得宋金剛又令着尉遲恭收取太原。尉遲恭只得帶馬回白壁關去了。再說高祖駕臨早朝，忽報二王大敗回來，高祖大怒，叫聲宣進來！二王到殿下，俯伏奏說：來將凶狠，一日一夜被他奪了三關，劫了八寨，殺死上將數十員；臣兒畫他形像在此，請父王觀看。高祖命掛起來。兩班文武見了，形像凶惡，齊吃一驚。高祖問道：此人如此利害，衆卿果有良策退得他否？閃出徐茂公奏道：此人必須秦王前去，方可收服。高祖准奏，着秦王領兵前去。秦王領兵，同茂公出朝，向茂公道：孤聞金墉五虎大將，王伯當盡義射死；單雄信在洛陽爲駙馬，俱不必提；還有秦叔寶、羅成、程咬金三人，不知下落，諒軍師必知踪跡；孤家往往道及，軍師從未實指；如今俺家被黑將殺敗，難道軍師終不肯爲孤家圖謀？徐茂公道：主公不必心焦；臣看天象，這幾個將星，都分野在洛陽；又見白虎星幽暗，其人必然有病；待臣就去訪尋，請他來。

保駕便了！秦王大喜，就命茂公前去尋訪，自己領兵先行。且說徐茂公扮作游方道人，帶了尉遲恭圖影，向洛陽而來。不料洛陽鐵冠道人，對王世充道：「臣算陰陽，唐人被劉武周大將尉遲恭殺得大敗，不敢出戰。徐茂公必暗暗來請秦叔寶、羅成、程咬金前去保護唐家，早晚就到。」王世充聞言大怒道：「天下也沒有這樣便宜，平靜時節，我却供養他；如今用人之際，就要來請，理上也難容得去！」鐵冠道人道：「徐茂公此來，一定扮作游方道人；主公可下旨四方，凡有游方道人，一概不許入城。這旨一下，徐茂公那裏知道，敲着漁鼓簡板，要入城去。」守門軍士喝道：「你這道人是瞎眼的！這裏現奉聖旨，掛着榜文，不許游方僧道入門，你何不看看？」茂公見喝，抬頭一看，叫聲列位，貧道初來，不知令旨，如今不進去便了！遂回首走到一個公館門首，化些麪吃，就把漁鼓簡板，敲動唱起道情來。衆人圍住了聽唱，見他唱得十分好聽，聽的人一發多了；忽望見程咬金騎馬衝出城來，把衆人嚇得亂撞亂跌。程咬金見了，哈哈大笑，故意把馬連轉幾個窠羅圈，嚇得個個跑走，一擁擁進城來。茂公趁此，也混入城，把門軍士也不由做主，那裏查點得許多。茂公一路訪問叔寶住處，有人指引道：在三賢府內。茂公聽了，卽往三賢府來。忽遇秦安在門首，秦安認得茂公，就引入府，來見叔寶。叔寶看見茂公大喜，行過禮，茂

公問羅成兄弟在那裏？叔寶道：他有病睡在床上，就引茂公進房，見了羅成，相叫一聲，放下漁鼓簡板，坐在床上，與羅成把手說道：你的病，是個煙塵病，過幾日就好。忽見程咬金回來，走進房中，見了茂公，心中大駭，想他做了唐家的軍師，爲何到這裏來？又見來只般打扮，摸不着頭路，便叫道：你爲何做這般叫化生理？扯過簡板，折爲兩段，拿起漁鼓，打得粉碎，撲通吊起一軸畫來，打開一看道：阿呀！原來是灶君皇帝！叔寶一看道：這不是灶君，是個將官圖影。茂公說道：正是。咬金聽了大叫：我曉得了！前日單二哥說：劉武周一員大將，叫做尉遲恭，身長而黑，起兵伐唐，日搶三關，夜得八寨，殺得唐家不敢出戰。目下唐家用人之際，敢是秦王思想我們，故差你來請俺三人麼？茂公道：然也！咬金道：秦大哥快快收拾，我們就走。叔寶道：兄弟，你爲何說這等話？羅兄弟病尙未愈，如何帶了他去？羅成道：你老老年紀，不趁此時去幹功名，更待何時？你二人快快前去，勿以我爲念。叔寶流淚道：表弟阿承你好心，倘或我二人一去，單雄信一定難爲你了，如何是好？羅成道：你放心，快快前去，兄弟自有道理。只得收拾二輪車子，將張氏、裴氏、令秦安先送到長安去了，叫徐茂公遠遠相等，遂拜別羅成，吩咐守門軍士去報單雄信來，城門口相別。未知雄信來別，果有什麼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說唐前傳卷三

第四十六回

秦王夜探白壁關

叔寶救駕紅泥澗

當下單雄信聞軍士來報這事，上馬跑至城門口，跳下馬來，雙手搵了叔寶手，叫聲：秦大哥，你若要去，也須到小弟舍下相別一聲。小弟也擺酒送行，如何到了這裏，方纔通知？如今要往那裏去？叔寶道：小弟在此打攪不當，所以要往別處去，尙未有定着。雄信道：秦大哥何必如此相瞞，莫非要去投唐麼？咬金道：然也！你竟是個神仙，我今好好一個人交與你，若是病好了，還我一個人，若是不濟，也要還我一把骨頭。叔寶道：你這匹夫，一些道理都不曉！二哥你也不必介懷。雄信叫手下斟酒過來，捧與秦叔寶，一飲而盡，一連三杯。雄信又來敬咬金，咬金道：誰要吃你的酒？叔寶與雄信對拜四拜，二人上馬而去。雄信遂上城觀看，望見樹林內走出徐茂公，雄信見了大怒道：這牛鼻道人，你來勾引二人前去；那羅成小畜生不病，一定也去了！就下城提槊要來害死羅成。那羅成見了二人去後，叫羅春你立在房門口。若單雄信來，你咳嗽爲號。羅春立在房門口，只見雄信提槊走來，羅春高聲咳嗽。雄信道：你主人可在房內？羅春道：病睡在床上。雄

信走到房門口，聽羅成嘆了口氣道：秦叔寶咬金，你這兩個狗男女，忘恩負義的沒處去住，就在此間；如今我病到只個地方，一些也不管，竟自投唐去了！呀！皇天呀！我死了便罷！若有日健好的時節，我不把你唐家踏爲平地，也誓不爲人了！雄信聽了，卽忙棄了槊道：我一時之忿，幾乎斷送好人。忙走進來，叫聲：兄弟！你不必心焦；你若有真心，俺必當保奏吾主，待兄弟病好之日，報仇便了！羅成道：多謝兄台，如此好心，感恩不盡！過了數日，羅成病好了，雄信保奏，封羅成爲一字並肩王，按下不表。再說茂公叔寶咬金，正行之間，咬金大叫道：此去投唐，自有大功。秦叔寶道：我去投唐不必說，但你去有些不穩便。咬金道：爲什麼呢？叔寶笑道：兄弟！你難道忘懷了斧劈老君堂，月下趕秦王麼？咬金聞言，叫聲：呵呀！如今我不去，另尋頭路罷了！茂公道：不妨！凡事有我在，包你無事便了！咬金道：你包我無事，是千斤擔要你一肩挑了。茂公道：這個自然！三人行到白壁關寨邊，茂公道：二位兄弟，且在此等一等，待我先去通報，再來相請。咬金道：我的事須要爲我先說一聲，不可忘記。茂公應聲：曉得！走入帳去。秦王一見就叫：王兄！三人可來麼？茂公道：羅成有病不來。秦叔寶咬金在外候旨。秦王大喜，就要宣進來。茂公道：且住！那程咬金進來，主公必要拍案大怒，問他斧劈老君堂之罪，把他竟殺便了！秦

王道此言差矣！那桀犬吠堯，各爲其主；今日到來，就是孤家臣子，爲何又問罪？茂公道：若不問他罪，他必認唐家沒有大將，請他來退敵，他就要不遵法度；主公竟殺他，他方肯伏伏貼貼！那時臣自然竭力保他，便了秦王依允，下旨宣恩公秦叔寶入營。叔寶聞宣，卽入營拜伏於地，秦王用手扶起，謝他前日大恩；又下旨宣程咬金犯人入營。咬金聞宣入營，俯伏在地，便叫道：千歲爺！臣因有罪，原不敢來，是徐茂公力保臣來的。秦王見了，心中不忍，只得硬了頭皮，叫聲：綁去斬了！茂公叔寶忙道：主公權且赦他前罪，待他後來立功贖罪便了！秦王忙令鬆綁，當下大排筵席接風。次日叔寶提鎗上馬，直至白壁關下，單討尉遲恭交戰。探馬報入關來，此時尉遲恭往馬邑擗糧去，宋金剛便問：那位將軍出戰？有大將水生金願往提刀上馬，舉叉沖出城來。戰了三合，被叔寶一鎗刺落下馬，敗兵飛報入關，大將魏刀兒大怒，舉叉上馬，殺出城來。亦戰了二合，又被叔寶刺死。宋金剛失了二將，聽來將是秦叔寶，吩咐軍士閉關，令不許出戰。叔寶知尉遲恭不在關內，收兵回營。秦王見叔寶得勝，吩咐擺宴慶功，飲到黃昏，茂公叔寶告辭，回自己營內安歇。程咬金對秦王道：主公，你看今夜月明如晝，臣聞白壁關十分好景，臣保主公去看探如何？秦王依允。君臣二人，悄悄上馬，離了營門，果然月色皎潔，萬里無

雲。看至白壁關下，見得關門十分險峻。君臣二人正在城下講話，不料尉遲恭領了五千糧草，入關繳令。宋金剛把日間與叔寶交戰事情說了，又道：「你今夜可去巡關。」尉遲恭領了帥令，到關上來巡關。有軍士指道：「南首月光之下，有二人在那裏指手畫腳。」尉遲恭一看，見遠遠一個插雉雞翎的，說道：「這一定是唐童。」忙下關來，提矛上馬，悄悄開關，把馬加鞭跑來，大叫：「唐童休走！」咬金道：「不好了！主公退後些！」把宣花斧迎上前來，見他如烟熏太歲，火燒金剛，比那圖上的更加凶惡。當下尉遲恭大喝道：「你這廝却是何人？」咬金道：「爺爺就是程咬金，你這黑炭團，可就是尉遲恭。」尉遲恭道：「然也！」咬金把斧砍來，尉遲恭把長矛架住，噹的又是一斧，他又架住。一連噹過三斧，到第四斧也沒幹了！尉遲恭叫聲：「匹夫！原來是虎頭蛇尾！」即把長矛刺來，咬金把斧亂架，尉遲恭攔開斧，扯出剛鞭，耍的一鞭，正中左臂，跌下馬來，死在地下。秦王叫聲：「動不得！」尉遲恭即把長矛來刺秦王。秦王把定唐刀架住，尉遲恭又把蛇矛劈面刺來，秦王看看遮架不住。那程咬金却是個間土星臨凡，若打死了，見了土即便活轉來，叫聲：「尉遲恭，勿傷我主。」拾斧在手，跳上馬來，看那尉遲恭正追秦王，忽聞背後程咬金喊來，心中倒吃一驚，怎麼死了的人，又會活了！就回身來戰，不上幾合，攔開斧，又是一鞭，打中右臂，又打下馬來，死

在地下。秦王忙叫：動不得手！舉定唐刀架住尉遲恭。尉遲恭舉矛又刺，秦王那裏擋得住。那程咬金在地下，正又活來，叫聲：勿傷我主！提斧又來交戰。尉遲恭道：你這廝倒也奇了！怎麼又活起來？又交了幾合，攔開斧腰，又是一鞭。咬金把身一側，正中背上，跌下馬來，又死在地。秦王叫道：動不得手！把定唐刀又架住。長矛緊緊刺過來，那咬金早又活轉，拾了斧上馬，叫尉遲恭住著，我有話說。尉遲恭搖著頭，只道這廝倒虧他，實是經打得起。遂道：咬金，你有何話快快說來！咬金道：我君臣二人，都是沒用的，你就打死，也不爲好漢。我那裏有個秦叔寶，勝你十倍；你若有事對得他過，纔算好漢。你今不要傷我主公，待我去到營中，請了叔寶來，與你可對敵；若是怕他，不肯放我去，竟將我君臣或是拿去，或是打死，明日他來問你，你却也活不成了！尉遲恭聽了，氣得三尸直暴，七竅生煙，叫聲：快去叫他來！我有本事在他面前拿你們，你快去叫他來！咬金道：我不放心，萬一你見我去了，卽把我主公打死，如何是好？尉遲恭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有本事，等那秦叔寶來，一併拿你三人去，你快去不必多言！咬金道：我却是這不放心，你可賭了咒與我，我好放心前去。尉遲恭道：你去之後，我若動手殺唐童，日後不好死。咬金道：如此我便放心前去。主公你在此等一等，待臣去叫他來便了。當下咬

金奔回營中，打起鼓來。茂公起來，問有何事。咬金道：不好了！快叫秦大哥去救駕。就把前事說了一遍。茂公聽了大驚，忙問道：主公如今在那裏？咬金道：主公！我交與尉遲恭了！茂公喝道：你這該死人，怎麼主公交與敵人，自却走了？叫聲：綁了！拿起，跪在轅門；若救主公不得，把你萬割千刀。左右把咬金綁出。一邊忙請秦叔寶起來，說出情由。叔寶忙頂盔貫甲，提鎗上馬，趕到這邊。尉遲恭果然一些不動。那秦王倒去引他，要勸他投降。尉遲恭聽了，大怒道：唐童，你說這話，俺也顧不得了。就提蛇矛刺來。秦王回馬便走，敬德縱馬趕來，看看趕近。秦王取出弓箭，回首射去。尉遲恭把頭一低，那箭射在盔上，響了一聲，箭却吊在地下去了。尉遲恭叫聲：怎麼響？將盔除下來！月下一看，只見鳳眼一齊開了，叫聲：呵呀！當時李太白曾說，後來上陣，有人射中你一箭，那鳳眼就開，便是真命天子，叫我下馬降他。難道唐童是個真主麼？這也未必。把盔戴在頭上，依舊緊緊趕來。忽聽後面大叫：尉遲恭，勿傷我主，俺秦叔寶來也。尉遲回頭一看，見叔寶果然人材出衆。叔寶看尉遲恭，真正好個黑臉，忙把鎗劈面刺來。尉遲恭舉矛相迎，二人武藝不相上下。這是何爲？看官聽說當日玉皇上帝，差紫微星臨凡治世；又差三十六天罡下凡保他。這秦叔寶却是左天朋太歲星臨凡，尉遲恭却是黑煞星降世。那黑煞星曉

得左天朋的利害，却不肯下凡。玉帝便道：若黑煞星一出世，把左天朋帶了三分勞病，所以二人就殺個對手。二人正在交戰，忽聽得秦王叫聲：秦王兄，不得下絕手！這人孤家要他投降的。尉遲恭聽了大怒，回馬就奔秦王。秦王回馬便走。尉遲恭緊緊追來，叔寶却也趕上。此時天色微明，追到良良川，却是一條極狹極小的灣路。尉遲恭追過山灣，就想要打叔寶，一個不防備，遂左手舉鞭，右手提矛架着。叔寶追到這個灣來，暗想：若走去一鞭打來，怎麼招架？按下了鎗，取出雙鎗，上下拿着。一過灣來，尉遲恭大喝一聲，將鞭打下。叔寶把左手鎗架鞭，右手的鎗一下打來。尉遲恭把右手矛一架，左手鞭又打來了。叔寶架開鞭，又打一鎗。尉遲恭一矛架開了鎗，又打一鞭。叔寶架開鞭，却待要打，尉遲恭回馬就跑了。這名爲三鞭換兩鎗。尉遲恭打他三鞭，叔寶只換得兩鎗。當下尉遲恭追趕秦王，到了一個所在，秦王只叫聲：苦原來是一條大澗，名爲紅泥澗，約有四丈闊，水勢甚急。秦王把馬加上幾鞭，叫聲過去，一聲嘶吼，從空一躍，卽跳過岸去。尉遲恭趕來，把馬一夾，叫聲：寶駒，你也過去。那馬撲通一響，也跳過去。叔寶見了心下着急，把馬鞭在呼雷豹頭亂打。此馬着急，吼一聲。那尉遲恭幸也是寶駒，不致跌倒。叔寶的馬也跳過去。三人趕到一山，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咬金落草獻軍糧 叔寶鎗刺宋金剛

當下尉遲恭趕秦王到一山，名爲黑雅山。茂公早已算定，差下馬三保殷開山、劉洪基、段志賢、盛彥修、丁夫慶、王君起、李明月、八將，在此等候。見尉遲恭追來，一齊出戰。尉遲恭挺起蛇矛，逼得那八將如走馬燈一般。忽有宋金剛令箭到來，叫尉遲恭即刻回關聽差，不得有誤。尉遲恭得令，只得去了。叔寶遂回秦王回營，見咬金綁縛，跪在轅門首。咬金看見秦王，就叫道：「主公！你見了軍師，求主公認自己，要去探白壁關，令臣保駕，臣方有幾分活了；不然，臣的性命一筆勾了！」秦王應允，遂入營來。茂公迎入帳中，說道：「主公受驚了！」秦王道：「只是孤家自取其禍，要程王兄去保駕，看白壁關，不意撞見尉遲恭。」茂公微笑道：「主公不必瞞臣，臣已知道。吩咐把程咬金推了進來。」左右答應一聲，即把程咬金推入。茂公道：「你這匹夫，怎麼勸主公夜探白壁關，幾乎傷了性命？」咬金大叫道：「屈天屈地，只是主公要我保駕去探白壁關，故此我同去的。」秦王道：「軍師果然是孤家要他同去的。」茂公道：「既是主公認了，臣怎麼好殺他？但此人這裏用他不着，分付冊上除名，速速出去！」咬金尙欲再言，茂公拍案大怒道：「你這匹夫，還不快去，在這裏怎樣？」咬金沒精打采，只得向秦王道：「主公呵！軍師要趕我出去，還求主公勸解軍師一聲。」秦王

道：凡事只可一，不可二。孤家說過一遭，難以再講。咬金看看茂公道：軍師！你當真不用我麼？茂公喝道：你這匹夫，還不快走！若稍遲延，分付左右看棍。咬金道：罷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叫一聲：主公！臣去了！秦王見茂公認真了，不好多言。咬金走出營外，跳上馬，招齊家將，說：軍師不用我們，我去了！你們願跟我者，都隨我來。於是去唐，出了城二十餘里，到一個所在，地名言商道，只得在此息息，忽聽得一聲鑼響，跳出五六個強人來，擋住去路，爲首的二人，一個叫毛三，一個叫勾四，大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咬金大笑道：原來是我子孫在這裏！勾四聽了這話，就問道：你是甚麼人？說我們是你的子孫，難道你不怕死麼？咬金道：你這狗頭人也認不得，爺爺就是五崗寨混世魔王程咬金，便是。那一班強人，聞言皆跪道：果然是前輩宗親，不知老爺爺因何在這裏？咬金道：我因與唐朝軍師不合出來，去向尙未有定。衆人道：既是去向未定，老爺爺何不同小人在這裏言商道？中東嶽廟居住？咬金道：如此甚妙！就同衆人到廟中來，坐在公案上，衆人一齊拜倒，三呼千歲。咬金就封毛三爲丞相，勾四爲閣老，令大小嘍囉，凡有孤單客商，不許搶劫，越是大風，越要奪他，衆人一齊答應，按下不表。再說秦王見茂公趕了咬金出營，便問道：軍師今日因何這般認真？茂公道：臣豈認真逐他，不過激他去，與主公

幹立一功勞，使他將功折罪；不過六七日內，他卽來也！秦王道：原來如此，孤實不知，今可放心了！毛丞相來告咬金道：今嘍囉來報，說介休解糧草十萬來，打從此過，我們去奪取來，不知可否？咬金道：妙甚！妙甚！勾閣老道：主公！臣有一計，包管容易成功；如今主公可穿入大路，擋住解糧將官，臣等往斜路上搶到就走，不怕不成功。咬金道：倘被他追殺而出，又費力了！毛丞相道：主公放心，這言商道中，路徑最雜，凡活路上多有圈兒暗號，死路上沒有圈兒活號。我們只班人，認得明明白白。若外來的人，那裏曉得？憑他走來走去，沒處旋轉；縱有千軍萬馬，亦是無用。咬金聽罷大喜，提斧上馬，抄出言商道，遠遠望見糧草來了，一馬上前喝道：你們留下買路錢來！衆兵見了，卽忙忙退後，報知尉遲恭。尉遲恭挺鎗上前，兩人一看，各各認得。尉遲恭便問道：你這匹夫在此勾當什麼？咬金道：奉軍師令，在此候你；你今把糧草送我，我便饒你的狗命。尉遲恭大怒，挺鎗打來，咬金把斧架去，戰了幾合，那邊毛二勾四，一班嘍囉，殺散衆兵，推了糧草，擁入言商道中去了。咬金把斧一按，叫聲：叨承恩惠，改日相謝！回馬一溜，也進言商道中去了。尉遲恭回顧，失了糧草，拍馬追來，見咬金跑過兩灣，忽然不見。尉遲恭大叫：程咬金不應，把馬追前一步，兜轉去，又是這個所在；心內無法，暗想：沒有糧草，如何繳令，我今再

往介休去見張士貴，告訴此事，要他再發糧草一萬以應軍需，便了。遂令衆人往介休去。再說程咬金打聽尉遲恭去了，遂勸聚人將這糧草投降秦王。秦王自然重用；在此終非了局。毛三道主公議論雖是，倘然軍師照前不用主公，那時主公豈不進退兩難？咬金道：這有何難？若是不用，我們依舊再來。衆人聽了，只得從命。咬金令五百人推了糧草，竟往唐營。軍士報知秦王，秦王大喜，分付擺酒伺候。咬金進營，先拜見秦王，後參見軍師。秦王問咬金只幾日在那裏安身？咬金道：臣前日被軍師趕出，來到言商道，降伏了一班嘍囉，封了幾個臣子，做了草頭王。不料尉遲恭在介休縣解來一萬糧草，被臣盡數劫來，獻與主公。軍師若肯收用，依舊歸保主公；若一定不收，臣帶了糧草，自去圖王立業。日後兵精糧足，搶州奪縣，成了氣候。那時主公不要怪我。茂公微笑道：你要我收你，且吃了酒，再到一處去，成了一樁功勞，即便收了。秦王遂賜坐，與衆官飲宴。及飲罷，咬金就問軍師發令，要到那裏去幹甚功勞？茂公道：可帶領原來的人，我再差馬三保等八將，點兵一千，帮你仍到言商道去。那尉遲恭又解一萬糧草來了，再劫了他的，便算你一大功勞。咬金欣然領命，同八將與原來的一班嘍囉，齊到言商道，扎住。再說尉遲恭又往介休縣，見張士貴，說出糧草被劫，如今要乞貴職，再發兵糧一萬，以濟

軍需。張士貴沒奈何，又發了糧草一萬，交尉遲恭解去。尉遲恭領了糧草，起解而來。到了言商道中，程咬金望見糧草到了，就哈哈大笑，橫開宣花斧，出馬攔住路口。尉遲恭一見大驚，便問道：「你這狗頭！又在此做什麼？」咬金道：「我家軍師叫我來致謝你，你如今一發把糧草送我，改日一併奉謝。」尉遲恭大怒道：「好狗匹夫！前日不曾隄防，被你劫去。今日又來，看爺爺的鎗送你，的命罷！」遂把鎗刺來。咬金又會跳蹤法，如猴跳圈一般，竄來竄去。尉遲恭在這邊，他又跳到那一邊；尉遲恭趕到那一邊，他又閃在這裏。正在躲來躲去，那邊馬三保等一齊趕出，冲散軍士，搶了糧草就走。咬金戰了有些時候，料糧草已到手了，就說道：「又多謝你，今日的糧草，另日一併總謝。」回馬一溜，竟往言商道中去了。尉遲恭大怒，拍馬趕來。這一路兜轉去，端然是個所在；那一路抄出去，又是這個所在。心中又氣又惱，沒奈何只得又往介休縣去。這裏程咬金與馬三保一千人，推了糧草，就往營中來見秦王，細言其事。徐茂公道：「你們不必停留，再往言商道中去。那尉遲恭還有糧草來，如今可就算功勞。」咬金等得令，又往言商道中等候不表。再說尉遲恭又到介休縣，來見張士貴，細述復失之事。張士貴驚道：「呵呀！將軍失事二次，已沒了二萬糧草，如今實在沒有了！」尉遲恭道：「前此是小將不識路徑之罪，如今萬望貴縣周

全隨多隨少，且解去應用也罷。張士貴只得又湊齊糧草五千，交與尉遲恭。尉遲恭道：貴縣如今可把車輛內，用鐵環搭扭，搭做一連，使他搶劫不動，再差人到白壁關通知宋金剛，領兵接應。申發了文書，然後起解而行。此言不表。且說徐茂公時刻算計，那日令秦叔寶帶領一千人馬，往白壁關西首埋伏，如此如此。叔寶得令，領兵去了。又說宋金剛得了尉遲恭文書，心中着急，點齊一萬人馬，悄悄出關，往介休接應。正行之間，一聲炮響，叔寶當先攔住，大喝：宋金剛往那裏走？宋金剛吃了一驚，戰未三合，被叔寶攔開刀，要的一鎗，刺落馬下，梟了首級，殺散衆軍，竟往白壁關來。那關中不曾隄防，被叔寶殺入關中，接了秦王兵馬入城。叔寶又往徧台關、雁門關，一夜復了三關，按下不表。且說尉遲恭解糧，到了言商道上，程咬金攔住，大喝道：好軍師料得到，果然你又來了！你今快快送過來的好，不然，大家得不成了！就要放火了！尉遲恭大怒，拍馬使矛刺過來。咬金遮攔招架，又跳來跳去。後面馬三保一千人殺過來，拋上乾柴烈火，竟把車輛燒着。程咬金道：如何？你不會做人情，如今大家得不成了，我也要告別了！尉遲恭回頭一看，好似礮山一般，心中大怒，拍馬追來。咬金又兩三轉灣，竟不見了！尉遲恭氣得目定口呆，只得回介休縣去。只裏一千多人馬回來，見了秦王覆命，秦王就令起兵到介

休縣下寨。不知又作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敬德識破假首級 公山賚書勸文靜

當下秦王安營事畢，便問茂公道：「孤再遣一人去勸尉遲恭，軍師想來何人可去？」茂公道：「臣聞此處有一隱士，名喚喬公山，與尉遲恭十分情厚，若得此人前去，便好。」主公可差人以禮聘來，必有商議。」秦王遂令秦叔寶備禮往聘。不一日，叔寶聘取喬公山來，秦王宣公山進帳。公山參見秦王，生得龍眉鳳目，實乃帝王之相，心內暗想：「口稱山野農民，喬公山進見秦王，親手扶起，吩咐請坐，問道：「孤聞長者與尉遲恭交情甚厚，不知真否？」公山道：「臣昔日在麻衣縣務農，尉遲恭打鐵，十分窮苦，臣視他豹頭環眼，燕額虎鬚，必是國家棟樑，因他時運不來，臣不時周濟。近聞在劉武周處爲將，可惜誤投其主！」秦王道：「孤家聞劉武周拜宋金剛爲元帥，封尉遲恭爲先鋒，日搶三關，夜劫八寨，今孤家復奪三關，宋金剛已死，那尉遲恭現圍住介休城內，今欲煩長者往彼說降此人，不知可否？」喬公山道：「臣蒙主公委命，敢不願効微勞。」秦王大喜，遂封喬公山爲參將之職。喬公山辭別，卽到介休城下，叫城上軍士通報尉遲恭將軍，說喬公山故人相訪。城上軍士將此言報知尉遲恭，尉遲恭命軍士開城請入帥府相見，行禮敘坐，謝他前日大恩。

喬公山謙遜一回，尉遲恭道：我虧了定陽王封我先鋒，日搶三關，夜劫八寨，殺得唐家亡魂喪膽。日前在此運糧草，誰想到言商道上，被程咬金劫了三次，又聞得秦叔寶殺了宋金剛，恢復了三關。俺今獨守孤城，進退兩難，不知員外有何貴幹？喬公山道：老夫而事將軍而來。尉遲恭道：有何見教？喬公山道：老夫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將軍有這一身本事，可惜誤投其主。老夫承秦王相召，封我爲參軍之職。今我奉令旨來勸你投降；將軍可看老夫昔日之交情，降了唐罷！尉遲恭道：老喬，你此言差矣！我嘗聞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你這些不忠的話，不須提起；若不看昔日交情，就要一刀兩段。老喬，你吃了酒去罷，休再多言。吩咐擺酒。喬公山無可奈何，只得坐下吃酒。正飲之時，忽聽得城外炮響連天，喊聲不絕。軍士忙進報來說：唐兵攻城，四圍架起雲梯，周轉圍住，攻打甚急，請令定奪！尉遲恭拱拱手，別了喬公山，提矛上城。望外一看，見城下秦叔寶咬金的坐馬，並在城下，指手畫腳道：尉遲恭，你此時不降，更待何時？尉遲恭大怒，把箭射下，正中程咬金坐馬。那馬前脚一低，後蹄一起，程咬金一個翻金斗，跌在地下；爬起來上馬，也取了弓箭，追到城下道：黑面賊，降不降由你，你爲何射我一箭？難道我不會射你麼？也把箭射上城去。尉遲恭大怒，吩咐軍士一齊放箭射下。

來。叔寶也令軍士一齊放箭射上去。徐茂公秦王出營觀看，只見一邊射上去，一邊射下來。秦王因見自家兵多，恐傷了尉遲恭，忙令軍士不許放箭，只把介休圍住。尉遲恭在城上，督射了半日，見唐兵不十分攻打，心下寬了三分。下午下城回府，見喬公山還在堂上，尉遲恭道：「你怎麼不去呢？」喬公山道：「老夫沒有將軍令，不敢自回去。」尉遲恭道：「你今快些回去，上覆你家主公，說我尉遲恭甯死不降；若要我投降，除非我主公死了，我便歸順。其實他心內要說的話，除非我主公死了，後世纔肯投降你的意思；不料說差了！有詩爲證曰：武周性命今難保，一旦威名喪外邦。也是天意湊巧處，那喬公山道：將軍既然如此說，日後不可失信。」尉遲恭也不開口。喬公山道：「不可失信！」尉遲恭只說：「死了便罷！」喬公山出城作別，回營繳令道：「他說主人死了，就肯歸降。」秦王道：「劉武周年尚未老，怎麼能死？他明明把這句話難我。」茂公道：「主公放心，臣有一計，可在衆人中，看一個像劉武周面貌的，封他子孫萬戶侯，贈千金，將他殺了，把他首送去，只說是劉武周，是我們殺了送來。他一見了，自然認是真的，決求歸降。」秦王就令將數十萬兵，一一選過，有一個身材面貌，與劉武周無二。秦王見了大喜，問道：「你姓甚名誰？年紀多少？果有妻子？孤家今日要借你一件寶貝，卽封你爲萬戶侯。」那人聽了歡喜說：「小的名叫孟

童妻已死了！子有三個：大的今年十歲，第二第三兩個還小，小人妻死後將三個子寄外婆家內。小人年四十二歲，若要小人東西，無有不肯借與千歲的。秦王道：孤家見你相貌與劉武周一樣，故此要借你的首級前去，招那尉遲恭投降，卽封你子爲萬戶侯，賜以千金。那人道：呵呀！這事真真使不得。咬金道：只此一遭，下次不可。那人大哭道：小人死了！方纔萬歲爺的話，切切不可失信；小人住在太原東門外青布橋東首，有一個血阿奶，就是小人的丈母，三個兒子都在他那裏。程咬金知道了，莫要累贅，就把那人的頭殺了。茂公取木桶盛了，付喬公山，令他再往介休去。喬公山奉令，到城下大叫：城上的，快些報進去。那劉武周已死，特送首級在此。軍士忙報與尉遲恭知道。尉遲恭令開城門放入。喬公山來至堂上，尉遲恭道：老喬，俺主公首級在那裏？喬公山道：只木桶內就是。尉遲恭把木桶蓋一開，只見鮮血淋漓，一顆劉武周的首級在內，卽放聲大哭。把首級提起來一看，便笑道：俺主公還有強兵十萬，戰將千員，焉能就取得到他的首級？便叫一聲老喬，我問你，只首級是誰的？照著喬公山就劈面打來。喬公山慌忙閃過，便道：將軍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將軍有言在先，設主公死了，卽便歸唐。如今你主公首級在此，你悔却前言，豈是丈夫氣概？我說你悔却前言，便爲不信，拋擲主公首級，又

爲不忠，不忠不信，何以爲人？尉遲恭聞言大怒道：「你只老頭子，學些鬼話，只好騙三歲孩童；俺尉遲恭是爲你所騙得信麼？你去對唐童說，有本事的，前來廝殺，不要用些鬼計。」喬公山道：「將軍何以見得不是你主公的首級？」尉遲恭道：「老喬，你豈不知雞冠劉武周？俺主公若果真死，俺不肯失信於你。」喬公山道：「將軍既不失信，管教取雞冠劉武周的真首級來，遂出城將此言回覆秦王。」徐茂公道：「要真的也不難，武周手下有一人，姓劉名文靜，官拜吏部尙書，他有心向主公久矣，待臣修書一封與他，管叫將武周首級來獻矣。」秦王大喜，茂公遂修書，差喬公山領五百人，用尉遲恭旗號，吩咐如此如此。公山領命前去，未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咬金抱病戰王龍 文靜設謀誅定陽

當下徐茂公見喬公山領兵去了，又差秦叔寶帶領一千人馬，埋伏在白壁關之南，地名多樹村，說若見劉武周兵馬來時，不可攔阻，讓他過去；他若復來，方可阻截，不許放他回，須要他首級回來交令。叔寶得令，領兵去了。茂公又叫程咬金也帶兵馬一千，慢慢而行，遇着劉武周之兵，只許勝不許敗，違令者斬。咬金道：「軍師！小將昨夜受了風寒，肚裏作痛，難以交戰，須要帶了帮手同去，纔可放胆。」茂公道：「你自前去，少不得自有兵

來救應，不必幫手的。咬金道：小將實是有病，若能取勝，就不必言，倘然敗了，請軍師念昔日之情，道一個奢字莫要認真。茂公道：自有公論，不必多言，快些前去。咬金皺着雙眉，捧着肚子，走出營來，叫家將扶上馬，勉強提了斧頭，領兵前去。從茂公吩咐，慢慢而行，按下不表。再說喬公山奉了將令，領五百人馬，打着尉遲恭旗號，行近馬邑地方，忽見定陽王帶了人馬，扎下大營在前面。你道劉武周爲甚扎這大營？因他聞秦王復了三關，元帥已死；又聞介休被困，恐尉遲恭有失，故此起兵前來接應。只因出兵見了不利，扎營在此。喬公山來至營前，叫軍士報進去。定陽王聞報，就令宣進來。喬公山走進來，雙膝跪下，口稱山野農民，朝見千歲。武周就問卿何方人氏，有何話說？喬公山道：臣喬公山，乃朔州麻衣縣人，務農爲業，與尉遲恭將軍同鄉，自幼相交，因往介休訪尉遲恭將軍，正遇唐兵圍城，十分危急。今特奉尉遲將軍之軍令，前來求救，望我王早起救兵。劉武周道：賢卿請起，孤恨唐童復了三關，殺了元帥，正要統兵前去救應，只爲起兵性急，遇了黑道紅沙，故此扎營在此。喬公山道：今日乃是黃道吉日，何不發兵？武周大喜，吩咐大小三軍，卽日起兵。喬公山道：臣乃農民，不識武事，但見廝殺之聲，驚得半死，望大王放臣回去，自耕自種，以終天年，臣之願也。武周道：卿不願爲官，孤也不好強，賜

回鄉去。公山謝恩，竟往馬邑而去。劉武周興兵起行，來至白壁關，過了許多樹林，就是叔寶埋伏之處。他見武周兵馬過去，方纔出來絕他後路。劉武周又引兵前進，不多時，忽見程咬金兵馬扎住，不能過去。武周遂下旨札營，便問：「那一位將軍出去戰？」一陣有大將王龍上前道：「臣願往。」就提一柄月牙鏢，上馬直抵唐營討戰。此時程咬金有病在營，聞軍士來報營外有人討戰，心內好不驚慌，遂吩咐小軍道：「我老爺腹痛得緊，掛了免戰牌罷！」小軍就把免戰牌掛出。王龍一見大怒，一馬來至營前，把免戰牌打得粉碎，高聲大叫道：「我聞得唐家大將甚多，今日正要會戰，爲何把免戰牌掛出？今日我若不沖你的營，也不爲上將。把手中月牙鏢擺一擺，一馬沖來。這邊軍士把箭亂射，他進來不得，只在營前討戰。軍士將這事報知咬金，咬金道：「呵呀！我肚中疼痛，如何是好？待我解一解手去戰他罷！」忽旁邊走出一個家將，叫道：「老爺！你真是個急喉風，遇了慢郎中！戰與不戰，速速定奪。若再停一會，被他殺進營來，只叫做滾泡老鼠，一窩多要死。」咬金聽說，心中無奈，解也不解，心中想道：「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姑，況我程咬金也是一個好漢，死活出去戰罷！」遂走至營門，家將扶他上馬，咬金把斧一提，比平日重了許多，沒奈何把斧雙手提來，至營前抬頭一看，見不是劉武周，心中放下幾分，兩將

各通姓名。王龍道：程咬金，俺一向聞你也有小小的名，今日遇俺，只怕你難逃狗命了！說罷，就是一月鏟鏟過來。咬金雙手把宣化斧往上一架，叫聲：住着俺！程爺爺害了肚瀉；你略等一等，我前去解一解手，再來與你交戰。王龍大怒道：你這狗頭戲弄我爺麼？又是月牙鏟鏟過來。程咬金見他連鏟二鏟，心頭火起，提起宣月斧，照着王龍一連三四斧，把王龍殺得盔歪甲散，倒拖兵器，回馬便跑。咬金見他去，意欲下馬解手，在戰場上不好意思，看這道一帶大樹，不免到那裏解一解手罷。一馬來至樹林邊下馬，拿斧頭走到一株松樹背後，正撒得暢快。王龍回馬一看，見咬金往西邊樹林內去了。他却回馬輕輕走來，看見咬金馬拴在樹上，轉過樹來一看，又見咬金在那裏解手，心中大喜，想這狗頭該死了，輕輕走至樹邊。咬金見有人走來，只道是鄉民在那裏砍柴，遂叫一聲：砍柴的送一張草紙與我。王龍應道：有送你一鏟鏟的一鏟過來。咬金吃驚，一看是王龍，叫聲：不好！立起身來，一隻手提着褲子，一隻手提着斧頭，只向樹多的所在就走，却躲在一株大樹背後。王龍欺他無馬，放心追來，不防咬金提斧等候。王龍走到樹邊，被咬金很命一斧，砍着馬頭，王龍跌下馬來。咬金又是一斧，結果了性命。把王龍首級砍下來，上馬回營，將首級號令示衆。自此咬金的肚子痛也好了。再說劉武周聽說

王將軍被程咬金殺了，把首級號令營前，心中大怒，親自出馬，直抵營前討戰。這邊軍士連忙報進，咬金道：「不得了！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怕不得許多。」就提了斧頭出營來，至陣前，只見劉武周金盔金甲，身坐嘶風馬，手提大砍刀，赤面黃鬚，好似天神下降。咬金叫道：「定陽王請了武周就罵道：『啞賣柴扒的匹夫，誰與你打拱？』」咬金笑道：「你這人不識抬舉的，我好意與你打拱，你就開口便罵，難道我不會罵人麼？你這變不換的畜生！武周舉刀劈面就砍，咬金把斧急架，大戰十餘合。咬金那裏是武周對手，因奉軍師將令在身，只許勝不許敗，故勉強支持幾個回合。況水瀉病方好，如何支持得來？」那武周把大砍刀夾頭夾腦砍下來，咬金無法可當，只得回馬望白壁關南首敗下來。後面武周陣內又轉出四個大將：一個姓薛名花，一個姓柏名祥，一個姓符名大用，一個覆姓太叔名原，隨武周在後趕來。程咬金心驚胆戰，向前亂跑，忽見樹林內閃出一員大將，大叫「秦叔寶在此」。咬金大喜，勒馬急與叔寶出戰。武周一見叔寶，大罵道：「黃臉賊！你殺孤元帥宋金剛，今日相逢，難饒狗命！」即把大砍刀砍來。叔寶舉槍交戰，武周後面四個大將，一齊上來。咬金看見，也殺入陣。叔寶一槍刺中太叔原，咬金也一斧砍死柏祥。武周見損了二將，無心戀戰，回馬便走。叔寶咬金隨後追趕，直至武周營頭。那營內閃

出十數員將官，救駕進營去了。這邊叔寶咬金，合兵一處，按下不表。再說喬公山來至馬邑，尋至兵部尚書衙門，就煩門上的通報一聲，說有緊急軍情的，要見你家老爺。門上人進內通報。這老爺就是劉文靜，乃京兆人，與李靖同窗，滿胸韜略，文武全才。數日前接得李靖錦囊一封，道：他誤投其主，今應天命歸唐。世子秦王，乃真主也。故而有志歸唐，但未有便。那日聞報緊急軍情的人來求見，即吩咐叫他進來。門上人傳話出來，喬公山來至裏邊，雙膝跪下，將書呈上。文靜拆書一看，原來是徐茂公書，只見上面寫道：大唐皇帝駕前軍師徐勣，致書定陽王，駕前兵部尚書劉老先生台下。勣聞識時務者為俊傑。目今兵困介休，尉遲恭不日歸唐，你主劉武周已入我牢籠之計，猶如網中之魚耳！先生豈未識天時，而戀戀在彼也？今念先生與李藥師係同窗好友，故特差參軍一員致達。先生通權達變，速取劉武周以作歸唐之計，亦不失公侯之位。書不盡言。徐勣頓首。文靜看了書，忙出位請喬公山起來，見禮，問了姓名，留在內署，款待酒飯。次日領了三千人馬，只以解糧為由，同喬公山帶夫人馬氏，妻舅馬伯良，往介休而來。到了武周營前，軍士忙報入營。武周命宣進來。文靜進營參拜道：臣聞唐童害了元帥宋金剛，又兵困介休，特解糧帶領兵馬三千，親來保駕，共破唐兵。武周大喜，吩咐排宴。

共飲，至晚方散。是夜劉文靜手提寶劍，來到帳中。武周見文靜自家人，不甚提防，被文靜閃入帳中，舉刀砍死，斬了首級，帶出營去。招呼軍士道：有願投唐者同去，如不願投唐者，大家散去。斯時兵將一半散去，又有一半隨劉文靜來唐營投順。叔寶咬金接着，見了武周首級，不勝之喜，合兵一處，同往介休，來見秦王。一齊俯伏在地，各獻功勞。劉文靜獻上武周首級，秦王大喜道：列位王兄請起，分付記上功勞簿，命擺宴賀功。次日就差劉文靜往長安朝見高祖，又差喬公山進介休城，將武周首級送去，招降尉遲恭，使他心死。喬公山領令，走到城下，叫守城軍士通報，說喬公山來見將軍。軍士連忙報進，尉遲恭叫人開城放入，軍士奉令。公山進城，背著木桶，走至堂上，說道：將軍老夫不敢失信，今將真正劉武周雞冠首級在此。把桶放在桌上，尉遲恭把桶蓋一掀，將首級仔細一看，果是劉武周的眞頭，不覺大哭道：呵呀主公呵！到是臣害了你了！老喬，你只狗頭如何殺我主公？遂拔出腰刀，不由分說，斬公山分爲兩段。吩咐大小三軍，一齊帶孝，自己換了白盔白甲，點兵出城，要與主公報仇。來到唐營，自叫唐童，你快快的出來會俺。秦王聞報，領了三十六員上將，分爲左右，來至營前，大叫道：尉遲王兄！今日可該歸順孤家了罷！尉遲恭見了一班英雄，俱在面前，遂心生一計道：唐童，我主已死，本該

歸順，但要依俺三件。秦王道：王兄願降，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你。尉遲恭道：第一件要你同程咬金在我鞭下攢過去；第二件把俺主公首級合屍一處歸葬入土；第三件要你披麻帶孝，還要程咬金那厮拿哭喪棒。只三件可依得麼？衆將聽了，多有不便之色。徐茂公道：不妨！只三件都依，包管叫尉遲恭快來歸順也。秦王道：都依！都依！尉遲恭道：今日就要攢鞭！將烏錐馬一縱，在手中把手中竹節鞭舉起，叫聲：唐童！快來攢鞭，纔見你的真主，悔不得降你。秦王便叫：程王兄！同孤家去走一遭。程咬金聽見秦王之命，心中畏懼，沒奈何應承。又想：這黑臉賊，若是打了我，主公定然不依；若打下來，就顯我不怕死的好漢了！卽叫尉遲恭，俺來了！竟往鞭下攢去。尉遲恭正要舉鞭打下，忽又想到：且住！若打了這狗頭，唐童一定不來了！且饒他過去罷！咬金在鞭底下攢了過去，秦王一馬上前，叫王兄！孤家來了！把頭一低，往鞭下攢來。尉遲恭大喜，大喝一聲，將鞭打下；只見秦王頭上一道紅光，閃出一條五爪金龍，將鞭抓住。尉遲恭親眼看見，魂不附體，回馬入城去了。秦王令人入城，取出武周首級；又令軍士取出武周屍骸，湊成一處，結成孝堂。秦王穿了孝服，咬金手拿哭喪棒，把武周首級屍骸，用硃砂棺木成殮，靈前共獻全豬全羊。秦王先舉行哀禮，咬金在地下叩頭，衆官一齊拜吊。尉遲恭在城上，

望見秦王如此誠心，又想他是眞主，況今日主公死了，莫若乘此機會，投降了他罷！遂令三軍開了城門，插了降旗，一馬出城，至唐營下馬，俯伏在地，口稱尉遲恭願降。秦王出營，親手扶起，挽手同行，來至營內，與衆官擺宴，見禮接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秦王興兵定洛陽

羅成大戰尉遲恭

當下秦王見尉遲恭投降，就移兵進城，清查府庫錢糧，把劉武周葬於介休城北，那士貴也投順唐家，遂起兵回長安。再說劉文靜奉秦王命往長安朝見高祖，在路行了五日，是夜在客店安歇，睡到三更時分，忽聽門外一陣陰風過處，閃出一個頭帶金盔，身穿黃袍，滿身流血，大叫劉文靜奸賊！快還孤家性命！你這奸賊，孤家不曾虧負你，何故殺害孤家？我今在陰司告准，前來索命。劉文靜此時嚇得半死，自知無禮，只得跪下，口稱大王饒命！臣自知罪了！乞大王放臣見了唐王，若得一官半職，就將大王龍體，用檀香雕成，每日五更三點，先來朝見大王，然後去見唐王，若有虛情，死於刀劍之下。那陰魂若要前來，幸虧文靜陽氣尙盛，陰魂不能近身，手指罵道：你這奸賊！少不得惡貫滿盈，我在陰司等你。又起一陣陰風，忽然不見。文靜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嚇得一身冷汗。

夜間不便對夫人說明，次日早飯後起行，望長安而來。不一日，到了長安，朝見高祖，進上得勝表章。高祖大喜，就封爲兵部尙書。即日進府，用檀香刻成武周形像，每日五更三點朝拜不表。再說秦王一路回兵，對徐茂公道：「孤想金墉大將，尙有羅成、單雄信，不知此二人可得投降否？」茂公道：「主公要那羅成投降容易；那單雄信要他投降實難。」秦王忙問：「何故？」茂公道：「與主公有仇。昔日在楂樹崗射死他的長兄雄忠，他誓死不投唐。」那洛陽王世充，招單雄信爲駙馬，羅成封爲一字並肩王。此二人俱在洛陽。主公既想念二人，何不發兵取洛陽？單雄信雖不能得，羅成決然可以招來。倘或打破洛陽，得其土地，亦是美事。秦王大喜，吩咐三軍取路，往洛陽進發。不一日，兵到洛陽，扎下寨營。秦王問衆將道：「那一位王兄出馬，以建頭功？」閃出尉遲恭道：「臣降主公，未有執箭之功，待臣出馬取這洛陽，獻與主公。」秦王大喜，尉遲恭提槍上馬，領了三千鐵騎，直抵洛陽城下。高叫：「城上軍士，報與王世充知道，快挑有本事的將官出來會俺。」軍士忙報入朝。王世充卽集衆將商議退敵。單雄信道：「待臣上馬，以觀軍勢。」王世充大喜道：「駙馬願出去成功。」單雄信提槊上馬，出了城門，直抵陣前，看見對陣將官，一張黑臉，兩道濃眉，好似烟薰太歲，鐵鑄金剛，十分難看。雄信便叫：「醜鬼，通姓名來。」尉遲恭一看，見他青面獠牙，紅

鬚赤髮，就像聖帝殿內溫元帥，又似閻王面前小鬼，就說道：我是醜的，你的尊容好得有限！單雄信反覺羞顏，舉槊劈面就打。尉遲恭將矛一架，叫聲：住著！俺尉遲恭的長矛，不挑無名之將；你快通個姓名來。單雄信被他一架，知他利害，也不通名，回馬就走入城。尉遲恭一團興致，沒處發洩，只在城外叫罵半日，方纔回營，待明日再去討戰。這邊單雄信不日來請羅成，說有唐將討戰，甚是凶勇，望乞賢弟退得唐兵，不枉愚兄拜盟。昔日交情。羅成道：單二哥說那裏話？自古道：食君之祿，必能分君之憂；今兵臨城下，自然出去退敵。雄信大喜。羅成提槍上馬，出了城門，來至陣前，只見尉遲恭威風凜凜，問道：這黑鬼果是尉遲恭麼？尉遲恭道：然也！你也通個名來。羅成道：俺是燕山羅元帥公子。羅成便是？尉遲恭道：原來你就是羅成，你來得正好，俺專待拿你去請功，就把長矛刺來。羅成把槍隔過，也是一槍。尉遲恭未曾招架，要的又是一槍，連忙隔住。羅成一連三四槍，尉遲恭手忙腳亂，那裏來得及，叫聲：不好！回馬就走。單雄信在城上看見，提兵殺出，那三千鐵騎，殺得馬乏兵消，掌得勝鼓回城去了。尉遲恭殺得吁吁喘氣，敗回營中，見了秦王，叫聲：真利害！程咬金道：想是你得勝回了營？尉遲恭道：程將軍休得取笑！那羅成我是戰不過的，請程將軍明日出去，自然得勝。程咬金道：不敢相欺，若是我去，不

但得勝，還要他降伏投順。秦王方好。尉遲恭想：待我明日出去掠陣，看他光景，說他幾句譏諷。程咬金到次日，沒處推託，只得出陣。尉遲恭奏道：主公末將今日願去軍前掠陣。咬金道：甚妙！你不跟來看看，也不見我的手段。秦王道：王兄肯去掠陣，亦可助威。二人隨即出營。尉遲恭看程咬金交手，程咬金心中早已打算，如此如此，方可安妥。一馬來到陣前，先丟一個眼色，然後叫羅成把張嘴來櫓一櫓，又把眼睛向羅成霎霎。尉遲恭在背後那裏曉得他做鬼。羅成看見咬金做出許多鬼臉，不知何意。咬金一馬上前，說道：羅兄弟！你今日長我威風，這一遭兒，我感激你不盡了！羅成笑了兩笑，兩邊會意，咬金舉斧就砍。羅成假意回手，戰了二十餘合，羅成回馬就走，咬金大叫小呼，隨後追至城外，見他進城去，方纔回來。尉遲恭那裏曉得他們是相好的兄弟，見了他今日相逢，這般威風，心內不解，就問道：王兄前日在言商道上，你的本領也平常。咬金道：難道是假的麼？你若不信，就與你試試。尉遲恭道：只是什麼要緊，何必如此？咬金道：料你也不敢！二人回營，見秦王說明勝戰之事，秦王大喜。茂公心中明白，微笑道：今日果然有功，明日可再去叫羅成歸順；如不能得來，軍法從事。咬金暗想：只是難題目來了！我是與黑團說要兒的話，誰知軍師弄假成真起來，沒奈何，只得領令。此言不表，再說。

羅成進城回府，單雄信在城上坐着，兩個眉來眼去，說了多少鬼話；又見羅成敗了回來，心中疑惑，遂下城見羅成道：「兄弟！小弟有一句不怕人怪的話，要與你講。」羅成道：「二哥有話，但說何妨？」雄信道：「方纔我在城上，見你同咬金交頭接耳，他的本事，我豈不知如何勝得你來？俺雄信待你不薄，莫非你欲投唐滅我洛陽。」羅成道：「二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昨日與尉遲恭交鋒，只消三鎗，殺得他大敗；今日程咬金來，小弟正要拿他，不知他見了兄弟，鬼頭鬼腦，小弟猜他不出，只道他有意歸降，故此假敗一陣。此言一句是真，怎敢欺瞞？」二哥雄信道：「原來如此，我還放心不下；你若果有真意，明日再去出戰，須要生擒咬金進來，纔顯得你的真心。」羅成想道：「好沒來由，被他這一番嚙嚇，俺生平性直，耳內焉能聽得的話，遂悶悶坐在椅上，長呼短嘆，被一個丫環看見，忙進去報與老太太得知。」太太道：「既如此，你去請大老爺進來。」丫環領命，又到外面叫聲：「大老爺！太太有請。」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咬金說降小羅成 秦王果園遇雄信

當下羅成聞母親呼喚，遂走到裏邊，深深作揖，就問：「母親呼孩兒進來，有何吩咐？」太太道：「我聞你心上不悅，特來喚你問是什麼事。」羅成道：「母親！孩兒因起兵攻打洛陽，那秦

王帳下，却有表兄秦叔寶并程咬金一班朋友在那裏爲將；今日出戰，却遇程咬金。孩兒想起昔日在山東賈柳店拜盟情況，一時之間，不好動手；那咬金又對孩兒做了些手勢，孩兒一時不明白，只得假敗回來。誰想單雄信疑心於我，將兒嚙嚙嚇了一番，爲此孩兒悶悶不悅。太太聞言，說道：我兒呀！做娘的爲了你表兄，連你父親也要拗他的；再沒有今番爲了單雄信，到要與表兄爲難的道理；況且那邊朋友多，這裏只有一個單雄信，依我主意，不如歸唐罷！羅成道：兒聞秦王好賢愛士，有人君之度，投唐果是；只是單雄信面上過意不去。太太道：只有何難？只是將計就計，瞞他便了；日後避他不與他交戰，就是你周旋朋友交情了。羅成道：母親所言有理。到了次日，程咬金又來到城上討戰，尉遲恭掠陣，單雄信聞知，卽來對羅成說：羅兄弟！今日該把程咬金拿進城來，方算你與單通是個知心朋友，不可又被他殺敗了！若再殺罷回來，那時你羅家的名色都無了！說你一個程咬金也戰不過，豈不被人取笑乎？羅成聽了，又氣又惱，只得提槍上馬，開了城門，來至陣前，只見咬金做出鬼臉，又丟了眼色。那羅成又好氣，又好笑，只聽咬金說道：羅兄弟！昨日承你盛情讓我，今日我有一句話，好對你講；但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你略略讓我三分，我與你到沒人處細細對你說明。羅成點頭，就假意

殺起來；戰了七八合，程咬金虛閃一斧，回馬向北落荒而走。羅成隨後趕去。尉遲恭道：程咬金這狗頭，今番輸了！想他追去，決然送命；俺奉命掠陣，豈肯袖手旁觀？主公知道，豈不有罪？不免前去帮他一幫。就縱馬往後追來。再說羅成同咬金到了一個所在，離洛陽二十里，地名對虎涯，並無人家。咬金道：羅兄弟！我看這裏無人，正好說話。羅成道：有話快快說來。咬金道：羅兄弟！你們家舅母，一向對我說：我家並無至親，只羅成外甥，我歡喜他；但願他時刻與我叔寶孩兒聚在一處。自從那年來拜我壽，不知爲甚把一個青面獠牙的，打了一頓，他就使性走了，使我放心不下。我想羅兄弟，如今與那青面獠牙的人同住，豈不使你舅母之心不安？況且他做人未必妥當，兄弟何苦與他爲伴。羅成道：汝言是也！我昨日爲你受了他一肚子的氣，實是難忍。咬金道：既然如此，羅兄弟何不投唐？況且又不負令舅母之心，得與表兄叔寶，時刻相親，同爲一殿之臣，有何不可？你今回去與尊堂太夫人商量，自然投唐的好。羅成道：何用商量，投唐也是好的。但我母親妻子，在洛陽城內，待我設法送他出城，那時就來歸唐，同保秦王便了；我也去！程咬金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今日我與你在此半日，還有尉遲恭在那裏掠陣，就是單雄信，想必在城上觀看，他不見了我兩個，豈不生了疑心。我今與你殺出去，若

遇見尉遲恭，須要把他一個辣手段。他日後方不敢在我朋友面前放肆。羅成道：說得有理！兩個從新殺轉來。羅成把鎗敗走，咬金在後追來，恰好正遇尉遲恭。尉遲恭那曉得底細，心中想道：他前日賣弄手段，今日待我報仇。就大叫：羅成！你前日威風那裏去了？今日不要走，吃我一槍！遂把槍刺來。羅成正爲單，雄信在城上觀看，正沒有計較，解他疑惑。一見尉遲恭，十分歡喜，又聽了咬金一番話，把槍一隔，就回一槍。尉遲恭連忙招架，羅成又連耍三四槍，尉遲恭招架不定，只望咬金來幫助。回頭一看，不見咬金，手一鬆，腿上又吃了一槍，叫聲：阿呀！不好了！回馬就走。羅成緊緊追來，追到一株大樹邊，尉遲恭就往大樹後要走，被羅成要的一槍，正中尉遲恭。不妨樹後閃出一員大將，用兩根金裝鎗，把槍架住，叫聲：不要動手！羅成一看，原來是叔寶表兄。秦叔寶進樹後，把手一招，羅成點頭會意，回馬往洛陽去了。程咬金先來見秦王交令，說：今日大戰羅成，被臣一番言語，他已依允，明日准來歸順。秦王大喜，重賞咬金。後叔寶同尉遲恭亦來交令，此話不表。再說羅成進城，雄信下城相見，叫聲：羅兄弟！今日辛苦了！方纔小弟在城上看戰，雖不能生擒程咬金，只尉遲恭被你殺得大敗，躲入林內，兄弟只要拿他，爲何又放走了？羅成道：樹後因有埋伏，故此回兵。雄信道：原來如此，小弟多疑了！二人拱

手各回本府。羅成走入內堂，太太道：你今日開兵，遇見何人？羅成道：孩兒遇見程咬金，把他言語說了一遍。太太道：兒阿！那程咬金言語說得有理，須當從之。羅成大喜，連日把家眷送出城外。次日羅成來見雄信道：單二哥母親思鄉甚切，弟欲送母前往燕山，然後再來扶助洛陽，故此特來告訴一聲，即時就要起身。雄信道：哎呀！羅兄弟好薄情！小弟不曾虧負你，今日兵臨城下，正是用人之際，怎麼要回燕山？我曉得，莫非投唐麼？羅成道：小弟果回燕山，並不去投唐。雄信道：既不投唐，何爲如此之速？羅成道：家母之命，不敢有違。雄信吩咐家將擺酒送行。羅成道：家母在外等候，不敢久留，止吃一杯酒，作別起身。雄信送至城外，羅成頭也不回，竟自去了。雄信上城觀看，見羅成到那株大樹邊，程咬金同羅成家眷入唐營裏去了。雄信見了，心中大怒，大罵道：羅成，你這小賊種！早知你今日忘恩，悔不當初在三賢府中，將你一槊打死，以免今日之患了！倘日後若或相逢，我與你勢不兩立。忿恨回府不表。再說秦叔寶羅成程咬金到了唐營，把家眷安放好了，然後來見秦王，秦王迎接。羅成跪下，叩見秦王，秦王雙手扶起，又與徐茂公一班朋友，各各見了禮，吩咐擺宴，即刻接風。秦王在上面一桌，衆好漢分列兩邊，飲了些時，尉遲恭見羅成小小年紀，怎麼在馬上如此利害，想必是在馬上操練得慣，

他的本事，料他有限，待我假做敬酒的，抓他一把，擒將起來，與衆人笑一笑，有何不可？就滿斟一杯，雙手將杯送來。羅成道：多謝將軍！把手接杯，不曾提防，被尉遲恭伸過大手，抓定了勒甲，搶將過來。羅成被他舉在半空中，衆將齊吃一驚，不知何故？羅成道：黑子！你放下罷？尉遲恭道：不放！如今怕你怎麼？羅成道：真個不放？尉遲恭道：不放！我看看你在陣上，八面威風；如今也被俺燥皮一燥皮，何不把目前的手段出來使一使？羅成道：待我自放與你們看看。遂把兩手齊把尉遲恭耳邊一拍，這權勢名爲鐘鼓齊鳴，原是羅家的殺手。尉遲恭看了一下，頭一暈，把手一鬆，撲通一交，跌到在地。羅成一蹤，跳下地來。衆人扶起尉遲恭，大家笑了一回，依舊吃酒，至晚方散。以後尉遲恭再不敢小覷羅成了。到了次日，是端午佳節，秦王令衆將各回營閒耍一天，明日開兵便了。衆將領兵，各自散去。有去吃酒的，也有去下象棋的，獨程咬金、秦叔寶、羅成三人，到外邊遊玩，單剩秦王同徐茂公閒坐在營。秦王道：孤家同軍師出營，觀看外面風景如何？茂公道：領旨！同秦王走出營來，一路觀看，不覺行到一坐花園。原來只座花園名爲御果園，離洛陽不遠，乃王世充起造在此遊玩的。只因唐兵在此札營，故而無人看守。秦王同茂公走進花園中，只見那園中奇花異卉，不計其數；中間起造一座假山，八面玲瓏，十分

精巧。茂公同秦王上了假山觀看，望見一座城池，秦王問道：「軍師！這個城池，莫非洛陽城麼？」茂公道：「然也！」他君臣二人正在假山上，指手畫脚的，不料單雄信在城巡察，望見御果園假山上，立着二人，一個身穿道袍，一個頭戴金冠，身穿大紅蟒服，坐下銀絲馬，料是秦王，心中大喜，即提槊上馬出城，吩咐軍士快報大將史仁薛花，前來接應，自己先跑到御果園假山下，大叫：「唐童！俺來取你首級！」這一聲喊，猶如响雷一般。秦王茂公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單雄信，茂公道：「主公快走！」難星到了，忙下假山。雄信趕到，舉槊就打。秦王忙往假山背後就跑。茂公飛奔向前，一把拖住雄信的戰袍，大叫道：「單二哥！看小弟薄情，饒了我主罷！」雄信道：「你說那裏話來？他殺俺親兄，大仇未報，日夜在念今日狹路相逢，怎教俺饒了他？」決難從命。茂公死命把雄信戰袍扯住，叫聲：「單二哥，可念賈柳店結義之情，饒俺主公罷！」雄信聽了，叫聲：「徐勣！俺今日若不念你昔日之情，就把你砍爲兩段！」今日與你割袍斷義，遂拔出佩劍，將袍袂割斷，縱馬去追秦王。徐茂公知不能挽回，只得飛馬跑出轅門，加鞭縱馬，要求救駕將官。忽見面前澗邊有一將，赤身把衣服脫得精光，只留得一條褲子，把馬卸了鞍轡，正在澗中洗得高興，只見軍師飛馬前來，大叫：「敬德兄！主公有難，快快救駕。」尉遲恭聞言，吃了一驚，慌忙走上岸來，一

時間心忙意亂，人不及穿甲，馬不及披鞍，只得歪帶盔，單鞭上馬，同茂公跑到御果園。尉遲恭大叫道：「勿傷我主公！」那雄信追趕秦王，秦王只往假山後團團走轉，又向樹下躲了進去。雄信一槊打去，却被樹枝抓住。雄信忙把槊抽拔出來，那秦王已飛逃出園門。正在危急，忽見尉遲恭趕來，雄信到吃了一驚，把槊打來，被尉遲恭一把接住，回手一鞭打來。雄信把槊一拋，空手逃走。尉遲恭一手舉鞭，一手拿槊，飛追上來。未知雄信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黑煞星誤犯紫微 天篷將大戰建德

當下尉遲恭追趕單雄信，直追至澄清溪邊。那秦叔寶羅成程咬金，同在澗邊頑耍，忽然看見吃了一驚，三人一齊上前攔住。咬金叫道：「黑炭團住着！這青面將，是我們的好朋友，不得傷他！又見他手內拿着雄信的金頂瓜陽槊，又叫黑炭團！這是單二哥的兵器，爲什麼要你拿了？快些還他！」尉遲恭聽了，就把槊往地了一插，不料那槊陷入地中數尺。咬金道：「單二哥，你拔了槊回去罷！」單雄信氣忿忿過來拔槊，誰想用盡平生之力，這槊動也不動。咬金道：「黑炭團快快把槊拔起還單二哥，好叫他回去。」尉遲恭道：「這般無用，虧你做了將官，遂向前輕輕一拔，就拔起來，向單雄信面前一丟。」雄信接了槊，

滿面羞慚而去。叔寶問道：爲何追趕雄信？尉遲恭把救駕之事說了一遍。三人聽了，與尉遲恭一齊回營。來見秦王，不表再說。雄信失意回來，遇着史仁薛花二將接住，一齊入城回府，悶悶不悅。那王世充聞知消息，擺駕來至駙馬府中探望，叫聲駙馬，你爲了孤家，如此勞心勞力！雄信道：主公說那裏話來？臣受主公大恩，雖粉身碎骨，難以補報。話未畢，忽報鐵冠道人來到，大家行了禮。王世充道：今唐兵臨城，十分凶勇，不知軍師果有妙計，退得唐兵？鐵冠道人道：臣夜觀天象，見罡星正明，一時恐未能勝他；但見奎木井畢四星，甚覺光彩，主公可聘請四星助洛陽，何愁唐兵不破？世充道：軍師所說四星，却是那四位英雄？鐵冠道人道：奎星是曹州宋義王孟海公，畢星是相州白御王高談聖，木星是明州夏明王竇建德，井星是楚州楚越王朱燦。若得此四路兵來，何慮大事不成！王世充大喜。雄信設席款待，至晚方散。按下不表。再說秦王回營，大小將官皆來問安。不多時，秦叔寶羅成程咬金尉遲恭等都到。秦王道：孤家沒有尉遲恭，王兄，幾乎性命難保。吩咐先上了功勞簿，到回朝之日，再奏與父王知道。就命擺酒，衆將同飲。秦王在席，只管稱贊尉遲恭。尉遲恭大悅，把酒吃得大醉，在交椅上把身不定的亂搖。秦王見他醉了，命咬金扶他，不料尉遲恭的手搭在咬金頸上，把脚一掃，咬金撲通一

聲，跌倒在地。咬金起來，將要認真，被尉遲恭上前扯住。尉遲恭道：「今晚我不回營，同主公睡了罷！」秦王道：「使得打發家人回營，自己同尉遲恭就寢。」伏侍秦王的人，先來與尉遲恭脫了衣服，扶上床；因他酒醉，就睡去了。然後秦王也上床，恐驚醒尉遲恭，就輕輕睡在他腳後，動也不敢動。誰想尉遲恭是個蠢夫，就來把一隻毛腿，放在秦王身上。秦王因他酒醉，只得睡下。不料徐茂公夜靜出帳，仰觀天象，只見紫微星正明，忽有黑煞星相欺。徐茂公大驚，忙叫衆將速速起來救駕。那些將官都睡在夢中驚醒，各執兵器，打從帳後殺來，大叫救駕。秦王聞喊大驚，忙叫衆將速速起來，叫尉遲恭說：「王兄不好了！有兵殺來，快些起來！」尉遲恭聞言，酒多醒了，連忙起來，拿了竹節鞭，打出帳來。只見火把照耀光明，如白日一般。仔細一看，都是自家人馬，一時摸不着頭路。秦王提了寶劍，也出帳來問：「賊兵在於何處？」衆將道：「沒有賊兵，是軍師說主公有難，故此臣等前來救駕。」秦王道：「孤家沒有難，可散去罷！」衆將回營。次日秦王問徐茂公夜來之事，茂公道：「臣昨夜觀天象，見紫微星正明，忽有黑煞星相欺；此係主公有難，故速傳衆將前來救駕。」秦王將尉遲恭毛腿，放在身上的緣故，說了一遍，按下不表。再說王世充發下四封請書并禮物，差官四員，往曹州、明州、相州、楚州，請四家王子起兵，共助洛陽。明州、夏明

王竇建德，是日駕坐早朝，見有洛陽東鎮王差官下書。竇建德拆開一看，上寫：洛陽東鎮王世充，拜書於夏明王竇王兄駕下。自從紫金山一別，幾載羣雄四起，各霸一方。前唐王遣李元霸擊我師衆，又辱我衆將，又辱我各邦，今又興兵犯我小國，弟因將寡兵微，不能對敵，特此差官，謹具黃金萬兩，彩緞萬疋，伏乞發兵以救弟之危，實爲幸事。小弟王世充頓首上書。竇建德看罷來書，大怒道：唐童只小畜生！前在紫金山，他兄弟李元霸恃強凌弱，孤家是他母舅，也要跪獻降書；如今幸遇王世充之便，正好起兵問罪。卽打發差官去回覆，就於此日領兵五萬，帶領大將蘇定方、方良定、方杜定、方蔡定、方四將，望洛陽進發。大元帥劉黑達守國，此話不表。再說曹州宋義王孟海公，得王世充來書，帶領三個妻子，馬賽飛與黑白二夫人，起兵五萬，來助洛陽。還有相州白御王高談聖，帶了飛鉞禪蓋世雄，楚州楚越王朱傑，帶了史萬寶，各領兵五萬，來助洛陽。王世充聞知，同鐵冠道人一齊出城迎接。世充道：竇王兄不遠千里而來，扶我小國，此恩此德，眞正天高地厚！建德道：王兄說那裏話來？濟困扶危，乃世之常事。二人並馬入城，所帶兵馬，扎在城外。單雄信也點兵馬五萬，出城扎營。世充擺宴接風。建德出城，在營內安歇。那邊軍士探知消息，忙報秦王，說明州竇建德兵來助洛陽，現在城外。秦王道：孤家

母舅，難道要與外甥交兵麼？茂公道：他前日在紫金山，被趙王元霸，要他跪獻降書，故而結下冤仇。秦王道：只也未必。叔寶道：明日待臣去探他一二，便知端的。次日叔寶提槍上馬，跑到陣前討戰。小軍飛報進營，寶建德聞報，領了四將，齊出營來，橫刀立馬於陣前。叔寶上前，叫聲：大王請了！秦瓊聞大王乃我主公之母舅，因何反助他人？建德道：秦瓊，你果記得紫金山之事麼？你回去可叫世民出來，孤自有話對他講。叔寶道：自家至親，何必認真？乃禽獸也！建德大怒道：你敢罵孤家麼？回顧四將道：快與我拿來！後面蘇定方、良定方、杜定方、蔡定方、四將齊出，叔寶大戰四將，全無懼色。建德也把刀來助戰，至三十餘合，大吼一聲，把刀就砍叔寶。叔寶攔開刀，取鏑打來，正中建德肩坎，建德回馬就走。蔡定方舉鎚望叔寶打來，叔寶攔開鎚，要的一槍，正中咽喉，跌下馬來。止有良、蘇二人，保好建德回營。叔寶也回營，備言交戰之事。秦王大悅。那雄信見建德戰敗，心中大怒。到了次日，帶了史仁、薛花符、大用三將，出營討戰。徐茂公叫羅成出戰。程咬金道：羅成不好出戰，雄信有恩與他，只得我程咬金可以去得。一則本事對得他過，二則來得明，去得暗。即提斧上馬，來至陣前，叫單二哥：你今可好麼？雄信見是咬金，即應道：托賴平安。咬金道：我與你是好朋友，今日我與你廝殺如何？雄信道：好個老誠人，就

讓你先動手。咬金道：我怎樣好動手，先傷了情分？便不問情由，一斧把史仁砍爲兩段。三將死命來戰，咬金又把薛花砍死。雄信看見，叫聲罷了！就回營而去。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尉遲恭雙納二女 馬賽飛獨擒咬金

當下雄信回營，王世充見三將被殺，悶悶不樂。忽軍士來報，說曹州宋義王孟海公領兵來到。王世充卽同竇建德、單雄信出營來接，挽手入營，見禮坐下。王世充道：有勞王兄大駕。孟海公道：小弟來遲，望乞恕罪。請問王兄、唐童見過幾陣麼？世充就將昨日連敗二陣，細說一遍。海公道：既如此，待小弟明日擒他便了。世充忙擺酒接風。次日世充建德、海公一齊升帳，世充便問那一位將軍前去討戰？忽閃出一員女將道：大王妾身願往。原來是孟海公二夫人黑氏。世充大喜。黑夫人提兩口刀上馬出營，來到陣前討戰。軍士飛報進營，說有員女將討戰，請令定奪。咬金聽見是女將，就說道：小將願往擒來。茂公道：女將出戰，須要小心在意。咬金道：不妨。卽提斧上馬，來至陣前，果是一員女將，卽大叫道：你是來尋老公麼？黑夫人大怒道：哇！油嘴的匹夫！照我手中的寶刀說罷，雙刀並起，直取咬金。咬金舉斧相迎，大戰卅餘合，黑氏回馬就走。咬金道：正好與你頑。

要爲何就走？隨後追來。看看趕近，黑氏取出流星鎚，回身一鎚打來。咬金一閃，正中右臂，叫聲不好！回馬走回營中。黑氏又來討戰，軍士又報入營。茂公道：如今何人前出陣？尉遲恭道：小將願往。遂提槍上馬，跑至陣前，看見女將，一張俏臉，黑得有趣，一時不覺動火，便大叫道：娘子！你是女流之家，曉得什麼行兵？不如歸了唐家，與我結爲夫婦，包你鳳冠有分。黑氏聞言大怒道：我聞你唐家是堂堂之師，不料是一般油嘴匹夫！就把雙刀殺來。尉遲恭舉槍相迎，兩下交戰，未及五合，黑氏就走。尉遲恭趕來，黑氏取流星鎚打來，尉遲恭眼快，把槍一掃，那鎚索就纏在槍上。尉遲恭用力一扯，就把黑氏提過馬來，回營繳令。茂公問道：勝敗如何？尉遲恭道：那女將擒在營外，說罷，把女將帶進。咬金道：要殺竟殺，不必停留，待末將去監斬。茂公道：用你不着。如今有大大功勞，要你做。咬金道：什麼大大功勞？茂公道：就是尉遲恭擒來的女將，與尉遲恭有姻緣之分。如今只要你去勸他順從，就算你大大功勞。咬金道：末將就去。秦王道：程王兄做媒人，孤家做主婚，着尉遲恭王兄即日成親。咬金奉令，走出營來，叫家將把黑夫人送到尉遲恭將軍帳下去。家將一聲答應，將黑夫人解其綁縛，隨程咬金送到尉遲恭帳中來。尉遲恭道：程將軍今日什麼風吹到此地來？咬金道：黑炭團真正饅頭落地狗造化。主

公着我與你做媒，將黑夫人賞你做老婆，你好受用麼？尉遲恭笑道：承主公好意，將軍盛情，但不知此女意下如何？煩程將軍爲我道達其情，若肯順從，你的大恩，我沒齒也不敢忘。咬金道：虧你如此老臉，說出這些話來，你自去辦酒。尉遲恭道：曉得！自入帳後，整理着那酒席去了。和咬金就叫手下，把女將推進來。手下答應一聲，便將黑夫人推到裏面。咬金道：你可曉得我這裏規矩，大凡擒來的將官，多是要殺，今番也是你造化。我軍師有好生之德，那尉遲恭是個獨頭光棍，要把你賞他，着我來做媒人，我主公做個主婚；你們黑對黑，到是一對絕好夫婦。說未完，黑夫人大怒，照定咬金面上，打了一個巴掌。咬金不會提防，大叫：阿呀！好打！罵道：你這賊婆娘，爲何把我媒人打起來？豈不失了做新娘的體面？黑夫人罵道：你這油嘴匹夫，把老娘當什麼人看待？奴家也是主子的愛姬，雖然不幸，被你擒了，要殺就殺，何出此無理之言？回轉頭來，看見帳上有口寶刀，走上前面，就要去搶刀。程咬金同家將一齊拿住，依舊把黑夫人綁縛。尉遲恭在帳後，聽得喧嚷，走出來說道：程將軍！他既不肯成親，不必相強。咬金道：放你娘的狗臭屁！我這媒人是斷斷要做的，你快把酒來我吃，你推到後面做親，就是一塊生鐵，落下爐也要打他軟來；況你是打鐵出身，難道做不得這事？快推進去！尉遲恭歡喜，叫手下

把酒出來，與程將軍吃。遂將黑夫人推到後帳來。黑氏道：你推我到這所在做什麼？尉遲恭道：我要與你成親。黑氏道：既然如此，難道做親是綁了做麼？尉遲恭道：也說得是！連忙把黑夫人放了。那夫人一放了，就叫尉遲恭，我老娘是有丈夫的，你不要差了念頭，好好送我出營去。若說這事件，老娘斷斷不從；若要動手，老娘也是不怕人的。尉遲恭道：我尉遲恭將軍，就是山老虎，也要促他回來，何況你這小小女娘，怕你怎麼？就趁勢趕上前來，黑氏也擺個勢子搶過來。你推我扯，扯了一回，那黑氏被尉遲恭拿住，竟往牀上一丟，乘勢壓在身上。黑氏將拳亂打，尉遲恭把一手將那雙拳捏住，一手解其衣襟。黑氏將身亂抽，終是力小，那裏躲得過，却被尉遲恭渴龍見水，餓虎攢羊一般。黑氏到了此時，只得順從。又見尉遲恭本領，勝如孟海公百倍，不覺歡悅，便說道：尉遲將軍，奴家本來不順從，被你用強逼迫，事已如此，只得從你罷！竟將雙手伸來抱住，尉遲恭心內歡喜。兩人你貪我愛，着意綢繆一回，方纔雲散雨收，大家起來，重整衣服。黑夫人道：阿將軍！我們姊妹三個，奴家是孟海公第二位夫人，還有第三位夫人白氏，也有手段，與奴家最好的，明日還有大夫人名喚馬賽飛，有二十四把飛刀，十分利害，將軍與他交鋒之時，不可上了他當。尉遲恭大喜道：娘子說得有理。那程咬金你方纔得

罪了他，如今該去陪他一個罪，日後好與他相見。黑氏道：昨日害羞，叫我如何見他？尉遲恭道：不妨！他是極喜懽人奉承的，我們如今拿了酒走出去，大家喫一杯，就丟開手了！二人算計已定，就拿一壺酒走出來，見咬金正在低頭喫酒，叫聲：程將軍！那咬金抬起頭來，見尉遲恭拿一壺酒，黑氏把袖遮口而笑。咬金知是來陪罪，有些害羞，因說道：你在陣上時，我說你要來尋老公，你罵我油嘴匹夫；今我竟與你做媒人，又把我夾面亂打，如今來做什麼？尉遲恭笑道：如今做過親了！咬金道：不要你們開口，要他自來告訴我聽。尉遲恭便對黑氏道：娘子！你支吾他兩句罷！黑氏無奈，只得掩口微笑，低聲說道：奴家方纔得罪程將軍，如今不敢違命，已做過親，前來請罪，謝謝大媒說罷，就道了四個萬福。咬金連忙回禮，叫聲：不敢！你方纔不肯，爲何一時沒了主意？黑氏聽了，面色變紅。咬金笑道：不要害羞，大家喫喜酒罷！三人共飯，直喫到月轉花稍，咬金大醉而去。次日天明，秦王升帳，二人謝恩。徐茂公道：今日還有一個女將前來，尉遲恭捉了一總賞你。話未完，忽見軍士報來，營外有一員女將討戰。秦王道：尉遲王兄快去擒來，一發賜你成親。尉遲恭大喜，提槍上馬，來至陣前，看見女將生得千姣百媚，比黑氏更覺好些。原來那白氏因黑氏被擒，不見首級號令，心下挂念，就來打聽消息，因叫道：你這黑

臉賊好好送還我家姊姊黑夫人不然你性命難保尉遲恭道不要開口你姊姊黑夫人已嫁了我你也嫁了我來配合成雙罷白氏大怒把槍刺來尉遲恭舉槍相迎戰不上十合被尉遲恭攔開槍活擒過馬回營繳令秦王大喜又賜與尉遲恭完婚軍士得令送至尉遲恭營中黑夫人迎迓後營白夫人初時不從被黑夫人再三相勸只得依允遂與尉遲恭成親按下不表再說孟海公聞此消息不勝忿恨叫一聲罷了忽大夫
人馬賽飛過來道大王不消發忿待妾明日出陣拿尉遲恭來千刀萬剮與大王消恨便了孟海公道御妻爾須小心馬賽飛道曉得到了次日就提起繡鸞刀肩上繫一個
硃紅竹筒筒內藏二十四把神刀一馬當先直抵唐營討戰小將飛報又有女將討戰
秦王道爲什麼他們女將這樣多咬金道主公如今這個賜了臣罷茂公道你擒得來就賞你咬金大喜提斧上馬直抵陣前看見女將比前日兩個還勝百倍心中大喜大
叫道娘子你今年青春多少我要與你做親你道快活麼馬賽飛聽了這話便問道你
莫非是尉遲恭麼咬金道正是你要嫁他麼馬賽飛大怒把刀砍來咬金舉斧相迎戰
了三合馬賽飛忙將肩上的竹筒拿來揭了蓋叫聲來將看俺的寶貝咬金抬頭一看
見一刀飛起咤一響正中咬金肩上翻下馬來被馬賽飛擒住用索綁縛活捉回營未

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羅成力擒馬賽飛 咬金脫難見秦王

當下王世充孟海公見馬賽飛得勝回營，不勝歡喜，就令軍士把尉遲恭推進來。軍士一聲答應，就將程咬金推至帳前。咬金立而不跪，孟海公罵道：尉遲恭，你自恃日搶三關，夜劫八寨，英雄無敵，誰想今日被孤家所擒？咬金道：你們瞎眼了！大王黑炭團弄你的愛姬，却來尋我賣柴扒的出氣。旁邊走出單雄信，說道：這不是尉遲恭，他叫程咬金。孟海公便對馬賽飛道：御妻人也不認明白，混亂就拿。馬賽飛道：既不是尉遲恭，可把這厮監禁後營，待我再去拿尉遲恭來，一併處斬。衆王道：有理！就把咬金監禁後營，馬賽飛又提刀上馬而去。再說秦王聞知咬金被擒，十分憂悶。茂公道：主公勿憂，臣料他不出三日，自然回來。言未了，外邊又報女將在營外討戰。茂公道：此番交戰，非羅成不可。就叫羅成說道：外邊女將，他有飛刀二十四把，十分利害，你去出戰，只要不得放他手空，手不空，神刀便不能起，快與我拿來。羅成得令，提槍上馬，直到陣前，那馬賽飛看見羅成少年美貌，心內暗想：這樣俊俏郎君，與他同宿一宵，勝如做皇后了！因問道：小將！你青春多少？可曾取妻麼？羅成道：你問我做甚麼？馬賽飛道：我看你小小年紀，不知

交兵利害，恐傷你性命，豈不可惜？故此問你。你今與我結爲姊弟，共助孟海公，我和你
有好處。羅成大怒，罵道：「不顧臉面的淫婦！你雖生得美貌，奈我羅將軍不是好色之徒！
就舉槍來刺。」馬賽飛被他罵了，心中大惱，遂舉刀大戰。羅成搶上一步，借勢一提，就把
馬賽飛擒過來，回營繳令。茂公吩咐監禁後營。那洛陽軍士飛報入營，說馬娘娘被羅
成活擒去了。孟海公聽見，叫聲罷了！孤家獻盡醜了！又叫道：「王兄！那馬氏是小弟要緊
的人，怎生救他回來？」王卅充道：「如今可將程咬金去喚馬娘娘回來，諒他必許允。」孟海
公就問：「那位將軍押程咬金去？」到唐營換馬娘娘回來。單雄信應聲願往，遂領命來到
後營。程咬金在囚車內，雄信道：「程兄弟！我特來放你回去。」咬金道：「你既有這般好心，爲
什麼捉到之時，不放我出去？直到如今纔來？其中必有緣故。你可對我說明。」雄信道：「因
今馬賽飛被羅成擒去，如今要把你去換來。」咬金道：「既如此，二哥你可把酒肉請我吃
過，暢快，我纔肯去。」雄信道：「容易！就叫家將取酒肉進來，放咬金出囚車。」咬金把酒肉吃
個醉飽。雄信道：「如今我同你去。」咬金道：「二哥！我是直性漢子，若同我去，就沒了我的體
面。待我自己回去，包管還你馬賽飛便了！如若不信，待我罰一咒與你聽。」程咬金回
去，若不放馬賽飛回來，天打木頭狗遭瘟。雄信道：「不必罰咒，我是信得你過的，去罷。」咬

金出了營門，一路思想，必須如此如此，方出我心頭之氣。回到營中，秦王大喜，就問：如何得回來？咬金道：臣被他拿去，他用好酒好肉請我。今日送臣回來，臣說你一片好心，待我回去放馬賽飛還你。他說了，千謝萬謝，主公看臣面上，把這馬賽飛還了他罷。若是主公下次要這個人，臣就去拿來。秦王道：他有隨身飛刀，甚是利害，你日後如何拿他？咬金道：不難待臣殺起狗來，將狗血塗在他飛刀上，自然飛不起來。秦王道：有理！吩咐將馬氏推出。咬金對馬氏說道：你這不中抬舉的貨，我程爺要你做偏房，你却千推萬阻，爲何今日落在我手裏？我不要你做小婆子，吩咐小軍推出去，把寶貝用狗血塗抹了。那馬賽飛又氣又惱，回至本營，見孟海公大哭道：奴家被咬金許多羞辱，又將寶貝弄壞了，好不可恨！孟海公道：日後再擒這廝，將他千刀萬剮，與愛妻出氣，但寶貝被他弄壞，怎生是好？馬賽飛道：不妨待前往山中七日七夜，重煉飛刀二十四把，再與他復讎便了！如今辭別王爺前去，不出十日之期，自然回來。孟海公道：御妻你早去早回。馬賽飛道：曉得！遂出營門一路前去。來至一山，名叫杏花山，忽見一個道人，叫道：馬賽飛，你但曉得煉就飛刀害人，却不知自家的死活。那秦王是紫微星君下降，眞命天子；這孟海公是奎星降世，以亂隋室，不久就滅。你若煉就飛刀前去，性命決難保，不若

拜我爲師，與衆仙姑修仙學道，長生不老。你意下若何？馬賽飛聽了，驚得毛骨悚然，只得跪下，叫聲：師父！弟子情願跟隨師父出家，同道人去修仙學道去了！那道人就是謝映登的叔父謝洪，見馬賽飛不良之心，故此前來點化他，是仙緣有分，後來成了正果。未知孟海公記念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八陣圖大敗五王 高堂草射破飛鉞

却說孟海公自從馬后一去十天，音信杳無，心中十分記念。欲待轉回曹州，馬賽飛又不知下落，要想戰，又不能取勝，只得悶坐帳中，長吁短歎。一日，王世充問鐵冠道人道：軍師！孤家同衆王兄與唐兵交合，連折數將，不能取勝；未知軍師可有妙計，退得唐兵，復得歸還孟王兄二位夫人否？鐵冠道人道：主公放心！臣有一個朋友，姓鰲名魚，乃琉璃國王四太子，今在日本國，招爲駙馬，其人有萬夫不當之勇。主公可帶珍寶，聘請得此人來，何愁唐兵不破？王世充大喜，即備珍寶玩物，請軍師前往。鐵冠道人奉命，備禮前往日本而去。忽有軍士來報，相州白御王高談聖，楚州楚越王朱燦，二路人馬齊到營前。王世充聞報，同二王衆將出營迎接。高談聖、朱燦二路人馬，齊到營前。王世充同四位大王升帳，衆將分列兩旁。王世充道：小弟蒙諸位王兄不棄，來助弱國，怎奈唐童

這廝兵強將勇，幾次出戰，攬兵損將，不知列位王兄有何妙計，退得唐兵否？時御王高談聖道，王兄不必憂心，待弟生擒唐童便了！遂令蓋世雄出營討戰。蓋世雄應聲得令，遂帶隨身寶貝，名曰飛鉞，出營而來。那蓋世雄原是頭陀打扮，不喜騎馬，專言步戰。來至唐營，大叫軍士快叫能事的出來會我法師。唐營小軍飛報進來，說有一和尚，口稱法師，前來討戰。茂公聞報大驚，雙眉緊皺，叫聲怎麼了？衆將問道：軍師幾場大戰不懼，今日聞一和尚，爲何就愁悶起來？茂公道：列位將軍那裏知道，我看陰陽，這和尚叫做蓋世雄，他的本事高強，又兼二十四片飛鉞，甚是利害，故此一聞和尚，便知他隨白御王高談聖來此洛陽大會五龍，有一場大戰，若還出陣，必見有傷。忽見秦叔寶上前道：軍師那蓋世雄不過是一個和尚，又非三頭六臂，怕他怎麼？特末將出馬會他一陣。茂公道：你須小心防他飛鉞。叔寶道：得令！提槍上馬，來至陣前，不用通名，挺槍就刺。蓋世雄忙舉禪杖相迎，大戰二十餘合，蓋世雄就丟飛鉞。叔寶躲避不及，被飛鉞打中後背，負痛回營。凡唐將出馬的將官，被飛鉞打傷有二十餘員。秦王看見衆將受傷，悶悵不樂，吩咐在後營調養。誰知那飛鉞用毒藥煉就的，凡遇着傷者，七日內便要送命；其痛難當，飲食少進。到了次日，蓋世雄又來討戰。茂公無計可施，只得挂出免戰牌。蓋世雄

看見回營就對五王說了，五王大喜。單雄信道：我們今日暗去劫寨，他必無備，必護全勝。五王聞言，皆說有理。傳令三軍，準備定當。今晚劫寨。徐茂公同秦王正在議事，忽報外面三原李靖求見。茂公聞報大喜道：好了！好了！藥師既來，吾無憂矣。秦王與衆將出營相迎。李靖到了後面，見禮畢，李靖道：貧道在海外雲遊，聞得蓋世雄在此，用飛鉞傷人，故此特來破他。正在談論，忽聽後營悲苦之聲，便問何故。秦王道：是被蓋世雄飛鉞打傷的將官。李靖即取一包藥，分救衆將。衆將吃下，立刻打傷之痛多好了，齊出來拜謝。茂公把軍師劍印，送與李靖掌管。李靖欣然領受，升帳發令。衆將分列兩旁。李靖道：貧道方纔到營，見洛陽營內有一道殺氣沖來，今晚必來劫營，必須殺他片甲不回。即令秦叔寶領一枝兵，往御果園埋伏；待黃昏時分，王世充人馬必到此處經過，你可擋住他去路。叔寶口稱得令，又令羅成領一枝兵，往西北方埋伏；尉遲恭領一枝兵往東北方埋伏。白夫人領一枝兵在西南方埋伏；黑夫人領一枝兵往東南方埋伏；殷開山領一枝兵往正南方埋伏；馬三保領一枝兵往正東方埋伏；史大奈領一枝兵往正西方埋伏；張公瑾領一枝兵往正北方埋伏。你等衆將俱聽中軍號令，號令一起，一齊殺來，違令者斬。衆將得令而去。李靖令程咬金到十里之外，取高堂草來，明日准要咬金。

口稱得令。退歸本營，叫家將拿出繩索匾擔，同我去割馬草。家將奉命同去。再說王世充到了三更時分，同各家王子，大小將官，點起人馬一萬，不舉燈火，馬摘鈴，悄悄來到唐營，一齊動手，吶喊殺人。見是空營，各家王子大叫：不好了！中他計了！又不敢放起飛鉞，聲聲叫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此一番交戰，殺得王家的兵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那五王只得拚命殺出陣來。看看敗至御泉園，回頭一看，只見自己人馬十分去了九分，幸得衆王俱在，單單不見了繭定方、良定方二將。原來二將見勢頭不好，連夜逃走。後來保劉黑闥，後五龍會又來交戰。王世充叫列位王兄！今番此敗，大辱我們，名聲休矣！言未已，忽一聲炮响，秦叔寶領軍殺出，擋住去路。五王大驚，蓋世雄忙舉禪杖來戰。怎當得秦叔寶那桿槍，神出鬼沒，蓋世雄那裏殺得他過？欲要放起飛鉞，又恐黑夜之中，誤傷五王。殺了半夜，都殺得骨斷筋酥，各自躲避。那蓋世雄正在難解之時，忽見英雄領兵殺出來，見叔寶大怒道：黃臉賊！俺來與你拚命，便舉槊打來。叔寶道：單二哥！小弟不敢回手！兜轉馬跑回唐營，五王與衆將亦得回營。按下不表。再說唐營衆將，得勝報功已畢，只見程咬金亦來繳令，取高堂草取到了。李靖叫取進來。咬金叫小軍挑十餘石菁草進來。李靖道：不是此草，所要者高堂草也！速去換來。咬金道：小將在絕高

的高堂路上割來的，怎麼不是李靖道：還要胡說！快快去換來，咬金無奈，只得又到高山之上，割了十餘捆草來。李靖罵道：好匹夫！不善幹事，違我令者，本該斬首，姑念你有功在前，饒你一死；如今既不能取高堂草，可去取蓋世雄的首級來，限你三日；如三日沒有，定行斬首，快去快來！咬金領令出營，暗想：只是難事了！那蓋世雄豈是當要的？倘或與他交戰，被他飛鉞打來，豈不死於非命？若要不去，又違了軍師令，就要斬首。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也罷！我且躲在外邊，待這道人到別處雲游去了，那時回來未遲，就躲在外邊不表。再說李靖又差尉遲恭去取高堂草。尉遲恭領令往鄉村尋覓，忽聽見一家戶內，有人喚道：高堂，你可將身下的草，換些乾淨的。一人應道：曉得！少停，見一人拿許多亂草出來。尉遲恭問道：你叫高堂麼？那人應道：是尉遲恭！你手中是何物？那人道：家中有產婦，此是他下身的草，有了血跡，要去拋在河內。尉遲恭喜道：既是這草沒用，把與我罷！那人就將草與他。尉遲恭忙回繳令。李靖見了大喜，吩咐衆將把草分扎箭上，若見蓋世雄放飛鉞，一齊放箭。衆得令。李靖命秦叔寶出戰。叔寶提槍上馬來至陣前討戰。蓋世雄聞知，走來營前，喝道：你這黃臉賊！昨夜擋俺歸路，今日來討死麼？舉起禪杖就打，叔寶把槍相迎。戰了二十合，蓋世雄就把飛鉞放起來。李靖在營門

看見吩咐放箭。羅成把箭放去，正中飛鉞，跌下地來，紛碎無用了！蓋世雄看見大怒，索性把二十三片飛鉞，一齊放起。唐營衆將，各各放箭，只聽得半空中叮叮噹噹，把那些飛鉞，一齊射落地來。蓋世雄看見大驚，叫聲罷了！枉了幾載功勞，一旦壞在他手！就把禪杖打來，又戰十餘合，被叔寶將槍攔開禪杖，取出金裝鋼打來，却好打中背心。蓋世雄卽時口吐鮮血，心中昏亂，却不回本營，反往北方落荒而走。未知蓋世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秦叔寶力斬鰲魚 單雄信哭別嬌妻

當下秦叔寶見蓋世雄逃走，因思窮寇莫追，就回營繳令。那蓋世雄一頭走，一頭想：俺是出家人，有如此法寶，被他破了；如今有何顏面再見各位王子！不若回轉天斗山，再煉飛鉞，有何不可？遂走了一日一夜，想起寶貝被他傷壞，心中又氣又惱。又被秦叔寶傷了一鏑，背上又痛，身子又十分狼狽。忽見前頭一個土地廟，心中想道：也罷！待我進去打睡片時，再作區處。遂走進廟門，見一塊拜板，到也乾淨，就把禪杖做了枕頭，睡將下去。因廝殺辛苦，又走一日一夜，這番一放倒，就睡着了！那裏曉得這程咬金奉了李靖軍師將令，三日之內，要取蓋世雄的首級，心中想道：此乃掘地尋天，斷斷做不來的。

探知這事，飛報入營。衆王聞報，大驚失色道：「這却如何是好？」正在驚惶，忽外邊又報進來，說有日本國駙馬，帶領兵三千，現在營前了。衆王齊出迎接，入帳見禮，坐定，只見那駙馬頭帶金冠，耳帶玉環，鼻如鷹嘴，目似流星，身長一丈四尺，使把長柄金瓜鎚，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口番語，再聽他不住的。却帶兩個通事將官，一個叫王九龍，一個叫王九虎，二人乃嫡親兄弟，原是山東人，因做了大盜，問成死罪，在獄多虧秦叔寶與他上下使用，改重爲輕，救了他二人性命；後來逃到日本國，做了通事。兄弟二人時常說起秦叔寶大恩，未曾報念，今有此使，特謀此差到來。衆王道：「難得駙馬遠來，爲甚我們軍師不同來？」那鰲魚一些不曉，只張兩眼，看看旁邊。王九龍便對鰲魚幾利嚙嚙說了一番，鰲魚方纔得知，也幾利嚙嚙對衆王子說。衆王子那裏曉得，也是王九龍過來說道：「軍師又往別處訪遊，故駙馬先來看官，你道鐵冠道人爲何不同鰲魚來？」他因見王世充福分止是如此，故托言別處訪遊。王世充想：「軍師必是再往別處借兵了！」心中暗喜，吩咐擺酒，與鰲魚接風。不料王九虎私對王九龍道：「我聞恩人秦叔寶在唐營爲將，秦王十分重用，今駙馬驍勇利害，恩人豈是對手？我們必須如此如此。」九龍點頭道：「是！次日五王來請鰲魚開兵，問：不知可否？」那王九龍代五王回話，幾利嚙嚙說了兩句，鰲魚

點頭道：「嚙嚙嚙。」九龍又代鰲魚傳話說：「待我就去。」衆王聞之大喜，送鰲魚出兵。那鰲魚太子，要逞威風，提金瓜鎚，上白龍駒，來至陣前。王九龍、王九虎兩騎隨侍，代鰲魚道：「唐營兵卒，快叫能事將官出來會戰。」小軍飛報進營，說外邊有一大將討戰。李靖問道：「何人前去會他？」忽見程咬金閃出身來，說道：「小將願往。」遂提斧上馬，來到陣前，大聲叫道：「倭狗通過名來。那鰲魚全然不曉。咬金想道：他既不曉得我的言語，待我罵他，看他如何說。」罵道：「倭子的鬚婆蠻的毬生，你是開眼烏龜，不值半個的銅錢，我入你的倭娘。鰲魚不曉。」王九龍說道：「水裏落花打呀，却馬落。」鰲魚大怒，把金瓜鎚打來，咬金舉斧一架，說道：「好利害！呵哨把我虎口多震開了！」回馬就走，回營說：「幸喜走得快，不然咬金性命難保。」外面又報倭將又來討戰。李靖又問：「衆將誰人敢去出戰？」秦叔寶應道：「願往。」遂提槍上馬，來到陣前，果來一員倭將，兩名通事，甚是面善。那鰲魚太子問道：「木古牙打蘇叔寶道：不曉，便問兩箇通事：他說什麼話？他問你叫什麼名字？將軍！我與你有些面善。」叔寶道：「我乃山東秦瓊。」九龍道：「是原來將軍就是秦恩公；但此人力大無窮，必須驕他風頭，方好挑他出戰。」叔寶大喜。鰲魚也問通事道：「米而多牙人里，他是問那將官說什麼？」九龍道：「他說殺殺哩，殺殺哩，哈哈呀！却打是代那將官說道：琉球國王死了，快些。」

去！那位鰲魚太子，却是有孝心的，聽見這話，把頭一側，叔寶就當胸一槍，翻身落馬。王九龍下馬斬了首級，兄弟二人同叔寶回營。叔寶道：雖與二位面善，不知曾在何處會過？九龍道：恩公！我兄弟二人在山東時，問成死罪，多虧恩公相救，如今在琉球國做事。小人叫王九龍，兄弟叫王九虎。叔寶道：原來是二位，這也難得，便一同進營，參見秦王，也封了將官。李靖又令叔寶可將空頭官誥，前往紅桃山，看錦囊上行事，不得有違。叔寶領命而去。李靖又令程咬金你去離紅桃山二十里路，在涼亭內，見一個麻面無鬚的，身背包裏腰刀之人，先斬了首，回來繳令。咬金亦領命而去。行至涼亭，軍士飛報進營，說琉球國通事官，幫了唐將，把鰲魚殺了首級，號令在營外。五王聞報，大驚失色。單雄信上前道：衆位王爺放心，臣還有一處人馬，在紅桃山，兄弟三人，叫侯君達、薛萬徹、薛萬春，招此三人來助，也還不怕。待臣修書二封，叫單安前去便了。五王大喜。單雄信即修書，交付單安，單安領命而去。行至涼亭，看見程咬金，兩人是相認的，咬金不忍就殺，對他說了，單安明知不對，便自刎了。咬金砍了首級，回營繳令不表。再說叔寶奉令往紅桃山，打開錦囊一看，却是要他招安三位英雄。這事且按下不表。再說單雄信正在營中，忽報唐營將單安首級取了，號令營門。雄信聞言，大怒，想衆將多已殺盡，獨

力難支，遂叫一聲罷了！卽來見世充道：臣今去幹一事，就來。世充道：駙馬速去速來！雄信別了世充，入洛陽城。行至府中，公主接著，見禮坐下，吩咐擺酒。雄信與公主對酌，公主問道：駙馬逐日交鋒，今日想是唐兵退去了，故回來見妾？雄信道：公主你還不知，唐童的利害？他帳下兵強將勇，把我們借來的將士，殺得乾乾淨淨，止留得五位王子。眼見大事已去，將來必至玉石俱焚，爲此回來，與公主吃杯離別酒，只怕明日不能與公主相見了！說罷，不覺流下淚來。公主道：駙馬呵！我哥哥出兵城外，他身伴無人，你快去保護他。倘退得唐兵，萬分之福；若有不測，妾願死節以報駙馬，決不受辱偷生耳！雄信道：說得好爽快，公主，你真有此心麼？公主含淚道：妾真有此心。雄信大笑道：妙呵！這纔是我單通妻子，如今說不得了！便由身邊拔出劍佩一柄，付與公主道：俺將寶劍贈你，苟城一破，單通就在陰司等你。公主接劍道：曉得！但駙馬此去，意欲何爲？雄信道：我受你哥哥大恩，未曾答報；我今此去，情願獨踰唐營，死在戰場，也得瞑目；死後做鬼，也必殺唐童以雪仇恨。公主呵！我今此去，若有不測，不可忘了方纔此言；我去也！往外就跑。公主含淚扯住道：駙馬！妾身與你說話，不上兩個時辰，怎麼就去？雄信喊道：公主不要扯俺！把公主一拂，公主跌倒在地。雄信也不回頭，竟自去了。衆宮女忙把公主扶起，公

主放聲大哭，衆宮女相勸不表。再說李靖對秦王道：貧道今日交還兵符印信，要往北海去了！茂公道：五王未擒，雄信未拿，爲何要去？李靖道：如今不難，叔寶在紅桃山自會招安侯君達的人馬；至於五王，我有錦囊留下，亦易擒的。雄信一人，何足難哉？秦王擺酒送行，衆將齊在李靖把尉遲恭一看，知他到長安有一番大難，取出一丸丹藥，交與尉遲恭道：你歸長安，十二月初一日，可用燒酒服之，說罷，起身去了。此話慢表。再說單雄信別了公主，一馬出城，叫聲：老天！今日你恩仇兩報之日也！遂跑至唐營，大喝一聲，把槊一擺，踹進唐營。正是叫做一人拚命，萬夫不當。守營將士，見他得來凶勇，把人馬開列兩邊。雄信道：避我者生，擋我者死！竟往東營殺來，竟把棗陽槊亂打起來，就像害瘋顛病的一般。小軍飛報進來說：啟上千歲爺不好了！單雄信踹進營來。徐茂公卽差尉遲恭去拿。秦王道：這是孤家心愛之人，待他出出氣，自然歸順，不可阻擋。又報單雄信殺入北營了。秦王命人勸他歸順，單雄信聽了，一發大怒，把槊亂打。又殺過南營西營，將近中營看官，你道單雄信有多少本領，這樣大大的唐營，如何東南西北團團殺得轉來？有個緣故，他只因勢窮力竭，明知獨力難成，不能挽回天意，故此別了公主，來踹唐營。這叫做一人拚命，萬夫莫敵。及至殺了進來，都是結交的朋友，且因秦王一心

愛他，不許諸將傷他，所以被他團團殺轉。那雄信殺到中營，大喊道：唐童，俺雄信來取你首級也！秦王聞言，到也不在心上。徐茂公忙奏道：主公雖然愛他，他却越扶越醉，萬一殺將來，難以招架。依臣愚見，還須拿住了他，待他降不降，再作理論。秦王依允。茂公往下一看，那些衆將多是賈柳店結拜朋友，諒來不肯傷情；只有尉遲恭與他無甚干涉，遂叫尉遲恭去擒這單雄信。秦王道：尉遲王兄，那單雄信是孤家心愛之人，切不可傷他的性命。尉遲恭道：得令！遂上馬提槍出營，正遇着雄信，一槊打來，尉遲恭把槍敵住。戰不上十合，被尉遲恭把槍掀開，槊拿他過來，往地下一擲。衆軍將他綁縛了，推至秦王面前。尉遲恭上前繳令。雄信大罵道：唐童，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也要吸汝之魂！秦王滿面陪笑，親解其縛。雄信手鬆，只見秦王備劍在身，就奪劍在手，照秦王砍來。兩邊將士急救，秦王躲入後帳。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秦瓊建祠報雄信 羅成奮勇擒五王

當下茂公見雄信如此，急令用絆馬索絆倒了，照前綁下。秦王出帳，親自上前道：單王！兄前楂樹崗之事，實係無心；你在御果園追我一番，亦可消却前仇；孤家今日情願下你一個全禮，勸你降了罷！秦王即跪下去。雄信道：唐童，你若耍俺降順，如非西方日出。

秦王再三哀求，雄信只是不採。茂公道：若自不從，只得斬首。秦王依允，把雄信綁出營門，就差尉遲恭監斬。茂公又奏道：臣與他結義一番，再容臣等活祭，以全朋友之情。秦王允奏。茂公便同程咬金等衆人，設下香燭紙帛。茂公滿斟一杯，送過來道：單二哥！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可念當初朋友之情，滿飲此杯。願二哥早昇仙界。雄信酒到面前，把酒吸來，往茂公面上一噴，罵道：你這牛鼻的道人！俺好好一座江山，被你弄得七顛八倒；今日還要說朋友之情，你娘的愁情！誰要你的酒吃？張公瑾、史大奈、曹延平等，個個把酒敬過來，雄信還是不肯飲。咬金道：你們走開，讓我來奉敬一杯，他必定吃我的酒。遂走上前，叫聲：單二哥！我想你真是好漢，不降就死，到也爽快。小弟敬服。今奉勸一盃，可看我平昔爲人老實，肯吃就吃，不肯吃就罷，再不敢勉強說罷。將酒送到口邊。雄信道：俺吃你的。卽把酒吃下。咬金道：單二哥再吃一杯，願你來生做個有本事的好漢。來報今日之仇。雄信道：妙！俺也有此心。把酒又吃下。咬金道：單二哥，這第三杯，是要緊的。願來世將這些沒情的朋友，一刀一個，慢慢殺他。雄信道：說得有理。又把酒吃乾了。咬金對衆人道：如何？獨我老程能勸二哥吃酒。衆人道：這些肉麻的話，我們說不出的。尉遲恭見衆人活祭畢，就拔出寶劍分爲兩段，他一點靈光，直往外國去投胎了。後來

做了蓋世文，來擾唐朝江山，此言不表。再說叔寶在紅桃山，招安侯君達等，聞得擒了雄信，飛馬來救，走到面前，頭已落地。叔寶抱住雄信的頭，大哭道：我雄信哥呵！我秦瓊受你的大恩，不曾得報，今日不能救你，真乃忘恩負義！日後九泉之下，怎好見你！跪在地下，哭個不住。衆將勸了半日，方纔住哭；卽忙進營，哭訴秦王道：臣受單雄信大恩，欲把他屍首安葬，以報昔日之恩。秦王允奏：茂公道：明日可破洛陽，生擒五王，安定天下。在此一舉，衆將無許懈怠。令羅成帶一萬人馬，埋伏在家鎖山，等待五王到來，生擒活捉，不許漏落一人。違令斬首。羅成得令，茂公又令尉遲恭、程咬金，衝他左營；黑白二夫，衝他右營；張公瑾、史大奈、南延平、北延道等，衝他中營。衆將得令，連夜點兵不表。再說洛陽軍士，聞得唐營如此，飛報進營道：王爺不好了！昨日駙馬獨踹唐營，被唐將擒住斬首了！王世充聞言，大叫一聲：天亡我也！卽時倒地。衆王慌忙扶起，世充大哭道：呵！駙馬如今叫孤家怎生是好？竇建德道：王兄且免悲傷；目今看來，洛陽難保，不若帶領兵馬，同孤家回轉明州；孤處還有元帥劉黑闥，有萬夫不當之勇，鎮守在那裏，還可再來報仇；如今卽宜速走，若再遲延，我等休矣！衆王道：有理！正在議論，忽聞唐營炮响，小軍飛報進來道：千歲爺不好了！唐兵飛來了！衆王大驚，一齊上馬殺出來，只見營盤

已亂，衆王意欲尋路逃走，見四面多是唐兵，只得拚命殺出。忽遇張公瑾殺至，王世充擋住；史大奈殺來，竇建德對敵；南延平殺來，高談聖低住；北延道殺來，孟海公敵住；金甲童環殺來，朱燦敵住；樊虎黎明殺來，史萬歲史萬定對敵；一場很戰，殺了些時。世充見勢頭不好，叫聲衆王兄速往明州去罷！五王一齊殺來，竇建德領頭，齊往明州去。被唐兵追趕三十餘里，史萬歲史萬定俱已陣亡不表。這裏徐茂公率衆將，破入洛陽，請秦王入城。秦王吩咐單雄信家小，不可殺害。一面出榜安民，盤清府庫，不想公主聞得秦王破入洛陽，卽將寶劍自刎而死。叔寶將他夫妻合葬在南門外，又起造一所祠堂，名爲報恩祠，以報他當初潞州之恩。秦王就封他爲洛陽土地，至今香火不絕。再說五王殘兵敗去，回頭見唐兵不來，心中不怕，一齊往明州而來。行到一山，名喚家鎖山，忽然一聲炮响，閃出一枝人馬，當頭一員小將，擋住去路，大叫五王速速自綁，免我動手。五王抬頭一看，見是羅成，驚得魂不附體。竇建德道：列位王兄，羅成雖勇，難道我們束手被縛麼？如今不若一齊拚命，與他交戰，倘得過了此山，就有性命了。衆王道：有理！一齊殺過來。遂把羅成圍住在當中，拚命廝殺。羅成把槍一架，指東打西，未及四合，羅成一槍刺中孟海公腿上，番身落馬，被手下拿去。竇建德大怒來救，不料馬失前蹄，跌下

馬來，也被拿去。王世充高談聖朱燦，二人唬慌，欲待要走，被羅成趕上，一槍正中高談聖右肩，也被拿去。朱燦見高談被拿，心中一發慌忙，被羅成照肩一槍，跌下馬來，亦被擒去。王世充料不能勝，殺開血路，往前就跑。羅成緊急趕來，王世充無處逃避，也被擒來。羅成令軍士將五王解往洛陽城中，其餘殘兵一半投順了，一半逃回明州。劉黑闥聞知大怒，即日稱爲後漢王，封蘇定方爲元帥，兵鎮明州，按下不表。且言秦王破了洛陽，升座殿中，專候羅成回來，早有小軍飛報道：羅將軍生擒五王，現在午門外候旨。秦王叫宣進來。羅成來至裏面，朝見秦王，把生擒五王之事，說了一遍。秦王大喜，吩咐擺宴慶功。次日茂公見秦王說道：那五家王子，乃係欽犯，可上了囚車，著人先解往長安路上，聽皇上發落，顯主公之能，衆將之功。秦王道：是茂公就吩咐秦瓊道：我有錦囊一封，速將五王解往長安路上，須要照錦囊行事，違令者斬。叔寶得令，將五王上了囚車，解長安而去。茂公然後吩咐班師，大小將官三軍，一齊起身。一路上喜喜欣欣，齊唱凱歌。程咬金大喜道：如今好了！回京朝見聖上，俺有許多勞功，自然蟒袍加體，玉帶垂腰，不封王侯，就是國公，我真快活呵！尉遲恭道：是不枉投唐一番，今日得勝班師，連我也快活了！茂公道：你不要快活盡了！你兩人只道自家功勞，還不知自家的大罪，只怕那

些功勞，也還准折不過那些罪孽哩！咬金道：我有何罪？尉遲恭道：我也無罪！茂公笑道：程咬金月下趕秦王，斧劈老君堂；尉遲恭夜出白壁關，三跳紅泥濶；那兩般罪名，就要斬了。聖上諒不肯容情，主公也難講情分。咬金一聞此言，不覺失色道：不好了！你這兩句話，說得不錯；尉遲兄！我與你走罷！茂公道：他却還好；曾在御果園救駕，還可保全；你却難！咬金道：大哥呵！你是做軍師的人，難道沒有什麼計較，救我的性命？茂公道：我有一計，你見皇上發怒之時，必須如此如此，或者皇上饒你，也未可知。咬金聽了大喜，一路上說說笑笑，竟往長安，按下不表。再說秦叔寶解着五王，取路先行，來到半路上，打開茂公錦囊一看，原來爲寶建德却是主公的母舅；若回到長安，定然寬恕，日後恐有更變，故此在館驛中要放火燒死五王，以免後患。叔寶心下明白，是夜五王宿在驛中，叔寶暗令軍士，四圍堆滿乾柴，候至黃昏時分，令軍士四面放火。一霎時火光騰空，可憐五王數載英雄，今日絕於此地，燒了半夜，把五王性命結果了。叔寶便吩咐軍士救滅了四下房屋。次日秦王大兵已到，叔寶上前認罪，言驛中失火，燒死五王。秦王道：既死不能復生，只是孤家母舅在內，可認出葬之，以表舅甥之情。誰想那五王燒做一樣顏色，再也認不明白。秦王無奈，一併葬之。次日秦王進兵長安，將人馬札在教場上。

衆將安頓家眷，次日入朝，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王子計害世民 尉遲恭御園演功

當下秦王入朝，高祖三呼禮畢，因奏道：「臣兒仗父王洪福，所到之處，無有不勝；今有歸降衆將，共三十六員，俱有莫大功勞，求父王一一加封官爵，遂把冊籍二本呈上，放在龍案。」高祖看一本是衆將歸降冊，一本是功勞簿。高祖觀看歸降冊，第一個是山東秦瓊，心中大喜，傳宣旨臨潼山救駕人進來。茂公道：「這功勞不小。」叔寶來到丹墀，三呼禮畢。高祖道：「平身！卿家未歸唐之前，先有救駕之功；後面功勞，不必再看，封卿爲護國公之職。」叔寶謝恩，穿了國公服式，站在一邊。高祖又看到羅成功勞甚大，傳旨宣上來。羅成來到殿前俯伏，三呼萬歲。高祖見他青年秀艷，武藝高強，心中大喜，加封爲越國公。披了服式，也站在一旁。高祖又看到徐勣，在金墻時節，改詔救駕，有本赦秦王李世民。這一句，其功不小；以下不必看了。宣進朝中，朝拜已畢，加封爲鎮國軍師，英國公之職。披了服式，站在一傍。高祖看到程咬金名字，想道：「程咬金乃是山東的響馬，後來又助李密，曾月下趕秦王，斧劈老君堂，這個罪名却也不小。」傳旨綁進來。一聲旨下，殿前校尉如狼似虎，立刻趕出午門，把程咬金夾領毛一把，揪翻在地，將繩索綁了。咬金連聲

叫苦，被校尉推至金塔，大喊道：萬歲呀！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都有功勞，爲何薄我？高祖罵道：你這賊！可記得月下趕秦王，斧劈老君堂的大罪麼？咬金哭叫道：萬歲呵！豈不聞桀犬吠堯，各爲主焉。昔日做李密的臣子，但知有李密，不知有秦王；如今歸順萬歲，就是唐家的臣子；若遇別人，也要赤心報國；只叫做吃黑飯護黑主。這狗性極有真心，最好相與的，再無一言哄萬歲爺。高祖聽他這話，說得有理，忙把功勞簿一看，見他也有許多功勞，卽下旨道：看你功勞分上，赦你前罪，鬆了綁，封爲總管之職。咬金謝恩，換了服式，猶如死裏逃生，快活不過，也立一旁。高祖又看尉遲恭名字，就想着日搶三關，夜劫八寨，追逼小秦王，三跳紅泥澗，不覺大怒道：此賊來了！不許朝見，速速斬首。衆校尉領旨，將尉遲恭衣衫剝下，立刻綁了，只等行刑旨一下，就要開刀。秦王一見忙跪下奏道：父王搶關劫寨，本該處斬；但此時各爲其主，後來投臣，兒御果園獨馬單鞭，來救臣兒的功勞，也可准折得過。望父王開恩。高祖聞奏，心中一想道：他既肯赤身露體，不避刀槍，前來救駕，也可饒他一死。高祖未曾傳旨，只見太子殷王建成、齊王元吉，滿面怒容，心懷妬忌，一齊上前奏道：父王莫聽世民之言，臣兒細想尉遲恭之功，其中有假。高祖便問：如何有假？建成道：臣兒聞得單雄信名揚四海，有萬夫不當之勇，尉遲恭單鞭

獨馬，又不穿衣甲，如何戰得他過？元吉也奏道：父王，臣兒聞得御果園，離澄清澗有五里足路，徐勣雖然馬快，往還就是十里路，那單雄信莫說是有名的大將，就是畧有小本事的將官，十個世民也被他結果了，所以知他這功勞是假的。如今世民這般衛護他，實係蓄心不善，故此收羅這些亡命之徒，日後定然擾亂江山。依臣兒之見，不若速斬尉遲恭之首爲是。其餘衆將速調地方，若留在長安，只恐爲禍不小。高祖聞言，未曾開口，又見秦王奏道：父王，御果園尉遲恭救臣兒，乃是真的，莫聽王兄御弟之言。父王若不信，可叫尉遲恭演這一功，與父王觀看。建成道：如要演，可在御花園中，也要照樣離園五里，尉遲恭去洗馬，也許徐勣去喚，往還若差了些兒，其功盡假。高祖准奏，又問單雄信何人去扮？元吉道：臣兒手下有一王云，可去扮。高祖道：好！把以下三十餘人，盡封總管，明日御花園演功。就此退朝，衆官回府。再說殷齊二王回到府中，元吉叫聲：王兄！你看世民今日回來，這些將官，個個如龍似虎，日後父王歸天，這座江山，諒王兄無分；爲今之計，欲圖後日江山，不如今日先除世民。建成道：計將安出？元吉道：趁明日在御花園演功，就叫王云去殺了世民，這天下還怕何人得去了！建成道：若殺了世民，父王必定追究，萬一王云說出來，如何是好？元吉道：待王云成事回來，我們就把王云殺

了，這事死無對證了！建成大喜，吩咐喚王云來。那王云身長一丈，青臉黃鬚，却與單雄信相貌一般，武藝精強，善使大砍刀，只因打死了人，逃在殷王府中，一時聞喚，走到面前，就問何事？二王道：王云，孤明日有事用你，你敢去麼？王云道：千歲爺，俺王云若沒有二位千歲相救，死多時了，雖粉身碎骨，也難報千歲的大恩。今日用俺之處，自當不避水火。二王道：好一個王云，明日尉遲恭在御花園演功，先有秦王在園遊玩，要你假扮單雄信，可把秦王殺了，我把貴妃賞你爲妻；日後孤登九五，封你一個大大官職。須要用心前去。王云聽了這話，就應道：千歲爺，要殺那尉遲恭，俺就去；若殺秦王，小人怎敢建成道：王云，你若殺了秦王，有事多在孤身上，包管你無事。孤日後做了皇帝，你就是大大的開國勳臣子；你用心前去。王云只得依允不表。再說尉遲恭朝散回來，悶悶不樂，黑白二夫人問其何故？尉遲恭道：二位夫人有所不知，只爲明日十二月初一日，皇上有旨要演昔日在洛陽御果園救駕的功勞；今當天氣寒冷，怎生下水洗馬，不要說救駕，就是凍也凍死了！如何是好？黑氏聽了，忽然想起，說道：相公不必心焦，前日李靖老爺臨去時節，曾送你一丸丹藥，叫你到十二月初一日，同燒酒服之，可避大難；如今果有大難，服之想來不妨。敬德聞言大喜。到了次日，先吃酒飯，然後吃藥。那藥纔吃下

咽喉，身上好似火燒，心中却像油煎，汗淋如雨，勝如六月炎天。就提鞭上馬，來至御河，他就脫下盔甲，把馬去了鞍，自己又脫了衫襖，往河中一跳，滾來滾去，好不燥皮。自己洗了一回，然後牽馬在河中去洗。岸上立着許多人來看，起初多與尉遲恭擔憂。後來看他在水中，好似滾水的一般，大家驚異不表。再說高祖這日，駕到御花園，登萬花樓，聚齊文武百官，要看尉遲恭演功。高祖便問：今日演功，那假單雄信可曾端正了麼？元吉道：臣兒端正多時了！高祖就令秦王同徐茂公先到御花園遊玩。二人領旨，下了萬花樓，來至下面。茂公道：主公今日演功，却要帶了刀去，須要仔細提防。那王云不是善良之人，小心爲是。秦王道：曉得就提了定唐刀，同茂公上馬，也往假山上去，指手畫腳的觀看。再說那元吉就吩咐王云：不可忘却我的言語。王云道：曉得上馬提刀要行，被秦叔寶扯住道：那單雄信用的是棗陽槊，不用砍刀，你可換了槊去。元吉道：兵器總是一樣的。王云你換了槊去罷！王云不敢爭執，就換了槊，來至假山，大叫：唐童，俺單雄信來也！那秦王是防備着的，聽見一聲喊叫，就往下一跑。王云隨後趕來。茂公上前扯住假單雄信的戰袍，假作慌忙之狀，叫：單二哥不可動手！王云變作臉道：我與你什麼朋友說罷，卽拔腰間所備的寶劍，要的一劍，把袍割斷。茂公把手一放，拍馬出園，飛奔往

御河來。離河還有半里路，叫救駕。那尉遲恭是有心等候的，遠遠一聞徐茂公的聲音，就舉鞭上馬，竟跑往御花園來，大叫一聲：勿傷我主。這一聲喊，猶如青天上的一個霹靂。那王云追趕秦王，見秦王往假山後，團團走轉，舞槊便打。秦王大驚道：不過在此演功，只當頑耍做戲一般；你這麼認起真來？王云喝道：誰與你頑耍做戲來，當真要來取你命了！就把槊打來。秦王大怒罵道：好賊子！怎麼當真起來？遂把定唐刀一架，交戰起來。秦王那裏是王云的對手，只得又走。王云隨後趕來，不料尉遲恭忽然就到，那高祖在萬花樓上觀看，見尉遲恭人不披甲，馬不加鞍，果然單鞭獨馬，威風凜凜，聲如霹靂，心中大喜。又見王云十分無禮，要傷秦王，心中發惱。看見尉遲恭到來了，心中放寬。王云看見尉遲恭趕到，遂棄了秦王，舉槊向尉遲恭打來。尉遲恭把鞭往上一架，就乘勢把王云一鞭打死。三人齊來覆旨。高祖看見尉遲恭赤身，未及披甲，跑到樓下，一些寒冷，也不怕，心內十分驚異。只見建成奏道：尉遲恭無禮，打死王云，望父王正罪。秦王亦奏道：今日雖只演功，王云却說真要害臣兒，幸虧尉遲恭前來救駕，望父王開恩。高祖心下明白，不說出來。遂封尉遲恭爲總管，就此回宮。尉遲恭穿好衣服回衙。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世民宮門掛玉帶 敬德屈受披麻拷

當下高祖回宮，君臣相安無事。過了一年，不道高祖內苑有三十六宮，內有二宮；一名慶雲宮，乃張妃所居；一名綵霞宮，乃尹妃所居。這張尹二妃，就是煬帝昔日之妃；只因煬帝往揚州不回，又聞內監裴寂說李淵是真主，就召李淵入宮，賜宴灌醉，將他擡上龍床，陷以臣奸君妻之罪，要李淵登大位。李淵無奈，只得依從；但張尹二妃，終是水性桃花，因高祖數月不入其宮，心內怨望。這日，張妃來望尹妃，說道：「姊妹！我們把皇帝與他做了，實指望不時取樂，誰想他忘恩負義，一年之間，來我宮中，不上十次；如今足足有三月不睬我們了！虧姊妹耐得過麼？」尹妃笑道：「賢妹！我豈耐煩得過，但如今又有惜玉憐香之人，不要那昏君與我纏帳。」張妃道：「姊妹既有妙人，是那一個？快快說與我知道。」尹妃道：「那惜玉憐香之人，不是一個，却是兩人；我今分一個與你去受用如何？」張妃笑道：「若得如此，姊妹是大恩人了！請問姊妹還是何人？」尹妃道：「不是別人，就是太子建成。那一日我在御花園遊玩，撞見了他，被他戲弄幾句話兒，他又道：『日後天下定是我的，登基之日，就立我爲正宮皇后。』我被他歪纏不過，只得應允，是夜竟到我宮中來，伴我宿了。」張妃道：「原來如此有興，但就說有兩個，餘一人是那一個？」尹妃道：「那建成與我，」

不料被齊王元吉察知其情，日日來此鬼混；如今現在龍床睡着，我今分身不開，你可與我代代勞罷！一把手扯住張妃就走。張妃假做不肯，被他扯到裏邊，尹妃推醒元吉，叫聲：不怕羞的入娘的賊，快些起來，有一位替代我的心肝來了！元吉正在酣睡，被尹妃推醒，忙扒起來。看見張妃，心中大喜，上前抱住，叫聲：美人！快快救我一救！張妃面漲通紅，心中十分得意，外面假做不肯；那尹妃含笑相勸，張妃帶笑半推半就，遂與元吉成其好事，相摟相抱，十分恩愛。及事做完，那建成來到，看見元吉和二妃笑做一堆，建成不覺大怒，拔出腰間寶劍，欲殺元吉。尹妃慌忙扯住，就將此事說明。各人大笑，遂治酒作樂，按下不表。再說秦王因出兵日久，記念王姐，又因姊夫柴紹亡後，不知王姊如何，遂往後宮相望。公主令侍兒治酒，飲至傍晚，秦王辭出，從綵霞宮走過，聽得音樂之聲，只道父王駕幸此宮，便問宮人道：萬歲爺在內麼？那宮人見是秦王，不敢相瞞，便說道：不是萬歲爺，是太子與齊王也。秦王聞言大驚，吩咐宮人不要聲張，輕輕往宮內一張果見建成抱住尹妃，元吉抱住張妃，在那裏飲酒作樂。秦王望見，驚得半死，叫聲：罷了！欲要衝破，不但揚此臭名出去，而且他性命難保，千思萬想，想成一計道：噯！有了！不免將玉帶挂在宮門，二人出來，定然認得，下次決然不敢，也好戒他下次便了！就向腰

間解下玉帶，挂在宮門，竟自去了。再說建成元吉，與張尹二妃戲謔一番，見天色已晚，二王相辭起身，二妃送出宮門，擡頭一看，見宮門挂下一條玉帶，四人大驚。二王把玉帶仔細一看，認得是世民腰間所圍，卽失色道：「這却如何是好？」二妃道：「太子不必驚慌，事已至此，必須如此如此。」二王大喜去了。次日高祖駕坐早朝，文武朝拜已畢，忽見內宮走出張妃尹妃，跪下哭奏道：「昨日臣妾二人同在綵霞宮閒談，忽見秦王闖入宮來，遂將臣妾二人十分調戲，現扯玉帶爲證。」就把玉帶呈上。高祖一見大怒，叫美人回宮。卽宣秦王上殿，秦王來至殿前俯伏。高祖見他腰繫金帶，便問道：「玉帶何在？」秦王道：「昨日往後宮相望王姊，留在他處。」高祖道：「好畜生！怎敢瞞我？」就命武士拿下，速速斬首。衆武士領旨，一齊將秦王綁了，推出午門。秦叔寶忙出班奏道：「萬歲爺！秦王有罪，可念父子之情，赦其一死；且將他囚在天牢，等待日後有功，將功折罪便了！」高祖道：「本該斬首，今看秦恩公之面，將這畜生與我下入天牢，永遠不許出頭。」武士領旨，將秦王押入天牢去了。建成見了這事，心滿意足，上前奏道：「世民下入天牢，衆將多是他心腹之人，定然謀反；父王不可不防。」元吉奏道：「父王可將衆將遠去他方，不得留在朝內；倘有不測，那時悔之晚矣！」高祖怒氣未平，因說道：「不須遠調，單留秦瓊在朝，餘者革去官職，任憑。」

他去罷！叔寶就啓奏要告假回山東祭祖一番。高祖准奏，欽賜候祭祖畢，就來供職。羅寶謝恩，高祖退朝入宮。那些衆將，見旨意一下，個個收拾行李，各帶家小回鄉去了。羅成要與叔寶同往山東，程咬金道：羅兄弟所見極是，小弟亦要往山東，我們大家共往。叔寶羅成大喜，各帶了家眷，竟往山東去了。徐茂公依先扮了道人，却躲在兵部尙書劉文靜府中住下；獨有尉遲恭吩咐黑白二夫人，前往朔州麻衣縣治農莊去，說家中還有妻兒，你們一路慢慢而行，等我往天牢拜別秦王，然後回去。白夫人道：將軍速去速來，凡事須要小心，妾在前途相等。尉遲恭道：曉得！黑白二夫人帶領車馬，竟往山後而行。那尉遲恭出了寓所，避入冷寺；等到下午，拏了酒飯，扮作百姓，來到天牢門首。見一個禁子，尉遲恭把手一招，那禁子看見，便走過來，問道：做什麼？尉遲恭道：我是殷王差來的，有事要見你家老爺。禁子道：什麼事？尉遲恭謊說道：有宗大財喜在此，你若做得來，就不通知你家老爺也使得。那財喜我與你平分了！那禁子道：有多少財喜？所作何事？尉遲恭放下酒飯，取出一大包銀子來，足有二百兩。那禁子見了銀子，十分動火，便說道：此處不是講話所在，這裏來就引尉遲恭到一間小屋內，禁子笑問道：只不知足下所作何事？尉遲恭道：我乃殷王府中的親隨，早上王爺賞我之百兩銀子，要我藥

死秦王！這一百兩銀子要送與獄官的。又恐獄官不肯，王爺說：只要有人做得來，賞了他罷！若做出事來，我王爺一力承當，並不連累他的。那禁子聽說大喜道：藥在那裏？尉遲恭道：藥在飯內。禁子道：如今你可認我爲兄弟，我可認你爲哥哥，方可行事。尉遲恭會意，便叫兄弟！我來看你。禁子道：哥哥多謝你。兩下一頭說話，一頭往牢裏走來。有幾個伴當，見他如此稱呼，也不來管他。到了一處，禁子開門，推尉遲恭進去，禁子就關門去了。尉遲恭進內，看見秦王坐在椅上。尉遲恭上前跪下，叫聲主公！尉遲恭特來看你。秦王一見尉遲恭，卽抱住尉遲恭大哭。尉遲恭道：臣不知主公此事從何而起？衆將又革除官職，各回家去；臣今亦要回山後，故此前來拜別主公，特備些酒飯在此，供奉主公，以表臣一點丹心。秦王道：多謝王兄！此事因玉帶而起，也不便說明。君臣正在講話，忽聽門外叫聲：哥哥開門！尉遲恭聽了，開門，問道：做什麼？禁子道：哥哥事體成了麼？尉遲恭道：尙未成。禁子道：還好，隨我來。尉遲恭道：我要在此伺候，不去不去！那禁子發怒道：今有齊王親自到此，偷齊王看見你，問起根由，豈不連累及我！快些出去！尉遲恭道：好兄弟！看銀子分上，待我躲在此間，諒他也不看見。禁子道：既如此，必須躲在黑暗裏纔好。尉遲恭道：我曉得禁子去了。尉遲恭就去躲在黑暗裏。只見齊王同獄官帶領

二十餘人，來到天牢。齊王叫聲：「王兄！做兄弟的特來看你。」秦王道：「足見兄弟盛情。」元吉叫手下拿酒過來。秦王知他來意不善，便道：「兄弟，此酒莫非有詐麼？」齊王對秦王笑道：「且滿飲此杯，願你直上西天！」秦王大驚，不肯接杯。元吉叫手下人道：「倘若不飲，與我灌下。」衆人齊聲答應。正要動手，忽然黑暗裏跳出一個人來，大聲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大步上前，一把抓住元吉，提起拳頭就打。」衆手下欲待上前救應，看是尉遲恭，各各走散。元吉也把他一看，認得是尉遲恭，驚得魂飛魄散，叫道：「將軍放放手，饒了我罷！」尉遲恭道：「你好好實對我說，今日到這裏做什麼？」元吉道：「孤家念手足之情，特送酒飯來，與王兄吃，並無他意。」尉遲恭見他不肯實說，把手一緊，元吉就叫喊起來，呵唷！遂踉倒在地，痛得一個半死。尉遲恭道：「我問你，你酒內藏什麼毒藥？若還敢支吾，我就一拳打死。」元吉道：「看王兄面上，將軍饒了我罷！」尉遲恭道：「要我饒你，你可寫一張伏辯與我。」元吉道：「孤是寫不來的。」尉遲恭見他不寫，就將兩個指頭，向元吉面上一撥。元吉痛得緊，好似殺豬的一般，忙叫道：「待孤寫就是了！」尉遲恭問獄官，取了紙筆，放了手，付與他道：「快快寫來！」元吉看來強他不過，只要性命，沒奈何提起筆來，寫了一張伏辯。尉遲恭道：「你念與我聽。」元吉念道：「立伏辯齊王元吉，因王兄世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謀害。」

之心，假以敬酒，內藏毒藥；不想天理昭彰，忽逢總管尉遲恭，識破奸謀。日後秦王，倘有不測，俱係元吉之故。所狀是實。大唐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伏辯元吉花押。元吉念完，敬德接在手中道：「饒你去罷。」元吉聽說，飛跑去了。尉遲恭道：「這伏辯放在主公處，奸王諒不敢再來相害，臣便要回山後去了。」就走出牢門，拜別秦王，來到外邊，只見十數個大漢，忙走來說道：「尉遲老爺！方纔的事，萬歲爺知道了！說你私入天牢，獨打齊王；如今差官兵拏你，你快快同我去罷！」尉遲恭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衆人道：「我等奉程咬金老爺之命，前來救你。」尉遲恭聽了，就同他走。此際已是黃昏時分，尉遲恭心慌意亂，隨衆人領到一家門首，直進大廳，轉到書房，衆人道：「老爺在此少坐待，我們進去請家爺出來相會。」說罷，衆人入去。又見一人拿酒饋出來，擺在案上，說道：「老爺先飲一杯。」家爺就出來了！尉遲恭辛苦了一日，一聞酒香，拏來就吃了幾杯，頭昏眼花，立脚不住，跌倒在地。內裏走出二十餘人，把尉遲恭用繩綁了。讀者！你道這一家人是什麼人家？原來就是殷王府中；方才牢中之事，早有細作報知殷王，故設此計；不想尉遲恭誤中其謀。當時衆人稟知殷王說：「尉遲恭拿下了！」殷王道：「將他洗剝乾淨，綁在柱上，用皮鞭先打一頓。」衆人領命，卽把尉遲恭洗剝，綁上庭柱，將皮鞭亂打一頓。尉遲恭醉迷之人，那裏曉

得受此毒打？直到五更醒來，開眼一看，見身上衣服洗剝，赤身綁着，遍身疼痛，不知何故？少刻天明，建成出來，元吉同坐在下面，兩旁分列一班勇士。建成罵道：「你這狗頭！俺父王叫你等回去，你怎麼私人天牢，行兇無忌，該得何罪？」元吉罵道：「你這狗頭！好好送還我的伏辯，萬事全休；如今放在那裏？實對我說，不然，孤就要用刑了！」尉遲恭道：「伏辯也容易，到萬歲殿上，就還你便了。」元吉道：「你這狗頭不用刑，料也不怕。」叫左右將我膠化油，用麻皮和鈎搭在他身上，名爲披麻拷；若扯一下，就連皮帶肉去了一塊。左右端正好了，將尉遲恭遍搭。元吉問道：「你招也不招？」尉遲恭不知利害，說道：「招什麼？」元吉叫左右扯下去，就把麻皮一扯，連皮帶肉去了一大塊。可憐尉遲恭疼痛難當，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黑闥興兵犯魚鱗 定方一箭傷九虎

當下尉遲恭大叫：「呵唷！好利害阿！」元吉吩咐左右再扯；一連扯了十五六扯，連皮帶肉去了十五六塊。那尉遲恭喊叫不休，猶如殺豬一般的，只說：「呵唷！痛死我也！」元吉罵道：「你這賊，昨日威風，如今在那裏了？我的伏辯那裏去了？快快說來。」尉遲恭被他擺佈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說道：「呵唷！王爺饒命阿！那一張伏辯，那時酒醉拮据，想是失

脫了，不知去向，叫我那裏有伏辯還你？元吉大怒，正要拷問，忽見外面來報說，兵部尙書劉文靜有機密事來見王爺。二王聽見有機密事，只得走出外廳相見。劉文靜行禮畢，二王問道：先生有何事見教？劉文靜道：臣因尉遲恭的夫人黑氏白氏來到臣府，他說昨日在前途相等，不見丈夫回去，無處尋訪，却有一張紙，說是千歲爺的伏辯，要去見駕，特來問臣。臣一聞此言，弄出來非同小可，特來告知千歲。二王大驚道：如今怎麼樣？文靜道：此事不是當要，依臣愚見，必須尋出尉遲恭來還他，便討了伏辯才妙。不然，那黑氏白氏去見駕起來，萬歲一知，千歲爺就不穩便了。臣去了轉身就走，二王忙扯住道：此事欲煩先生與孤商量。文靜道：此事如何商量？只要尋得尉遲恭還他，自然不怕他不還。這一張伏辯在此，若有尉遲恭，方好送還；不然，臣反受黑氏白氏之累了！建成就令放了尉遲恭出來，滿身是血，只把頭搖道：阿嚏嚏！死也！死也！竟往外邊去了。文靜就取出伏辯送還道：方才若沒有臣，二位千歲幾乎弄出事來；如今還了此紙，可放心無事了！說罷，起身而去。讀者那劉文靜，這紙伏辯從何得來？皆因徐茂公躲在他府上，算定陰陽，差人到天牢問秦王取此伏辯，故設此計，救了尉遲恭出來。這些閒話不表。且說尉遲恭得放，好似鰲魚脫却金鈎，慌奔出城來，一路尋趕家眷，黑氏白氏正

在前途相等。夫妻遇見說明此此黑白二夫人，倒嚇得魂飛魄散，却言道：幸虧吉人天相，逢凶化吉，不然幾乎不能會面。尉遲恭嘆道：俺自投唐以來，指望他封妻蔭子，如今反受這樣苦楚，到不如守業終身，做個田舍郎便好。夫妻三人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及到山後麻衣縣，致農莊尋到家內，方知幾遭兵亂，妻子不知去向，田產皆無。尉遲恭歎息了一回，只得重整田園，耕種爲活，與鄉民飲酒快樂不表。再說建成元吉，將秦王這些將官，算計開去，又常使人進牢欲害秦王，誰想徐茂公不時調護，欲劉文靜刻刻提防，照管得緊，因此下手不得。二王大怒，欲害文靜，無奈兵權在他手內，害他不得，只得丟手。不想唐朝骨肉，自相傷殘的消息，傳到明州劉黑闥那裏。那劉黑闥是夏明王竇建德的元帥，因建德被擒，國中無主，衆將推黑闥爲主，稱後漢王。這日聞報大喜，叫一聲：唐童孤，只道你一班強盜，永保橫行天下，不料也有走散的時節吓！這時不與孤主公報仇，更待何時？遂帶了元帥蘇定方，點兵十萬，望陝西長安進發。行到魚麟關，離城十里安營。劉黑闥令元帥蘇定方前去搶關。定方得令，提鎗上馬，領兵到城下，大叫：城上軍士！快叫守城將官，速速投降，萬事全休；若道一個不字，立即屠城。那時悔之晚矣！守關軍士報進帥府，說明州劉黑闥領兵來與竇建德報仇，有將在關下討戰。

請令定奪。那守關將軍，就是王九龍兄弟王九虎，原係山東人氏，後在高麗國做通事。前日助秦叔寶滅了鰲魚太子，降順唐朝，高祖封他做了魚鱗關總兵之職。當下王九龍聞報，便問：衆將誰敢出去會戰？有兄弟王九虎應聲道：小弟願往。遂提鎗上馬，出了城門，來至陣前，就問來將何名？蘇定方道：俺乃明州後漢王駕前大元帥蘇定方便是。你是何人？王九虎道：原來你就是蘇定方。我看你前在洛陽，夜劫唐營，後來不見了；只是道是砍死了，原來是怕死逃走了！今日又來送死麼？你要問俺的名字，俺乃魚鱗關總兵大元帥麾下，正印先鋒二老爺王九虎是也。蘇定方道：原來是你！俺聞你與秦瓊謀殺鰲魚太子，背義投唐，諒你本事，非我對手，好好獻關，饒你狗命。九虎大怒，舉鎗刺來。定方把鎗相迎，大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定方心中一想，回馬就走。九虎隨後追趕來。定方放下鎗，取出弓箭射去，正中九虎前心，跌下馬來。定方下馬，斬了首級，得勝回營。將首級號令營門。那敗兵飛報入城，說不好了！二老爺陣亡，首級號令營門了！王九龍大驚，吩咐閉城堅守；遂差官上本往長安，見高祖告急求救。未知高祖所遣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紫金關二王謀計 淤泥河羅成爲神

再說高祖設朝，文武三呼畢，黃門官奏道：「今有魚鱗關總兵官，有告急本章，奏聞萬歲。」把本章遞上龍案，高祖看了大驚，便問衆卿計將安出？殷齊二王恐怕衆臣保奏秦王，忙上前一齊奏道：「父王！自古道兵來將當，水來土掩。臣兒不才，願統發兵前往，務必生擒劉黑闥，如若不勝，甘受其罪。」高祖大喜，就命建成元吉，即日興師。二王領旨出朝，到教場點兵十萬，向魚鱗關進發。到了關下，總兵王九龍前來迎接，進了帥府，九龍擺酒接風。次日，二王同王九龍領兵出城，來到陣前，建成叫道：「劉黑闥，爾等何故興兵犯我邊界？如今速速退去，萬事皆休；倘若不聽，悔之晚矣！」黑闥大怒，回顧蘇定方道：「快與孤擒來！」蘇定方大吼一聲，一馬衝出，舉鎗就刺。王九龍一馬上前，舉鎗來迎。未及十合，被蘇定方一鎗刺落馬下。建成大怒，拿金背刀來戰定方，黑闥見了，使大刀來戰建成。元吉搖動金鎗，衝將過來，定方接住廝殺。大戰十合，建成被黑闥一鞭打中後心，滿口噴紅，伏鞍敗走。元吉見建成着了一鞭，心中一慌，早被蘇定方一鎗刺中了左腿，幾乎落馬。因建成一戰大敗，走入城來，閉門不及，被劉黑闥率兵一湧而進，只殺得屍山血海。二王失了魚鱗關，敗往紫金關去了。那劉黑闥得了魚鱗關，出榜安民，養兵三日，殺奔紫金關來。離關五里安營不表。再說建成元吉領了敗兵，來到紫金關下。那把關守將，

姓馬名伯良，就是兵部尙書劉文靜的妻舅，是個酒色之徒，聞知二王兵敗回來，出城迎接，到了帥府，見禮畢，擺酒接風。馬伯良就請兩個粉頭前來陪酒。那粉頭一個名隨地，一個名軟如綿，俱生得十分美貌。建成道：馬將軍！你原來是個妙人兒！只是你姊夫做人不好，往往與孤家作對。馬伯良道：千歲既不喜我姊夫，何不用計除之？建成道：孤欲除之久矣！惜無機會耳！馬伯良道：千歲放心！待臣提他一個短處，與千歲出氣便了！二王大喜。忽小軍來報劉黑闥兵馬離城外五里安營了。二王大驚失色。馬伯良道：不要理他，我們今日且吃酒罷！兩個粉頭嬌聲軟語，殷勤敬酒。二王大悅，其夜盡歡而睡。次日，馬伯良對二王道：千歲爺可速往長安見萬歲說，未到之前，魚鱗關已失，如今明州兵扎營紫金關外了，要奏臣馬伯良大勝明州兵，是兵微將寡，還要添兵救應。如此奏法，可定然無事。還要千歲尋個本事的將官，前來幫助。我那姊夫的首級，多在小臣身上就是了！二王滿口應承，起身往長安去了。馬伯良閉城堅守，按下不表。再說秦叔寶同程咬金羅成，一家同住。不料叔寶因少年積受風霜，吃盡勞苦，得了吐血的病症。一日睡在床上，忽然想起秦王受罪天牢，不覺流淚哭道：我主公呵！今生只怕不能見你了！未知你近來如何？羅成遙表兄！你若記主公，思念不忘，待小弟扮作客商，前往

長安探望主公何如？叔寶聞言大喜，忙爬起來說道：多謝表弟代我一行，便寫書一封，交與羅成道：你將這書可往兵部尙書劉文靜府中投下，自然得見主公，切不可與他兩個奸王看破；若被他看破，只恐別生事端，反爲不美。羅成道：曉得！明日就行。到了明日，羅成拜別母親，又別妻子表兄嫂，併程咬金，帶了羅春，扮做客商，望陝西大路而來。已到長安，正要劉文靜府中去，忽然想起表兄一封書，丟在家中，忘記帶來，遂說：如何去見他？我今日尋旅店住下，再作商議。就尋了一家歇店，主僕二人進店。不料殷齊二王，在店中首經過，被他看見，心中大喜，正欲害之。次日高祖早朝，二王奏道：臣兒奉旨領兵，到魚鱗關，不料其關已失，只得守住紫金關，被臣連敗數陣，奈軍中無有上將，不能擒拏賊首，望父王再發一員上將，隨臣征勦。高祖道：如今要差那一位去？建成道：今有越國公羅成，現在飯店住下，父王可降旨一道，賜他原官，挂先鋒印，前去滅賊。劉黑闥必爲擒矣！高祖允奏，卽發聖旨來召羅成。那羅成在旅店，次早起身，忽有差官奉聖旨下來，召他作先鋒。羅成沒奈何，領旨謝恩，就有軍士來接羅成，有羅春往天牢去看秦王，自己上馬往教場演武廳上，參見二王，卽挂先鋒印，放炮起身。及行到紫金關，馬伯良前來迎接，同入帥府。次日二王升帳，衆將見禮，二王令羅成出陣，務要生擒

劉黑闥蘇定方，違令者斬。羅成得令，提鎗上馬，來到陣前討戰。明州軍士飛報進營，說外邊有將討戰。劉黑闥道：那守將馬伯良，連日任我叫罵，只是不出來。今日想是有救兵到了，不知是誰待俺親自出去會他。遂提刀上馬，出營一看，認得是羅成，叫一聲：羅將軍，請了孤與將軍在揚州一別，聞得將軍歸了唐家，無罪被革。今日我兵殺到，無人抵敵，又來用你；眼見得唐家待人無情無義，日後太平，依然不用。我勸將軍不如歸了孤家，與你平分土地，有何不美？羅成大怒，把鎗刺來，黑闥舉刀迎敵，大戰百餘合。蘇定方看見黑闥漸漸招架不住，遂暗放一箭射來。這裏羅成一打，正中劉黑闥，忽聞得弓弦響，羅成將身一閃，劉黑闥就逃走回營去了。這定方的箭，正中羅成腿上，羅成大怒，拔出腿上的箭，回射蘇定方，正中左膀，幾乎落馬。羅成本欲踹營，拏捉定方，因腿上疼痛，不便再殺上去，只得回營繳令。二王問道：羅成今日出兵，可拏下劉黑闥麼？羅成道：今日出兵，大敗劉黑闥，正要擒拿，忽然蘇定方暗放冷箭，中在腿上，以此被他逃走。二王大怒道：你昔日在家鎖山生擒五王，這些本事到那裏去了？今日要擒一個劉黑闥，爲何不能？明明欺孤不是你的主公了！這樣國賊，違孤軍令，吩咐綁去砍了。武士一聲答應，把羅成綁了，推出轅門。當下馬伯良道：千歲爺！目下明州兵未退，不若放羅成轉

來待他殺退明州之兵，那時尋個事端，慢慢殺他未遲。二王道：「既如此，死罪饒了，活罪難免。」吩咐就此上前，搥打四十棍。那羅成被武士推轉來，打了四十棍，兩腿竟打得皮開肉綻。正遇羅春趕到，忙扶主人至帳中睡下，就把看秦王之事說了一番。又道：「主人呵！你今日落在奸王手裏，必遭其害，不若私自回家，也得安閒自在；若再住在此間，定然性命難逃。」羅成喝道：「胡說！自古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今奉聖上旨意，豈可不赤心盡力？若然私自回家，豈是忠臣所爲？從今以後，不許多言。」這話按下不表。再說明州細作，打聽羅成被責四十棍之事，前來通報。劉黑闥聞報大喜道：「此天助我也！兩個狗主，不會用人；如此一員虎將，無罪受責，眼見得關內無人，此關隨手可得！」就令大小三軍，直抵關下，佈起雲梯，架起火炮，盡力攻打。衆軍將得令，大家奮勇，當先攻打，十分利害。關內小軍連忙報知二王，二王聞報，卽同馬伯良上城，親自督兵緊守。看見明州兵馬，盪滾滾，甲層層，就像潮水一般，湧將上來。二王看了，大驚失色道：「如今怎麼好？」馬伯良道：「現有勇將羅成在此，千歲放心，如今可着他退兵；退得賊兵，將他殺了，退不得賊兵，也將他殺了。」豈非一舉兩得？二王道：「有理！」遂發一枝金批令箭，着人去召羅成。退兵。羅成接了令箭，跳起身來就走。羅春忙扯住道：「主人呵！你棒瘡未愈，如何殺得

賊羅成道：我但知報國殺賊，那裏顧得身軀？就去也不妨。羅春道：主人既要去，今日不會吃飯，可用些酒飯去。羅成自恃驍勇，不聽羅春之言，提鎗上馬，竟奔紫金關來。羅春無奈，只得拿些麪餅，藏在懷中，隨羅成到了關上。二王道：將軍！你速速出城殺賊，若生擒這兩個賊首，包管你封爲公侯。若誤了軍令，一定斬首，決不輕恕。羅成得令，殺出城來。羅春相隨而出。那些人馬，看見羅成，都退下去。羅成手執銀鎗，殺入明州營內，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得劉黑闥、甲散、盛歪，衆將一齊上前救護，被羅成連挑上將一十八員；明州兵抵敵不住，退下四十餘里，方纔歇息。劉黑闥見這番大敗，就要回去。蘇定方忙止住道：主公不可退兵，勝敗乃兵家常事，臣有一計，可殺羅成。此處有一地方，名喚淤泥河，必須如此如此，不怕羅成不死在我手裏。羅成一死，這紫金關隨手可得也。黑闥聽了大喜，一一準備，依計而行。再講羅成追趕明州兵，殺了半日，腹中飢餓，腿上棒瘡又痛，只得回至城下叫關。二王在城上問道：劉黑闥與蘇定方的首級，可曾拿來？羅成道：不曾！二王道：既無二人首級回來，又違我軍令了！回來怎麼？羅成道：千歲既要二人首級也不難，且開了城，待俺吃飽了飯，再去戰，取他首級未遲。二王大怒，吩咐左右放箭。軍士一齊答應，城上的箭一齊射下。羅成看見，把馬退去。忽見羅春走到馬前，懷中

取出麪餅，與羅成充飢。羅成把餅吃了幾個，忽見蘇定方一馬跑到，大叫：羅成，你有此功勞，殷齊二王待你如同冤仇，今日大獲全勝，飯也沒有得吃，我勸你不如歸我主公罷！羅成聽了，又氣又惱，催馬上前，一鎗刺來，定方把鎗相迎，戰了數合，定方回馬就走，羅成隨後趕來，趕了二十餘里，羅成趕到大叫：家主爺！你豈不曉得窮寇莫追，方才明州兵敗去，今蘇定方又來交戰，其中必有詐，我勸家主爺不要追了！況二位奸王，一心要害你，不如早早回家去罷！羅成聽了，就住了馬。定方見羅成不追，他又回馬，大聲罵道：羅成小賊種！有人說你是賣屁股的小官，你有能取得你老爺子的首級，纔爲好漢。羅成大怒，又趕，那羅成春步行，再也趕不上。蘇定方在前且走且罵，羅成隨後緊緊追趕，足足又趕了二十里，到了淤泥河，忽見劉黑闥獨自一個，坐在對岸大笑道：羅成，你今番却該死了！羅成一見大怒，棄了蘇定方，卽奔劉黑闥，一馬搶來，哄通一聲，陷入淤泥河內。那河內都是淤泥，並無水洩，只道行走得的，誰知陷住了馬脚，不得起來。兩邊茅蘆內埋伏二千弓箭手，一聲梆子響，箭如雨下。羅成叫道：中了蘇賊之計！亂箭齊着，頃刻喪命。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羅成魂歸見嬌妻 秦王恩聘衆將士

當下羅成被亂箭射死在淤泥河內，就像個靶子一般，一點靈魂，竟往山東來見妻子。是夜羅夫人抱着三歲孩子羅通，睡在床上，時交三更，看見羅成滿身鮮血，週圍插箭，上前叫道：「我的妻吓！我因探望秦王，被建成元吉設計，有意逼我追趕劉黑闥，中了蘇定方奸計，射死淤泥河內。賢妻！你好生看管孩兒，我也去也！」羅夫人驚醒，却是南柯一夢。次日，夫人將此夢說與太太知道，太太大驚，連忙說與秦叔寶知道。程咬金都各驚疑，都說此夢不祥，按下不表。再說劉黑闥射死羅成，也不取首級，又統兵來攻紫金關。那羅春見人馬去了，回來尋覓主人，尋至淤泥河內，見了主人屍首，放聲大哭，便問鄉民，尋扇板門，放在河上面，然後將身困倒，用手向下去一扯，就將羅成的屍首，扯了起來。遂將遍體亂箭，一一拔出，身邊却有銀兩，卽就買了一口棺木，盛殮主人，做了孝子。一路扶棺回來，行到山東，先往家中報信。一進門來，看見太太夫人，叫道：「不好了！老爺沒了！太太道：怎麼講？」羅春道：「老爺沒了！棺木卽刻就到。」太太與夫人聽了這話，一齊大哭，暈倒在地。羅春連忙叫道：「太太夫人蘇甦！叫了數聲，婆媳二人慢慢醒將轉來。此時外面棺木已到，停在中堂，婆媳二人，哭得傷心慘目。此時程咬金聞知，走來大哭。羅春遂把二王相害的始末，細說一番。咬金道：「老伯母與弟媳不必悲傷，自古道：既死不能

復生。如今主公禁在天牢，我們又走散了，少不得幾處反王殺來；這兩個奸王，少不得在眼前就要死了！那時若來尋我們，待我做程咬金的，啐也啐他十七八啐！你太平時節，將我們打發回家，自耕自種；反亂之際，又要來尋我們，今日不管你唐家事了！話未完，忽見家將來報道：程爺不好了！秦爺聞羅爺消息，大哭一聲，就死了！咬金聽了，忙去來看叔寶。只見他妻子驚惶，幸虧咬金叫了數聲，叔寶方纔醒來。口叫：羅賢弟，都是我害了你！便哭個不住，就與羅成開喪，請僧做道場，追薦不表。再說劉黑闥殺到了關下，奮勇攻打，軍士飛報進關，二王大驚，忙問馬伯良道：羅成被他射死，賊兵又來，如何是好？馬伯良道：事急矣！爲今之計，千歲爺可再往長安求救，臣在此依舊守關，須要速去速來；如若遲延日期，失了紫金關，不干臣事。建成元吉，見此關難保，只得趕回長安。遂離了紫金關，來到長安，朝見父王，言羅成陣亡，明州兵凶勇，紫金關危在頃刻，望父王再遣能事將官，前去救應。高祖大驚，便問羣臣計將安出？只見兵部尙書劉文靜，出班奏道：陛下！我國久已無人，難已交兵；爲今之計，可赦出秦王，往山東訪尋秦瓊到來，方可退兵。劉黑闥目下在紫金關，無人救護，臣雖不才，願統雄兵救應。高祖聞言大喜道：依卿所奏，卽下旨赦秦王之罪，速往山東尋訪秦恩公到來，將功折罪。秦王從天牢出

來，進朝奏道：臣兒不敢前去！高祖便問：何故？秦王道：臣兒一人往東，秦瓊若肯來，是爲萬全；萬一不肯來，豈非徒然！元吉道：秦瓊不來，可聘尉遲恭來，亦可戰退賊兵矣！秦王道：賢弟差矣！你還要聘尉遲恭怎的？他往日在御果園救駕，有了這樣功勞，不能封妻廕子，反革他的官職，受那披麻拷之苦；今日他還肯來幫助麼？高祖道：昔日都是那兩個畜生起妬忌之心，將衆人散去；如今秦瓊尉遲恭不是不肯來，只怕兩個畜生又要算計他；朕今降旨一道，著秦王請秦瓊尉遲恭，其餘衆將招撫回來，官還原職，封秦瓊尉遲恭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不論王親國戚，先打後奏。這兩個畜生，就不敢算計了！秦王大喜，又奏道：今有徐勣在午門候旨，高祖道：宣進來！原來徐茂公算定這事做成，故使劉文靜奏赦秦王，秦王上奏，高祖敕封二將，方好制伏兩奸王。那時茂公宣至金塔，朝見畢，高祖卽著茂公同秦王請秦瓊尉遲恭，并尋衆將回來。秦王領旨，同茂公帶了五百兵，向山東而來。及到山東，徐茂公令人馬扎在幽僻之處，與秦王換了衣服，步行而來。行到秦瓊門首，咬金看見茂公，就問：你一向躲在那裏？如今到此何幹？茂公道：同主公特來訪你。咬金出見，秦王大喜，請到裏面去坐。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尉遲恭詐稱瘋魔

唐高祖敕封鋼鞭

却說程咬金請秦王同徐茂公到裏面見禮畢，坐下。秦王道：「孤聞羅王兄陣亡，他靈柩却在何處？」咬金道：「在後堂。」秦王道：「煩程王兄端正祭禮，待孤家祭奠一番。」程咬金領旨，忙去整頓祭禮完備，即引秦王茂公來到後堂。秦王看見孝幃，不覺淚如雨下，上香行禮，哭一聲：「羅王兄呵！孤家怎生捨得你？你有天大的功勞，不能享太平之福，爲孤家死於戰場之上，是孤家之罪也！今日孤家在此祭你，你英靈不爽，可來響此微馨！說罷，大慟起來。裏面羅夫人知秦王在此祭奠，心酸痛切，哭聲甚哀。太太見媳婦悲哭，想着丈夫身亡，全靠這個兒子，今又爲國捐軀，也是哭一個不了。徐茂公看見，也掉下淚來。程咬金見他們哭得高興，就哭起來：「哎呀！我那羅兄弟！唐家，是沒良心的！太平了不用我們，如今又不知那裏殺來，又同牛鼻道人，在此貓兒哭老鼠，假慈悲，想來騙我們前去，與他爭天下，奪地方。我想羅兄弟英雄無敵，白白送與殷齊二王詭計之中，死於萬弩之下！呵呀！我那羅兄弟吓！那一片哭聲甚響，早驚動了秦叔寶。他因患病在牀，聽得一片哭聲，叔寶道：「今日爲什麼有此哭聲？」家將道：「是秦王同徐茂公老爺在此祭奠羅爺，故有此一片哭聲。」叔寶一聞此言，雙手將兩眼一擦，說：「秦王來了麼？」我正要去見他。忙

扒起來，那病不知不覺，就好了三分。走到後堂，叫主公在那裏。秦王道：秦王兄！孤家在此訪你。叔寶一見秦王，卽忙行禮，便問：主公今日焉能到此？使臣得見主公，喜出望外。但此來必有所諭。秦王道：王兄！你還不知道！那明州劉黑闥，自稱後漢王，聲言要與夏明王竇建章報仇，拜蘇定方爲元帥，起兵殺來，把總兵官王九龍、王九虎殺死，奪取魚鱗關，已到紫金關。父王命殷齊、二王出戰，殺得大敗回來請救。正遇羅王兄出京，探望孤家，被二王瞧見，保他做先鋒，因二王不能用賢，以致羅王兄被賊暗算。如今紫金關危在旦夕，父王因赦孤家出牢，立功折罪，孤今奉聖旨前來，請秦王兄前去破敵立功。叔寶聞言，便叫主公吓羅家兄弟爲國亡身，可憐他母親妻子，無人看管。臣因中表至親，現當留臣在家照管。主公要退明州之兵，可另尋別人去罷。徐茂公道：今日特奉聖旨前來相召，還要去召尉遲敬德。聖上有旨在先，仍恐殷齊、二王相欺，特封你二人鋼鞭，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不論王親國戚，皆先打後奏，勸你去罷。程咬金接口道：論理原是不該去，若封了鋼鞭，令先打後奏，這兩個奸王，若照舊作怪，我就先打死他。聖上若封了我的斧頭，我就砍他十七八段。秦大哥就去罷。叔寶不應。又見裏面走出一個小厮，約有三四歲，滿身穿白，走到秦王面前，叫聲：皇帝老子！我家爹爹爲你死了，要你償

命秦王便問：此是何人？程咬金說道：就是羅成的兒子，叫做羅通，年紀雖小，甚有氣力，真是將門之子，後來定是一員勇將。秦王大喜，雙手把羅通抱起，放在膝上，叫一聲：王兒！果是孤家害了你的父親，孤終久不忘你父親一片忠心，便對叔寶咬金道：孤欲過繼羅通爲子，二卿意下如下？叔寶道：主公這就是貴人擡眼看了！卽喚羅通走下來，拜了主公。叔寶扶定羅通，向秦王拜了八拜。裏面羅夫人擺起酒來，請秦王上坐，下面衆位挨次坐着。秦王說起往長安一事，二人只得應承。次日叔寶與咬金拜別秦氏太太，并羅夫人，及自己家小，同秦王出門，到僻靜處招撫兵丁，一齊望山後進發。不一日已到朔州，致農莊將人馬依先檢僻靜處扎伏。四人換了便服，在路望敬德家中步行而來。早有一班同敬德日日吃酒的父老，見了四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知是唐朝大貴人，慌忙前來，報與尉遲恭說道：今有長安的貴人四位，帶了五百人馬，扎在僻靜處；那四位貴人，換了便服，步行到此，一路問將軍住處，不知何故？尉遲恭聽了，心中一想道：此必是唐王有事，差四位公卿領兵前來，請我了！我想唐家的官，豈可做得的？我前日幾番把性命去換了功勞，還要受兩個奸王如此欺侮，若非尙書劉文靜相救，幾乎被他披麻拷，活活處死；如今回歸田里，自耕自吃，到也無憂無慮，何苦要去當官？他今來

尋我，我自自有道理。遂入裏面，吩咐黑白二夫人道：少停，若有唐王差人到此尋我，你就只說我害了瘋癩之症，連人也認不出的。你們不可忘記。兩位夫人應聲曉得。尉遲恭就先到廚房下，將竈鍋上黑煤取來，搭了滿面，將身上的衣服扯碎，好是十二月廿四跳竈王的花子一般。二位夫人見他形像，幾乎笑倒。霎時秦王與茂公叔寶咬金訪問，來到尉遲恭門首，即走進裏面坐下。咬金高聲叫道：黑炭團在家麼？內裏黑夫人問道：是那個？咬金道：是與你做媒人的程咬金。黑夫人聽見程咬金三字，即同白夫人走出外廳一見，看見秦王叔寶茂公都在此，叫聲：呵呀！原來千歲爺也在此。見過了禮，又與叔寶茂公咬金一齊見禮。裏面丫環送出茶來吃罷，二夫人問道：不知千歲爺駕到，有何貴幹？秦王就將一番言語，細說一遍。二位夫人道：千歲爺還不知道，我家丈夫數日前，不知怎麼害了瘋癩病，日日大呼小叫，連人也認不得了！如何可以交戰出兵？豈不枉費了千歲爺一番龍駕？秦王聞言，只是跌足嘆息。茂公冷笑，問道：今在何處？話未畢，忽聽得裏面大呼小叫起來。秦王三人俱抬頭一看，只見尉遲恭跑將出來，大叫道：反了！反了！有兵殺來了呀！原來是列位大仙來拜我生日，指着秦叔寶道：你是鍾離子，看定秦王道：你是藍采和，對着茂公道：你是呂洞賓，一把扯住咬金的手道：你是柳樹精，

偷了仙桃，結交四海龍王，合了蝦兵蟹將，來搶我的寶貝；如今被我捉住在這裏了！把咬金一扯，自己反跌倒在地，滾來滾去；忽又爬起來，說道：我如今變一個老虎去，吃人了一聲叫，就翻一個筋斗進去了。秦王看了，知他也不能前去，只得吩咐衆人，作別去罷。衆人答應一聲，遂作別起身。二位夫人相送出門，見四人去了，黑夫人對白夫人道：今日相公詐爲瘋癲，如此形狀，連那未卜先知的軍師，都相信了！二位夫人大笑不表。再說秦王君臣四人，依先來到僻靜之處，叫五百軍士回長安去。秦王在路嗟嘆可惜，茂公笑道：主公你還不知其細，如今可差程咬金轉去，包管尉遲恭就不瘋癲了。秦王大喜，卽令咬金領二百兵往前去行事。咬金領旨，將二百人扮做嘍囉，自己扮做大王，復到致農莊，把莊門團團圍住，口稱我乃虬石山都天大王，聞得莊上有孟海公的黑白二夫人，生得齊齊整整，速速送出，與我做壓寨夫人，萬事全休；若有半聲不肯，把尉遲恭的狗頭砍爲兩段。那莊中的鄉鄰朋友，聽了這話，個個驚慌，連忙來報尉遲恭。那尉遲恭正詐瘋癲，打發秦王君臣去了，自爲得計，與黑白二夫人飲酒快樂。一聞鄰友來報這事，卽時大怒，罵道：何處毛賊，敢來放肆？遂提鞭上馬，跑出莊門，果見有一個大王，是團硃砂臉，是顏色畫的，手執長鎗，再也認他不出。咬金見尉遲恭出來，大聲喝道：

你這黑鬼，快將奪來的兩個老婆送來，與我都天大王做壓寨夫人，我便饒你這黑賊一死；若道半個不字，我將你砍爲兩段。尉遲恭聽了大怒，舉起鋼鞭打來。咬金把鎗一架，回馬就走。尉遲恭大喝道：「你這毛賊走那裏去？」隨後趕來，忽見樹林內走出三個人來，却是秦王與叔寶茂公，一齊大笑道：「尉遲將軍，你害得好瘋病也！」咬金道：「媒人也認不得，竟殺起來！」尉遲恭看見了秦王，叫聲罷了，中了軍師之計，連忙下馬陪罪，請到家中，擺酒接風。秦王將從前之事細敘始末。尉遲恭無奈，只得同兩個夫人，別了鄰里，隨秦王起身，向長安進發。在路上數日，下了長安，朝見高祖，高祖大悅，立刻降旨道：「今有劉黑闥兵犯紫金關，損兵折將，難以拒敵，朕思非卿二人不能得勝，故特遣世民召卿前來，望卿等莫記從前之過。今朕封卿鏑鞭，不論王親國戚，如有不法者，先打後奏！就令叔寶敬德取鏑鞭上殿。高祖提起御筆寫道：「御賜鏑鞭付敬德，不論王親與國戚；若遇不法奸僞事，卽行打死無停歇。寫畢，付與尉遲恭。尉遲恭叩頭謝恩。高祖又提起御筆寫道：「敕賜恩公鏑二根，專打朝中奸佞臣，不論皇親併國戚，任從二鏑去施行。寫畢，將鏑付與叔寶。叔寶叩頭謝恩。高祖道：「二位愛卿，請卽往教場點齊人馬，督同衆將前去，破敵立功，另有陞賞。」叔寶敬德奏道：「臣啟奏下，此行必須要秦王同去，以振軍威。」

高祖准奏，就命秦王同去，即日興師，前往紫金關而來。那殷齊二王，看見父王御筆親書，敕封二人鎗鞭，暗暗叫苦。恐尉遲恭日後報仇，又是恐懼，無可奈何，按下不表。再講劉文靜領兵到紫金關，即着馬伯良爲先鋒，連敗數陣。文靜大怒道：如此無用將官，怎生鎮坐此關。便上本入朝，把馬伯良削職回家去了。誰想馬伯良哭訴姊姊劉夫人，劉夫人不知大義，便發起惱來，恨着丈夫，對馬伯良說道：你姊夫這等無情，我父母雙亡，祇有這個兄弟，怎麼就到這等毒手，將他削職趕回也罷！兄弟呵！你姊夫現塑劉武周渾身在家內，只將此事去出首，看他的官做得成也做不成？馬伯良大喜，即將劉武周渾身上的衣服剝下來，取了衣服，次早入朝出首。高祖不察其事，一時大怒，忙點兵圍住府門，先將劉夫人一刀殺了，又把一門老幼盡殺。一面差官召回文靜，路上即行處斬，此話不表。再說秦王到了紫金關，不見劉文靜，問起情由，方知其事。秦王大驚，連夜寫本，將劉武周作詐之時，細細說明，差官往長安啟奏。及到長安，差官入朝，將本章呈上。高祖展開一看，方知屈殺劉文靜，龍顏大怒，即傳旨將馬伯良碎剮凌遲，一門皆斬。正是害人終害己，報應最公平，此話不表。再說秦王兵馬來到關中，你道劉黑闥爲何不來攻打？只是起兵十萬前來，被羅成殺了將盡，一時心中懦弱，也要學王世充故事，

差官聘請四家王子，共破唐兵。那四家王子，一個是南陽朱登，就是南陽侯伍雲召之子；承繼與朱燦撫育的，故稱朱登。一個是蘇州沈法興，一個是山東唐璧，一個是魯州徐元朗。俱約改日興師到來。未知何人先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後五龍會紫金關 彌天仙大戰唐兵

是日唐璧以楚德爲元帥，統兵五萬先到。小軍飛報入營，劉黑闥接進營中。見過了禮，劉黑闥道：有勞王爺興兵來助，若滅唐家，願與王爺平分天下，共掌山河。唐璧道：不敢！弟念昔日與竇千歲一分同仁，今被唐家所滅，難得劉王爺與主報仇，興兵到此，故爾拔刀相助。劉黑闥叫聲多謝，卽擺酒接風。次日唐璧與劉黑闥楚德蘇定方等出陣，獨有唐璧來到關下討戰。小軍飛報進營，秦王便問衆將道：那一位王兄出去會他？叔寶道：小將願往！遂提鎗上馬，開了關門，來到陣前，認得是唐璧，卽欠身施禮道：故主唐爺！小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馬上打恭了！唐璧見叔寶叫一聲秦瓊，孤家往日待你也不薄，你今日怎敢與孤家會戰？叔寶答道：唐爺差矣！我主唐王與你素無仇隙，你今起兵到來，甚出於無名。我勸唐爺不如歸順唐家，也不失王侯之位；若執迷不悟，那時悔之晚矣！唐璧聽了大喝道：胡說！自古道：天下者，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孤家

爭取江山，管什麼有仇無仇？你這個馬快手，曉得什麼？照爺爺的刃罷！舉刀就砍。叔寶使鎗架住道：唐爺不必發怒，還要三思。唐璧又將刀砍來，叔寶又使鎗架住。一連架三刀，叔寶道：唐爺！小將會在你標下一番，故此讓你三刀。如今要還鎗了。唐璧又舉刀砍來。叔寶把鎗架住，往上一裊。那唐璧的刀幾乎裊脫，叫聲：好利害！自料不是對手，回馬就走。後面楚德看見主公輸了，便拍馬上前，大喝道：勿傷我主！俺楚爺來了！擺動神鋼叉，來戰叔寶。戰了八九合，被叔寶刺落馬下，取了首級，回營繳令。秦王大喜，即擺酒賀功。小軍即飛報進來說：昔日衆將俱在關外，求見千歲爺。秦王聽了，吩咐開關迎接。那一千衆將，聽得秦王赦出天牢，又封了鋼鞭，不懼奸王，故此各各都來。那時衆將見開了關迎接，一齊進關，朝見畢，秦王大喜，吩咐擺酒接風，俱留在關內聽用。再說劉黑闥見唐璧輸了，又折元帥楚德，心中不快。忽見小軍報進道：啟王爺！今有南陽王朱登，上梁王沈發興，大秦王徐元朗，三處人馬，一齊到了。二王大喜，出來接進營中。見禮已畢，劉黑闥道：多承列位王爺，不辭跋涉而來，弟心甚覺不安！三王爺道：辱承相召，本欲早候，乃羈遲時日，有負見招之意，望乞恕罪！劉黑闥道：不敢！即將戰敗之事，一一說明，吩咐擺酒接風。到了次日，衆位王升了帳，劉黑闥道：請問今日那位王爺出陣？南陽王朱

登應道：小姪願往。四位王爺大喜。朱登提鎗上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來到關下討戰。小軍飛報進來，啟千歲爺，外邊有一員小將討戰。秦王問道：那位王兄出去會他？閃出程咬金道：小將願往。遂提斧上馬，開了關門，一馬沖出，來到陣前，看見朱登，面如滿月，眼若流星，年紀不上十八九歲，叫一聲：好一個小夥兒！快道名來！或者你是故交之子，我好留情饒恕。若是野賊種，我就要一斧砍爲兩段。朱登喝道：你這醜鬼，休得多言。孤乃南陽王朱登是也。咬金道：吓！你叫朱登，乃是野賊種，不要走，照爺爺的斧罷！當頭就是一斧劈下，朱登把鎗一架。咬金又一斧砍來，朱登叫一聲：呵！吓！好一員勇將！說未完，撲的又是一斧。一連三斧，把朱登劈得汗流脊背，說聲：好利害！却待要去，不料第四斧沒力了。朱登笑道：原來是虎頭鼠尾的醜鬼！就把鎗劈面來迎，連戰幾個回合，殺得程咬金只有招架，並無回兵。朱登趁勢攔開斧頭，扯出鞭來一打，正中咬金左臂，便大叫道：呵！吓！小賊種！打得你爺老子好利害！回馬便走，大敗進關，來見秦王，連稱利害。秦王又問：誰去迎敵？閃出齊國遠道：小將願往。遂一馬沖出，與朱登交戰，不上十合，也大敗回關。次後史大奈出戰，也敗了。此時四王正在掠陣，見朱登少年英雄，不勝歡喜。末後尉遲恭出戰，與他交手，有百十餘合，不分勝敗。直殺得日色西沉，各各收兵。朱登回進

營中，四王迎接，俱各稱賀，吩咐擺酒慶功。這邊尉遲恭回進關中，說朱登年紀雖小，本事高強，一時難勝，待明日俺出去必要擒他，纔見手段。叔寶道：尉遲將軍不可。我知他非別人，乃南陽侯伍雲召之子。他因煬帝無道，伊祖與父忠心不昧，祖遭荼毒，父被逼以繼與朱燦撫養成人，故名朱登。待末將明日出去會他，說他歸降主公便了。秦王大喜。次日朱登又出陣，在關外討戰。叔寶提鎗上馬，來到陣前，看見朱登，就叫道：賢姪！你叔父秦叔寶在此對你講話。朱登大怒道：放狗屁！你這匹夫！孤家何曾認得？你擅敢妄自尊大，稱姪道叔。提鎗就刺。叔寶也怒道：不中抬舉的小畜生！也把槍相迎。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人大戰三十餘合，叔寶見朱登槍法並無破綻，又把鎗擋住道：賢姪！你還有所不知；我對你說明始末，方知我叔父不差。當年你父伍雲召，在揚州曾與我有八拜之交，結爲異姓兄弟，情同手足；曾對我言及賢姪，寄託朱燦收養，他日長大相逢，當以正言指教；不意你令尊去世，賢姪如此英雄。目今唐朝堂堂天命，豈比那劉黑闥卑卑小寇，勸賢姪不如歸順唐朝，一則不失封侯，二則棄小就大，不使英雄恥笑，以成豪傑之名。賢姪以爲何如？朱登聽了這番言語，心中省悟；只因四家王子在後掠陣，恐他識破，反爲不美，只得變臉道：不必多言，照孤家的槍罷！一鎗刺來，又戰數合，暗想：

他方才所言，十分有理。我既有歸順之心，與他交戰何益？就虛刺一鎗，回馬就走。叔寶隨後追來。四家王子見朱登敗走，恐怕有失，忙令衆將放箭射去。叔寶只得退回關中。不表。再說朱登回營，說道：列位王爺！那秦瓊果然利害，小姪不能及，故被他殺敗而回。四位王子道：勝敗乃兵家之常，何必介意？明日再出兵去戰罷。到了次日，五王升帳，劉黑闥道：今日那位將軍出陣？只見走過一個道人，身穿道袍，腰擊絲絛，足穿芒履，肩佩劍，上前說道：大王！今日待貧道前去會陣便了。五王一看，原來是上梁王沈發興的軍師，名喚彌天真，是個有法力的。大家大喜。彌天真人出了營門，來至關下，大叫：快去通報，叫能幹的將官出來會我。關上小軍飛報進營，說今日關外一個道人討戰。秦王問道：今日那位王兄出關會戰？閃出程咬金道：小將願往。遂提斧上馬，開了關門，來到陣前，見是一個道人，咬金見他，吐一口涎唾，說道：該悔氣！我老程最惱的是個道人，慣作怪的；俺今日要殺賊，沒有功夫殺鬼，你去換一個來，待俺賞他幾斧，也覺爽快。你快去換一個來！彌天道人聽他說話，有些獸頭獸腦，不覺好笑，說道：你這獸將官！休得看輕了貧道，只怕你還不是我的對手？你不信，我與你戰一戰，教你死在眼前。咬金大怒，舉起宣花斧就砍，彌天道人忙舉劍相迎。馬步交加，一場大戰，要曉得那彌天道人

是步戰，手中軍器又短，如何是程咬金的對手？直殺得這道人吁吁喘氣。這道人見不能取勝，就作起法術來，口中念念有詞，把手中寶劍，往西北上一指，喝聲道：「疾！就叫程咬金你看那邊什麼東西來了！」咬金抬頭一看，只見西北上一股黑氣，那黑氣之中，跑出許多豺狼虎豹獅象惡獸等類，後面又有一班奇形怪狀，披頭散髮的惡鬼，哀哀哭泣，飛奔咬金。咬金驚得魂魄飛散，無處躲避。正在心慌，忽見東南上起一陣青氣，這青氣沖來，霎時間把這些豺狼虎豹獅象惡獸等類，并這些披頭散髮奇形惡狀的惡鬼，紛紛揚揚，俱變爲白紙，飛在雲霄之外去了。咬金大喜，即忙進關繳令。讀者你道方才彌天道人的妖法，被何人所破？只因秦王洪福齊天，却逢李靖雲遊到此，見這道人用妖法來害咬金，故將正法破之。李靖來到關外，便對守關軍士道：「我乃三原藥師李靖，要見秦王。」軍士將此言報進帥府。秦王聞報大喜，同衆將出關迎接，進了關門，各各敘禮，即吩咐擺酒接風。次日軍士又報：「昨日那個道人，今日又在關外，單請李老翁出去打話。」李靖道：「既如此，待平道出去會他。」隨出關門，來到陣前相見。李靖道：「請問道兄在何處名山？何洞真人門下出家？今有如此高術，何不去修煉長生妙道，受其清福？何必在紅塵之中，戀此孽障，豈不枉送了性命？」彌天道人道：「你是香山門下的徒弟，能知過

去未來，善曉呼風喚雨，算得陰陽有準；你且把我算一算，可曉得我是何等人？李靖就袖中把指頭輪算，算來算去，再也算不明白，便道：「你要我識你本來面目，也不難，且和你罷兵數日，待我去尋究你根源出來便了！」那彌天真人大笑道：「你雖是香山門下弟子，要知我本來面目，只怕好不煩難；憑你上游三十六天，下游十八重地獄，中游名山海島，若尋得我的來踪去跡，才算你是一個能人。我今日且先試一個手段，與你看看，也見我的本事。」說罷，把劍往空中一指，那一口劍，霎時間就一口變十口，十口變百口，百口變千口，千口變萬口，紛紛揚揚，自天落下。正是：彌天真人法術高，滿天飛劍落飄飄。李靖看他作法，只笑道：「此乃千變萬化之術，貧道也會，何足爲奇？待貧道也變與你看。」遂將劍也向空中一指，果然照樣一口變十口，十口變百口，百口變千口，千口變萬口，也是紛紛揚揚，從空中落下，到也好看。果然香山門下神通廣，不讓彌天法力強。兩人雖然鬪法，却也你不傷我，我不傷你，大家收了劍。彌天道：「如今限你一個月，前去尋訪我本來面目出來，然後與你交兵。」李靖道：「使得！各各回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雷賽秦假尉遲恭 秦叔寶擒黑面將

再說李靖回到關中，秦王問道：方才軍師與那道人打話，諒必深知其詳，如今全賴軍師發令施計，早除此患。李靖道：主公！那彌天真人，我算他不是凡人得道，決是怪異化來的；有他在內作主，焉能破得五家王子？貧道欲請令箭一枝，著尉遲恭領三千人馬，往荊州走一遭。秦王道：使得。李靖吩咐尉遲恭道：你可領三千人馬，往荊州雷十朋處，借他的照妖鏡到來，臨陣一用，勿得遲誤。尉遲恭道：得令！遂領三千人馬，往荊州而來。在路不止一日，已到了荊州，吩咐安營。次日來到城下，叫道：俺乃大唐都督總管尉遲恭，便是。今奉軍師將令，特來與雷大王暫借照妖寶鏡一用，待破了彌天真人，即當送還。煩你快與我通報。小軍將這話飛報進府，那雷大王兄弟三人，第一是雷十朋，在荊州稱楚王，第二雷賽秦爲元帥，第三雷勝秦爲先鋒。那賽秦的面貌，與尉遲恭無二。兄弟三人，聞報尉遲恭來借寶鏡，十朋就與二弟三弟商議。勝秦道：王兄！那面照妖鏡，是我家鎮國之寶，豈可輕易借人？若借與他，倘不還我，萬一我家要用起來，如何是好？雷十朋道：即如此，你可去辭他不借；孤這裏點齊人馬，倘他不肯引兵歸國，孤就統兵殺出城來，管叫他不留片甲。雷勝秦道：不可。王兄！你還不曉得尉遲恭的利害？他在劉武周處的時節，曾日搶三關，夜劫八寨，我今日若還忤了他，爲害不小。雷十朋道：如此怎

生是好勝秦道：弟有一個計策，可如此如此，騙他進了樊城，只消這般管他，叫自斃，豈不爲美？雷十朋聞言大喜道：「既如此，御弟可速速行之。」雷勝秦就一馬出城，來至陣前，抬頭看見尉遲恭面貌，果然與賽秦二哥無二，同是豹頭環眼，黑面鬚鬚，便上前道：「尉遲將軍，小將雷勝秦馬上打恭了！今奉王兄之命，特請將軍暫進樊城，敬治水酒一杯，與將軍接風。那寶鏡一事，莫說借用，就是奉送，亦理所當然。況我王兄正有歸順大唐之意，日後與將軍乃一殿之臣，幸勿見却。」尉遲恭乃是直性之人，並不疑惑，遂同勝秦並馬進了樊城，入帥府，把人馬扎在教場，卽擺酒管待。酒至中間，勝秦細細盤問他家事。尉遲恭見他一派恭敬，只道是實，並不藏頭露尾。一時高興，就把始初鐵匠營生，鐵羊打出雙劍，在武周處爲先鋒；後來歸順唐朝，納娶黑白二夫人爲妻；因望秦王打了齊王，被殷王騙去，受披麻拷打，歸放田里，於山後致農莊種田；今因彌天真人妖法利害，故奉軍師將令，到貴處相借寶鏡，去破妖法。一一說得詳細。其夜酒散，就帥府宿歇。那勝秦出來，連夜開了水閘板，長江之水，竟往樊城灌來。頃刻平地水深一丈，嚇得那三千人馬，在教場存身不得，都跑上城來。尉遲恭在帥府還未睡醒，那家將飛報進府道：「不好了！水發起來了！」尉遲恭夢中驚醒，連忙起身，穿好衣服，走出房來，見滿地都是

水，卽頂盔貫甲，上了烏騅馬，出了帥府，却見府前水漲起來，有五六尺了，城上軍士把火把照得雪亮，尉遲恭奔上城，往下一看，見那大水頃刻就漲有一丈二尺了；待到天明，往城外一看，一派茫茫，都是大水。這話慢表，再說雷勝秦出城，到了次日，忙走入府中，報與雷十朋、雷賽秦道：二位王兄，那尉遲恭果然中我之計了！我昨日細細套問他家事，他從頭至尾，一一說出，今已水淹樊城，爲甕內之鱉了！雷十朋大喜，對賽秦道：既然如此，尉遲恭命必休矣！我們速速打扮起來，取唐家世界。雷十朋道：此事全仗二位御弟用計，若得事成，功勞不小。且按下這事，再說唐營李靖等了數日，不見敬德回來，就在袖中捏指一算，大叫：不好了！敬德前往荊州，鏡不能借，反有水災之厄，誰去救他出來；併取照妖鏡來，言未畢，早有殷齊二王走出道：待孤家兄弟二人前去如何？讀者你道建成元吉，因何到此，只因秦王出兵，屢屢建功，高祖責他無能，故此着他二人同來觀兵，今聞軍師相問，故欲逞功。李靖不好違他，便說道：二位千歲要去也好，但是衆將誰可保駕前行？閃出秦叔寶道：小將願往！又閃出黑白二夫人道：既然夫主有難，妾身也願往。李靖依允，五人一齊領兵前去。及到荊州，吩咐扎營。二王親到城下，大聲叫道：守城軍士聽令，今有殷齊二王提兵到此。數日前有尉遲將軍來借照妖鏡，爲何不見

回來莫非被你暗算。如今速速送還萬事全休。若道半個不字，管叫你一城百姓多做無頭之鬼。荊州小軍將這話飛報進去。雷十朋聞報，便令二弟雷賽秦出去會他。賽秦領命，提鎗上馬，出得城來，看見殷齊二王，身穿王服，坐在馬上。賽秦就罵道：「你這兩個奸王，來尋俺做什麼？俺受你多少欺侮。如今楚王尊賢重武，俺已歸順。正要拿你這兩個奸王，消我胸中之恨。你今日來尋死路，不要走！吃我的鎗罷！」就把鎗劈面刺來。二王認得，分明是尉遲恭，又聽他的話不好，又見他勢頭不善，連忙回馬就走。大喊：「反了！反了！一路叫進營來。」黑白二夫人忙問：「何人反了？」二王道：「就是你們尉遲恭反了！」二夫人道：「我丈夫怎麼肯反？莫非千歲爺看錯了？」二王道：「你二人若不信，可親自出去看來。」就知孤家看得不錯。二夫人起身就走。二王忙攔住道：「孤家說便是這等說，一同出去，却使不得。如今只許你一人前去認來，一個要在這裏做當頭。」白夫人道：「既如此，待我前去認來。」姊姊可在此等着。黑夫人道：「你可細細認來。」白夫人道：「曉得提鎗上馬出營，看見對陣的將官，果然是尉遲恭。」白夫人那裏認得出，便上前叫道：「相公！你是真癲瘋了，爲何做出這樣事來？快快回來。」那雷賽秦看見唐營女將出馬，生得貌如雪花，十分齊整，又聽他口稱相公，曉得是尉遲恭的白夫人，遂叫道：「我白氏的妻呵！我不是輕易背

主投降的。只因我降唐以來，受了兩個奸王，多少欺侮。那大唐皇帝，又不知輕重，我有許多汗馬功勞，都是把性命去換來的，怎麼不封我侯爵？只授我一個總管。就是前日我無罪惡，又把我放歸田里。如今國家有事，又令秦王尋我出來，上陣衝鋒。若太平無事，依然削職歸農。我想起來，甚是不服。今見這裏楚王尊賢愛士，前日見我兵到，他就出城迎接，讓我上首見禮，十分恭敬。我看見一片真心，比那唐家待人，大不相同。說那楚王必成大事，故此我就歸順他了。他封我爲並肩王，分邦列土，好不受享。妻呵！你可回去同了姊姊黑氏，速速過來做王妃，豈不是好？白夫人聽了這段話，信以爲實，就說道：將軍既已歸楚，待妾身回去與姊姊商議，自有理會。說罷，轉馬回營。黑夫人就問真假如何？白夫人道：姊姊當真是他，就把言語述了一遍。黑夫人聽了，勃然大怒道：彼既如此，真乃不是人了！賢妹不要理他，待我責備他便了！遂提刀上馬，飛出營門，抬頭一看，果然不差。雷賽秦又看見唐營走出一員女將，生得黑裏帶俏，想是黑夫人，又叫道：黑氏的妻阿！你丈夫只因在唐家受了多少欺侮，今已歸楚。妻呵！你可過來罷！黑氏變臉大罵道：你這無恥的禽獸，我只道你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故我姊妹失身嫁你。再不想你這等無禮無義的畜生，好好同我回去，還與你是夫妻；若是不聽，休要怪我！雷

賽秦道：「哇！賤人！我不聽你，難道你又去嫁一個丈夫不成？若不過來，待我動手拿你。」黑夫人大怒，舉起雙刀殺來。雷賽秦提鎗就戰。黑夫人只道真是他的丈夫，料戰不過，只得虛閃一刀，回馬就走。雷賽秦追來，黑夫人取出流星鎚，看他追近，卽一鎚打去。雷賽秦把鎗一架，那流星索子却纏在鎗上。雷賽秦用力一扯，又像那日尉遲恭的擒法，被他拿去。那秦叔寶在陣前督戰，見黑氏被擒，卽取弓搭箭射去。正中雷賽秦的左肩。黑夫人與雷賽秦一齊跌下馬來。叔寶飛馬跑到，擒了雷賽秦。黑夫人卽跳上自己坐騎回營。此言不表。再說殷齊二王，見雷賽秦追黑氏時節，只道他是真尉遲恭，歸順楚王，卽忙上馬奔回長安，入朝見高祖。奏知尉遲恭歸順楚王，封他爲並肩王。臣兒統兵往楚，險被他擒，幸喜臣兒二人命不該絕，走脫逃回。奏知這事，望父王早行定奪。高祖聞奏大怒道：「且候報到議，究竟便了！」此話不表。再說秦叔寶擒了雷賽秦，回到營中，軍士推至面前。叔寶仔細一看，却看出不是尉遲恭。原來尉遲恭比雷賽秦的身體還高些，尉遲恭下身長，雷賽秦下身短。一時騎在馬上，看他不出，今在地上，就看出來了。叔寶問道：「你道，誰是誰？敢假冒我尉遲恭將軍的名字？你可快快實說，饒你狗命。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寶鏡照出彌天道 五王失算喪家邦

當下雷賽秦見叔寶問他，不肯直說。走過黑夫人上前一看看，也看出了心中大怒道：「這厮到底是誰？怎敢在陣上討我的便宜？就把刀向雷賽秦左耳割下。」雷賽秦大叫道：「呵！吓！痛殺我也！待我說了。我非別人，乃是楚王的兄弟雷賽秦便是。」白夫人問道：「這厮因何知我的家事，前來哄騙我們？」幾乎上了你的當。又將雷賽秦一刀割去右耳。雷賽秦大叫道：「呵！吓！痛殺我也！這不關俺事，都是俺兄弟雷勝秦，設酒請尉遲將軍，騙他說出這些話來，故此我曉得。」叔寶道：「如今尉遲將軍在那裏？」雷賽秦道：「也是我兄弟設計，決長江之水，將尉遲將軍圍住在樊城，有半個月了。」叔寶大驚道：「那長江之水非同小可，怎能禁得住？若是水困半月，尉遲將軍命該休矣！」雷賽秦道：「那江水困樊城，只有一丈二尺深，前日聞探事小軍報尉遲將軍同三千人馬，俱扒在城頭上躲水，尙還未死。」叔寶道：「若得未死還好。我且問你，如今怎個設法退得水厄，救得尉遲將軍出來？」雷賽秦道：「這事極易；此去樊城東南上，有一塊大關板，只消令軍士前去，放上這關板，水即退矣！」黑白二夫人聽了，即刻領兵往東南上來，果見有一關板，許多兵卒守住。二位夫人提鎗舞刀，殺過去，這些守關板的楚兵，幹得甚事，一齊逃散。二位夫人令軍士放

下闌板，水卽漸漸退矣。這事不表。且說尉遲恭自從那夜爬上樊城，三千人馬，在城上那裏有糧草？初時殺些馬匹來吃，到後漸漸不濟了！這些軍士只得在城上掘些野草來充飢。不料命不該絕，却在城上掘起耗米三千石。尉遲恭大喜，這三千人馬，方不至餓死。讀者！你道這米是那裏來的？原來是數年前金鑰城李密的倉中之米，被衆飛鼠盜去，搬運到此，所以挨過了這半月水災。忽一日見城下水退，尉遲恭大喜，卽領兵馬殺出樊城。正遇着黑白二夫人殺到，夫妻相逢，各各流淚。尉遲恭道：二位賢妻，我幾乎不能與你相見，你們如何得知被困在這裏？黑白二夫人就把前事始末述了一遍，遂取路回營，與叔寶相會。叔寶道：恭喜將軍！那雷賽秦已被小弟擒住了！如今可速取照妖寶鏡，回覆主公。尉遲恭道：是！提鎗上馬，來到荊州城下。那楚王早已得知此消息，與三御弟雷勝、秦商議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御弟算就萬全之謀，無奈天不從人願。孤想起來，那唐王決是真命之主，我不如投唐罷！勝、秦道：王兄所言有理！遂豎起降旗，捧了照妖寶鏡，并降表出城獻上。尉遲恭見他投降，不忍加害，遂收寶鏡降表回營。秦叔寶見了大喜，就將雷賽秦監入囚車，領了人馬，同尉遲恭二位夫人，回向紫金關來。見秦王說明前事。秦王大怒，吩咐把雷賽秦斬首。李靖奏道：主公不可殺他；若殺了雷賽

秦使尉遲恭日後到萬歲駕前，再也辨不清了！今主公可令黑白二夫人，將雷賽秦解往長安，與二王對明白了，然後憑朝廷發落，何等美事！秦王道：軍師所言有理。就命二位夫人解雷賽秦往長安去。李靖取了照妖鏡，吩咐放起三聲號炮，開了關門，分開陣勢。咬金上前叫道：快叫那道人出來，爺們要照你本來面目。小軍飛報進營。五王聞報，一齊出營，擺開陣勢。彌天真人走出營來，叫聲：李靖，你借照妖鏡在那裏？可把我照來。若照我不出，你的性命難保了！李靖取鏡在手，對着道人一照，只見一道白光，再也看他不出是什麼東西。李靖想道：這也奇了！那鏡中照出一道白光，決是白蛇精變來的；待俺問他一聲。遂問彌天真人道：我這寶鏡內，照你是一道白光，莫非你是白蛇精得道來的麼？彌天真人大怒道：胡說！貧道功高行大，怎麼說我是白蛇精？不要走，吃我一劍。劈面砍來，李靖也把寶劍相迎。兩下大戰，不及十合，李靖便口念真言，把劍向彌天真人喝聲道：疾！只見那劍上起一陣紅光，成一堆烈火，望彌天真人身上燒來。那彌天真人全無懼怕，也把劍向李靖劍上一指，那劍上就起一聲霹靂，霹靂過了，又起一陣狂風，頃刻間飛砂走石，日色無光，反把這堆烈火向李靖劈面燒來。李靖大驚，卽收了法術，把劍往地一指，那平地忽起一朵烏雲，李靖跨上雲頭，往東南而走。彌天真人喝

道：走那裏去？我會趕來也！也把劍往地上一指，也起一朵烏雲，卽跨上雲頭，追趕李靖。不知道追到那裏，我且慢表。再說劉黑闥呼齊人馬，一齊殺出，早有蘇定方一馬沖出來。那秦王也在那裏掠陣，看見蘇定方一表人才，心中歡喜，叫一聲：蘇王兄，投順了孤家罷！定方大叫：唐童休走！劈面一鎗刺來。秦王大驚，把定唐刀要來招架，却來不及，只見頂上放出一道紅光，抓住定方的槍頭。定方想道：原來李世民是個真命天子，故此頂上有金龍現出，料想劉黑闥兵微將寡，不能成事，不如歸唐朝罷！就放手中鎗，下馬投伏，跪拜馬前。秦王大喜，下馬扶起。那邊唐壁見蘇定方投順唐朝，不覺大怒，拿金背刀殺過來。這裏程咬金舉起宣花斧，上前架住。朱登見四王不能成事，料後來天下必爲秦王所得，也要投降；遂拍馬上前，却逢秦叔寶迎住，叫聲：賢姪！你可知天命歸唐，休要執迷不悟？快快投順了唐家罷！朱登道：謹從叔父之命。叔寶就引朱登降了。秦王大悅。魯州王徐元朗，見蘇定方朱登兩人歸唐，心中大怒，把托天叉殺過來，尉遲恭接住，廝殺。上梁王沈發興，便使寶劍殺來，張公瑾史大奈接住，廝殺。劉黑闥領衆將殺來，徐茂公招呼殷開山馬三保段志賢劉宏基等，一齊戰住。那一場很戰，非同小可，直殺得陰風慘慘，怪霧騰騰，這話不表。再說彌天真人在雲端，追趕李靖，直趕到一山，李靖按

落雲頭，仔細一看，原來這山名爲紫陽山，有一洞府，名曰水火連環洞，乃係林淡然仙師修行之處。走到洞門，竟入洞中去了。這彌天真人隨後趕到，也按落雲頭，見李靖走入洞去，想他必是去叫林淡然仙師出來，與我答話。便在洞口大喝道：李靖，你走進去，敢是叫師父林淡然出來見我麼？叫他快些出來，我在此等候，不怕你飛到天上去了！不表彌天真人在洞外叫喊，且說李靖走入洞中，只見林淡然默坐蒲團之上。李靖倒身下拜，說道：師父在上，弟子李靖拜見。那林淡然開眼一看，便問：李靖到此何幹？李靖把前事細說一遍。林淡然早已知道彌天真人出處，便說道：他是千年的獼猴，採天地之靈氣，授日月之精華，修煉得道的，可取細妖繩出去，收他進洞，不可傷他性命。李靖道：領聖旨！林淡然遂起身，取出細妖繩，付與李靖。李靖雙手接取，來至洞外。彌天真人見了，大呼：李靖，你入洞去，莫非求師父借出什麼寶貝，又來賣弄神通？貧道不怕你，就是天羅地網，我也走得。李靖道：正是！便將那件寶貝，起在空中，有霞光萬道，落將下來。真人逃走不及，早被細妖繩網住。那彌天真人現出原形，乃是一個白猿猴，被那細妖繩繫在他頸上，猶如獼猴把戲的一般。李靖拿進洞中，拜請師父法旨。林淡然道：你這孽畜如此無禮，取寶劍斬了罷！那白猿猴跪下哀求道：師父憐弟子千百年道行，乞

一命；情願在此修行，再不敢到紅塵去生事了！林淡然乃得道仙師，自然慈悲；見他哀求，便問道：你這孽畜！既如此，饒你一命罷！李靖：你可將他用水符鎮住，就留在洞中。當一個道童，與我燒香掃地罷。李靖道：領法旨！就將水符鎮住，取落網妖繩，白猿得放大悅，忙向林淡然叩謝不殺之恩，安心在洞做道童了。李靖拜別師父，駕起雲頭，仍舊往唐營而來，這且慢表。再講南陽王朱登，便叫一聲：秦叔父！待小姪去招呼人馬，斬取劉黑闥作進見之功。叔寶大悅道：賢姪之言極是。那朱登遂一馬殺去，招齊了自家人馬，去歸唐朝，復翻身殺入劉黑闥陣內。這一條鎗來得好！不利害，猶如白龍取水空中舞一般。那蘇定方看見朱登入陣，逞能也高興起來，即忙向前叫聲：主公待臣也去助一臂之力，以破明兵獻功。秦王大喜。定方遂一馬沖出陣去，把一條鎗，東挑西刺，直殺到上梁王陣裏。只見張公瑾與沈發興交戰，史大奈連忙相助。只殺得沈發興生汗直淋。料想殺他不過，幸虧軍師彌天真人傳授妖法，把手中寶劍往南一指，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那劍頭上生出一團烈火，重重疊疊放將出來，就望唐家二將燒來。這番張公瑾、史大奈嚇得魂飛魄散，回馬就走。不料李靖駕雲而來，正到這裏，看見沈發興用起妖法，就把寶劍往下一指，起一個霹靂打來，那火就滅。沈發興大驚，不提防蘇定方一

馬冲到，向沈發興後心一鎗，翻身落馬。定方便下馬，割取首級而去。那尉遲恭戰住徐元朗，不上十餘合，被尉遲恭鎗刺去，正中咽喉，翻身跌下馬來。尉遲恭也便下馬，割取首級而去。那程咬金與唐璧交戰，唐璧雖做過山東節度使，怎當得起程咬金三斧頭的利害？第一斧砍來，就當不起。那程咬金不由分說，走上前去；第二斧撲通一響，劈下地來，便下馬提起來，割取首級而去。那劉黑闥見此光景，大叫一聲：罷了！殺的殺了，降的降了。可憐數十萬人馬，只剩得五萬有零，這番料難復仇。忙領殘兵回營而逃。不提防朱登從後追來，一鎗刺去，正中劉黑闥後心，翻身跌下馬來。朱登上前取了首級。可憐明州二十五萬兵馬，一時殺得天昏地黑，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李靖見四王已死，卽按落雲頭，來見秦王，說道：後五龍刼會，大數已定，四王已滅，一王已歸。貧道特來拜別，要往海外雲游去了。秦王再三留他不住，便問彌天真人消息如何？李靖把林淡然收服之事，說了一遍，便長揖而去。當下徐茂公鳴金收兵，衆將紛紛回營，多往帥府報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麒麟閣旌表功臣

升仙閣奸王鬪富

當下程咬金獻上唐璧首級，尉遲恭獻上徐元朗首級，朱登獻上劉黑闥首級，蘇定方

獻上沈發興首級；其餘衆將首級，不計其數。秦叔寶一一記明，上了功勞簿。秦王吩咐擺酒賀功，衆皆大悅。次日秦王傳旨，留尤俊達爲魚鱗關總兵官，副將金甲童環佐之。又留劉洪基爲紫金關總兵官，副將樊虎連明佐之。兩處分兵丁十萬鎮守。六將領旨，自行打點守關。秦王帶領衆將，隨卽班師，放炮三聲，起兵就行。一路上好不得意！及到長安，專等次日入朝。此話不表。先講二王前日在荊州回國，奏說尉遲恭投降楚王，起兵謀反，臣兒二人目覩其情，請旨定奪。其時高祖大怒，信以爲實，只待報到究問。不想久無來報。正欲遣將先行拿問尉遲恭家屬，忽見黑白二夫人解到雷賽秦入朝，面奏假冒之事。高祖傳旨，宣雷賽秦當殿，把龍目一觀，果然與尉遲恭面貌一樣。傳旨推出斬首。便喚建成元吉上殿，埋怨道：「你這兩個畜生，凡事再不留心，動不動好歹不分，便來輕事重報，誑奏於朝；以後若再不細心，活活處死。」二王十分慚愧，跪於堦下，只是磕頭。高祖喝聲去罷！二王爬起，滿面羞慚。高祖駕回後宮，過了數日，高祖早朝，百官朝拜畢，忽黃門啟奏：秦王得勝班師回朝，同衆將午門候旨定奪。高祖大喜，叫宣他進來。秦王聞宣，來至金堦，朝拜畢，就把出兵事情，一一奏上，又將功勞簿呈上龍案。高祖道：「王兒平身！將功勞簿細看一遍，龍心大悅。」傳旨宣徐茂公等三十七人見駕。衆將聞宣，進

朝朝見，三呼已畢，高祖龍顏大悅，說道：朕有封誥一道，着黃門官上殿念道：聖旨到，衆將跪聽宣讀。詔曰：朕聞有功必賞，爾諸將勤勞王事，赤心報國，今幸班師，宜享太平，所以開國功勞，今當封赦恩臣。秦瓊臨潼救駕，佐朕掃平宇內，特旨護國並肩王，天下都督大元帥，賜雙劍，專打奸佞。尉遲恭單鞭救主，封鄂國公，賜鞭先打後奏。徐茂公封英國公，程咬金封魯國公，魏徵授兵部尙書，朱登覆姓伍，封開國公，定方錫國公，馬段殷劉王五將，封爲定銀干魏薛國公，其餘衆將，皆封總兵。故羅成贈越國公，又封故劉文靜贈太子太傅。建麒麟閣，表揚諸將功勳，欽此。黃門官讀詔畢，衆將三呼，叩頭謝恩，高祖起駕回宮不表。再說程咬金封了魯國公，頭戴金幘頭，雙龍搶珠札額，身穿大紅蟒袍，腰懸白玉帶，腳踹粉底靴，搖搖擺擺，好不快活。當日朝廷就有旨意下來，命工部尙書在府庫中支出銀一萬兩，造麒麟閣，督同該管官員有司興工起造。欽限三個月完工。那些有司官，喚齊各項匠人，不下數千名，紛紛起造。足足忙了三月，完工覆旨。早驚動了那長安的百姓，都稱麒麟閣，千古奇逢，難得看的。大家扶老攜幼，男男女女，一齊來看。都沸沸揚揚的，傳說道：好齊整一個麒麟閣！你看四圍一帶，都是瑪瑙石砌就的，四邊亭柱都是烏木紫檀，高有十丈，閣有三層，上鋪玻璃碧瓦，四面雕龍畫鳳的紗窗。

真個景致非凡！這些百姓，人人道好，個個誇強，我且不表。再講高祖聞麒麟閣，欽限完工，傳旨擺齊鸞駕，到來遊玩，細眼觀看一遍，龍顏大悅。命秦王寫一副對聯，掛於閣上，寫道：雙鏑打成唐世界，單鞭撐住李乾坤。次日高祖命光祿寺擺宴閣上，命殷王、秦王、齊王、齊赴麒麟閣慶賀諸位功臣。兄弟三人來到閣上，衆將上前各各見禮已畢。那些衆將，只與秦王說說笑笑，惟有殷齊二王，却無一人理他。咬金見了，暗暗想：這兩個狗頭，一向大模大樣，把我們衆朋友百般欺侮；如今幸得高祖明白這個道理，封秦大哥的雙鏑，與尉遲恭的單鞭，一齊御筆題詩在上，聽他們專打朝中奸佞，不論王親國戚，先打後奏。故此這兩個狗頭，好像啞巴子一般，不敢撒野待我老程去耍他。一耍，好與羅兄弟的陰魂出出怨氣，有何不可。遂走上前喊道：你們兩個在這裏做什麼？我家主公收納英雄，在此麒麟閣慶賀我們衆功臣功勞，賜宴飲酒，好不光彩！你這兩個過時運的廢物，一出兵就大敗而回，看起來真是沒用的人了！要你們在此做什麼？只好與我弄弄雞巴。叔寶見了，忙走過來喝退咬金，羞得殷齊二王含怒而去。來到府中，建成與元吉商議道：我們也造一個高閣起來，比麒麟閣更加完整，也與我們兩府的將士日日飲酒作樂，以出出今日被程咬金這狗頭的惡氣。賢弟，你道如何？元吉道：王兄說

得有理。次日二王發出兩府錢糧，在麒麟閣對面起造一所高閣，不消數月完工，却也與麒麟閣一般高大。上懸一個金字匾額，名曰升仙閣。那殷齊二王，也在那裏作樂。造化了這班家將，日日賞賜吃酒醉飽，真正升仙閣造得無窮工夫，極巧的齊整。那些百姓，都去看升仙閣。這麒麟閣到沒有人來觀看，就漸漸冷落了。衆將都不以爲意，只有程咬金是好勝的，他看見這光景，心中不服之極。忽然想道：我有個道理在此。遂買幾百擔乾麵，叫人做起肉饅包子，若百姓來看麒麟閣，每人賞他包子兩個。這消息傳出去，到了此日，衆百姓都來看麒麟閣，領賞包子，去而復來，絡繹不絕，真正熱鬧。咬金得意揚揚，好不快活。那升仙閣也沒有人去看了！二王知這消息，便說道：這兩個包子何難！明日也做肉饅包，每人賞他四個包子。這些百姓何樂而不爲，復一齊來看升仙閣了。咬金聞知這事，一時興發起來，他們四個，我們這裏八個便了！這消息傳出去，到明日，百姓又要貪多，又一齊來看麒麟閣了。這邊二王道：賞包子有甚罕希？我明日分賞每人一錢銀子。百姓聞知這事，生意都不去做，扶老攜幼，填滿街道，都來看升仙閣，領賞一錢銀子了。咬金聞知，不覺大怒，暗想：我因一時賭氣，把家中銀子都用盡了！那及得這兩個狗頭的富。心中氣悶不過。這一日正逢尉遲恭吃酒，吃得大醉，咬金便問

道：老黑，那萬歲爺封你的鞭做什麼？尉遲恭道：萬歲爺叫我專打朝中不法之臣，你豈不曉得？咬金道：如今二王私造升仙閣，每人賞一錢銀子，引得百姓不務生理，這等不法，你怎麼不去打他？尉遲恭道：他兩個有錢，自去做好漢，關我甚事？咬金道：原來你是沒用的，當初被他騙去，受披麻拷打，吃了他的虧，如今趁此機會，何不公報私仇，打他一頓？尉遲恭是個莽夫，聽了這話，不覺大怒，遂拿鋼鞭趕至升仙閣來。咬金暗想不好，萬一二王被他打死，追究起來，說我老程叫他打的，如何是好？不若我一路叫喊前去，使兩個狗頭害怕，預先去了，我就哄騙老黑，折倒了這升仙閣，豈不是好？遂一路叫喊道：殷齊二王私造升仙閣，耗費錢糧，尉遲恭打來了！你們大家走開些。二王正在閣上飲酒，忽聽下面喊叫，推開紗窗，往下一看，大驚道：不好了，尉黑子來了！忙奔下閣，逃出後門走了。那尉遲恭搶上閣來，不見二王，正沒處出氣，忽見咬金走到，說道：兩個奸王，雖然逃走打不着。這升仙閣是私造的，在此引誘百姓，何不將他拆毀，與萬歲爺省些錢糧？尉遲恭正在大怒，忽聞這話，就叫數百名家將，立刻把這座升仙閣，不消一日工夫，折得乾乾淨淨，又把家貨玩器之物，件件都打得粉碎。二王聞言，氣得手足冰冷，半響無言。建成道：三御弟！我們氣他不過，不如把此事奏聞父王，說他兩個無事生非，欺

君滅主的罪。元吉道：不可！這座升仙閣，原是我們心不甘服他的麒麟閣，故此私自出銀來造的，怎敢奏聞父王？這場我與王兄，是要吃他氣的。建成聽說，又叫御弟！你的見識雖是，但是秦王手下這些將官，我心裏到底惱他不過，全賴御弟專想一個妙計，把這將官個個弄他盡死，須要做得乾乾淨淨，便好。元吉聞了，把眉一皺，頃刻計上心來，說道：有了！建成忙問何計？元吉向建成耳邊低言如此如此，自然死的個個乾淨。建成聽了大喜道：妙計！明日就去。次早二王入朝，朝見高祖，上殿奏道：臣兒建成、元吉，有事奏聞父王。高祖道：你所奏何事？二王道：臣兒想秦王麾下將士，邊關立功，息兵未久，值此盛暑，父王何不頒賜香菇飲湯，解散炎蒸，以表父王愛士之恩？高祖道：臣兒之言甚善，依卿所奏，即著太醫院合就香菇飲湯，頒賜秦府衆將。醫官領旨。高祖朝散入宮。二王退朝回府，就差內侍去召太醫院來。那太醫院聞二王相召，忙來府中參見。二王道：孤家弟兄有一事相煩，不知先生肯依否？那太醫院英蓋史道：千歲鈞旨，臣敢不遵。二王道：先生孤因天策府一班將官，個個倚着秦王的勢耀，每事欺侮；今日皇上要賜他香菇飲湯，着先生料理。孤家欲煩先生，於香菇飲湯中，暗藏巴豆、大黃、發瀉等藥，待他們吃了，個個瀉死。故特召先生前來叮囑。英蓋史聞言，連忙說道：二位千歲爺，別樣事

無不遵。此係險毒之事，臣斷斷不敢從命。二王道：先生不必推辭，你今日依孤行事，他日孤登九五之位，就封你爲並肩王，豈不富貴極乎？英蓋史聽了這話，心中動火，想這太子他日皇帝自然是他的，我若依他，這並肩王穩穩做得成。一時貪慕富貴，就忘了天理好生之德，便依允道：既承二位千歲美意，臣敢不領命。二王見他允了，便大喜，隨相送出府。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李靖丹救衆國公 太宗位登顯德殿

當下英蓋史回歸太醫院，連忙合好了香菇飲湯，奉旨送去。那天策府衆將，因天氣炎熱，大暑逼人，各脫衣冠乘涼，忽見家將飛報進來，道：聖旨到了！衆將連忙穿戴衣冠，走出外邊來，一齊俯伏接旨。那欽差官卽開讀詔曰：朕處深宮，尙且不勝酷暑，想衆卿在天策府，必然煩熱，特命太醫虔合香菇飲，一體頒賜，以明朕愛士之心。欽哉！當卽有尉遲恭合程咬金多吃兩杯，見滋味又香又甜，兩人貪嘴不過，又吃了十來杯，咬金道：妙呵！果然爽快！透心涼的，少停我們再來吃罷！衆人各各分開去頑耍了。看看到晚，衆人肚中忽痛起來，咬金道：這又奇了！難道我吃了十來杯香菇飲湯，暑氣還不解麼？我再去吃罷！走過來又吃了幾杯。誰想愈加痛甚，只叫：呵吓吓！不好！不好！要出恭了！忙走到

坑上瀉個不住；自此爲始，一日最少也有五六十遍。敬德泄瀉也是如此。秦王衆將略略少些，却也瀉得頭昏眼花，手足疲軟。這消息傳出，殷齊二王聞知，暗暗歡喜。高祖在內宮聞知，天策府將士吃了御賜香菇飲，一齊瀉倒，不覺大驚，就傳旨叫太醫院來醫治。二王聞知，又囑託英蓋史，速速送他們上路。英蓋史不敢推辭，口稱遵命。走到天策府中來醫治，索性把大黃巴豆放在藥內，煎起來。衆將吃了一發，瀉得不堪。那徐茂公既然熟識陰陽，怎麼不知二王弄鬼算計，只因香菇飲是皇上御賜的，故而不去計算。那陰陽，今見衆人服了太醫之藥，一發更凶，就把指頭捏算，叫聲：不好了！忙來見秦王，說道：主公可速令衆將勿飲湯，若再吃下去，性命難保。秦王忙問何故？茂公說明捏算陰陽之事，已中了詭計，故不可服藥。秦王大驚，不好聲張，只得長嘆，忙令諸將勿飲湯藥，省節飲食。但瀉病不能全愈。正在沒法，却好救星到了！那李靖從雲遊四海而歸，到長安來見秦王，行禮畢，秦王道：諸將中毒，泄瀉未愈，軍師何以治之？李靖道：不妨隨將幾丸丹藥，灑在水中，叫衆將士吃了。果然仙丹妙藥，吃下去就不瀉了。大家行走起來，知道得病情由，衆將倒也罷了。只有程咬金尉遲恭不肯干休，就要出氣，無奈瀉了幾日，兩脚疲軟，行走不動，將息了數日，方才平復如故。兩人私下商議，如此如此，遂同

到大理寺府中，衙役通報本官。大理寺出來迎接，升堂見禮，分賓主坐下。咬金道：我們兩個今日要借這座公堂，審究一事。大理寺道：遵教！二人起身到堂中，向南坐下。咬金道：貴寺請便罷！大理寺道：曉得裏面去了！咬金喚過兩名快手道：我要你拿太醫院英蓋史回話，你快去拿來。快手稟道：程老爺出籤。咬金道：怎麼要籤？你速速拿來，不得有誤。快手應道：曉得！知他程將軍的性格，不敢回言；出了府門，一路思想道：這個人是強盜出身，知什麼道理？那太醫院是朝廷的命官，怎麼就好去拿？今我寫一個帖子，只說請老爺吃酒，他一定肯來，那時就不關我事了。算計已定，來到太醫院，把帖子投進去。只見一個家人出來說：你們先去，我老爺就來！兩個快手回去不表。再說英蓋史不知其細，只道大理寺請，即上馬往大理寺來；到了門首，不見來接，心中暗想道：決是他在陪別客，竟自進去。到了儀門下馬，走到角邊，看見程咬金與尉遲恭坐在堂上，心內大驚，只得上來打恭。咬金見英蓋史來，便大聲喝道：你這狗官怎麼不跪下？喝令與我抓上他來。兩邊衙役答應一聲趕過來，將他剝去冠帶。英蓋史大怒道：我是朝廷命官，怎敢如此放肆？咬金道：你既是朝廷的命官，快把香茹飲湯之事招來，免受刑法。英蓋史聽了大驚失色，勉強說道：這是萬歲爺的主意，與我無干。尉遲恭見他面上失色，叫程

將軍不必與他鬪口，夾他起來，不怕他不招。咬金道：「就叫左右把這狗官夾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就把英蓋史拿在夾棍內盡力一夾。那英蓋史號呼大哭，幾乎痛死，心中想道：「今日遇了這兩個強盜，招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不若招了，也免一時痛苦，只得叫聲願招！咬金分付畫供。那英蓋史一一寫在紙上，呈將上來。程咬金與尉遲恭，看不出是什麼字，便叫大理寺大理寺躲在屏門後觀看，聞得叫喚，忙走出來，清清白白念與二人聽了。二人大怒道：「可恨這兩個奸王如此作惡，煩貴寺把英蓋史監下，待我見過朝廷，然後與他講究。大理寺道：「領教。就把英蓋史收監。二人辭別回府。次早二人上朝，細細奏聞。高祖大怒，卽着人去召殷齊二王，并吊英蓋史。不多時，英蓋史弔至殿前，叫道：「這是殷齊二王的主意，與臣無干。二王亦到，見事發覺，只得朝見父王。高祖道：「又是你們兩個！二王道：「臣兒怎敢？這是英蓋史妄扳臣兒，希圖漏網，待臣兒與他對質，就下來。英蓋史見了二王，忙叫：「千歲，害得臣好苦！殷王忙拔出寶劍，砍英蓋史爲兩段。高祖見了大怒道：「此事尙未明白，怎敢就大膽把他斬了？二王道：「臣兒問他，他言語支吾，一時性起，把他斬了。高祖見了這事，明知二人同謀，欲要問罪，却是提起不忍心之手，遂大氣入宮，染成一病不表。再說元吉聞知高祖有病，卽來與建成商議道：「王兄今

乘父王有病，我們只說守護禁宮，假傳父王聖旨，興兵殺入天策府，把他衆人個個結果如何？建成大喜，准備速行不表。再說秦王知父王氣忿成疾，十分憂懼，衆將屢屢勸秦王早卽帝位，秦王不肯。一日徐茂公來見秦王道：「主公！觀天象，那太白經天，現於秦分，應在主公身上；主公可卽大位。」秦王道：「軍師差矣！自古國家立長不立幼，今長兄建成，現爲太子，五九之位，自然是他的。軍師如何說出這話來？」茂公見秦王不允，只得與衆將商議道：「我算陰陽，明日是主公登位吉期，我勸主公卽位。」主公說道：「國家立長不立幼，再三推託。如今二王謀害主公，我們不得不自主張。」咬金道：「我們去殺了兩個奸王，不怕主公不登寶位。」茂公搖手道：「不可，此非善計。今晚你們衆將，可如此如此，自然成事。」衆將聽了道：「妙計！妙計！商議已定。」到了三更時分，衆將頂盔貫甲，一齊到天策府敲門。秦王明知有變，不肯開門。衆將見門不開，就扒上門樓，將繩索縛好了，大家用力一扯，把一座門樓就扯倒了。衆將一齊擁進，秦王駭然，卽忙出來，尙未開口，被咬金扶他上馬，擁到玄武門，埋伏要路。殷王聞知這事，急請齊王來，把此事告知。元吉道：「王兄不必著忙；如今可速領東宮的侍衛兵馬殺出，說是奉旨要誅亂臣賊子。」秦王自然不敢抗敵，豈不一舉成功？建成大喜，卽出令點齊侍衛兵馬。元吉也帶了侍衛家將，建

成趕到玄武門。不料尉遲恭奉軍師將令埋伏在此，看見建成領兵殺來，遂拍馬上前，大叫：「奸王往那裏去？」建成一見尉遲恭，心下著忙，便大膽喝道：「尉遲恭不得無禮，孤奉旨在此巡察禁門，你統衆到此，敢自要造反麼？」左右與我拿下。東宮侍衛還未上前，尉遲恭大喝道：「放屁！有什麼聖旨？多是你奸王的詭計。今番斷不饒情，吃我一鞭。」建成見不是路，回馬便走。尉遲恭就把箭射去，正中建成後心，跌下馬來，咬金從旁搶出，就一斧砍爲兩段。後面元吉帶了人馬趕來，早有秦叔寶出來，大吼一聲，舉起雙鎗，把元吉打死。那侍衛兵將大怒，各各放箭，兩邊對射。秦王看見大叫道：「我們弟兄相殘，與你衆將無干；速宜各退，無得自取殺戮。」衆將聞秦王傳令，方才散去。時高祖病已小愈，忽見尉遲恭趨入奏道：「殷齊二王作亂，秦王率兵誅討，今已伏戮，恐驚萬歲，未敢奏行，遣臣謝罪。」高祖聞言，不覺淚下，乃問裴寂：「此事如何？」裴寂道：「建成元吉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奸謀。今秦王出討而誅之，陛下可委秦王以國務，無復事矣。」高祖道：「此朕之夙心也。」遂傳位於秦王。秦王固辭，高祖不許。秦王乃卽帝位於顯德殿。百官朝賀，改爲貞觀元年，是爲太宗。尊高祖爲太上皇，立長孫氏爲皇后，文武百官俱陞三級。秦府將士並皆重用，犒賞士卒，大赦天下，四方寧靜，萬民沾恩。前傳已完，後傳再表。

說 小 情 言

拿 破 崙 之 情 網	歸 顏 天 知 艷	紅 天 金 龍 刑 諾	冰 天 刑 惡 波	千 龍 刑 惡 波	猶 天 刑 惡 波	天 刑 惡 波	戀 海 之 惡 波	鴛 鴦 外 小 曇	劫 外 小 曇	情 中 恨	驚 女 婚 中 恨	火 中 恨	紅 中 恨	冬 青 山	廬 青 山 粉	脂 粉	情 餘 粉	情 餘 粉	雲 想 花 因	情 想 花 因	婀 娜 小 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全 一 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角 半	五 角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四 角 半	九 角	七 角	二 角 半	一 角 半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一 元	一 角 半	一 角 半	八 角	二 角	六 角	三 角 半	六 角	六 角	七 角	二 元 四 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 角 三	冊一全	奇 傳 記 子 才 女
半 角 四	冊一全	奇 傳 樓 歸 蝶
半 角 二	冊一全	奇 傳 諧 孟
半 角 六	冊二全	奇 傳 緣 玉 病

小 傳
說 奇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一輯 八十冊 八元

諧錄
埋憂集
盛衍異草
唐開齋筆記
唐廣智靈補
壺天錄
秋雨齋隨筆

三異筆談
子不語
里乘
耳食錄
唐寬筆記
夜雨秋燈錄
嘯雜亭錄

龜腹
墨餘錄
閱微草堂
金壺七墨
夜談隨錄
滌瀆瑣話

第二輯 八十冊 八元

櫻林雜俎
淞南夢影錄
千百年眼
歐陽漁話
南游楮語
清嘉錄
漫遊紀略

蟲鳴漫錄
舌華錄
此中人語
虞初續志
浪跡叢談
笑笑錄
香祖筆記

湧幢小品
聞見異辭
虞初新志
吹網錄
堅瓠集
春在堂隨筆

第三輯 八十冊 八元

夷堅志
冥庵雜識
蜀碧

島居隨錄
雲間據目抄
池北偶談

梅花草堂集
雨窗消意錄
西清筆記

榆巢雜識

涑水亭雜識

冷廬雜識

津門雜記

耳郵

履園叢話

影談

廣陽雜記

麈尾餘談

茶餘客話

夜航船

歸田瑣記

蒼葭編

翁上遺聞集錄

鷓鴣軒實言

蘧庵遊賞小志

聽雨軒筆記

初月樓聞見錄

瀛瑞雜志

貓苑

繡經書舍零墨

國史補

嶺外代答

洛陽搢紳舊聞記

入蜀記

聞見近錄

猗覺寮雜記

蘆浦筆記

臺灣外紀

硯北雜志

退庵隨筆

昨非庵日纂

香飲樓寶談

蜀難叙略

燕下鄉腔錄

清波雜志

五總志

游宦紀聞

滬水燕談錄

夢梁錄

甲申雜記

武林舊事

續夷堅志

南齋公餘錄

庶齋老學叢談

重論文齋筆錄

海嶽志林

耶潛紀聞

雲溪友議

述史隨筆

玉壺清話

吹劍錄

獨醒雜志

志雅堂雜鈔

隨手雜錄

明齋小識

北軒筆記

咫聞錄

韻石齋筆談

茶香室叢鈔

粵行紀事

說唐小英雄傳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秦元帥興兵定北 | 唐貞觀御駕親征 |
| 第二回 | 尉遲恭鞭打國楨 | 劉寶林大戰敬德 |
| 第三回 | 白狼關寶林認父 | 殺劉芳梅氏明節 |
| 第四回 | 秦瓊兵進金靈川 | 寶林鎗挑伍國龍 |
| 第五回 | 鐵板道士遁逃走 | 屠爐女主棄雄關 |
| 第六回 | 太宗被困木陽城 | 叔寶大戰左車輪 |
| 第七回 | 程咬金長安討救 | 小英雄比奪帥印 |
| 第八回 | 夫人訴說祖父冤 | 羅通統兵爲元帥 |
| 第九回 | 羅仁私出長安城 | 鐵牛大敗磨盤山 |
| 第十回 | 白狼關銀牙逞威 | 鐵蹄牌大勝唐將 |
| 第十一回 | 八寶銅人敗羅通 | 羅仁雙鎚救長兄 |
| 第十二回 | 羅仁禍陷飛刀陣 | 公主私訂三生約 |

第十三回

蘇定方計害羅通

屠爐女憐才相救

第十四回

破番營康王逃命

殺定方伸雪父仇

第十五回

賀蘭山咬金議親

洞房中公主盡節

第十六回

受聖恩康王復位

平北番太宗回朝

說唐小英雄傳

第一回 秦元帥興兵定北 唐貞觀御駕親征

詩曰：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龍出五雲？
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紫微眞主登了龍位，改唐太宗貞觀天子年號，眞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君民安享三年。忽一日，太宗臨朝，文武百官朝見畢，黃門官啟奏說：北番使臣要見陛下，現在午門外候旨。太宗聞奏，叫宣進來。黃門官領旨傳喧，只見那使臣頭戴圓翅烏紗，身穿大紅補子，圓面短腮，撈海長鬚，手捧本章上殿，俯伏奏道：南朝聖主在上，外邦使臣周綱見駕。臣奉狼主赤璧寶康王，羅窠漢七十二島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車輪之旨到來，有表章獻與萬歲龍目觀看。侍臣把表章接上龍案，太宗將表章揭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北番赤璧寶康王，大將先鋒誰敢擋？立帝三年民盡怨，故我興兵伐你邦。唐篡隋朝該一罪，欺父專權到處揚；殺兄滅弟眞許惡，自長威光壓衆邦。生擒敬德來養馬，活

捉秦瓊挾將刀，若要我邦兵不至，只將歲歲過來朝。

太宗看罷，不覺大怒，叫聲呵吓呵吓！可惡這北番如此無禮，欺負寡人。左右！快把使者綁出午門斬首。兩旁武將一聲答應，嚇得周綱魂不附體，大叫道：聖主饒命，這是狼主冒犯天顏，與使臣無干。兩班文武不解其意。旁有徐茂公出班道：陛下，臣不知那表章上說什麼，龍顏如此大怒。太宗道：徐先生，你拿去觀看，就見明白。茂公上前把表章看了，奏道：只是赤璧寶康王，命使臣來投戰書。今陛下若斬其臣，北番反道陛下懼怕番邦了！請陛下命使臣報個信去，說我國隨後就來征服你們。太宗聽了道：先生之言有理。可把使臣官割下兩耳，恕其一死。傳旨去了。早有武將一聲答應，把周綱割去兩耳。太宗喝道：你快快回去，對那赤璧寶康王講道：叫他頸子生長些。朕百日內就要來取他首級，滅他巢穴。周綱叩頭領旨，退出午門，上馬回北番去。這裏太宗對茂公道：徐先生！北番如此無禮，朕若不發兵征勦，他必發兵來討戰。如今還是怎麼樣？茂公道：陛下從來只有中國去征服小邦，那有小邦反把戰書到中國來，這叫做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今可速速發兵前去，平復北番，力除後患。若是遲延，他兵一到，就難抵敵了。太宗聞言，就對叔寶道：秦王兄！朕命你明日起，要在教場內，把團營總兵，大小三軍，操演

半個月演好了，然後就此發兵。叔寶領旨，辭出午門。徐茂公道：陛下！北番兵將，個個饒勇；必須御駕親征，方能平定回來。太宗道：北番作亂，原該寡人領兵前去，方能壓服人心。說罷，駕退回宮，羣臣散班不表。再說叔寶領旨出朝，回府發令衆總兵官，并大小三軍，限明日在教場伺候操演。到了明日，叔寶在教場操演三軍，好不熱鬧。操演半月，叔寶入朝覆旨道：三軍已操演精熟了！太宗就問茂公道：徐先生幾時起兵？茂公道：臣已選在明日起兵。太宗遂傳旨大小衆將，限明日進征北番。到了明日，五更三點，駕登龍位，只有文臣在兩班，這些武將多在教場。內有護國公秦叔寶戎妝上殿，當駕前掛了帥印。太宗親賜三盃御酒，與叔寶飲了。叔寶退出午門，上馬往教場來，早有衆公爺與將帥迎接元帥。秦叔寶演武廳坐下，諸將上前行禮，站立兩旁。叔寶點明二十萬人馬，令程咬金點一萬人馬爲頭站先鋒，須要逢山開路，遇水成橋；到了關邊，停住札營，待本帥大師到了，然後開兵。若不遵將令，私自開兵，本帥一到，就要斬首。咬金道：得令。提斧上馬，此時鬚髯多是花白了！若講到掃北，一班公爺，多是五六旬之外，盡皆白髮蒼蒼，年老之人。那程咬金年紀，雖有六旬外，上馬還似天神一般。他領了一萬人馬，竟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太宗在朝，命左相魏徵料理國家大事，託殿下李治權掌朝綱，安

置明白，遂同軍師徐茂公出了午門，跨了日月召驢馬，到教場來。秦瓊接到御營，就命宰殺牛羊，祭奠旗幟。太宗御奠三杯，祭旂已畢，放炮三聲，拔寨起兵，前面有二十萬人馬，擺開隊伍。叔寶保住天子龍駕，文官送天子起程，回入長安。太宗人馬，離了長安，望北路進發，好不威靈震赫。後有解糧小將軍駙馬，名喚薛萬徹，其人慣使雙鎚，饒勇無敵，所以護送糧草來往。這話慢表。再說那北方第一關，就叫做白狼關，離中國雁門關三百里。前日使臣被太宗割去兩耳，早已回番，見過狼主，故此狼主傳令各關守將，日夜盡心防備，又差探子遠遠在那裏打聽。那北番第一關有位鎮守總兵，姓劉名芳，字叫國楨，身長一丈，頭如巴斗，黑臉濃眉，短腮闊口，兩臂有千斤之力，善用一條丈八蛇矛，十分利害。當日與衆將在私衙講究兵法，忽有小番來報道：啟上平章爺，不好了！小番打聽得南朝皇帝御駕親征，有大元帥秦瓊帶數十員戰將，領二十萬人馬，出了雁門，前來攻打白狼關了！那劉國楨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好！送死的來了！衆將問道：大老爺爲何聞南朝起兵前來，反是這等大笑？國楨道：諸位將軍，有所不知，俺狼主欲取中原世界，所以前日命周綱去下戰書。若是唐王不起兵來到，也奈何他不得！如今那唐王親領人馬前來，他的江山穩穩是我狼主的了，好不快活！衆將道：大老爺何以見

得穩取中原。國楨道：如今那唐王親領人馬前來，全靠秦叔寶尉遲恭利害，他道北番沒有能人，所以御駕親自領兵前來征剿我們，他還不曉得狼主利害，守關都是英雄，何懼叔寶尉遲恭乎？唐兵到來，自然是攻打白狼關，待本帥去活捉他來，豈非本帥之功？諸將大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尉遲恭鞭打國楨 劉寶林大戰敬德

當下劉國楨就吩咐把都兒關上多加灰頭石子，踢弓弩箭；若有唐將到關討戰，速來報我。把都兒一聲答應，自去緊守關頭，按下不表。再說先鋒程咬金領了人馬出雁門關。又行兩日路程，就到白狼關，咬金吩咐安營，又令小軍打聽，大兵一到，速來報我。軍士答應自去。再講太宗統領大隊人馬，過了雁門關，一路下來，早有咬金遠遠相接，對秦叔寶說：元帥小將在此候接，前面已是白狼關了，不敢違令，等候三天，一齊開兵。秦叔寶吩咐三軍，札下營寨，走進御營。太宗道：秦王兄，行兵在路辛苦，明日開兵罷。到了次日，叔寶升帳，就問列位將軍，誰能出去討戰？忽見咬金閃出道：小將願往。叔寶道：你是沒用；北番將甚是利害，且第一場開兵，須要取勝，才曉得我們將軍利害；若是你出馬殺敗了，反爲不美。程咬金膽最小，一聞此言，只得退立旁邊。又見尉遲恭閃出道：

小將願往。叔寶道：將軍出陣，須要小心。尉遲恭得令，提槍上馬，直奔白狼關下，大叫：關上小番，快去報你主將得知！今天兵到了，叫他早早出關受死。那關上小番，飛報進衙，說：啓上平爺，有南朝蠻子在關外討戰。劉國楨聞報，提矛上馬，放炮開關，就放下吊橋。劉國楨到了大兵陣前，看見尉遲恭，把槍就刺。尉遲恭把鎗架住，說道：來將留下名來。國楨道：俺乃赤壁寶康王狼主駕前，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鎮守白狼關總兵，大將軍劉國楨。你可曉得本鎮守鎗法利害麼？尉遲恭道：不曉得你這無名之輩。今天兵到來，快快獻關，免你一死；若有半聲不肯，要你死在眼前。國楨大怒，喝道：你這狗蠻子，有多大本事！如此無禮，擅自誇能。俺這鎗不挑無名之將，你也通下名來。尉遲恭大怒道：你這番奴，要問俺名麼？俺乃唐天子駕前護國大元帥秦麾下，加爲保駕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恭字敬德。難道你不聞俺之名麼？劉國楨冷笑道：原來你就是尉遲恭。中原有你的名，只道你是三頭六臂的，原來也只不過如此！尉遲恭亦冷笑道：休得多言，照俺的鎗罷！遂把鎗望劉國楨面門刺來。國楨把鎗一架，覺得虎口都震開了；馬上坐不穩，便叫聲：呵！果然名不虛傳。尉遲恭又一鎗刺來，國楨舉鎗來迎。戰了十餘合，國楨只是招架，並無還鎗。尉遲恭見他面上失色，遂扯起竹節鞭，大喝一聲，將鞭打去。

正中國植，國植大喊一聲，口吐鮮血，伏在馬上，大敗而走。尉遲恭隨後追趕。國植敗過吊橋，小番把吊橋扯起，即將亂箭射來。尉遲恭便轉馬回營，來見叔寶，說：「元帥末將，打敗了守將劉國植，前來繳令。」叔寶大喜，吩咐到明日再到關前討戰不表。再說劉芳敗進關內，回到衙門，書房中坐下，叫聲：「呵！吓打壞了！裏面走出一個小廝來，面如鍋底，黑臉濃眉，豹眼闊口，海下無鬚，年紀只好十六七歲，身長九尺，就從劉芳背後走過，叫聲：『爹爹！那劉芳抬起頭來，說我兒你來做什麼？原來只個就是國植的兒子劉寶林。他便問道：『爹爹今日出關，與蠻子交戰，勝敗如何？』國植道：『噯！我兒不必說起。中原尉遲恭、蠻子好勇，我與戰不數合，被他打了一鞭，吐血而回，心裏好不疼痛。』寶林大驚道：『噯！爹爹被南朝、蠻子打了一鞭，待孩兒出馬前去，與爹爹報一鞭之仇。』劉芳道：『我兒，那尉遲恭十分利害，你父尚不能勝，何況於你？』寶林道：『爹爹不妨，孩兒年紀雖小，不去與父報仇，誰人肯與爹爹出力？』國植道：『我兒，你雖如此說，只是年輕力小，鎗法未精，恐怕你不是他的對手。』寶林道：『不瞞爹爹說，孩兒在後花園，每日操演鎗法、鞭法，件件皆精，那怕尉遲蠻子，一定還他一鞭之仇。今日就要出馬說罷，就去頂盔貫甲，將一條鐵鞭，騎一匹烏騅馬，手執烏金鎗，說：『爹爹！孩兒前去開兵。』』劉芳道：『我兒慢走，爲父的到關上與你』

掠陣。遂上馬來到關上，叫我兒不要莽撞，聽你父鳴金就退。寶林道：曉得！放起號炮，大開關門，衝進唐營，喝聲快報與尉遲蠻子知道。今有小將軍在此，要報方纔一鞭之仇。叫他出來會我。軍士將這話報知元帥，叔寶問衆將道：今有小番討戰，誰可出去會戰？閃出程咬金道：小將願往。叔寶尙未出令，又閃出尉遲恭來叫聲：元帥！既是這小番兒，坐名要某去會戰，待某出去會他。叔寶道：將軍須要小心。尉遲恭道：不妨，就要上馬。咬金道：你把我頭功奪去，第二陣就該讓我立功，你怎麼又來奪去？尉遲恭道：老千歲！那小番兒坐名要我出去會他，倘勝了他，就算你的功勞如何？咬金道：既如此，待我與你掠陣。尉遲恭提鎗上馬，沖出營門，咬金來到營門外，抬頭一看道：好個小番兒！面貌與尉遲恭無二，只少一把鬍鬚。便叫老黑，只個小番兒，到像你的兒子。尉遲恭道：老千歲！你休得亂說。遂跑到陣前。寶林道：來的就是尉遲恭麼？尉遲恭道：然也！你既知我的名，何苦出關送死？寶林道：你這個狗蠻子，怎麼把我爹爹打了一鞭？我特來報一鞭之恨。尉遲恭冷笑道：方纔劉國楨被我打得抱鞍吐血，幾乎喪命，何況你這小小番兒？可報名來，我好挑你下馬。寶林道：我叫劉寶林，知道小爺爺的本事利害，可下馬受死，免我動手。尉遲恭大怒，把鎗刺來，寶林將鎗架過。一場大戰，鎗架叮噹響，馬來踢蹄聲，直戰到

五十合，不分勝負；又戰了幾合，見日色西沉，寶林大叫一聲，果然好利害！尉遲恭道：你有本事，再放出來。寶林道：如今大家放下鎗，鞭對鞭，分個高下罷。尉遲恭道：使得。兩人各放下鎗，兩邊軍士接過，各自去了。二人各取出鞭，拿在手中，兩條都是一樣的，就打起來。兩下鞭來，鞭架鞭去，鞭迎，只見殺氣騰騰，不分南北；雲霧靄靄，莫辨東西。二人又戰了三十餘合，直殺到黃昏時候，不分勝敗。關上劉芳看天色已晚，不見勝負，就吩咐鳴金。寶林把鞭架住說：老蠻子，本要取你首級，今我父親鳴金，造化了你，多活一夜。尉遲恭道：小番兒，你老子怕你今夜死了，故爾鳴金也罷。明日取你命罷。兩下各騎馬，一個進關，一個回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狼關寶林認父 殺劉芳梅氏明節

今不表尉遲恭回營繳令，再表劉寶林進關，叫爹爹！尉遲蠻子果然利害，不能取勝。明日孩兒出馬，定要傷他之命。劉芳道：孩兒我爲父的，雖做總兵，到沒有你的本事；你與他戰了百十餘合，虧你好長力。寶林道：英雄之名，出於少年，今爹爹年邁，自然戰不過他。父子一路講論，來到衙門下馬，卸下盔甲，來到書房。國楨道：我兒，你今日開兵辛苦，到母親內房去罷。寶林應道：是。走到內房，看見梅夫人坐在榻上下淚。寶林道：母親孩

兒日日在房中見你憂愁不快；今日又下淚，不知有甚事情？梅夫人道：「呵吓！兒阿！你今日出兵，與那一個唐將交戰，快快說與我知道。」寶林道：「今日出陣，與中原尉遲蠻子交戰，要與爹爹報一鞭之恨；誰想他十分饒勇，與兒戰百餘合，不分勝負。待明日孩兒取他的命。」梅氏聽說大驚道：「我兒！那尉遲蠻子，叫什麼名？」寶林道：「他叫尉遲恭。」梅夫人聽了尉遲恭名字，不覺眼中淚珠滾將下來。寶林見了，忙問道：「母親畢竟爲着何事？可與孩兒說明。若有什麼難事，孩兒自然去做。」梅氏帶淚道：「呵呀！兒呵！只怕你未必做得來；我爲你有二十年冤屈之事，誰人知道？你今長大成人，不思當場認父報母之仇，反與仇人出力。」寶林連忙跪下，叫聲母親，這話怎說？孩兒心內不明白。乞母親快快說與孩兒知道。梅氏道：「兒呵！我今日親口與你說明報仇不報仇由你；我今就死，也是瞑目。」寶林道：「母親到底怎麼？」梅夫人回顧四下，見無人在此，叫聲我兒！那書房中劉國楨，你道是誰人？寶林道：「是我爹爹。」梅夫人喝道：「禿！你這不孝的畜生，怎麼生身之父也不認的？」寶林道：「母親之言差矣！我爹爹現在書房，怎說不認生身之父？」梅氏道：「我兒！你的父親，就是對敵的尉遲恭；那劉國楨是你母的冤仇，你還不知麼？」寶林大驚道：「孩兒不信，乞細細說明。」梅夫人道：「你不信，這也怪你不得；你可拿鐵鞭來看；那鞭柄上有四個字，

是你姓名，你看可是姓劉麼？寶林就取鞭一看，果有四個細字在柄上，尉遲寶林忙叫：「呵呀！這鞭上姓名，實不姓劉，反與尉遲恭同姓，孩兒不知其中委曲的事情，望母親細說明白。」梅氏道：「這話說起來，真正可惱可恨；我當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縣，做了四年夫妻，打鐵爲活；從那一年，你父親欲去投軍，我身懷六甲，有你在腹，要你父親留下鞭，做個憑信，日後好父子相認。你父親說：『我有雌雄鞭兩條，有尉遲敬德四字在此；自爲兵器，隨我所欲，乃是雌鞭。』這雄鞭上有尉遲寶林四字，你若生女，不必提起；倘得生男，就取名寶林，日後長大，叫他拿此鞭來認父。不想你父親一去投軍，杳無音信回來，却被這奸賊劉國楨，搶擄做娘的到番邦，欲行強逼；那時我要尋死路，因你尙在我懷，恐絕了尉遲家後代，所以做娘的只得姑且順從，含忍至今，專等你父前來，定北平番，好待你父子團圓；故我含冤負屈，撫養你長大成成人，好明我之節，以接尉遲宗嗣，做娘的死也甘心。寶林聽罷，不覺大叫一聲：「母親！如此說來，孩兒真是不孝；陣前父親不認，反與仇人出力，罷罷罷！待孩兒先往書房，斬了劉國楨這賊，明日再去認父便了。」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寶劍，正欲走出，夫人連忙扯住道：「我兒不可造次；那國楨在書房，心腹之人甚多；你若仗劍前去，倘被他拿住，我與你母子性命，反難保了！如今我有一個計

策在此；你只做不知，明日出關交戰，與你父親當場說明，叫他會合營中諸將，你詐敗進關，砍斷吊橋索子，引進唐兵諸將，殺到衙內，共擒這賊，碎尸萬段。一來與母報仇，二來使你母不負汝父所託，父子團圓；三來掃北第一關，是你父子得了頭功，豈不爲美？

寶林聽了，叫聲：母親！所言有理。到了次日，寶林頂盔貫甲，懸鞭出房，來到書房。國楨看見，叫聲：我兒！你昨日大戰辛苦，養息一天，明日開兵戰罷！寶林見問，心下大怒，恨不得就把他殺了；只得忍耐，隨口應聲：不妨！出了書房，提鎗上馬，竟自去了。國楨因自己受傷要調養，吩咐小番把都兒盡心掠陣，倘小將軍有些力怯，你就鳴金收軍，把都兒應聲得令而去。寶林來到關前，大開關門，放下吊橋，沖出營門，大叫：尉遲蠻子，早早出來會俺。軍士報進唐營，啟上元帥，營外有小番將，要尉遲千歲出去會他。尉遲恭在旁聽得，走上前道：元帥！某昨日對他說：今日大家分一個高下。叔寶道：務必小心。尉遲恭道：曉得。提鎗上馬，跑至營前，大喝道：小番兒，你要不服我的手段麼？管你命在須臾。寶林道：不必多言，照鎗罷！舉手就刺，尉遲恭急架相迎。兩人戰到六七合，寶林把鎗虛刺一鎗，叫一聲：好利害！回馬落荒而走。尉遲恭大叫道：走那裏去？隨後追趕。寶林走入山凹，回頭不見了白狼關，把馬勒住。尉遲恭追上，趕到面前，把鎗刺去。寶林提鎗架住，叫聲：

爹爹！休得發鎗，孩兒在這裏？連忙下了馬，跪拜於地。尉遲恭收住了馬，說道：小番兒，你不必懼，只要把關投順，就免你一死。寶林道：當真孩兒相認爹爹在此。尉遲恭道：豈有此理？你認錯了！我那裏有兒子在此番邦？寶林道：爹爹你可記得二十年前，在朔州麻衣縣打鐵投軍，與梅氏母親分離，孩兒還在腹內，一去之後，並無音信，難道爹爹你就忘了麼？尉遲恭一聽此言，猶如夢中驚醒，不覺流淚道：這是有的是；那年離別之日，我妻身懷六甲，叫我留信物一件，以爲日後相認。只是你無信物，未可深信，一定認錯了！寶林聽了，就抽起一條鞭，提與尉遲恭說道：爹爹！你還認得此鞭麼？敬德接鞭在手，仔細一看，柄上還刻着尉遲寶林四字，認得自己親造兩條雌雄二鞭，昔年留於妻子之處，叫他撫養孩兒，長大成人，拿鞭前來認我；誰想到今方見此鞭，果當是我孩兒了！就跳下馬說道：我兒！今日爲父得見孩兒之面，真乃萬幸也！我與你母親分別，受了多少苦楚，方蒙主上加封，差人到麻衣縣相接你母親，並無下落；我又差人四處察訪，音信絕無；豈知我兒反在此處！今你母親何在？寶林又將母親被虜，無奈順從，並教相認之事，細述一遍。尉遲恭聽了，又驚又喜道：原來如此；爲今之計，怎生見得你母？寶林又將母親所說之計，又述一遍。尉遲恭道：此計甚妙，快快上馬。父子各上雕鞍，衝出山凹，叫聲：

小番兒果然利害，某今走矣！一馬奔至營前，寶林叛住絲韁，假作呼呼大笑道：「我只道你久戰不敗，誰知也有今日大敗！快叫能事的出來會我。」尉遲恭入營下馬，來見元帥，細細說出寶林因由，叔寶與衆將皆大喜。叔寶號令馬三保段志賢，殷開山、劉弘基、程咬金五將出營觀望。尉遲恭衝出轅門，大叫：「小番兒，某來取你命也！」拍馬上前，直取寶林。寶林急架相迎。父子假戰了數合，寶林敗走，望關前走去。敬德回頭叫聲：「將軍快些搶關。」這六馬急隨後趕來，大小三軍，旂旛招颺，劍戟刀鎗，如海浪溜天，一齊趕去。寶林走過弔橋，砍斷索子，弔橋墜落，衆小番驚道：「小將軍爲何把弔橋索子砍斷？」寶林大喝一聲：「將矛把小番亂挑幾個。」小番喊叫：「公子反了。」一擁進關，諸將過了弔橋，寶林引諸將殺進關中，鼓打如雷。那關中正偏牙將聞報，上馬提刀，卽來抵敵，被衆將來一個殺一個，來一雙殺一雙，宛如砍瓜切菜一般，直殺到總府衙門。劉國楨聞報，卽領家將，各執兵器，上馬出來，只見衙門前多是大唐旂號，前面寶林引路，直衝上來。國楨叫一聲：「畜生，反害自身。」把鎗刺來。寶林將鎗架住，兩馬交鋒。尉遲恭趕到，取鞭打去，正中國楨背上，跌下馬來。軍士向前將索纏住。餘外小番家將，個個向金靈川逃走。殺得關內無人，父子進了帥府，滾鞍下馬。尉遲恭說：「孩兒快去請母親出來相見。」寶林奉父命，到了

房中，只見梅夫人流淚不住。寶林道：母親不必悲傷，爹爹現在外面，快快出去。梅夫人道：那國楨可曾擒住麼？寶林道：已經擒在外面了。梅夫人道：既如此，我兒與我先拿進來，然後與你爹爹相見。寶林就走出外面，拿劉國楨。國楨嘆聲罷了，罷了！養虎危身。梅氏一見，大罵賊子！你毀傷我節操聲名，使北番軍民誤認我爲不義，怎知我含忍難明，皆因身懷此子，不負親夫重託，所以外貌似和，中心懷恨。今幸此子成人，認明父親，我一生之願畢矣！賊阿！我二十年被你污辱，此恨難消。就叫我兒！快將這賊砍爲肉醬。寶林應聲，提劍起來，把國楨亂斬了千餘刀，化爲肉泥。梅夫人道：我兒！外面請你父入內相見。寶林奉命出房，梅夫人大叫一聲：丈夫阿！今日來遲，但見你子，不見你妻了！我身被污，無顏見你，罷！罷！罷！全節自盡，以顯貞操。遂將頭撞上粉壁，腦漿拚裂，全節而亡。寶林那曉其意，來到外面，說爹爹！母親請你到裏面相見。尉遲恭大喜，父子同進內房，看見梅夫人撞牆而死。寶林放聲大哭，尉遲恭亦不勝悲淚，說道：我兒！你母既死，不能復生，不必悲淚。就將尸骸埋葬在房，父子流淚出來，對諸將說了，人人皆淚，個個悲傷。衆將出關，來見叔寶。未知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秦瓊兵進金靈川 寶林鎗挑伍國龍

當下尉遲恭領寶林參見元帥。叔寶道：小將軍免禮。寶林走下來，見過諸位伯父叔父。敬德領進御營，俯伏塵埃，說道：陛下龍駕在上，臣尉遲寶林見駕。太宗大喜道：御姪平身。寡人有幸，得了一位少年英雄。諒北番是御姪熟路，穿過了關去，所得頭功，朕當加封與你。寶林謝恩。元帥傳令大隊人馬，來到白狼關，查點糧草國庫，養馬三日，放炮起兵，進金靈川。金靈川守將，姓伍名國龍，身長一丈，頭如巴斗，面如藍靛，髮似丹砂，力大無窮，鎮守金靈川。一日升堂，忽見把都兒走進跪下，稟道：平章爺不好了！大唐兵將十分驍勇，把白狼關攻破，不日兵到金靈川來了！伍國龍聞言大驚道：吩咐小番，小心把守關門。唐兵若到，報與本番知道。小番應聲得令。再說大唐兵馬到金靈川，吩咐放炮安營。次日，叔寶升帳，衆將齊集聽令。寶林上前道：元帥，小將新到麾下，未曾立功，今日這座金靈川，待小將走馬成功，取此關頭，以立微功。叔寶道：好賢姪，此實乃少年英雄！須要小心。寶林道：得令！提鎗上馬，帶領軍士，來到關前討戰。關上小番報進帥府說：關外有唐將討戰。伍國龍聞報，提刀上馬，大開關門，放下吊橋，沖出陣前。寶林看見大叫：番狗快通下名來。伍國龍道：我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鎮守金靈川大將軍。伍國龍是也。寶林道：你原來就是伍國龍，今日天兵已到，早早獻關，若有半個不字，

叫你死在眼前。國龍聽了大怒，不問姓名，提刀砍來。寶林把鎗一擡，國龍叫聲不好，在馬上一滾，那把刀直望自己頭上棚轉來了。寶林復回一鎗，對中心刺去。國龍躲閃不及，刺着中心，挑下馬來。寶林復一鎗刺死，大叫：諸將，快來搶關。就一馬先冲上吊橋，後面諸將緊緊趕來，搶過吊橋。那些小番，望關中走進，閉關不及，却被寶林一鎗一個，衆將把刀斧亂砌。這些小番，死的死，逃的逃，一霎時逃得干干淨淨。諸將請元帥同天子進關，查明錢糧。寶林上前繳令，叔寶道：賢姪走馬取關，其功非小。太宗大悅道：御姪真乃將門之子，尉遲王兄已如此利害，御姪鎗法更精，這叫做英雄出少年，王兄不如御姪了！敬德聽見天子稱他兒子，滿心歡喜。是夜營中設宴賀功。到了明日，關上換了大唐旗號。太宗吩咐三軍，前往金靈川，放馬快行。行了三日，來到關外，叔寶吩咐安營。寶林上前道：既然安營，待小將走馬取關。偷勝番將，就冲進關門，可捷報走馬成功；若不能取勝，安營未遲。叔寶道：既然如此，待本帥與你掠陣。寶林得令，一馬衝到關前討戰。關上小番飛報進府，總爺聞報大驚道：中原人馬幾時到的，可曾安營否？小番道：軍馬才到，不曾扎營，走馬討戰。總爺大怒道：不曾安營，就來討戰，是藐視我了！遂提金棍，跳上雕鞍，大開關門，一馬當先，衝過吊橋。寶林看見一員番將，黑臉紅鬚，直到陣前，大喝

道來的番狗住馬，可通名來。那將道：我乃鎮守金靈川總兵，王天壽便是。可曉得我將軍的利害麼？速速退去。寶林聽了，把槍刺來。王天壽把棍一架，回手一棍。寶林把槍向棍一架，梟開在旁，回手一槍。王天壽躲閃不及，被寶林刺中咽喉，死於馬下。小番見主將已死，曉得金靈川殺得利害，大喊一聲，各各逃走。望野馬川去了。叔寶好不得意，把人馬同寶林殺進關去，一卒皆無，到總府扎住。太宗大喜道：御姪走馬取了二關，其功非小。吩咐改換大唐旗號，查點錢糧，養馬三日。衆將稱贊寶林之能，尉遲恭好不得意。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鐵板道士遁逃走 屠爐女主棄雄關

過了三日，發炮起行，三軍望野馬川進發。有小番告急本章，飛報到木楊城。狼主大怒，急問羣臣道：唐兵已進三關，諸卿有何良策？何以得退唐兵？早有元帥左車輪出班奏道：狼主放心，待臣操演三軍，殺退唐兵，易如反掌。狼主道：既如此，傳旨作速操演退敵，以安朕心。元帥領旨，操演三軍。唐兵到了野馬川，放炮安營。太宗問寶林道：御姪！你前日走馬奪了三關，爲何今日到了野馬川，不能走馬開兵？寶林道：陛下有所不知，那金銀二川守將，本事欠能，故臣可以走馬取了。今野馬守將，本事利害，況且又有仙傳異

法十分難破，故臣不敢誇能。太宗道：此關何人把守？有什麼異法？寶林道：這守將名喚鐵板道士，他用一尺長半寸寬鐵打成的，叫做鐵板，方方一塊，念動真言，發在空中，有一萬死一萬，有一千死一千，多要打爲泥灰。太宗道：這樣邪法，怎麼樣處？徐茂公道：陛下不必多慮，此乃邪法，龍駕在此，正能勝邪；明日開兵，自然取勝。寶林道：待臣明日討戰便了！到了次日，叔寶升帳，寶林領令出營。尉遲恭道：關中妖道利害，待末將出去掠陣。叔寶道：本帥亦同諸將觀看，看他怎樣的邪法？衆將應答，俱出營前。寶林一馬當先，走關前討戰。關上小番報知李道人。李道人大笑道：這些唐將，分明來送死了！遂身帶法寶，手拿寶劍，跨上雕鞍，吩咐放炮開關，一馬當先衝出。寶林抬頭一看，見那道人頭如巴斗，眼似銅鈴，尖嘴大鼻，海下紅鬚，來到陣前，把劍照寶林劈來，寶林把劍架住，戰了數合。李道人見敵不過，口中念動真言，用起法寶，望空中吸呼一聲，有數道霞光衝起，直望寶林頭上打來。寶林看見大驚，回馬逃走。李道人指點鐵板，隨後追來。尉遲恭看見兒子被妖逼迫，遂冒矢石，大衝進來。李道人只顧傷寶林，不提防敬德衝進來，要收這鐵板打敬德，反不及了，被敬德衝到面前，攔腰只一把，用力一提。李道人把身一掙，尉遲恭年紀老了，在馬上一拉，兩人跌下馬來。敬德手一鬆，扒起來不見了妖道，借

土遁而走了。以後征西辰光，他還要出現，尉遲恭見妖道走了，上馬叫衆將衝關。後面衆將一齊衝進關中。小番看勢頭不好，一齊奔黃龍嶺去了。唐軍查算錢糧，改換旗號，養馬三日，放炮起行，向黃龍嶺進發。那黃龍嶺守將是個女佳人，叫做屠爐公主，乃是狼主駕前，屠封丞相的女子。因他能知三略法，善識八卦陣，氣力又很，武藝又精，才又高，貌又美，所以狼主將他繼爲公主，十分寵愛，加封鎮守在此黃龍嶺。一日與諸將商議退敵之策，忽見小番來報道：「公主不好了！野馬川被唐兵奪去；明日就要來攻黃龍嶺了！」屠如公主聞報，大驚道：「那中原人實是利害，於今五關已失四關，若黃龍嶺一破，木楊城就難保了！」諸將道：「公主娘娘，那南朝兵多將廣，不可開兵，使個計策，殺他片甲不回，方免後患。」公主心中一想，說道：「我有計了！管叫中原兵馬有來無回，盡作爲灰；於今不可漏洩。你們關上多設旌旗，把關門大開，吊橋放下。我們領了關中小番，竟往木楊城去見狼主，共擒中原君臣，把這裏兵馬盡行調空，引誘唐兵進關前來中計。衆將得令，就吩咐五營八哨，擺齊隊五，把關門大開，多立旗號，隨公主到木楊城去見狼主，不表。再說中原人馬，到了黃龍嶺，有探馬上前稟道：「啟元帥，前面是黃龍嶺！」但見關上旌旗密密，並無兵卒，關門大開，吊橋不扯，不知什麼詭計。故此稟上元帥。叔寶道：「諸

位將軍，你不要藐視此關之將無能；大開關門，兵甲全無，內中有計。今日御駕親征，諒無大事，你們須要小心進關，看他施何詭計。三軍得令，一齊進關，就着寶林四處查明，恐防暗算；一面發令安營。太宗問道：前面有什麼關？叔寶道：前面沒有什麼關；就是木楊城赤壁康王所坐之地。太宗大喜，吩咐大擺筵宴，賞賜公卿。次日，元帥傳令發炮起行，往木楊城來。再說木楊城元帥左車輪，操演人馬已熟，入朝拜辭狼主；正要興兵到黃龍嶺，殺退唐兵，忽有小番報道：啓上千歲爺，公主娘娘帶引本部番兵進城來了！康王聽了大驚道：不知何故擅離汎地？就叫召進來。那屠爐公主聞召，走到殿上，俯伏道：父王千歲，千千歲。康王道：我兒平身；今唐兵到黃龍嶺，你爲何不保汎地，反帶兵到此？萬一黃龍嶺有失，怎麼得了？公主道：父王有所不知，臣兒想南朝蠻子甚是利害，倘有失利與他，是兒之罪也。故此反把關門大開，回來見父王，告明兒所用之計，叫南朝蠻子一個也不能回朝。康王道：我兒有何妙計捉得唐王？公主道：此計名曰空城之計。木楊城北四十里，有座賀蘭山，把木楊城軍民人等，盡調在賀蘭山屯扎住去，留下一個空城，待大唐人馬進了城，我們把木楊城團團圍住，不放出去；糧草一絕，豈不要喪命？左車輪道：公主此計甚妙，大唐人馬進來甚多，謀士又衆，只個空城決計不肯進來，却

怎麼處？公主道：元帥城中或者不進，營盤必扎在城邊；只消元帥如此如此，不怕他不進城去。元帥道：好計！康王大悅，遂令城中軍民人等，盡行搬出，到賀蘭山安住。旨意一出，那軍民人等，多搬到賀蘭山去了。然後康王領數萬人馬，退到賀蘭山扎住。元帥暗調兵埋伏不表。再說大唐人馬，離了黃龍嶺，到了木楊城，探子報道：木楊城大開，不知何故？叔寶問徐茂公道：二哥那些番將，使什麼計？茂公道：此乃空城之計，引我兵入城，那時就是圍住，絕我們糧草。元帥不可入城，說罷。叔寶隨即傳令三軍，不許進城，就此安營。放炮一聲，安下營盤。君臣暢飲，直吃到三更，軍士飛報：不好了！營後火發，正南方有人馬，盡用火箭射來。三軍營將，多着了慌。太宗大驚失色。茂公道：中了他們的計了！諸將快些上馬保駕。馬段、殷劉提了兵器，保定天子。叔寶尉遲恭父子，并程咬金，沖出營，擡頭一看，直嚇殺人也！只見四圍皆是人馬，燈毬火毬，照耀如同白日；火箭火鎗，打一個不住。四面有無數人馬殺來，唐兵受傷，不計其數。太宗叫聲：先生！如之奈何？茂公無法，只得傳令三軍，把人馬暫進城中躲避。三軍得令，忙入城中逃命；諸將保定聖駕，一擁進城，把四門緊閉。其夜紛紛安住。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太宗被困木楊城

叔寶大戰左車輪

當下唐兵入城，城外元帥左車輪大悅道：「唐兵落我圈套了！吩咐軍兵四面圍住，不許放走唐卒一人，違令者斬。」衆將一聲答應，把城圍得水泄不通。到了天明，賀蘭山康王同屠封丞相屠爐公主，領二萬人馬，又是團團一圍，真正密不通風。那城內太宗住了銀鑾殿，元帥與諸將安歇了。文武官各衙門數萬人馬，扎住了營。是日，太宗與衆將上城觀望，見一派番營，人馬衆多，札得堅固，十分利害，大家失色，無計可施，只得回衙。過了三日，大元帥左車輪在城外大罵討戰。有軍士報道：「啟上萬歲爺，西城外有番將討戰。」太宗大驚，叫聲：「秦王兄，番將如此利害，如何是好？」叔寶道：「臣起兵到此，從未會親戰。」今日待臣與他開城交戰。太宗道：「王兄須要小心。」叔寶道：「不妨。」衆將道：「若元帥親身出戰，小將們同去掠陣。」叔寶道：「甚妙。」各提兵器上馬，發炮開城，同出城門。見城上有一將，生得十分凶惡，面如紫漆，眉如掃帚，怪眼獅鼻，連邊鬚鬚，手執大斧，好不威風。叔寶一馬跑到陣前，左車輪把斧擺開，喝聲：「蠻子，可通名來。」叔寶道：「俺乃大唐天子駕前，掃北大元帥。」左車輪哈哈大笑道：「你大唐有名的將，本帥只道三頭六臂，原來是一個狗蠻子；不要走，照爺的傢伙罷！」把斧一開，叔寶把鎗一架，說：「本帥兵器不挑無名之將，快留個姓名來。」左車輪道：「俺乃赤壁康王駕下，大元帥左。」叔寶道：「不曉得你番狗，照本帥

的鎗罷！望車輪劈面刺來。車輪把斧一迎，叔寶叫聲好傢伙，帶轉馬頭，交戰三十餘合。叔寶自料不是他對手，回馬望吊橋而走。車輪大笑道：你方纔許多誇口，原來本事平常；你要往那裏走？本帥來也！拍馬趕上。唐兵扯起吊橋，叔寶與諸將入城，將城門緊閉，令軍士把免戰牌掛出。左車輪看見免戰牌，叫聲沒用的，遂回營去。再說太宗被困木楊城，不覺三月，糧草漸漸消空。一日，運糧官奏道：陛下城中糧，只有七日了！太宗道：徐先生怎麼處？茂公道：臣也沒法處置。那番狗設此空城之計，原要絕我們糧草；我們入其圈套，四門困苦，音信不通，真沒奈何！咬金道：徐二哥，你有仙藥仙丹，可以充饑不餓的。獨有老程悔氣，要餓殺了！叔寶道：如今多是命在旦夕，還要在此說獸話。君臣正在議論，無計可施，只見半空中一片聲響，好似天崩地裂，嚇得君臣們膽戰心驚。大家擡頭一看，只見半空中有一團黑氣，落下地來，頃刻間黑氣一散，跳出許多老鼠來，足有萬千，望地下亂攢下去。衆臣稱奇。太宗道：飛鼠降在寡人面前，此兆何如？茂公道：陛下好了！大唐兵將未該絕命，故天賜黃糧到了！諸將道：何以見得？茂公道：前年西魏王屢行無道，後來忽有飛鼠把李密糧草，盡行盜去，却盜在木楊城內，相救陛下，特獻黃糧。太宗大喜道：如今糧在那裏？茂公道：糧在殿前階除之下，去泥三尺便見。太宗就命軍

士數十人，掘地下去；方及三尺深，果見有許多黃糧，盡有包皮，包外有西魏王印號。叔寶點清糧草，共有數萬，運入倉庫；三軍歡悅，君臣大喜。茂公道：陛下，臣算這數萬糧草，不過救了數月之難，也有盡日。我想那些番狗，困住四門，不肯收兵，終於要絕，陛下可降旨，命一個能人，殺出番營，前去快討救兵來方好。太宗笑道：先生差矣！就是只些老王兄，領了城內盡數人馬，也難殺出番營；那裏有只樣能人，敢匹馬殺出討救之理？茂公道：臣算陰陽起來，東首只個能人，可殺出番營。太宗一看，叫聲：先生，這個程王兄，斷使不得；分明送了他性命。茂公道：陛下不要輕看了程兄弟，無用；他還狠哩！那些將軍雖勇，到底難及他的能幹；臣算陰陽，該是他討救。太宗聽了，叫聲：程王兄，徐先生說你善能殺出番營，到長安討救；未知肯與寡人出力否？程咬金聽了此言，忙說：徐二哥借刀殺人，臣不去的；望陛下恕臣違旨之罪。太宗道：諒程王兄一人，那裏殺得出番營？分明先生在此亂語。茂公道：非也！程兄弟年雖老邁，猛勇勝過少年；料想這數萬番兵不在我程兄弟心上。把眼望尉遲恭一丟。尉遲恭道：軍師，你何故長老千歲威風，他實沒有本事，去踏番營；你也枉稱贊他。今朝廷困在木楊城，要你往長安討救，就這樣怕死；況食君之祿，自當捨命報國，才算英雄。今日軍師不保我出去討救；若肯保我，自當

捨命去走一遭。叔寶道：程兄弟，二哥陰陽有准，決不害你性命；你放心前去，省得衆將在此笑你無能。咬金道：徐二哥，那黑炭頭在此誇口，何不保他往長安討救。茂公道：程兄弟，那尉遲將軍，雖有本事，終不若你有福氣，所以要你出去，必能殺出番營。故我保你前去。救了陛下，加封你一字並肩王。咬金道：什麼一字並肩王？茂公道：一字並肩王，上朝不跪，與朝廷同行同坐；誅大臣，殺國戚，任你逍遙自在，故稱爲一字並肩王。咬金道：若死在番營，便怎麼處。茂公道：若死了，封你天下都土地。咬金心中想了說：這也罷！我活在世間，受你們暗算，不如陰間去做天下都土地。豆腐麥飯也吃不了，臣今願去走一遭。太宗大喜道：程王兄既願去，今日尙早，就起身。徐茂公道：陛下速降旨意，七道帶去各府開讀，贈帥印一顆，到教場考選元帥，速來救駕。太宗聽了，速封旨意，付與程咬金。咬金領旨，竟往南城而來；後面天子，同衆公卿送到城南門。茂公道：程兄弟，放心前去，決不妨事。吩咐開城，放下吊橋，咬金一馬走過吊橋，回頭一看，城門已閉，心中好不着惱，說：這牛鼻道人，我與你無仇，何故要害我？叫我怎麼處？遂在吊橋邊，探頭探腦，忽驚動番兵，說：這是城內出來的蠻子，不要被殺過來；我們放箭亂射過去。咬金見箭射得凶勇，又沒處藏身，心中想道：我命休矣！如今顧不得了！舉起大斧，殺入營來，大

叫道：我程爺爺，要往長安討救，快些閃開，讓路者生，擋路者死。這番程咬金拼了命，不管斧口斧惱，亂砍亂打。這些番兵那裏擋得住，只得往西城去報元帥。那咬金只管殺進番營；但見人頭亂滾，血流滿地。及殺到第二座番營，多是番將，把咬金圍住。殺到天昏地暗，咬金那裏殺得出。忽然後面大喊一聲，說不要放走了蠻子，本帥來了！咬金一看，見是左車輪，知他利害，說道：不好了！嚇得面如土色，又無處逃避。左車輪一斧砍來，咬金那裏當得住，在馬上一個翻筋斗，跌下馬來。衆將上前來捉，忽見地上起一陣大風，那程咬金就不見了。左車輪大驚道：方才跌下馬來，怎麼連兵器馬匹多不見了？這蠻子必有異法，想必遁去了。他必往長安討救，就差鐵雷二將，守住白狼關等處，不容救兵到此，他也無可奈何！衆將道：元帥之言有理。按下不表。再說程咬金跌倒塵埃，嚇得昏迷不醒；不多時有人叫道：魯國公快起來；只裏不是番營。咬金開眼一看，只見荒土草野；又見那邊有座關，前面有個道人，連忙坐起身來道：仙長還是閻羅王差你來拿我。還是請我做天下都土地？道人道：非也！你命不該死，貧道是來救你，快快往長安討救。咬金道：鬼門關現在面前，我什麼不是死了？道人道：此處是雁門關，乃陽間路，不是那鬼門關，陰司之地；此關就是大唐世界了。咬金道：如此說來，我果然還不會

死麼？就把手向頭頂上一摸，道：「喂！原來這個吃飯傢伙，還在這裏，請問仙處洞府，叫甚法號？」道人道：「我是謝映登，難道你不認得麼？」咬金道：「啊呀！原來是謝兄弟，誰知你一去不回，躲在哪處？」我們兄弟無處尋訪，眼淚不知哭了幾缸！我看你全然不老，鬚髮不蒼，比昔年又覺年輕。我方才明明跌下馬來，怎生相救？」一一說與我知道。謝映登道：「程哥，我那年在京都考試，被叔父度去成仙；今有真主被困木楊城，師父特命我度你出營，故此喚你醒來。」咬金大喜，見斧頭馬匹，多在面前，便說：「謝兄弟，你果是仙了麼？我同你去爲仙罷！」映登道：「程哥又來了！我命中該受清福，所以成了仙。你該輔大唐享榮華；況且天子被圍，差你往長安討救；你若爲了仙，龍駕誰人相救？」程哥還不快走，後面番兵要追來了！咬金回頭一看，映登化作清風去了。咬金見沒有番兵，回頭不見映登，心中想道：「仙家我無分，這並肩王穩穩的有了！遂把盔甲脫了，并斧頭揹在馬上，換了冠帶，蟒袍，并旨意，跨上馬，入了雁門關，過了幽州燕山一帶地方，又行了十餘天。一日，到了長安郊外，忽見面前來了一個人，未知是那一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程咬金長安討救 小英雄比奪帥印

當下程咬金看見一人，頭上翡翠札巾，身穿大紅戰袍，脚着烏靴，面如紫色，眼似銅鈴，

濃眉大耳，海下無鬚，身長八尺，年紀只好十六七歲，好是飲酒醉一般，一路顛顛倒倒，行不數步，忽然遇一塊大石頭，絆脚跌倒在地。咬金看見，不覺大笑。那人扒起來，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擅敢在此大膽，見了公子爺，不下馬來叩頭也罷！怎麼又反笑我跌倒？」就拿起大石頭，望咬金劈面打來。咬金的馬，望見石頭打下，飛身跳起，把咬金跌落馬下。咬金忙起來大怒道：「你們自稱公子，自家就是朝廷的臣子了！難道我魯國公不認得？怎麼拿石頭打我？」那人聽了，且近前來一認，連忙跪下道：「原來是程伯父，小姪不知，冒犯伯父，望乞恕罪。」咬金道：「你父是誰？」那人道：「我父親就是定國公段志賢，現保駕掃北去了！小姪名叫段林。」咬金道：「原來是段將軍的兒子，念你年幼無知，我不罪你。你在何處吃酒，吃得這般大醉？」段林道：「小姪今日同衆兄弟，在伯父家中結義，所以飲醉。請問伯父，我爹爹與北番交戰如何？」咬金道：「你爹爹說也可慘，自從前日交兵，第一陣被殺了！段林聽了，不覺放聲大哭，兩淚如珠。」咬金道：「不要哭，不要哭，還好虧得我一馬冲入陣去，架開兵刃，斬了番兵，救了你爹爹性命。」段林住了哭，說：「老好獸子，原來獸話，請問伯父，今日是班師麼？」咬金道：「不是班師，是爲陛下被番兵圍住木楊城，故命我前來討救。姪兒回去，備好馬匹兵刃，明日你們小英雄，要在教場比武，考選元帥，前去救。」

駕段林大喜，遂同咬金進城，分路而去。咬金來到午門，對黃門官說道：「陛下有急旨到，快快入報。」黃門官不知什麼事情，連忙傳與內監，內監報進宮中。殿下李治忙出宮陞殿，宣進咬金。咬金俯伏塵埃，口稱千歲。臣魯國公程咬金見駕。李治道：「老王伯平身。吩咐內侍取龍椅過來。」程咬金坐在旁首。李治道：「王伯，孤父王領兵北征，未知如何？」今差王伯前來，未知降甚意旨？咬金道：「萬歲現征北番，一路勢如破竹，連打五關，如入無人之境，不想他設空城之計，徐二哥一時失算，進了木楊城，落他圈套，被他把數十萬人馬圍住四門，水泄不通。元帥出戰大敗，他要絕我城中糧草，有驚天子龍駕，所以老臣單騎殺出番營，到此討救。現有朝廷旨意，請殿上親觀。」李治聽了，出位跪接父王旨意，展開看了一回，說：「老王伯，原來我父王命孤傳這班小王兄，在教場內攷選二路掃北元帥；此事不宜遲，老王伯就往各府通知他們知道，明日五更三點，進教場攷選二路掃北元帥。」咬金道：「臣知道。」就辭出朝，往各府說了一遍，來到羅府中，有老家人羅安看見，連忙跪下道：「千歲爺保駕出征，幾時回來？」咬金道：「你起來，我程爺才到，要見你家老夫人，煩你通報。」羅安答應，走到裏邊，報知夫人。夫人就請程咬金到中堂，見禮畢，各各坐下。寶夫人道：「伯伯保駕掃北，勝敗何如？」咬金道：「靠陛下洪福，一路無阻。」夫人道：「請問

伯伯爲何回程？咬金道：因龍駕被番兵圍住在木楊城，奈衆公爺年老，不能衝突番營，所以命我回來，要各府廕襲小爵王，明日在教場攷選二路定北元帥，領兵前去，殺退番兵，救駕出城。我特來說與弟婦夫人知道。竇夫人聽見，不覺下淚道：伯伯爲了將門之子，與王家出力，這是應該的；但我家公公忠心報國，竟傷蘇賊之手，我丈夫也死在他人之手，盡是爲國捐軀，此二恨還未伸雪。不料皇上反把仇人封了公位，忘臣之仇。今我羅家只有這點骨血，以接宗嗣，况又年輕力小，若令領兵前去，倘有不測，傷在番人之手，不但我祖父父親之仇，無人能報；且羅門之後，無人承接。今求伯父，看先夫之面，在殿下駕前，奉報啓奏一聲，說他父親爲國身亡，單傳一脈，况又年輕，還不能救駕，望殿下恕羅門之罪。咬金道：這事容易，待我去奏明便了。請問弟婦夫人，姪兒到那裏去了？夫人道：不要說起，伯伯呵！自從衆公爺出征之後，各家公子稱了秦黨蘇黨，日日在教場要弄拳打棍，到晚方才回來。咬金道：何爲秦黨蘇黨？夫人道：就是蘇賊二子，盛賢師二子，鄧賢師二子，共六人稱爲蘇黨；秦黨就是秦懷玉，同伯伯令郎。我家這畜生，還有段家二兄弟，共五人稱爲秦黨。伯伯我這畜生在家，尙然如此；若然聞了此事，必然掘強要去，須要瞞他纔好。咬金道：此言不差。就吩咐羅安道：倘公子回來，不要說我。

到這裏。羅安道：小人曉得咬金又對夫人道：弟婦請寬心，方纔所言，明日自當奏明。至於蘇賊之仇，待異日與姪兒報他便了。就辭出門上馬而去。來到自己府中，天色已晚，有家人報與裴夫人知道，夫人出來迎接。見禮已畢，夫人問咬金出征如何，咬金說出來情由。夫人吩咐整備筵宴，夫妻同飲。咬金問道：孩兒那裏去了？裴夫人道：這畜生真正不好，說什麼秦黨蘇黨，日日到教場去，至晚方回。說未完，只見程鐵牛走進來。他生得形像與老子一樣，也是盈面怪骨，濃眉大眼，獅鼻闊口。他走到裏面，叫母親拿夜飯來吃。咬金道：畜生，我在此。程鐵牛一看，說道：爹爹自你出去之後，孩兒的斧法，如今演習精通了！爹爹你若不信，孩兒與你殺一陣看。咬金道：畜生不要學我的獸頭獸腦，拿斧子來耍與父親看看。鐵牛道：是。提過斧頭，就在父親面前使起來。他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入海，前後遮，上下護，斧劈大山，左蟠頭，右蟠頭，亂箭不進，攔腰斧，蓋頭斧，神鬼皆驚。使畢，咬金大喜道：你這斧法，與前大不相同了！明日可往教場比武，好奪二路掃北元帥印，領兵往北番去救駕。鐵牛大悅道：呵呀！快活！明日比武，這個元帥，一定我要做了！咬金道：看你明日本事如何？這話不表。再說羅通公子回家說母親，我今日聞得父王被番兵困住木楊城，今差程伯父回來討救，要各府公子，明日在教場攻了元帥。

領兵前去救駕；孩兒明日必要奪那元帥來做了！夫人道：胡說，自陛下去掃北後，日日有行報說：一路上勢如破竹，連破五關。何曾說起被困木楊城，差程伯父回來討救？你在那裏聞來？羅通道：母親真的。方才秦懷玉哥哥親對我說，說程伯父到他家，對他說：的。夫人道：原來如此，想陛下見你年輕，不要你去，所以程伯父不到我家來說。你不要去。羅通道：孩兒年紀雖輕，鎗法精通，就是這哥哥一般人，那一個有孩兒的本事？母親放心，孩兒一定要去說罷，往房中去了。寶夫人眼淚紛紛，令丫頭外面喚羅安進來，對他說道：羅安，我方對程老千歲所說的話，是你們知的，今公子爺少年心性，執意要去，奪做元帥，我今喚你來，怎生設個法子阻住他？羅安道：夫人容易，明日他們五更就要在教場比武的，我就備起暗房之計，可以阻止公子。夫人道：暗房之計如何？羅安道：夫人只消瞞過了早飯後，他們定了元帥，公子就不去了！夫人道：到也使得。吩咐丫環設備暗房之計，我且慢表。再說明日五更，午門鳴鐘擊鼓，殿下李治出宮上馬，同左丞相魏徵，來到教場。程咬金也來了，同上將臺，三人坐下，把元帥印并丈二紅羅，兩朶金花，放在桌上。各家公子，來到將台前，朝過了殿下。李治道：諸位王兄，孤父王有難在北，方今差程王伯前來，挑選二路定北元帥，領兵往北番救駕，如有能者，各獻本事，當場

就掛帥印言畢，早有程鐵牛出馬，喝道：「爹爹我的斧子利害，無人可及，元帥該是我的。」忽有滕賢師長子滕龍出馬，喚道：「程哥哥，你休想元帥留下與我。」咬金道：「不必爭論，下去比武，能者爲帥。」二人就下教場中，滕龍把雙鎚打來，鐵牛舉斧架開，戰了五六合，那滕龍鎚法未精，被鐵牛把斧逼住。只見上面暮雲蓋頂，下面枯樹蟠根，左用丹鳳朝陽，右使烏龍取水，并獅子拋毬，猛虎提山，使好斧法，咬金喜得毛骨悚然，說道：「魏大哥，這些斧法，都是我親傳他的。」魏徵笑道：「果然好。」滕龍被鐵牛連砍幾下，招架不住，只得叫道：「程大哥住手，讓你做元帥罷。」遂閃開去。鐵牛大叫道：「拿帥印來。」忽見蘇定方次子蘇鳳出馬，呼道：「程鐵牛，休得逞能！元帥是我的。」就把鎗望鐵牛劈面挑來，鐵牛把斧架開，二人戰七八合，蘇鳳鎗法精通，鐵牛斧法慌亂，要敗下來。咬金道：「完了！獻醜了！好畜生，使些什麼來？」魏徵道：「這些斧法，也是你親傳的。」咬金心中不悅。鐵牛見蘇鳳鎗法利害，只得把馬退後，道：「小狗頭，元帥讓你罷！」蘇鳳大悅，要取帥印。段志賢的長子段林出馬，叫道：「蘇鳳，你鎗法未精，元帥與我罷！」就把鎗望蘇鳳刺來，蘇鳳舉鎗架住，不上五六合，蘇鳳被段林殺得馬仰入翻，料敵不過，叫聲罷了！元帥與你，遂退下去。未知誰奪帥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夫人訴說祖父冤 羅通統兵爲元帥

當下蘇麟見兄弟戰敗，忙衝馬過來，喝道：「段林，元帥應該我做，你還年輕。」段林道：「英雄出少年，什麼叫年輕？就用鎗向咽喉刺來。」蘇麟把大砍刀鉤在旁邊，摹轉刀來，向段林砍去。段林把鎗架開，戰不上十合，被蘇麟劈面一刀砍來。段林招架不及，只得把頭一偏，刀尖在眉榜上著了傷，喊聲：「小狗頭，你敢傷我。」蘇麟道：「你敢如此，小弟得罪你了！」段林只得閃在旁首。蘇麟正要上前領印，忽聽有人叫道：「帥印且留下，待我來取。」蘇麟回頭一看，見是秦瓊之子秦懷玉，遂大笑道：「你鎗法未高，說甚元帥？」秦懷玉道：「不要管與你比武便了！」就把鎗望蘇麟刺來。蘇麟把刀架在旁首，二人鎗挑刀砍，一往一來，大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却說羅通被羅安設一暗房之計，阻在房中，到底年輕，不知精細，還在房中睡着，不見天明。翻身望外一看，還是烏暗，心中想道：「這也奇了！爲什麼今夜只樣長睡了？許久還未天明，不免再睡一覺。」及至醒來，忽聽得府門前有人行走聲響，忙爬起來，聽了一聽，又聽見號鼓號炮響聲不絕，急得羅通心慌意亂，說不好了！爲何半夜就在那裏比武？只怕此刻元帥必然定了！連忙穿好衣服，要到外去，門早已關了。扳一扳房門，外面却被羅安鎖住，動也不動。羅通雙手用力一扯，括喇一聲，把一扇房門

連上下門楹多扳脫了；跑出門來，叫聲：「呵呀完了！日頭正午時了！那曉你們設此暗房之計，多用單被衣服布絹，就把門縫門窗遮掩得烏暗，面上變色，忙走出，提槍上馬；也不暇包札額，禿了個頭，催開坐馬，竟往教場去了。羅安進內稟知夫人，夫人道：「羅門不幸，生此畜生，不從母訓，身喪外邦，由他去罷！再講羅通來到教場，見秦懷玉勝了蘇麟，正要挂帥印，叫道：「秦哥哥留下元帥，與小弟做罷！程咬金看見羅通，暗想：「只小畜生，又知道了！秦懷玉道：「兄弟，我年長，應該爲帥；你尙年輕，曉得什麼？羅通道：「小弟雖是年輕，槍法比你利害，就是用兵之法，兄弟皆通，自然讓我爲帥。秦懷玉道：「不必逞能，與你比試罷！若能勝我，就讓你。羅通聽了，舉鎗直取懷玉，懷玉拿鎗來迎，二人戰了四合，懷玉鎗法雖精，到底還遜羅家槍幾分，只得道：「兄弟，讓你罷！羅通大悅，就叫：「諸位哥哥，有不服者，快來比武。連叫數聲，無人答應，遂上前道：「老伯父，小姪要挂帥印。程咬金道：「你身上不整，像什麼樣？吩咐家將道：「取衣服與公子裝束。家將答應，忙與羅通打扮齊整。李治就降旨意，命各府主爵，明日點起人馬，星夜往番邦救陛下龍駕回朝。衆爵主齊說領旨。魏徵就保殿下回宮不表。單講羅通威威武武，回到家中下馬，進入中座，說母親孩兒奪了元帥，明日就要前去破虜了！夫人大怒道：「你這畜生，我昨日對你說，全然不

聽教訓，必要前去奪什麼元帥；我想北番多是能軍猛將，你年輕力小，幹得什麼事？我且問你，你祖父父親，是爲甚而死的？羅通道：孩兒年幼，未知怎麼死的？夫人大哭道：你祖父父親，皆是爲國捐軀，死於非命。羅通大哭道：母親，我祖父父親，死在何人之手？望母親說明，孩兒就要報仇。夫人道：兒呵！你既有意報仇，不消問我；可問程伯父，就知明白。彼時報仇不報仇，由你！羅通道：孩兒問了程伯父，不取仇人首級，前來見母親，就算孩兒不孝！其夜羅通心中納悶，到五更天明，各府公子爺戎裝披挂，齊到教場聽令。羅通頭戴金冠，身穿銀鎧，上了白龍駒，手拿梅花鎗，來到教場。諸將上前打拱畢，點了三十萬人馬。羅通命蘇麟、蘇鳳先解糧草而行；程鐵牛領三千人馬，爲前部先鋒。羅通祭旗畢了，放炮三聲，排開隊伍，衆小爵主同羅通程咬金望北番大路進發。行到日晚，札下營盤。羅通與程咬金在營中飲酒，忽想起母親之言，就忙問道：小姪有一事，要問伯父；當初我祖父父親怎樣死的？昨日家母泣涕，對我講說祖父父親死於非命。那時我問死於何人之手？待孩兒去報仇，誰知我母不肯說明，叫我來問伯父，就知明白。故小姪今夜告知伯父，望伯父說明，我好報仇。咬金聽了，淚如雨下道：嗚！可憐你祖父父親，皆遭慘死；今姪兒有此孝心，思想報仇，也是難得；但今夜且不要講，待破了番兵，然後

對你說明。羅通道：伯父爲何不說？咬金道：你今第一遭爲帥出兵，萬事盡要丟開，尋些快樂才好；若煩惱惱傷，恐出兵不利。羅通道：是了。到了明日，發炮再行望雁門關而去。羅通府中，還有一位二公子，年方九歲，力大無窮，生得面紅唇白，鳳眉秀眼，是羅安所生的；竇夫人過繼爲二公子，取名羅仁，如親生款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羅仁私出長安城 鐵牛大敗磨盤山

當下竇夫人過繼羅仁爲二公子，弟兄情投意合，極聽母親教訓。一日，因有事在外邊闖禍，數個小無賴百姓會齊，多到羅府叫冤。夫人大怒，將羅仁鎖禁書房，不許出門。若說羅仁的力大，憑你大大的胡桃鏈，也有本事裂斷，如何鎖得他住？因他遵母親之法，不敢倔强，所以被鎖在書房，一月有餘。這日，有丫環拿一盤饅首，送來與羅仁吃。羅仁道：丫環我問你，這兩日哥哥爲何不見？丫環道：二公子，你難道不知道麼？前日萬歲爺平番，被困木楊城，程老千歲到來討救，要各府公子，考了二路元帥，前去救駕；今大公子爲元帥，領兵定北去了。羅仁道：他幾時去的？丫環道：有三天了。羅仁道：何不早报？我最喜殺狗番的。就把頸中鏈子裂斷，拿了兩柄銀鎚，往外就走，出門去了。丫環連忙報知夫人說：二公子聞大公子領兵定北，也要去殺番狗，拿了鎚一竟去了。夫人聞言，

忙令家人羅春羅德去追他回來。二人領命追出城外，看見二公子不識路徑，在那裏東張西望，忙上前叫二公子，夫人大怒，說你不聽母訓，私自出外，叫公子回去。羅仁道：你們要死還要活？二人道：公子這話怎說？羅仁道：你們要死，領我回家去；你們要活，同我到哥哥那裏去。二人聽了有些膽怯，又恐他認真，卽把鐵鎚打來，只得說道：公子就要到大公子那裏，也要同我們回去，辭別夫人，討些盤纏行李。羅仁道：既如此，你代我去說，我在這裏等你。二人道：公子同回去。羅仁道：我若回去，母親阻止不容我去；你們自回去說，不必多言。二人不敢違命，只得走回，將這話稟知夫人。夫人道：這畜生也是這樣倔强，也罷！你們帶了盤纏，領他去罷。羅春羅德就取了盤纏行李，來到城外，對二公子說了。羅仁大喜，二人跟隨而去，我且慢表。再說先鋒程鐵牛領了三千人馬，出了雁門關，行到磨盤山來。忽聽山上一聲鑼響，見有數千嘍囉，走下山來，爲首一個大王，年紀還輕，十分兇惡，漆臉濃眉，大眼獅口，手執雙斧，大聲叫道：來的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若說沒有，叫你插翅也難飛過。鐵牛上前喝道：狗強盜，你敢是吃獅子心大蟲膽的麼？天兵到此，還不投降。大王道：我不管天兵不天兵，就是皇帝到此，也要買路錢。鐵牛大怒，把斧砍去，那大王舉斧架開，二人大戰起來。原來這大王姓俞，名遊德，慣用脚

踏弩，鍊得希熟的，把一張弩弓，放在馬鐙上；若交戰不勝，就把脚板一鈎，發出箭來，要中那裏，就是那裏，再不歪偏的。程鐵牛那裏知道，戰到二十餘合，俞遊德把脚板一鈎，一箭發出，望鐵牛面上射來。鐵牛把頭一偏，正中腮骨，血流滿面，回馬便走，走不上三五十里，大隊兵馬來了。羅通望見鐵牛，心中大驚。鐵牛走到馬前道：元帥，小弟奉令前往磨盤山，被一個強盜阻住去路，小弟被他傷了一箭，幾乎性命不保，敗走回來，望元帥恕罪。羅通道：要買路錢，決非無能之輩，待本帥前去收服他。鐵牛道：他如脚底下射箭，須要防備。羅通道：我知道。遂望磨盤山殺來。俞遊德帶了嘍囉攔住去路，喝道：快將一萬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若沒有，須獻元帥首級過來。羅通大怒道：狗盜強好好下馬，歸本帥標下，饒你一死。俞遊德道：我大王看你年輕力小，一定要來送死，照我的斧罷！遂把斧砍來，羅通把鎗相迎，戰未三合，俞遊德那裏招架得住，遂將脚一鈎，喝聲着箭，直望羅通面門射來。羅通是防備他的，把右手往上接箭在手，就把左手一鎗刺來，正中馬眼，那馬一叫，四足跳起，把俞遊德翻下馬來，被唐兵把撓鈎搭去綁了。衆嘍囉說：不好了！二大王被他捉去，我們快報與大王知道。飛奔往山上去了。不多時，又有一位大王趕來，生得青臉紅眉，獠牙怪眼，海下無鬚，尙還少年。程咬金看見，心中想道：這個

強盜面貌，與單雄信無二，只少了一臉紅鬚。羅通見他跑到面前，把鎗一起道：「好大胆的強盜，今日天兵定北到此，怎敢領衆擋路，要買路錢？分明活不耐煩了！那大王道：你們既沒有買路錢，就罷了，什麼擒我兄弟，兪遊德好好放了過來，饒你一死。若有半聲倔強，立叫你性命頃刻身亡。」羅通大笑道：「你口出大言，還不曉得我羅家的鎗利害麼？那大王道：你可是羅成之子麼？」羅通道：「然也！你既曉得本帥，何不下馬歸正？」那大王道：「阿呀！小賊種，你們是我讎人，不想今日相遇，我若不殺你，誓不爲人。」羅通道：「我是一家公爺，並未出兵，又不曾害人的命，與你有什麼讎？你且說來。」大王道：「我父叫單雄信，我叫單天常，昔年我父與你父原是結義兄弟，後來我父在洛陽王處爲駙馬，保奏你父爲一字並肩王，十分款待；你父忘恩負義，暗暗投唐，引誘唐王攻破洛陽，把我父殺死，這恨難消。今你父雖死，取你的心來祭我父，亦是一般。」羅通大笑道：「你原來就是單哥哥；小弟想哥哥何必這等執法？你說伯父身死，却與我父無罪。自古兩國相爭，各保一主，知有什麼冤讎，什麼有罪？今日故舊相逢，千萬之幸。」單天常大怒道：「父之讎不共戴天，還有何說？就把金釘銅槊打來。」羅通把鎗架定，說哥哥休要認真，快快下馬同小弟拜見程老伯父，同往北番救駕，何等不美。」單天常道：「有讎不報，枉做英雄！又把槊打來，

羅通將鎗逼開，回手一鎗刺來。單天常叫聲不好，把槊往上一架，忽被羅通夾腰一把，擒過馬來，按在判官頭上，轉馬回營。下馬說道：如今還同小弟去定北，還是怎樣？天常暗恨道：我今被擒，若不從他，必然被害；不如從了他，或者早晚間得以殺他，也未可知。主意定了，說道：我願同去定北。羅通道：小弟恐哥哥口是心非，放心不下。天常道：大丈夫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元帥若不信，我便立誓。若有口是心非，此番前去平番，就死於敵人之手。羅通大喜，就同他來見程伯父。咬金道：賢姪，你父在日，與我好兄弟，今見我賢姪長大，武藝精通，我也覺歡喜。天常又與衆兄弟大家見禮，忽見俞遊德綁縛在下面，就說道：元帥俞遊德，乃是我結義兄弟，望元帥放了他。羅通聽了，教人釋放，吩咐排筵，衆小兄弟一同飲酒。到了次日，羅通自思這兩個人，未必真心；若在兩旁，恐有不測，就叫單哥哥、本帥令箭一枝，你二人領三千人馬，爲前部先鋒，先往白狼關去。天常接了令箭，同俞遊德帶了人馬，竟往白狼關來。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白狼關銀牙逞威 鐵蹄牌大勝唐將

當下單天常、俞遊德領兵行到白狼關，放炮安營。俞遊德見天色尚早，就要出馬討戰。天常道：北番利害，須要小心。遊德道：不妨。拿斧上馬，冲到關前，大叫：關上軍士，快報與

主將知道，快快出來會我。小番報進關中，守將是鐵雷銀牙，身長一丈，頭如笆斗，眼似銅鈴，使一塊鐵蹄牌，如中國民間用的檄條檄板一般，長四尺，闊三尺，厚五寸，沒有柄，用一根橫撐，把手底面有二百隻鐵釘在上，若是鎗刀殺來，就把蹄牌一柵，鎗刀就拔出去的；回手打來，利害不過，有千把多斤重，人那裏當得起。這鐵雷銀牙正與諸將議論，忽小番報進，說有唐將在外討戰。鐵雷銀牙道：「該死的來了！」遂上馬執牌，放炮開關，沖出關來。俞游德喝聲：「番狗，快通名來。」鐵雷銀牙大笑道：「磨家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總兵，大將軍鐵雷銀牙。俞游德道：「俺不曉得你無名之輩，今日大唐救兵已到，好好下馬獻關；若有半句推辭，頃刻劈於馬下。」鐵雷銀牙道：「不必誇能，你也通下名來。」俞游德道：「我乃大唐二路元帥羅標下先鋒俞游德。」鐵雷銀牙大笑道：「原來是無名小卒，想是要來送死了！」俞游德大怒，把斧砍來，鐵雷銀牙把手中蹄牌，望斧子上噶啣一聲，那兩柄斧子多打在半空中去了；復一蹄牌打下，俞游德躲閃不及，被他打在頭上，竟嗚呼哀哉！單天常一見大哭道：「我那兄弟阿！死得好慘！催馬搖槳，沖上前來，把槳就打。」鐵雷銀牙把蹄牌向槳上噶啣這一驍，那柄槳竟往半空中去了；他又把蹄牌打下，單天常無處可逃，亦死於馬下。銀牙大笑回關，敗兵連忙走回報知元帥。

說：二先鋒與白狼關守將交戰，皆被打死了！羅通大驚，忙趕到關前，放砲安營。次早，羅通陞帳，諸將進中營參見，站立兩旁。羅通道：諸位哥哥，誰敢出馬前去討戰？忽閃出秦懷玉，上前道：小將願往。羅通道：秦哥出馬，須要小心。懷玉道：不妨。提鎗上馬，馳到關前討戰。關上小番，連忙報知主將。銀牙道：送死的又來了。提牌上馬，來到關前，放炮開關，冲至陣前，大叫道：來將快通姓名來。懷玉道：俺乃秦叔寶之子秦懷玉，是奉秦王帥將令，特來取你首級。說罷，把槍刺來。銀牙拿踹牌噶啣一聲架開。懷玉退了十數步，又冲上去，戰了七八合。懷玉那裏是番將對手，把鎗虛幌一幌，回馬就走，跑入營中，對元帥道：番狗果然利害，小將不能取勝，望元帥恕罪。羅通道：俺乃天子駕前越國公，要到木楊城救駕，待我親自出馬。遂提鎗上馬，冲出營外，鐵雷銀牙大喝道：這一座關，尚且不能破，來將何名？羅通道：羅通是也。銀牙聞言，吃了一驚，暗想道：這厮原來是羅藝之孫，諒必鎗法利害。遂問道：你可是羅成之子麼？羅通道：然也！你若聞我之名，何不下馬投順？銀牙道：你在中原，算你有名，來到我邦撞着我，你只怕性命也活不久了！羅通大怒，把鎗刺去。銀牙把踹牌一擋，兩下交鋒，各顯本事。一往一來，戰到五十合，不分勝敗。羅通心中一想：待我回馬鎗挑了他。遂虛幌一鎗，回馬就走。銀牙見羅通不像真敗，明知

其意，遂大笑道：「羅通，你家回馬槍，善能傷人；我不追你，你亦無奈何我！」羅通聽了大駭道：「他不上我當，便怎麼處？」只得上前又戰起來，直殺到日落，並無勝敗，兩下各自鳴金收兵。明日又交戰，一連戰了三日，總不能勝。到第四日，羅通陞帳，諸將站立兩旁。羅通一時疲倦，把頭靠在桌上睡去。看見營外走進兩個人來，甚是可怕。前面一個頭戴鬧龍鬪寶紫金貂，冲天翅，身穿錦繡蟒袍，面如紫漆，烏眉豹眼，連鬚鬚鬚；左眼一條血痕，後面一人頭戴金箔帶，身穿大紅蟒，面如滿月，秀眼鳳眉，滿面有血點，袍上盡是血跡。二人走到羅通面前，兩淚紛紛，說：「你這不孝畜生，大冤未報，與國家出什麼力？」羅通一見大驚，忙問道：「二位將軍爲何說這話？」二人道：「呀！你是不認得我了！我是你祖父羅藝，這是你父親羅成，可憐盡遭慘死，無人伸冤。今到你面前，要你報冤雪恨。」羅通聽了，大哭道：「原來二位就是祖父父親，望乞說明。」羅成道：「羅成道：我兒，你有忠心，出道：我的孫兒阿！你若知道羅成，去問程伯父，就知明白。」羅成道：「我兒，你有忠心，出力王家，奈白狼關難破，爲父的有件東西與你，你就可勝那番將了。」說罷，將手向羅通袖中一放，把羅通一扯，說：「我兒醒來，我去了！」就同羅藝回身，望營外而去。羅通叫聲：「爹爹同祖父，往那裏去？」旁邊程鐵牛應道：「爹爹在那裏，把手往桌上一拍，嚇得羅通冷汗。」

直淋，擡起頭來，乃是一夢；心中狐疑，暗想：祖父父親之讎，叫我問程伯父，就令軍士到後營去請程老千歲出來。不多時，程咬金出來，叫：姪兒有什麼事？羅通滿面流淚，說：伯父，小姪方纔睡去，夢見祖父父親，要我報讎，叫我來問程伯父，讎人姓名，所以請伯父出來；今日必要對姪兒說明。程咬金道：原來你祖父父親陰魂不散，到來托夢；你今日在此破關，不便對你說明；我必破木楊關，然後對你說了。羅通道：伯父方纔祖父父親對我說：若是程伯父不肯對你說明，待我捉他到陰司去算帳。這一句話，嚇得程咬金胆戰心驚，說：叔父兄弟，叫你不要來捉我，待我對你孩兒說便了。羅通大喜，咬金就叫鐵牛往後營箱內，取一包箭頭來，鐵牛答應，忙往後營開箱，取出送來。咬金接在手中，不覺大哭了，叫聲：姪兒，你解來看。羅通接了，將包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包箭頭，不解其故。咬金道：姪兒，這一包箭頭，有一百零七個；你祖父中了這一條倒鬚鉤而死；你父親遭亂箭身亡。羅通泣道：我祖父父親被何人射死？咬金道：那讎人就是隨駕在木楊城中的銀國公蘇定方。前年煬帝無道，各路作亂，彼時蘇定方保了明州夏明王竇建德，起兵攻打幽州。那幽州是你祖父管轄的汛地，豈肯被他所奪，領兵出戰，被蘇定方發一枝箭，名曰倒鬚鉤，射中左眼；你祖父回衙，拔箭歸陰。後來五王起兵，共伐唐兵，蘇定

方設計，把你父困到淤泥河，馬蹄陷住，亂箭射死。我原想姪兒大來，好與父報仇，所以將這些箭頭，收拾在此，與你看的。今日對你說明，這冤讎乃蘇定方這狗賊。羅通聽了大怒道：我把蘇定方這賊子，碎屍萬段，方雪我恨。羅通正在大怒，忽有軍士報進道：啟元帥爺，蘇家二位公子，解糧到了，現在營外。羅通聽了道：阿呀！氣死我也！與我綁進來。手下一聲答應，就把蘇家兄弟綁進來。蘇麟、蘇鳳道：小將解糧，毫無差錯，爲甚元帥責備小將？羅通見問，不好說報仇之事，一時無言，說也罷！本帥命你往關討戰，若勝得番將，就罷了！如若敗回，休怪本帥。二人應聲得令，退出營外。蘇鳳叫聲：哥哥，元帥不知爲甚大怒，不問根由，要斬我們。蘇麟泣道：兄弟，你難道想不出羅通作事麼？我方纔入營，看見羅通面帶大怒，又有淚形，一定要與父報仇了！今命我到關討戰，若勝還可；若不勝，性命不保了！蘇鳳說：哥哥放心，若不能勝，待兄弟與他分辨，保救哥哥。蘇麟提鎗上馬，與銀牙打仗，我且慢表。再說羅通在營，又叫老伯父！姪兒夢中父親對我說：你若破此關，我有一件東西在此，卽放在小姪袖中，不知是什麼東西。遂把手往袖中摸出一張紙來，見紙上畫一張小小灣弓，一枝箭在上面，羅通不解其意，便叫伯父，這一件東西，不知什麼意思？咬金看了，想了一回，說道：呀！是了！這是你父親當初慣用的，名爲

月兒弩，你父在日，藏在懷內；若遇勇將，不能取勝，拿出來，陰陽手按定，這是每日練就。此件秘訣，放將出來，百發百中，取人性命，如同反掌。今日姪兒難破此關，你父也教你用月兒弩，所以紙上畫此圖形。羅通道：月兒弩小姪不會，怎麼處咬金道：不妨，你是乖巧，容易習練；你父也承教我，我雖不精，有幾分會的，待我教你。羅通就令家將，依紙上畫的弓箭大小一般，與我製造起來，家將應聲進去。不多時，蘇麟大敗進營道：元帥，關中番將踞牌，甚是利害，小將難以取勝，求元帥恕罪。羅通大怒，喝聲：蘇賊，這一座關就不能破，大敗回營，叫刀斧手綁去斬首。刀斧手一聲答應，把蘇麟綁出營門去了。蘇鳳看見，連忙跪下道：元帥，勝敗兵家之常，求元帥恕罪。羅通大怒道：勝則有賞，敗則有罰，你敢觸怒本帥？左右，與我拿下，重責四十棍。兩旁軍士，把蘇鳳拿到，重打了四十棍，打得鮮血直流，含怒起身。刀斧手拿蘇麟首級進營，繳令蘇鳳一見，哭出營外，回自己營中，收拾行李路費，等到三更，往別處逃去了。到了次日，軍士來稟說：蘇鳳昨夜不知那裏去了？羅通道：一定逃走了！由他去罷！我昨日斬了蘇麟，未出胸中之怒，必須殺了蘇定方，我祖父親窺仇方報。程咬金道：是。遂教羅通學習懷揣月兒弩，果然羅通乖巧，一學就會，練了三日，射去正中。咬金大喜道：如今練習已熟，事不宜遲，明日就去攻關。

討戰；或者你父陰中暗保，也未可知。羅通道：伯父之言有理。一到明日，把月兒弩藏在懷內，上馬到關討戰。鐵雷銀牙聞知，上馬出關，也不打話，戰了二十餘合，羅通詐敗而走。銀牙知他要用回馬槍，住馬不追。羅通詐敗下來，在懷中取出小弓，回頭看見，不追下來，即轉馬來，暗叫：父親阿！你陰靈有感，保佑孩兒一箭成功。將手一捺，嗖的一箭，發將出來；果然羅成陰靈暗助，不高不低，射中銀牙咽喉，即時跌落，死於馬下。羅通見銀牙已死，回頭叫衆將搶關，把槍一擺，殺過吊橋，番兵死者死，逃者逃。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八寶銅人敗羅通 羅仁雙鎚救長兄

當下羅通同衆將乘勢殺入關中，見番兵走得乾乾淨淨，盤查錢糧，養馬一日。次日，遂進兵金靈川。那金靈川守將，名叫鐵雷金牙，身長一丈，有萬夫不當之勇。忽見小番來報：白狼關已失，銀牙將軍陣亡了！鐵雷金牙聞言，大哭道：阿呀！兄弟呀！你如此英雄，一旦喪於唐將之手。遂吩咐小番道：用心守關，若唐將來到，速速通報，待我好與兄弟報仇。此話慢表。再說羅通大隊人馬，來到金靈川，安營下寨。明日，羅通對衆將道：本帥聞番將甚是利害，今日待本帥親自出馬，你們衆將，上馬出營，看見小番，或者挑得番將，

就取金靈川，豈不爲美？衆將稱善。羅通執槍上馬，冲出營來。小番看見，報進關中。鐵雷金牙聞報，遂提刀上馬，放炮開關，放下吊橋，沖出關來。羅通擡頭一看，見番將生得紫臉豹眼，闊口黃鬚，甚是可怕，大喝道：番將可通名來！金牙道：你要問俺家之名麼？俺乃流國山川七十二島，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百勝將軍。鐵雷金牙便是。我曉得你是羅成之子羅通，你傷我兄弟銀牙，我要叫你碎死萬段，以泄我兄弟之仇。說罷，將刀砍來。羅通舉槍架住，戰了五十餘合。羅通見他刀法已亂，將槍往胸前刺來。鐵雷金牙叫聲不好，躲避不及，正中前心，落馬而死。羅通同衆將乘勢搶關，殺得番兵忙忙似喪家犬，急急同漏網魚，逃奔銀靈川來。那銀靈川守將聞知，金牙銀牙如此英雄，尙且被殺，料此關必不能守，就逃走了。羅通得了金靈川，又取了銀靈川，遂進兵野馬川。再講野馬川守將，叫做鐵雷八寶，其人身長一丈，頭大如斗，兩眼銅鈴，口似血盆，連鬚紅鬚，力能拔山，要算番邦一員上將，慣使個獨腳銅人。那銅人長四尺，有頭有手，只有一隻脚，像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一般，重有千斤，十分利害。一日，鐵雷八寶正與諸將議事，忽見小番來報道：將軍爺不好了！大唐救兵，打破三關；大將軍二將軍俱皆陣亡，不日兵到野馬川來了！鐵雷八寶聽了，不覺下淚道：大兄二兄，俱遭蠻子之手，此恨怎消！

待他兵來到關下，我不將這銅人打盡蠻子，也誓不立於人世也！這話不表。再講唐兵來到野馬川，放炮安營。次日天明，羅通陞帳，說今日那位哥哥去討戰？閃過秦懷玉道：小將願去。羅通道：哥哥，須要小心。懷玉得令，上馬提槍，到關上來討戰。小番連忙報入帥府，鐵雷八寶聞報，結束上馬，拿了獨脚銅人，來到關門，放炮開關，一馬沖出。懷玉抬頭一看，心中大駭，說他手中拿的是什麼東西？我想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知，何曾見有這人用的是獨脚銅人？又生得十分惡相，遂進前喝道：這個番狗多大本事，敢來送死？快留下名來。鐵雷八寶道：你要問俺之名麼？俺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麾下，加爲隨駕大將軍，鐵雷八寶便是。你也通過名來，俺好打你爲粉碎。懷玉道：我是護國秦老千歲，廕襲小爵主，奉朝廷旨意，挑選二路大元帥麾下，加爲無敵小將軍。秦懷玉便是。你放馬過來，照爵主槍罷，就把槍望八寶面門上刺來。八寶把獨脚銅人向槍上一擊，懷玉叫聲不好，幾乎跌下馬來，槍多拿不牢固了。馬沖鋒過去，被八寶將銅人望頂上打下來，好像泰山一般。懷玉喊聲不好，我命休也！把槍橫抬上去，一聲響亮，槍似彎弓模樣，馬倒退了十數步，連忙轉馬大敗而走。八寶道：小蠻子走那裏去？緊緊追來。懷玉早進營了，軍士射住陣腳。八寶將馬扣住，喝道：量你們營中，多是無名小卒，快

快退去，放你殘生。不表八寶誇言，單講懷玉下馬，進大營中說道：元帥，番狗饒勇，手中銅人十分沉重，小將擋他不住，望元帥恕罪。羅通道：北方番兒，算得異人了；用的軍器，多不在十八般武藝裏面。哥哥無罪，待本帥親自出馬，看他如何？遂上馬提槍，跑出營門。咬金與衆將，聞說番將用什麼銅人爲兵器，各出營觀看。羅通冲到陣前，鐵雷八寶道：送死的又來了！你是什麼人？快通名來。羅通道：我乃越國公，廕襲小爵主，二路掃北大元帥，唐殿下羅通便是。八寶聽了道：你可是當年平北王，羅藝老蠻子傳下來的麼？羅通道：你也知本帥之名，何不下馬受縛？八寶冷笑道：我兩個哥哥，盡喪你手；我立要把你碎屍萬段，方雪我恨。就把銅人望頭上打下。羅通看這銅人沉重，叫聲不好，只得把槍橫抬上去，馬倒退有數十步，兜轉過來。八寶又是一銅人打下，羅通又把槍一拍，覺虎口振得麻裂了！心中想道：這番狗果有本事，不如發回馬槍挑了他罷！就把槍虛幌一幌，回馬而走。八寶大笑道：你不要弄鬼，我豈不曉得你家回馬槍的利害，但別將怕你回馬槍，我獨不怕你；我今將銅人在此搖動，看你怎樣把回馬槍傷我？就把銅人在手搖動，將喉嚨前心護定，催着坐騎，隨後追來。羅通聞言，回頭一看，見他把銅人搖動，護住咽喉，一路追來，並無落空所在，那裏發得回馬槍；心內着慌，把絲韁一編，望左

營邊落荒而走。八寶喜道：你若敗進營中，我也無奈何你；你今反落荒而走，不怕你飛上天去。遂緊緊追趕。咬金與衆將在營前望見，大驚。咬金道：這個畜生該死了！敗下來自然進入營中，怎麼反落荒而走！一定多凶少吉了！此話慢表。且說羅通被八寶追了四十里路，急得汗流脊背。只見八寶使起銅人，緊緊追趕，一步不能放鬆。想道：這回馬槍不能傷他，將如之何？心下在此沉吟，馬略慢了一慢，却被八寶趕到，舉起銅人，從背後打下。羅通喊聲：我命休矣！把槍抬得一抬，在馬上亂抖，二膝一催，拿馬一直跑去。八寶又急急追趕。離却營盤，有八十里路了。羅通嚇得昏迷不醒，伏在馬鞍上，只管跑去。我且慢表。再說羅仁同兩個老家將羅春羅得，一路進了白狼關。金銀二川不見羅通的兵馬，心下十分煩惱。正在行路，忽聽見喊聲道：番狗，休要來追。羅春羅得抬頭一看，見一員番將，手搖銅人，追趕一員銀冠朱髮的小將下來，大驚道：呵呀，不好了！這員敗下來的小將，好似我家大公子一般。羅仁仔細一看，說是呀！阿吓！一些不差，我哥哥既然大敗，我此時不去救他，竟待何時？遂拿雙鎚要去。羅春道：二爺使不得，番狗饒勇，你哥哥尚且大敗，你如何敵得他？羅仁道：不要你管。跑馬過去，叫聲哥哥，我來敵你。羅通抬頭一看，不覺驚駭，叫聲：兄弟，你年紀尚小，不要藐視番狗，快退下去。羅仁不聽，竟追

上來。羅通好不着急，扣定了馬。那羅春羅得趕上來，叩見羅通，同羅春觀望羅仁。羅仁提了兩鎗，上前喝道：「你這番狗，那羅通是我哥哥，二爺在此。」八寶看見了小孩子在馬前講話，不覺大笑，把馬扣定道：「孩子，魔追趕羅通，你爲什麼攔住馬前？倘被馬脚踹死了，休怪魔家說遲。」去罷。待魔家去路，羅仁喝道：「你這番狗，那羅通是我哥哥；我特來打你爲肉醬。」八寶大怒，就把銅人打下。羅仁向銅人一擡，架在旁首，冲鋒過身來，低打着他身體，就望八寶騎的馬頭打去。那馬頭卽時粉碎，跌倒下來，把一個鐵雷八寶，翻在塵埃。羅仁又一鎗打去，把八寶頭顱打得肉醬一般，一命歸天去了。羅通與兩家將見了大喜，上前道：「兄弟多多虧你，我險喪於番狗之手，請問兄弟到這裏做什麼？」羅仁道：「兄弟也要去殺番狗，立功出仕，故爾來的。」羅通道：「既如此，同我營中去。欲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羅仁禍陷飛刀陣 公主喜訂三生約

再說營內諸將，等至更初，不見元帥回來，大家着忙。忽見軍士來報：「元帥回營了！」諸將一齊出來，迎接說：「元帥受驚了！阿呀！二兄弟，爲何亦在此？」大家入營。羅通把兄弟相救情由，說了一遍。衆將大喜。羅仁就拜見程伯父，又與衆位哥哥見禮。羅通道：「如今他關

上小番等候主將回關，必然不閉關門；不如連夜搶進關中。衆將聽令，各提兵器上馬。後面三軍齊起，羅通、羅仁先把關門打開，冲到裏面。後面衆將相繼殺入，把那些番兵亂砍亂殺，小番盡皆棄關而逃。羅通就令改立旗號，查點糧草，一宵過了。明日清晨，發炮起行，往黃龍嶺而來。行了數日，已到黃龍嶺，放炮安營，驚動了關上小番，慌忙進衙。飛報主將道：啟公主娘娘，南朝救兵已至關下，了屠爐公主聽見說：該死的來了！遂跨上雕鞍，提了兩口繡鸞刀，離了帥府，來至關門，放炮開關，冲到營前討戰。軍士連忙報入營中，羅仁聽見有番婆討戰，心中大悅，閃出道：哥哥待兄弟出去擒他。羅通道：兄弟須要小心。羅仁道：不妨。他一個孩子，也不坐馬，拿兩柄銀鎚，走出營去。羅通放心不下，同衆將出營觀望。羅仁來至陣前，看見番婆，生得形容窈窕，好似月裏嫦娥，一身粧束，宛如昭君重生。羅仁見了，不覺大喜道：番婆，看你千嬌百媚，這般絕色，就有千金也難買；我哥哥還沒有妻子，待我活擒你回營，送與哥哥結爲夫婦。那公主聞言，滿面通紅，大怒道：哇！你這小孩子胡言亂道，想是活不耐煩了！照刀罷！遂把刀望羅仁面上劈來。羅仁把銀鎚將刀架在一邊，冲鋒過去；又把鎚望頂按下。公主看來不好，把雙刀用力一架，響了一聲，不覺火星迸裂，直坐不穩雕鞍，想道：他年紀雖小，力氣倒大，不如放起

飛刀傷了他罷！就把兩口飛刀起在空中，念動真言，青光衝起，把指頭點定，直取羅仁。驚得營前羅通，魂不附體，叫聲：兄弟，上是飛刀，快逃命。那羅仁年纔九歲，那曉得戰陣的利害，忽見有刀在空中旋下，心中到喜道：這番婆還會做戲法。口還不會開，一口刀斬下來了！羅仁喊聲不好，把頭一偏，一隻左臂斬斷了，又一刀飛下，一隻右臂斬掉了，可憐一位小英雄，斬爲肉醬。羅通見飛刀砍死兄弟，不覺大哭道：阿呀！我那兄弟阿！你死得好慘也！我今日不與兄弟報仇，也不爲人了！遂把馬沖上來。公主看見來了一員小將，生得粉面朱唇，好似潘安轉世；秀眉鳳目，猶如宋玉還魂。公主暗想：我生在番邦二十年，從不曾見有這美貌才郎。心下十分愛慕，就說道：來的唐將，快留名來。羅通喝道：你這賤婢，將我兄弟亂刀斬死；我與你勢不兩立，休問我名，照槍罷！就把槍劈面刺來，公主舉刀架住。二人戰了十餘合，公主暗想：這蠻子相貌又美，鎗法又精，不要當面錯過；不如引他到僻處所在，與他面訂良緣，也不枉我爲人了！公主算計已定，把刀虛幌一幌，回馬而走。羅通道：賤婢，你要走那裏去？我今與弟報仇，勢不兩立，亦不怕你飛刀也！遂縱馬趕去。公主走到一座山凹，帶轉馬頭，將飛刀起在空中，指頭點定，喝道：小蠻子看頂上飛刀，要取你命了！羅通仰頭一看，叫聲：阿呀！我命休了！把身軀伏在鞍轡

上公主道：小將軍，我今把指頭點住在此，飛刀不下來了，你休害怕；我有一言告稟，未知將軍意下若何？羅通說：你有何話，快快說來。俺就是當年羅藝後嗣；俺家今年二十歲。我乃二路平番大元帥，唐殿下羅通是也。公主道：原來小將軍就是當年羅藝後嗣。俺家今年二十歲；我父名叫屠封，當朝宰相；俺家還未適人，意欲與小將軍結成絲蘿之好，未知允否。羅通怒道：你傷我兄弟，是我切齒大仇人，那有仇敵反訂良緣之理？你休得胡言亂想，照鎗罷！晃的一鎗，直望咽喉刺來。公主將刀架開，說：小將軍，你休要執意；你的性命，現在我娘娘手掌之中。我對你說，你若肯允，俺家情願獻關投降；如今在你馬前一敗，就令番兵退到木楊城。等你兵馬一到，就裏應外合，共殺我邦兵馬。俺家幫你救出唐王，立了功勞，豈不消了誤殺小叔之罪？然後小將軍差一臣子，求聘我邦，豈不兩全其美。你若不肯，我把指頭拿開，飛刀就要取你性命；那時仇不能報，駕不能救；況又絕了羅門之後，算得將軍是一個大罪人，將軍休要執迷不誤。羅通聽了，暗想：這賤婢，雖不知廉恥，親口許姻；但這言語實實有理。我不如應承允他，且去木楊城殺退番兵，救出龍駕，然後與弟報仇，未爲晚也。算計已定，假意說道：既承公主美意，敢不從命；但怕你兩口飛刀利害。今既與本帥訂了姻緣，已降順唐朝，可把這飛刀拋在澗

水之中，羅通方信公主是真心投唐了！公主道：既是小將軍允我親事，要我拋去飛刀，有何難處？但恐將軍口是心非，罰一個重誓，我纔把飛刀拋去。羅通暗想：我原是口是心非，如今他要我立誓也罷！不如罰一個鈍咒罷！叫聲：公主，本帥若有口是心非，哄騙公主，後來死在七八十歲一個鎗尖上。暗想：七八十歲的人，有甚能幹？難道我殺他不過？這原是鈍咒呢！公主聽見他罰了咒，心中歡喜，說：將軍一言爲定，駟馬難追，便收下飛刀，拋在澗水道。小將軍俺家假敗，你隨後追來，我便棄關而走；在木楊城等你，共救唐王！便了！羅通道：是公主請先走，公主回馬就走。羅通隨後追趕，出了山凹，大趕道。番婆往那裏去？直趕到關前，小番把箭射住。羅通進營去了。公主對衆將道：呀！小蠻子利害，我不是他對手，飛刀又被他破了！我想此關料不能守，不如把關棄了，退到木楊城，等唐兵到來，一發困住，倒是妙計。衆番將依令，載了糧草，竟望木楊城去了。那羅通回到營中，衆將接住，咬金道：姪兒，你兄弟之仇不報，反被番婆逃入關去，何日得破此關？羅通道：王伯，如今父王龍駕救得成了，就把方纔把屠爐公主相約的言語，說了一遍。咬金大喜道：姪兒，如今速速領諸將取關前去。羅通道：是。遂令諸將三軍一齊取關。衆將得令，各各上馬，同羅通到關前，見關門大開，並無一卒把守，遂進入關內，寫書一封，

吩咐羅春羅德回家見太夫人說：不要悲傷；日後救了龍駕，自然斬屠爐女以報弟仇。二人領了元帥書信，竟回長安去。羅通遂令三軍往木楊城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蘇定方計害羅通 屠爐女憐才相救

我且不卽表羅通領兵前來，再說赤壁寶康王同丞相屠封元帥左車輪，在那裏飲酒，忽有小番來報：啟上千歲爺，屠爐公主回來了！康王大驚道：元帥王兒不守黃龍嶺，反領兵回來；這是什麼緣故？左車輪道：臣也不知，可宣他入營，問個明白。康王道：是遂令小番宣公主入營。小番傳旨出來，公主走進御營，俯伏道：父王在上，臣兒見駕。康王道：王兒平身。遂問道：王兒，那唐朝救兵，實爲利害，連破四關，鐵雷三兄弟俱皆戰死；王兒正該固守黃龍嶺，爲何回軍？公主道：父王，那唐將羅通邪法利害，臣兒飛刀被他破了，所以難守此關，只得回來。康王聽了，心中納悶，只得與衆臣商議破敵。這話慢表。且說大唐人馬，行了數日，探子來報：前面是木楊城了。羅通擡頭一看，果然番兵如山似海，圍得密不通風。遂令安營，對咬金道：伯父，如今待姪兒獨馬單鎗，殺進番營，叫開木楊城，見了陛下，同軍兵殺出城來。伯父若聽見炮響，就令衆姪兒攻進番營。正是：外破內

攻不怕番兵不退。咬金道：「姪兒所言有理。」羅通提鎗上馬，跑近番營，被番兵看見，連忙把箭紛紛射來。羅通大喝道：「休要放箭！如今救兵到了！本帥要踏營盤。」說罷，冒著弓矢，一馬沖進，嚇得番兵魂不附體，箭多來不及發了。被羅通把鎗亂挑亂刺，那些番兵見不是路，只得讓開一條路。羅通殺過了第一座營盤，又到了第二座營盤，驚動了番邦副將偏將，提斧拿刀，在羅通馬前馬後，亂劈亂砍。羅通把鎗前遮後攔，左鈎右掛，落空的所在，一鎗去挑了偏將幾人；又一鎗傷了副將幾員，把馬一摧，又衝過了一個營盤，直殺到第七座營盤，纔到護城河邊，只見城上多是大唐旗號，喘息定了，望南城而來。正要叫城，只聽一聲砲響，沖出一員番將，把鐵銅刀劈面斬來，羅通把鎗架定，喝道：「你是什麼人？擅敢攔住。」番將道：「我乃大將軍姓紅名豹，奉元帥將令，命俺圍困南城，你有什么事，敢來此亂我汛地？」羅通大怒，挺鎗刺來，紅名豹把刀相迎，戰了四十合，被羅通颯的一鎗挑進來，正中紅名豹咽喉，落馬而死。副將偏將見主將已死，躲避營中去了。羅通喘定了氣，走到南城邊，大叫道：「城上那一位公爺巡城，快報與他知道，說救兵到了！」小主爵羅通要見父王，快快開城門，放我進門。不料這日正輪著銀國公蘇定方巡城，聽見城下有人大叫，遂扒在城堞上望下一看，見是羅通匹馬單鎗在下，明知救兵到了，

暗想：我昨夜得一夢，夢見大孩兒蘇麟，滿身鮮血，說：爹爹孩兒死得好慘！這段冤內成冤，何日得清？我就驚醒。想起來此夢必有來因。他說：冤內成冤，必是羅家之事發了。將我孩兒擺佈死了，要報冤的意思。待我問他，就叫賢姪，你救兵到了麼？羅通見是蘇定方，心內大忿，但今日權柄在他，只得忍耐。道：救兵到了！煩蘇老伯開城，待小姪進後，朝見父王。蘇定方道：賢姪，你帶多少兵馬？幾家爵主？札營在何處？羅通道：小姪帶二十萬人馬，九家爵主，札營在番營外面。定方道：我家蘇麟蘇鳳可來麼？羅通見問，沉吟了一回，說：他二人在後面解糧。定方見他說話支唔，想他必是報仇，把我孩兒殺死，故我有此番惡夢；我若放他進城，連我性命也不保了！不如借刀殺人，以雪我兒之恨。叫這畜生四門殺轉，況番將左車輪，萬人莫敵；手下饒勇之輩，不計其數。這畜生必遭其害，豈不快我之心？主意定了，就說道：賢姪，陛下龍駕正坐銀鑾殿，正對南城，若把城門開了，被番兵沖進，豈不是你我之罪？賢姪，你今可殺進東城，待我往東城等你。羅通聽了，把馬一催，沿城走轉，殺到東城。忽聽一聲炮響，沖出兩員大將殺來，羅通大喝道：你們兩隻番狗，留下名來。一將大怒道：你這小蠻子，要問俺家兄弟之名麼？俺乃護駕將軍伍龍伍虎。把方天戟一架，伍虎又把青銅刀砍來，羅通將鎗架開。這羅通本事，雖然利

害，如今被兩將抵住了鎗，只好招架。那有空工夫發鎗刺去。三人在戰場往來冲撞，殺到四十餘合，羅通不覺發怒，盡生平力量，喝道：「照槍罷！」一槍刺中伍龍前心，死於馬下。伍虎見兄死了，心中着慌，不提防羅通趁勢橫轉鎗來，照伍虎頭上一擊，打得頭顱粉碎，即時死了。羅通雖然戰勝，還是喘息不住，殺得兩目昏花，行至護城河邊，望城上一看，見蘇定方已在城上，便叫道：「蘇老伯，快把城門開了！待小姪進城。」定方道：「姪兒，這東門正對番帥正營。那元帥左車輪勇猛非凡，內有大將無數，十分利害。若開了東門，一定被他冲進，你我二人，怎生攔阻？你不如到北城進來罷。」羅通暗想：「定方說話蹊蹺，好不煩悶，便說也罷！我若到北城，老伯不要推辭。」定方道：「這個自然！你到北城，我便放你進來。」羅通只得又殺到北城，忽聽一聲炮響，冲出兩員番將，醜惡異常，身長力大。羅通一看，不覺大驚，只得喝聲：「來將何名？」那二員番將道：「魔家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左元帥麾下，先鋒專魔，妖魔呼是也！你這小蠻子，敢來攪亂我汛地，分明要尋死路了！」羅通大怒，把鎗望專魔、妖魔刺來。妖魔將手中兩柄鐵鎚架起，妖魔呼把兩斧砍來。羅通把槍攔住，架在一旁。這兩員番將，好不利害，亂砍亂打，不在馬前，就在馬後，殺得羅通吼吼喘氣，把槍輪在手中，左鈎右掠，前遮後攔，迎開鎚，逼開斧。這兩名番將，一毫不懼，

只管追去。惱了小英雄性氣，把身一搖，氣力逼在兩臂；把鎗一緊，逼開了鏈斧，照定專魔狂咽喉刺去，挑下馬來。妖魔呼一見，心內驚慌，被羅通逼開斧，把槍打在頭上，跌下馬來，一命嗚呼了。羅通傷了二將，心內歡喜，望城上一看，見蘇定方在上面，說：蘇伯父，快快開門，放小姪進城。蘇定方見他驍勇，連殺三門，無人送他性命，不如叫他再殺至西城。那西城是番帥左車輪把守，他驍勇異常，料這畜生，殺得人困馬乏，必不是左車輪對手，豈不送他性命？就叫賢姪，爲伯父的真正千差萬差，害你團團殺轉。本該放你進城，但奉元帥將令，北城開不得的；我若開了北城，元帥就要歸罪於我。你可到西城來罷！羅通聞言大怒道：你說話太荒唐了！今日龍駕被困在城，到了救駕，爲何不肯放進城？反有推三阻四，是何主意？快快開城；若元帥歸罪，我羅通在此，決不累你。定方道：你既是救兵，西城也進得的，何必要進北門，使我有違將令？羅通道：我若是有力，就走西城何妨！但我連戰三門，人困馬乏，再走西城，分明要斷送我性命了！定方道：賢姪英雄無敵，這些番狗，豈是賢姪對手，我何能送你性命？羅通無奈，只得把馬催動，又殺到西城來。此時天已晚了，忽聽一聲炮響，冲出一員大將，後面跟了四十名番將，好不兇勇！羅通大喝道：來將快通名來。番將大笑道：要問魔家之名麼？本帥乃赤墜康王駕前，

封爲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左車輪是也！可曉得魔家兵法利害，敢來侵犯我西城麼？羅通大怒道：把你這番狗刺死，纔出我氣；你怎麼把我皇上困在城內？今日救兵已到，還不退走，阻住本帥去路，分明活不耐煩了！左車輪道：休要誇能，照我斧子罷！卽把斧對面砍來。羅通把鎗一架，馬退了數十步。要曉得羅通生力，本與左車輪差不多；如今羅通連戰了三門，力乏的了，自然殺他不過。他被左車輪這一斧砍得來，面臉失色。及戰二十餘合，羅通只得招架，並無回鎗。左車輪見羅通氣喘不絕，思想要活捉回營，就令小番與我把羅通圍住，不許放他逃走；待本帥生擒他來。衆小番一齊答應，各把兵器在羅通前後左右殺來。左車輪把一柄斧逼定羅通，羅通喊聲：不好了！只把一鎗輪在手中，前遮後攔，左鈎右掠，上護其身，下護其馬。這一場大戰，竟如翻江攪海一般。羅通心內著忙，見四圍鎗刀耀目，並沒有逃去路；手中鎗法慌亂，人又困乏，性命難保，只得大喊：我命休矣！誰來救我？那城上蘇定方看見，不勝歡喜，以爲孩兒之仇可報。這事我且慢表。再講御營內康王同屠封丞相屠爐公主等，正在議事，忽聽得外面金鼓連天，殺聲震地，忙問道：營外爲何吶喊？小番稟道：啟上狼主，外面有一小蠻子，名喚羅通，連殺三門，無人抵敵；如今在西城被元帥圍住，要活捉了！屠爐公主聽了

大驚暗想：我把終身託他，叫他殺進番營，共救唐王；如今他在西城廝殺，一定人困馬乏；倘有差遲，豈不怨恨於我？既把終身託他，救他也表我一片真心。因說道：父王、羅通利害，臣兒飛刀被他所破，想元帥也難擒他；待臣兒前去困他，以助元帥。康王大喜。公主提刀上馬，跑到西城，聽陣內叫我命休矣！誰來救我？公主暗想：分明在那裏叫我。遂大叫：衆將閃開，我來助戰，共擒羅通。衆將聽見，大家閃開。未知公主能救羅通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破番營康王逃命 殺定方伸雪父仇

我且慢表公主冲入陣內，相救羅通之事，先講木陽城內太宗坐在銀鑾殿，兩邊文武站立。太宗問徐先生：你陰陽有准？前日程王兄去討救兵，說今日辰刻救兵到了。爲何至今戌刻還不見到？必是算差了。茂公道：臣算不差，救兵辰刻已到城外，奈城門緊閉，被番兵圍住廝殺，以至今不見進來。太宗說道：有這等事，忽聽見外邊炮響連天，戰鼓如雷，喊叫不住。太宗大怒道：秦王兄今日是那位官員巡城，這等欺朕！救兵辰刻已到，至晚還不來奏，閉住城門，是什麼意思？奏叔寶道：陛下，今日是銀國公蘇定方巡城，不知他爲什麼事，不來奏知。尉遲恭大怒道：陛下，那蘇定方不來奏知我主，分明欺君，暗

爲賊謀，一定要反了；待臣去擒他。遂上馬往西城去了。茂公道：秦兄弟，快快領衆將分門而出，連夜冲殺番管，裏應外合，一陣成功。叔寶領命，就令馬三保段志賢領軍殺出東城。殷開山劉弘基領軍殺出南城。尉遲王兄同寶林領軍殺出北城。自與衆將領軍殺出西城。各領軍士，點起燈毬，照耀如同白日，一齊殺出。我且慢表。再說番將圍繞羅通，正在廝殺。見屠爐公主趕到助戰，大家閃開，公主喝道：羅通看刀！這一刀反望左車輪頭上砍下。車輪不曾隄防，把頭一偏，左臂已被砍斷，跌落馬下。羅通大喜，上前把鎗一刺，結果他的性命。衆番兵見公主殺了元帥，大叫：公主反了！公主反了！公主大驚，望前跑去。羅通此時膽大，把鎗亂挑亂刺，好不勇猛。那城內尉遲恭大怒，便要趕出城來。趕到吊橋，定方在城上，回頭見是尉遲恭，嚇了一跳，心內自知不是，忙叫家將快下去開城逃命。定方提了大砍刀，下了城頭，家將把城大開，墜下吊橋。蘇定方就冲出城去了。尉遲恭大怒，隨後趕出城來。定方縱過吊橋，正遇羅通馬到，見了大怒道：蘇定方，你往那裏走？定方見了，魂不附體，只管跑去。又遇屠爐公主冲來，他聽得羅通喊聲，捉反賊蘇定方，遂向前照着蘇定方夾背領一把抓住說：在此間了！提在手中，望着羅通丟來。羅通雙手接住，回頭看見尉遲恭，叫聲：尉遲老伯父待小姪丟蘇賊過來了，你接着。

把定方一丟，敬德接過了，把他網起來帶進城去。見秦叔寶領兵沖出，便叫元帥！蘇定方已被本將擒在此。叔寶道：本帥奉軍師之命，衝殺番營，將軍快把蘇定方拿往金鑾殿見駕，速來助戰。尉遲恭道：是忙到金鑾殿說陛下，蘇定方拿在此了。太宗吩咐把反賊綁在龍柱上，王兄快去助元帥沖營。尉遲恭領旨，綁了定方，就在西城沖出。先講秦瓊領了諸將沖過吊橋，見羅通一齊沖，踹番營，逢人亂殺。屠爐公主聽說唐兵沖，踹番營，假意喊聲不好了！唐將饒勇爾等還不逃命，等待何時？就把自家番將亂砍。有的說：公主反了！就是一刀，殺得這些番兵，反字不敢叫。屠爐公主見一個殺一個，沖進御營，假意說：父王，父親不好了！南蠻利害，踹進御營來了！快些逃命，臣兒在此保駕。斷後，康王聽了大驚，同丞相上馬，叫王兒保魔逃命，棄了御營，竟自走出。只見外面盡是燈毬亮子，喊殺連天，營頭大亂，奪路而走。後面公主，雖是斷後，他回頭看看羅通在那一邊，斷殺，就把手一招。羅通安心隨公主馬後，提鎗亂挑亂刺。秦瓊領了諸將，跟住羅通，見一個殺一個，公主在前引路，喊聲不好了一刀，說父王快走！又是一刀，喊叫百餘聲，殺了百餘人。又見炮響連天，喊聲震地，東城南城北城諸將一齊殺出，尉遲恭又從西城殺出。但見慘慘愁雲起，重重殺氣生。羅通放起信炮一聲，驚動程咬金，叫聲衆位姪兒，

信炮發了！快快冲營。衆爵主上馬提刀，同咬金領了三軍，一齊殺向內邊。衆老將殺出外邊來。衆小將殺進去，殺得番營兵將，無處投奔；但見血流好似長江水，頭落猶如野田瓜，直追到八十里路，棄去馬匹糧草，不計其數；地上屍骸，堆積如山。秦元帥發令，鳴金收兵。一聲鑼響，衆將扣定了馬，三軍歸一處，齊集隊伍，退轉木楊城去了。那赤璧寶康王，雖有屠爐公主同屠封丞相保護，只是嚇得魂飛魄散，伏在馬上，只管奔走。及見唐兵退去，方把馬扣住，說道：「呵呀，嚇死魔也！吩咐扎營。」公主進入御營，康王道：「王兒，你斷後，截住唐兵；若沒有王兒，魔家性命也不保了！公主心下暗想：好昏君，我心向唐王，殺得你們大敗，還道我保着自家人馬，真是癡呆之君了！遂說道：父王兵敗逃散，無所統轄，待臣兒出去收軍，說罷，走出營門，嘯動催軍鼓，番兵逃回。及三通鼓完，番兵齊集，點一點看二十五萬番兵，不見了二十萬，只剩五萬，折了番將一百零三員。公主回奏康王道：「魔開國以來，未嘗有此大敗，今元帥陣亡，江山難保，不如獻了降書罷！」屠封道：「狼主降順大邦，不待而言；但我們且下退賀蘭山，看唐王來意若何！他若起兵到賀蘭山來，我們歸順；不來，我們也不要投降。」康王道：「是。」遂退向賀蘭山扎營，不表。且說衆國公與衆爵主領兵入城，元帥同衆大臣上殿，程咬金奏道：「臣奉旨討救來遲，望陛

下恕罪。太宗道：王兄說那裏話？朕蒙王兄討救，其功浩大，請王兄平身。咬金謝恩起身。又有一班小爵主俯伏階下，口稱萬歲。太宗道：朕被困番城，沒有回朝之日，虧得衆御姪殺退番兵，其功不小，請各平身。小爵主大家謝恩起身。單有羅通淚如雨下，不肯起身。太宗大驚問道：王兄！你有什麼冤情？快快奏與寡人知道。羅通道：利害，父王阿！臣兒當初未及三歲，父親早喪，不知其細；前日人馬到白狼關，其時巡關將難以得破，悶坐營中，忽然睡去，見我祖父父親，身帶箭傷，說不孝畜生，你祖父父親爲王家出力，死於非命，你不思報仇，反替王家出力。臣兒就問：仇人是誰？臣父說：仇人就是蘇定方，你父你祖皆遭他毒手，朝廷不與功臣雪恨，反把仇人封妻蔭子，你今與王家出力，倘或身亡，那時三代的冤仇，誰人得報？臣兒驚醒，方知蘇定方是大仇人。昨日臣兒單鎗獨馬，殺進番營，要見父王，蘇定方又欲害臣兒，不肯開城，使臣兒團團殺轉；若不是臣兒鎗法利害，敵住番將，那時性命又白白送與定方毒手，且傷了臣兒父王，龍駕困在番城，誰來保救？望父王詳察。蘇定方懷仇欺君，該當何罪？太宗聞言大怒道：可惱！可惱！寡人有何虧負你，擅敢暗算毒計，把寡人戲侮？真是可惡的國賊了！王兒，你把蘇定方拿去處治，與你祖你父報仇便了！羅通謝恩立起身來，到龍柱上解下綁縛扭過來。蘇定方

口稱罷了罷了！我與羅門仇深海底矣！太宗命光祿寺備筵，當殿御祭羅藝。羅成、光祿寺擺下一棹酒肴，羅通拜了四拜，扯起寶劍叫：祖父！父親！今日仇人在此，孩兒報仇了！就把劍望蘇定方胸前一剖，鮮血直流；把手一撈，撈出一夥心肝，放在棹上，說：祖父！父親！仇人心肝在此，活祭先靈，安樂前去超生極樂。太宗道：羅王兄陰魂渺渺茫茫，朕欲一拜；但君不拜臣，秦王兄代朕一拜。叔寶過來拜了，諸臣亦拜。祭畢，太宗設宴賀功臣。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賀蘭山咬金議親 洞房中公主盡節

當下衆公爺小爵主等御酒飲畢，太宗問道：程王兄，你前日匹馬踹進番營，如何得出？細說與寡人知道。程咬金道：前日臣奉旨單騎討救，我原想不活，拚命殺進番營；不料使動斧子，比前精得多了。那左車輪把大斧砍來，十分利害，臣一時如有神仙相助，力也大了，把這柄斧子一架，他就跌落馬下。這些番兵不敢攔阻，被我殺出番營，討得救兵到此，要陛下封臣並肩王。茂公道：陛下！這程咬金有欺君之罪，望我王正其國法。咬金道：我有什麼欺君之罪？茂公道：你若直說怎樣，殺退番營，到長安討救，就算你大功。爲何說車輪斧法不如你，被你架落馬下？只怕你是被他架落馬下。咬金道：徐哥，你賴

我並肩王也罷了！怎麼反說我被他架落馬下？我若跌落馬下，人已死了，教兵那裏來了？茂公道：我且問你，謝映登你可見他麼？我想你年逾六旬，若沒有謝映登相救，你焉可活得性命？如今反在陛下面前，稱贊自能，分明一派胡言。刀斧手與把這欺君謊奏的狗頭，綁出午門，以按國法。兩旁刀斧手一聲答應，咬金大驚，慌忙說道：望陛下恕罪，待臣直奏便了。太宗喝退刀斧手，咬金把謝映登爲仙相救情由，細細講了一遍。茂公道：陛下，程咬金誑奏，其罪非小，須念他一番辛苦，討救前來，將功折罪，沒有加封。咬金道：我原不想封王的。大家一笑，各回衙署。明日將要入朝，咬金對羅通說道：姪兒，我今日奏知陛下，與你作伐，前往賀蘭山去說親。羅通大驚道：伯父，這賤婢傷我兄弟，還要雪仇，怎麼伯父要去說親？咬金道：你既不要他，爲何在陣上訂了三生，立了重誓？羅通道：這是我要救陛下時，哄他的話；伯父爲何認真？咬金道：嚶！姪兒，人生在世，忠孝信義，多是要的；你既要與兄弟報仇，不該與他面訂姻緣。屠爐公主有心向你，也有一番大功；你若不去說親，於信義何取？如今我與你作主，完此良姻。說罷入朝，俯伏奏道：陛下在上，臣有一事奏聞，赤壁寶康王有位屠爐公主，形容端莊，體態閒雅，前日在黃龍嶺，與羅賢姪訂了姻緣，撇去飛刀，退歸木楊城，賢姪殺四門，被左車輪圍住，險喪性命，幸

虧公主相救；又引我人馬冲踏番營，心向我主，與陛下出力，伏望我皇降旨，差使臣前去做媒。未知陛下龍心如何？太宗聞奏大悅，就命程咬金前去做媒。羅通慌忙跪下奏道：父王，那屠爐女是臣兒仇人，臣兄弟羅仁年纔九歲，傷了鐵雷八寶，後來開兵，死在賤婢飛刀之下。臣今不與他報仇，反與他成親，兄弟陰魂，焉能瞑目？望父王不要差程伯父說親。太宗道：既傷你兄弟，爲何與他訂起良緣？羅通說：臣兒怕他飛刀，所以與他假訂絲蘿，要他撇去飛刀，救得陛下，方與他成親。故此他退到木楊城，引我人馬，大破番營，這是要救父王之困，哄騙言詞，不是真心要他。太宗道：他既傷你弟，你欲報此仇，也是大義，就不該與他陣上聯姻；他既把終身托你，暗保我邦，大獲全勝，也有一番功勞；這信字是要的。若不去就親，豈不是忘了恩情？就是傷了你弟，也是爲國家出力，各爲其主。後你被左車輪圍住，若非公主相救，焉能有性命？也算有恩有你，這仇不必報了！如今寡人作主，程王兄速速前去說親。咬金領旨，羅通不敢再奏，悶悶立在一邊。咬金遂出了銀鑾殿，帶領四名家將，跨上雕鞍，行到賀蘭山下，見有小番把守。咬金道：你們快去報知狼主知道，說唐朝魯國公程咬金，有國家大事，要求見你邦狼主，快些報進去。小番看見咬金一行，止有五人，又無器械，只得飛報入營道：啟上狼主，有唐朝魯

國公程咬金，來在山下。康王聞言大驚，道：「有多少人馬前來？」小番道：「止有五人，並無軍器，也不戎裝。」康王道：「他對你說什麼？」他說：「有國家大事，要見你邦狼主。」康王聽了，纔得放心，便令丞相下山迎接。屠封領旨，帶了四名家人，走下山來。有小番道：「魯國公爺，請上山來，相爺在此迎接。」咬金聽見，把馬帶上一步，屠封丞相上前道：「不知大邦千歲到來，有失遠迎！」咬金便滾鞍下馬道：「不敢！不敢！蒙丞相遠迎，何克當之？」二人攜手上山，家將帶住了馬。咬金上山，進入御營，遂跪下道：「狼主在上，有天朝臣魯國公程咬金來請見。」康王一見，連忙走下，御手相挽，叫王兄平身！取龍頭椅過來。咬金道：「狼主在上，臣未跪奏，奈奉君命在身，理當侍立啟奏，怎麼敢坐？」康王道：「蒙王兄到孤家這山中，必有一番細言，自然坐了好講。」咬金道：「既如此，謝狼主台命，就與丞相分賓主坐下。」當駕官獻茶上來，用過一杯。康王道：「魔家錯聽左元帥之言，冒犯天顏，今見了王兄，有覺慚愧。」咬金道：「我主因番兵利害，困住四門，無法可退，故遣臣往長安討救，那曉這小爵主，年幼無知，傷了千歲人馬，有罪之極！」康王道：「王兄說那裏話？今王兄要講何事？」咬金道：「臣奉旨而來，非爲別事。因萬歲有個乾殿下，名喚羅通，年纔十七歲，才貌雙全，文武俱備，尙未聯姻。我主聞千歲有位乾公主，貌若西施，武藝出衆，意欲與狼主結成秦晉，訂就良

緣未知狼主龍心如何？康王聞言大喜道：「蒙天子恩旨，不嫌魔家敗國草莽，敢不聽從；待魔家差屠丞相，送公主到木楊城來，伏侍殿下便了。」咬金大喜道：「既承狼主慨允，請出一庚帖，與臣去見陛下。」選一吉日，奉送禮金過來。康王吩咐取過一副龍頭庚帖，御筆親書，付與咬金。咬金接過，辭別龍駕，屠封送至山下。咬金叫聲丞相請留步，遂跨上雕鞍，同四名家將，回木楊城見駕，俯伏奏道：「臣奉旨往賀蘭山說親，那番王一口應承。候陛下選一吉日，就送來成親；先將庚帖呈上。」太宗大喜道：「明日王兄去行聘，着欽天監看一吉日，與王成親。」欽天監擇在八月中秋戌時結婚。光陰迅速，到了八月十五，這裏朝廷爲主，準備花燭；那邊康王命丞相屠封送公主到木楊城來，送到北闕，元帥秦瓊出來迎接，入午門同到殿上，俯伏道：「南朝天子在上，臣屠封見駕。」太宗道：「平身！令光祿寺設宴，尉遲王兄陪屠丞相，到白虎殿飲宴。」命秦瓊與程咬金到安樂宮與殿下結親。羅通跪下道：「屠爐女傷我兄弟，愁恨未消，怎麼與他成親？此事斷然做不得。」望父王赦臣違逆之罪。太宗變色道：「朕旨意已出，你敢違逆朕心麼？」羅通見父王發怒，只得勉強同秦程二伯父，到安樂宮來。教坊司奏樂，贊禮官賜禮。午門外公主下輦，二十四名番女，簇擁進宮，交拜天地畢，然後夫婦交拜，同入洞房。叔寶咬金回到白虎殿，與屠

封飲酒不表。再說羅通吃過花筵，那番女退出在外房，等二人在裏面好安睡。羅通一心記着兄弟慘傷之恨，不覺怒髮冲冠，立起身喝道：「你這賤婢，把我兄弟亂刀砍死，我正要與兄弟報仇，你這樣不識時務，不知羞醜，還思量與我成親？」公主聽言，心內大驚，火星直冒，叫一聲：「羅通，你好忘恩負義也！」前日在陣上，你立了千斤重誓，故撒下飛刀，引你進黃龍嶺，共退自家人馬，不想你今日反面無情。羅通道：「你想錯了念頭，我立的乃是鈍咒，豈肯認真；我今姑念你領我兵殺退自家人馬，只算將功贖罪，不與弟復仇，饒你一死，就是我的好意了！豈肯與你不忠不孝的番婆成親？你父現在白虎殿，快出去，隨你父退歸賀蘭山，饒你一命罷！」公主道：「羅通，我如何不忠不孝，講個明白，死也瞑目。」羅通道：「你昔日在陣上，不顧羞恥，假敗荒山，私自對親，玷辱祖宗，就爲不孝；大開關門，引誘我邦人馬，冲踏番營，暗爲國賊，就爲不忠。」公主聽了，大怨，眼淚紛紛道：「我早曉你是無義之輩，也不必向於你罷了罷了！你當真不納我麼？」羅通道：「我邦美色男子甚多，你若看中了一個，也爲內應，這座錦繡江山，送在你手裏了！」公主道：「你這樣言語，分明羞辱我了！」噯，羅通阿羅通，我命傷在你手，陰司決不清靜，少不得有日，與你索命。就把寶劍抽出，往頸上一刎，頭落塵埃。可惜一員情義女將，一命歸天去了！未知後

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受聖恩康王復位 平北番太宗回朝

當下羅通見公主已死，跳出房門，往別處去了。次日番女進房一看，只見鮮血滿地，頭已落下，嚇得面如土色，急來報屠封說：太師爺不好了！公主被羅通殺死，還不走阿！屠封聽見，大放悲聲，也不別而行。叔寶咬金敬德聽了，嚇得啞口無言，忙入朝奏知太宗。太宗大驚道：反了！反了！有這等事！快把這畜生綁來見朕；如今屠封在那裏？三位公爺道：他纔出午門去了！太宗叫秦王兄快與朕宣來。叔寶領旨，趕到北關，見了屠封，叫聲丞相，皇上有旨，請你轉去。屠封聽了，不敢違逆，只得走入殿上俯伏道：臣女得罪殿下，臣該萬死，望陛下恕罪！太宗道：丞相，卿有何罪？朕欲與你邦永遠相好，不想這畜生無知，傷了公主，朕萬不是了！今請你到殿，將原舊地方歸還你邦，你君臣不必怨恨。朕即日班師，留一萬人馬在此保護，以算陪罪。屠封大喜，謝恩回賀蘭山去。報康王了。不多時四個校尉把羅通綁到殿上，太宗大喝道：你這畜生，朕昨日何等勸你，你不該把一員有功女將殺死，今日還敢見朕，推出斬首。校尉領旨，把羅通推出午門去。當時大臣皆憤憤不平，沒有人出班保奏。獨有程咬金想起前日羅家弟婦之言，不得不保奏，連

忙閃出，叫聲：「刀下留人！」說道：「陛下臣冒奏天顏，罪該萬死！」太宗道：「羅通違逆朕心，理該處斬，爲甚？」王兄叫住，咬金道：「羅通逆旨，固該處斬，奈臣前日討救，曾受弟婦所囑，他說：『羅氏一門爲國捐軀，止傳一脈，倘有差遲，羅氏絕矣！』望伯父照管。」臣滿口應承，今羅通逆旨，萬望陛下，念他父親羅成，有功於國，留他一脈。臣好回京去，見羅家弟婦之面。太宗道：「既然王兄保奏，從今後不容他上殿見朕，削去官職，到老不許娶妻。」咬金謝恩，傳旨出午門外，釋放羅通。羅通道：「伯父保駕班師，緩緩而行；小姪今日先回去。」咬金道：「你路上須要小心。」羅通道：「曉得。」就帶家將，先回長安。再過三天，太宗降旨班師，上繡驢馬，衆國公保駕，砲響三聲，出了木楊城。康王同文武百官，一路下來，俯伏在地，口稱：「臣康王候送天子。」太宗道：「狼主平身，賜卿復歸本國，寡人去也。」康王稱謝，回木楊城去。太宗人馬回到長安，文武官員出郭迎接。太宗入城回宮，自此天下太平，盜賊甯息。此回書單講小英雄定北，還有薛仁貴征東，尙未說出。

詩曰：聖駕回鑾萬姓歡，京城祥瑞衆朝觀；蕩平北國軍威震，全仗少壯智勇兼。

說唐小英雄傳

說唐薛家府傳目錄

卷一

- 第一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殺青龍
- 第二回 小羅通匹配醜婦 不齊國差使進貢
- 第三回 舉金獅叔寶傷力 見白虎仁貴傾家
- 第四回 大王莊仁貴落薄 憐勇士金花贈衣
- 第五回 老員外忿恨害女 柳大洪設計救妹
- 第六回 富女逃難賴乳母 窮漢有幸配淑女
- 第七回 射鴻雁路逢故舊 贈盤纏一齊投軍
- 第八回 樊家莊洪海訴苦 風火山三寇被擒
- 第九回 樊繡花願招勇婿 薛仁貴二次投軍
- 第十回 打山虎老将薦賢 贈令箭三次投軍
- 第十一回 尉遲恭征東爲帥 薛仁貴活擒董達

第十二回

仁貴巧擺龍門陣

太宗愛慕英雄士

第十三回

小將軍獻平遼論

瞞天計太宗過海

第十四回

金沙灘仁貴大捷

思鄉嶺慶紅認弟

第十五回

薛禮三箭定天山

番將驚走鳳皇城

第十六回

汗馬城黑夜鏖兵

鳳皇山老將遭難

第十七回

尉遲恭解囚建都

薛仁貴打獵遇帥

第十八回

太宗被困鳳皇山

蘇文飛刀斬衆將

第十九回

薛萬徹殺出番營

張士貴妬賢傷害

第二十回

梅月英逞蜈蚣術

李藥師賜金雞旗

第二十一回

蓋蘇文敗歸建都

何宗憲冒認功勞

卷二

第二十二回

敬德犒賞查賢士

仁貴月夜嘆功勞

第二十三回

番將力擒張志龍

周青怒鎖先鋒將

第二十四回

仁貴病挑安殿寶

敬德怒打張士貴

第二十五回

藏軍洞救火頭軍

越虎城困唐天子

第二十六回

護國公魂遊地府

小爵主掛白救駕

第二十七回

秦懷玉衝殺四門

老將軍陰靈顯聖

第二十八回

孝子大破飛刀陣

唐王路遇舊仇星

第二十九回

雪花踪躍養軍山

應夢臣救真命主

第三十回

張環殿上露奸計

攻關薛禮得龍駒

第三十一回

長安城活擒反賊

讓帥印咸重賢臣

第三十二回

賣弓箭仁貴巧計

逞才能二周歸唐

第三十三回

猩猩膽砧傷唐將

紅慢慢中戟陣亡

第三十四回

寶石基探金進貢

扶餘國借兵圍城

第三十五回

程咬金誘惑蘇文

摩天嶺討救仁貴

第三十六回

仁貴大破圍城將

蘇文失計飛刀陣

第三十七回

扶餘國二次借兵

珠皮山播弄神通

第三十八回

香山弟子除妖法

唐國元戎擺陣圖

第三十九回

蘇文誤入龍門陣

仁貴智滅高麗帥

第四十回

唐天子班師回朝

張士貴欺君正罪

第四十一回

平遼王建造王府

射惡怪誤傷嬰兒

第四十二回

柳員外送女赴任

薛仁貴雙美團圓

說唐薛家府傳卷一

第一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殺青龍

詩曰：鳳舞麟生慶太平，唐王福澤最爲深；治國魏徵賢宰相，靖邊薛禮小將軍。
海邦歲歲奇珍獻，宇內時時祥瑞生；英雄屢見功勳立，天賜忠良輔聖君。

話說山西絳州府龍門縣該管地方，有一座太平莊，莊上有個村，名曰薛家村。村中有富翁，叫做薛恆，家私巨萬，所生二子，大兒薛雄，次兒薛英，纔交三十，薛恆身故，兄弟分了家私，各自管業。這二人各開當典，良田千畝，富稱全國，人人稱他爲員外。薛雄妻子潘氏，到五十三歲，一夜夢見一星墜入懷中，因此有孕。至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名喚薛仁貴。那仁貴從小，並不開口說話，爹娘疑是啞子，甚不歡喜。太宗征北回來，次日陞殿，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徐茂公出班奏道：「臣啟陛下！臣昨夜三更時分，仰觀星象，見正東上一派紅光沖起，少停又起一道黑光，有四五千里路遠，實爲不祥。臣想起來，纔得北番平靜，只怕正東外國，又有事發了！」太宗道：「先生見此異事，朕也得一夢，想來越發不祥！」茂公道：「陛下所夢何事？」太宗道：「朕所夢甚奇，夢見有外邊世界甚好，但不見自己營

帳；不想後邊來了一人，紅盔紅甲，青面獠牙，手執赤銅刀，催開坐騎，飛身趕來，要殺寡人。朕叫救不應，只得加鞭逃命。那曉山路崎嶇，不好行走，他追到一派大海，只見波浪滔天，沒有旱路。那時朕心慌張，縱下海灘，四蹄陷在沙泥，只叫救駕！忽後面又來一人，頭戴粉白戰帽，身穿白綾戰襖，坐下白馬，手執方天畫戟，叫道：陛下不必驚慌！我來救駕了！追得過來，與這青面漢鬪，不滿四五合，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朕起來，朕心懽悅。就問他姓名，要他隨駕回營，加封侯爵；他說：臣家有事，不敢就來隨駕，改日還猶保駕。臣要去了！朕連忙扯住說：快留個姓名，家住何處？好日後差使臣來召，到京師封官受爵。他說：有四句詩在此，就知臣姓名，朕便問什麼詩？他詩曰：

家住遙遙一點紅，飄飄四下影無蹤。
三歲孩童千兩價，保主跨海去征東。

剛說完，只見海內透起一個青龍頭來，張開虎口，這個穿白的，連人帶馬，望龍口內跳了下去，就不見了。朕大稱奇異，哈哈笑醒，却是一夢，未知吉凶何如？茂公道：原來如此！據臣看來，這一道紅光，乃是殺氣，必有一番血戰之災；只怕不出一年，這青面獠牙，就要在東方作亂。這個人一作亂，了當不得。我想這班老幼大將，擒他不住，故爾有這般殺氣沖空。此乃報信於我，所幸有這應夢賢臣。若尋得夢內穿白的小將來，就擒得青

面獠牙之人了！太宗道：先生那夢內人，有影無形，何處尋他？茂公道：陛下有夢，必有應驗；臣詳這四句話，名姓鄉地，多是有的。太宗道：先生詳一詳看，他姓甚名誰？住居那裏？茂公道：他說家住遙遙一點紅，那太陽沉西，只算一點紅了，必住在山西。他縱下龍口去了，必是龍門縣。山西絳州府，有一個龍門縣，若去尋他，必在那裏。飄飄四下影無蹤，乃寒天降雪，四下裏飄飄，落下沒有縱跡的，其人姓薛。三歲孩童千兩價，那三歲孩子值了千兩價錢，豈不是仁貴了！仁貴二字，是他名字了！其人必叫做仁貴。保陛下跨海征東，東首多是海，若去征東，必要過海的。所以這應夢賢臣說，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復東遼。太宗道：先生，這應夢賢臣，不知在龍門縣那一方？茂公道：要尋他亦無難。那薛仁貴，必是英雄之人，陛下可命一能人，到山西絳州龍門縣招兵買馬，要收能將十萬，他們必來投軍；若有薛仁貴三字送到來京，加封他官級。太宗道：先生所言有理。衆位王兄，那個領朕旨意，到龍門縣絳州招兵？見只班內閃出一人俯伏說道：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總管，七十二路大先鋒，張士貴願領陛下旨意，到龍門縣去招兵。太宗道：卿此去，倘有薛仁貴，速寫本章送到京城，其功不小。張士貴道：陛下，臣想薛仁貴三字，有影無形，不可深信。應夢賢臣，或者是臣的狗墻，何宗憲，太宗道：何以見得？士貴道：陛下，

臣想應夢賢人，全狗壻一般。他最喜穿白，慣用方天戟，力大無窮，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他若去征東，也平復得來。太宗道：如此卿門壻在何處？士貴道：陛下現在前營。太宗道：傳朕旨意，宣進來。張士貴領旨，宣何宗憲入殿。宗憲俯伏塵埃道：陛下在上，臣何宗憲朝見。何宗憲面貌，却與薛仁貴一樣。太宗把宗憲一看，宛若應夢賢臣一般。對茂公看看，茂公道：陛下，非也！他是何宗憲，陛下夢見是薛仁貴，到絳州龍門縣，自然還陛下。一個薛仁貴。太宗道：張愛卿，那應夢賢臣，非像你們壻，你且往龍門縣去招兵。士貴不敢再說，口稱領旨，同何宗憲退出。分付公子，帶領家將，往山西去。你道這張士貴是何人？就是當年替雞冠劉武周守介休的，叫做張環，字士貴，與尉遲恭一齊投唐。其人才惡多端，奸不過。生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名志龍，次兒名志虎，三兒名志彪，四兒名志豹，多是能征慣戰。長女配與何宗憲，也有一身武藝；次女送與李道宗爲妃。當時志龍對父親說道：皇上得此夢內賢臣，與我妹丈一般。此去山西招兵，無有薛仁貴，此段功勞是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我等功勞休矣！士貴道：我兒，你道我領旨去招兵，是什麼意思？皆因夢中賢臣，與你妹丈相同，欲圖此功勞，所以領旨前去。若有薛仁貴，只消將他埋滅死了，報本入京，只說沒有此人，穿白袍者必是臣壻。皇上見沒有薛

仁貴，自然加張門厚恩，豈不爲美？志龍道：父親所言有理，遂前去招兵，我且慢表。再說太宗當日在朝，吩咐秦瓊往教場犒賞定北三軍，大排筵宴，賞賜功臣。衆臣飲完御宴，駕退回宮，羣臣散班。過了七八天，程咬金同史大奈出朝，行到史府門首，史大奈就請咬金入府，到書房坐下，家將擺上酒餚，二人吃了數杯，說些閒話。忽聽有人喊叫程老頭兒，你敢在寡人駕前吃酒麼？咬金嚇了一驚，抬頭一看，見對面一座樓，樓上靠着一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張鍋底黑毛臉，這個面孔，左邊凸了出來，左邊凹了進去，連嘴多是歪的，闊面闊額，濃眉怪眼，頭髮散亂，身穿紅衫，靠在窗盤，提了一扇樓窗，要打下來。咬金忙立起身道：兄弟，這是什麼人，如此無禮？史大奈向樓上大喝道：你休要胡亂！程伯父在此飲酒，還不退去！那個人不像個人，就跑進去了。程咬金道：兄弟，到底這是什麼人？大奈道：噯！哥哥！不要說起，只因家內不祥，生出這樣怪物。程咬金道：方纔你稱我程伯父，可是令郎麼？大奈道：是小女。程咬金道：世間醜陋容貌也多，不曾見這樣個人像地獄底的惡鬼一般，怎說是你令愛？大奈道：當真是我小女，兼又犯了瘋顛之症，終日在家吵鬧。程咬金道：何不把他嫁了出去？大奈道：這樣鬼怪，那有人家要他。小弟只願求他早死就是。咬金道：兄弟不必耽憂，待弟與你令愛作伐，扳一門親罷。史大奈道：

哥哥又來取笑了！小戶人家，怕沒有門當戶對；那個要這樣怪物？咬金道：不是小戶人家，乃是大富大貴的廕襲公子。史大奈笑道：若說富貴廕襲爵主，益發不少個千金小姐，美貌裙釵。咬金道：你不要管，在我身上，還你有職分的女婿便了！大奈道：當真麼？咬金道：自然！真個明日來回音，今告辭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小羅通匹配醜婦 不齊國差使進貢

當下程咬金別了史大奈，來到午門下馬，走到金鑾，俯伏奏道：臣有事冒奏天顏，罪該萬死！太宗道：王兄你有何事？咬金道：臣昨日到羅府中，弟婦夫人悲淚，對臣說道：先夫羅成有日，也曾立過功勞；一旦爲國捐軀，只傳一脉，年纔十七。因朝廷被困北番，我兒要救聖上，奪帥印，征北番，救龍駕，逼死屠爐公主，觸怒聖心，把孩兒削除官爵，不容娶妻，豈不絕了羅門之後？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望伯父在聖駕前保奏，容孩兒娶妻，以接後嗣，報恩不盡。因爲此臣前來冒奏，可恨羅通把一個絕色女子逼死，臣想不如配一個醜陋女子。今訪得史大奈有位令愛，生得妖怪，更犯瘋顛，該是姻緣。未知陛下如何？太宗准奏，咬金大喜，謝恩退出午門，又到羅府，轉說一番。竇夫人喜道：煩伯伯與我孩兒作伐。咬金道：這個自然，就往史府說親。史家要出脫這個厭物，自然許允。到

吉日羅家鼓樂喧天，往史家迎親。史家這位姑娘，到也希奇，這日就不痴了。喜嬪與他梳頭，改換衣服，羅通娶到家中，送入洞房。說也奇怪，這位姑娘形狀多變了，臉上反白，面也端正，與羅通最和睦，孝順婆婆，十二分好。過門後，權掌家事，無不賢能。各府公爺，無不稱奇，也算羅門有幸。按下不表。再說太宗駕坐金鑾，正與諸臣論及政事，忽有黃門官來奏說：午門外有不齊國使臣，來進寶物。太宗大喜道：既然不齊國使臣來進寶物，你宣進來。黃門官領旨，宣使臣上殿，俯伏朝見。說小邦使臣官王彪見駕，願聖上萬壽無疆！太宗望下一看，見使臣用一塊紗帕遮面，不知是何緣故。因問道：你邦狼主，送什麼寶物與寡人？王彪道：臣奉狼主旨意，說小國無甚寶物，惟有赤金嵌寶冠一頂，白玉帶一條，絳黃袍一領，特來獻上。太宗道：如今這三件寶物在那裏？王彪道：呵呀！萬歲爺！臣該萬死。臣領狼主三件寶物，放在車上，打從高麗國經過，遇高麗國王駕下大元帥蓋蘇文，攔住去路，劫去三件寶物，把推車小番殺死。臣再三跪求，饒我一命，還說許多萬歲不問，臣不敢奏。太宗大怒道：有這等事，你細細奏來。王彪道：萬歲爺！那蓋蘇文說道：中原花花世界，正要興兵過海，奪他天下，全歸於我，何況留他這三件寶物。今寄信與你去說，就把臣拿住，刺幾行字在面上，臣故把紗帕遮面。太宗道：你把紗帕拿

去走上來，待朕看看。王彪就走到龍案前，把面上的紗帕拿去。太宗站起身一看，只見他面上刺着數行字道：面刺海東不齊國，高麗大將蓋蘇文，把總催兵都元帥，先鋒掛印獨稱雄。幾欲興兵離大海，三番舉義到長安。今年若不來進貢，明年八月就興兵。生擒敬德秦叔寶，活捉長安大隊軍。戰書寄到南朝去，傳與我兒李世民。唐太宗看畢，這十一句言語猶可，看到末句，傳與我兒李世民，不覺大怒。大叫：呵吓！罷了！罷了！這一聲喊，嚇得文武百官，魂不附體。徐茂公上前問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麼，陛下如此大怒？太宗道：先生你去看看，就知明白。茂公走過去，看了一遍，說道：陛下如何夢內之事，不可不信。東遼此人作亂，非同小可，不比掃北之易。請陛下寬心，待張士貴收了應夢賢臣，起兵過海，征服他就是了！太宗就令內侍，把金銀賞賜王彪，遣他歸國。王彪叩頭謝恩，退出午門，回不齊國去。太宗道：徐先生，此去征東，必要應夢賢臣姓薛的，方可平復麼？茂公道：這個自然！東遼不比北番利害，不過多有吹毛畫虎之人，撒豆成兵之男。必要薛仁貴，方破得這班妖兵怪將。若我邦這班老幼兄弟，動也動不得。太宗道：如此說來，就有薛仁貴，必要個元帥領兵的。寡人看秦王兄，年高老邁，那裏掌得這個兵權？東遼好不梟勇，只恐去不得。必要個能幹些，纔好爲元帥去得。秦王兄也算受了一生的

勞碌，使他安享在家，豈不爲美？叔寶闖言，假裝不知，見尉遲恭與程咬金，從不曾爲元帥，聽得萬歲說了這話，大家裝出英雄來。尉遲恭摸胸疊肚，程咬金使脚弄手。太宗道：朕看來，到是尉遲王兄能幹些，可以掌得兵權。尉遲恭連忙跪下道：臣去得，謝我王萬歲萬萬歲！程咬金見尉遲恭謝恩，也要跪下去，奪這個帥印。叔寶見了，連忙說：住了！前叫聲：陛下！臣老邁無能，掌不得兵權，爲什麼？尉遲老將軍就掌得兵權？他與臣年紀彷彿，昔日與臣交戰到百餘合，以後三鞭換兩鎗，陛下親見他大敗而走，看起來臣的本事，還高些，臣怎麼今日就不及他，豈不被衆文武恥笑？道老臣無能怕去了？懇陛下還要寬容。程咬金道：當真我們秦哥還狠，元帥該想是秦家的。我老臣強似你萬倍，尙不敢奪他，你這黑炭團，還思想要奪起元帥來。未知太宗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舉金獅叔寶傷力 見白虎仁貴傾家

當下太宗道：程王兄不必多言，那秦王兄年高，尉遲王兄本事狠些，所以可掌兵權。叔寶道：陛下莫道老臣無能，年紀雖有七十，壯年本事，不但還在，更覺狠得多！征東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尉遲恭將軍那裏曉得爲元帥的法度？長蛇陣怎麼擺法？二龍陣什

麼破法？敬德笑道：「秦老千歲，某雖非人才出衆，但是爲帥之道，略曉得一二，讓了我罷！」
叔寶道：「老將軍要俺帥印，聖駕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太宗道：「二位王兄休得相爭，如今可把午門外金獅抬進來，放在階前，能舉得者爲帥。」原來這金獅子是鐵打成的，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斤重。叔寶道：「尉遲將軍！你本事若高能舉金獅子，在殿前繞三回，走九轉。」尉遲恭道：「還是你先拿，我先拿。」叔寶說道：「讓你先拿。」敬德把袍袖一轉，走過來，左手扶腰，右手拿住獅子腳，掙一掙，動也動不得一動，怎樣九轉三回起來？只得雙手把獅子抱定，緩緩把腳一鬆，跨得一步，滿面通紅，勉強在殿上繞得一圍，脚要軟倒來，只得放下金獅，說：「某家來不得了！金獅子重得狠，只怕老千歲拿不起！」叔寶冷笑，叫聲：「陛下如何？」眼見尉遲將軍無能了！秦瓊年紀雖大，今日駕前走過繞一回九轉，與陛下看看，遂把袖袍一拂，也是這樣拿法，動也不動連自己也不信起來，說：「什麼東西，我少年氣力，那裏去了？猶恐出醜，只得用盡平生之力，舉了起來，要走三回九轉，那裏走得動？眼睛火星直冒，頭眩滾滾，脚步鬆了一步，眼睛烏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湧上來，忍不住張開口，鮮血一噴，仰面一交跌倒，昏過去了。」叔寶名聞天下，多是空虛，裝此英雄，血也忍得多，傷也傷得苦，昔日正在壯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紀了，舊病復

發血多噴完了，暈倒在地。嚇得天子魂飛天外，親出龍位道：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罷了！何苦如此？快與朕喚醒來！衆公爺上前扶定，尉遲恭看叔寶眼珠多泛白了，說：我與你作耍，何苦把性命丟去？咬金道：都是你不是，曉得秦兄年邁，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與我喚醒來；若有三長兩短，你這黑炭團，要碎剛的了！秦懷玉看見老子鬪力噴血死的，跑將過來，望尉遲恭夾胸前只一掌，他不提防，一個鶻子翻身，跌在一邊。敬德扒起身來道：與我什麼相干？咬金道：不是你，到是我不成？姪兒再打一拳。懷玉又打去。敬德把左手接他的拳頭，將右手一扯，懷玉反跌倒在地，扒起身來，還要相打。太宗大聲喝住，說：不許動手，快叫醒秦王兄要緊。二人住手，太宗叫秦王兄醒來，大家連叫數聲，秦瓊悠悠醒轉，說：呵呀！罷了我真廢人也！太宗道：好了！尉遲恭上前道：老千歲，某家多多有罪了！叔寶道：老將軍說那裏話來？本事果然高強，正該與國家出力，我無用了！眼中流淚，叫聲陛下！臣未舉金獅，還想掌兵權，征高麗；如今四肢無力，在陽間不多幾天了！萬歲！若念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略好些，方同去征高麗，就是不能去，還有言語，囑咐老將軍，托他帥印，前去征東。若陛下今日拋撇了臣，竟去親自征東，臣情願死在金階，再不回衙了！太宗道：這個自然，帥印還在王兄處；如今王兄放心回衙，保重爲主。叔寶道：

既然如此，恕臣不辭駕了！我兒扶我回去。懷玉答應一聲，就把叔寶扶回衙去。茂公道：國庫空虛，陛下速命大臣，往各省催糧；又要能幹公爺到山東登州府，督造戰船一千五百號，限一年要成功，好跨海征東。這兩件事情，遲延不得！太宗就令程咬金往各省催糧，王兄可督造戰船。二位公爺領旨分路而去。不表。再講薛仁貴到十五歲，尙不開口說話。一日睡在書房中，見一白虎，揭開帳子，撲身進來，仁貴嚇得魂不附體，喊聲：不好了！纔得開口。明日是爹娘五十歲壽辰，仁貴出來拜壽，就說爹娘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薛英夫婦見他說話，十分歡喜。不曉得羅成白虎星透了薛仁貴，所以就開口。不上幾天，薛英夫婦病死，這叫做白虎當頭坐，無災必有禍，真白虎開了口，無有不死。仁貴把家私執掌，日夜學習武藝，開弓跑馬。師父請了幾位，在家學習六韜三略，又遭兩場禍患，把巨萬家私，田園屋宇，弄得乾乾淨淨。他學得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箭射百步穿楊。日日與朋友跑馬射箭，家私費盡，吃又吃得，一天要吃一斗五升，他又不做生意，那裏來得吃？賣去家財貨物，不數數日，吃得乾淨！那樓房賣了，無處安身，只得住在丁山脚下破窰裏，如叫化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無床帳，好不苦楚！餓了多少天，那裏餓得起？忽想起我伯父家中，十分豪富，二三年從不去攬擾他，今日不免去走一遭。遂

出窰門，走到伯父門首。有幾個莊客，見是薛仁貴，故意喝道：「我這裏飯吃過了！別處去乞罷！」仁貴大怒道：「你們這狗頭，眼珠多是瞎的。公子爺怎麼認做叫化的？」我是你主人姪兒，快報進去。那些莊漢都不睬。仁貴道：「你不進去通報，待我自進去，稟知伯父，少不得楚治你們！」遂自到裏邊。見薛雄坐在廳上，仁貴上前叫聲：「伯父！姪兒拜見。」薛雄一見，火星直冒，說：「你是什麼人，叫我伯父？」仁貴道：「姪兒就是薛禮。」薛雄道：「這畜生虧你敢來見我，我想你父母把巨萬家私，交與你，指望你與宗祖爭口氣，不想你這畜生，把家私賣去，還有面目來見我。你今日到我這裏做什麼？」仁貴道：「姪兒家內，因缺少飯來，要與伯父借一二斗米充飢。」薛雄道：「你畜生不尋生業，平日要學弓馬，今日飢了，爲何不到弓馬上尋來吃？」仁貴道：「伯父，你不要把武藝看輕了！自古公侯將帥，皆是布衣出身。今姪學武藝精熟，暫時落魄，異時公侯將帥，是穩有的。伯父不可藐視！」薛雄聽了，又氣又惱，說道：「青天白日，你不要在此做夢；我想你這樣，還要死在路旁，怎麼敢說謊話？你今不要認我是你伯父，我也不要認你是我姪兒。就叫莊漢們與我趕出去。」仁貴心中大怒，道：「罷了！罷了！我窮有三二年，從來這裏攪擾，何苦今日走來，討他羞辱？憤憤而去。」在路上道：「咳！自家骨肉尚如此，怪不得這些莊漢。如今回轉破窰，也是無益。肚中又餓。」

得很，吃又沒得吃，難在陽間爲人！一頭走，一頭想。來到山脚下，見一株大樹，仁貴大哭道：這是我葬身之地了！就把一條索繫在樹上吊起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大王莊仁貴落薄 憐勇士金花贈衣

那薛仁貴吊在樹上，命不該死，來了一個救星，名叫王茂生。他是小戶貧民，挑擔爲生，偶然經過，擡頭一看，吊起一人，嚇得一驚，仔細一認，認得是薛仁貴，就把擔歇下，抱過一塊石頭，丟在下面，將身立石上，伸手往他心上一摸，見有一點熱氣，就雙手抱起，要等個人來解開索結，誰想沒有人來。不多一回，那邊來了一個賣花女，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家妻子毛氏，茂生歡喜，忙叫：娘子快走一步，救了一條性命，也是陰德。那毛氏忙走上前，把箱子放在踏石上頭，雙手把索結解開。茂生抱下來，放在地上。薛禮悠悠蘇醒，把眼張開說：那個恩人，在此救我？王茂生說好了，扶仁貴說：卑人王茂生，同妻毛氏做生意回來，因見大官人吊在樹上，夫婦二人，放下來的。仁貴道：如此說，二位就是大恩人了！請受我一拜。王茂生道：我夫妻當不起，請問大官人爲什麼尋此短見？仁貴道：恩人！我恨自己命運不好，今日到伯父家中借貸，被他凌辱，小子想來，實無好處，所以要死。茂生道：原來如此，你伯父如此勢利，看他富了幾時？如今薛官人，且同我到舍

下去坐坐，我贈你斗米便了！仁貴稱謝。茂生挑擔子，與薛禮先走。毛氏背了箱子，在後面來。到了門首，把門關了，二人走到裏邊，毛氏進入裏面烹茶出來。茂生道：請問大官人，我聞令尊亡後，有巨萬家私，怎麼弄得如此？仁貴道：恩人不要說起，因自己志短，昔年合朋友學習起弓馬武藝，故把萬貫家私出脫了。茂生道：這也正經，不爲志短，未知武藝可精麼？仁貴道：我弓馬武藝，件件皆能；但如今英雄無用武之地，救濟不來。茂生道：大官人自古學成文武藝，獻於帝王家，既有一身武藝，後來必有好處。就走入裏面，吩咐毛氏，準備酒飯。那毛氏在裏面，方纔說話，句句聽得，叫官人，妾身看他薛官人面上官星甚現，後來必作公侯。我們須要週濟，必然要與他結拜兄弟，使他後來不忘恩德。倘得做官，我們就可靠他過日子。茂生道：娘子之言有理，便走出來說道：薛官人，我欲與你結拜兄弟之交，未知你意下如何？仁貴聞言大喜道：小子感承恩人照看，無恩可報，又這等見愛，結拜爲兄弟，敢不從命。茂生聽了，就在那天地面前點起香燭，斟了一杯酒，二人拜跪在地。茂生道：神明在上，弟子王茂生，今年二十九歲，九月十六日丑時生，路遇薛仁貴，結爲兄弟，若有半點異心，不得好死。仁貴道：神明在上，弟子薛仁貴，行年二十一歲，八月十五日寅時生，今與王茂生結爲手足，若有異心，欺兄忘嫂，天

雷打死，萬弩穿身。二人立了重誓，就是兄弟相稱。仁貴又拜見嫂嫂。不多時，毛氏把四樣餚饌拿出來，擺在桌上。茂生叫仁貴坐下飲酒，吃了數杯。大家用飯，茂生道：「娘子如今是自家家人，你不妨來同吃罷。」那毛氏到也老實，纔坐下來。仁貴吃了七八碗了，要曉得他幾天沒有飯下口吃，如今一見飯，沒有碗數的，吃一盤飯，有四五升米在裏頭。茂生只吃得一碗，見他添得凶了，到讓他吃。毛氏坐下來，飯也不會吃，那一盤飯已吃完了。茂生大悅道：「好兄弟吃得，必是國家良將，娘子快去燒起來。」仁貴止住道：「不必了，儘穀了他心中暗想：我若再吃，恐怕嚇死他。我今回家，少不得贈我一斗米，回窰中再吃罷。」就說道：「哥哥嫂嫂，請上，兄弟拜謝。」茂生道：「兄弟又來了，自家人不必言謝，還有一斗二升米在此，你拿他去罷。若缺少什麼東西，只消走來便了。」仁貴稱謝，拿了米回到窰中。這日就吃了一斗米，止剩二升米，明日就到茂生家。茂生道：「兄弟爲什麼絕早到來？」仁貴道：「特來謝謝哥哥嫂嫂。」茂生道：「如今是自家兄弟，謝什麼？還有多少米存？」仁貴道：「昨日吃了一斗，只有二升在家了。」王茂生暗想：他昨日在此吃了五升米去，回家又吃了一斗，這樣吃法，叫我那裏來得？今日此來，決定要米了。毛氏見丈夫沈吟不語，便叫道：「官人，妾身還積下一斗米在此，贈與叔叔罷。」茂生道：「甚妙。」毛氏將米取出，茂生付與仁貴。

仁貴接謝去了。自此茂生常常週恤仁貴，把積下銀錢多用去了！又不好回絕他，再過幾日，本錢被仁貴吃得乾乾淨淨。那仁貴又不識時務，日日要米。茂生心中納悶，毛氏沒奈何，把衣服拿去當些銀錢來，買米與他。不上七八天，當頭又當盡了，弄得茂生走頭無路，日日在外打聽有什麼生活計。這一日訪得一頭門路，忙走回家，恰好仁貴又來要米。茂生道：兄弟，我爲你訪得一個生活路，你肯去麼？仁貴道：什麼生活路？茂生道：你日吃斗米，我實養你不起；你若肯去做生活，就有飯吃了！仁貴道：做什麼生活？茂生道：兄弟，離此三十里柳家村，柳員外家私巨萬，造一所大廳房，用一萬銀包工，缺少小工，你肯去做麼？仁貴道：我不是匠人，焉能造屋？茂生道：造屋自有匠頭，小工不過擡木頭、搬磚石之類而已。仁貴道：這個容易；可有飯吃麼？茂生道：不但有飯吃，還有工錢。仁貴道：要什麼工錢，有飯吃飽就好。茂生聽了，就領仁貴前往大王莊，走到柳家村，果有數百人，在那裏忙忙碌碌。茂生就上前對木匠作揖，說道：周司務，我有個兄弟薛仁貴，要幫老司務做小工，可用得着麼？周匠頭道：來得恰好，我這裏正缺小工，就在此便了！茂生說：兄弟，你就在此相幫，我要去了；不時來望你了。就辭回去。仁貴見衆人拿出飯來，把長板鋪下，二三百人齊來，四個合一籃飯，四碗豆腐，一碗湯。這仁貴就在匠頭旁，

看他的吃法，一碗只划得兩口，這些人纔吃得半碗，他到吃了十來碗。匠頭看了，心內着忙，說：「怎麼樣，別人難道沒有喉嚨的麼？」下面這些人大家停了飯碗，多仰着頭看他吃。這薛禮吃飯，沒有碗數，吃出神了，只顧添飯，完了一籃，又拿下面一籃來吃，足足吃了四籃飯，方停了碗。匠頭暗想：「這個人用不着的，待茂生來辭他去罷！」大家吃了飯，各散去做生活。仁貴便問司務：「我做什麼生活？」匠頭道：「可往河邊，相幫衆人扛木頭。」仁貴答應，連忙到河邊，見二三十人，在水中繫了索子，背的背，扯的扯，乃是大柱正梁的木料，許多人扯一根，扯他不起。仁貴見了，大笑道：「你們這班沒用之輩，一根木頭用一人拿就是了，何用許多人去扯一根？」衆人道：「你這個人想是瘋癲了！」難道一人能拿得一根木頭？仁貴道：「待我拿與你們看看。」說罷，就走下水來，雙手把這木頭拿起來，放在肩上，又拿一根挾在左腋下，那右腋下又挾了一根，走上岸來，拖了就跑。衆人把舌頭亂伸，說：「好氣力！我們許多人拿一根，尙然弄不起；這個人一人拿三根，拿了就走。」這些木料，讓他一人拿罷！我們自去做別件罷！」那仁貴三根一拿，不上兩個時辰，二百根木頭，多拿完了。匠頭暗想道：「還好！他吃得一二十人飯，抵得三四十人的生活，就吃四五籃飯，也情願的。」自此之後，凡粗重之物，皆是仁貴去拿。光陰迅速，到了十二月下旬，天

氣大冷，又兼歲暮，大家要回去過年，周匠頭就對員外道：如此寒天大凍，況又歲畢，我們回去過年，開年造罷！柳員外道：如此也好，但這些木料在此，必要留一人在此看守，不然被人偷去，要你賠的。匠頭道：這個自然，靠東樓牆邊搭一草廠，放些木料，留人看守。員外道：到也使得！匠頭走出來道：你們那一個肯在此看守木料？薛仁貴應道：司務！我情願在此看守木料。匠頭暗想：這個人在此，叫我留幾石米在這裏，方彀他吃得來。正在躊躇，忽見柳員外踱出來，匠頭便叫聲：員外！我留了薛禮在此看木料，未知員外可肯留他吃飯麼？員外道：一個人何妨，你自回去，待他在這裏吃罷了，衆人各回家去，不表。單表薛禮走進柳家廚房，只見十來個人家婦女，料理早飯。仁貴進來，個個拜揖。家人道：你可是周司務留在這裏看木料的麼？仁貴道：是。家人道：既然如此，就在這裏吃飯罷！遂同衆家人坐在堂前用飯，依舊亂吃。但這些家人，是富足之家，不知不覺的，止不過說仁貴飯量好，及吃過了，衆家人道：你這樣吃得，必然力大，要幫我們做生活。仁貴道：這個容易事。自此仁貴與他挑水淘米，洗菜燒火，夜間在草廠內看木頭。那員外生有一男一女，男名柳大洪，年方二十六歲；女名柳金花，年方二十，生時相貌莊端，形容窈窕。柳大洪在龍門縣回來，忽見薛仁貴在廠中發抖，心中暗想：這樣寒冷，虧

這樣個人穿一件單衣，還是破的。就把自己身上羊皮襖子脫下來，往廠內一丟，叫聲：薛禮，拿去穿罷！仁貴歡喜，叫聲：多謝！過了新年，田氏與金花、姑娘二人，見員外不在家，出來看看新造房屋。走到牆門，田氏道：姑娘，這座門造得算好，這司務有手段。金花道：嫂嫂！是。如今要造大堂樓了。二人看了一回，就要進去，忽見廠內一道紅光沖出，呼呼一聲風響，見一隻白虎跳出，望着金花小姐面前撲來。田氏大驚，忙拖姑娘往牆門外跑。回頭一看，却不見那白虎。田氏心中稍定，叫聲：姑娘！這也奇了！方才明明見一隻白虎，在廠內跳出來，如何就不見了？金花嚇得滿面通紅，說：嫂嫂，這也奇怪，不知是禍是福？田氏道：那白虎在廠內跳出來的，難道看木料的薛禮不在裏面麼？我們再走過去看看。姑娘二人來到廠內，是薛禮在廠內睡着，並無動靜。小姐心中暗想：這人雖然落薄，但他面上官星現露，後來不是公侯，定是王爵；可憐他衣服不週，凍得在那裏發抖！田氏道：進去罷！金花遂同嫂嫂，各歸內房。單講金花心裏有些疑惑，他想：這白虎跳出來，若是真的，把我抓去吃了，爲什麼忽然跳來，忽然不見？諒來不錯的。況在廠內跳出，又見看木料的人，面上白光發現，莫非這人有公侯之分，與我有什麼姻緣，所以這虎撲在我身上來。心中悶悶不樂，是晚風雪甚大，他想起廠內之人，難道不冷？又待我去

看看，丟一件衣服與他，也是一點恩德。等三更丫環皆睡，小姐把燈拿在手中，往外邊輕輕開門，走過大堂，到了書房，上了小樓，開窗望下一看。原來這木廠連着樓窗，披在裏面的，所以小姐看見仁貴，睡在下邊；若是丟衣服，正貼在他身上。小姐看罷，回身就走，要去拿衣服。走到大堂，忽然一陣大風，將燈吹滅，黑暗之中，摸到自己房間，把箱開了蓋，拿一件衣服；又摸到書房樓上，摸向窗下一丟，開了窗，摸進房中睡了。到了天明，仁貴走起來，見地下一件大紅緊身，收拾起來，說：那裏來的？這又奇了！莫非皇天所賜，待我拜謝天地，穿了他罷！這一件大紅緊身，穿在內面，羊皮襖子穿在外面。但柳金花小姐，也不知是大紅緊身，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老員外忿恨害女 柳大洪設計救妹

又到明日，降雪三尺厚，柳家老員外要出去，見門下雪積滿地，員外忙叫薛禮把這雪掃除。仁貴答應，拿掃帚來掃雪，員外竟過護莊橋去了！這薛禮團團掃轉，一場的雪，却掃了一轉，身上熱得很，脫去羊皮襖子，露出大紅緊身，在這裏掃。那員外回來，忽見薛禮這件紅衣，不覺大怒，口雖不言，心內暗想：我那年遼東爲商，見二疋大紅綾子，乃是外國寶物，穿在身上，不用綿絮，已煖不過；我用銀子買來，做兩件緊身；我媳婦一件，我

女兒一件。除了這兩件，再也沒有的。這薛禮如此貧窮，他有這件？分明是我家之物。若是偷去，決不如此胆大，穿在身上；必是我家中不正，敗壞門庭。不知是媳婦不正，女兒不正，待我入去查此紅衣，就知明白了。遂進入中堂坐下，喚過十數個家人，說：與我取繩索一條，剛刀一把，毒藥一服，立刻拿來。衆家人不知何故，又不敢問，嚇得一面預備，一面報知院君。院君一聞此言，大驚，同兒子柳大洪走出來，看見員外大怒，院君問道：員外今日何爲大怒？員外道：你不要問，少停就知明白。遂叫四名丫環，領命各自進房去說。大娘聞言，取了紅衣走出來，叫公公媳婦紅衣在此，未知公公要何用？員外道：既然如此，你拿進去，不必出來。田氏奉命，遂退入房內。再說小姐在樓上，忽見丫瓊上樓，叫聲小姐！員外要看紅衣，叫小姐快快拿出去。員外在廳上立等。金花聞言，心中一跳，連忙開箱子一看，不見紅衣了；魂不附體。那一夜吹滅了燈，不知那一隻箱子，隨手取了一併丟下去，想是這件紅衣了，必然被薛禮穿在身上，被我爹爹看見，所以查取。如今活不成了！箱子內盡翻倒了，並沒有紅衣。又見兩個丫環來催取，說員外在廳上大怒，說若再遲延，要處死小姐！金花嚇得魂不附體，不敢下樓。外邊員外等了一回，不見紅衣，聲怒如雷，說罷了罷了！家門不幸！院君道：女兒自然拿出來，爲什麼這樣性急？

員外罵道：老不賢那裏知道，有其母必生其女，敗壞門戶，把紅衣爲了表記，贈與情人了！院君大驚，走到樓上，叫聲：女兒紅衣可在？快拿與我，你爹爹在外立等要看。金花道：呵呀！母親阿！要救救女兒性命！眼中流淚，跪倒在地。院君連忙扶起，說：女兒怎麼說？金花道：呵呀！母親阿！因前日與嫂嫂出外觀看新造牆門，看見廠內一人，身上穿衣單薄，凍倒在地，女兒起了惻隱之心，卽晚夜來，意欲把一件衣服與他，誰想吹滅了燈，暗中箱內摸着一件衣服，丟下樓去。女兒該死，錯拿了大紅緊身與他，想是爹爹看見，故來查取。母親阿！女兒並無邪心，望母親救了女兒性命！院君聞言大驚道：女兒你既發善心，與他衣服，也該通知我纔是；如今爹爹大怒，我也難爲你作主！且在樓上躲一躲。外邊員外連差數次叫喚，不見回音，怒氣直冲道：噯！小賤人總不見來，難道罷了不成？立起身往內就走。柳大洪忙扯住道：爹爹不須性急，妹子同母親出來。員外道：這畜生，你敢攔住我麼？就脫了衣服，趕上樓來，大喝道：小賤人在那裏？快些與我下樓去問你。金花面如土色，只得躲在院君背後，索落落抖個不住。院君道：員外息怒，待妾身說明，不要驚壞了女兒。就把女兒方纔所言，說了一遍。員外道：一件大紅緊身，有什麼拿錯，分明有了私心，贈他表記，罷了！罷了！留這賤人何用？你這老不賢，還要攔住。走一步，把院

君右膊上只一扯一扳，哄嚨一交。金花要走走不及了，被員外望頭上一擊，把那花朵首飾盡行打落。遂扯住頭髮，攔腰一把，拿了就走。院君隨後跟下樓來。員外把金花拖到廳上，一腳踏定，照面巴掌就打，說好賤人，做得好事！你看中了薛禮，把紅緊身做表記，敗壞門戶。我不打你死，誓不姓柳。拳頭脚尖亂打，打得金花滿身疼痛，叫聲爹爹！可憐女兒冤屈，饒了孩兒罷！院君再三哀告。員外女兒實無此事，若打壞他，倘有差錯，後來反悔！員外道：噯！這小賤人，容他不得，處死了到也乾淨。今這裏一把刀，一條索，一服藥，你自願那一件，若不肯認，我就打死你。柳大洪叫爹爹！不要執一見！妹子不是這樣人，可看孩兒之面，饒了他。員外道：畜生！你不必多言，小賤人快快認來。金花跪下道：爹爹饒了女兒死，情願招來。田氏大娘跪下道：公公可看媳婦之面，饒了姑娘罷！諒姑娘年輕胆小，決不做這事；況薛禮無家無室，在此看料，三不像鬼，七不像人；不過念他寒冷，姑娘心慈，拿錯衣服，是有的事。難道當真看中了叫化子不成？公公還三思。員外喝道：你曉得什麼？還不進去。院君道：員外，我想你只生男女二人；況金花實無此事，要屈死他，可念妾身，饒他一死。員外那裏肯聽，金花哭倒在地，大家勸解不住。忽有小厮在旁，看了一回，往外邊對薛禮說道：你這賊，這件紅衣是我家小姐之物，被你偷來穿

在身上。如今員外查究紅衣，害我小姐打死在廳上了！你這條性命，少不得也要處死的。薛禮聽了，大驚，又聽裏面哭聲大震，忙把掃帚丟下，向前走了。裏面員外，正逼小姐尋死，忽門公進來道：西村李員外，有急事相商，要見員外。道：老不賢！你把這賤人帶在廚房，待我出去商量正事後，再來處死；你若放走了，少不得拿一個來代死。說罷，就走出去。院君扶了金花，哭進廚房，柳大洪同田氏亦進來。金花哭道：母親阿！如今爹爹不在眼前，快救女兒性命。院君思想無法可救，大洪道：母親要救妹子，依兒愚見，不如就把妹子放出後門，逃生去罷。金花道：哥哥阿！妹子自幼不出圍門，街坊道路，是不認得，叫我逃到那裏去？大洪道：願媽媽在此，你可來領。你的年長大，勝如母親一般。你同我妹子逃往別方，暫避此難，等我爹爹回心轉意，自當報你大恩。願媽媽滿口應承，就叫院君快些收拾盤纏，與我。院君進內，取出花銀三百兩，拿來付與乳母。願媽媽到樓上，把小姐金銀首飾拿來，打一個小包袱，下樓叫小姐快走。小姐拜別母親，跑出院後，門先走。願媽媽就叫院君，小姐付我，決不有誤，但恐員外差人追來，如何是好？院君無言可對。大洪道：你放心前去，我這裏自有主意，決無人追你。乳母道：既如此，我去了！就領金花逃走。柳大洪心生一計，就對母親說：如此如此，便可瞞過爹爹，不差人追趕。院

君道：此計甚妙。吩咐丫環備一塊石頭等候。不多時員外一路叫進來。這賤人可曾認那一件喪命了？丫環聽見員外來，忙把石頭，井內一丟，響一聲，院君就扳住井圈，把頭鑽在內面，大哭道：呵呀！我那女兒阿望！田氏亦哭道：姑娘你死得好慘呵！這些丫環，亦大聲哀哭，叫小姐不住。柳大洪喊叫：母親！不要靠住井哭，走開來，待孩兒把竹竿撈救他，說罷，就把竹竿拿在手中。正要望井內撈，那員外在外聽得井內這一聲，大家哭不絕聲，明知女兒投井亡身，到停住了脚步。如今兒子要把竹竿去救，仔細聽明，連忙搶步進來，大喝：畜生！這樣賤人，還要救他做什麼？死了到也乾淨。院君道：老賊！你要還我親生女兒的。望著員外一拳頭撞來。員外躲閃不及，到跌了一交。抓起身來，叫丫環們與我把這座灶磚折下來，填滿這口井。衆丫環一聲答應，拆卸的拆卸，填井的填井，頃刻間填滿了。田氏假意叫聲：姑娘！死得好苦！悲淚回自己房中去了。大洪叫聲：爹爹何苦把妹子逼死，於心何忍？說罷，也往外邊去了。院君道：老賊呀！女兒既被你逼死，也該鉤起屍骸，用棺木埋葬。怎麼將他填在泥土之內？這等惡毒！我與你今世夫妻做不成了！假意哭進內房去了。員外也無趣，回到書房，悶悶不樂，這話慢表。再說薛仁貴心驚胆戰，恐怕有人追趕，在雪內奔走，直走到二十里，氣喘噓噓，見前面有個古廟，心下想

道：我且走進去，省省氣力再走。仁貴跑進廟中坐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富女逃難賴乳母 窮漢有幸配淑女

再說柳金花與乳母跑出逃走。可憐一位小姐，跑得面紅脚痛，叫聲：乳母！我走不動了！那裏去坐一坐好？顧媽媽道：姑娘前面有座古廟，不免到裏面去坐一坐再走。二人走上前來。那仁貴也在裏面，坐了一回，正在出廟走，看見兩個婦人，遠遠而來，心中想道：不好了！莫非是柳家人來拿我麼？我今且躲在廟內等他過了再走。又想：這兩個人，倘或進廟來，便怎麼樣處？我不免躲在神龕裏邊，就走進來，也不看見的。遂鑽入龕內，睡在裏邊。那柳金花同乳母走進廟中，金花就在拜墊上坐下。顧媽媽四圍一看，並無閒人，就說道：姑娘，你是一片慈心，見薛禮寒冷，賜他紅衣，不料你爹爹性子不好，見了紅衣，即時發怒，疑你有私。我雖領你出門，逃過眼前之害；但如今又無親戚眷屬，那裏去好？金花道：乳母！我害你辛苦。如今我死不足惜，但可惜薛禮無家無室，寒冷不過，不知受了多少苦難，活命到此看木料。我與他紅衣，分明是我害了他的。我們逃了性命，這薛禮必被我爹爹打死呀！二人正在講，那薛仁貴在神龕內聽得明白，說道：原來如此，那紅衣却是小姐見我身上寒冷，送與我的，我那裏知道其情，被員外看見，到害了

小姐離別家鄉，受此辛苦，我不免出去謝謝他，死也甘心。遂鑽出神龕，到小姐面前，雙膝跪下，叫聲：恩小姐，所賜紅衣，小子實是不知，只道天賜與我，故穿在身上。誰知被員外看見，反害小姐受此苦打，又逃命出門。小子躲避在此，一聽這話，心中不忍，因此出來拜謝。小姐大恩，憑小姐處治小子便了。仁貴跪下說這言語，嚇得小姐魂不附體，滿面通紅，無處躲避。乳母到也乖巧，連忙扶起仁貴，就問：小官人，你住何方？年紀多少？仁貴道：媽媽，小子向在薛家村。父親薛英，家資巨萬，不幸身故，家業凋零，田宅散耗，目下住在破窰，窮苦不堪，故在府上做小工謀食，不想有此異變，我之罪也！顧媽媽道：我看你志略才高，終不落薄。我家小姐年方二十歲，見你身上寒冷，賜你紅衣，反害了自家吃苦。如今雖逃脫性命，只因少有親眷，無處棲身。你若感小姐恩德，領我們到破窰，權且住下，等你發達之時，再報今日之恩，也就是了！薛仁貴道：媽媽，我今受小姐大恩，無以圖報；若薛禮有家可歸，何消媽媽說得，自當供養小姐。今薛禮住在破窰，既無內外，又無什物床帳，如叫化子一樣。小姐乃千金貴體，那裏住得更兼晚來無處棲身，怎生安睡？外人見了，又是一番猜疑。不但無報小姐恩德，反又得罪小姐，使小子於心何忍？乳母道：你言語雖然不差，如今小姐無處棲身，怎麼處呢？心中一想，輕輕對小姐說道：

若不住破窰，那裏去好？金花道：乳母呵！我也無主意，只得要薛禮同到破窰，再作道理。乳母道：方纔薛禮所言，不分內外，小姐難以安睡，實是真情；但是我看薛禮雖然窮苦，後來必好。小姐事到其間，待我作一主張，把你終身許了他罷！小姐聽了，暗想前日贈他衣服，就有這個心腸，今聞乳母之言，正合其意，但不好說出，只是低頭不語。乳母見了，曉他心意，就說道：薛官人！你說破窰中不分內外，難以安睡，我今把小姐終身許你。薛禮大驚道：休講此語！小子蒙小姐賜我紅衣，沒有半點邪心，員外尙然如此，今媽媽若將終身許我，叫薛禮後日有口難分此事真假，斷然使不得。乳母道：你言差矣！姻緣乃五百年前好事，豈可今日強配的？小姐雖無邪心，你也並無異見，但天神作伐，有衣爲記，說什麼有口難分真假？仁貴道：媽媽雖然如此，但我時衰落難，居住破窰，若小姐終身許我，豈非害了小姐受苦一世？況小姐花容月貌，豈無富貴才子對親，怎生配我落難人也？此事斷然使不得。乳母見他推辭，大怒道：你這沒良心的，小姐爲你受苦，幸虧母兄心好，放出逃生，無處棲身，要同你居住破窰，你却再三推阻，分明不容我們了！仁貴道：小子焉敢？我若有此心，永無好日。既然媽媽見責，我就允便了！乳母道：你既應允，這包袱你拿去，領小姐到窰中去。仁貴答應，把包袱放在膊上，便說道：媽媽！此去到

窰，還有十里，諒小姐決走不動，待我馱小姐去罷！乳母道：甚好！金花方纔走了二十里路，兩足疼痛，如今薛禮要馱他去走，心內歡喜，既許終身，也顧不得羞恥。薛禮是個大將，馱小姐猶如燈草一般輕的。馱了竟望雪裏跑去。乳母走不上前，仁貴又挽了乳母左手而走。及到了丁山脚下，就走進破窰，仁貴放下。小姐看了，叫聲：乳母！我看見他這樣窮苦，諒飯米決沒有的。可將包袱打開，拿些銀子與他，叫他去買了柴米魚肉等物回來。乳母就把銀子一塊與他去買。仁貴接了銀子，滿心歡喜，忙去買辦不表。再說王茂生這一日，賣小菜回來，偶從破窰前經過，看見兩個婦人在裏面，暗想這破窰乃是薛兄弟所居，爲何有這兩個婦人在內？心中不解其故。忽見仁貴買了許多小菜魚肉柴米歸來，茂生道：兄弟你幾時回來？窰內二位是何人？薛仁貴道：哥哥請入裏面，我有話對你說。茂生就把担子歇下，走進破窰。仁貴放了米肉什物，叫聲：小姐！這位是我結義哥哥，叫王茂生，乃是我大恩人，過來見個禮。茂生與他作了揖。仁貴就把賜紅衣始末，細細說了一遍。王茂生大喜道：兄弟你時運已交，福星輔助。今日是上好吉日，今晚成親罷！仁貴道：哥哥我這裏一無所有，怎好成親？茂生道：不難！被褥家貨等物，待我拿來。喜嬪是你嫂嫂，掌禮就是我，可使得麼？乳母道：到也使得；有銀二兩，煩拿去买辦東

西茂生接了銀子說道：兄弟，我去先打發嫂嫂先來。仁貴道：甚妙！茂生就出窰，挑起担子，回到家中，對毛氏細說一遍。毛氏歡喜，就先往窰中去。仁貴拜見了嫂嫂，毛氏又與小姐相見，就與小姐開容。料理諸事已畢，却好王茂生來了，買了被褥鋪蓋，衣服馬桶之類，與他打好床鋪。又回到家中，拿了椅檯飯盞等物，取出白銀一兩爲賀禮。仁貴接了銀子道：又要哥哥費心！茂生就去挑水淘米，乳母燒火煮魚肉，差不多天色將晚，仁貴換了衣服，毛氏扶過小姐，茂生服侍仁貴，參拜天地，夫妻交拜畢，茂生安排一張棹，上擺四味，完備夜飯，請仁貴與小姐坐下。茂生叫聲：娘子！如今我與你回去罷！兄弟你自慢飲幾杯，我明日來望你。仁貴道：如此甚妙！茂生夫婦出了窰門，竟自回家。仁貴飲完花燭，乳母也吃過了夜飯，夫婦睡覺。顧媽媽在地下，打一個稻草鋪睡下。這一夜夫妻，說不盡許多恩愛。次日清晨，茂生夫妻早來問候，茶罷回去。自此薛仁貴有了小姐，這三百銀子，奢侈濫用。他三個人，每日差不多要吃二斗米。誰想光陰迅速，過了一月，銀子漸漸少起來了！柳金花叫聲：官人！你這等吃法，就是金山也要坐吃山空；如今隨便做些什麼事業，攢湊幾分也好。仁貴道：娘子，這到煩難，手業生意，不曾學得，叫我做什麼事業攢湊？思來算去，真難設法。忽一日想着一個念頭，這些毛竹，在窰內將刀做

起一件物件來。金花叫聲：官人！你做這些毛竹何用？仁貴道：娘子你不知道，如今丁山脚下，雁鵝日日飛來。我學得這樣武藝，好弓箭，不如射些下來，也得吃了！故我在此做弓箭，要去射雁。小姐道：官人既要射雁，拿銀子去，買些真弓箭射得下；這些竹的又少了箭頭，那裏射得下？仁貴道：要真弓箭，非爲本事。我如今隻隻要射的是開口雁；若傷出血來，非爲手段，故用這毛竹的弓箭。雁鵝叫一聲，就要射一箭上去，射中了辨咽喉，豈不是這雁纔叫，口還不會閉。這一箭傷又不傷，口痛就合不得，跌下來，便是開口雁了！金花道：果有這等本事，射下雁來，便知明白了！那仁貴做完了，到了山脚下等候。只見兩隻雁飛將過來，仁貴拈弓搭箭，聽得雁叫一聲，颼的一箭射將上去，正中咽喉，遂墜下來，果然口是張開的。仁貴把雁隻隻都射開口，一日到有四五十隻，拿回家來。金花見了，滿心歡喜。仁貴拿到街坊，賣了二百文。一日使用盡了，自此天天射雁。又過了四五個月。一日在山下，纔見兩隻雁飛過，正欲扳弓，只聽得那一邊大叫道：薛仁貴！你射的開口雁，不足爲奇，我還射活雁。仁貴聽見此言，連忙住了弓，回頭一看，只見那邊來了一人，頭上紫包巾，穿一件烏紗馬衣，腰拴皮帶，腳踏烏靴，面如重棗，豹眼濃眉，獅子大鼻，招風大耳，身長一丈，威風凜凜。未知這人是什麼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射鴻雁路逢故舊 贈盤纏一齊投軍

當下叫喚仁貴的人，姓周名青，也是龍門縣人，從幼與仁貴同師學武，結義兄弟，年方十八，本事高強，善用兩條鐵錮，有萬夫不當之勇。只因離別數年，故爾仁貴不認得，因見他說了大話，忙問道：活雁怎生射法？你射一隻我看。周青道：薛大哥，小弟與你作耍，你難道不認得小弟麼？仁貴想了一想道：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請問哥尊姓？周青道：小弟就是周青。仁貴道：呵呀！原來是周兄弟！忙撇下弓箭。二人見禮畢，仁貴道：兄弟自從那一年別後，到今數年，所以不認得的。請問賢弟一向在何處？幾時回來？周青道：小弟被江南傳請爲教師，過了好幾年，今聞龍門縣奉旨招兵，爲此星夜回來。哥哥有這一身本事，爲何不去投軍？仁貴道：兄弟不要說起！自從你去後，爲兄貧窮不堪，那裏有盤纏到龍門縣投軍？如今兄弟回來，何處作寓？周青道：我住在繼母汪媽媽家內，不知哥哥如此窮苦。我想哥哥射雁，終無出息，不如同去投軍，幹功立業，取了前程。哥哥你道如何？仁貴道：兄弟之言雖是，但我有妻子在家，一則沒有盤費，二來妻子無靠，難以起身。周青道：哥哥有了嫂嫂，這也可喜；但男兒志氣，功名爲大。我與哥哥幼時同學，如今出仕，也要同去，路上盤纏，不勞哥哥費心。待我拿銀子與哥哥安家之本，就可去了。

仁貴道：「既承兄弟費心，爲兄自然同去。」周青大喜道：「哥哥我帶白銀三百兩在此，哥哥拿到家中，付與嫂嫂，辭別了，就來；我在繼母家吃了飯，然後起程。我先去了！」仁貴接了銀子大喜，回到窰中，叫聲：「娘子！我有結義兄弟，名喚周青，贈我三百兩銀子，爲安家之本，要我同到龍門縣投軍，幹功立業，今日就要動身。如今辭別娘子，要上路了！」金花聞言，悲喜交集，叫聲：「官人！幹功出仕，爲男子之大節，未知官人此去，有幾年回來？」仁貴道：「我此去投軍不用，卽日就回；若用我保駕，跨海征東，多則三年，也要回來。」金花道：「官人此去有許多年數，但妾與官人成親半載，已經有孕在身，未知是男是女，望官人留個名字在此。」仁貴道：「娘子我去之後，若生下是女，不必說；若是男子，就把前面這座丁山爲名，取名薛丁山便了。」金花牢記在心。仁貴道：「乳母！我去之後，姑娘若有憂愁，要你在旁解勸，使姑娘消愁解悶；我有好日回來，自然報你之恩。」顧媽媽道：「不消大官人費心。」金花道：「官人路上小心爲主。」仁貴道：「不消娘子叮囑，你在家保重，我去了！」二人流淚分別。仁貴離了破窰，走王茂生家來，恰好茂生夫婦在家。仁貴道：「兄弟此來，非爲別事。一則相別哥嫂，二則有一句話，拜託哥哥。茂生忙問道：「兄弟你要那裏去？」仁貴就把周青贈銀，同去投軍，說了一遍。茂生夫婦大喜道：「你去投軍，要幾年回來？」仁貴道：「兄弟此去，

多則三年；家內妻子，望我哥嫂照管；日後功名成就，自當厚報。茂生夫婦道：不消叮囑！
窰中弟婦，自然我夫婦料理，你放心前去。仁貴拜別哥嫂，竟自去了。問到汪家門首，只見周青出來，請仁貴到書房中坐下。小廝擺上酒飯吃了。周青道：小弟爲教師數年，積了一箱衣服，五色俱全。待我拿出來，憑哥哥揀一付喜穿的，拿去更換。說罷，拿出箱子，打開來與仁貴一看，果然五色俱全，就揀一付白顏色，拿出來更換了。上白綾印花抹額，身穿白綾戰襖，腳踏馬靴。正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起先仁貴面臉，多有愁氣；如今滿面起亮光，猶如敷粉，鼻直口方，銀牙大耳，眼清眉秀，身高一丈，直算少年英雄了。周青道：哥哥你滿身多穿白色，腰中拴了這五色鸞帶罷！仁貴道：到也使得。就把這五色鸞帶，拴在腰間。周青收拾行李盤纏，進去拜別繼母，出來同仁貴，背了包袱起身，往龍門縣而來。行了七八天，到了龍門縣。是晚入店投宿，問了投軍事情，吃了飯，兩人在燈下各寫了投軍狀。明日起來，二人梳洗打扮，拿了投軍狀，對店主道：行李在裏邊，小心照管；我們要去投軍，然後來算帳。店主道：使得！二人出了店門，行到總府衙門。只見門內鼓樂喧天，三聲炮響，張士貴陞堂開門，裏面吆吆喝喝，好不威風。果然西轅門，扯起招軍旂號，有中軍官出來說道：大老爺有令，你等投軍者，速獻投軍狀進去。各路投

軍人各把投軍狀遞與中軍官。薛仁貴周青就把兩張投軍狀與他。中軍官分付衆人等候發放。遂進入大堂將那投軍狀鋪在公案上。張環拿面上一張觀看。原來就是周青的軍狀。寫具投軍狀人周青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之人。年十八歲。張環暗想十八歲就來投軍。必是能幹的。吩咐中軍傳周青進見。中軍官走至轅門叫聲。爾等衆人。那一個是周青。周青聽了上前道。小人就是中軍道周青。大老爺有令。快隨我進去。周青就隨中軍進入大堂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周青叩見。張士貴抬頭一看。見他少年英雄。就問周青。你既來投軍。可學弓馬。能用幾件兵器。周青道。小人弓馬精熟。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張士貴道。你善用什麼器械。周青道。小人善用兩條鐵錮。士貴就叫中軍官往架上取兩條鐵錮來。與他當堂耍與本帥觀看。中軍官就往架上取下鐵錮。遞與周青。周青接來。提在手中。立起來就在堂上使起。果然好錮。只見左螭頭右螭頭。如龍取水。左插花右插花。似虎奔山。這錮使動了。多是風聲。錮法使完。放在旁首。上前跪道。大老爺在上。小人錮法使完了。士貴大悅道。汝錮法果然使得好。本總要收能旂牌十二名。如今止有八名。還少四名。今收你在裏面做了旂牌官。罷周青叩謝。立起身來。改換旂牌衣服。站在旁邊。士貴看到第二張。見寫着具投軍狀人薛仁貴。係山西絳州

府龍門縣人。嚇得張環魂不在身，暗想道：軍師詳夢，真乃神仙了！我不料這裏果有薛仁貴。陛下夢中說他穿白用戟，未知真假，不免傳他進來，看個明白。就叫中軍官傳薛仁貴進來。中軍官忙出轅門叫道：爾等衆人，那一個是薛仁貴？仁貴應道：小人就是。中軍道：大老爺有令，隨我進來。薛仁貴就隨中軍，進入大堂，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小人薛仁貴叩見。張環望下一看，見他白綾包巾，白綾戰襖，心中暗想：應夢賢臣，一些不差。我用了他，若陛下一知，我張氏門中就沒有功勞了！不如不用他，只說沒有此人，瞞了天子。這些功勞，自然是我賢婿的了。算計已定，就問道：你可是薛仁貴？薛仁貴應道：是。張士貴道：你可能弓馬武藝，善會幾件？薛仁貴道：善用走馬箭，百步穿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士貴道：你善用什麼器械？仁貴道：小人善用方天畫戟。士貴大喝道：好大胆的狗頭！左右快把這狗頭綁出去，轅門斬了。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就把仁貴綁起來。嚇得仁貴魂不附體，大叫道：大老爺！小人來投軍，未嘗犯法，爲何要斬起來？周青嚇得面如土色，跪下道：大老爺，這是周青結義兄弟，同來投軍，不知有甚觸怒？今求大老爺看旂牌之面，饒他一命。張士貴道：本總之名，難道你不知，敢稱薛仁貴，有犯本總之諱麼？周青道：恕他不知，冒犯尊字，求大老爺饒他之命。士貴道：也罷！看周青面上，饒他狗命。

與本總趕出轅門，這裏不用。仁貴叩頭，立起身來，望外就走。出了轅門，忿忿不平，後面周青趕來道：哥哥慢走！大老爺不用，我與你同回家去罷！薛仁貴道：兄弟，你今已蒙大老爺收爲旂牌，正好幹功立業，爲什麼反要回去？周青道：哥哥你今不用，就是愚弟在此，也難幹功立業了！況且與哥哥雙雙有興而來，怎麼你獨自回家？不如一同回去，纔安心些。仁貴道：兄弟之言差矣！你今爲旂牌，正好出仕，顯宗耀祖；爲兄的有妻子在家，就收用我去，到底也有些放心不下，今不用我，我回家去射射雁，也過得去日子，你不必同我回去。周青道：既如此，哥哥回去，尋得機會，再來投軍，方纔大老爺只說你犯了貴字，所以不用；如今軍狀上改了名，不用貴字，他自然收了。仁貴道：我曉得店內行李，我拿去了！周青道：這個自然，盤費在裏頭，小弟在此等候哥哥，你再來罷！兩人分路。仁貴到飯店，算明飯錢，拿了行李回去。張士貴那日，又收了幾名投軍人，方退私衙。四子一壻問道：爹爹今日投軍人，可有姓薛的麼？張環道：那軍師真是神仙，陛下的夢的確是真，果有應夢賢臣；今日投軍狀上，竟有薛仁貴名字。我傳他進來一看，却與朝廷夢內之人，一般面貌，原是白袍，小將善用方天畫戟。我想有了此人，功勞焉能到我賢壻之手？故此假意說，犯了爲父的諱字，將他趕出轅門不用。我兒你道如何！四子大喜道：

爹爹主意不差；只要收足十萬兵馬，就好覆旨了！按下不表。再說薛仁貴路上，悶悶不樂，一心只想回家，忘記了歇宿處。抬頭一看，日已西沉，兩邊多是樹木山林，並無村莊屋宇，只得望前又走。不多時天色昏黃，肚內又飢，正在慌張之際，遠遠望見影影有座村莊在那邊，遂趕上前，走過護莊橋，只見一座八字牆門，上面張燈掛紅結彩，許多莊客，多是披紅插花，又聽裏面鼓樂喧天，暗想：莊主人必有喜事了！不管他，待我上前去說一聲，遂叫聲大叔，相煩通報，說我薛仁貴趕路程，失了宿店，無處安身，要在村莊借宿一宵，未知肯否？莊漢道：我們做不得主，待我進去，稟知莊主，遂走入去，不多時出來說道：客官！我們莊主請你進去。仁貴大喜，忙走進去，看見員外，上前拜見，叫聲員外！卑人貪趕路程，天色已晚，沒有投宿之處，暫借寶莊安歇一宿，明日奉謝。員外道：老夫舍下空閒，安歇不妨，何必言謝？仁貴請問員外尊姓大名，員外道：老夫姓樊，名洪海，雖有家私，單少子嗣，故此屢做好事。我想客官錯失宿店，諒必飢餓，叫家人備酒飯出來，與客官用。莊漢一聲答應，進入廚房，捧出酒飯，擺在桌上。員外道：客官，老夫有事，不得奉陪，你用個飽的。仁貴稱謝，酒也不吃，盛過飯來，一碗兩口，仍是沒碗數。這樣吃法，樊洪海抬頭看見他吃飯沒有碗數，把一籃飯頃刻吃完。仁貴抬頭，見員外在旁邊看他。

不好意思，暗道：我吃得太多，故員外看我。又見他兩淚交流，驚得仁貴忙把碗放下不吃，就起身出位。洪海道：客官須用個飽，籃內沒了飯，叫家人再去拿來。仁貴道：多謝員外，卑人吃飽了！洪海道：客官我方才見你吃飯，真是英雄大將，一籃飯，豈穀你飽？莫不是見我下淚，故住了飯碗麼？我因有事，所以心焦，你不要疑忌，再吃幾籃，舍間儘有。仁貴就問員外爲什麼事？未知員外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樊家莊洪海訴苦 風火山三寇被擒

當下薛仁貴問員外面帶憂容，是爲甚麼事情？說得明白，卑人就好再吃。樊洪海道：客官有所不知；老夫今年五十六歲，單生一女，年方二十，名喚鏤花，聰明無比。我老夫婦愛惜如寶，以爲半生之靠。誰想如今出於無奈，白白把一個女兒，送與別人去了！仁貴道：方才卑人看見莊前，張燈掛紅結綵，乃是吉慶之期；但員外所言差矣！自古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家生了女兒，少不得要出嫁了！怎麼白白送與別人？樊洪海道：客官你初到敝莊，那裏知道其細？這頭親事，非老漢所願，因離樊家莊三十里遠，有座風火山，那山林十分廣大，被三個強盜占住，稱爲大王；手下嘍囉無數，白晝殺人，黑夜放火，劫掠客商。此處地方，家家受累，戶戶遭殃。我家小女，不知何時被他窺見，寫書前來，強

要我女兒爲壓寨夫人。若肯就罷；如果不肯，要把我家抄滅，房屋化灰，所以老漢勉強應承他。說今日半夜來娶，故我心焦悲淚。仁貴聽了大惱道：「有這等事？何不稟地方官起兵來勦滅？」洪海道：「客官你那裏知道，這三個強盜，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若講他地方官，年年起兵來勦，反被這強盜殺得片甲不留。如今憑你皇親國戚，打從風火山過，一定要買路錢，沒人殺得他過。」仁貴道：「豈有此理？真正無法無天了！員外不必憂心，等他來時，我有本事活擒三寇，勦滅風火山餘黨。」洪海道：「這個使不得！客官你還不知風火山賊盜利害，就是龍門縣總兵，興人馬來，尙且大敗而走；你雖英雄，那裏敵得他住。那時畫虎不成，反類乎狗，連累老漢性命；我老漢沒有胆子，你請別處借宿罷。」仁貴大笑道：「員外放心，我若爲大將，千軍萬馬，也要殺他大敗；豈怕這三個賊寇？」今日員外既然胆小，不敢留我住宿，我也有本事在外守他到，看把個擒住。」洪海聽了，想他必是手段高強的人，便笑容可掬道：「客官你果有本事，救得小女，老漢深感大恩；倘有差誤，切莫抱怨於我。」仁貴道：「這個自然，何消說得。」洪海大喜，忙入內房，對院君說了。母女聞言，回悲作喜。院君道：「員外快去對他說，不要被這些強盜擁進裏邊來，嚇壞我女兒才好。」洪海聞言，忙走出來，將這話對仁貴說了。仁貴道：「員外放心，只用莊客守住牆門，我一

個霸定護莊橋，不容一卒過橋，活捉賊盜就是了。洪海道：如此極妙。就吩咐衆莊客，各備器械，守住牆門。莊客聞言，大家整備器械。仁貴道：員外府上，可有好兵器麼？洪海道：未回言。莊客道：我有一條槍，待我拿來。仁貴接了一看，乃是常用的槍，說道：這槍沒用。托在手中略略一捲，折爲兩段。洪海道：果然好氣力。又有四個莊客道：我有一把大刀，在家裏，但柄上多有鐵，重的很，拿他不動，待我們去扛來。不多時，把刀扛來，放在廳上。仁貴拿起來，用手一按，刀灣如鉤，笑道：這也沒用的。莊客把舌吐出說道：這樣兵器，還說無用，那裏有再好的？又有莊客道：員外可拿柴房內這條戟罷！洪海道：柴房內有什麼？莊客道：就是爲正樑的柱子。洪海道：你這個人有些獸的，這條戟當初四個人還抬不動，這位客官那裏拿得起？仁貴道：那戟是怎麼樣？待我去看看。洪海道：你要去看，也無益，相傳那戟是漢朝樊噲所用的，二百斤重，你怎麼拿得動？仁貴大笑道：若是樊噲留下古戟，正是我用的。快些領我去看。洪海與莊客領仁貴同進柴房，指一條柱子說道：客官，這一條就是。仁貴抬頭一看，見戟尖插在泥裏，不見戟尖，惟有戟幹子打柱。正樑有茶杯粗大，長一丈四尺，通是鐵打的，就叫莊客，你們端正柱子過來，待我托起。正樑換將下來，莊客連忙用柱子預備，仁貴托起正樑，莊客四人盡力將戟換下。仁貴

放下正標，就拿起方天戟來，便說：這戟不輕不重，却正好使。洪海道：客官能使這樣兵器，自然這些鎗刀都沒用了一齊扛到廳上，仁貴把戟磨得鑠亮。洪海大排酒筵，同仁貴暢飲。到了黃昏時，洪海躲入內堂，仁貴拿戟坐在廳上。衆客官各持兵器，守在門首。到了夜半，忽聽一聲炮響，遠遠鼓樂喧天。衆莊客說道：風火山起馬了！我們快進去報與客官知道。連忙走將進來，叫客官強盜起兵來了，快出去貴仁立起身，往外就走。跑出牆門，莊客道：須要小心！仁貴道：不妨走出去，把戟立在護莊橋上。向前一看，見號燈無數，火把高舉，照耀如同白日，多是明盔亮甲，刀鎗劍戟，馬震如雷，數千嘍囉，簇擁下來，果然利害。看看來近，仁貴大喝道：來的這班嘍囉，可是風火山草寇麼？俺薛仁貴在此，還不下馬，改邪歸正，這強盜大大王名喚李慶紅，二大王姜興霸，三大王姜興本，却是同胞兄弟。這晚姜興本守住山寨，姜興霸同李慶紅下山娶親，一路行來，忽聽得一聲喊叫，二人吃了一驚，看見橋上立一個穿白用戟小將，不覺大怒，喝道：你這該死狗才，豈不聞我風火山大王利害麼？今日乃孤家吉期，胆敢攔阻送死麼？仁貴亦喝道：我把你這狗頭砍死，俺薛仁貴若不在此，由你們殺人放火，今日俺既在此，不怕你銅頭鐵骨，也要擒捉你。你有本事，敢上橋來，來一個殺一個，還要到風火山勦滅你們的巢

穴，削爲平地。一則救了樊小姐，二則與萬民除害。二位大王聞言大怒。李慶紅就先把大砍刀望仁貴砍來，仁貴就舉方天戟一架，把刀上托，噹啣的一聲响，李慶紅喊聲不好！手中震得一震。那馬沖過來，被仁貴右手拿戟，左手挽住李慶紅勒甲縊，輕輕不費力，擒過馬鞍，提過橋來，回頭叫道：莊漢們！快將索子將他綁了。就往地下丟去。那邊莊漢趕過來要綁，不想李慶紅扒起身來，喝道：那個敢動手，倒望牆門首跑過來。嚇得那些莊漢，連忙退後，叫聲：客官不好了！這個強盜利害，我們拿不住他，反趕到牆門首來了！仁貴聽了，只得走落橋下。那邊姜興霸把馬一催說：你敢拿我兄弟，孤來取你之命了！縱馬過護莊橋來。仁貴到李慶紅面前說：你還不好好受縛。攔胸膛這一掌，李慶紅要招架，那裏招架得住，仰面朝天，跌倒塵埃。仁貴就一脚踹定。那姜興霸挺槍追來，見李慶紅被踹住在地，就把槍望仁貴面前刺來。仁貴把方天戟，望槍尖上一架，又捲一鈎，鈎牢了槍上。把一塊留情鐵，用力一拔，姜興霸叫聲：不好！在馬上坐不牢，翻個筋斗，跌下馬來。仁貴就擒在手中，叫莊漢們快來綁了。這些莊漢就走過來，把繩索綁了二人。那橋下這些嘍囉，嚇得魂不附體，大家奔走去報三大王了。仁貴與莊漢押兩個大盜，到了門首裏邊，樊洪海大悅道：恩人呵！如今怎樣處治他？仁貴道：且慢！你們把這兩

個網在廳上，待我到風火山寨，再拿一個三大王來，一同處治。洪海道：須要小心。仁貴道：不妨！單身望風火山來。那山寨三大王姜興本，身長九尺，怪眼濃眉，大鼻青鬚，坐在聚義堂上，忽見嘍囉進來報說：三大王不好了！大大王二大王到樊家莊娶親，被一個穿白小將，活擒去了！姜興本大怒道：有這等事？遂提鎗上馬，帶領嘍囉沖下山來。走了一二里，嘍囉道：三大王前面穿白來的就是了！姜興本聞言，縱馬上前，喝道：該死的狗頭！你好好把孤的王兄送來，饒你性命；如有半句支吾，孤家立即刺死。仁貴大喝道：我今日與萬民除害，特來擒你，好好下馬受綁。姜興本大怒，把鎗望仁貴刺來，仁貴把戟梟在一邊，只戰一合，亦被擒來。未知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樊繡花願招勇塔 薛仁貴二次投軍

衆嘍囉看見三個強盜，皆被擒去，個個大驚，忙跪下道：好漢饒命！情願拜好漢爲寨主。仁貴道：我堂堂義士，豈肯做這等偷雞吊狗之人？我在此經過，無非一片仗義之心，要與地方除害。今三寇俱擒，我也不傷你等性命，你等回去，速把山寨放火燒燬，改邪歸正，各安生業，不許再占山寨作橫。我若聞知，掃滅不留！衆嘍囉道：是再不敢爲非了！不表衆嘍囉回山燬寨散夥。且講薛仁貴提了姜興本，回到莊上，進入廳堂，將繩索綁住。

樊洪海叫莊漢拿棒，把三個強盜打死，仁貴忙止道：不必打死，我有話對他們說。遂走過來說道：你們這三個毛賊，擅敢霸住風火山，做這歹人，如今被擒，有何話說？三個兄弟道：好漢饒命，從今再不敢爲非，情甘改邪歸正了！仁貴道：你三個若肯到龍門縣去投軍，與國家出力，我便饒你們性命。三人道：好漢若肯饒我等，卽刻就去投軍。仁貴道：如此，我也要去的。何不結拜爲生死兄弟，一同前去，倘立了功勞，大家受天子之恩，如何不美？三人道：承蒙好漢恩寵，我等敢不從命。仁貴聽了，就把繩索解下，三人立起身來見禮過了，洪海待老夫備禮物，掛起關公神像來；你們四位好漢，就在廳上結拜便了。遂吩咐家人，整備佛像，當廳掛起，大家跪了，立了千觔重誓，結拜生死之交。拜畢，送了神馬，就在廳上擺酒，四人坐下暢飲。那洪海走進內房，院君道：員外，妾看薛仁貴相貌端嚴，此去投軍，必有大將之分；不如把女兒終身許他。洪海大喜道：正合我意。遂走出來道：薛恩人老漢夫婦感蒙相救，欲將小女匹配恩人，卽日成親，以爲後日之靠。未知恩人意下如何？仁貴道：卑人已有妻子，這事不敢從命。洪海道：恩人不妨，人家三妻四妾，恩人就娶兩位，也不爲過；我家女兒願做偏房便了。仁貴道：員外，你家小姐，正在青春，怕沒有門當戶對，怎麼反與我作偏房？這是使不得。樊洪海道：恩人，老漢一言

既出，鬪馬難追，若不應承，是嫌小女貌醜了！李姜三人道：薛兄弟，員外既如此說，何不應允？仁貴道：既承不棄，就應允遵教；但是得罪令愛，有罪之極。樊海道：說那裏話？待老夫擇一吉日成親。仁貴道：做親事且慢，卑人功名要緊，前去投軍效用，有了寸進，冠帶到府，接小姐成親；今日未有功名，決難從命。洪海道：這也使得；但是要件東西，作爲表記才好。仁貴道：卑人身上止有一條五色鸞帶，就將此帶，權爲表記。洪海道：若如此甚好！仁貴從腰中解下，遞與洪海。洪海接了，走入內房，將此言說與院君潘氏知道。院君歡喜，將鸞帶付與樊繡花收好。洪海重復出廳，仁貴道：岳父，小婿心在功名，時刻不暇，就此拜別。洪海道：賢婿此去，若得衣金腰紫，斷不可蹉跎宜室宜家之事。仁貴道：既是岳父美意，婿自然早歸，以答深情。說完，兄弟四人辭別員外，離了樊家莊，及行到龍門縣，歇在舊店中。其夜各寫了投軍狀，改爲薛禮。明日清晨，齊到轅門，中軍官接進軍狀，來至大堂，鋪在案上。張士貴看了三人的投軍狀，就叫傳進來。中軍答應，連忙傳進三人，跪在堂上。張環道：那一個是李慶紅？慶紅道：小人就是。張環道：你來投軍，可能弓馬否？李慶紅道：小人箭能百步穿楊。張環道：你善用什麼兵器？李慶紅道：小人慣用一口刀。張環道：你可要與本總看。中軍官把大刀與慶紅，慶紅接來，就在堂上要起。只見

刀法精通，風聲耀响，使完了跪伏在地。張環又傳姜興霸、姜興本，也是一一盤問，也是各把鎗刀之法，使了一番。張環歡喜道：「本總十二名旗牌，已有九個，看你三人武藝精通，也補旗牌，湊成十二名便了！」三人叩謝，改換旗牌服色，站立兩旁。張環看到第四張上寫着：「具投軍狀人薛禮，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暗想又有一個姓薛的，吩咐中軍傳他進來。」中軍答應，把薛禮傳進大堂跪下。張環一看，原來就是薛仁貴，改名薛禮，不覺大怒，叫左右與我將這狗頭綁出斬首。左右答應一聲，薛禮大叫道：「老爺！小人前來投生，不來投死的。前日犯大老爺諱字，所以要把小人處斬，今日沒有什麼過犯，爲何又要把小人處斬？」張環喝道：「你還敢說沒有什麼過犯！本總奉旨招兵，凡事取其吉。你看大堂上，多是穿紅着祿，偏偏你這狗頭，滿身穿白，帶孝投軍，分明泥阻本總了！還不去看刀？」李慶紅、姜興霸、姜興本三人跪下道：「大老爺，這薛禮乃是旗牌結義兄弟，他性好穿白；既然犯下大老爺軍令，望大老爺可念我等生死好友，饒他狗命罷！」張環道：「也罷！看三位旗牌面上，暫且饒命。」叫左右與我趕出去。左右答應，將仁貴推出轅門。仁貴嘆道：「早知我這等命薄，沒有功名之分，也不來投軍了！罷了！罷了！如今回家去射雁度日，何苦在此受這些驚恐？正在思想，忽李慶紅、姜氏兄弟趕來說：「薛哥，我們四人同

來此投軍，偏偏不用哥哥；我兄弟也無興趣，不如我們退歸風火山，同爲草寇罷！仁貴道：兄弟所言差矣！我因穿白，觸怒了他，所以不用；兄弟既爲旗牌，後日功名，如在掌中，爲何反復去做綠林响馬？起來！這斷斷使不得。三人道：既如此，哥哥此去，改換衣服，再來投軍。仁貴道：兄弟，我二次投軍，尙不收用，此乃命薄，再來也無益了！若是兄弟們念今日結拜之交，後來功名成就，近得天子，在聖駕前，保舉一本，提拔爲兄，就是萬幸了！三人道：這個何消說得？如此哥哥小心回家，再圖後會。仁貴道：曉得！別了三弟兄，到飯店中歇了一宵。次日天明，仁貴取了行李，在路悶悶而行。行不上八九里路，但見樹木森森，兩邊多是高山，崎嶇難行，山脚下立一石碑，上寫著金錢山，此處有白額猛虎傷人利害，來往人等須要小心。仁貴見了，笑道：何須這樣大驚小怪，恐嚇行人，太欺天下無人了！我偏要在此等候，除此惡物，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打山虎老將薦賢 贈令箭三次投軍

當時薛仁貴欲去惡物以除害，在兩山交界路上，睡到午後，忽聽見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這孽畜追來，我命休矣！誰來救援？望山上飛奔過來。仁貴夢內驚醒，起身一看，只見一騎飛跑，坐著一人，頭戴金盔，身穿蟒袍，腰圍金帶，一嘴白鬚，手拿一條金批令箭，

收緊韁繩，拚命的跑來，叫救不絕；後面一隻白額虎，如飛趕來。仁貴暗想：這人不是皇親，定是國戚，我不救他，必遭虎害。即便上前，將虎用力抓住，虎便掙扎不起；提起拳頭，將虎左右眼珠打出，說：孽畜在此，不知傷了多少人性命；今撞我手，將眼珠打出，放你去罷！虎負痛而去。仁貴轉身問道：將軍受驚了！請問將軍高姓大名？那將軍道：我乃魯國公程咬金，奉旨各路飛趕錢糧，故來此地經過，不期遇此孽畜。我少年就是兩隻猛虎，我也不怕；今年老力衰，無能爲矣！幸遇壯士，感恩非淺。請問壯士，既有這等本事，現今龍門縣招兵，何不去投軍，以期上進？仁貴道：原來是程千歲，小人不知，多多有罪。但不瞞千歲說，小人時乖運蹇，兩次投軍，張老爺總不用，所以無與退回，悶悶不快，在此睡覺；忽聞喧喊，故此起來。咬金道：你有這等本事，爲何他不用？仁貴道：連小人也知道。咬金大怒道：張士貴奉旨招兵，挑選英雄，爲何不用？孤有金披令箭一枝，與你拿去，不怕他士貴不用你。仁貴道：多謝千歲！接了令箭而走。咬金策馬前去。薛仁貴得了魯國公令箭，趕到龍門縣總府衙門，大模大樣喝道：中軍官何在？中軍道：是誰？仁貴道：我叫薛禮，快報與大老爺得知，有魯國公金批令箭在此，要見大老爺。中軍聽了，將這話入稟士貴。士貴聞言，心中吃驚，就叫着他進來。中軍傳進，仁貴跪下，呈上令箭。張環一

看果是魯國公的。就問：你在那裏遇他？仁貴遂將金錢山打虎相救，并問言語。因贈令箭，說了一遍。又說：故小人敢大胆到此。張環聽了，暗想：如今不得不用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薛禮既然如此，我只得用你，但有一句話問你：昨日程千歲可曾問你姓名？糜仁貴道：未曾問及。張環道：還好，你兩次投軍，非我不用，是我救你；你有大罪，可知道糜仁貴道：小人從未爲非，有何大罪？張環道：因前日天子得了一夢，見一白袍用戟小將，拿住朝廷，逼寫降書，有詩說道：家住遙遙一點紅，飄飄四下影無踪；三歲孩兒千兩價，生心必奪做金龍。軍師細詳此詩，說首一句是山西地方，第二句其人姓薛，第三句乃仁貴二字；末一句是薛仁貴要奪天下。此人在世，後必爲患。於是降旨，暗暗查究你，起解到京處決，以絕後患。你不知死活，攢入網來。我有好生之德，故託言犯忌諱，拿去開刀，使你絕了投軍之念，救你性命。不料你偏偏又遇着魯國公，幸喜未曾知你姓名；若說出來，就拏你到京處決了！今有魯國公令箭，我也難救你。嚇得仁貴面如土色，忙跪下道：小人那裏知道！求大老爺救命放回，感恩不淺。張環道：前日沒有令箭，你偏偏不肯回家；如今有此令箭，你要回去，也難放你去了！仁貴道：小人那曉得有此奇冤？萬望大老爺救救小人蟻命。張環道：也罷！我向有救你之心；如今你不可稱仁貴，竟稱薛

禮前營月字號，尙缺一名火頭軍，不如暫作火頭，倘後立些功勞，我在駕前保奏，將功贖罪，亦未可知。仁貴大悅道：蒙大老爺恩德，願爲火頭軍。當時旗牌官周青、李慶、紅姜、興、伯、姜、興本四人跪下道：大老爺，我等願與薛禮爲火頭軍，同居一處。張環道：你們既願與他爲火頭軍，切不可稱他爲薛仁貴，以害他。四人道：曉得稱他薛禮便了。遂脫了旗牌衣服，換了火頭軍衣帽。五人同進月字號內。那月字號五十名軍，聞五人本事高強，願拜他爲師，望他教訓槍法、刀法，反代他燒火造飯，服侍他。五人雖爲火頭軍，也極樂哉。日日教五十名軍士武藝，到也好過不表。再說程咬金催糧回京，繳聖旨，過了二日，王君可上表進京，說在山東登州府造完戰船一千五百號，望陛下速發兵征東。太宗看本大悅。又過兩日，張士貴上表到京，說臣奉旨招兵，已足十萬，沒有應夢賢臣薛仁貴，想是沒有此人，但萬事有狗墻，何宗憲、武藝高強，可保陛下跨海征東，望陛下選日興兵，待臣爲先鋒便了。太宗看完表，問茂公道：先生張環招兵十萬已足，並沒有薛仁貴，怎麼處？徐茂公道：臣想張環招兵已足，薛仁貴自然在裏頭了。太宗道：既有薛仁貴，張環本章上爲何說沒有，這是謊君之罪了。茂公道：陛下連張環也不知，故此本章上沒有姓薛的，不知不罪。今陛下興兵前去，自然有薛仁貴。太宗道：果有此事，就擇

日起兵；但秦王兄臥病半載，掛了元帥，怎好征東？茂公道：如今可用尉遲將軍爲元帥，領兵征東；若秦元帥病好，隨後趕到高麗，仍讓他爲帥。太宗道：這也有理；但帥印還在秦王兄處，程王兄可去取來，並看他病勢如何？咬金領旨，退出午門，暗想：這帥印在秦哥哥手內，若秦哥哥病勢不起，一定交與我掌管；今日若取此印，白白把一個元帥，被黑炭團做了，反與我無分！我今不要去取，只說秦哥哥不肯交還罷！主意已定，遂往別處走了一轉，回來覆命道：陛下！秦哥哥病勢只有一分氣息，命在旦夕了！太宗聞言，淚下嘆道：秦王兄盡忠報國，今朝病在頃刻，可不慘心！帥印可曾取來麼？咬金道：陛下不要說起，帥印沒有，反被他埋怨。太宗道：如何埋怨？咬金道：他說我當年南征北伐，志略千端，掌了元帥，從沒有虧。今日病危，還有孩兒懷玉也可掌得帥印，就是孩兒年輕，還有程王兄弟，足智多謀，亦可以執掌帥印；尉遲恭雖是功臣，與秦瓊並無瓜葛，怎麼白白把這個帥印，送他掌管起來。取印分明逼我歸陰了！竟大哭要死，臣只得空手回來見駕。太宗道：徐先生，如今怎麼處？茂公道：秦兄弟病內誑言，降旨決不肯聽；除非陛下親走一遭。太宗道：這也使得，待明日朕親往罷！遂傳旨准備鸞駕。太宗回宮，羣臣散班。咬金退出午門，說不好了！明日朝廷對證起來，我之罪也不如今夜先去送信秦哥哥。

算爲上策。遂走至帥府，來至床前，拜見叔寶。叔寶道：兄弟連夜到此何事？咬金道：哥哥今日陛下降旨，要取你帥印與尉遲恭，我恐惱你性子，假作走一遭，哄騙了朝廷。那曉陛下明日御駕親臨，猶恐對證起來，萬望哥哥幫襯。叔寶道：既是這等，我不害你，請回府去。咬金稱謝，遂回去了。叔寶吩咐懷玉：取那帥印，放在我床上；明日御駕到，你可如此。懷玉道：曉得到了明日，太宗降旨起駕，出了午門，文武各官接駕，來到帥府。懷玉俯伏接駕。太宗道：御姪平身！領朕進去。懷玉起身，引路在前，進入後堂，居中擺下龍案。太宗坐下，兩傍文武站立。太宗就問御姪：王兄病恙可好些麼？懷玉道：臣父病體，尙未全愈。太宗道：御姪你去說，朕來看他。懷玉道：領旨！走到裏邊，轉一轉身出來道：臣父睡着，叫之不應。太宗道：你不必叫他，待朕等一等。那曉叔寶假睡，與兒子說過的。停一回，只說不會醒，又停一刻，仍說不會醒，又等了許久，總是不醒。徐茂公知他意思，就說道：陛下進他房內去等罷！太宗道：到也使得！懷玉在前引路，各官多在外面。程咬金徐茂公尉遲恭隨駕而入。到了房內，太宗坐下龍椅，懷玉揭開帳子，叫爹爹！陛下在此看。望叔寶睡在床上，假作呼呼睡醒說：那個在此？懷玉道：爹爹！御駕在此。叔寶睜開眼一看，見是天子，大罵道：懷玉畜生！陛下起程，就該報我，就是我睡不醒，推也推我醒來。怎

麼要陛下等我？這畜生罪惡滔天了！陛下恕臣病危，不能下床朝見，就於枕上叩首了！
太宗道：王兄安心，不必如此；朕親來看你，未知王兄病勢可輕些否？
叔寶道：陛下親來，使臣心歡悅無比；但臣此病傷心而起，血脈全無，滿身疼痛，口吐鮮血不止；此一會面，再不要想後回了！
太宗道：王兄寬心，自然病勢不妨。
尉遲恭上前道：老元帥某家常懷掛念；今日龍駕親來，某家也隨在此看望。
叔寶道：多蒙將軍費心；陛下征東之事，可曾完備麼？
太宗道：多完備了；但是王兄有恙未愈，無人掌管帥印，所以未定吉日。
叔寶道：陛下平遼事大；臣病事小，征東是緩不得；這元帥印該一人掌管去的。
太宗道：這個自然；但此印還在王兄處麼？
與朕就好領兵先去征東；待王兄病痊，隨後到高麗，帥印仍歸王兄，意下如何？
叔寶道：陛下，臣這樣病勢，那裏想什麼元帥做；但臣見懷玉年紀雖輕，本事高強，志略也有些，難道掌不得兵權麼？
太宗道：王兄此言差矣！今去征東，多是王兄，那個肯服御姪帳下？
叔寶道：如此陛下取臣印，與那個掌管？
太宗道：不過尉遲王兄，掌管兵權。
叔寶道：臣兒懷玉可掌管。
太宗道：王兄你若放心不下，朕銀鑰公主許記御姪何如？
叔寶喜道：我兒過來謝恩。
懷玉上前謝過了恩。
叔寶道：尉遲將軍你過來，俺有話對你說。
敬德上前道：老元帥有什麼話？
叔實咳嗽一聲，一口紅痰，望敬德面上吐

來。敬德要閃也來不及，正吐在鼻端上，引得程咬金嘴都笑到耳朵邊去了。叔寶假意道：「阿呀！俺也昏了！老將軍多多得罪，切勿以此爲怪。」敬德心內好不氣惱，要這個帥印，耐着性子，又問道：「老元帥什麼話講？」叔寶道：「你要爲元帥，可曉得爲元帥道理？」敬德道：「某家雖不精通，略知一二。」叔寶道：「如此說與我聽。」敬德道：「爲帥之道，要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安營堅固，更鼓嚴明，鎗刀銳利，隊伍齊整，破陣要看風調將；若不能取勝，某就單騎冲殺，百萬軍中，殺得三回九轉，此乃爲帥之道。」叔寶大喝道：「秃滿口胡言，講些什麼話！俺教你爲帥的道理。」咬金笑道：「老黑，秦哥哥教訓你，今日只當師徒相稱，跪下受教。」敬德無可奈何，只得跪下。叔寶道：「老將軍，凡爲將者，安營扎寨，高防圍困，低防水淹，蘆葦防火攻，使智謀，調馬兵，傳令要齊心，逢高山莫先登，見空城不可亂打，戰將回馬，不可亂追。此數條才算爲將之道，你且記着。」尉遲恭道：「蒙元帥指教。」叔寶道：「接了印去。」敬德雙手來接，叔寶大喝道：「此乃元帥印，皇上賜與我，今有病，遞交與萬歲，與你何干？」咬金道：「走開些，不要惱我哥哥性子。」敬德大怒，起身走出。叔寶把帥印交與太宗，太宗接過，遞與茂公，還有許多言語，在內房說。未知尉遲恭大怒，走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尉遲恭征東爲帥 薛仁貴活捉董達

當下尉遲恭怒氣沖冠，跑出三堂，坐下交椅道：「可恨秦瓊，你做元帥，欺人太甚。我看你命在旦夕，喉中絕了氣，還能耀武揚威麼？可恨之極！當時程咬金看出敬德大怒，卽隨後走到屏風後，聽了這話，思想要起是非。適懷玉出來，咬金就說道：『姪兒！你去聽聽黑炭團咒罵你爹爹。』懷玉道：『他怎樣咒罵？』咬金道：『他說：『死不盡老牛精，還能耀武揚威！這樣作惡。一旦身死，要落地獄，永不超生，剝皮割舌。許多咒罵，我方才句句聽得，你去聽得着。』懷玉大怒，走出三堂，悄悄擦到背後，敬德靠在交椅上，向外自言自語，不提防背後懷玉雙手一扳，連着那交椅番了一交，就把腳踹在胸前，舉拳就打。敬德年老了，擠在椅子內，那裏掙得起？大喊道：『你乃一介小輩，怎敢動手打我？』懷玉道：『我就打你何妨？』一連數拳，打個不住。太宗在內，聽得外面喊叫，就同茂公出來，咬金聽見敬德大喊，想萬歲必來，就跑進去道：『陛下！懷玉被尉遲恭打倒在地了！』太宗道：『有這等事？待朕去看。』咬金先跑在面前，假意咳嗽一聲，對懷玉丟一丟眼色。懷玉乖巧，知是萬歲出來，反身撲地。尉遲恭是一介莽夫，受了一場打，氣惱不過，扒起來扯住懷玉右手，左手提起拳頭。正要打下，太宗走來，看見大怒說：『還不住手。』敬德一見說：『萬歲，冤枉阿！臣被他打得可憐！我一拳也不會打他。』懷玉立起身道：『父王，臣被他打了！』敬德道：『是你打我，怎麼我

打你？太宗道：朕方才親眼看見你，還要圖賴？本該按照國法，念你有功之臣，辱打駙馬，罰俸去罷！尉遲恭好不氣惱，打又打了，俸又罰了，立起身往外就走。太宗回駕，羣臣出了帥府回朝。太宗令欽天監擇一吉日，令銀鑰公主與懷玉成親，送回帥府，遂降旨令山西張士貴帶齊十萬新收人馬，往山東登州府等齊。到了吉日，就與尉遲恭挂了帥印，點起五十萬雄兵，祭過了旗，發炮三聲，排開隊伍，一路行兵。天子坐了驢驕馬，有徐茂公、程咬金、馬段殷、劉六將，保住龍駕。前面二十七家總兵，隨護元帥，離了長安，一路下來，我且慢表。再說山西張士貴接了旨意，同四子一壻，領了十萬雄兵東下。行到一座大山，名天蓋山，忽聽一聲炮响，閃出一位大王，領數百嘍囉，攔住去路，大叫道：來的快，獻出買路錢，方讓你們過去。張士貴看見响馬阻路，吩咐安營。張志龍上前道：爹爹，待孩兒去擒這賊。張士貴道：須要小心。張志龍道：不妨。催開坐馬，冲上前來，大喝一聲道：你這草寇，怎敢大膽阻我天兵去路？那大王笑道：你還不知我董達之名麼？凡在我山下經過，多要買路錢；你今好好送過錢鈔，放你過去，如有半字支吾，把你個個殺死。志龍大怒，把鎗刺去，董達舉鎗相迎，戰不上三合，董達刺中志龍左腿，志龍喊叫利害，大敗而走。何宗憲道：不要誇口，照戟罷！一戟直望董達咽喉刺來，董達把鎗架在一邊。

戰了三合，董達橫轉鎗杆，照着何宗憲背上一擊，打得吐血，抱鞍而逃。董達笑道：「憑你怎麼勇將，也過不得此山！」勒馬攔住山下。張士貴見強盜利害，一子一堵，被他所傷，正想沒有人與他對敵，忽見火頭軍薛仁貴上前道：「公子爺不能取勝，待薛禮擒來。」士貴道：「你去未必能勝，且上去看看。」薛禮走上前，大叫：「強盜何不迴避？你敢攔阻天兵去路？今撞在我手，快快下馬，祭我戟尖。」董達笑道：「你這無名小卒，想是活不耐煩了！就把鎗刺來。」薛禮把方天戟向上一擡，董達喊聲：「不好！」一鬆鎗，望半天中去了，在馬上亂慌。薛禮走上一步，把董達腿上扯住，拖下馬來，以腋夾住，又牽了這匹馬，轉身回營，說：「大老爺！小人薛禮活擒董達在此。」士貴歡喜，暗想：「薛禮好本事，此去立大功勞，多是我賢婿功勞了！」叫薛禮放下了董達。薛禮將董達放下，動也不動，已夾死了。士貴見了道：「薛禮，你本事果然高強，活擒董達是你之功，我記在功勞簿上。此去征東，再立得兩個功勞，待我奏上朝廷，贖你之罪。」仁貴道：「多謝大老爺，那強盜這副披掛，賞與小人穿戴，好去開兵立功。」張環道：「馬匹盔甲，自然是你的。」仁貴把董達的銀盔銀鎧除下，並牽白毫馬回前鋒營。士貴吩咐進兵，衆軍穿過天蓋山，行不過五十里，忽聽得一聲響，天崩地裂，人人皆驚，士貴嚇得面如土色，差人前去打聽。不多時回來報說：「前面一箭之路，

地下灘開了一個大窟，如井底烏暗，不知有多少深。張環聽了，同四子一堵上前來看，果然如窟如井一般。士貴令軍士將索子墜下去，看幾多深淺。軍士答應，把索子繫一大石，望底下墜落，直待放不下去，起來量一量，說大老爺有七十二丈深。士貴道：「平空裂開土窟，到底未知吉凶，可着人去看看，何物在底下？」遂着衆軍士去，多是搖頭。有說這底下去不得的，決有妖怪在內，被他喫了，走又走不起，白白送死。沒一人肯下去。志龍道：「爹爹，我看薛禮到也能幹，不如差他下去探看，有寶物拿起來，落得有用；若是妖怪吃了，也算不得數。」張環道：「此言有理！」遂令中軍到前營，傳火頭軍薛禮來。中軍奉令來喚薛禮。薛禮正與四個兄弟講究武略，忽聽得中軍說大老爺傳薛禮，大家一齊來到穴前。薛禮叩頭道：「老爺叫小人來，有何軍令？」張環道：「薛禮，方才平空忽裂地穴，其深無底，想必有異寶在下；你下去探一探，是什麼寶物，拿起來獻上朝廷，也是一件大功，贖得罪了薛禮。」道待小人下去。周青阻止仁貴，不可下去。仁貴不聽。張環令軍士將一隻竹籃，上了索子。仁貴坐在籃內，每一丈吊個響鈴。若要起來，將索子搖動響鈴，我們就好收你起來。這根索子，用了盤車。周青、姜、李四人執定了盤車，推將下去。張環父子多在穴上看守，等薛禮起來回音。那薛禮放至下面，走出竹籃，見四圍黑暗，陰風冒起。

候了一回，見東首有些亮光，不管好歹，就攢進去，挨出外邊，又是一個世界上有青天雲日，下有土地樹木，心中大喜。回頭一看，出來之所，乃是一座高山洞裏攢出來。仁貴遂灣灣曲曲行去，忽聽後面大叫薛仁貴，我與你有冤仇，三世未清，今被九天玄女娘娘鎖住，難以脫身，幸喜你來，快快放我投凡，冤仇方與你消清了！仁貴回頭一看，見西南上一根大石柱上，蟠一條青龍，有九根鏈條鎖着。仁貴走過來，把九根鏈條裂斷，說你去罷。這條青龍尾一掉，隨一陣大風望東北角而去。仁貴回身又走，走到一座亭內，見有灶頭，好不奇異，灶內沒有火，灶上有一架大蒸籠頭罩着。仁貴將籠頭除下一看，見是熱騰騰麵做的一條龍在裏邊；此時肚中飢了，拿起來做兩口吃了下去。又撥開第二架蒸籠，也是麵做的兩隻虎，又拿起來吞下肚，又撥開三架一看，又是麵做的九隻牛，又拿起來吃下去，將蒸籠原架在灶上。走出亭子，不覺身子爽快，忽聽後面有人叫道：薛仁貴，娘娘有法旨，命你隨我前去。仁貴回頭一看，見一童子，面如月色，頂挽雙髻，就問這裏什麼所在？那個娘娘傳我童子道：此地乃是仙界，我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說大唐來一員名將，名叫薛仁貴，保駕征東，快領來見我，有旨降他。仁貴聽了，以爲奇異，就隨童子行去，見一座大殿，只聽得鼓樂之聲，來至殿前，仁貴就隨童子而進，見

一尊女菩薩，坐在八角蒲團上，薛禮倒身下拜，娘娘道：薛仁貴，你此去征東，關關有好漢，寨寨有能人，故我沖開地穴，等你下來，有麵食三架，給你吃了。此乃上界仙類。你如今有一龍，二虎，九牛之力，三年就可征服；但你干不是，萬不是，不該把這條青龍放去。這龍若降了，凡擾亂江山，不能寧靜，所以我鎖在石柱上。如今被你放去，他就往東遼作亂；你雖有本事，也難平復了！仁貴道：大聖阿！弟子薛禮，乃凡間俗子，怎知天庭之事？那知放走了青龍，他往東遼作亂，今陛下御駕親征，倘難平復，弟子之罪大了！望娘娘賜弟子跨海征東，就能平定，恩德無窮。娘娘道：若要平定東遼，只是三年不能了！除非過了十二年，才得寧靜。我有五件寶物賜與你，就可平復。叫童兒裏面取出來。那童子就進內，取出遞與仁貴。娘娘道：這五件寶物，是鞭、袍、弓、箭、素龍。此鞭名曰虎鞭，若遇東遼元帥，青臉紅鬚，乃是你放的青龍，用這條白虎鞭打他。此袍名水火袍，若逢水火，即罩此袍，能全性命。此弓乃震天弓，並五枝穿雲箭，歸於你掛身邊；這青龍善用九口飛刀，你將此弓箭射他，就能破他飛刀；把手一招，原箭歸於你內。此一本書，名曰無字天書，不可被人看見。凡逢疑難之事，即排香案，拜告天書，上露字迹，就知明白。此五件異寶，你拿到高麗，就能平復。你去罷！薛禮大悅，拜別娘娘。未知如何出得地穴，且聽下回。

分解。

第十二回 仁貴巧擺龍門陣 太宗愛慕英雄士

當下仁貴當時將天書藏在懷內，手拿弓劍袍鞭，前面童子領路，走到兩扇石門，童子把門開了，將薛禮推出門外，就把石門閉上。薛禮擡頭一看，四圍黑暗，團團一摸，摸着了竹籃，滿心歡喜，將身坐在籃內，把鈴搖動。上邊張環見薛禮下去，已有七天，不見上來，料是死在地下，思想要行兵。有周青、姜、李四人，放心不下，在地穴上，守了七日七夜，忽然聞得鈴搖響，大家歡喜，忙動盤車收起來。仁貴走出穴上，周青道：哥哥爲何下去七日七夜才起來？仁貴道：這也奇了！我下去只有一日，怎麼就是七天了！真乃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衆人道：哥哥你手裏這些東西，那裏來的？仁貴就細說一遍，四人歡喜，回到營中，將穴中事情稟明。張士貴大喜，分付拔寨起兵。衆到山東登州府，士貴張環參見長國公王君可，專等天子到來，一同下海。過了四五天，忽報御駕到了，王君可張環遠遠迎接天子入城。尉遲恭帶五十萬人馬，屯紮外教場，領衆將進城。到御營朝參畢，茂公道：如今要選吉日，下船過海。太宗道：且慢！朕聽先生說有應夢賢臣，在張環十萬軍中，所以放膽起兵。今張環兵丁在此，待朕降旨宣出，封他一官，好隨朕下船過

海茂公道：陛下不知其細，那應夢賢臣，他時運未到，福分未通，近不得天子之尊，受不得朝廷之命，且待他征東班師，才交時運，方可受恩。若如今陛下就要他近貴，分明要害他性命了！豈非到底無人保駕？太宗道：既然這等也罷了！但是朕要見他一面，才得放心。茂公道：要見他一面容易，陛下可着元帥三天內，要在海灘擺一座龍門陣，就見得賢臣一面了！太宗聽了，宣元帥進營來說：尉遲王兄，朕要你在海灘上，擺一座龍門陣，使朕看看，限三天擺來繳旨。尉遲恭道：陛下臣從幼不曾讀書，一字不識，陣圖全然不曉得，陛下另着別將擺罷！茂公把眼望朝廷一丟，太宗心內明白，假意大怒，喝道：你做什麼元帥擺陣用兵，乃元帥的常事，怎麼說不會擺？今要你三日內擺了龍門陣，就罷；如若逆旨，以按國法。敬德勉強領了旨意，就與諸將說：真遭他娘的瘟，秦瓊做了一世元帥，從不擺什麼龍門陣，某才掌得兵權，就要難我一難，心內甚煩惱，回進營中，悶悶不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令左右傳先鋒張士貴進營，左右答應去了。不多時，張環來到營中參見，問元帥傳末將有何將令。敬德道：本帥奉旨要擺龍門陣，本帥少年亦曾擺過，如今忘記，只記得了些影子。今傳你進營，命汝三天內，在海灘上代本帥擺龍門陣，前來繳令。張士貴聽了，大驚道：元帥在上，末將陣書也曾看過通透，也有一字

長蛇陣，二龍出水陣，天地人三才陣，四門都底陣，五虎攢羊陣，六子連房陣，七星陣，八門金鎖陣，九瑤星官陣，十面埋伏陣。這十個算是正路陣。除了這十陣，別樣的異陣，也有幾個。從來不曾有什麼龍門陣，叫末將怎生擺法？敬德道：我把你這該死的狗頭砍下，本帥豈不知這十陣？如今要擺龍門陣，你怎說沒有？快去擺來，重加陞賞。若再逆令，拿出斬首。嚇得張環魂飛魄散，說待末將去擺來。只得走出中營，來到自己營中，說不好了！該死！該死！四子一堵大驚道：爹爹爲什麼？張環就將元帥令我擺龍門陣之事，述了一遍。又道：我不知龍門陣怎樣擺法，如今怎麼處？何宗憲道：岳父，我想元帥也不會擺，故此要岳父擺；不如將長蛇陣擺了！裝了四足，當做龍門陣如何？士貴大喜道：有理！就令三軍擺開隊伍，父子女婿六人，統兵到海灘，擺了一字長蛇陣，裝出四足，略略像龍模樣。士貴大悅，忙進城稟上元帥說：末將奉令，將龍門陣已擺完備，請元帥去看陣。尉遲恭聽了，卽上馬到海灘上，望去看。士貴道：元帥這龍門陣，可是這樣擺法麼？尉遲恭道：正是這樣影子，待本帥去繳旨。遂進城到御營說：陛下，臣奉旨將龍門陣擺完了，前來繳旨。太宗聽了，同茂公上馬出城，來到海灘看了這陣，忙問茂公道：先生夢內賢臣在何處？指與朕看。茂公道：陛下看看，像是龍門陣否？若是龍門陣，才可見有應夢。

賢臣。太宗聞言，當心一看，況他向來督過陣的，這十陣盡皆明白，方才一心要看應夢賢臣，所以不當心去看這陣圖。如今當心一看，曉得是長蛇陣，同茂公回馬就走。尉遲恭不解其意，也進城回到御營下馬，叫聲陛下！臣擺此陣如何？太宗大怒，喝道：朕命你擺龍門陣，你怎麼擺這陣來哄寡人？這分明是長蛇陣，裝了四足。陣又不像陣，兵又不像兵，這樣匹夫做什麼元帥，該綁出營梟首。敬德着忙道：陛下恕臣之罪，這陣不是臣擺的，是先鋒張環擺的。茂公笑道：元帥！你被張環哄了！這是長蛇陣，你快去要他再擺罷。尉遲恭道：是連忙回到中營，叫張環來，大怒，喝道：我把你這賊子砍死！到底你擺的是什麼陣？張環道：是龍門陣。敬德道：你還要強辯，本帥方才眼昏，看不明白。今想起來，分明是長蛇陣，添了四足，來哄本帥，如今偏要擺龍門陣，快去擺來，饒你狗命，違令斬首。士貴無法，只得應道：是出了中營上馬，飛奔海來。四子一堵，收了陣圖，來至營中，就問爹爹，龍門陣擺得如何？士貴道：畜生！還要說起，你把長蛇陣去哄他。如今元帥看出十分大怒，我險些送了性命，又要我擺出龍門陣，却怎麼處？何宗憲道：岳父！我看薛禮，到是能人，傳他來與商議，擺得來也未可知。張環道：有理！遂傳火頭軍薛禮進營。不多時，薛禮入營叩頭。張環道：薛禮，你如今已有二功，再立一功，就可贖罪了！今陛下要擺

龍門陣，你速去擺來，其功不小。薛禮道：龍門陣書上也曾看過，但年遠有些忘懷。待小人去翻出兵書，看明擺便了。士貴大喜道：快去看了來。薛禮道：曉得！同到前鋒營擺香案，供好天書，拜了四拜，說：玄女娘娘在上，弟子薛禮奉旨擺龍門陣，未知擺法，乞娘娘指教。禱告起身，拿天書一看，果有龍門陣圖式，詳註明白。看完藏好天書，來至大營，說大老爺！龍門陣甚大，必要七萬人馬，方可擺得。張環道：待我統兵七萬與你。薛禮道：還求老爺在海灘，高搭一座將台，小人在上頭調用隊伍，但恐衆不服，奈何？士貴道：不妨。本總有斬軍劍一口，你拿去，如若不服聽調，就按兵法。薛禮接了斬軍劍。士貴點齊七萬人馬，來到海灘，高搭將台。薛禮道：還要搭一座龍門。士貴又令豎好龍門。薛禮走上將台，把旂搖動擺起來。一隊在東，一隊在西，四子一壻，皆來聽調。不上半天功夫，擺完了。薛禮下將台，把旂行動了，泛出龍門，多用黃旂，乃是一條黃龍。士貴大喜，忙進城上請元帥看龍門陣。敬德道：你先去，待本帥同駕前來。士貴大喜去了。敬德來至御營，同太宗茂公到海灘一看，但見旗旛五彩，按三才，劍戟刀鎗四面排，方天畫戟爲龍角，拂地黃旗鱗甲開，數對銀鎗作龍尾，一面金鑼龍腹擺，十口大刀爲龍爪，兩個銀錘當眼開。太宗大悅道：果然活龍活現，這真是龍門陣。便叫徐先生那個應夢賢臣在那裏？

茂公道：陛下降旨，把龍門陣行動，就可見他。太宗就降旨，把陣圖行動。下面一聲答應，陣中炮響，仁貴領隊伍出龍門，裏面人馬圈出外邊，兜將轉來。仁貴丟下黃旂，又把青旗一面一搖，陣內多用青旗，變了一條青龍。茂公道：陛下那個青旗的穿白小將，就是應夢賢臣。太宗定睛一看，果然與夢內一般，面貌活像，又往陣內去了。少停又轉出來，手執白旂，變了一條白龍。又少停手執紅旂，又變了紅龍。太宗大喜道：這小將真是能人！未知仁貴當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小將軍獻平遼論 瞞天計太宗過海

當下太宗看了降旨收陣，仁貴一一調開，散了陣圖。太宗同茂公回御營去。張環收兵紮住，即進入中軍，叫聲：元帥！此陣可擺得是麼？敬德道：擺得好！果然不差。本帥記你一功。就把功勞簿揭開，要曉得尉遲恭乃是寫不出字的，提起筆來，豎了一條紅杠子，算爲一功。張環道：前日狗壻何宗憲，活擒草寇董達，後探得地穴，又有二功。敬德聽了，又豎兩條紅杠子在功簿上。張環大悅，退出營去。按下不表。再說太宗在御營中稱贊仁貴之能，但未知他才學如何？茂公道：陛下要知他才學，須降旨尉遲恭，要他做一紙平遼論，就知他才學了。太宗遂降旨，傳尉遲恭進營。不多時，敬德來到，說陛下宣臣，有何

旨意？太宗道：王兄！朕此去征東，未知勝敗，你快去做一紙平遼論與朕看。敬德自忖說：又是難事了！不要管，再叫張環做罷！就說：陛下待本帥去做來。遂回到中營，叫左右傳張環來。不多時，張環來到，問：元帥有何將令？尉遲恭道：本帥奉旨要做一紙平遼論，快去。張環應道：是！忙回自己營中，傳薛禮、仁貴入營叩頭。張環道：薛禮、仁貴，方才元帥要本總做平遼論，你可做得來？一發立了此功。薛禮道：是待小人做來。遂退回前鋒營，排起香案，上拱天書拜了四拜，禱告一番，拿來揭開一看，上面寫得明白，就將花箋抄寫好了，忙到營中，呈上。張環看了大喜，就拿到中營，叫聲：元帥！乃是狗壻何宗憲做在此了！敬德接來，把功勞簿上又豎了一條杠子，遂到御營說：陛下在上，平遼論在此。太宗道：取上來。侍臣接上，鋪在龍案。茂公同太宗一看，上面寫着平遼論道：混沌初分，盤古出，一治一亂，不一王；傳至煬帝，行無道，弑父專權，民遭殃。天宮降下真民主，重整乾坤歸大唐；施行仁政貞觀帝，萬民感戴聖賢王。平除四海反王順，無道東遼又放狂！明君御駕親跨海，一紀班師東海洋。太宗看完道：先生，此去征東，何要許多年數？茂公道：看來要十二年，方能平伏。太宗道：有這樣能人，自然平伏得快。茂公道：明日是黃道吉日，就要下船過海。到了次日，張士貴令十萬人馬先下戰船，開了五百餘號，多把鏈

條絞纜一塊，望海內而去。餘一千三百戰船，亦把鏈條絞定，五十萬雄兵，多在兩旁船內。太宗同公卿上了龍船，三聲炮響，開出海內。行了三日，忽見大風刮起，海內波浪潑起數丈，驚得天子面如土色。人馬跳到船中，扒得起來，又跌倒了。天子也翻了數次。各公卿無有不跌，無有不吐。天子駭怕說：先生！此番征東而去，由他殺過來罷！茂公道：此不妨，只消陛下降旨，要元帥平風靜浪。敬德也跌昏了，一聽此言，大驚道：軍師差矣！風浪乃上天之事，如何平得？茂公道：我算定陰陽，風浪該是你平；你如有本事去平，就罷了！如沒有本事去平，降旨將你綁縛，揀在海內，祭了海神，也平得風浪了。尉遲恭沒奈何，上了前船，令左右去傳張環來。那曉得張環前鋒營內薛禮在船內，翻了兩交，也着了忙，即拜看天書，上邊字字明白，藏好了天書，來見張環，說道：大老爺！如今風浪極大，人人不安，是五湖四海龍王，到此朝參萬歲。大老爺可速速奏知萬歲，御書免朝二字，撇在海內，這風浪自然平靜。人人得以安穩。說完，忽見中軍來稟說：元帥軍令，要傳大老爺過去。張環聽了，料是風浪的事，即叫水手挽住一隻船，扒至龍船，來見元帥。敬德道：如今風浪甚大，你快去與本帥平風浪，是你大功。張環聽了，即將薛禮言語說了一遍，敬德大喜，即來到御營，叫聲陛下！這風浪是海內五湖四海龍王，前來朝參，如今

陛下親寫免朝二字，撇在海內，風浪就息了。太宗道：果有此事？就親寫免朝二字，遞與敬德。敬德接了，走出船頭說：聖上有旨，諸位龍王免朝，各回龍駕，把免朝二字，丟入海內。不一刻風浪頓息。太宗道：徐先生！朕降旨意，把戰船回轉山東，朕不去征東了！茂公道：陛下，如今風浪平息，正好行船，怎麼反要回山東，倘高麗起兵，殺至中原，怎生抵敵？咬金道：不要聽這牛鼻道人說，此去大海，風浪更大，萬一船翻，誰人來收？趁此風息浪靜，回到登州，樂享長安。若是高麗興兵過來，侵犯疆界，待老臣殺退番兵，決不驚駕。陛下速回去爲是。太宗道：程王兄之言是也！朕決不征東。茂公心下一想，說：陛下既然怕去征東，臣也難以逆旨，且回登州。尉遲恭見軍師說了，只得吩咐三軍，回轉登州。行了三日，到了登州海灘，太宗與公卿下船進城。茂公道：陛下如今有了應夢賢臣，保駕征東，此乃國家大事，怎麼陛下要回長安？太宗道：先生海內風浪極大，怎麼行船？不如回長安爲是。茂公道：陛下放心，有幾日風大，自然有幾日風小，就在這裏等幾天，待風平浪靜，可以過海。平東了！太宗道：既如此說，就等幾天便了！是夜徐茂公來至帥府，尉遲恭道：軍師大人連夜到此，有何見諭？茂公道：我想陛下不肯去征東，惟有設一個瞞天過海之計，只瞞了天子，就可以征東。敬德道：何爲瞞天過海之計？茂公道：元帥，你叫

張環要他獻出瞞天過海之計。如有就罷；若沒有，你可如此如此。那張環自然着忙，獻這瞞天過海之計了。敬德道：待本帥明日就要他獻計便了！茂公辭回御營。次日敬德傳令，挖了泥坑，就傳張環進營。張環來到，敬德道：朝廷畏懼風浪，不肯下船過海，今傳你來，要獻出瞞天過海之計，使聖上眼不見水，穩穩地到海東，是你之功；若沒有計，本帥掘下泥坑，你辰刻無計，埋你二尺；晚來無計，埋你三尺；終無計，將你活埋在泥裏。張環聽了大驚道：元帥且待末將去與狗壻何宗憲商議。敬德道：快去快來。張環答應回營，就叫薛禮來說道：方才元帥說朝廷懼怕風浪，不去征東，着我獻出瞞天過海之計，使朝廷不見風波，竟到高麗，你有妙計獻出，是你之功。薛禮道：待小人去想來。遂回前鋒營，拜求玄女，翻看天書上，明明白白。薛禮看了，藏好天書，來告張環道：大老爺，瞞天之計有了！如今可買幾百排木頭，喚些匠人，造起一座木城；城內城外造些房屋，下面鋪些沙泥，種些花草，當爲街道，要萬兵扮爲經紀百姓。居中造座清風閣，要三層樓上，便請幾位佛供在裏面，等朝廷歇駕，將木城先推下海，趁着順風，緩緩吹去。哄朝廷下船，趕到城邊，竟上此城，歇駕清風閣，又不見海，又不側身倒動。豈不瞞了天子，過了海去？士貴大喜，卽來帥營對敬德說了此計。敬德大喜，來見軍師，一一說了。茂公喜道：暗

暗行事。真是人多手多，不上三個月，這座木城就造完了，推入海內。過了三天，茂公道：陛下，臣算陰陽，有半年風浪平靜，何不下船過海？太宗道：既如此，朕降旨意，下船前去。聖旨一下，張環先開五百號戰船前去。太宗道：既如此，上了龍船，咬金私對茂公道：徐哥，我看這座木城甚是可怕，你們保駕去罷！我回長安，等秦哥病好，一同前來。何如？茂公道：既如此，你在駕前不可多講。咬金答應，前進艙說：陛下！臣思秦哥有病，無人看望，臣心難放，欲回長安，侍奉秦哥病好，同到高麗。太宗道：正該如此。程王兄請便。咬金別駕上岸去了。太宗降旨開船，行了三日，龍船猶是潑動。太宗道：先生，如今龍船潑動，倘有風浪，便怎麼處？不如回轉山東罷。茂公道：陛下放心，看前面可有歇船之處？敬德假意望前一看，說：陛下！前有一城池，可以歇船，避避風浪。太宗道：是什麼城池？可是朕汎地麼？茂公道：陛下！臣見地圖載說，此地是避風寨，多用木頭築的，磚爲城，木爲寨，是陛下該管的汎地。陛下！今到此處，可停船上岸，進寨去避風浪罷！太宗道：這也使得！元帥令龍船趕到木城邊，把繩索攬住。太宗與衆公卿上岸，進了寨門，看見許多百姓，跪伏迎接。太宗問道：衆百姓，此處可有清淨所在？那些百姓，就是元帥的軍馬，假扮爲民，受軍師吩咐，大家應道：萬歲爺！這裏有座清風閣，十分幽雅。太宗道：既如此，就往清

風閣去。及到閣上，四面紗窗推開，宛如仙景，心中歡樂。果然瞞了天子，行過海去。欲知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金沙灘仁貴大捷 思鄉嶺慶紅認弟

當時那些兵馬在戰船內，被木城帶了行動，諸大臣皆是軍師吩咐的，日日皆說風浪甚大，不可回駕。太宗無奈何，只得安心在閣中住下，我且慢表。再說張士貴領十萬人馬，爲開路先鋒，去得快，不上兩個月，船已到獅子口黑風關了。這獅子口，是把兩旁高山爲界，收合攏來，一條水路，只容一隻船出入，進了口子，有五里水路起岸，就是高麗了。獅子口上有座關，名黑風關，是高麗邊界。裏面有個大將，姓戴名笠蓬，其人善服水性，有三千番兵，多知水性。一日小番來報道：將軍不好！前日元帥却不齊國三件寶物，當時又把使臣面刺番書，前往中原；今有戰船數百，扯起大唐旗號，將近口子了！戴笠蓬聞言大笑道：他自來送死了！就走到海邊一望，果有無數戰船，遠遠來了；就取兩口苗葉刀，說衆小番，隨我下海去，在水中擒他。衆小番應聲得令，戴笠蓬就跳下海內，各小番用幾百小划子，每一名划一隻，一手拏槳，一手執刀，落下海去，散在四邊；只等主將弄翻來船下水，就要打點拿人。那戰船上張士貴父子在後，五個火頭軍在前，領五

十個徒弟，五號兵船，薛禮居中，知獅子口黑風關，必有守將，就立在船頭觀看。忽見水浪一湧，有一個人頭探起來，又不見了。四邊浪裏，隱隱有許多小划子上來。仁貴料他是來敲翻船隻，就把戟插在板上，拿出弓箭，待他探起頭來射他。那番將命該當絕，不料探起頭來，仁貴一箭射去，正中咽喉，翻身沉落海底。四面小番見主將被南朝戰船上穿白小將射死，早急掉划子，飛報到東海岸去了。這裏張士貴大喜，進了口子，仁貴同周青上岸，搜尋一遍，沒有一人。盤查關中糧草，共有三千，立起大唐旗號，留一員將官，在此候接龍駕，然後進兵。又行三日三夜，將近東海岸上。那東海岸守將彭鐵豹，還有兩個兄弟：彭鐵彪，彭鐵虎，守在後關金沙灘。彭鐵豹力大無窮，一日見小番來關，說平章爺不好了！中原起了數百號戰船前來征勦，船上有一將，身披白袍，利害無比，把我主將射中咽喉，穿過獅子口來了。鐵豹聞言大驚，遂差人到大盛城報與狼主莊王知道，就領三千番兵出關，到海灘岸上觀望，果見有數百戰船望岸而來。鐵豹吩咐小番備箭，他戰船近岸，你們齊放亂箭，不容他到江邊。這且不表。再說五個火頭軍，在船頭觀望，見岸上兵丁無數，如城頭模樣，高有三丈。仁貴看了道：兄弟，你們各用遮箭牌，亂箭射下，不可退後，待我當先上岸，你們隨後接應。衆人道：是話未了，只見岸上的箭，

紛紛射下。仁貴左手執牌，右手執戟，在船上舞動；亂箭射來，都被戟打下了。鐵豹看見穿白小將，也用方天戟，冒着亂箭冲近岸來，就把畫戟望仁貴刺下。仁貴也把畫戟噹噹一聲響，戟對戟絞鉤住了。仁貴乘勢一縱，上邊吊一吊，飛身跳上岸來。衆小番見小將利害，各棄了箭，飛報金沙灘去了。鐵豹見他跳上岸來，心內着忙，被仁貴一戟刺來，招架不及，刺中前心，死於地下。周青四人，各搶上岸，殺得那番兵死的死，逃的逃，各棄關而走。張環吩咐戰船泊住，各布雲梯，上東海岸，查點糧草，改換旂號。仁貴上前道：小人略立微功。張環道：等朝廷駕到，保奏便了。仁貴稱謝，我且按下不表。再說太宗在清風閣上住二月，好不耐煩。一日正與茂公閒言閒論，忽有軍士來報：啓上萬歲爺！木城已泊在高麗獅子口，請陛下下龍船進口子。太宗聽了，不明不白。茂公忙俯伏道：臣有欺君之罪，望陛下恕臣。太宗道：先生平身。有何罪？朕不明白，細細奏來。朕不罪你。茂公道：臣該萬死！因陛下怕來征東，與元帥設下瞞天過海之計，遂細細說了一遍。太宗心內明白，大悅道：這段大功，皆先生與尉遲王兄之力也！何罪之有？如今快上岸攻關。茂公道：先鋒張環已打破黑風關，進獅子口。獅子口最狹，只容一船出入，陛下可下龍船，好進獅子口。太宗道：進口子到東岸有多少路？可有風浪麼？茂公道：此去東岸，不上二

三天水路，就有風波也不大。太宗道：如此待朕下船，遂同各公卿下龍船，進口子。不上二三天，到了東海岸。張環父子出關迎接。太宗上岸，歇駕總衙。張環奏道：狗壻何宗憲，箭射戴笠蓬，取黑風關，戟刺彭鐵豹，破東海岸。求陛下降旨，打後面關頭。太宗大悅，命元帥紀功，敬德領旨，把功勞簿打了兩條紅杠子。太宗遂命張環進兵，攻金沙灘。到了明日，又命王君可看守戰船，衆將保駕，放炮三聲，五十萬大兵，一齊進發。再說張環父子，領兵先行，到了金沙灘，放炮安營。關內外小番，報入總府，說大唐兵馬破了東海岸，刺死大將，在關外安營，須要防備。彭鐵彪、彭鐵虎兄弟二人聽了，說道：我哥哥被他所害，如今不報仇，尙待何時？遂領了番兵，放礮開關，沖過吊橋，到唐營討戰。張環命薛禮出馬迎敵。仁貴得令，出營喝道：東遼蠻子，休要耀武揚威！我來取你之命了！彭鐵彪看見來將穿白，便道：你可是前鋒營火頭軍麼？仁貴道：然也！鐵彪道：殺吾大兄，宛如深海，我不把你一鎗刺死，也誓不爲人！就把鎗望仁貴刺來。仁貴把戟往鎗上噶啣一聲，鐵彪在馬上亂晃，馬退了數十步。鐵虎見二哥不是薛禮對手，也把狼牙棒打來。仁貴架在旁邊，三人在關前，戰個平交。營前周青見了，把馬催上前，提起雙劍，望着彭氏亂打下去。鐵虎把狼牙棒殺個平交。鐵彪那裏擋得住，仁貴戰不上五六合，被薛禮一戟刺

落馬下。鐵虎見哥哥刺死，手中捧一鬆，被周青一鏢，打在頂梁上，腦漿裂出而亡。後面姜李三人，一齊搶進關門，把小番殺得片甲不存，棄了金沙灘，飛報思鄉嶺去了。士貴父子入關，改立旗號，領十萬人馬，向思鄉嶺而來。那思鄉嶺有四員大將，一名李慶先，一名薛賢徒，一名王心鶴，一名王心溪，四人結義，誓同生死，多是武藝高強，封爲鎮守總兵，霸住思鄉嶺。這邊張士貴兵馬到了關前，放礮安營，明日領五個火頭軍，叩關討戰。仁貴來到關下，大罵道：關上小番，快報你主將知道，說今有大唐火頭軍，來在此討戰，快快出關受死。小番將這話，報入總府。四將聽見火頭軍三字，不覺大驚，說：久聞穿白小將武藝高強，我們四人大家出關去，看他一看，怎樣驍勇。遂披掛上馬，帶領小番，礮聲一響，大開關門，囚將擁出，見薛禮生得面如滿月，秀眉鳳目，滿身穿白，手執畫戟，儼然天神。王心鶴叫哥哥待我上去會他。擡馬上前，喝道：小將休要耀武揚威，我來會你。仁貴亦喝道：來將快通名來。心鶴道：我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蓋之麾下總兵王心鶴，便是。你可知俺利害麼？就把鎗望仁貴面上刺來。薛禮把戟架開，復回一戟。心鶴鎗一擡，險些落下馬來，叫聲：阿呀！果然利害！兄弟快些上來。關前薛賢徒、王心溪聽了，說：李大哥，你在這裏掠陣，我們上去幫陣。王心溪遂催馬上前，直奔仁貴殺來。三個人殺

得天昏地暗，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那邊李慶紅周青見了，也把兵器殺入陣前，六個人戰作一團。關上李慶先看見中原上來一將，好像我同胞哥哥。他霸住風火山爲盜，我等四人出路爲商，漂流至此，十有餘年。今看此將，一些不差。不如待我上去問他。遂上前大叫道：使大刀的蠻子，可是風火山爲盜的李慶紅麼？那慶紅聽得有人叫他，擡頭一看，有些認得，連忙帶過馬來，說：你可是我兄弟慶先麼？慶先道：正是！二人滾鞍下馬。慶先叫：王兄弟休要動手，這是我哥哥好友。慶紅叫：薛大哥不必血戰，這是我結義弟兄。四人聞言，各住兵器，大家下馬來問端的。李氏兄弟把細細情由說個明白，大家歡喜同說：我們都是弟兄了。各各見禮，皆稱有罪，不必見怪。未知這些人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薛禮二箭定天山

番將驚走鳳皇城

當下周青接言道：啟上諸大哥，我等九人，既爲手足，須要歸順我邦，肝膽同心纔好。王心鶴道：如今都是手足，自然同心征剿番王。李慶紅道：如此我們大哥冲關，奪取思鄉嶺，報你們四位頭功。衆人道：有理。慶先首先提刀，在前引路，九騎冲到關前。那些小番兵，連忙跪下道：將軍既順大唐，我們一同歸服。仁貴道：願降者，決不傷害。關上改換旗

號運出糧草，獻與張環，上了四位頭功。張環進關，來到總府，陞坐大堂，九人跪下。李慶紅道：大老爺！這位李慶先，是小人同胞兄弟，望老爺收留。四人道：我等王心鶴、王心溪、薛賢徒、李慶先，叩見老爺，獻糧草、器、物、馬、匹，願歸帳下，共破遼東。張士貴大喜道：四位英雄歸順，本總賜汝等旗牌官。四人道：我聞薛大哥是火頭軍，慶紅兄是何官職？慶紅道：我五人皆是火頭軍。四人道：如此，我們四個人也願爲火頭軍。張環道：如此，你等四個人，也住前鋒營爲火頭軍，便了！這事不必細表，再說天子當時在金沙灘，聞知破了思鄉嶺，甚是喜悅。元帥傳令進兵，來至思鄉嶺，士貴出關迎接龍駕，坐於總府。張環俯伏道：我主在上，狗壻何宗憲，前日攻打彭鐵虎，戟挑彭鐵彪，取了金沙灘，今日又取了思鄉嶺，前來報功。太宗大喜道：卿功非小，奏凱班師，金殿論功陞賞。張環叩首謝恩。尉遲恭把功勞簿，豎了兩條紅杠子，暗想：張環這翁壻爲人，狗頭狗腦，如何成得大功？莫非這些功勞，都是假冒的，十分疑惑。張環退出總府，來到營中，不勝歡喜，犒賞火頭軍酒肉。前鋒營內，弟兄暢飲。仁貴道：兄弟們，明日起兵下去，是什麼地方？可有能將麼？王心鶴道：大哥明日起兵下去，是一座天山，山上有兄弟三人，名喚遼龍、遼虎、遼王高，勇不可當，十分利害。仁貴道：既有這樣能人，愚兄此去，必要奪取天山，方見我手段。大家

飲至三更。明日張士貴傳令起兵，一路下來，將近天山，吩咐安營。薛仁貴同八位弟兄出營，向天山一看，不覺駭然。但見這天山，高有數千丈，鎗刀如海浪，三座峯頭，多是滾木扯起。小番一個也看不見。仁貴大叫道：「山上小番，快報你主將知道，今有火頭將軍薛禮在此討戰。」這一聲叫喊，山上並無動靜。仁貴連叫數聲，並不見一卒，說道：「想必這天山太高，叫上去沒人聽見，待我走上半山呵喊罷。」王心鶴道：「薛大哥，這個使不得，上面有滾木打下的，若到半山，被他將滾木打下來，豈不送了性命？」仁貴道：「不妨，把馬一拍，走上山來。」只聽得山上面一聲叫喊：「打滾木哩！」仁貴大驚，忙回馬往下一跑，跑得下山，滾木夾馬屁股後打下來，要算仁貴命不該絕，所以差得一絲，打不着。薛禮叫道：「山上的小番，休打滾木，快去報你主將來會我；若假作耳聾不報，俺有神仙之法，騰雲駕霧，上你天山，殺得乾乾淨淨，半個不留。」小番聽說會騰雲駕霧，忙報進山來，啟稟狼主：「不好了！南朝穿白的薛蠻子，果然利害，取了思鄉嶺，如今又來打天山，在山下大聲討戰。」遼龍道：「二位賢弟，那薛蠻子如此利害，難以取勝，我們不必下去，且由他在山下揚威罷。」小番道：「將軍這個使不得，他方纔說，若不下來會我，他有神仙之法，騰雲駕霧上山來，要把我們殺的乾乾淨淨。」那兄弟三人，聽了吃了一驚。遼虎道：「大哥久聞火頭草

利害，看起來定有仙法。遼王高道：不如我們走下半山，看了他是何等之人，這般驍勇。遼龍遼虎道：此言有理！三人上馬出塞，行至半山，吩咐小番：我教你打滾木，便打下來。不叫你打，不要動手。小番答應知道。遼王高在前，遼虎居中，遼龍在後，三人立在半山。仁貴舉頭一看，只見在前的，生得面如鍋底，紅眉綠眼，幾根長鬚，頭骨高聳；又見居中的，生得面如硃砂，口如血盆，兩道青眉，短短牙鬚；又見在後的，生得方面黃臉，鼻直口方，鳳眼秀眉，五柳長鬚。仁貴叫道：上面三個番兒，可是守天山的主將麼？三人道：然也！你這穿白的小卒，可是南朝火頭軍薛蠻子麼？薛仁貴道：既知火頭爺的大名，怎不下山歸服？遼龍道：薛蠻子你上山來，俺與你打話。仁貴暗想：不知有什麼話，喚我上山，打落滾木，亦未可知；論起來不妨；他們三人多在半山，決不打落滾木下來。放着膽子上去，叫番兒！你們請俺上山，有何話說？遼龍道：薛蠻子你說有神仙之法，會騰雲駕霧；如今可獻出些手段，與我們看看。仁貴聞言，心中一番思想，計上心來，即忙回答道：你們這班狗番兒，那裏知道騰雲駕霧，只據我隨軍一件寶物，你國中就少有了！遼龍道：什麼寶物？快送與我們看看。仁貴道：我身上帶一枝活箭，射到半空，叫響起來，你們看稀奇不稀奇？遼氏三兄弟道：我們不信，箭那有活的？要曉得響箭，只有中原有，外國沒有。

的，不曾見過，所以他們不信。仁貴道：你們不信，我當面放一箭，給你們看看。遼王高道：不要假話活箭，暗內傷人。仁貴道：豈有此理！我身為大將，要取性命，如反掌之易，何必暗箭傷你？遼龍道：不差！快射與我們看看。仁貴左手拿弓，右手搭起兩枝箭，一枝是響箭，一枝是鴨舌頭箭，搭在弦上。遼氏兄弟，不曾看見過響箭，認真是活箭，仰着頭只看上面，身子多不顧了。遼王高先把斧子墜下了，露出咽喉。仁貴一箭想正中遼王高咽喉內，跌落塵埃死了。遼王大驚道：阿唷！不好了！回馬要走。誰想仁貴手快，又放一箭射去，正中在馬屁股上，那騎馬四足一挑，把一個遼虎翻下馬來。嚇得遼龍魂不附體，自己還不曾跑上山去，口中亂叫：打滾木哩！上面小番聽得主將叫打滾木，不管好歹，馬上亂打了下來。仁貴聽叫打滾木下來，跑得好快，一馬縱下山脚去了。到把遼家兄弟，打得頭顱粉碎，盡喪九泉。上面打完滾木，下面仁貴回轉頭來，叫聲：兄弟隨我搶天山哩！一馬先冲上山來，把些小番兵亂挑亂刺，殺進山寨。八員火頭軍，刀的刀，槍的槍，殺得番兵逃命而走。那九人追下山，有十里之遙，大家扣住了馬。那士貴父子，穿過天山，兵馬屯扎路旁，遣人報入思鄉嶺來。太宗聞報大悅，元帥傳令進兵，過了天山，安營扎寨。士貴進營說道：陛下在上狗壻，何宗憲，三箭定天山，傷了遼家三兄弟，以立微功，敬

德太宗大喜，上了功勞簿，終是心疑。士貴退出御營，傳令人馬，拔寨起兵，離了天山，來到鳳皇城，吩咐安營。那鳳皇城守將，名喚蓋賢謨，力大無窮，算得高麗一員大將。這日正在堂中理事，忽有小番報進來說：「啟上將軍，不好了！南朝穿白衣將，箭法甚高，把遼家三兄弟，三箭射死。天山已失，如今南朝人馬，已在城外安營了！」蓋賢謨聽了，披挂上馬，手提渾鐵鞭，領小番上城來。望外一看，果見唐營旌旗蔽野，槍刀密布，一員穿白小將，先到吊橋，大喝道：「城上小番，快報你守將知道，說有火頭軍在此討戰，早早出來受死。」蓋賢謨大喝道：「城下的可是火頭軍薛蠻子麼？」仁貴道：「然也！你是什麼人？」蓋賢謨道：「俺是紅袍大元帥蓋麾下，功封鎮守鳳皇城大總管，蓋賢謨是也。久聞你箭法精通，你今日可有本事，一箭正中我這枝鞭梢，如能中的，我就領城中兵馬，退隱別方，把此座城池獻於你。若射不中，你即速退去中原，永不許犯我邊界。」仁貴大喜道：「我若射中你鞭，當真就獻城麼？」賢謨說：「自然當真。」仁貴道：「若中了，你不獻城，便怎麼樣？」賢謨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肯賴你？倘若射不中，你不急退回中原，便怎麼樣？」仁貴道：「我乃堂堂豪傑，決不失信。」賢謨道：「我還與你講個停當，你射鞭梢，不許暗計傷人性命；若傷人性命，就算不得大邦的名將了！」仁貴道：「此乃小人之見，非丈夫所為。」賢謨道：「既如此，請你

射來。仁貴就取出弓箭，搭定弓弦，走到護城河邊，叫聲看箭。又不發。看見蓋賢謨靠定城堞，右手把鞭搖動。仁貴暗想：「我道他拏定了鞭，由我射的，豈知他把鞭梢動搖，叫我那裏射得着？」就想了一計，說道：「蓋賢謨，我在此射你鞭梢，沒有細心防備；你後面番將甚多，不許下冷箭，傷我性命。」賢謨道：「豈有此理？君子豈行小人之事？」叫番將：「你們不許放冷箭。」他口內說，手內只管把鞭梢搖動。那仁貴把弓開了道：「你說不放箭，爲何背後番將，扳弓搭箭在那裏？」賢謨聽了，把頭回轉去看背後。這鞭梢就不搖動了。那知仁貴箭脫弓弦射去，正中鞭梢。蓋賢謨着了一驚，叫聲：「呵呀！我上了薛蠻子的當了！」這薛蠻子如此利害，我們守此無益，不如回城，退歸山林罷。這些兵將開了東城，退歸別邦去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汗馬城黑夜鏖兵 鳳皇山老將遭難

當下仁貴見頃刻間城上並無一卒，就叫八個兄弟進入東門，四處查看，並無一卒。就把四門大開，張環父子領兵入城。城上改了旗號，差人去報知天子。天子大悅，傳旨進兵；一路下來，張環接入城，放礮安營。士貴奏道：「狗壻何宗憲，一箭射中鳳皇城，又立了微功。」太宗叫元帥立了功勞簿。士貴回到自己營中，傳令三軍進兵，向汗馬城而來。那

汗馬城中守將名喚蓋賢殿，就是蓋賢謨的兄弟，智多力大。那一日升堂，忽有小番報進，說啟上將軍不好了！鳳皇城已失，大將帶領兵馬退隱山林去了。如今唐兵紛紛下來了！蓋賢殿聽了大驚，問鳳皇城怎麼失的？小番就把去城因由說了一遍。蓋賢殿聞言說道：哥哥你好無志！怎麼不戰一陣，被他射中了鞭梢，就退去隱居？吩咐小番緊守城池。唐兵一到，速來報我。小番答應，曉得自去守城。再說士貴兵到了汗馬城，放礮安營。到了次日，仁貴到城下，大叫道：城下小番，快去通報，說南朝火頭軍在此討戰。小番忙報進相府。蓋賢殿聞報，提刀上馬，來至西城，一聲礮響，城門大開，沖過吊橋。仁貴喝道：來將快通名來。蓋賢殿道：我乃大元帥蓋麾下，加封總兵大將軍，姓蓋名賢殿。你這無名小卒，敢來與俺索戰？仁貴道：你這番奴，有多大本事，擅敢阻我火頭爺爺的兵馬，要來送死麼？賢殿大怒，把刀望仁貴斫來，仁貴把戟一架。蓋賢殿在馬上大跳，兩膀子都震得麻了，叫聲：呵呀！果然這番子名不虛傳！二人戰有五六合，賢殿左眉尖上，被仁貴用戟一挑，去了一大塊肉皮，大叫：呵呀！忙回馬跑進城去，把城門緊閉了。仁貴得勝回營。張環犒賞酒肉，不必細表。再說蓋賢殿退入總府，把金瘡藥敷好傷痕，吩咐番將小心固守城池，永不開兵，他亦無奈我何。番將答應，自去吩咐番兵，用心把守，不許出

戰來日仁貴又來討戰，大罵一陣，他不出戰，只得回營。到了明日，同八位兄弟又去大罵挑戰，竟無動靜。一連罵了三日，竟不見有人出敵，只得到營中來見張環。張環道：爲今之計，怎麼樣去？仁貴道：大老爺放心，小人有個計策，就向張環耳旁說：日間清靜，夜間攻城，就可以取城了！張環道：此計甚妙！是夜士貴令大兒張志龍領三千人馬，燈球亮子，在東城攻打；齊聲吶喊，戰鼓如雷，直到天明，方才回營。第二夜令次子張志虎，在南城攻打。第三夜令三子張志彪，在西城攻打。第四夜令四子張志豹，在北城攻打。到第五夜，四子咸往攻打。這一夜城內人民，無不驚慌，查點所有這些番兵，無不遭瘟；日間不敢睡，夜間又受驚嚇。蓋賢殿又每日每夜上城，有一卒打睡，搥打四十。這些番兵好不苦惱。自此夜夜攻打，無一夜休息。攻十九夜，仁貴先設計，到二十夜不攻城，安靜了這一夜。那城上番兵，到二十夜雖個個疲倦，又不敢睡，恐唐兵又來吵鬧，直守到天明，不見動靜，想唐兵鬧了這許多夜，諒今夜決是不來。那薛仁貴想番邦人馬，二十天不睡，多是人困馬乏，疲倦不過的了！說與衆兄弟聽，相約直守到二更。城上番兵見唐兵不來，大家睡倒，二十天不睡的，這一睡就是天崩地裂，也不曉得。城外張士貴，何宗憲，帶了人馬，點起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令四子分打四城。姜興霸，姜興本，扒東城！

李慶紅，李慶先，扒南城；王心鶴，王心溪，扒北城；周青，薛賢徒，扒西城，各處架雲梯攻城。先說薛仁貴，架着雲梯，先扒上去；周青，薛賢徒，隨後亦扒上來。這薛仁貴，知識甚高，先把利刀伸進堞口，透出，並無動靜，方才大膽跨進城。周青，薛賢徒，亦相率而進，把城上一看，見那些番兵，盡皆睡倒。仁貴道：「你兩人各自去殺城上番兵，我下去斬了蓋賢殿，再來領你們的出路。」說罷，就往城下去了。周青，薛賢徒，大喊道：「你們猶是好睡，我們火頭軍攻破城頭，殺進來了！」一聲喊叫，下面張環帶領人馬，礮聲一起，一齊吶喊，戰鼓如雷。城上二人，提刀提鎗，亂打亂殺，嚇得番兵，沒頭沒腦，有路無門。只聽南城一聲礮響，下面吶喊助戰，上面也在那裏殺了。東北二城，亦皆是喊殺連天，殺得番兵，奪路而走，也有墜城而死，也有墜城而跑，也有斷脚折臂的，也有沒頭沒腦的。薛賢徒，殺往北城，周青，殺往南城，李慶紅，殺往西城，李慶先，殺往東城，姜興霸，反殺至南城，姜興本，反殺到北城，王心鶴，反殺到東城，王心溪，反殺至西城，八個英雄，在四門殺來殺去。此時蓋賢謨，在總府內，聽得外面沸反連天，喊聲不絕，說：「呵呀！不好了！中了他的計了！提刀上馬，走出總府。那知仁貴，躲在暗內，跳出來一刀，砍落馬下，取了首級，就殺上城頭。番兵大半死在城內，小半要逃性命的，開了四門要走，不料城外伏住人馬，反殺入城，把這

些番兵，殺得乾乾淨淨。東方發白，張環換了旗號，犒賞火頭軍，差人上本章，到鳳皇城報捷。本內說是門堵何宗憲之功。那差人到鳳皇城，呈上本章。太宗看了大喜，命尉遲恭上了功勞簿，就問徐茂公道：「朕不知高麗，還有多少城未破？」先生可取出高麗地圖一看。茂公就取地圖進上，太宗展開細看，從黑風關看起，一直看到鳳皇城上面，看得明白。鳳皇城南首四十里外，有一座高山，名曰鳳皇山。其上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還有鳳皇石，石下鳳皇巢，巢外有鳳皇蛋，此乃高麗遊玩地方。古今一處聖蹟，不覺惹動聖心，叫聲：「徐先生！朕在中原，常看此地圖，有鳳皇山之古迹，甚好遊玩。只因此地遠隔東海，難以得到，故不曾說起。如今跨海征東，到鳳皇城，離此只四十里，朕意欲游玩此山，看看古迹，先生你道如何？」茂公聽見此言，心中吃驚，想道：「此番帝心一轉，老將受災；但天機不可漏洩。就說：陛下既有此心去遊玩，但恐鳳皇山有將把守，必須要能幹大員探聽過了，然後可去。那邊這班老將，聽得天子要到鳳皇山去看古迹，大家多是高興的。平國公馬三保上前道：陛下要遊鳳皇山，先待老臣去探聽虛實，前來回復。」太宗道：「你須要小心前去，速速回來。」馬三保道：「曉得上馬提刀，帶了部下軍士，出營就走。一路上好不快活。若有番將把守，就把他殺退，看見古迹，何等不美！及行近山

前，就看見山脚下，果有營帳扎住。你道什麼將官在山下？就是鳳皇城守將蓋賢謨。他領兵隱在此山，暗暗差人打聽大唐消息，預先報告賢謨。大唐老將便來，暗內設計停當，然後上馬出營，看見一老將前來，大喝道：「南朝老蠻子，既到此地，快快下馬受死！」馬三保擡頭一看，見此將生得赤眉黃臉，眼似銅鈴，大耳方口，一部火練鬚。三保看罷，大喝道：「我欲殺死你這狗番。本藩奉天子旨意，要來遊玩鳳皇山，你還不早早退去！」蓋賢謨道：「此座山乃是我高麗國中的聖跡，就是我邦狼主，尚不敢上去。你們是中原國王，擅敢到鳳皇山麼？只怕來時有路，去時無門！」馬三保大怒，舉刀砍去。蓋賢謨提鞭架開，戰了十餘合，蓋賢謨把鞭虛幌一幌，說：「老蠻子果然好利害！」回馬就走。馬三保大怒，舉刀砍去，縱馬追趕。方纔到前營，不防番將暗掘陷坑，上面鋪些泥土。誰知馬腳踏空，響了一聲，連人帶馬，跌下坑中。那些番將上前，將撓鈎搭起，背縛綁了，押入營去。那隨來的軍士，見主將被擒入番營，忙回去報知天子。那蓋賢謨在營中，看見番將押過馬三保。三保背身站立，蓋賢謨喝道：「老蠻子，今被俺擒來，怎不跪下？」三保大怒道：「我乃上國名將，豈肯跪你這狗番？」蓋賢謨道：「你今被擒，性命在我手裏，還敢不跪？」三保大笑道：「我奉天子命在身，豈肯輕易跪人？我老將頭可斷，膝不可屈，要殺就殺，決不跪你這狗番。」

奴蓋賢謨聽了大怒，叫左右把他兩足砍下。左右一聲答應，就把馬三保雙足砍下。可憐一位開國功臣，跌倒在地，喊叫不得了！蓋賢謨又吩咐將他兩臂割去，擡去，撇於大路上，與唐將看樣。小番得令，就把他兩臂割去，擡出營門，撇於大路旁。那馬三保兩手兩足被斬，心未肯就死，在路上負痛，有口難喊，有人難救。未知如何結果，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尉遲恭囚解建都 薛仁貴打獵遇帥

再說鳳皇城中太宗與軍師元帥講話，忽有軍士報進道：「啟萬歲爺！不好了！馬千歲殺敗，番將追趕上去；不料中了他詭計，身落陷馬坑，被他活捉進營去了！太宗聞言大驚道：『馬王兄被他捉去，決然有死無生，快些去救才好！』尉遲恭道：『陛下放心，待臣去救來。』太宗大喜。尉遲恭提刀上馬，帶了四員家將，竟往鳳皇山來。遠遠望見山脚下，帳房密密，想是番將守山的營寨。正想之間，忽看見路上一人，並無手足，像東瓜一般，敬德到吃一驚，叫家將向前去看是什麼人。家將奉命上前去看，忙來報道：『元帥，這就是馬老千歲！被番兵斷去手足，還是活的。』敬德聽說大驚，忙把馬向前，見了馬三保這般模樣，不禁淚如雨下，叫聲：『老將軍！你怎的不小心，遭這樣慘禍？想你決不能活，有什麼話，快早說來，待本帥申奏朝廷。』馬三保手足被斬，心疼不了，有口難開，只把口亂張，頭亂搖，

眼內淚如泉湧；要近一步，又不能，只將一仰一曲擺了來些。敬德道：你肉疼痛，不必掙攏來，待我走近來便了！遂進前一步，將鎗尖貼對馬三保當心。這馬三保痛得緊，把不得就死，用力疊起心來，正刺當中，即時合眼，一命歸天去了。敬德拿起鎗尖，令家將擡到鳳皇城去。家將答應，自去料理擡回。敬德道：我此番一去，定要與老將報仇。遂縱馬搖鎗，來到番營，大叫道：這番狗快報你主將知道，說我大唐尉遲元帥在此，叫他早早出營受死。小番將這話報進帳內。蓋賢謨聞言上馬，提鞭走出營外，大笑道：尉遲蠻子，我只道你有三頭六臂，原來是個莽夫；你不見路上的人麼？想要來照樣了！敬德大怒，把槍向蓋賢謨面門上刺來。蓋賢謨喊聲不好，把鞭往槍桿一架，馬多退後十數步。敬德一心要報仇恨，不問情由亂刺。蓋賢謨用盡平生之力，架得槍開，手多震麻了，只得回馬便走。敬德隨後追趕，蓋賢謨跑進營去了。尉遲恭趕到營前，也響了一聲，連人帶馬，跌落陷坑了。這裏撓鈎搭起，綁進帳房，嚇得外面軍士忙報往鳳皇城去了。蓋賢謨見捉得尉遲恭，心下大喜道：我狠主向有旨意，說誰人生擒得尉遲恭，秦叔寶活解建都，其功不小。我今日把他解去，豈不是我之大功？就吩咐打入囚車，五千人護住，親身解去。扯起營盤，竟望三江越虎城而去。再說鳳皇城內天子正在憂愁馬三保，忽營外

飛報進來，啟萬歲爺！那馬老將軍，被番兵斷去手足，殺在大路，元帥令小將把屍體擡回；現在營外，請旨定奪。太宗一聞此言，嚇得魂飛魄散，龍目紛紛下淚。段殷劉三位老將，忙趕出營，一見馬三保，如此慘亡，放聲大哭，走進御營，哭奏天子，要求蔭封。太宗即便蔭封，埋葬鳳皇山脚下。忽營外又報進來，啟萬歲爺！元帥欲與老將軍報仇，追殺番將，也跌下陷坑，被他綁入營中去了！太宗又聞此報，嚇得呆了一個時辰，方才叫道：徐先生爲今之計，怎麼處？茂公道：陛下放心，尉遲恭陽壽未絕，自有救星；少不得太平無事回來。這且按下不表。再說汗馬城先鋒張士貴，因未有旨意，不敢擅去攻打前關，所以空閒無事，日日同四子一堵，在城外圍場打獵。這九個火頭軍，也是每日四處打獵。這一日，士貴用了早膳，打圍去了。九人也收了弓箭兵器，走到南山趕獐鹿野獸，打獵遊玩，忽見遠遠一隊人馬，仁貴道：一定是高麗兵將解寶物往建都去的。待我上前奪了他來，或有金銀寶物，大家分分，有何不可？八人道：是快上前去。仁貴縱馬搖戟，向前喝道：番狗奴，俺火頭軍在此，快快留下名來。那蓋賢謨聽得有人攔住，忙進前大喝道：你這薛蠻子，俺前日在鳳皇城不曾殺你，你今日要來送死麼？那薛禮想財物奪來，也不打話，一戟刺去。蓋賢謨把鐵鞭一裊，打馬交過鋒去，兜得轉來，仁貴又一戟刺去。蓋

賢謨招架不及，正刺前心，死於馬下。仁貴趕上前來，這班番兵四散，奔走去了，只留得一座囚車。仁貴見囚車內之人，黑臉白鬚，認得是尉遲元帥，嚇得面皮失色，拍馬就走。敬德見這穿白的小將，好似應夢賢臣，大叫道：小將快快來救我！敬德叫得高聲，仁貴越跑得快。敬德暗想：如今不好了！他殺了番將，跑去了！丟我在囚車內，倘被番兵再來，必然被他割了頭去，這怎麼處？此話不表。再說仁貴急忙欲回去，八個兄弟叫大哥終不回頭，大家隨後趕來。却遇着張士貴父子打獵回來，便問薛禮：你今日打了多少野獸？仁貴把馬扣定，面色戰慄。士貴又問：你爲什麼事，這般驚慌？仁貴道：大老爺，小人真正該死，方才在那邊打獵，忽遇一隊番兵前來，我只道是解寶物往建都去的。待去刺死了番將，殺散了番兵，竟不是寶物，乃是尉遲元帥，被他所擒，囚在囚車內。小人看見就跑，並未與他打話，他那裏曉得小人姓名？張環道：如此還好的，你的命長；以後不可說出仁貴二字，算爲上着。你今兄弟同進城中躲避，我去放他就是了！仁貴稱謝，同衆兄弟入城去了。張環大喜，同四子一壻，往南山脚下而來，果然有一輛囚車。張環下馬向前說：元帥末將有罪了！就打開囚車，放出尉遲恭。敬德就問：方才救我是什麼人？張環道：小壻何宗憲。宗憲上前道：就是小將。敬德道：混帳！方才見的是另有一個人，不是

你的模樣，怎樣說就是你？我今且問你，既是你，方才爲什麼，又飛跑而走？張環道：小婿到底年輕，不曉世事，他因見元帥在囚車內，不敢輕易觸犯，所以飛跑來稟末將，好一齊來放。敬德道：無影之言，由你說，少不得日後有着落。張環道：請元帥到汗馬城中，飲水酒一杯。敬德道：只也不消，有馬一匹帶來。張環答應，牽過馬來。尉遲恭跨上雕鞍，別而行，父子二人回汗馬城去。敬德來到鳳皇城，走入御營，朝見太宗。太宗道：王兄被番將擒去，怎樣脫離？敬德道：臣被擒去，打入囚車，活解建都，路遇白袍將，殺退番兵，見了臣飛跑而去。後張環父子同壻，何宗憲前來放臣，臣問他此事，他說就是何宗憲。雖脫離災難，反惹滿肚疑心，想來這白袍將，就是應夢賢臣薛仁貴。茂公在旁笑道：那裏是薛仁貴，原是何宗憲。元帥不必疑心。敬德道：這番真假，且丟在一邊，如今鳳皇山沒有人把守，陛下可去遊玩了！太宗道：是！即降旨明日遊玩鳳皇山。到了明日，三軍在城外候駕。一班將官，保定龍駕，出鳳皇城，竟往鳳皇山來。四下一看，果然好一派景緻，但見紅紅綠綠四時花，白白青青正麗華；石鳥飛鳴聲語巧，滿山松柏翠陰遮。有時澗水聞龍嘯，不斷高岡見虎扒；玲瓏怪石天生就，足算山林景緻奢。太宗看了景緻，十分歡喜。但此山地界廣闊，不知那鳳皇巢在那裏，即降旨一道，誰人尋出鳳皇巢，其功不小。旨

意一下，有老將保駕，只有二十七家總兵官，領旨分投去尋。單表齊國遠同尤俊達尋到東首，見有幾株梧桐。梧桐下有一座小小石台，上有一塊石碑，好似金烏一般，赤黑放出亮光，如鏡子一般，約有一人一手高。地下一塊五色石卵，長不滿尺，碗大粗細，兩頭尖，中央大推一推，滾來滾去。石台下有一個穴洞，不知深淺。齊國遠忽然想着，叫聲：「尤大哥，我想鳳皇之性，棲於梧桐；今這裏有梧桐，有洞穴，一定是鳳皇巢了！快去報萬歲知道。」尤俊達道：「是齊國遠道：這個石卵到好，待我拿去頑耍。」遂雙手來捧，好比生根一般，動也不動。國遠道：「這小東西有多少斤數，怎麼就拿他不動？」兩人一齊來拿，總是不動，心下好生疑惑。忽茂公走到，看見了，笑道：「你這兩個匹夫，豈不曉鳳皇山的聖跡？若是人拿得動，早被別人拿去了，那裏還等得你。兩人聽了，笑道：「是呀！就回身來報太宗。」太宗大喜，同衆公卿來到梧桐樹下觀看。見烏金石碑，甚是耀亮，照得出君臣人影。太宗問茂公：「此是何碑？」茂公道：「此非碑也！就叫鳳皇石。」太宗聞了，道：「鳳皇石在此，爲何鳳皇不見？」鳳皇蛋也沒有？」茂公道：「那裏有鳳皇蛋？不過像這聖迹，底下這塊石頭，就是鳳皇蛋了！」太宗道：「如今不知鳳皇果在巢中麼？」若見得鳳皇，朕之萬幸！」茂公道：「鳳皇豈是輕易見的？但陛下至尊，就見何妨？只恐臣等諸人見了，就有災殃。」國遠道：「我們不信。」

有什麼災殃，偏要看看鳳皇。就出一根竹梢，穿入鳳皇巢內，亂捎起來。未知有鳳皇飛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太宗被困鳳皇山 蘇文飛刀斬衆將

當下齊國遠捎了多時，忽見內面百鳥噪聲，飛出數千麻雀，往東去了。又見飛出四隻孔雀，並一對仙鶴，不消半刻，果見一隻鳳皇，五色俱全，三根尾毛，長有一尺，飛出來歇在鳳皇石上，對天子把頭點三點。茂公道：陛下鳳王在那裏朝參了。太宗滿心歡喜，說道：賜卿平身！但見這鳳皇展開兩翅，望東飛去。太宗道：方才這鳳皇後分三分，一定是雌的，還有雄的在內。國遠道：既有雄的，待臣再捎起來。又把竹梢望巢內亂捎，忽然裏邊好似開毛竹的一般响，飛出一隻怪鳥來，人頭鳥身，滿身花斑，登在鳳皇石上，對天子哭了三聲。茂公見了，嚇了一驚，大罵國遠道：鳳皇已去，何必多把巢內，捎出這怪鳥來？呵呀！陛下不好了！禍難臨頭，災殃非小，快些去罷！太宗大驚道：先生如何有禍？茂公道：陛下這鳥名爲哭鸕。國家無事，再不出世；國家要倒，就有這怪鳥，飛在那裏，對陛下哭，還有什麼好應驗？太宗道：鸕鳥既如此的作怪，待朕賞他一箭罷！遂扣弓搭箭射去。鸕鳥竟帶了御箭，望東飛去。茂公道：如今就有事了！鸕鳥帶了御箭，明去報信了。此時

不去，更待何時。衆人聽了，個個失色，連走也不及了。我且慢表。先講大元帥蓋蘇文，早知大唐薛蠻子利害，缺少人馬，奉旨往扶餘國借兵五十萬，猛將數百員。這日行近鳳皇山，忽見一羣飛鳥，領著鳳皇而去。蓋蘇文心內暗想：此鳳皇安安穩穩在巢內，狼主向有意旨，不許人擾動此巢。今鳳皇忽然飛出，諒必是中原有將在山上，故把鳳皇趕出。正想之間，忽聽哭鵬在頭上叫了一聲，落下一枝箭。蓋蘇文拾起一看，上刻貞觀天子四字，知唐王在山上，吩咐五十萬大兵，望鳳皇山來。一聲礮响，把鳳皇山團團圍住。那山上唐天子，正欲下山，忽聽得一聲礮响，見山下番兵無數，密密圍住。太宗大驚道：先生爲今之計，怎麼樣？茂公道：陛下放心，蓋蘇文雖圍北山，要捉我邦君，却是煩難。降旨安營，一面伐木，作爲滾木。是日蓋蘇文也不開兵。到了明日，番營內鼓聲一响，蓋蘇文冲出營來，在山下大叫道：山上唐王聽着了，在中原穩坐龍庭，怎敢來侵犯我邦？今日上門買賣，不得不做；要逃性命，也萬不能；你若降順我邦，低首稱臣，我狼主也不虧你，封你爲王；若不聽本帥之言，管教你一山唐兵，盡作刀下之鬼。那山上君臣，望下一看，見蓋蘇文頭如芭斗，眼似銅鈴，青臉獠牙，身長一丈，果是威風。太宗想起前年戰書上，未句傳於我兒李世民，不覺咬牙切齒。段志賢上前說道：待老臣下去會他太宗。

道：須要小心。志賢道：不妨！提槍上馬，冲下山來。蓋蘇文看見，喝道：來將可通名來。段志賢道：俺乃平國公段志賢是也！你可知道，老將軍槍法利害麼？快快下馬受死，免我動手。蓋蘇文道：南朝老蠻子，在中原地方，任你揚威耀武，今在我邦，難免做我刀下之鬼！段志賢大怒，把槍刺來。蓋蘇文把赤銅刀架開，回身一刀砍去。志賢見刀法來得沈重，招架不住，喊聲：我命休矣！即時被他砍作兩段。蓋蘇文呵呵大笑道：什麼叫做開國功臣，不够本帥一合，就死於刀下了！太宗看見，不覺淚下。殷開山、劉洪基，見了放聲大哭，各掌兵器，一齊冲下山來。叫聲：蓋蘇文，你怎麼敢傷我段將軍性命？我來報仇也！也不通名。殷開山把雙斧砍下；劉鴻基把蔡陽刀砍去。蓋蘇文不慌不忙，將赤銅刀架開。蔡陽刀，梟過雙斧，兩人退了十餘步，兩人的臂多震麻了。蘇文遂一刀，望開山頂上砍來。開山招架不住，被他把頂梁上一直劈到屁股頭，五臟肺肝肚子滿地。劉鴻基一見此形，又要哭，又要戰，忽手一起刀落，被蓋蘇文攔腰一刀，分爲兩截。可憐三員老將，俱死於非命！太宗在山上望見三將皆亡，眼淚紛紛，萬分懊惱。尉遲恭嚇得目定口呆。下面二十七家歃血兄弟內，總兵官齊國遠，他有些獸的，就道：三位老將被他殺死，難道就罷了不成？待臣下山去便了！衆將道：這是去不得。那蓋蘇文手段高强，段殷劉那三位

老將軍，尙且死在他刀下，何況於你？國遠不聽衆將之言，遂上馬輪斧冲下山來，大叫：番將！俺來會你了！你可曉的俺總兵官齊國遠，殺人不轉眼的主顧麼？蓋蘇文大笑道：你乃無名小卒，也來送死了！國遠大怒，把斧砍去。蓋蘇文把刀架在一邊，又把一刀砍過來。國遠那裏招架得住，叫聲：不好了！把頭一偏，連肩搭背，着了一刀；復上一刀，斬了四塊。山下二十六家總兵官，見齊國遠身遭慘死，大家哭道：兄弟呵！方才去了三位老將，乃是一殿之臣，所以不十分著腦！今齊兄弟是我們歃血兄弟，生死之交，豈可坐視？我等二十六家好友，不與報仇，更待何時？這番尉遲南，尉遲北，李如珪，尤俊達，魯明星，魯明月，張百觀，魯世侯，曾延平，尙三智，夏山海，張公觀，史大奈，金甲，童環，韓世忠，李公逸，唐萬仁，卜光燄，卜光錠，陋原興，賈閏甫，柳州臣，郭建威等，各帶兵器，齊齊上馬，冲下山來，大叫：蓋蘇文，我們把你番狗砍爲肉醬，設祭俺兄弟齊國遠，方消此恨。蓋蘇文見這許多將官齊齊上前，說道：來祭祭俺的刀！衆將把蘇文團團圍住，各舉兵器，亂打亂砍，亂刺亂殺。這蓋蘇文好不難當，舞起赤銅刀，前遮後攔，左鈎右刺，上護其身，下護其馬！二十六家總兵，不在馬前，就在馬後，刀落槍刺，殺得蓋蘇文招架不及，刀法混亂，想要逃走，又殺不出，心內暗想：如今寡不敵衆，不如先下手爲強罷！遂一手提刀招架，一

手把背上的葫蘆蓋揭開，念動真言，飛出一口柳葉飛刀，長有三寸柳葉闊相似，沖開來到有一道青光，就飛出九口刀，山脚下佈滿青光。那衆總兵見了，還不知是什麼東西。山上徐茂公大叫：兄弟不好了！這是九口柳葉飛刀，要取性命，你們還不逃上山來！衆將聽了，大家魂不在身，欲要走，又走不脫，有幾家着刀的，已砍爲肉醬；其餘各家，刀雖不會近身，青氣多透身了，拚命跑上山來，皆墜馬而死。二十六家歃血好友，爲了齊國遠個個身亡。那蓋蘇文收了飛刀，大叫道：山上唐王，你可見本帥這九口飛刀，乃上仙所賜，有一百喪一百，有一千喪一千，方才死的一班將官，這也不爲少，諒你駕前也差不多沒有能將了！還不早早的獻馬歸順。那唐天子在山上，見這班臣子，死得慘然，大叫道：我李世民今日該敗了！好好鳳皇城不住，偏要到這裏來送死，却害了這班老將，死於非命！尉遲恭看見天子悲傷，不覺暴跳如雷道：陛下，臣罪在不赦，當初秦老千歲做了一世的元帥，從不曾傷了麾下一卒；臣才做得元帥，就把麾下之將，盡死於敵人之手，還有何面目立於人世？我不與衆將報仇，誰人去的？帶馬過來。太宗一把扯住，叫聲：老王兄！這個決然使不得！你難道不見飛刀利害？敬德道：臣豈不知番狗飛刀？若貪生不與衆將報仇，一來被人取笑，二來這陰魂豈不怨臣。如今沖下山去，或能殺得

蓋蘇文與衆將報了仇恨，倘若臣死在番狗刀下，也說不得了！陛下放手罷！太宗那裏肯叫聲王兄，如今一樹紅花，只有你做種了！你若下山，傷於蓋蘇文手，叫朕靠着何人？茂公也說道：當今駕下乏人，報仇事小，保駕事大，元帥不必下去。尉遲公聽了勸言，只得耐着性子，又看見蓋蘇文在山下大叫：遲尉蠻子，本帥諒你一人，怎保得唐王，何不早把唐王獻下山來，待本帥申奏狼主，封你厚爵。若依然不肯，本帥就趕上山來，把他碎屍萬段，休要後悔！蓋蘇文等了些時，見山上並無動靜，又見日色將晚，也就回營去了。且言茂公在山上，吩咐把各家總兵屍首，葬於鳳皇山後，獨把唐萬仁葬於山前。茂公道：陛下後來自有用處，所以把他葬在面前。及至葬畢，太宗設酒一席，親自祭奠，痛哭一番，茂公也奠酒三杯。是夜太宗同元帥軍師商議退兵之計，未知用出何計，如何退得番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薛萬徹殺出番營 張士貴妬賢傷害

徐茂公開言道：陛下要退番兵，必須汗馬城中先鋒張環，他有壻何宗憲利害，可以退得番兵。太宗道：他遠隔許多路程，如何曉得朕被困，必須着人前去討救才好，但未知何人能踰番營？茂公道：陛下着駙馬薛千歲從山後下去，就可以踰出番營。太宗大喜，

遂命駙馬薛萬徹從山後，到汗馬城討救。萬徹領旨，過了一宵，明日清晨，拏鎗上馬，從山後沖下來。番營軍士看見山上小蠻子沖下來，連忙把箭射來。薛萬徹道：「番奴休得放箭！孤家要往汗馬城討救，快些讓路與我過去。若有半字不肯，孤家就把銀鎗蕩爲平地。」小番兵道：「哥阿待去報元帥知道。」萬徹聞言，把馬一催，揮動銀鎗，冒著弓矢，沖進番營中，打得這些番兵番將，東倒西奔，沖過了七座營頭而去。及蓋蘇文趕到見他去遠已不及了，只得分兵用心圍住，按下不表。再說薛萬徹沖出七座番營，身中七箭，肩上的箭，自己拔下，只有背心一箭，傷得深了，痛得緊，手又拏不着，只得負痛而走。去到三叉路口，竟不知往汗馬城從那一條路上去的。遂扣定了馬，呆呆立着，想要等個人來問路。忽看見路旁有一個穿白綾的後生，在那裏割草。萬徹上前問道：「割草的，汗馬城從那條路上可去的？」那人擡頭見一位將官，銀冠束髮，手執銀鎗，知是大唐的將官，便說：「將軍要到汗馬城，小人也是要去的，何不一同而行？」萬徹又問：「你叫什麼名字？」是張環，手下什麼人？」那人道：「小的是前鋒營月字號內火頭軍，叫薛禮。」萬徹暗想：「他身穿白綾衣，叫薛禮，想必就是應夢賢臣薛仁貴。」忙問道：「薛禮，你可認得那薛仁貴麼？」仁貴見問，嚇得魂不附體，忙應道：「小的從不認得薛仁貴。」萬徹道：「既在前鋒營，豈有不

認得之理，莫非你就是薛仁貴。仁貴渾身發抖，遍身冷汗直淋，說小的怎敢瞞着將軍？萬徹心中乖巧，知是張環弄鬼，所以他不敢說明，暗想：我今也不必問他，待我就去與張環算帳。遂與薛禮走到汗馬城，進入城中，到了營前，叫聲：張環，聖旨下來，軍士報入營中，士貴忙排香案，同四子一堵，出營迎接。萬徹下馬，進入營中，宣讀聖旨，張環跪聽。詔曰：朕前日駕遊鳳皇山，不幸遭高麗元帥蓋蘇文，興兵六十萬，密密圍困鳳皇山，傷朕駕下將官，不計其數；因駕下乏人，難離災，難救命。今命薛萬徹，踰出番營，前求討救。卿卽同堵何憲宗提兵救駕，殺退番兵，其功不小。欽哉！詔書讀畢，張環同子堵，叩首謝恩，起來參見駙馬。萬徹問道：張環，你說從沒有應夢賢臣，那火頭軍薛禮，是那一個人？張環聞言，吃了一驚，說應夢賢臣，乃是薛仁貴，末將營中從沒有的。這薛禮是前鋒營中火頭軍，開不得兵，打不得仗，算不得應夢賢臣，故不敢奏聞我王。萬徹大怒道：你這狗頭，皇上不知其細，被你屢屢哄騙，今日奉旨前來討救，孤滿身着箭，負痛而行，路上有人對我講說的，薛仁貴名叫薛禮，怎麼沒有？明明是你要冒他的功勞，故把他埋沒在前鋒營內，還要哄騙誰人？孤今不與你爭論，少不得奏知天子，取你首級，快把活血酒過來，與我拔出背上的箭。張志龍忙去取人參湯，活血酒來。張環心懷歹意，走在薛

萬徹背後把這枝箭用力一插，透入前心。萬徹大叫一聲：痛死我也！頃刻死於張環之手。志龍慌忙道：爺爺爲何把駙馬插箭身亡？士貴道：我若不送他性命，被他駕前奏出此事，我父子性命就難保了。不若先把他弄死，只說中箭身死，後來無人對證，豈不全我父子性命？志龍道：爹爹妙算極是！張環吩咐手下，把駙馬屍骸擡出燒化，就傳火頭軍薛禮進營。不一時，薛禮來到，士貴道：朝廷被番兵困住鳳皇山，今有駙馬來討救兵，故傳你來商議。仁貴道：駙馬在那裏？士貴道：他因踹出番營，被亂箭穿心，方才拔箭身亡，今要去救駕。但番兵有六十萬，我兵只有十萬，怎生前去迎敵，救出龍駕？仁貴聽了，心中一想，說：大老爺不妨，只恐三軍不遵薛禮號令。若遵薛禮號令，我自有個擺空營之法，可以破他。張環聞言，喜道：薛禮既曉得那個擺空營之法，我將一口寶劍，賜與你。若有軍兵不服，取首級下來，反加你功。仁貴得令，受了寶劍，手下軍士，誰敢不遵，遂發令捲帳拔營，出汗馬城。一路上旗旛招展，號帶飄飄，行了二日，遠遠望見鳳皇山下，番營密密，札得好不威武。仁貴吩咐三軍安營，須要十座帳內，六座虛，四座實，實營有人馬在內，空營內必須懸羊擂鼓，要餓馬嘶聲。三軍得令，放起號礮，齊齊札營。十萬人馬，到札了四五十萬營盤。讀者你道爲何須懸羊擂鼓，要餓馬嘶聲？他把羊後足繫起上

邊下面擺鼓，鼓上放草，這羊吃草，把前蹄在鼓上播起來；那餓馬吃不着草料，喧叫不絕。此爲懸羊播鼓，餓馬嘶聲。番營內只見不知有多少唐兵在裏面。蘇文傳令各營小心保守，心下暗想：救兵來到，必要先鋒，定有火頭軍在內；不知營盤安札如何，待本帥出營看了。上馬出營，望唐營一看，叫聲：呵呀！好不怕人！只見幌幌搖搖飛皂蓋，飄飄蕩蕩轉旌旗，轟擂大礮如霹靂，鑼鳴鼓响賽春雷。蓋蘇文看了唐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不免驚駭，暗想：唐朝將士好智略！他回到營中，天色已晚。次日天明，薛仁貴同八個兄弟，出營冲到番營，大叫：軍士快快報於番狗！蓋蘇文說：言火頭爺爺在此討戰，叫他早出營受死。小番將此言報進帥營。蓋蘇文聽見火頭軍三字，吃了一驚道：我在建都，常常聲報火頭軍利害，不意在這裏會他。遂提刀上馬，一聲礮响，冲出營來。蓋蘇文擡頭一看，只見一員小將，來得威風，就問道：那穿白的，可是火頭軍薛禮麼？仁貴道：然也！你既曉得我火頭爺爺的大名，何不早早受死？蓋蘇文冷笑道：你乃無名的小卒，前日在前關，本帥不在，由你耀武揚威。今逢着本帥，難道你不聞我這口赤銅刀利害麼？名將多少，尚死在本帥刀下，何況你這無名小卒，快快歸順，免你一死。仁貴道：你口出大言，可就是元帥蓋蘇文麼？那蓋蘇文回道：然也！你既認得俺，爲何不下馬受縛？仁貴微

微冷笑說：你這番狗，前日在地穴內，是我千差萬差，放你魂魄。不料你連傷我邦大將數十員，恨如切齒。今我若不殺你爲肉泥，也算不得我本事高強。蓋蘇文大怒，把赤銅刀望仁貴頂上砍來。仁貴把方天戟望刀上一架，刀反梟起來。蘇文叫聲：呵呀！果然好利害的薛蠻子。仁貴乘勢把戟望蘇文前心刺去。蓋蘇文把赤銅刀望戟上一擡。仁貴兩膊都震一震，說：阿呀！我在高麗，連敵數將，沒有人擡得我的戟。今遇這番狗擡住，果有些本事。正是：棋逢敵手無高下，將遇良才各顯能。二人殺到四十冲鋒，八十個照面，竟無勝負。蘇文好利害，把起赤銅刀，望仁貴劈面咽喉兩肋胸堂，屢屢砍來。仁貴把這方天戟，逼開刀，攔開刀，還轉戟來，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入海，二鳳穿花，颼颼的發個不住。這蓋蘇文好不難當，輪動赤銅刀，迎開戟，擡開戟，遮開青龍與白虎，殺個不住。連戰百十餘合，不分勝負。殺得蓋蘇文呵呵喘氣，馬仰人翻。戰得那薛仁貴汗流脊背，兩脚酸麻。那道好利害的番狗！此道好饒勇的薛蠻！兩人又戰起來。這一個恨不得一鞭打倒了濠天台，那一個恨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只見陣面上殺氣騰騰，不分南北；沙場上征雲靄靄，莫辨東西。又殺到一百十餘合，竟無高下。蘇文暗想：這薛蠻子果然驍勇，本帥不能勝他，待我放飛刀傷了他罷！遂一手把刀招架，一手掐訣，把胡盧

蓋拿開，口中念動真言，飛出一口柳葉刀，發出青光萬道，直望薛仁貴頂上落下來。仁貴見是飛刀，忙把戟按在判官頭上，拿起震天弓，抽出穿雲箭，搭住在弦，望飛刀射去。只聽得刮刺的一聲響，三寸飛刀，化道青光，散在四面去了，嚇得蓋蘇文魂不附體，說：「呵呀！你敢破我飛刀！颼颼的連發出八個飛刀，陣面上多是青光。」薛禮看見蓋蘇文連發出八口飛刀，心內大驚道：「我那裏有八條箭？就有也難齊射去。無法可躲，只得一把拿起四條穿雲箭，望青光中一撒，只聽得活拉拉連响數聲，青光飛刀，盡被玄女娘娘收去。五條箭仍在半空中，此是寶物，不落下来的。」仁貴才得放膽，把手一招，五條箭落在手中，拏來收好。蓋蘇文見破他飛刀，魂不在身，說罷了罷了！本帥受木角大仙賜刀，被你破了！我與你勢不兩立，若不殺你，誓不爲人。把馬一催，二人又戰，殺了十餘合，仁貴抽起一條白虎鞭，喝聲叫打！三尺長鞭手中量一量，到有三尺長白光。這青龍星見白虎鞭來得利害，說：「呵呀！我命死也！連忙閃躲。」鞭雖不著，只見白光在背幌一幌，痛映前心，鮮血直噴，望營前逃走。仁貴隨後追趕，見營門小番射住陣脚，仁貴只得回自己營內。張士貴大喜，犒賞薛禮，不必細說。再說蓋蘇文進營下馬坐下，叫聲呀！好利害的火頭軍，本帥實不是敵手！忽然走出一個美貌的婦人來，未知是誰，說的什麼話，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梅月英逞蜈蚣術 李藥師賜金雞旗

那婦人姓梅名月英，是蓋蘇文的妻子，年紀尙未三十歲，生得十分美貌，出到帥營。蓋蘇文見妻子出來，遂起身道：夫人不要說起這大唐薛蠻子，不要講高麗少有，就是九海列國，天下也沒有第二個的了；本帥數載以來，未常有此大敗；本日反傷在火頭軍之手，叫我如何捉得唐王月英？道：元帥不必憂愁，待妾明日出營，那火頭軍的性命可取。蘇文道：本帥尙未能取勝，你是一個女流，如何勝他？月英道：妾於幼時，曾受仙人法術，比元帥的飛刀，更爲利害，故能取他性命。蓋蘇文道：既然如此，夫人明日就去開兵，過了一宵，明日清晨，梅月英全身披挂，拿了兩口繡鸞刀，上馬出營，冲到唐營，大叫：蠻子快去報知，說元帥正夫人，在此討戰；喚這火頭蠻子，早早出營受死。軍士快報進營，說營外一員女將討戰，要火頭軍會他。張環聽了，就令薛禮對敵。薛禮同八個兄弟上馬出營，看見一員女將，十分齊整，大喝道：狗番婢，火頭爺爺看你身無縛雞之力，擅敢前來討戰，與我祭這戟尖麼？梅月英喝道：你就叫個火頭軍麼？焉敢破我元帥的柳葉飛刀，因此娘娘來取你的性命。薛禮冷笑道：你那一路守將，能敵我一二合？何況你一

個女流，分明自投羅網，你也難得活了！月英大怒，把繡鸞刀砍來。仁貴把戟敵住，刀來戟架，戟去刀迎，殺到八九合。月英面上通紅，兩手酸麻，只得把刀擡定方天戟，叫聲：薛蠻子，且慢動，看娘娘的法寶說罷，往懷中一摸，摸出一面小小綠綾旗，望空中一掙，口念真言，把二指點定，這旗站住空中。仁貴不知此旗傷人性命，却扣住馬觀看。營前八名火頭軍，見旗立虛空，大家稱奇，上前來看，如看戲法一般。那曉這面旗，在空中一個翻身，飛下一條蜈蚣，長有二丈，闊有二尺，把雙翅一展，飛出二百條小蜈蚣，霎時間變大，化了數千條飛蜈蚣，多望九個火頭軍面上直撞過來，咬住面門。仁貴大驚，把馬落荒跑走，自然咬壞的了。八名火頭軍，盡行咬傷面門，青紅挖搭無數，負痛跑到前營，頃刻面張如鬼怪一般。頭如笆斗，眼如銅鈴，一齊跌落馬下，嗚呼哀哉！梅月英看唐將到營門，個個墜馬而死，暗想：薛蠻子奔往落荒，性命必不能保。滿心歡喜，把手一招，蜈蚣原歸旗內，旗落月英手中，將來藏好，得勝回營。蓋蘇文上前迎接，滾鞍下馬說：夫人今日開兵，這功勞實在不小。請問夫人，那火頭軍被咬受傷，還是死去還魂，還是果然身亡？月英道：他若遭蜈蚣一口，自然身亡，那能還魂？蘇文喜道：夫人多多虧你，如今本帥不怕這些唐將了！吩咐擺酒席，與夫人賀功，按下不表。再說薛仁貴落荒跑走，不上十

里，毒氣攻心，跌下雕鞍，一命歸陰。忽空中來了一個救星，乃香山老祖門人，名喚李靖。他在山中靜坐，偶然將指一算，知白虎星官有難，連忙駕雲到此，在空中落下，取出葫蘆，把柳枝端出仙水，將仁貴面上搽來。仁貴悠悠蘇醒，說：「那一位恩人在此救我？」李靖道：「我是香山老祖門人，名李靖。當初我曾輔助大唐，後來入山修道，因薛將軍有難，特來相救。」仁貴慌忙跪下道：「小子蒙大仙救命，感恩非淺，萬望大仙到營，一發救了八條性命，恩德無窮！」李靖道：「此乃易事。貧道山中有事，不得到營，贈你葫蘆，前去取出仙水，將八人面上搽在傷處，卽就醒轉。」仁貴領了葫蘆，就問仙長，那梅月英的妖法，可以正法破他麼？李靖道：「貧道有破敵正法，就向懷中取出一面尖角綠綾旗，說：『薛將軍！他用的是蚣角旗，此面是蚣犢旗。你拿去，看他掙在空中，你也掙在空中，就可以破他了！』卽將葫蘆拋過空中，打死了他。依我之言，速速前去，救八條性命要緊。」薛仁貴接了蚣犢旗，拜謝李靖。李靖駕雲而去。仁貴回營，張環見八個火頭軍中毒面死，不知怎生迎敵，正在着忙，忽見薛禮回營，心中歡喜，就問這八人怎麼樣？仁貴道：「有救，就把仙水搽在八人面上，八人悠悠蘇醒，就問葫蘆來處。」仁貴將李靖言語對衆人說了一遍，大家歡喜。過了一宵，明日清晨，依先上馬，走到番營，大叫道：「火頭軍薛禮在此討戰，快叫梅月

英快快出來受死。營前小番飛報入營說：昨日穿白的火頭軍又來討戰。蓋蘇文聞報大驚，忙請梅月英問道：夫人，你說火頭軍受了蜈蚣咬，卽刻要死，爲甚麼穿白將依然不死，在營外討戰？梅月英聞言大驚道：元師妾蜈蚣旗利害，憑你什麼妖怪，受此毒氣，必不保全性命。莫非錯報，待妾出去看來。遂提刀上馬，出了番營，擡頭一看，果然不死，心中大怒道：呵呀！薛蠻子！你有何仙丹，得以保全性命？今娘娘偏要你首級。仁貴冷笑道：賤婢，你的邪法，誰人怕你？我不挑你前心透後背，也算不得火頭爺爺的驍勇了！遂把畫戟挑進來。梅月英將刀急架。二人戰到六個冲鋒，梅月英兩膊酸麻，取出蚣角旗，望空中一撩，念動真言。薛仁貴見了，也在懷中取出蚣犢旗，望空中一撩，他也不用念什麼咒訣，只見兩面綠綾旗，虛空立着。這一邊落下飛蜈蚣，那一邊落下飛金雞，飛蜈蚣變化幾百蜈蚣，飛金雞也變幾百飛金雞，把些蜈蚣盡行吃去，嚇得梅月英魂魄飛散，說你敢破我法術麼？連忙捏訣要收，那裏收得下。只見兩面旗都望上高九霄雲內去了。仁貴就把葫蘆拋起空中，要打梅月英。誰知李靖在雲端內，把手一招，葫蘆收去。仁貴放膽把方天戟一起，縱馬上前，照定梅月英咽喉刺來。這梅月英乃是女流，又見法寶已破，心中焦悶，說聲不好了，我命休矣！要招架也來不及，竟被仁貴刺中咽喉，死於

馬下。蓋蘇文在營門前看見，放聲大哭，就把赤銅刀一手提起，冲上前來說道：「薛蠻子，你敢把我夫人傷害，我與你勢不兩立。」將刀欲望仁貴頂梁上砍下，仁貴把戟架在一邊。二人遂鬪上二十餘合，仁貴抽起白虎鞭一量，蘇文一見白光，就嚇得魂不附體，說：「阿呀！我命死也！」只略略著得一下，鮮血直噴，帶轉絲繯，望營前大敗而走。未知蓋蘇文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蓋蘇文敗歸建都 何宗憲冒認功勞

薛仁貴見蓋蘇文敗走，回頭對營前八位兄弟說：「你們快同大老爺，扯起營盤，冲殺番兵，一陣成功了！」那邊一聲答應，八個兄弟將兵刃擺動，催馬冲殺四面番營。張環父子領大隊人馬，冲到帥營，番營內大亂，薛禮追趕蓋蘇文入營中，把小番們一戟一個，挑得番兵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蘇文見火頭軍緊緊追趕，只得走到偏將營盤。那知仁貴趕得甚緊，又見番營層層的人馬衆多，又不敢傷着自家人馬，一時逃走不出。忽前邊撞着一班火頭軍，高聲大喝道：「蓋蘇文，你往那裏走？我們圍住，取你首級。」九人遂把蓋蘇文圍住，鏘打刀砍，槍刺斧劈，殺得蓋蘇文招架也來不及，走又走不脫。忽被李慶紅一刀砍來，蓋蘇文喊聲不好了，把身軀一閃，眉間着了一刀，連皮帶肉，去了一大片。

叫聲：呵呀！那邊王心鶴又一槍刺來，蓋蘇文叫聲：我命休了！閃躲又不及，腿上又着了一槍，喊叫罷了罷了！本帥未嘗有此大敗，如今滿身傷壞，怎樣好？忽見一個落空所在，拚着命冲出圈子，望山脚下只管跑。仁貴吩咐衆兄弟，四處守定，一則冲端，二則不許蓋蘇文出營。八人答應自去，散在四面，守住蓋蘇文出營。蓋蘇文看四面營帳，密密人馬大亂，喊殺連天，不敢入營，恐被火頭軍拏住，只在鳳皇山下，周圍跑轉，看有落空所在，就好回建都去了！那薛仁貴緊緊追趕在背後，不肯放離，驚動山上天子，同元帥出營外觀着。見山下番營大亂，礮聲不絕，鼓响如雷，又聽得山脚下大叫道：阿吓！火頭軍真是利害！君臣一齊往下，看見蓋蘇文被一穿白小將，追得滿身淋汗，喊叫連天，在山下打圍子。太宗就問徐先生，那追趕蓋蘇文穿白小將，却是誰人？茂公笑道：就是這應夢賢臣薛仁貴。太宗聞言大喜，對山下大叫道：小王兄，窮寇莫追，不必趕他，快上山來見寡人。連叫數聲，仁貴那裏聽得，只在山下緊緊追趕。山上尉遲恭道：陛下如何眼見本帥細心查究，軍師說沒有應夢賢臣。如今這穿白小將是誰？茂公道：元帥休要誇能，這是我哄你，你不要認起真來。你看山下追趕的，原是何宗憲。敬德道：你哄那個？明明是薛仁貴。待本帥下去拿他上來，看是仁貴，看是宗憲。太宗道：說得不差，快快下去拿

來敬德上馬，冲下山來，却好正在仁貴後面，雙手扯住薛禮白袍後幅道：「如今在這裏了。」薛仁貴向來信張環之言，此時一聽後面喊聲，在這裏了，扯住衣服，不知要捉去怎樣，心下大驚，忙把戟往衣幅上一插，衣服割斷，把尉遲恭翻落馬下，仁貴拚命的逃去。蓋蘇文回頭，不見薛禮，跑出營去，傳令鳴金，領了殘兵，退入建都去了。尉遲恭扒起身來，手中拿一塊白綾衣幅，有半朵牡丹花在上，連忙上馬，來到山頂，大叫道：「陛下應夢賢臣有着落了！」太宗道：「拿他不住，有何着落？」敬德道：「今雖扯他不住，有一塊衣幅，扯在此了。」如今着張環身上，要這穿無衣幅白袍之人，前來對證，況有半朵牡丹花在上配着，就是應夢賢臣。若配不着，是何宗憲，豈不是張環再瞞不過，要獻出薛仁貴來了。太宗道：「元帥所言有理。」按下不表，再說張士貴見番兵退去，吩咐扎營，八個火頭軍，先來繳令，等了半日，仁貴進營跪下道：「大老爺救命。」元帥屢次要拿我，方才被他扯去衣幅，如今必有認知，但我性命早晚不能保全了。張環聞言，計就生成，說不妨，你要性命，快脫下無襟白袍，與何大爺換調，就無認識，可以隱埋了。仁貴叩謝，就脫落白袍，與何宗憲換了。宗憲穿了仁貴無襟的白袍，仁貴穿了宗憲的新袍，卽向前鋒營去。張環思想冒功，領了何宗憲，帶了薛萬徹尸骨，來到鳳皇山上，進入御營，俯伏道：「陛下，臣奉旨救

駕來遲，罪該萬死！駙馬出營討救，前心受了箭，到汗馬城中，開讀詔書畢，就拔箭身亡。臣將他屍骸燒化，今帶駙馬白骨在包中，請陛下龍目觀看。太宗聞言，龍目下淚。尉遲恭道：張環駙馬性命，乃陰間判定，死活也不必說。本帥問你，方才山下追趕蓋蘇文穿白的小將，是應夢賢臣薛仁貴，可叫他上山來。士貴道：方才追趕蓋蘇文，是狗墻何宗憲，那裏有什麼薛仁貴。敬德喝道：你還要強辯，本帥因無認色，故親將他白袍襟，扯一塊在此作憑證。你喚何宗憲進來，配得着，是不必說；配不着，看刀伺候。張環道：是就喚何宗憲入御營，朝見天子。張環道：元帥可就這無襟白袍塊，拿出來對對看。敬德把這塊襟幅，與宗憲身上白袍一配，果然毫無間隙，花朵一般。尉遲恭見了大驚，無言可對，終是疑心，不得已將功勞簿，打了一條紅杠子，記他功勞。太宗道：卿可速回汗馬城保守要緊，朕明日就要下山。張環領旨，帶同何宗憲回去。到了明日，天子降旨，統人馬下山，回鳳皇城來。太宗見兩傍少了數家功臣，常常下淚。軍師與元帥，每日勸解。忽一日，軍士來報，說魯國公程千歲已到營外。太宗聞言，添上笑容，叫宣進程咬金。程咬金聞宣，入營俯伏，口稱萬歲。太宗道：王兄平身。不知王兄是從水路來，還是旱路來。咬金道：臣若從水路，前日就同陛下下來了，何必等到今日？是行旱路，同尉遲元帥兩位令郎，踏

山過嶺，沿海邊關，受許多啼猿虎嘯之驚，許多雨露風霜之苦，才得到此。太宗道：還有御姪在營外，快宣進來。內侍領旨，宣尉遲寶林寶慶，來到御營，朝見天子，見過軍師。父子相見畢，敬德道：陛下！這寶林，是尉遲前妻梅氏所生；寶慶是白氏所生。家中尚有尉遲號懷，年紀尚幼，是黑夫人所生。太宗又問：程王兄！中原秦王兄病體如何？咬金道：秦哥病勢，愈加沉重，性命卽在旦夕。太宗嗟嘆連聲，咬金往兩旁一看，不見了衆家公爺，并兄弟，忙問道：陛下馬段殷劉四老將軍，并衆家兄弟，那裏去了？太宗見問，淚如雨下，把前事細說一遍。咬金聽了，放聲大哭，罵聲：黑炭團！你罪在不赦？我秦哥爲了一世元帥，未嘗有傷一卒；你才做元帥，就傷了我家衆兄弟。你好好把衆兄弟還我，萬事全休；不然，我剝你的皮下來，償還他們的性命。太宗道：程王兄，你休要錯怪了人，這都是朕的不是，與尉遲王兄無干；況衆將生死，乃陰間判定，也不必埋怨。待朕降旨擺筵，與程王兄同尉遲王兄相和。遂令光祿寺設宴，兩人謝恩，須臾宴備，君臣坐下同飲。尉遲恭開言，叫聲：程老千歲！某有一件大事，詳解不開，你可有本事，詳解出處？咬金道：是什麼事？敬德道：前年掃北班師，陛下曾得一夢，只道穿白將薛仁貴，保駕征東，老千歲你也靈知的。到今朝般般應夢，偏偏這應夢賢臣，還未曾見。我問張環，張環說：從來沒有應

夢賢臣薛仁貴。凡破關斬將，皆他女婿何宗憲。我想何宗憲本事平常，前日掃北，尙不出陣，爲何征東，這等驍勇？本帥想起來，薛仁貴是有的，必是張環的奸計多端，埋沒了薛仁貴，把何宗憲在駕前冒功。咬金道：你曾見過薛仁貴麼？敬德道：見是見過兩次，只是看不明白；頭一次本帥被番兵圍困擒住，囚入囚車，見一穿白的將殺退番兵，奪落囚車，見了本帥，飛跑而去，停一回，反是何宗憲來；後來在鳳皇山下，追趕蓋蘇文，也是穿白將，本帥要去拏他，他又跑去，只扯得一塊衣襟，後又是何宗憲身上，穿無襟白袍來認功，我想既是他，爲何見了本帥就跑，此事你可詳解得出麼？咬金道：嚶！你那是哄老黑，想必有薛仁貴在張環營內。敬德道：本帥今有一計，不怕不查出薛仁貴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 會 小 說

酒 惡 花 愁 錄	教育 部 黨 籍 錄 <small>正續全一册</small>	奇 童 縱 囚 記	教育 部 獎 券 兒	教育 部 獎 券 風 俗 閒 評	十 之 九	心 獄
全三册	全二册	全一册	全二册	全二册	全一册	全一册
一 元	二角五分	二角半	五角	六角	二角	六角

義 勇 小 說

積雪東征錄

小拿破崙別記

二册 五角

一册 二角半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全 六 十 冊

說

古 今 小 說 名 著

庫

定 價 八 元

- | | | | | | | |
|-------|-------|---------|---------|---------|---------|--------|
| 海內十洲記 | 神異經 | 漢武古事 | 別國洞冥記 | 雜事秘辛 | 搜神記 | 神仙傳 |
| 吳苑 | 述異記 | 朝野僉載 | 隋唐嘉話 | 博異記 | 諧噱錄 | 嶺表錄異 |
| 龍城錄 | 雲仙雜記 | 記事珠 | 枕中記 | 尙書故實 | 南柯記 | 瀟湘記 |
| 集異記 | 次柳氏舊聞 | 前定錄 | 大唐傳載 | 關史 | 北戶錄 | 蘇氏演義 |
| 諸事記 | 支諾皋 | 西陽雜俎 | 劍俠傳 | 幽閒鼓吹 | 開元天寶遺事 | 劉賓客嘉話錄 |
| 集異志 | 廣陵妖亂志 | 據言 | 錄異記 | 開元天寶遺事 | 鑿窟錄 | 桂苑叢談 |
| 五國故事 | 江南餘載 | 北夢瑣言 | 南部新書 | 玉照新志 | 湘山野錄 | 荈亭客話 |
| 江南別錄 | 王文正筆錄 | 錢王私誌 | 孫公談圃 | 談淵 | 鐵圍山叢談 | 高齋漫錄 |
| 孔氏雜說 | 昨夢錄 | 避賊夜話 | 唐語林 | 異史紀聞 | 鷄肋 | 默記 |
| 蕭贍貽誅錄 | 涸泉日記 | 朝野遺事 | 文昌雜錄 | 道山清話 | 萍洲可談 | 宣和遺事 |
| 行營雜錄 | 齊東野語 | 夢溪筆談 | 桂海虞衡志 | 江行雜錄 | 虛谷閒鈔 | 避暑漫錄 |
| 諧史 | 山房隨筆 | 碧鷄漫志 | 碧湖雜記 | 鬼董 | 稗史集傳 | 誠齋雜記 |
| 三朝野史 | 聽雨記談 | 遂昌雜錄 | 異域志 | 真獵風土記 | 楓窗小牘 | 病逸漫記 |
| 瑯琊漫鈔 | 縣前瑣探 | 剪勝野聞 | 甲乙刺言 | 賽濟瑣錄 | 青溪隨筆 | 簷曝偶談 |
| 蘇談 | 說聽 | 長物志 | 天全道事 | 庚己編 | 高坡異纂 | 彭文憲公筆記 |
| 否泰錄 | 海槎餘錄 | 觚不觚錄 | 備異錄 | 耳載 | 風月堂雜識 | 投壘隨筆 |
| 學圃餘力 | 赤雅 | 考槃餘事 | 太平清話 | 假曝餘談 | 羣碎錄 | 枕譚 |
| 袁泉小品 | 三風十愆記 | 陶庵夢憶 | 耳新 | 快雪堂漫錄 | 寶樹記 | 西游補 |
| 方氏五種 | 梅影庵憶語 | 觀園二則 | 熾宮遺錄 | 浮生六記 | 筆夢叙 | 李姬傳 |
| 閩小記 | 八絃譯史 | 秋園雜佩 | 王氏復仇記 | 書事七則 | 山陽錄 | 筠廊偶筆 |
| 隴蜀餘聞 | 說夢 | 八絃荒史 | 虞山妖亂志 | 天香樓偶得 | 天祿識餘 | 簪雲樓雜說 |
| 談助 | 大獄記 | 嘯亭雜錄 | 慶餘 | 玉堂書史 | 陶說 | 閉居光陰 |
| 吳逆取亡錄 | 選齋偶筆 | 日貫齋說 | 香晚樓憶語 | 玉堂書史 | 膝陰雜記 | 花燭閒談 |
| 揚州夢 | 儒林瑣記 | 關隴輿中偶憶編 | 勝朝形史拾遺記 | 君子堂日詢手鏡 | 乾嘉詩壇點將錄 | |

說唐薛家府傳卷二

第二十二回 敬德犒賞查賢士 仁貴月夜歎功勞

程咬金道：元帥有何妙計？敬德道：本帥待明日親到汗馬城，只說鳳皇山救駕有功，因此奉旨來犒賞，不論搖旗養馬之人，多要親到面前，犒賞酒肉，個個點過去，若有姓薛的，要看清面貌，十天工夫，少不得點着薛仁貴。咬金道：好計！好計！只是你歡喜是酒，恐被張環灌得昏迷不醒，把薛仁貴混過，那時你怎樣得知？敬德道：一件大事，豈可混帳得的？今日本帥當聖駕前戒酒，前去犒賞。咬金道：口說無憑，知道你到汗馬城，吃酒不吃酒。敬德道：是呵！口是作不得證的，陛下快寫一塊御旨牌來，帶在臣頸上，就不敢吃酒了！若再吃酒，就算逆旨，望陛下以正國法。太宗大悅，御筆親書奉旨戒酒四字。尉遲恭走出席筵，雙手將戒酒牌接來，帶在頸上道：陛下！臣此番去犒賞，不怕應夢賢臣不見。徐茂公笑道：元帥休稱能，此去再不得見應夢賢臣。敬德道：軍師大人，本帥此去，自有查法，再無不見之理。茂公道：我與你賭了，這個首級。敬德道：果然，大家不許圖賴，此去查不出仁貴，我將首級自刎下來。茂公道：當真麼？敬德道：君前無戲言，那個與你作

戲咬金道：我爲見證，輸贏要動刀。茂公道：到好！元帥，你若查出薛仁貴來，我頭顱割下與你？二人約定。到了明日，朝廷降旨，整備酒肉，叫數十人挑了先去。尉遲恭辭駕，帶兩個兒子，往汗馬城來。到了城外，張環聞知，同四子一堵出城迎接。敬德道：張環，快把十萬兵丁花名冊，獻與本帥。張環道：元帥，請到城中犒賞起來，自有花名，爲何就要？尉遲恭喝道：你敢違令，拏下開刀。士貴大驚，連忙說道：元帥不必動惱，就取花名甲冊來。志龍回身入城取來，交與元帥。敬德接來，與兒寶林收好，說：此是要緊之物，若不先取，恐被他埋沒了薛仁貴的名字。張環接入城中，吩咐備酒與元帥接風。德敬道：住了！本帥奉旨戒酒。今日本帥到此，因朝廷駕困鳳皇山，幸虧你等兵將，救駕回城，其功不小，故今天子御賜恩宴，着本帥到汗馬城犒賞十萬兵丁，個個都要親賞。皇上恐本帥好酒糊塗，埋沒一兵一卒，故本帥奉旨戒酒，你休將葷酒迷惑我心。教場中須要高搭將台，東首要搭十萬兵馬的營盤，好待兵馬住在營中，伺候聽點。西首也紮十萬兵馬的營盤，不許一卒在內。依本帥之言，前去完備。回來繳令。張環答應。同四子一堵退出帥營。說：孩兒們，如今我性命難保了。四子道：爹爹爲什麼？張士貴道：我看元帥意思，不是前來犒賞三軍，分明是來查應夢賢臣薛仁貴。張志龍道：爹爹不妨事，只要將薛仁貴藏

過了，他就查點不出了！張環道：這個使不得！九個火頭軍名姓，現在花名冊上，難道只寫其名，沒有其人的？張志龍道：爹爹放心！如今可將九人藏在離城三里之遙，土港山神廟內。若元帥查點，到九人姓名，隨便衆人們混過；或者兵馬內混走轉來，當了火頭軍，也使得！張環道：此言有理！遂到教場中，傳令安扎營盤已畢，天色暗晚，當下張士貴親往前鋒營，對薛仁貴說道：薛禮，我爲你們九人，心掛兩頭，時刻在心，不想元帥奉旨下來，犒賞三軍，倘有出頭露面，那時九條性命就難保了！我今來救你們。這裏離城三里，有座土港山神廟，甚是僻靜，你等九人，今夜就去，躲在廟中，酒飯我暗暗差人送來。待犒賞畢，卽當差人喚你。薛仁貴道：多謝老爺！遂同八名火頭軍，暗暗往土港山神廟中躲避。到了次日，張環父子先在教場中整備酒肉，少刻元帥父子，來到教場，上了將台，擺開公案，傳令十萬人馬，安住東首營中，令尉遲寶林拏兵器，立在西首營盤，兵卒點過來，你卽放他進營。若有放出者，卽將鎗挑死。寶林道：是！就立在西營。敬德道：張環，你在東營，須要小心，本帥點一人，走出一人，點一雙，走出一雙，不許混雜。如有混雜者，卽你之罪！張環應聲傳令，暗暗對兒子道：我兒，爲今之計，怎麼處？我原想他沒有嚴令，所以要點過的兵卒，混當火頭軍。如今他這樣令，要叫那個去混當？父子沒法可施。

只是戰戰兢兢，立在東邊。敬德道：將台上先把中營花名冊展開，次子豹慶看名，叫點某人，乃走出東營，到將台領賞。元帥從上身認到下身，看了一邊，纔叫張環賞酒肉，回西營去。豹慶又點薛元，他應道：有！走到台前，敬德聽見姓薛，分外仔細觀，看見他穿黑戰襖，知他不是，賞了酒肉，回西營去。每常犒賞十萬人馬，不消一日。如今有心點查仁貴，一個個慢慢犒賞；又恐兵卒混雜，眼光射在兩旁，點不上四五百名，天色昏暗，敬德父子用過夜膳，宿在營寨，令家將四面巡視，不許東西營兵卒來往。又到天明，元帥升座將台，重使寶林到西營查點昨日幾名，今日原是幾名不差，然後再點兵卒。到第三天，點到前鋒營，個個點過。點到月字號內，張環在下面，面如土色，忙問志龍道：我兒如今要點火頭軍了，將何人替點？你有計策麼？志龍道：爹爹聞得元帥好酒，如今奉旨戒酒，他那裏耐得住？況今日又是南風，將上好酒放在缸中，衝來衝去，台上自然酒香，看元帥怎生模樣。若元帥意不在點軍，而觀顧酒缸，必是想酒。那時爹爹把一碗酒，放些茶葉在內，獻上去，只說是茶。待元帥飲了下去，不說什麼，爹爹只管獻上去，把他灌醉，就可以混過這九個火頭軍。倘若元帥發怒，丟下酒來，只說司茶不小心泡差了，又不歸罪我們。爹爹你道何如？張環道：此言有理！當時遂暗暗吩咐家將，將缸中賞犒的酒，倒

來倒去。敬德在台上，劈面的大南風，果然這個美醞，香氣直透，引得尉遲恭喉中蘇癢，眼中到不看了點兵，只顧旁首看把酒倒東倒西，心中暗想：若沒有皇上的戒酒牌掛在頸中，就叫張環獻上來，飲他幾杯何妨？張環看見敬德這個模樣，就把酒放些茶葉，走上將台，說：元帥點兵辛苦，請用茶解渴。敬德接過來一聞，酒香衝鼻，暗暗歡喜，拏來一飲而盡，暗想：張士貴是個好人，他見我奉旨戒酒，故暗中將酒當茶，與我解渴；本帥再吃幾杯，也無人知覺，便叫：張環，再拏茶來，與我解渴。士貴見他不怒，又要吃茶，忙教志龍泡茶。敬德一口一碗，只管叫：茶來！一連飲了十數碗，也無暇犒賞三軍了。尉遲豹慶在案頭看見爹爹如此吃茶，疑惑起來，想必是酒；又見張環拏來，放在桌上。敬德正要伸手來拏，却被豹慶拿到鼻邊一聞，果然是酒，連碗望台下一拋，說：爹爹，你好沒志氣，豈不曉酒能誤事？況今日奉旨戒酒，又與軍師賭下首級去，不知張環用下奸計來，被他灌醉胡亂，那裏能够清清白白犒賞朝廷？倘若知道，爹爹將何言陳奏？豈不性命難保了？須速速查點。張環有罪，該正軍法。敬德聽了這話，又兼酒性發起，面泛鐵青，烏珠翻轉，大喝道：你這畜生！我飲酒，人不知，鬼不覺，你怎麼響叫起來，使人人皆知？我如今不戒酒了，把戒酒牌除了。傍首傳令：張環備一筵席，本帥偏要吃酒，看你管得我麼？

張環只怕元帥，那裏怕公子，卽大擺筵宴在將台上。敬德令張環陪酒，你一杯，我一杯，快活暢飲，氣得豹慶泥塑木雕一樣。飲到未刻，尉遲恭吃得大醉，說起酒話，便叫張環：本帥不知你心，今日方知你爲人忠厚。本帥奉旨犒賞，吃得薰薰大醉，天色又早，還有前鋒營左右二營，不曾點清；如今委你犒賞，明日繳令，本帥要去睡了。張環大喜道：是元帥請回，末將自然當心。豹慶叫聲：爹爹！這斷斷使不得，豈可委與先鋒犒賞。爹爹你自去想一想，主意要緊。敬德此時酒醉混亂，那裏想到查點賢臣之事，反喝道：好畜生！犒賞三軍，難道委不得先鋒麼？你怎麼阻止於我，快快扶我到營中安睡。兩位公子無奈，只得扶敬德到帥營睡去。此時張士貴心滿意足，吩咐四子一堵，人人犒賞；上半日，把左右二營，盡皆賞完，人人沾恩，父子回營安寢。那尉遲恭在帥營中，睡到黃昏時候，方纔睡醒，二子叫聲：爹爹酒醒了麼？敬德道：我奉旨戒酒，那裏又飲酒？二子說：爹爹，你如今忘記了麼？只怕朝廷知道，性命難保！那張環把酒當茶，爹爹飲得大醉，這也罷了！不該把左右營，委張環犒賞；如今兵將盡沾恩，應夢賢臣在於何處，豈不有罪了？敬德吃驚道：噫！有這等事！我或者好酒糊塗，你何不阻止我？二子道：爹爹孩兒也曾阻止；但爹爹執意不聽，反擺筵席暢飲。爲今之計，怎麼樣？尉遲恭無計可施，只聽得營外

猜拳行令，么呼之聲不絕。敬德道：我兒，外邊喧嘩，却是爲何？寶林道：就是那些兵卒，因受朝廷犒賞，所以皆在營中暢飲。敬德道：如今是什麼時候了？寶林道：是黃昏時候。敬德道：今夜月色分外皎潔，我兒，你們隨我悄悄出營，前去走走。二子答應，隨敬德出營，往東西營盤走轉來。可也有四五人同一桌的，也有兩三人合一桌的，也有猜拳的，也有行令的，也有彈唱歌舞的，好不鬧熱！敬德又行到東邊，望營內一看，見有四個人同飲，說道：哥哥來再飲一大杯。那人道：兄弟！我醉了！吃不得！這人道：哥哥！我與你猜拳，那人道：我酒是實實吃不得，猜什麼拳？我想人生在世，不要不知足。我們今日受朝廷犒賞，大家暢飲快活，還有血汗功勞，反沒福受朝廷一滴酒，一塊肉哩！這人道：那個是血汗功臣？那人道：兄弟，你到假不知起來，九個火頭軍，就是血汗功臣。他攻打關城，勢如破竹，前日朝廷被困鳳凰山，若沒有火頭軍薛仁貴，誰人救得？就是元帥性命，也是他救的。這樣大功，不能食帝王酒肉，我等搖旗吶喊之聲，反吃得薰薰大醉，還要不知足，只管吃下去？這人道：哥哥你說得是。那人道：兄弟，我走到外邊去小解，就進來。尉遲恭聽得句句明白，叫道：我兒，有人出來撒尿，快躲到月暗下去。三人躲在營後等着。那人見皓月當空，不敢撒尿，也走到營後，月暗中撩開衣服，正要對尉遲恭撒起尿來。尉遲

恭跳起來，把那人夾背一把，按到在地，抽出寶劍，說：你說，你認本帥是誰？那人道：阿呀！元帥爺！小人實是不知，望元帥爺饒命。敬德道：別事我不罪你，你方纔在營內說九個火頭軍，有血汗功勞，反不受朝廷滴酒之恩。那九個叫什麼名字？有什麼功勞？因何犒賞不着？如今在何方？說得明白，饒你狗命。若有一句沉吟，本帥把劍斬爲兩段。那人道：元帥饒命，待小人就說。那前鋒營有九個結義火頭軍，本事高強，內中有一穿白用戟，名薛仁貴，算得無敵大將。自進高麗關寨，都是他的功勞。高麗老少將官，皆知穿白火頭軍利害。只因大老爺要代堦冒功，故將仁貴藏埋月字號，爲火頭軍。前日元帥來此，老爺將九人藏在土港山神廟中，所以無受朝廷犒賞。敬德道：那土港山神廟在於何處？那人道：離此三里，松柏亭就是了。敬德道：既如此，饒你去罷。那人道：多謝元帥！立起身，就走入營去。敬德父子遂往山神廟來。再說九個火頭軍在廟中，張環使人送酒肉，衆人在廟中飲酒快樂。只有薛仁貴悶悶不樂，略飲幾杯，走出廟來，玩月散悶。不想後面敬德瞧見穿白小將，走出廟來，連忙隱過一邊。又見他往東行去，敬德就叫：我兒！你們住在此，待我隨他去看。二子應道：是那敬德悄悄跟在仁貴背後，行有數箭之遙，只見仁貴立住，對月歎道：噯！我薛禮因爲功名，不惜勞苦，跨海征東，立了多少功勞，皇上

全然不曉，隱埋月字號爲火頭軍，搖旗吶喊之輩，尙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勞，今日反食不着皇上酒肉，又像偷雞走狗之類。恩哥恩嫂，不知何日圖報。妻子柳氏苦守破窰，只等我回報好音，豈知我在此受苦萬千，予懷內無處發洩，今對月長歎，誰人知道？仁貴歎息良久，眼中流淚。尉遲恭聽得明白，怎奈莽撞不過，趕上前來，自把仁貴攔腰抱住，說：「如今在這裏了！」仁貴回頭一看，黑臉鬍鬚，直跳起來，說：「阿呀不好！把身子一掙，手一搖，敬德立脚不住，仰面一交，翻倒在地，仁貴卽時逃走。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番將力擒張志龍 周青怒鎖先鋒將

當時仁貴脫身跑走，望山神廟夾戶檻，跳將進去。八人正吃得高興，嚇得魂不在身，忙問：「大哥爲什麼？」仁貴扒起來，忙把山門閉住，說：「兄弟快快逃命，元帥來拏捉了！八人大驚，忙走進裏面，把一座夾牆，三兩脚踹倒，跨出牆，一齊逃走了！那尉遲恭爬起來，趕到山門前，把山門打開，叫：「我兒！隨我進去，拏應夢賢臣。」二人道：「是！三人同進朝內，見桌上碗碟燈火尙在，並不見有一人，連忙趕進裏面，只見夾牆塌倒，就出牆望大路趕去。忽路傍林中叫聲：「奉旨拏尉遲恭，理應處斬，敬德回頭一看，見是徐茂公。敬德道：「本帥何

罪之有？茂公道：怎說無罪？你逆旨飲酒，此乃大罪，查不見應夢賢臣，該取下首級。敬德道：逆旨飲酒，望大人隱瞞；若說應夢賢臣，我雖查不出，却眼見明白。待明天本帥將張環動刑，不怕他不招出來。茂公道：元帥！薛仁貴本來有的，只是內中有許多委曲，故查點不着，少不得後有相逢，你必須要見他，責任張環，後來反自有罪。如今趁不究明，好同我回鳳凰城去。敬德無奈，從軍師之命，連夜向鳳凰城來。天色明亮，二人進營說：陛下使臣去查點應夢賢臣，果然查不出，望陛下恕罪。太宗道：王兄查訪不出，就罷了！何罪之有？過了二天，太宗降旨，命先鋒張環即日進兵，前去攻關。張環奉旨，令三軍放炮起兵，一路下來，行有二百餘里，到了獨木關，安下營盤。天子也進兵到汗馬城，停扎，只等張環報捷。誰想張環進攻關寨，只靠得薛仁貴。自從那夜被尉遲恭嚇了一跳，路上又冒了風霜，得了一病，十分沉重，臥床不起，八人服事不離。張士貴聞知，悶悶不樂。過了三天，無人出馬討戰。那獨木關守將，名爲金面安殿寶，實受副元帥職，驍勇利害。兩傍座兩位副總兵，一個名藍天碧，一個名藍天象，二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生得濃眉豹眼，藍面紅鬚。三人正在堂前議事，忽有小番報進來說：大唐人馬，扎營關外，已過三天，不知爲什麼並無將士索戰。安殿寶聽了道：本帥聞火頭軍驍勇，爲何過了三

天不來討戰。藍天象道：元帥待小將出關前去討戰。若火頭軍出來，會會他。本事若火頭軍不在裏邊，就踹他營盤，有何不可？安殿寶遂將軍所見甚好。二位將軍一齊出去。二將應聲得令，各拏兵器，放炮出關。藍天碧先至唐營，大叫道：我聞你們火頭軍驍勇，既來攻關，因何三日不開兵？故我先來索戰，有能者可快快出營會我。軍士飛報入營。張環聞知，便對四子一堵道：我兒關中番將在外索戰，薛禮又臥病不起，如今誰人去抵擋？張志龍道：爹爹放心。如今薛禮有病，待孩兒就去抵敵。士貴大喜，命何宗憲掠陣。宗憲道：得令！二人上馬，整兵出營。志龍看見番將，大喝道：你這狗畜是什麼人，留下名來？藍天碧道：我乃元帥標下大將藍天碧就是。你有多大本事，敢來會我？亦通名來。志龍道：我乃先鋒長公子張志龍便是。你可知我本事利害，快快下馬歸順；若有半個不字，叫你死在目前。天碧大怒，把鎗刺來，志龍拏鎗架開。二人一來一往，大戰上六合，番將本事高強，志龍那裏是他對手，殺得氣喘噓噓，反被天碧活擒過馬，望關內去了。何宗憲見大舅被擒，便大怒縱馬趕過來。關前藍天象拏大砍刀上前攔住，喝道：穿白小蠻子，可就是火頭軍薛仁貴麼？宗憲冒名應道：然也！既聞爹爹大名，何不早早下馬受死？天象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活擒你。宗憲就把方天戟，照着藍天象面門刺來，天象

把刀梟在傍首。二人戰到八個回合，何宗憲本事欠能，戰法慌亂，被天象架開戟，攔腰挽住，把宗憲活擒過馬，竟自回關，來見安殿寶。把他郎舅二人，囚入囚車，待退了大唐人馬，活解建都處決。唐營內張士貴聞報子壻被擒，驚得面如土色，想道：薛禮有病，不如著周青去救，自然回來。遂叫中軍官拏令箭，到前鋒月字號內，傳火頭軍周青來見我。中軍領命，來到前鋒營，也不下馬。他是昨日新參中軍，不知火頭軍利害，竟大模大樣，望裏面喝叫一聲：大老爺有令，傳火頭軍周青。那周青正在內裏吃飯，聽見他大呼小叫，便罵道：不知那個瞎眼狗囊，見我在此吃飯，還要呼叫我們不要睬他。那中軍官傳呼，不見有人答應，焦躁起來，說：你這忘八，如此大膽。大老爺傳令，怎麼不睬我？周青聽得中軍叫罵，一時大怒，就走出來，喝道：狗囊的，你方纔罵那個中軍道：好殺野的火頭軍。大老爺有令傳你，如何不睬，又要中軍在此等候，自然罵你。你敢罵我，待我稟知大老爺，打你個半死。周青聽了，走上前來，把中軍大腿上一扯，連皮帶肉，扯了一大塊。中軍官喊叫：不好！在馬上翻下，把一條令箭，折爲三斷，扒起來忙來見士貴道：大老爺，這班火頭軍殺野不過，全不遵大老爺法令，把令箭折斷，全然不理。中軍吃虧，只得忍氣回來繳令。士貴聽了，喝道：我把你這狗頭重處纔是。本總每日差人去傳火頭軍，

他何等遵法！今日差你去，就把令箭折斷，不遵號令，想是你得罪了他，所以吃虧回來。左右過來，把這中軍鎖住，待我去請罪。兩傍答應，就把中軍鎖住。張環帶了中軍，步行往前鋒營來。那時中軍心內懊悔，想道：我若早曉得大老爺，這樣懼怕火頭軍，我也不該大呼小叫了！士貴來到營前，火頭軍聞知，盡出迎接。士貴入營，八名火頭軍，叩見過了。周青道：未知大老爺到此何事？士貴道：我特來望薛禮病症如何？周青聽了，就引士貴到薛禮床前。周青叫道：薛大哥！大老爺在此望你。薛禮夢中驚醒，看見張環，說道：大老爺！你是貴人，怎麼輕身踏賤地，來望小人？小人那裏當得起？張環道：薛禮，我念你有功，尊卑決不計較，你且寬心。未知這兩天病勢何如？仁貴下淚道：小人蒙大老爺屢救，此恩未報，今日這病，想不能好了，只好來生犬馬相報。張環道：你不必納悶，保重身軀，自然漸愈。仁貴道：多謝老爺費心。小人有病，不知外事，未知這兩天，有人開兵麼？張環道：嚶，薛禮，不要說起。昨日番將討戰，兩位小將軍已被擒去，今早差中軍來傳周青去救，不知怎樣得罪了，被周青摔打一場，令箭折斷，令我親將中軍鎖了，一則來請罪，二則來看望。仁貴聽了，想周青不遵王法，氣得面臉失色，即時發暈，兩眼泛白，一命嗚呼去了！張環大驚，連叫數聲不醒。周青大喝道：大哥好好在床安靜，你怎麼來氣死他？我

今把老爺鎖在大哥的腿上。你若叫醒大哥，纔放你；若叫不醒，一同埋葬。就拏出胡桃鐵鏈，把張環鎖在仁貴腿上。張環大怒說：周青，你太無法無天了！敢把我鎖住？周青道：你不要喧嚷，叫不醒大哥，連你性命也在頃刻。張環大驚，連叫數聲。仁貴方攸攸蘇醒。張環道：薛禮，你一時昏迷，周青惱我，把我鎖在你腿上。仁貴大怒道：怎麼樣？周青，你還不放他。周青道：大哥醒了，我就放他。遂把鏈子開放。仁貴氣得大喊道：反了！反了！大老爺，小人罪該萬死。這周青容他不得；我有病在床，他尙如此不法；我倘有不測，不知他將怎麼樣了！今趁小人在此，把周青鎖了，重打四十棍，責罰他一番。張環道：是周青道：憑你王親國戚，要鎖我火頭軍也却難。張環暗想：他強蠻不過，那裏鎖他得住？不如使他救我兒子罷。遂叫聲：薛禮，那周青倚強蠻頑，諸事不法，我也不計較他。只要他出馬，救了二位小將軍，就將功贖罪了！仁貴道：這也罷了！周兄弟，如今大老爺不加罪你，你可好好出馬，救了二位小將軍，將功免罪，快快出去。周青不敢違逆，同了七個兄弟，跟隨士貴，來到中營。未知出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仁貴病挑安殿寶 敬德怒打張士貴

八個火頭軍結束上馬出陣，周青一馬當先，衝到關前，大呼道：關上番兒，快快報去，說

有大唐火頭爺爺周青，在此討戰。小番連忙報入帥府。藍家兄弟聞報，卽放炮出關迎住，喝道：來將留下名來！周青道：俺乃火頭爺爺姓周名青，本事高強，你快快把我二位小將軍獻出來，饒你狗命；若有半句支吾，叫你死在目前。藍天碧微微冷笑道：我聞大唐火頭軍，只有姓薛的強勇，不聞有姓周的名。我不怕你，放馬過來，照我鎗罷！二人交鋒，戰了十合，周青鏑法利害，番將面皮失色。周青衝鋒過來，把天碧活擒過馬，回營前來。關前藍天象見哥哥被捉，心中大怒，縱馬出陣，大叫：蠻子不要走！快快放我哥哥來！周青到了營前，將藍天碧丟下。士貴吩咐綁去，周青又衝出陣。天象提刀就砍，周青急架相還。只聽得刀來鏑架叮噹響，鏑去刀迎碰火星。二人戰了十餘合，天象招架不住，被周青一鏑，打死馬下。衆小番看見，忙把關門緊閉，飛報副元帥去了。周青得勝回營，士貴大喜，就把藍天象首級號令，這且不表。且說關上小番，連忙報知安殿寶，說二位將軍被他火頭軍傷了。安殿寶聞言大驚，提銀鎚上馬，放炮開關，衝到唐營，大叫道：安元帥在此討戰，快叫火頭軍早早出營受死。周青聞知，與衆兄弟出營一看，見來將生得鳳眼金面，高鼻闊口，長耳銀牙，手擎兩柄銀鎚，好似天神一般。周青看了，叫道：衆兄弟，你們看這鬼臉番兒，諒必利害；若有差池，你們速速上來幫我。衆人道：曉得哥哥放

心周青衝上前來，大喝道：來將何名？安殿寶道：本帥姓安，名殿寶，高麗一國，算本帥爲能。你有多大本事，敢來送死也？通個名來。周青道：我乃火頭爺爺周青，你豈不聞火頭軍利害，敢來討戰？安殿寶道：本帥只聞火頭軍薛禮，不聞有你之名。就是薛禮，今日逢我本帥，也難躲避。何況於你！周青大怒，把鐵鏟打來。安殿寶拿銀鎚望鐵鏟一梟。周青喊聲不好，在馬上亂蹬，險些兒跌下馬來，忙回頭叫衆兄弟快快上來。七個火頭軍，大家答應，縱馬上前，把鎗刃劍斧，一齊亂砍亂刺。安殿寶舞動兩柄銀鎚，在馬上前遮後攔，左鈎右掠，上護其身，下護其馬，迎開鎗，逼開斧，招開刀，攔開鏟，那裏在他心上。八人戰他一個，還是他驍勇。戰到四十個衝鋒，不分勝負。兩邊戰鼓如雷，炮聲連天，忽驚動前鋒營薛仁貴。他有病在床，最喜安靜而睡，不想外面開兵，喊聲大震。仁貴那裏睡得，忙問徒弟：外面那個開兵？如何殺了半日，不定輸贏？徒弟道：營外衆師父在那裏開兵，不料關內出來一將，叫安殿寶，驍勇異常，因此衆師父戰他不過，所以戰鼓不絕。仁貴大怒道：我到高麗地方，一路勢如破竹，今一病在床，安殿寶八人就戰他不過，氣死我也！火頭軍之名，一旦被他的賊盡了。拏我的盔甲過來，待我去殺他。衆徒弟道：這個使不得。你有病在身，保重尙且不好，怎去與他開兵？仁貴道：你曉得什麼？我一生豪氣，忿忿在

心；今雖有病，那裏容得番奴如此威武。說完，扒起來穿好衣服，說：快拏盔甲與我衆徒弟。道：老師這是斷乎使不得，要開兵，必待病好。仁貴怒道：少講！快去拿來。衆徒弟無奈，只得取出盔甲過來。仁貴拿起銀盔，帶在頭上，十分沉重，雖知氣力衰弱，亦顧不得。又拿起銀甲，披在身上；又叫帶馬擡戟來。慢慢跨上馬鞍，拿過方天戟，猶如千金模樣。未曾出戰，心中混亂，行出營盤，叫徒弟馬上加鞭。徒弟答應，加上二鞭，這馬不管好歹，竟衝上前來。驚動了九天玄女娘娘，見仁貴帶病出馬，遂令青衣小童，仗劍去幫薛禮取勝。小童領旨，暗中保護。張環看見薛禮腰蛇背曲，帶病出馬，又驚又喜。薛禮一馬跑進陣前，大叫衆兄弟快退下來，待我取他性命。陣上八個火頭軍，殺得汗流脊背，把不得有人來助他；忽見大哥出馬，心中歡喜，一齊退下；忘記了仁貴病體，由他獨自向前。那安殿寶看見八人退去，又見穿白用戟的出來，知是有名的薛蠻子，就扣住了馬，把二柄銀鎚，一柄朝上，一柄向下，看他衝來與我打話。那曉得薛仁貴病中身不由主，憑這馬一直衝到敵將面前，却好玄女保護，童子拿他戟尖，刺入番將咽喉。這安殿寶不防備，要招架也來不及，喊聲：呵！噲！戟已入咽喉，死於馬下。後面八個火頭軍看見大喜，一齊殺上，搶入關內。殺得那番兵死的死，散的散，遂殺入帥府，救出張志龍何宗憲。張環領

兵入關，查明糧草，改換旗號，犒賞火頭軍，差人往汗馬城報捷。太宗聞報大喜，尉遲恭令三軍放炮拔營，離了汗馬城，望獨木關進發。張環接入關門，扎下營盤，進入御營。俯伏奏道：「臣狗墻何宗憲路上辛苦，得病帶馬，挑安殿寶，取獨木關，略立微功。太宗大喜，命元帥記上功勞簿。」敬德領命，記了功，說道：「本帥看你是個能人。」張環道：「不敢。」敬德道：「本帥營中有件古董，人人不識，想你必然識得，你可隨我到本帥營中來。」張環就隨元帥往帥營來。敬德取出一條鞭，問張環：「這是什麼古董？」張環道：「此件是元帥用的鐵鋼鞭，不算是古董。」敬德道：「爲甚柄上刻幾行字？」張環道：「這是先帝勅賜的打王鞭，所以刻著幾行字在上面。」敬德道：「刻的是什麼字？」本帥不識，你念與我聽。」張環念道：「御賜鋼鞭付敬德，不問王親與國戚，若遇不法奸僞事，卽行打死無容情。」敬德道：「本帥問你，那薛仁貴究有沒有？」照鞭上之言，你算不法奸僞，正當就打了！飛一脚，把張環跌倒在地，提鞭要打。張環大喊道：「末將有功，何爲奸僞？」望元帥饒命。」敬德道：「你還說不好僞。」本帥問你：「那薛仁貴現在你前鋒營，月字號內爲火頭軍，你怎說沒有？」他有功勞，你說你墻何宗憲的，還敢說不好僞。」張環道：「呵呀！元帥這是冤枉的，末將月字號火頭軍，只有薛禮，沒有薛仁貴。況薛禮又不曉得開兵打仗，何算應夢賢臣？」望元帥休聽旁人之言。」敬德

道：你還要強辨？本帥前日犒賞三軍，你把酒灌醉混過。那夜醒來，行到土港山神廟，見仁貴對月長嘆。本帥隱在旁邊，句句聽明。我就上前拏他，他走入山神廟，跨牆而去。本帥就要問你，奈軍師阻住。今日取獨木關，一定是他功勞，又來冒他的。你今日若不說出真情，把薛仁貴獻出，便把一鞭打你爲肉醬。張環聽了，暗想：若不把他情由說出，性命必然難保，不如說明。遂將仁貴出處，一一說出。敬德大笑道：我把你這狗頭砍死方是；奈功勞未曾對明，饒你狗命，快把仁貴獻出。張環允諾。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藏軍洞救火頭軍

越虎城困唐天子

當時張環叩頭應退，退出帥營，望自己營中去了。尉遲恭滿懷歡喜，來到御營，說道：陛下薛仁貴如今有著落了！就把張環之言，一一說出。茂公道：張環此去，必生心謀害仁貴去了。敬德道：豈有此理？他若謀害仁貴，明日怎生樣見我？茂公道：元帥又欠通了！元帥，他謀死仁貴，並無對證，只說沒有仁貴，是因元帥要傷我性命，不得已屈招，既無仁貴，叫我那裏賠補得？這數句言語，就賴得干干淨淨，豈不把一個應夢賢臣，白白送與你手。太宗聽了，忙問徐先生，如今怎樣救他才好？茂公屈指一算道：還好！內中有救。太

宗道：既然有救，是朕萬幸。敬德怒道：他明日不獻出仁貴，吃我一鞭。這話按下不表。再說張士貴回到自己營中，面上失色，不能言語。四子一壻看見，忙問：爹爹爲什麼事？士貴道：呵呀！不好了！前鋒營薛仁貴，被元帥訪出真情，要我把他獻出去。我想若獻他出去，一番冒功之罪，他豈肯驍我性命。四子道：這薛仁貴獻出去，也是死；不獻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九個火頭軍，一齊害死，後無對證。元帥究問其情，爹爹就在聖駕前哭訴。就說薛仁貴名字，果然沒有，叫臣那裏賠補得出？方才元帥要傷我性命，所以隨口應道。其中屈認情由，伏望陛下饒恕。這幾句回奏，何等不美！張環道：此言有理，如今事不宜遲，必須想一個妙計，把他九人陷害，使無形迹，人不知，鬼不覺，方爲妥穩。何宗憲道：小壻有一計。前日小壻被番將擒去，聽說他們此處有天仙谷，憑你有多少人進去，塞了口子，後路不通，無處逃走。不如將他九人哄入谷內，豈不是安穩的計？張環道：此計甚妙！就差人預備物件妥當。張環遂往前鋒營，叫聲：薛禮不好了！我爲你時刻在心。誰知前日在士港山神廟，露出真情，元帥大惱，今日把鞭打我，要我獻你出去。我想把你獻去，一定性命難保。我心實是不忍，特差人前去打聽，離關十里，有一天仙谷，你們且避入谷中，待我興兵，奪了越虎城，在駕前保你出來。仁貴大驚失色，說：多謝大老爺！叫兄

弟們同我去罷！遂帶了法寶，同張環來到天仙谷口，九騎馬竟入口中。四面高山，樹木森森，十分僻靜。外面張環令軍士把木頭石塊，塞住谷口。又扒上高山，先把硫黃硝炭，引火柴草丟下去，落在山凹，然後把火毬火鎗火箭，打將下去，滿凹處處皆是火起。九人嚇得魂飛魄散。周青道：多是大哥不是張環這狗頭，十惡奸臣，什麼好人，只管信他。如今弄到火裏來死，真正是火頭軍了！仁貴道：兄弟，我那裏知道這狗頭冒認功勞，設計害我九人性命？大家無計可施，慌個一團。仁貴忽然說道：有救了！前日玄女娘娘贈我水火袍。他說如遇火災，拿來披在身上。待我取出，就在身中取出，九騎馬堆做一堆，將袍罩在身上。這是玄女法寶，火不能著身。正在放心，忽聽空中有人叫道：薛仁貴，你們九人，不必着忙。要命者把眼睛閉了。耳邊有風聲，不可睜開；耳邊絕了風聲，然後開眼。方才保得性命。這九人聽得如此，說諒是仙法，各把眼睛閉了。風聲响動，九騎馬騰空而起。風起了兩個時辰，方止聲。大家眼開一看，不是天仙谷，換了一個所在。但見高山疊疊，松柏青青。仁貴道：兄弟，此處不見有人家可宿，不如往獨木關見天子龍駕罷！周青道：不知往獨木關那條路去？王心鶴道：且順路走去，見有人問個明白。衆人道：有理！就依山路灣曲行將去。行了四五里，天色已晚，忽見前面來了一個老婆子，手拏拐

杖一路行來。九人上前問道：老婆子，借問一聲。我們是中原人，保大唐天子跨海征東，走錯了路途。如今要到獨木關，不知從那條路去？有多少里路？今晚可去得及麼？

婆子道：列位原來是貴人，老身失敬了！但此處離獨木關有五百里路，今晚那裏去得及了？

薛仁貴聽了說：怎麼處？我們今夜到那裏去安歇？

婆子道：列位將軍若不棄嫌，老身舍下，就在前面；且過了一宵，明日去罷。

仁貴道：多謝媽媽，請媽媽先行引道。

九個人就隨婆子奔走，一路灣曲，行到一個石洞，見這個洞有五尺高。九人下馬，隨婆子走進洞中。裏面黑暗，行有半里，才見亮光。隨亮光行去，到一所山洞，又換一座世界。兩邊只見蒼松翠柏，奇花異草；雙雙白鶴成對，處處麋鹿成羣。說不盡一路好景，行到一所石室，高有一丈，門上有藏軍洞三字。

婆子道：列位將軍，此處就是舍下了！請入裏面。

九人遂進入內，把馬牢拴在樹，擡頭四下觀看，見家伙物件，都是石鑿成的。大家坐下。

仁貴問道：媽媽高姓？目下有何人在家？因何獨住荒野？

婆子道：老身姓宣，從小在荒山草屋。父母去世，又無親戚，只得採薇修煉。目下一百零八歲。不意昨宵玄女娘娘托夢與我，說唐天子駕下，先鋒前鋒營月字號，有九個火頭軍到此。算他命不該絕，明日定要到此山。你可救他九人性命，將他藏過。所以老身領你們到藏軍洞。此地原算仙界，沒有人來。

往，你們放心，隱在此間。待老身去打聽，可以出頭日子，卽來領你們出去，幹功立業。今這裏一隻石缸是酒，穀你們吃得。你九人今日吃到多少酒來，明日就長了多少酒來；就吃千萬年，也不能盡。若要葷腥，石室外北首，名曰養軍山，山上獐鹿野獸最多，有本事可去尋來吃。衆人道：既有這般好處，老媽媽請便罷。那婆子出了藏軍洞，他就是玄女娘娘變化，在此安頓了九人，竟騰雲而去。九人在藏軍洞，好不快樂。按下不表。再說張環在天仙谷高山上，守了一夜，天明望下一看，滿山凹盡是火灰，諒九人也化爲灰了，遂回了自己營中。忽軍師差人傳令，著張環父子作速起兵，前往建都，攻打三江越虎城，破得城池，汝命可保，還要官上加官，不得違誤。那張環得令，滿心歡喜，叫聲我兒，這是軍師好意，暗中救我父子性命。如今不怕元帥歸罪了，就傳令三軍拔寨起兵，往建都而去。尉遲恭聞得張環不在獨木關，明知軍師救他性命，所以就往越虎城去了，只得無奈何，由他而去。薛仁貴依然不見，我且不表。單說三江越虎城高建莊王，聞蓋蘇文往硃皮山求木脚大仙飛刀去了，尙未回程，當時千軍萬馬，無人提調，正與軍師雅里貞議論，忽有小番報進來道：啟上狼主，不好了！獨木關已失，安殿寶已死了！如今唐兵臨建都來了！莊王聞報，魂不附體，叫聲軍師爲今之計，怎生是好？軍師雅里貞道：

狠主！你且放心。臣有一計，能擒中原君臣將士。莊王忙問：何計？雅里貞向莊王耳邊低言：如此如此。中原君臣，自然被擒。莊王聽了大喜道：軍師妙計！即降旨大小兒郎官員等類，盡皆往賀鸞山居住，點齊數十萬人馬，暗暗埋伏，專待行圍困城計。我且不表。再說張環父子在路，行了數日，將近越虎城，忽有探子馬來報說：大老爺前面番城，不知爲何大開？但見旂旛，並無將卒，特來通報。張環道：我兒，這是什麼緣故？想是他聞我火頭軍利害，所以不戰而退。我今速速進城，以立大功。何宗憲道：岳父不可入城。可記得掃北時，走入空城，弄不出來。今日他又是空城之計，不可上他的當。張環道：我們只要進城，報知天子，說我本事高強，攻破越虎城，待他上了功勞簿，尉遲恭赦了我們之罪，就是了。管他什麼空城計。四子道：爹爹言之有理。忙令三軍統進越虎城，把四門緊閉，改換旗號，差人速報到獨木關。太宗與茂公正在御營言談，忽見有人忙來報說：張環攻破越虎城，奪了建都一帶城池地方。太宗聞報，即令尉遲恭進兵越虎城。敬德遂傳令大小三軍，捲帳起程，炮响三聲，天子上馬，衆大臣保住龍駕，一路上旌旗飄蕩，劍戟層層。行到越虎城，令士貴出城迎接。天子入城，登銀鑾殿，衆臣朝參已畢，忽有探馬來報說：萬歲在上，長國公大爺看守戰船，得病身故！今戰船無人看守，故來請旨定奪。太

宗聞報王君可病故，十分傷感，說：戰船緊要之事，徐先生如今差那一個去看守？太宗道：今建都已取，料無能將，可差張環去看守。太宗聽了，降旨張環帶領一萬人馬，到黑風關看守戰船。張環領旨回營，同了四子一婿，帶領衆人往黑風關去了。我且不表。再說高建莊王打聽大唐君臣已進入城，就把四面旗號一起，早有百萬精兵，來到越虎城，齊扎營盤，共有十層皮帳，旗旛五色，霞光萬道。城上唐兵飛報太宗，太宗大驚道：這是上了他空城之計了！若張環在此，也好衝殺番兵，偏偏又差他往黑風關去了！倘被番兵打破入城，豈不傷了性命。茂公道：請陛下到城上瞧看一番，不知那番兵圍困得利害不利害？太宗道：有理！便同衆大臣上城觀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護國公魂遊地府 小爵主掛白駕救

太宗到城上，向城外一看，說：呵！哨！扎得好營盤也！你看殺氣騰騰，鎗刀密密，如潮水一般；旗分五色，按住五方；營前寨後，盡是希奇鎗戟，將士兵卒，都是古怪異形，黑霧迷迷，紅沙漠漠，好生似酆都無門鎖，果使番邦惡鬼橫，真好利害！太宗看了，把舌頭亂伸，諸大臣無不驚慌。忽聽得三聲炮响，營頭一傳，多說：大元帥到了！這蓋蘇文在硃皮山，練好飛刀，又在魚遊國借雄兵十萬，來團團圍住。元帥守住北城，御營扎定東城，南城西

城都有能將八員雄兵數百萬，按住要路。憑你三頭六臂，也難殺出番營。那蓋蘇文坐馬端刀，來至北門城下，擡頭一看，見城上人馬紛紛，內中唐天子金冠黃袍，坐在九曲黃羅傘下；許多大將，分列左右。蓋蘇文遂大呼道：城上的可就是唐王李世民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日已上了空城之計，你等君臣，休想再活；快把那唐王獻出來。這一聲喊，驚得天子渾身冷汗；望下一瞧，原來就是蓋蘇文。程咬金不甚認得，就問敬德：城下來一員將，來得威武，是什麼人？尉遲恭道：這青臉的番奴，就是元帥蓋蘇文。前日在鳳凰山下，數家老將，盡被他飛刀垛死。咬金聞言，放聲大哭道：今日如此說來，是我的大仇人到了！快些放炮開城，待我下去，與兄弟們報仇。太宗連忙喝住道：程王兄不要造次，使不得的。這蓋蘇文英雄無比，況有飛刀利害；你年高老邁，若是下去，豈不傷了性命？咬金道：呀呵！萬歲呀！自古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臣當初在山東賈閏甫家，刺血爲盟，三十六個好友，曾說：一人有難，三十五人救之；三十五人有難，一人救之。今二十餘人，俱喪這青臉鬼刀下。我老臣不見這仇人，猶可；今仇人在眼前，臣不去報仇，那些衆兄弟在陰司，必怒臣無義了！臣今一定要下去報仇。徐茂公與尉遲恭二人上前，一把扯住道：程兄弟，斷斷去不得的，莫要枉送了性命。下面文臣武將，再三勸解。那程咬

金大話雖說，到低也是怕死的。見衆人再三勸解，方纔趁勢住了。太宗下城，同諸臣回到銀鑾殿。蓋蘇文見日色已晚，城內無動靜，亦轉馬回營。到了次日，蓋蘇文在北城討戰，城上軍士連忙報入銀鑾殿。尉遲恭道：陛下待臣出馬交戰。太宗道：不可出馬交戰。你難道不曉得他有飛刀利害？尉遲恭道：他雖有飛刀利害，如今在城下討戰，本帥不去抵敵，誰人出馬？太宗道：雖是如此，到底把免戰牌掛出去的好。敬德領旨，傳令軍士，城上高懸免戰牌。蓋蘇文哈哈大笑，來見狼主說：唐朝營中沒有能人在內，故將免戰牌高懸，他縱有雄兵，也難端出番營。不要說破城活捉，就是那糧草一絕，豈不多要餓死了？莊王大喜，按下不表。再說太宗在城中滿面愁容，連聲長嘆。徐茂公道：陛下放心，到了二十天，就有救兵到了！太宗道：果真麼？茂公道：怎麼不真？若不真，算不得我的陰陽定數了！太宗道：不差！徐先生陰陽有准，定算無差，且悶坐過去。自此番將日日攻城討戰，太宗閉城不理，以待救兵。再說大唐國護國公秦叔寶臨終這日，相傳各府小爵主到床前，說我當初少年，視死如歸，不惜辛苦，方做到公位。你等正在青年，當建功立業，不可偷懈。我死之後，須當領兵前去，保駕立功。我兒過來，你父今日病勢沉重，命在須臾。你功名事大，祭奠事小，或三朝五日殯殮了，也不必守孝，速往高麗挂孝立功，保

國盡忠，方爲孝子。你父死在九泉，自當保護你立功揚名後世；若忘我臨終之言，算爲逆子。懷玉含淚跪領教訓。秦瓊又叫羅通過來說：姪兒！你雖在木楊城，朝廷也是一忿之氣，將你削職；你母親乃是女流，不知大義，萬分不快。但我想爲人，功名爲大。今從伯父未死之言，前去立功，朝廷必不見責。羅通答應。叔寶一一吩咐了，瞑目歸天。殯殮已畢，衆爵主不忘遺命，奏聞殿下，起兵十萬，依然羅通督兵；段家兄弟，滕氏兄弟，程鐵牛，尉遲號懷爲大將。秦懷玉戴孝立功，爲前部先鋒。他頭戴三梁冠，身穿麻布衣，足踏麻鞋，腰拴草索，手執哭喪杖，帶領三千人馬，逢山開路，過海起岸，星夜趕至三江越虎城。剛剛徐茂公所算的二十天，救兵已到。秦懷玉遠遠望去，營盤密密，不計其數，多是蜈蚣圍住四城，不見本國人馬旂號，心中吃了一驚，打發探子上前打聽。去不多時，前來回報，說：駙馬爺不好了！但見番兵圍繞城池，並不見我邦人馬，一定被困在城內了！懷玉道：如今且安營，待元帥大兵到，然後開兵。遂安下營寨。明日羅通兵到，秦懷玉上前接住說：兄弟，番兵四面圍城，我們兵將一個也不見，定是困在城中；今我等候兄弟到來，商議救駕。羅通聽了，傳令安營。聚集衆爵主商議，破番兵計。羅通道：哥哥，今番兵圍困城池，必然有幾百萬兵，所以城中不能殺出；須要裏應外合，方能救得。懷玉道：這也

不難。當年掃北，兄弟獨馬單鎗，前去報號。今日理當愚兄踹進番營，走去報號，就可裏應外合。羅通道報號原是小弟去，何勞哥哥？懷玉道：定要愚兄去。遂跳上風雷豹，手持提爐鎗，戴孝在身，又不頂盔穿甲，一馬衝至番營。營內小番看見，說大唐救兵到了，一齊發箭射來。懷玉大喝道：不要放箭！天邦公爺救兵到了！快快讓我進城之路，通個信息。衆番兵那裏肯聽。懷玉大呼一聲，望着亂箭，衝進番營，把鎗亂挑亂刺，殺開血路，衝進了第一座營盤，殺進第二座營頭。這番不好了，那些偏將牙將，各把兵器，一齊殺來。懷玉全不在心，輪動提爐鎗，前遮後攔，左鈎右掠，一個落空，殺了幾員番將。把馬一縱，又踹進四五座營盤，兵馬越發多了。但見鎗刀耀同，並無進路。懷玉是少年英雄，把重大帳殺開，連踹十座營帳，方到護城河畔。懷玉看見城上，是天邦旗號，正要叫城，忽聽得一聲炮响，未知是何將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秦懷玉衝殺四門 老將軍陰靈顯聖

當下秦懷玉聽見炮响，齊聲吶喊，有一員番將，把起雙鞭殺來。那秦懷玉把鎗擡定，喝道：來將何名？番將道：我乃蓋元帥麾下總兵大將軍，姓梅名龍，奉元帥將令，保守西城。你有何本事，敢來犯我？遂將鞭打來，懷玉把鎗相迎，戰了十餘合，懷玉一鎗，望番將面

門挑進來，梅龍叫聲不好！挑在水裏去了。那些番兵見主將已死，大家跑回營中去。懷玉喘氣呼呼，把馬帶到西城，大叫：城上那位公爺在此，快報元帥救兵到了，速開城接我！秦瓊玉去見父王，尉遲恭在城上聽見懷玉叫城，忙向城外一看，見懷玉身帶重孝，知是秦瓊身故，就叫賢姪，你一身重孝，莫非令尊歸天？懷玉道：是敬德道：可惜可惜！賢姪，你怎知駕困番城，前來相救？可帶幾家爵主，多少人馬？懷玉道：小姪奉家父臨終遺言，命我戴孝立功；各府兄弟，多受家父之命，要來立功，帶得雄兵十萬，安營大路，令小姪一人踰進番營。望伯父速速開城，算爲報號頭功。敬德聽了，暗想：懷玉這狗頭！前年把我打了兩次，此恨未消；今日趁此機會，叫他殺到西門，本帥在城上看他力怯，就出城接應去，也不爲過。主意已定，就開言叫聲：賢姪！這西城軍師尚有軍令，凡一應兵將出入，單除西門，餘下俱可出入。這西門開不得的。軍師把風水按定此門。如今賢姪雖來報號，不敢擅開此門，待我去請軍師定奪。懷玉道：既有這等事，也不必去請軍師，待我殺到南門，請伯父去到南門去等便了。敬德假意道：好一個將門之子！說罷，也就往南城去了。懷玉照著護城河去，走到南城門，忽聽得一聲炮响，衝出二員大將，一個用刀，一個用鎗，擋住懷玉馬前道：這來的蠻子，可是銅頭鐵頸，由你在西城傷了我邦大

將，又不進城，反來侵犯我南城。懷玉道：「這番狗，敢來攔阻我！快通名來。」番將道：「我乃大元帥蓋磨下，封爲無敵大將軍巴廉巴剛便是。可知我兄弟本事麼？你來南城，想是要送死了。」懷玉大怒，把鎗望巴廉面門刺來，巴廉也把鎗架住，梟在傍首。巴剛把赤鋼刀望懷玉面門砍來，懷玉把鎗架起。三人殺做一堆。懷玉本事雖利害，被兩個番將夾攻，只好招架。那裏有還鎗開去。殺到二十餘合，兩個番將汗流浹背，懷玉呼呼喘氣。那巴廉好鎗法，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出海，二鳳穿花，亂刺下來。巴剛這口刀，上面摹雲蓋頂，下面枯樹盤根，量天切草，護馬分鬃，亂砍下來。懷玉這條鎗，多已架在傍首，不覺發起怒來，把鎗一緊，喝聲去罷！把巴廉刺中咽喉，挑進番營去了。巴剛見挑了哥哥，心內一慌，刀法一鬆，被懷玉橫轉桿子，把他攔腰一挑，即時翻落馬下，鮮血直噴，一命身亡。那懷玉雖傷兩將，力乏得極，在馬上慢慢走到吊橋。見尉遲恭已在城上，懷玉便叫：「老伯父！快快開城，放小姪進去。」尉遲恭道：「本帥方纔錯了主意，不叫你走北城，反叫你來南城，不想到了南城，又要賢姪去再殺一門，好放你進來。」懷玉道：「爲什麼緣故？」尉遲恭道：「賢姪你有所不知，這裏朝廷龍駕，正對南門，一條直路，況番兵此處衆多，若把這南門一開，倘被個番兵一衝，雖不能傷天子，到底不妙。賢姪可殺往東城，本帥放你進來。」

這事不驚天子，有何不美？懷玉聞言，明知尉遲恭在此算計他，說也罷！待小姪去，再殺東門，再有別說麼？尉遲恭道：賢姪殺到東門，再無別說。在城上先行。懷玉策馬往東門而來，將近東門，只聽得一聲炮響，戰鼓如雷，衝出一將，懷玉看這番將近前，面如黑漆，眉似硃砂，豹眼獅鼻，闊口鬚鬚，忙喝道：番將你是什麼人？留下名來。番將道：俺乃大元帥蓋麾下，隨駕大將軍，鐵亭便是。就把雙鎗望懷玉頂上蓋下，懷玉把鎗劈面相還。戰了幾個回合，不能取勝。懷玉一時發了狠，一條鎗神出鬼沒，都在鐵亭左脇下右脇下刺去。戰了二十餘合，鐵亭本事欠能，被懷玉一鎗刺去，正中前心，死於馬下。懷玉大喜，省一省力，走到城下，望城上叫道：老伯父念小姪人困馬乏，快快開城，放我進去！尉遲恭道：賢姪！這是我的不是，說差了一句，害你受了多少心驚。好好叫你進了北門，何等不美？反叫你走南門東門？如今有口難言！懷玉道：老伯父，小姪又不怪你，爲什麼不開城門？只是言語鎖碎，有許多話講。敬德道：非是本帥不肯開城，奈軍師有令，說三江越虎城，只許開西北二城，不許開東南二城門，所以不敢亂開。若到北門，竟放你進來。懷玉道也罷！我三門盡皆殺過，何在爲這一門？伯父請先行，待我殺這四門你看，也顯我小將英雄說罷，遂沿城河而走。到得北門，天色已晚，只聽得那邊營內，三聲炮響，戰鼓

如雷。那蓋蘇文親自出馬，擡頭一看，一面大旗，上寫六國三川七十二島，紅袍大力子大元帥蓋來的凜凜威風，後面跟隨數十番將。懷玉見了，心內驚慌，叫來的番兒，可是蓋蘇文麼？蓋蘇文道：然也！你知我名，爲何不早下馬受縛？懷玉道：你滿口誇能，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攔住我的去路？想是活不耐煩了！蓋蘇文道：小蠻子，本帥有好生之德，由你在三門耀武揚威，不來接應，你好好進了城，何等不美？該死的畜生，自投羅網，前來侵犯，要死在我馬下！就把赤銅刀望面門砍來。懷玉把鎗一擡，覺得兩手酸麻，在馬上亂跳，叫聲呵哨！名不虛傳，果然利害！二人遂戰了十餘合。秦懷玉氣喘呼呼，被蓋蘇文頭頂面門，兩腋胸膈照砍。懷玉這條鎗，那裏抵得住？前遮後攔，上下保護，招開刀，挑開刀，直殺到日落西沉，黃昏月上，未分勝負。蓋蘇文道：要活捉他，不許放走。諸將一齊答應，上前把個秦懷玉圍得水泄不通，嚇得秦懷玉魂不附體，只見衆將各把兵器紛紛亂刺亂砍。懷玉一條鎗，那裏招架得及，上護其身，下護其馬，挑開戟，勾開刀，擡開鎗，逼開鎗，一場大戰，殺得鎗法慌亂，在馬上坐立不定，大叫阿哨！我命休矣！又無處逃生。尉遲恭在城上看見懷玉被圍，喊殺連天，諒秦懷玉性命不保，心中大驚，說不好了！若有差池，某該萬死了！遂把北門大開，放下吊橋，敬德衝出城來，要上前救護，只見圍繞一

個堆子，鎗刀射目，思想自己年老，又怕蓋蘇文飛刀利害，不敢上前去救，只得扣馬立定弔橋，大叫秦賢姪，快殺出來，某開城在此，快快殺出來。那秦懷玉殺得人困馬乏，那裏聽得有何人叫他，被這些人馬逼住四圍，殺得渾身是汗，騎的風雷豹力怯不過，也要滾倒，忽這馬要命，把鼻子一嗅，大聲嘶叫，嚇得那番將坐騎，盡行滾倒，屎尿直流，番將們跌倒在地。蓋蘇文這匹混水龍駒是寶馬，也驚得亂跳亂縱，幾至於跌倒。懷玉滿心歡喜，加上一鞭，那馬往吊橋上一衝。敬德放心，隨懷玉進城，扯起吊橋，把城門緊閉，衆番將不解其故，來問元帥。蓋蘇文道：本帥知道了！我聞得南朝秦家有這騎風雷豹利害，方纔我意要活捉他，所以不把飛刀取他性命，被這風雷豹嘶叫，使他逃走，造化了他。要曉得風雷豹，當初被程咬金扯了耳邊鎗，所以久不叫的，今日被番兵圍殺一日，馬心慌張，以此叫了一聲，救了懷玉性命。直到征西裏邊再叫，按下不表。再說秦懷玉入城，尉遲恭道賢姪，本帥方今叫你殺四門，不可在駕前啟奏。這是我顯賢姪威風，果然英雄無敵！懷玉明知他說鬼話，便應道：伯父放心！小姪自然不奏知朝廷。敬德大喜，雙雙同至銀鑾殿，敬德先奏道：陛下救兵到了！却是秦賢姪單騎殺進番營，到城報號。懷玉俯伏道：父王在上，臣兒奉父親遺命，戴孝立功，所以前來報號。太宗聽說秦

王兄身故，不覺龍目下淚。徐勣也是傷心，程咬金放聲大哭，衆武將無不長嘆。太宗道：「王兒，你帶多少人馬？在外有幾位賢姪同來？」懷玉道：「臣兒爲開路先鋒，羅兄弟領大兵十萬，各府公子多到。專等我們衝殺出去，他們外面進來接應。」太宗道：「事不宜遲，今夜就踰番營出去。」敬德傳令各營，準備亮子，各皆上馬。號礮一放，秦懷玉、程咬金領了人馬，從北門殺出。尉遲恭領了人馬，從東門殺出。尉遲寶林領了人馬，從西門殺出。尉遲豹慶領了人馬，從南門殺出。把番兵亂砍亂殺，番營大亂，喊聲不絕。高建莊王聞知南蠻強勇，領兵來衝番營，忙同軍師上馬，出了御營。看見四下裏烟塵抖亂，盡是燈毬亮子，喊殺連天，戰鼓如雷，營頭大亂，只得奪路而走。那四圍號炮，連響不絕，羅通聽得炮響，知是城內殺出，忙傳令人馬殺入。各爵主提鎗舉刀，拿戟執斧，各領隊伍殺出來，把那番兵困在中間。裏應外合，殺得他大小郎兒，無處奔投，哀哀哭泣；但見頭顱飛滾，屍骸堆積。那秦懷玉少年英雄，正在亂殺番兵，忽見那邊衝出蓋蘇文，大喝道：「小蠻子不要走！你有多少本事，敢來衝殺我營盤？本帥來取你命了！」就把赤銅刀趕來，懷玉把鎗相迎。蓋蘇文恐怕風雷豹又嘶叫起來，就左手提刀，右手揭開葫蘆，口中念動真言，颼的一聲，就飛出一口柳葉飛刀出來，望懷玉頭上落下來。懷玉見了，魂不附體，叫聲不

好！我命休矣！思量要把黃金鏑去架。他心中慌張，腰闖一摸，錯拿了哭喪杖，往上一擦，見一陣黑光衝起，只聽耳邊數聲炮響，飛刀就不見了。這是爲何？乃是秦瓊陰靈顯聖。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孝子大破飛刀陣 唐王路遇舊仇星

蓋蘇文見一口飛刀被破，心中慌張，復念真言，叫聲法刀齊起，果然那八口飛刀，連着青光，冒到懷玉身上。懷玉又拿起哭喪杖，往上亂打。只見黑氣衝天，把青光吹散，八口飛刀化作灰飛，無蹤無影了。懷玉道：好哭喪杖！提鎗在手。蓋蘇文見破了飛刀，心中大怒道：小蠻子，你敢破我法寶，本帥與你勢不兩立。就把赤銅刀砍來。懷玉取鎗架住，二人戰到二十個回合。懷玉呼呼喘氣。蓋蘇文喝道：衆將，快些與我拏捉小蠻子！衆將一聲答應，共有數十員，一齊把懷玉困住殺來。弄得懷玉好不着急，口口聲聲只叫：我命休矣！誰來救我？忽陣外衝來一將，殺得番兵大敗，奪路而走。你道那將是誰？原來就是羅通，剛剛殺到。聞懷玉喚救，他就把馬衝進圈子，說道：哥哥休得着急，兄弟來助戰了！懷玉看見羅通，方得放心。羅通敵住蓋蘇文，懷玉把數十員番將，盡皆殺散。單有蓋蘇文一口赤銅刀利害，抵住兩家爵主。一場大殺，殺到四十個回合。蓋蘇文力怯，漸漸鬆

下回頭一看，見四面全是大唐旗號，自家兵將兩不接應，一時心慌，被懷玉一槍，照咽喉刺進來。蘇文便說：「阿呀不好！我命休矣！要招架也來不及了！只得把頭一偏，肩上早中一槍，帶轉馬望前奔走。」羅通縱馬追趕，提起手來，把蓋蘇文背上一把。蘇文叫聲不絕，把身子一掙，一道青光，嚇得羅通魂不附體，在馬上坐立不定。那蓋蘇文縱馬拚命的殺一條血路而走。再因蓋蘇文命不該絕，透出青光，不能擒住。這大小番兵，見元帥奔走，大家逃命。後面唐兵戰鼓不絕，紛紛追殺，殺得那些番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河。但見雄軍殺氣射斗牛，戰士呼聲徹碧霄。城外英雄揮大戟，關中宿將試金刀。這一追殺下去，有八十里路。茂公傳令，鳴金收軍。諸將把馬扣住，大小三軍回進三江越虎城去。那高建莊王雖有蓋蘇文保護，只是嚇得魂不在身，看見唐兵不來追趕，乃得放心。元帥查點士卒，不見了一大半，共傷將一百十八員。莊王道：「魔家開國以來，未有如此大敗。」蓋蘇文道：「今日兵敗，多害在小蠻子之手！本帥九口飛刀被他所破，故有此敗。請狼主放心，且帶領人馬，退往賀鸞山扎住。待臣再往硃皮山去，見木脚大仙，煉了飛刀，再來保駕，務要殺他片甲不回。」莊王道：「既如此，元帥請往。」蘇文卽往硃皮山去，我且表再說越虎城中，衆爵主得勝，上殿朝見太宗。太宗大喜道：「平身賜坐，卽賜御宴。」老少大

臣飲過數杯，扯開筵席。秦懷玉道：父王在上，那蓋蘇文九口飛刀，要來傷臣兒。臣兒要拏金鋼抵架，不想拏差了哭喪杖，擦起來，竟把飛刀打開，見黑氣沖青光，真是父王洪福，所以哭喪杖破了飛刀，可爲天下之奇文也！程咬金聽見大喜道：陛下在上，這哭喪杖看起來是一件寶貝了！可拏來放在庫中，日後遇有敵將用飛刀的，好將此物帶在身邊，再拏去破他。茂公道：哭喪杖焉能破得飛刀，這明明是叔寶兄弟，陰魂不散，輔佐陣圖，故此哭喪杖上有一道黑氣，破了飛刀。想秦兄弟在生時節，忠心報國，如今死後，陰魂仍不安享，隨孝子秦懷玉到此保駕。望陛下速降旨，燒化了哭喪杖，待秦兄弟冥府安享悠閒清靜。太宗道：既是這等，將哭喪杖拏去燒化了。懷玉領旨，將哭喪杖燒化。秦瓊陰魂纔得放心而去。自此在城中安養三五日，外面清淨。一日太宗思想出城打獵，便問茂公道：先生，朕今日欲往城外畋獵，可肯隨朕去麼？徐茂公道：臣不去。太宗又道：諸位王兄御姪，那個肯隨朕去打獵麼？茂公在傍，丟個眼色，把頭搖搖。衆將深服軍師，明知其故，大衆不應。獨有程咬金道：你們大家不去，臣願隨駕前去。茂公喝道：你這匹夫，今日不宜行動，我們多不去，誰要你多嘴？太宗道：先生，你不去就罷，怎麼連別人也不容隨朕去？這是什麼緣故？請先生講個明白。茂公道：陛下有所不知，今日若到

城外打圍，要遇見應夢賢臣薛仁貴。太宗大喜道：朕只道出去，有什麼災殃，所以你們多不肯隨朕去。若是遇見應夢賢臣，乃是朕大喜的事，待朕獨自去罷！遂降旨備馬打圍。茂公道：陛下，這應夢賢臣，福分未到，早見我主不得，還有三年薄福，待過了三年，陛下自然見他。若陛下今日見他，恐怕他有三年牢獄之災。太宗道：先生一發混帳了！這牢獄之災，是朕作主，朕不把他下牢獄，那個敢將他監在牢中？茂公道：既如此，後來薛仁貴有什麼犯法，陛下多要赦他？太宗道：朕自然赦他。茂公道：既如此說過，陛下出去打獵，便了！太宗遂上了馬，並不帶文臣武將輩，領三千御林軍，出了越虎城，行了四五里，到一廣大地方，太宗降旨，排了圍場，御林軍也有仗劍追虎，也有提鎗打虎，放鷹捉兔，放箭射雕。太宗大喜，把坐騎帶住左面，忽見一隻白兔，在馬前跑過，太宗把箭射去，正中白兔左腿，那兔帶箭奔走。太宗縱馬追趕了二三里路，總趕不上。太宗也不追趕，那曉得這兔作怪，見太宗不趕，也就停住不跑。太宗見兔停住，又拍馬追趕，此兔又向前跑去，不想追下來有二十里，兔子忽然不見。太宗回轉馬來要走，看見三條大路，暗想方纔朕一心追趕白兔，却不會認清來路，今三條大路在此，叫我從那條路去？正在躊躇，忽左邊有個人馬下來，頂盔貫甲，把頭伏在判官頭上。太宗認不出是那個，心中

暗想：這個人諒不是番邦將官，一定是程咬金，他有些獸頭獸腦，所以伏在判官頭上。遂叫程王兄，休要如此戲耍，擡起頭來，寡人在這裏一聲叫喚，那馬上這位將軍，耳邊聽得寡人二字，擡起頭來說：好了！顯出一張青臉來，原來是蓋蘇文，他因飛刀被哭喪杖打毀，所以悶悶不快，要上硃皮山煉飛刀，一時困倦，伏在判官頭上。唐王錯認是自家，人馬叫這幾聲，蓋蘇文擡頭，見是唐王單人獨馬，心中大快，大喝道：馬上可是唐王麼？上門買賣，不可不做。把赤銅刀一起，縱馬追來。未知太宗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雪花驟躍養軍山 應夢臣救真命主

當下太宗望見是蓋蘇文，驚得魂飛魄散，說：阿呀！不好了！朕命休矣！帶轉馬就走。蓋蘇文笑道：你望那裏走？這事明明上天要絕唐邦，所以鬼使神差，你一個在此，還不速速獻頭來？太宗在前拚命的跑，後面蓋蘇文緊緊追趕，趕得太宗渾身冷汗，想：徐茂公該死，你方纔好好說出去打獵，要遇見蓋蘇文受災殃。這句話一說，朕也不來了！偏偏說出要遇見應夢賢臣，引朕出來，送了性命。誰想一路趕來，趕到三十里，出了山凹，太宗望前一看，只見白茫茫一派大海，天連水，水連天，兩旁高山隔斷，無處奔逃。蓋蘇文呼冷笑道：此地乃是山海，兼高山阻隔，無路通的。如今你還是剝頭獻與我，還是要本

帥自來動手。太宗心如刀割，回頭見蓋蘇文趕近，着了忙，把馬加鞭，望海灘一縱。誰想海灘通是沙泥，軟不過的，怎載得一人一馬。馬縱在海灘，四蹄陷住。前蹄要起，後足掙落；後蹄要起，前足下去。馬腹着泥，動也動不得了。唐王無奈，只得叫聲：蓋王兄，饒朕性命，情願領兵退歸長安。江山分一半與你，你肯放朕麼？蓋蘇文道：唐王，你休想性命了！遂跑到海邊，把赤銅刀要去砍他，遠了些，斬不着。欲縱下灘去，又恐怕他馬陷住了，反爲不美。遂想道：不如今日逼他寫了降表，然後發箭射死他，豈不妙哉？心中算計已定，叫一聲：唐王，你命在須臾，還不自刎首級下來。本帥刀柄雖短，砍你不着，狼牙箭可能射你。你命在我掌中，還想在世，萬萬不能了！快快割下頭來。太宗道：蓋王兄，朕與你並無仇寇，不過要朕江山。今蓋王兄若肯放朕一條活路，情願江山分半與你。蓋蘇文道也罷！本帥看你如此哀求，如今你可寫一道降表於我，就恕你性命。太宗道：未知降表怎麼寫法？蘇文道：本帥也不要你寫什麼長短，不過要你寫一張勸票與我，拿到越虎城中，叫你們這班老少將官、三軍人等，投了我邦，換了這條性命。太宗道：但是沒有紙筆在此，叫朕寫在何處？蓋蘇文道：不用紙筆，你穿的黃綾跨馬衣，割下一副衣襟，把小指嚼破，淋血寫成一道血表，縛在箭頭射上來，與我拿去越虎城，使這班老臣見了。

血衣，方肯信服投降。快快寫上來。太宗無奈，把寶劍割下衣襟一塊，拿左手小指嚼破，暗想：寫了血表，當真把天下輕輕付與別人不成？這血表豈是輕易寫的？心中好生擺佈。蓋蘇文道：不必推三阻四，快快咬破指，寫血表與我。太宗聽了，龍目下淚，將小指咬破，鮮血淋淋，欲寫血表，實難落字，高叫一聲：有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來我做臣。蓋蘇文呼冷笑道：唐王快寫，這裏是我邦絕地，就有人來，也是本帥麾下之將，安有你的兵將到來？憑你叫破喉嚨，總也無人來救。快快把血表寫來！太宗不肯就寫，我且慢表。再說那藏軍洞火頭軍，這一日八位好漢，往養軍山打獵去了，單留薛仁貴在內煮飯。這騎雪花驃拴在石柱上，四蹄亂跳，口中亂叫，要掙斷絲韁一般。仁貴一見說道：這馬爲何亂跳起來？連喝數聲，全然不住。薛仁貴說：我知道了！想此馬收來，不曾有一日安享，日日出戰，今隱在藏軍洞，有一月餘，不同你出陣，想你也覺煩悶，故此叫跳。待我騎了你！披好盔甲，掛劍懸鞭，提了畫戟，來到洞外，把戟法耍一耍，猶如出戰一般。就全身披掛，結束停當，提戟上馬，出藏軍洞。這馬發開四蹄，望前跑走。仁貴忙把絲心扣定。那裏扣得住，越扣越跑，說道：不好了！這馬作怪起來！前日出陣，要住就住，要走就走；今日因何不容做主，拚命就跑？要送我性命了！不料這馬跑得騰雲飛舞，好似神鬼護送一

般跑過十餘個山頭，到一座高山頂住了。仁貴道：「呵呀呀！嚇死我也！叫聲：馬兒，你也有住的時候；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擡頭一看，只見波浪滔天，通是大海，聽見底下有人叫：誰人救得唐天子，願把江山平半分；誰人救得李世民，你爲君來我爲臣。那薛仁貴吃了一驚，望下一看，見一個戴冲天翅的龍冠，穿黃綾蟒袍，把指頭咬破，口中叫這二句，在馬上寫血字，馬蹄陷在沙泥。只見岸上一人，面如青靛，手執鋼刀，認得是蓋蘇文，暗想：原來天子有難，我這騎馬有些靈慧，跑到此地。阿！你倒有救駕之心，難道我無輔唐之意？如今要我下此山，又無道路，高有數十丈，打從那裏下去？不料這馬又亂叫亂跳，像要跳下去的意思，驚得仁貴魂不在身，把馬扣住道：「這個使不得，縱下去，豈不要跌死了也罷！畜生尙然如此，爲人反不如你？或者陛下洪福，神明保佑，也未可知！遂把馬縱下山去，好似神鬼擡下一般，全然無事。仁貴在馬上動也不動，心中大喜，催馬上來，喝聲：蓋蘇文，你休得猖獗，不要走。陛下不要驚慌，小臣薛仁貴來救駕了！太宗擡頭一看，見一穿白用戟的小將，方纔醒悟夢內之事，不覺大悅，叫聲：小王兄，快來救朕！蓋蘇文見了薛仁貴，吃了一驚，叫聲：小蠻子，你破人買賣，如殺父母之仇。今日日本帥與你勢不兩立，就把赤銅刀砍來，仁貴把方天戟架住，遂戰了六七合，仁貴拿起白虎鞭，一

鞭打去，打在背上。蓋蘇文大喊：不好了！口吐鮮血，大敗而走。仁貴不去追趕，卽跳下馬，說：陛下受驚了，可能縱得上麼？太宗道：小王兄寡人御馬，陷住沙泥，難以起來。仁貴道：既然如此，待小人來，便抽出寶劍，割下茅草，捆了一堆，擦下沙灘，縱將下來，把太宗抱上岸，又將戟挑在馬的前蹄。那馬因前蹄着了力，後足一蹬，仁貴把戟桿一挑，縱起岸上。仁貴走上岸來，跪下道：萬歲爺在上，小臣薛仁貴朝見。太宗道：小王兄平身，你在何處屯扎？因何曉得朕有難，前來相救？仁貴道：陛下不知其細，且到營中，待臣告知。陛下親自出來，有何大事？這些公爺們，因何一個也不來隨駕？太宗把前事說了一遍，又道：不想遇蓋蘇文，險些性命不保，虧小王兄相救，其功非小，到城自有加封。仁貴道：謝我王萬歲爺。太宗在前而行，仁貴上馬後面保駕。行到三叉路口，扣住了馬，不認得去路。忽見那邊來了一簇人馬，前邊徐茂公同尉遲恭、程咬金、秦懷玉帶了三千人馬，迎接龍駕。見了太宗，一齊下馬俯伏道：陛下受驚了！臣該萬死！太宗道：好個刁難道人，怎麼哄朕出來，幾乎送朕性命？茂公道：臣怎敢送陛下性命？若不見蓋蘇文，焉能遇應夢賢臣？太宗道：雖然如此，幸虧小王兄來得緊，若遲到一刻，朕寫了血表，焉能君臣相會？茂公道：臣陰陽有准，算定不差，今知我王不認得道路，所以到此相接。太宗道：既如此，快

領寡人回城。茂公領旨，衆人前面引路。行到越虎城，同到銀鑾殿。太宗身登龍位，兩班文武站立。薛仁貴俯伏奏道：陛下在上，臣有冤情，細奏我王得知。太宗道：薛王兄奏來。仁貴道：臣出身山西絳州龍門縣大王莊破窖中，受苦異常。其年先鋒張環奉聖旨到龍門縣招兵，幸有同學朋友名喚周青，贈我盤費，故同他到龍門縣投軍。那曉張爺用了周青，說臣犯他諱，即將臣趕出轅門不用。第二遭臣到風火山，收了強盜三員，同來投軍，只用三人。又說出穿白犯他吉慶，又逐出轅門不用。第三遭得了程千歲的金披令箭，張爺無奈，把小臣權用。說我張爺有好生之德，故不用你，放你生路。你偏偏屢次撞入網來，教我難救你。我特在此招軍，單爲朝廷得其一夢，夢見你不法，欲奪帝王之位。又贈什麼四句詩。太宗道：有的！小王兄這四句詩，就該明白了。仁貴說：他對小臣講：家住遙遙一點紅，飄飄四下形無蹤；三歲孩兒千兩價，生心必定做金龍。故而軍前詳出一點紅，是絳州地方，有薛仁貴謀叛之心，因此在山西查訪，拏來解京處決。所以小臣怕得緊，情願爲火頭車，隱埋仁貴名字。他說立得三大功勞，保奏我王贖罪，我因此立多多少少的功勞，以爲陛下不肯饒恕，沒有出頭日子，未知張爺流言冒功，又不知陛下果有此事？太宗聽了大怒道：嗚！原來有此曲折，故爾難明。寡人所夢，就如方纔在

海灘上，逼寫血表，遇小王兄救朕模樣。就是王兄贈我四句詩：家住遙遙一點紅，飄飄四下形無蹤；三歲孩兒千兩價，保王跨海去征東！原爲王兄一人，故命張環到龍門縣招兵，查訪王兄出來，領帥印督兵的。那曉張環奸惡多端，在朕面前，只說沒有姓薛的。又把第四句詩改了，生心必定做金龍。止推何宗憲，在此混賬冒功。尉遲恭上前叫聲：小將軍！前日本帥被番將擒去，起解建都，是你救我，爲何見本帥就走？後在鳳凰山下，把本帥扯跌了一交；又在土港山神廟，翻本帥一交，飛跑而去，爲何這等害怕？仁貴說：末將該當有罪。因張爺說朝廷，還有幾分肯赦，只有元帥迷惑聖心，不肯赦，故此屢次拿捉。所以末將見了元帥，逃命要緊，故這等懼怕。尉遲恭聽了，暴跳如雷道：可惱！可惱！孩兒們過來，與你令箭一支，速往黑風關，吊張環父子女壻六人，到來見我。寶林豹慶答應，接了令箭，望黑風關而去。太宗又問小王兄，就在張環麾下爲火頭軍，緣何知朕有難，來救寡人？仁貴道：陛下有所不知。那張環心生毒計，說元帥要拿小臣，把臣結義兄弟九人，哄入天仙谷內，裏邊後路不通，把柴木堆起，燒臣等九人前路。幸九天玄女娘娘攝救，出了天仙谷，到藏軍洞躲住，有兩月餘，不想今日八個兄弟，出山打獵，臣在藏軍洞中，見這馬亂跳亂縱。臣因上馬出洞，欲練戟法，誰想這馬好像神仙使的一般。

跑過幾個山頭，縱下高山，如履平地，纔救得陛下。太宗道：原來還有八位王兄在藏軍洞中，速降旨意快去宣來。茂公道：那藏軍洞是九天玄女娘娘仙居之地，有影無蹤的所在，豈是凡人尋得的。少不得日後八人，陛下自有見面之日。太宗道：既如此，傳旨擺宴，命衆臣奉陪仁貴飲酒，按下不提。未知寶林豹慶去吊張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張環殿上露奸計 攻關薛禮得龍駒

當下寶林豹慶趕到黑風關，張環父子入戰船。尉遲兄弟道：張環元帥有令箭一枝，要你父子女婿六人，速望建都見駕。張環道：二位將軍不知元帥相傳，是什麼事？寶林道：說是什麼機密事，遲延不得，連我也不知道。士貴父子聽了，即忙上馬，同二位將軍，望越虎城來。及行到建都，寶林豹慶先入殿奏道：陛下，張環父子宣到了！尉遲恭道：可把他父子綁上來。茂公道：元帥不可造次，我自對證之法。陛下好好宣他上殿來。太宗降旨宣入。左右領旨出殿，宣張環父子六人上殿俯伏道：陛下宣臣到來，有何旨意？太宗道：張環，朕前日出去打獵，遇一小將，稱與你交好，朕現帶在此。因此宣你來認，你可認得他麼？張環道：陛下，小將在那裏？太宗把頭一顛，班中走出薛仁貴。張環見了，渾身發抖，俯伏道：不認得。仁貴說：我薛禮不像個人麼？我自從被你那日哄在天仙谷內，虧

玄女娘娘救我九人，故爾不送性命，還是好端端的一個薛禮，又不是什麼鬼，爲何這等發抖？太宗喝道：張環，你到底認得他是什麼人？快快奏上來。張環道：陛下，臣自中原到高麗，從不見有這個人，臣那裏認得他？仁貴道：好個刁滑的張環，我前日在你前鋒營爲火頭軍，你把我哄騙說，立得三大功勞，在駕前保我出罪。我薛禮不知立了多少功勞，反把我九人燒死，冒取功勞，虧你良心何在？天理難容！今日反說不認得我。太宗道：朕心中明白。張環欲冒薛仁貴功勞，將他埋沒前鋒營爲火頭軍，反在朕駕前奏說，沒有應夢賢臣。謊君之罪非小，快快招來。張環道：陛下，這是冤枉的，臣實不知。若講應夢賢臣，尤其無影無蹤。從來不曾聽得有薛仁貴名字，何有謊君之罪？太宗道：朕也不查你別件，就是前日破關攻城，殺將救朕，是何人的功勞？張環道：凡破關殺將，攻城救駕，皆是臣壻何宗憲的功勞。仁貴笑道：張環，你何敢說件件功勞，是你壻何宗憲的功勞，虧你羞也不羞？徐茂公道：你二人不必爭論，縱有千個功勞，無人見證，不知是那一個人的。如今我有一個方法，便能分出真偽。太宗道：先生，什麼樣方法？茂公道：這裏離越虎城四十里，東西有八座關頭，東爲白玉關，西叫摩天嶺，你二人各帶人馬前去，打破關頭，前來繳旨，這些功勞，多是他的；但這兩個關守將一樣驍勇，你二人恐我有偏向，

我如今寫兩個鬪字，憑你二人拾着那一個關，就去打那一座關便了。仁貴道：軍師之言有理；未知張環可有本事麼？張環道：我堦何宗憲，戟法高強，立了多少功勞，何在這一座關，就去何妨？茂公就在龍案上寫了兩個鬪字，封好放在盒內，叫你們上來取。仁貴先走上來要取，茂公喝住道：你是無職小臣，張環是先鋒，自然讓他先來取。仁貴忙住手，張環上前取鬪字，拆開一看，上寫摩天嶺三字。茂公道：既是張環得了摩天嶺，薛仁貴自然是白玉關，也不必折開鬪字看了。張士貴聽了，連忙辭駕。元帥發兵一萬，父子六人，就往摩天嶺去了。茂公道：仁貴這兩座關，惟有白玉關好破，可以馬到成功。這摩天嶺好不利害，卽有神仙手段，也難破這嶺。方才兩個鬪字，多是摩天嶺，所以叫你遲取，不必折開看了。仁貴大喜，稱謝軍師，求元帥發兵。尉遲恭道：待本帥點十萬兵與你。茂公道：何用許多人馬？只要一千兵足矣。尉遲恭就點一千兵與仁貴。仁貴拜辭天子，就要轉身。茂公道：小將軍你住着，我有護身龍披一角，你帶在身邊，還有錦囊兩個，你到白玉關看，照上行事，不得有違。薛仁貴將龍披錦囊藏好，應聲得令，領一千人馬，望白玉關而去。我且慢表。再說張士貴父子望西而行，走到了摩天嶺，擡頭一看，見這嶺高萬丈，山頂真接九霄，迷迷雲霧遮蔽，不見旌旗飄搖。士貴看了，叫聲我兒！你看這

山如此高峻，怎生破法？志龍道：爹爹，我們且攻他一陣，吶喊叫罵，待他有將下來，好與番將鬪戰。士貴道：此言有理！連忙傳令人馬，震聲吶喊，連天炮響不絕。罵了一日，不見動靜，只得回營。到了明日，父子出營，張環道：昨日我兒叫破喉嚨，山上全不曉得。今日得爲父的先上去打聽消息，然後你們上來。志龍道：是張環遂步步走將上來。到了半山，望上去，見隱隱旗旛搖動，只聽上面喝叫：有南蠻子上來了！快打滾木下去！衆番答應道：曉得！張環聽見大驚，忙把馬跑下山去，數根滾木，也就打到山脚。士貴說：呵！吓我的兒，這個摩天嶺，看來難破，我們在山下叫喊，他們不來理我，若然上去，就打滾木下來。這等利害，如何破他？志龍道：爹爹，我們不破摩天嶺，少不得也要死了。如何是好？士貴道：我兒，今番這摩天嶺難破，破不成的，我們也是死，不如領人馬，望黑風關去，下落戰船，過海到中原。只說萬歲班師，哄往大國長安，把殿下除了，諒無能將在朝抵敵。你們保爲父的身登九五。那時差勇將，把住潼關，不容朝廷進關。一則全了六條性命，二則得以一統江山，豈不兩全其美？四子道：是孩兒自當保父，南面稱孤。張環傳令，三軍回黑風關，下落戰船，把戰船開盡，不留一隻，以防朝廷差將追趕。沒有戰船，難以過海。此爲斷海之計，我且不表。再說薛仁貴領一千人馬，行到白玉關，吩咐安營。是夜取軍

師的錦囊，拆開一看，上寫道：那白玉關守將，名爲完賢朱追，都囉彌，有一騎名喚賽風駒，日行萬里，可以大海當中，水面上奔走，你快取番將性命，奪彼寶駒。今張環難破摩天嶺，如今領兵往黑風關，齊開戰船，反到中原去了！大國長安，有千歲在，恐其有傷殿下性命，故贈你錦囊，護身龍披一角，你快上賽風駒，下東海，望中原救殿下要緊。可拿張環父子下牢，速來繳旨，定有加封。薛仁貴看了大驚，想軍師之言，決然有准。到了明日，上馬到關前，大呼道：關上番兒，快去報說，今有大唐護駕將軍薛仁貴，在此討戰。聞得你們守將，叫做完賢朱追，都囉彌，利害不過，叫他早早出關受死。關上小番，將此言報入總府，都囉彌聞報大怒，提鎗上馬，發炮開關，沖出關前一看，原來就是火頭軍，穿白將薛蠻子，遂喝道：俺聞你本事高強，可惜未逢敵手。今日到此，你命該絕了！仁貴把番將一看，見他生得紫面濃眉，豹眼獅鼻，五路長鬚，就問道：番將，可就是完賢朱追，都囉彌麼？番將道：然也！既聞大名，何不早早上馬歸降？仁貴聞他就是，巴不得奪了賽風駒就走，也不打話，遂把戟用出十二分本事刺來。那番將那裏招架得住，喊聲不好，把鎗一架，覺得雙眼昏花，馬倒退了數步。仁貴提起白虎鞭，望番將背上一擊，在馬上倒翻塵埃，脊梁折斷，嗚呼哀哉了。仁貴跳下馬來，把賽風駒牽過，隨跨上馬，傳令一千雄

兵先報回越虎城去，身邊早帶乾糧，人參在路充飢，遂加上三鞭。這一匹賽風駒，發開四蹄，飛跑而去。此馬原算寶駒，四足有毫毛發出，猶如騰雲一般，但見樹木山溪，在眼前移過，不一日到了黑風關塘口，只見波浪滔天，是大海了。仁貴把賽風駒扣定，叫聲馬阿！我聞你乃是龍駒，在海上面可以行得，今我主殿下在中原有難，該我去救，你若_有過海之力，便縱下去，偷掩死海中，也算盡忠而死了！說罷，把馬一縱，下了海中。只見得馬蹄着水，毫毛在面上，原可奔跑，仁貴好不害怕，耳邊只聽得呼呼風響，用了乾糧，伏在馬鞍之上，連日連夜，由他在海中行走，不上三天，已到登州。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長安城活擒反賊 讓帥印成重賢臣

薛仁貴到了登州海灣，但見戰船密密，有汎地官在那裏看守。仁貴縱上岸來，有登州府王彪，總兵官徐熊二人，喝住道：你是那裏來的？想是海寇麼？仁貴道：我乃扶唐大將，應夢賢臣薛仁貴。怎麼說是海寇？你等做了汎地官員，怎麼不小心？張環父子，瞞了陛下，到中原來謀反，你們不查明白，放他過去。我今趕來，擒拿張環父子，相救殿下。快容我到長安去。兩個官員聽了，大驚道：你既奉旨而來，可有憑據麼？仁貴道：有的，遂取出

護身龍披一角。那二人見了龍披，說將軍卑職有罪了！請將軍到衙中備酒接風。仁貴道：救殿下要緊，不勞你們費心。那張環過去有幾天了？二人道：過去有二日了！仁貴大喜道：如此不妨，還趕得上。遂望長安趕來。一日一夜，趕到潼關，大叫軍士快去報守將知道，說我奉旨來的，要往長安，快快開關。軍士道：既有聖旨，可拏憑據出來照驗。你是什麼官長？說明好通報。仁貴道：我是應夢賢臣薛仁貴，現有護身龍披在此，你拏去看來。關頭軍士一看是真，連忙將此話并龍披報入帥府。其時守將正值駙馬長孫沖聽了此信，并觀龍披，心下大疑，叫軍士放他進關。軍士答應到關上，把關門開了，放進薛仁貴，領到帥府。仁貴下馬進府，說駙馬爺在上，小將薛仁貴拜見。長孫沖扶起仁貴。仁貴問駙馬爺，張環父子過關有幾日了？長孫沖道：正是昨日。我且問你，那張環昨日說陛下奏凱班師，停駕登州，四五日內，就到長安。爲何將軍說在高麗，奉聖旨去到長安，有何急事？到底陛下班師否？仁貴道：駙馬爺有所不知。張環父子一齊把戰船開了，趕到中原，騙進長安，有心要登龍位。我奉軍師密令，贈我錦囊，叫我白玉關取了寶馬，四日四夜，在海中趕來，拿捉張環父子，相救殿下。如今事不宜遲，小將就要往長安去。長孫沖聞言大驚道：果有此事，將軍請先行，我隨後就來。仁貴答應，走出堂來，上馬就跑。

駙馬也就帶二千家將，望長安而來。我且慢表。再說長安丞相魏徵，那一夜得了一夢，甚是驚慌，忙上殿候殿下臨朝，便俯伏道：「臣昨日得了一夢，甚是奇怪。那殿下李治叫聲：『老王伯！未知什麼夢兆？』」魏徵道：「臣昨夜夢中觀見我三弟秦瓊，對臣說道：『你爲了掌朝宰相，自當小心。今日下三兩日內，有奸臣謀叛，欲害儲君，你今可把四門緊閉。過了三天，就無大事。若不^三小心，弄出大事，你命就該萬死了！』」臣想此夢，真是奇怪。李治道：「秦老王伯在日盡心報國，今死後有這番言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他說把城門緊閉三天，就無大事，不免降旨，今日就把四門緊閉，差將守城。」魏徵傳下令，把城門緊閉。到明日早上，張環父子領兵到了長安城，看見四城門緊閉，心中驚嚇，叫聲：「我兒爲什麼城門緊閉？難道有人通了線索，預先防備我們？」志龍道：「爹爹，我們在高麗國來，人不知鬼不覺，何人曉得我有反叛之心？他把城門緊閉，必然有別事。我就對他說朝廷奏凱回朝，自然開城門開放我們進去。」張環道：「有理。就到護城河邊叫：『城上軍士快報與殿下得知，今萬歲爺奏凱班師，歇馬登州，先差張環來要見殿下，快快開城。』」城上軍士聽了，忙入朝報知。殿下李治聞報，父王班師大喜，就要降旨開城。魏徵止住道：「殿下且慢。秦三弟托夢，原說把城緊閉三天，纔無大事。剛剛昨日閉城，今日就有張環到來，臣

看張環短頸縮腮，恐有反叛之心，不可亂開，且往城上去問個明白。李治道：此言有理！遂帶文武大臣，上馬往城上來。看見張環父子，坐馬端兵，後有數千雄兵，滿面殺氣，想他必有謀叛之心。魏徵問道：張先鋒班師了麼？陛下可曾到否？張環看見殿下同魏徵在城上，忙應道：正是陛下。班師歇駕登州，先差小將來報。如今城門爲何緊閉？望丞相快快開城。魏徵道：我奉秦元帥夢中囑咐，他說今日有奸臣不法，欲奪天下，叫我緊閉皇城，待朝廷親到，然後開城。今張先鋒請外面扎營安歇，待聖駕到來，一同放你們進城。張環聽了大驚，想必是有人走透消息，如今不得不做了，就叫老丞相！我實對你說，朝廷與衆臣，被番兵圍困越虎城，並無大將殺退，小將焉能去救。想君臣不能回朝了！因此我把戰船齊開到中原，想殿下年輕，不能理國家大事，不如讓我做了皇帝罷！魏徵大怒，喝道：你這該死的狗頭，朝廷有何虧負於你，你如此喪心背負朝廷。幸虧秦元帥陰靈有感，叫我緊閉城門；不然，放你進來，我與殿下性命難保！張環道：魏徵，你不過一個丞相，難道我做了天子，少你一個宰相麼？快快開城，放我進去；不然，我父子攻破城門進來，拿你君臣碎屍萬斷。魏徵把張環罵不絕口。張環父子大怒，帶兵吶喊，放炮攻城，了當不得。忽聽見後面一騎馬奔來，大喝道：張環，你望那裏走？可認得我麼？張環

回頭一看，認是薛禮，嚇的魂飛魄散，縱馬提刀上前叫聲：小將軍！你向日在我營中，我費許多心機，今日可念昔日情面，放我一條生路！仁貴喝道：你這狗頭，若提起前日之情，恨不得一戟就刺死你。我今奉軍師將令，讓你多活幾天，叫我前來生擒你父子，監在天牢，等陛下班師發落。快快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張環想：仁貴本事高強，難以對敵，不如受罪天牢，慢慢差人求救王叔，或者赦了，也未可知。便叫：晝虎不成反類狗。既有薛禮在此，一同受罪天牢便了！四子一堵，一齊跪下馬。薛仁貴喝叫張環手下將士，把他父子去了。盛甲上了刑具，將士上前，卽把張環父子去了。盛甲上了刑具，那邊駙馬長孫冲趕到了，看見張環父子被拏，心中大喜，走近城叫：殿下千歲，臣在此，快快開城。李治在城上道：長孫王兄，這將那裏來的？可放他進城麼？駙馬道：殿下放心，這位英雄，就是應夢賢臣薛仁貴，奉軍師密令，前來拿捉張環的。李治聽了，就令開城。薛仁貴同長孫冲押張環父子進城，令兵馬札住內教場，帶張士貴父子，來到午門。李治同魏徵先到殿上坐下。仁貴上殿，俯伏道：殿下在上，臣薛仁貴朝見。李治道：薛王兄平身！孤父王全虧王兄保駕，其功非小。未知張環爲何反到這地？仁貴就將張環冒功始末情事，說了一遍道：臣因受軍師錦囊，得了寶馬，趕來拏捉，以救千歲。李治聞言大喜，就叫左

右將張環父子押出斬首。仁貴道：殿下且慢！陛下現在高麗，可將他父子監在天津。待臣到高麗國，番邦降服，如在反掌，不久就要班師回朝之日，還要取他對證，然後按其軍法，未爲晚也！李治道：既如此，降旨押張環父子女壻六人入牢，賜仁貴宴。仁貴飲過三杯，謝恩出朝。次日帶了乾糧，上馬往登州，下海到高麗，我且慢表。再說太宗在越虎城，正想薛仁貴與張環各去破關，將近兩月，爲何不來繳旨？忽外邊軍士來報說：城外有八員將官，口稱是薛仁貴結義兄弟，要見萬歲爺。太宗問茂公：可放進來麼？茂公道：不妨！這八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乃薛仁貴好友。高麗大小功勞，他八人也有一半在內。陛下宣他進來，可加封他爵祿。太宗大喜，就宣八人上來。左右領旨出去。不多時，八人上殿俯伏道：萬歲在上，小臣姜興、本姜興、霸李慶、紅李慶、先王新鶴、王新溪、薛賢、徒周青等，朝見我王萬萬歲。太宗大悅道：卿等平身。朕聞八人有功社稷，今加封爲隨駕總兵。八人歡喜謝恩。外邊軍士又報進來說：薛仁貴在殿外要見萬歲。太宗大喜，叫宣進來。軍士往外宣進，仁貴上殿俯伏道：萬歲在上，臣薛仁貴奉旨攻打白玉關，不上三天，就取關頭，速到中原，救了殿下，纔得今日來纒令。太宗聞言，心中不明說，小王兄弟平身！幾時到中原救那個殿下？你且細奏明白。仁貴就把張環謀反事情，細說了一遍道：

如今臣把他父子拏下天牢，等陛下班師，按其國法。臣又曉夜兼行，復到高麗，來保陛下平定東遼。太宗道：「噫！有這等事！小王兄真乃異人了！在高麗救了寡人，又在長安救了王兒，其功浩大。朕意欲加封，奈未有掌兵空職，如何是好？」尉遲恭上前道：「陛下，臣年老無能，願把帥印托小將掌管。仁貴忙推辭道：「這個不敢。老元帥乃開國元勳，自當執掌兵權。小臣不過一介寒微，焉能及老元帥智謀？還是老元帥掌兵權爲是。」太宗道：「朕今爲主，尉遲王兄肯讓帥印，是他的美意。小王兄不必推辭，朕卽加封爲天下都招討平遼大元帥。仁貴不敢再辭，叩頭謝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賣弓箭仁貴巧計 逞才能二周歸唐

當下薛仁貴爲了大元帥，心中歡喜。這些武官上前參見一番。周青等八人走過來，叫聲：「元帥哥哥！小將兄弟們參見。」仁貴道：「呵！吓！兄弟呵！你們因何得知我在此？」衆兄弟道：「哥哥！我們那日打獵回洞，不見了哥哥，害我們滿山尋遍，後遇婆子到來，說起哥哥幹功立業去了。我兄弟要見哥哥，相隨婆子來的。」仁貴道：「原來如此。」就把張環事情對衆兄弟細細說了。衆兄弟大喜，暫退兩旁。又有秦懷玉一班小爵主，上來參見。尉遲恭咬金也走上來。薛仁貴心內不安，忙跪下奏道：「臣乃一介貧民，蒙陛下寵遇，又承尉遲老

千歲將帥印讓與臣執掌。令尉遲老千歲也在麾下聽用。臣那裏當得起？意欲拜認老千歲爲繼父，未知陛下龍心如何？太宗道：小王兄既有此心，朕今作主，將你過繼尉遲王兄。敬德歡喜，受仁貴拜了四拜，認爲繼父。仁貴又與衆爵主結爲生死之交。太宗命大排筵宴，款待仁貴。到了明日，仁貴進殿朝過天子，徐茂公道：仁貴，你既掌兵權，高麗兵將未曉你名，快提兵馬去破摩天嶺。前來繳旨。仁貴道：是。遂到教場點齊兵馬，祭了纛旗。仁貴道：諸位爵主將軍，請各回營。本帥只帶八員總兵，破了摩天嶺回來相會罷。衆將道：元帥興兵出戰，末將們理當前去聽用。仁貴道：不消保駕要緊的說罷。衆將道：元帥既如此說，末將從命便了。遂各各回營。仁貴傳令起兵，八員總兵護住，竟往摩天嶺進發。及行到摩天嶺，離山數箭，傳令安營。仁貴到山脚下，望嶺上一看，見摩天嶺半山中雲霧迷迷，高不過的路，又壁狹。要破此山，頗覺煩難。周青道：元帥哥哥，看這嶺比他處高有數倍，實難攻破，須慢慢商量，智取此山。仁貴道：衆位兄弟，可隨我上山去探他動靜。周青道：偷那山上有滾木打下來，如何是好？仁貴道：不妨待本帥冲上嶺頭，你們隨後上來。倘有滾木，我叫一聲，你們大家跑下山就是了。八員總兵只得隨仁貴上去。到了半山，見上面隱隱旗旛飄搖，不見兵丁，只聽有人叫打滾木。仁貴大叫道：不好。

了！打滾木了！兄弟們快些下去。八人聽了，忙回馬往山下跑了。仁貴騎的是寶馬，走得快，不上幾步，先到山下。數根滾木，夾住八人馬足掃下來，只逃得七人性命。姜興本馬遲一步，竟打爲肉泥。姜興霸放聲大哭，七人盡皆下淚。只得回營，大家商議，無計可破。仁貴忽然想起無字天書，凡有疑難事，可以拜告，不如今日拜看天書，看是如何到摩天嶺，遂焚香拜看天書，見天書上面顯出二句，前句是賣弓可取摩天嶺。仁貴看了想道：或者要我到山上賣這張震天弓，行刺守將，也未可知。後句反得擎天柱二根，他解說不出。及至天明，衆兄弟進營，仁貴道：兄弟，本帥昨夜拜見天書，上面顯出兩句：賣弓可取摩天嶺，反得擎天柱二根。不知是什麼意思？周青道：元帥哥哥！此事分明玄女娘娘，要哥哥扮作賣弓之人，混上山去，別尋機會，破了此山。仁貴道：本帥也是這等詳解，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兄弟們且在此等候，待本帥扮作賣弓的，混上山去看看。周青道：哥哥須要小心。仁貴道：不妨。就扮作差官，帶了震天弓，悄悄出營，往摩天嶺後面尋別條路上去。走了十餘里，忽聽見山上有車輪推響之聲。仁貴往下一看，見有一個人頭戴毡帽，身穿直衣，年紀約有四五十歲，推了車子，往山上行來。仁貴想此人，必是番將差下來的小卒，不知車上是什麼物，遂躲在一株大樹背後，偷眼看他。那曉這人

步步上來，到了大樹邊，仁貴往下一看，並沒有人走動，飛身跳出來，把推車的拖倒在地，一脚踹住，取出寶劍，就要砍下。嚇得這人魂不附體，叫聲：將軍饒命！小的是守本分經紀小民，爲何將軍要殺我？仁貴道：我且問你，你是那裏人？姓氏甚名？誰？既說是經紀小民，爲何上這山來？車上是什麼東西？你且細細說明，饒你回去。那人道：小人姓毛，名子貞，只有老夫妻二人，並無男女，住在摩天嶺西首下，賣弓箭度日。因數日前山上，有二位將軍，名喚周文周武，要我解四十張寶雕弓上山去。昨日做成，今朝正要解上去。仁貴道：你不要謊言，待我看來。就把車子上油單揭開一看，果然都是弓，數一數，准准四十張。仁貴方纔醒悟，天書上賣弓可取摩天嶺，原來非我賣這張震天弓，却應在他身上，就叫：毛子貞，你推上去，偷彼小番看見，疑你是奸細，打滾木下來，如之奈何？毛子貞道：這摩天嶺乃小人時常游玩之所，從幼上來，如今五十歲了。番兵番將無一人不認得我，見我這一輪車子，就認得的，再不打滾木下來。若走到上邊，小番還要接住，替我推車。仁貴道：你這人老實，我也實對你說，你認得我是誰？毛子貞道：小人不認得將軍。仁貴道：我乃大唐元帥薛仁貴。毛子貞道：原來是天朝帥爺，小人冒犯，望元帥爺饒命。薛仁貴道：你休害怕，若要性命，快把山上諸事，說與我聽。守將有幾員？姓氏甚名？誰？番

兵有多少？可有勇的沒有？說得明白，就放你性命。毛子貞道：帥爺待小的講，這裏上去，便是寨門。裏邊有個大大的總府，守將周文周武，兄弟二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後半邊有個山頂，走上去有二三十里。上有五位大將，一個名呼哪大王，左右兩員副將，一名雅里托金，一名雅里托銀，皆驍勇異常。還有猩猩膽元帥，旁生兩翅，飛在空中，一手用槌，一手用砢，如雷公一般。又有一個，乃高建莊，名紅慢慢，使一口大刀，力大無窮。小人句句實情，並無隱瞞。望元帥爺放我上去。仁貴一一記清在心，取出寶劍，把他砍爲兩段。上前把他衣帽剝下，將屍首撇在林中，自把頭巾除下，戴了毡帽，又把白綾跨馬衣脫落，將青布直身穿好，把自己震天弓也放在車子上，推上山來。上面小番見了說：哥哥，那上來的，好似毛子貞。那一個說：兄弟不差！看看來近寨口。又一個說：那個毛子貞，真是黑臉有鬚，這上來的是白臉無鬚，恐是個奸細，我們打滾木下去。仁貴聽見打滾木，忙大叫道：哥哥，我不是奸細，是毛子貞之子解弓上來。小番道：那個子貞爲何不解上來？仁貴道：我父親有病臥床，恐怕解弓來遲，故打發我解上來。哥哥不信，看這輪車子，可認得出的，可像毛家之物麼？小番看道：不差，若真是毛家的車子，快快進寨來。仁貴答應，走進寨門。小番道：待我們去報，你且在這裏等一等。仁貴道：曉得！小番往

總府來說將軍，寶雕弓解到了。周文道：「毛子貞解弓來麼？」喚他進來。小番道：「那解弓的不是毛子貞，那毛子貞有病臥床，使他兒子解上來的。」周文道：「那個毛子貞在此解弓，也長久了，不聞他有兒子，爲何今日有個兒子來，恐是奸細。」你須盤問明白，說得對可放他進來。小番道：「我們已經盤問明白，連車子也認清的。」周文道：「既如此，喚他進來。」小番出來道：「將軍傳你進去。」仁貴走到堂上，見周文周武，忙跪下道：「將軍在上，小人毛二叩頭。」周文道：「你承父命，前來解弓，可曉得這裏有多少大將？」叫什麼名字？說得不差，放你回去；若有半句不對，立即處死。」仁貴就將毛子貞所說言語，一一說出。周文道：「果然不差，你解來有多少弓？」仁貴道：「有四十張。」周文叫手下，打外邊把弓點清收藏了。小番答應去了，一回走來稟道：「啟上將軍，車子上點弓有四十一張。」周文問道：「你說四十張，如何多了一張？」仁貴見問，想震天弓也在裏邊，便心生一計，說道：「二位將軍，小人氣力最大，學得弓箭，善開強弓，所以小人的弓，也帶來放在車中，原不算在內，望將軍取弓來與小人。」周文周武聽了此言，心中歡喜道：「你有這個本事，快去取你自己強弓來與我看。」仁貴就往外向車子上取了震天弓進來，與周文周武觀看。周文接在手中，只開得一半說：「果然重，你試扯開與我看看。」仁貴接過弓來，連開三通，盡開扯足，喜得周文

周武把舌頭伸出道：真本事！你父毛子貞向在此間走動，爲何不會說起有這個小兒子？仁貴道：不瞞將軍，小人平日最好六韜三略，所以投師在外，操演武藝，十八般器械，雖不能精，也知一二。前月纔回家來，所以父親不會說起。周文周武聽他武藝多知，更喜歡道：我將軍善用大砍刀，你既曉得十八般器械，先把刀法，要與我看看，好不好待我教你。仁貴道：既如此，待毛二使起來。就在架上拿下大刀，在堂上使起來，顯出本事。只見刀不見人，撒豆不能近身，亂箭難中皮肉。周文周武齊聲叫好。仁貴使完，插好大刀，說：二位將軍！方纔小人刀法，可有破綻，出口不清？望將軍指教。周文周武連聲讚好道：我們刀法，都不如你。仁貴道：將軍休要謬讚，這大刀，我毛二性不喜他，所以不用心習練，將軍爲何反說不如我？太謙起來，我所最好者，是方天戟，日日當心使他，時時求教名師，比刀法還好些。周文周武道：既如此，你一發要與我看看。仁貴就在架上取下畫戟，當堂使起。他日日用慣的戟，雖然輕重不等，但覺用慣的器械，分外精通。周文道：兄弟，你看這戟法，分明是英雄大將了。周武道：是哥哥，我們的刀法，不是他的對手了。周文道：兄弟，我今留他在山，教點我們的武藝了。仁貴使完戟道：二位將軍，這戟法比刀法何如？周文道：好得多！我今與你結拜生死之交，弟兄相稱。一則講究武藝，二來

山下唐將討戰甚急，幫助我們，退了人馬，待我保奏你出仕皇家，爲官作將，你意下如何？仁貴大喜道：二位將軍乃皇家棟梁，小人是一介細民，怎敢與將軍結拜？周文武道：你休推辭過謙，我兄弟素性最好的是英雄豪傑，豈有嫌你經紀小民？就叫小番擺起香案，三人在大堂拜認弟兄，願生同一處，死同一塊；若然有欺兄滅弟，半路異心，天雷殛死，萬弩穿心，發了千金重誓，如今弟兄相稱，吩咐擺宴，三人坐下飲酒。仁貴言論兵書戰法，頭頭有路，句句是真，喜得周文武拍掌大喜，吃到三更時候，仁貴薰薰大醉起來，周文武送他到書房安歇，弟兄二人在燈下稱仁貴之能，心中也有些疑他，是大唐的奸細，坐到三更，二人到書房外，那仁貴醉猶未醒，昏昏沉沉，只道是唐營中，口內枯渴，喊叫道：那一個兄弟取茶來，與本帥來吃。周文武聽得明白，周武道：哥哥，他既是毛家之子，爲何稱起本帥？必是唐朝元帥。周文醒悟道：兄弟，一些不差，我看他戟法甚好，聞說大唐穿白用戟的小將利害，近日掌了兵權爲大元帥，名喚薛仁貴，必是他無疑。周武道：哥哥，如此，我們先下手爲強，快去斬了他，有何不可？周文道：兄弟，差矣！我們是中原百姓，飄洋做客，流落高麗，平時發願，已經不願在外邦出仕，情願回到中原，奈無機會，難以脫身。今番邦地方，十去其九，況我一家總兵，與元帥結爲兄弟，也

算難得，不如與他相通，投順唐朝，共取摩天嶺。一來立了功勞，二來隨他回中原，怕他少了一家總兵爵位，豈不兩全其美？兄弟意下如何？周武道：哥哥之言有理！如今進去，與他相通。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猩猩膽碯傷唐將 紅慢慢中戟陣亡

當下周文武，卽時推進書房，說薛元帥小將取茶來了！仁貴在床上聽見，忙起來看，見周文武吃了一驚，暗想：事露機關，我命該死了！遂跳下床，抽出寶劍說：二位哥哥進來，有何話說？周文武跪下道：元帥不必隱瞞，小將盡知，帥爺是大唐元帥薛仁貴。仁貴道：二位哥哥休要亂道，小弟實在是毛家之子。蒙二位哥哥結爲手足，豈是什麼大唐元帥？周文道：元帥放心！我們兄弟二人，是中原山西太原府人，因飄洋爲客，流落在此。今日雖爲總兵，但要回中原之心已久，奈無機會脫身。今元帥果是唐將，兄弟情願投降唐邦，隨在元帥標下聽用，共取高麗，班師回家鄉去，全了我二人心願。望元帥說明。仁貴聽了大喜道：二位哥哥請起！本帥與你們已結拜爲兄弟，患難相扶。今聞二位心願投唐，本帥也不得不講明。我果是唐朝大元帥薛仁貴，奉旨來取摩天嶺。不料此山太高，實難破取，故本帥出營閒步散悶，偶遇毛子貞解弓上山，只得將機就計，冒

名上山；誰知二位哥哥，識出真情。今哥哥願幫本帥立功，回到中原出仕，顯宗耀祖。本帥甚喜。周文周武道：元帥肯收留，末將情願在山接應。今元帥快去領人馬，殺上山來，共擒五將，以立功勞。仁貴道：我下山領兵上山，倘小番不知，打下滾木，如何抵擋？周文道：這滾木，小將不叫他打，他怎敢打下去？元帥放心，冲殺上來，決無大事。仁貴歡喜，到了明天，仍扮做毛家之子，從後寨竟下山去。周文周武聚集所管偏正牙將，曉諭投順唐朝之語。那些偏正牙將，見主將已經投順，誰敢不遵，大家整備器械，接應唐兵上山。那薛仁貴回到營中，周青衆兄弟接見，就問山上事情如何。仁貴道：兄弟，玄女娘娘之言，不可不信。如今有了機會，就把昨日事情說了一遍。衆兄弟聽了歡喜，大家通身扎束，領了十萬雄兵。仁貴當先，衆兄弟排列隊伍，隨後上山。到了寨口，周文周武接住道：元帥待末將二人詐敗，跑上山峯，你帶衆將，隨後趕上山來，使他措手不及，就好成事了！仁貴道：不差，二位哥哥快走。周文周武回馬，倒拖大砍刀，望山上亂跑。仁貴在後追上山峯。後面七員總兵，帶領人馬，一齊上山。周文周武跑近寨口，呼聲大叫：我命休矣！快快來救！小番聽見，望下一看，忙報進銀安殿去了。這座殿中，有位呼哪大王，生得面青紅點，眉若丹硃，鳳眼獅鼻，海口大耳，鬚鬚下垂，身長一丈，兩員副將，生得濃眉豹眼，

腮下幾根短鬚，身長丈餘。駙馬紅慢慢，生得紅面濃眉，圓眼無鬚，身長一丈一尺，力大無窮。元帥猩猩膽，生得面如雷公，四個獠牙，抓出在外，膊生二翅，身長五尺，利害不過。這五人皆在殿上講論兵法，忽見小番報進來說：不好了！唐將領兵殺來，二位周總兵，殺得大敗，被他追上山來了！五人聞言，定心一聽，只聽得山下喊殺連天，鼓炮如雷，問爲何不打滾木下去？小番道：滾木打不得下去。兩位周總兵也在半山中，恐傷了自家。人馬五將聽了，心慌意亂。元帥猩猩膽忙取了銅槌鐵砧，飛在空中去了。四將提刀拏鎗，各各上馬，來到寨口。呼哪大王沖先，後面就是雅里托金，雅里托銀。那周文周武假敗上山，撞着呼哪大王，說唐將驍勇，須要小心。二人說了這一句，就溜在呼哪大王背後去了，遂抵住雅里兄弟，不許放他到寨口接應。雅里兄弟見二位周總兵，把刀砍來，忙把鎗架住，四人戰在一堆。後面紅慢慢舉起版門刀，沖上來，喝道：周文周武反了！正欲回身，要取他性命，却被仁貴趕到，把戟直望呼哪大王面門上刺進來。他喊聲不好，要招架，也來不及，竟被仁貴刺中咽喉，挑落山下去了。仁貴遂沖上去，正撞着駙馬紅慢慢。他大喝道：穿白將不要走，照刀罷！提起板門刀，望仁貴砍來。仁貴把方天戟架開。二人戰了數合，只是平交。半空中猩猩膽見駙馬不能取勝，飛下來助戰。周文曉得猩

猩猩膽會飛，一頭戰一頭照顧上面，看見飛到仁貴那邊去，遂叫元帥小心，防備上面。仁貴道：不妨！那猩猩膽在上面，照定仁貴頭上打下。仁貴左手扯起白虎鞭，望上架開，遂即要打。他又飛去，望周文周武頭上打下。周文周武躲過，又往仁貴這裏飛來。如今要講周青等七人，領兵到山上，把些番兵亂砍亂殺。七人就分東西南北殺去，殺得番兵番將死者不計其數。那仁貴正與紅慢慢殺得氣虛喘喘，恰好周青趕到說：元帥，我來助戰了！提起雙劍就打。紅慢慢連戰二將，全無懼色。仁貴道：周兄弟，你與我照顧上面。猩猩膽的劍，本帥就可取勝了。周青答應，仰面照顧。猩猩膽見周青在下照顧，就不飛下，又往周文周武那邊去了。周氏兄弟與托金托銀殺了四十餘回合，刀法漸漸鬆下。忽見李慶紅王心鶴趕到，幫助二周，提刀亂砍。托金托銀雖勇，那裏當得四將，但見呼呼喘氣，要敗下來。上面猩猩膽看見，就飛下來，照李慶紅頭上擋這一鎚。慶紅叫聲：不好！竟被猩猩膽打了一個大窟洞，腦漿沖出而亡。王心鶴見了，眼中流淚，只好招架上面。猩猩膽周文周武兩口刀，又不能取勝。托金托銀那邊，仁貴周青與紅慢慢殺到一百合，總難取勝。又聞猩猩膽傷了李慶紅，眼中流淚，戟法漸漸鬆下。此時姜興霸李慶先薛賢徒王新溪殺得番兵東逃西奔，就來幫助仁貴，把一個紅慢慢圍住，鎗刺刀

砍，鏢打斧劈。那紅慢慢好不利害，把一柄板門刀，前遮到攔，左鉤右掠。仁貴叫衆兄弟，你們小心，我去幫助周兄弟挑了兩將，再來殺這番狗。就退下去。左手取弓，右手拿出一條穿雲箭，搭在弦上，照定上面猩猩膽的咽喉射去。猩猩膽喊聲：不好！把左翅一遮，傷了脖子道：阿吓！是什麼箭，傷得本帥？憑你上好神箭，除了咽喉，餘外多射不入的。今日反被蠻子射傷我左膊，摩天嶺料不能守，我也去！也就帶了穿雲箭，望西飛去。仁貴望見猩猩膽左膊中箭，被他連箭帶去，也想可惜一條神箭送他了。又催馬來戰紅慢慢叫衆兄弟去幫周文武，殺了托金托銀，再來助我。那薛賢徒姜興霸王新溪答應一聲，就來幫助周文武，把雅里兄弟亂刺亂砍。托銀心中慌亂，被王新溪刺中咽喉，墜馬而死。托金見兄弟刺死，心中慌張，被周文一刀砍去，殺作兩段。衆人大悅，一齊擁來，把紅慢慢圍住亂殺，殺得他呼呼喘氣，刀法混亂，被仁貴一戟，刺中前心，死於馬下。那些番兵，盡行投向仁貴，吩咐改換大唐旗號，大家進銀安殿，查點糧草，傳令擺酒。衆將坐席，飲至半夜，各去安歇。到了明日，薛仁貴傳令要回越虎城，周文武上前道：元帥且慢起程。未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寶石基採金進貢

扶餘國借兵圍城

周文周武道元帥！此處殿後，寶石基所出烏金子最多，請到後面去揀幾百萬，裝載車子，解去獻與萬歲，也表我爲臣事君之心。仁貴道：有這等事，快到後面去。衆兄弟遂往寶石基一看，只見滿地通是烏金，有上中下三號。仁貴傳令衆兄弟，分頭揀選上號的，准備十車，奉獻陛下，也算我們的功勞。衆兄弟聽令，各去用心揀選上號烏金。各人腰中藏得穀足。從此日日揀選烏金，我且慢表。再說元帥蓋蘇文，他二上硃皮山，求木脚大仙，又煉了九口柳葉飛刀，拜別師父下山，從扶餘國經過，借雄兵十萬，猛將千員，來到賀鸞山，見狼主說：臣下硃皮山，聞報摩天嶺被大唐奪去；又聞薛仁貴同衆將在寶石基揀選烏金，尙未班師。趁他不在越虎城，臣因在扶餘國借得雄兵千萬，猛將千員，請狼主御駕親行領兵，圍住越虎城，諒城中必無能將，臣就傳令四門攻打，倘破城池，捉住唐王，就不怕仁貴了！那時關寨可復，中原亦歸我主。莊王大悅，遂令大隊兒郎，望越虎城而來。到了越虎城，放炮三聲，把四門密密圍住。札下十座營盤，每一座二員猛將保守。蓋蘇文同偏正將保住御駕，困守東城，恐唐將殺出東關，往摩天嶺討救，所以絕住了此門的要道。今番圍困越虎城，比前番更覺利害，兵多將勇，堅堅固固，憑他神仙手段，也難退殺番兵。那城內聽見三聲炮響，太宗只道仁貴回城，喜之不勝。忽見軍

士報進來說：啟上萬歲爺，不好了！番邦元帥領雄兵數萬，困住四門，營盤堅固，兵將甚衆，請萬歲定奪。太宗聞報大驚，忙問茂公道：先生，如今薛元帥不在，倘被番兵攻破此城，怎生是好？茂公道：陛下放心。遂傳令羅通、秦懷玉、尉遲寶林、尉遲豹慶道：各帶三千人馬，保守四門城池。內多設強弓硬弩，灰瓶石子，日夜當心守城。若遇蓋蘇文討戰，不許開兵，他有飛刀利害，寧挂出免戰牌。若有番將攻打，只可緊守，決無大事。倘有一門開兵，汝四人一齊斬首。四將得令，各帶人馬，分到四門緊守。到了明日，蓋蘇文帶領偏正將，到護城河邊，仰面高聲討戰。見城內並無動靜，令軍士大罵一場，又不見動靜，只見四門挂出免戰牌。蓋蘇文見了，哈哈大笑回營，報知狼主，莊王大喜。又到明日，蓋蘇文傳令四門，各架起十二尊火炮，發五千兵圍繞護城河邊；又架起連珠火炮，打得四處城樓搖動，震得天崩地裂，齊聲喊殺，鬼哭神驚，嚇得城中百姓，男女老少，尋父覓母，抱子呼兒，哭聲不絕。街坊上紛紛大亂。太宗在殿，聽得四處轟天大砲，地上震動，渾身發戰，心中慌亂；又聽得城中百姓，哭聲不絕，驚駭異常，並無主張。茂公道：陛下勿憂。番兵攻城，雖是利害，有四位爵主，在城上抵擋，料無大事。如今陛下可差大臣，安慰百姓要緊，不可使內裏慌亂，使外將乘虛攻城矣！太宗聽了，遂命尉遲恭、程咬金往四路安

慰百姓。二人領旨，到各路安慰百姓。那百姓哭聲略略緩些。四位爵主，在四門抵擋，令三千攢箭手，向番兵颼颼的亂射。又把火炮灰瓶火箭打個不住。直鬧到黃昏時候，番兵回營，方得寧靜。自此連攻三天，人馬勞乏。太宗道：先生，番兵連珠炮利害，倘城樓震塌，城門着火，被他沖進城來，如何是好？茂公道：陛下要退番兵，須當內外夾攻，方可退得。太宗道：薛王兄的人馬，現在外邊，就可內外夾攻；但不知他幾時回城？茂公道：依臣陰陽上算來，薛元帥未必就來，必待一月方回。太宗道：依先生之言，我等君臣活不成了！茂公道：陛下如今可命一大臣，踹出番營，往摩天嶺討救。薛仁貴自然前來。太宗道：先生差了，城中數萬人馬，老少英雄，尚不敢沖殺番兵，那有一個好本事，敢獨踹出大營？茂公道：這個本事的人儘有，只恐他不肯去。若肯去，番兵包可退矣！太宗道：那一位是可去的？茂公道：陛下龍心明白，討救者，昔日掃北功臣也！太宗心中醒悟道：程王兄！徐先生保你能沖踹番營，前去討救，未知肯與朕効力否？咬金聽了，連忙跪道：臣年紀老邁，疾病滿身，況到摩天嶺，必從東門而去。蓋蘇文飛刀利害，臣若去，只恐有死無生，何益於事？太宗暗想道：先生當真。程王兄年紀老邁，怎能敵得蓋蘇文？茂公道：臣算陰陽，陛下洪福齊天。程兄弟乃是福將，蓋蘇文雖有飛刀，只好傷無福之人；有福的不能

傷他，故此臣保程兄弟前去，萬無一失。又對咬金道：程兄弟當年掃北，我保你討救，安然無事；今日保你，你爲何推三阻四？咬金道：前年掃北，番將左車輪本事低些，又有謝映登兄弟救護出營，所以無事。今蓋蘇文本事利害，又有邪法傷人，我今就去，不過死在番營，豈不誤了國家大事？茂公道：我做了一生軍師，妙算無差，豈不知蓋蘇文利害，難以對敵？但此刻謝映登在番營等了半日，又要渡你，所以我保你去討救立功，豈要害你性命？咬金聽了，忙問道：二哥果然謝映登又在營中等我麼？茂公道：當真等你。咬金喜道：既有謝映登在番營渡我，臣願往摩天嶺討救。太宗道：王兄願去，寡人有密旨一道，交與你帶往摩天嶺，討了救兵，是王兄之大功。咬金領旨一道，就在殿上裝束起來，拜辭天子，提斧上馬，同茂公來到東門，對茂公道：二哥，我出城沖殺番營，營頭不亂，你把城門緊閉，若營頭大亂，你不可閉城，防我逃進城來。茂公道：你放膽前去，我自當心在此。遂放炮開城，咬金一馬沖出城去，茂公即時把門緊閉。未知程咬金果能踹出番營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程咬金誘惑蘇文

摩天嶺討救仁貴

當時程咬金回頭一看，見城門已閉，心中慌亂，想茂公必不肯開城，又怕沖進番營，只

管探頭探腦觀看，却被營前番兵瞧見，多架起弓矢，喝道：「城中來將，要來送死麼？就把箭颼颼的射來。」咬金好不着忙，向前又怕，退後無門，心中一想也罷！干死萬死，不過一死。遂催馬上前，舉斧大喝道：「守營的休得放箭，我乃魯國公程咬金，今日單人獨馬，來踹你家營盤。快些閃開，當路者死。」冒箭冲到營前，手起斧落，亂砍亂殺。有幾個小番，做了無頭折脚之鬼。咬金沖進頭營，砍到帳房，欲踹第二座營盤，忽見左邊一聲炮響，沖出一將，青面紅鬚，手提赤銅刀跑來。咬金認得是蘇文，吃了一驚，暗想：「我命休矣！那蓋蘇文跑到面前，大喝道：『老蠻子，你有多大本事，敢來踹本帥的營盤？吃我一刀。』就把赤銅刀砍來。咬金喊叫：『我命死了！』把宣花斧用盡平生之力，往這刀一架，險些跌下雕鞍。馬多退後數十步，眼前火星直冒。蘇文又要提刀來砍，咬金大叫道：『蓋元帥，慢來！慢來！我有話對你講。』蓋蘇文把刀停住道：『你有什麼話？快快講來。』咬金善於搗鬼，在馬上欠身打拱道：『元帥請息雷霆之怒，待吾細細告稟。』蓋蘇文見他如此謙遜，亦說道：『老將軍既有話講，本帥委耳拱聽。』說得盈耳。本帥送你回城；若有一句不得盈耳，休怪本帥恃強。咬金道：『這個自然。』不瞞元帥說，我是大唐天子駕前魯國公程咬金。若說當初少年時，我的本事，頗頗有名，也曾幹過多少大事。曾在下原，分隋天子一半江山，霸住瓦崗。

城更兼斷王扛，劫龍袍，反山東，老楊林尚不敢除勦。亂隋朝的頭兒，就是我爲始。你高麗難道不聞我的大名麼？蓋蘇文哈哈大笑道：「我道你是那一個？原來就是程老蠻子，本帥也聞你名。你今來踹我營盤，若有本事，快快放出來；不然，本帥就要砍你的頭了！咬金也笑道：元帥孤家若是少年本事，還在那怕一個蓋蘇文，就是十個蓋蘇文，也不在我心上。何用善言見你？虧你做了高麗大將，將才也無一些。我邦若有心踹你營盤，比我狠些的，老少英雄也儘有在城中，難道不會興兵與你沖殺？單差我一個老將來沖你營盤？元帥，你想我老邁，馬上坐立不牢。這般行徑，可是來踹營盤的麼？」蓋蘇文道：「你既不是來沖營，到此何故？」咬金道：「孤奉有旨意一件事，要往黑風關去。奈因急促，不曾面見元帥，以借道路。今元帥既來究我，剖心直言，以告元帥。望元帥放我出營。蓋蘇文呼冷笑道：老蠻子，你休要哄我，你分明是要往摩天嶺討救去，引薛仁貴來退我的兵馬。咬金道：元帥真是英雄，心中明白，我被你猜着。實對你講，我是要往摩天嶺去討救。望元帥放我出營。蓋蘇文哈哈大笑道：老蠻子，你念頭差了。本帥若放你去，是放虎歸山，終有大害。豈我所爲？今你來這營內，管叫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本帥今日一刀，除了後患。咬金大笑道：元帥，你真非大將之才，果然不出我所料。蓋蘇文道：你所料

何事？咬金道：孤在城內，與軍師鬪口，打手掌來的。軍師保我到摩天嶺討救，萬無一失。孤懼你本事高強，此行必死在番營，不肯前來。軍師說：蓋蘇文爲了元帥，有通天本事，名揚流國山川，豪傑氣性，吃食吃硬，欺人欺強。你把這幾句善言求懇，他自寬洪大量，放你出營。孤家就對軍師說：蓋蘇文雖爲高麗大將，決不比我朝中老將，能盡爲臣大節。他是狼心狗肺，奸滑刁人，雖爲國家棟樑，到底是倭君蠻將，怎曉人臣關節？只仗自己牛刀，妖術傷人，專欺善良，最怕高強。况薛仁貴驍勇，世上無雙，蓋蘇文屢屢敗在他手。若聞薛仁貴三字，就把他魂魄提散，他豈肯放鬆我出營去勾引薛仁貴來，以害自身。今元帥欲殺我，以除後患，豈不是不出我所料。蓋蘇文聽了大怒道：本帥爲了大將，英雄好氣，人臣關節，豈有不知？你軍師言語，還可中聽，我就放你去討救，也無反悔。但你這老蠻子，言語不遜，罵着本帥，休想活命了。咬金道：我在城中，自料必死，但我死你刀下，是爲國捐軀，可惜你爲了大將，壞了英雄之名，被各國元帥恥笑，多說你懼怕薛仁貴，故把一員年老將軍殺死。若有本事與薛仁貴對敵，纔無愧爲高麗元帥。蓋蘇文被咬金說得面上無光，便大叫道：罷了！罷了！我爲一生大將，被你這老匹夫羞辱，我無能。我就斬汝，與殺螻蟻一般。叫衆將閃開一條大路，讓他去引薛蠻子來，少不得一齊

割他首級。咬金道：元帥既如此，纔算是個大將。就催馬走出營盤，望摩天嶺而去。咬金去了，蓋蘇文忙傳四門十員大將，到帥營來。你道是那十員大將，就是蓋蘇文在扶餘國借來的十員大將：飛虎大將軍張格，玉虎大將軍陳應龍，雄虎大將軍鄂天定，威虎大將軍石臣，烈虎大將軍孫祐，雌虎大將軍欒定玉，龍虎大將軍俞紹先，越虎大將軍梅文，勇虎大將軍寧元，猛虎大將軍蒯德英。十將傳到帥營，蓋蘇文道：今早有一將，沖出營去討救兵。這摩天嶺一枝人馬，是元帥薛仁貴。他本事利害，若到日必有一場渾戰。諸位將軍，各要用心保守，不可輕敵。十將應聲得令，各分四門去了。我且慢表。再說程咬金走到摩天嶺，大膽上山。行近寨口，那些軍士叫道：有奸細上山，快打滾木下去。咬金聽見大喝道：我是魯國公，有旨意在身，快報與元帥知道。軍士聽見，一邊去報元帥，一邊開關放進程咬金，就引他到山峯上，來見仁貴。仁貴出殿接進，鞠躬俯伏。咬金開讀聖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蓋蘇文統兵圍城，四面攻打，晝夜不寧。城中諸將，畏他飛刀，不敢沖殺。軍民慌亂，即日可破。朕今命魯國公程咬金，智出番營，前來討救。小王兄可速領兵，踰退番營，救朕危難。功勞非小，欽哉！程咬金讀畢，仁貴謝恩。聖旨香案供奉，就與咬金見禮。咬金問元帥在山，有何事擔擱，不見回城。仁貴道：本帥得了

摩天嶺就想回城。奈殿後寶石基，生烏金子最多，所以我領衆兄弟，日日在後面揀選上號的，兌足十車，進獻朝廷，以此擔擱。咬金這人生性貪財，聽烏金最多，不覺大喜，忙問元帥寶石基在那裏，領我去看看。仁貴就引咬金到後山，寶石基所在。咬金見各總兵在那裏擡金，他就慾心頓發，亂搶亂捧，往腰中亂藏，現出舊時本相。仁貴道：千歲且慢拾金，本帥有言告稟。咬金道：有什麼話？仁貴道：本帥欲兌完十車烏金，到城繳旨，如今只選得六車。越虎城又在危急，本帥就要連夜興兵前去。望千歲在此，把上號烏金再選四車，湊成十車。待本帥退了番兵，奏知陛下，差將來取。本帥感恩深矣！咬金道：臣之事君，人人如此，有什麼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仁貴大破圍城將

蘇文失計飛刀陣

薛仁貴連忙傳令，殿中排宴。衆人俱到了，坐席上飲酒。咬金上位，仁貴側坐陪酒。飲至三更，安頓了咬金，點一萬人馬，保守摩天嶺前後寨門，餘者多領往山脚下聽調。四下裏燈毬照耀如同白晝。偏正將齊下摩天嶺，往山脚下等候。仁貴全身披掛，往山脚下陞了帳，令周文周武領白旂人馬二萬，前往越虎城西門；令姜興霸李慶先領紅旂人馬二萬，前往越虎城南門；令王心鶴王新溪領黑旂人馬二萬，前往越虎城北門。三

路兵馬，各聽東門放起號炮，然後沖進營盤，不得有違。六將應聲得令，接了令箭，各領兵馬分路而去。仁貴傳令起兵，三聲炮響，仁貴上馬，周青薛賢徒各執兵器，隨元帥帶領二萬兵馬前進。咬金送了一里，方回摩天嶺去。仁貴兵馬，星夜趕到越虎城，東方發白，仁貴吩咐安營，埋鍋造飯。三軍飽餐畢，上馬齊望東城而來。見番營一派旌旗飄蕩，營前小番，扣定弓箭，排開陣勢。仁貴吩咐開炮，一聲炮響，四門知道，各打點沖營。仁貴舞起方天戟，一馬當先，後面人馬齊聲喊吶，冒殺上來。仁貴在前，冒着亂箭，衝到營門，把戟亂刺亂挑。番營攢箭手，長鎗手，看見白袍將利害，大家棄弓撇鎗，各各逃散。仁貴衝進番營，把座牛皮帳房挑倒，沖進第二座營頭，有偏正牙將，各把兵器向前攔住，廝殺。仁貴一條戟如蛟龍一般，番將兵器，那裏近得他身？番將招架不住，損傷墜馬，不計其數。仁貴踹到三座營盤，後面周青薛賢徒，拏起大刀，兩旁沖殺，死者甚多。東門番營紛紛擾亂。蘇文先出御營，聽得外面喧鬧，知是救兵到了，忙叫四員虎將，一齊救應。各拏兵器，隨蓋蘇文先出御營去迎敵。這裏高建莊王，與軍師雅里貞，並八員保駕將軍，一齊上馬，出營觀望。蓋蘇文的那騎馬，沖出營外，就遇薛仁貴，便大叫：薛蠻子，你救護唐王，破人買賣，使本帥恨如切齒。今又來衝我營盤，本帥與你決一雌雄，管叫你帶來。

螻蟻片甲不留。仁貴哈哈冷笑道：「你這番狗，本帥屢次把你這頭寄在頸上，不思報恩，獻表歸順，反又來侵犯城池。此一陣不挑你前心透後背，也算不得本帥利害。就把戟刺來，蓋蘇文舉刀相還。二人戰了十合，不分勝敗。左手飛虎將軍張格，玉虎將軍陳應龍，衝過來助戰。仁貴傍邊周青看見，就飛馬出來敵住，把雙劍向二人戰了十合。三人大戰，並無高下。右手趕上雄虎將軍鄂天定，威虎將軍石臣助戰。仁貴傍邊又衝出薛賢徒，挺鎗迎敵。三將戰在一傍，沒有輸贏。二位元帥戰到數十合。蓋蘇文手下戰將甚多，喝聲快上！就有二十餘員將，把仁貴圍住廝殺。仁貴雖然利害，却也寡不敵衆，有些難勝。我且慢表。再說南門姜興霸、李慶先聽得東城號炮，遂領二萬人馬，殺入番營，亂斬亂刺，砍倒帳房，殺死番兵，不計其數。衝進第二營盤，忽聽得一聲炮響，一將衝出南營，喝道：「快快下馬受殺。」李慶先喝道：「俺將軍不殺無名之將，快留下名來。」番將道：「俺乃烈虎將軍孫祐。」又一個道：「我乃雌虎將軍欒定玉。」就與二人交戰。又戰了十餘合，不分勝敗。西門周文、周武聽見號炮，也領二萬人馬，踴入番營，殺到了第二座營裏，面炮聲一響，衝出兩將殺來。周文喝道：「來將留名，你敢前來送死麼？」番將道：「蠻子聽着，我二人乃是龍虎大將軍俞紹先、越虎大將軍梅文，奉元帥將令，來拏你反賊，明正其罪。不要

走，照刀罷！四將遂大戰起來。戰了多時，不分勝負。北門王心鶴王新溪聽號砲一响，領二萬人馬，殺進番營，挑倒帳房，番兵四路奔走。忽見兩員番將，衝將過來。王新溪喝道：來將是何人？那我不殺無名之將，快留下名來。番將道：蠻子你要問我名麼？我乃勇虎將軍寧元便是。又一番將道：我乃猛虎將軍蒯德英便是。放馬過來，就把大砍刀望王新溪砍來。王新溪把鎗敵住。寧元亦把宣化斧砍來。王心鶴亦把鎗架住。四將戰在一處，一往一來，雌雄難定。那時東南西北四門大戰，喊殺連天。城上四門公子，看見城下番營內亂，哄哄鼓聲不絕，殺聲大震，知是元帥救兵已到，卽下城到銀鑾殿，奏其緣由。太宗大喜。茂公傳令衆將，快快結束，帶齊隊伍，出城接應。內外夾攻，殺那番營蠻兵，片甲不留。衆將齊聲得令，各各回營，忙忙結束。傳齊人馬在教場中等候。衆將遂到殿，聽軍師調遣。茂公先令羅通秦懷玉領兵一萬，開東門殺出接應。又令尉遲寶林程鐵牛同領兵一萬，開南門殺出，衝殺番營。又令尉遲豹慶段林二人領兵一萬，開西門殺出。尉遲恭來到北城，放炮一聲，城門大開，一馬直冲到番營，把番兵殺散，跑進第二座營盤，一萬兵混殺開去，番兵棄營逃走。尉遲恭遂殺進營頭，看見王心鶴王新溪與二員番將大戰，不分勝敗，遂縱馬上前，手起一鎗，把蒯德英挑往一邊去了。寧元看見，心內

着忙，斧子一鬆，被王心鶴刺中咽喉，墜馬而死。三人踹入番營，喊殺連天。番兵逃亡，北門營盤多倒。西門尉遲豹慶段林，領一枝人馬，冲出城來，殺到番營。看見周文周武大戰二將，不定輸贏。豹慶把鎗一挺，揀過落空所在，挑將進去，把俞紹先鎗刺後背，死於馬下。梅文看見，喊聲不好，被周武攔腰一刀，砍爲兩段。四將遂分左右，把番兵亂砍亂刺。番兵死的死，逃的逃，西門營盤一齊倒了。南門尉遲寶林程鐵牛帶兵冲出城來，殺入番營。見李慶先姜興霸與二員番將交戰，不分勝負。程鐵牛縱馬上前，手起開山斧，把欒定玉連頭頸劈到屁股。孫祐看見，又苦又慌，被李慶先一刀，將頭砍落塵埃。遂把番兵亂殺，番兵四處逃命。南門帳房，踹爲平地。三門所殺番兵，不計其數。四下哭聲大震，紛紛逃走。唐朝人馬，緊緊追趕。東門秦懷玉羅通領兵冲出，殺至番營，兩條鎗如蛟龍一般。番兵不敢攔阻，讓二將直踹至番營。看見蓋蘇文，同偏正將圍住薛仁貴，廝殺。又見左右兩旁，殺聲大震。羅通一馬衝到番營，見二將戰住周青，番將漸漸剛強，遂一馬衝出，手舉梅花鎗刺進去，把陳應龍刺死馬下。張格見了，魂不在身，被周青把鐵錘照頭一打，可憐一員猛將，腦漿裂出，死於馬下。右手秦懷玉，見二將戰住薛賢徒，縱馬上前，提起提爐鎗，把石臣刺落馬下。鄂天定見了，心中一慌，被薛賢徒一鎗刺中咽喉。

跌在蓋蘇文圈子內。嚇得他心忙意亂，被懷玉羅通周青賢徒上前，不是鎗挑，就是鏢打。二十餘員將，逃走無多，盡皆陣亡。遂把蓋蘇文團團圍住，殺得他呼呼喘氣。蓋蘇文自思難勝，若不用法，必遭其害，就把赤銅刀往周青鏢上一披。周青馬退後一步，被蓋蘇文把馬一偏，縱出圈子，遠了數步，念動真言，一手挽訣，一手揭開背上葫蘆蓋，一道青光，飛出一口三寸柳葉刀，直望那唐將頂上落來。仁貴看見，急取震天弓穿雲箭，對青光射去。一道金光，冲散青光，空中一響，飛刀化爲塵灰。薛仁貴把手一招，箭復回手。蘇文就把手一招，口內連連飛起，一陣陣青光散處。仁貴也把神箭一齊射去，萬道金光一冲，把八口飛刀，盡化爲灰塵，就把手一招，收回穿雲箭，藏好震天弓，執戟在手。五將一齊趕上。蓋蘇文見飛刀已破，料不能成事，大叫薛蠻子，你屢次破我仙法，今番與你勢不兩立，把刀殺來。仁貴開戟戰住，四將團團圍住，廝殺。殺得蘇文偏身冷汗，刀法漸漸慌亂，被薛仁貴一戟，就分心刺來。蓋蘇文只顧招架畫戟，不防羅通一鎗，劈面門刺來。蓋蘇文把頭一偏，耳根上著了鎗，鮮血直淋，疼痛難忍，心內著忙，肩膀上又被周青打下一鏢，遂用全身氣力，望薛賢徒砍來。賢徒措手不及，被刀尖在肩上礙着，負痛一閃，被蓋蘇文跳出圈子，飛跑去了。五將在後追殺，高建莊王同軍師雅里貞在營前

望見拍馬就走。衆番兵看見元帥大敗，一齊逃走。唐朝人馬齊齊殺上，殺得那番兵番將拋盔卸甲，四散逃命。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殺到二十里，屍骸堆積如山。薛仁貴傳令鳴金收兵。衆將聽見鑼響，各各收兵回城。那蓋蘇文見唐兵已退，吩咐扎營。高建莊王嚇得魂飛魄散。蓋蘇文查點士卒，損折六萬餘千，偏正將士共傷八十七員，旋就進御營，奏說損兵折將之數。莊王嘆道：「這番大敗，非同小可，也算天絕我高麗了。」蓋蘇文道：「狼主放心，臣今有一法破他，未知蘇文什麼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扶餘國二次借兵 珠皮山播弄神通

莊王道：「你有何法破他？」蓋蘇文道：「臣所懼者，惟薛蠻子。臣今再上珠皮山，請我師父前來，擒了薛仁貴，這城卽破矣。」莊王大喜道：「事不宜遲，你快快前去。」蓋蘇文辭駕出營，往珠皮山去。我且慢表。再說唐將退回越虎城，齊到銀鑾殿，俯伏奏說大端番營之事。太宗大喜道：「皆王兄們之大功勞，卿等平身。」當時太宗不見了程咬金，心內大驚，忙問薛王兄。程王兄爲何不見？仁貴就把留咬金在那摩天嶺，揀取烏金之事，細細奏明。太宗大悅，命尉遲恭速往摩天嶺，解那烏金來繳旨。敬德領旨往摩天嶺去。到了次日，尉遲恭程咬金同解十車烏金到殿繳旨。天子降旨，把烏金八車，令光祿寺備排筵宴，慶賀。

諸將功勞。諸將飲至日落方回，各營安歇。明日仁貴陞帳，令副將四員，領兵五千，往守摩天嶺，按下不表。再說蓋蘇文上了珠皮山，請了木脚大仙，又往扶餘國借兵，奔國主張大王道：「蓋元帥你屢敗於薛仁貴之手，今日大仙親自下山，扶助高麗社稷，此番出去，薛仁貴必擒待孤親領人馬，與元帥一同前去，共退唐兵。」蓋蘇文稱謝，張仲堅就點起雄兵二十萬，三聲炮响，即時起行。及到了高麗，將進御營，高建莊王聞報，出營遠遠迎接。張仲堅連忙下馬，與莊王攜手，入營施禮，分賓主坐下。當駕官獻茶畢，莊王道：「孤被薛仁貴所破，屢次損兵折將，今沐王兄來匡扶孤，不知何以報此大厚德？」張仲堅道：「王兄是首國之君，今天朝有兵侵犯，理當親來扶助，何德之有？」如今蓋元帥請仙人下山，扶助社稷，薛仁貴雖勇，亦即日可擒，王兄不必介意。說話之間，木脚大仙同元帥，進入御營說：「狼主在上，貧道稽首。」莊王一見大喜道：「大仙親身來了。」孤居守越虎城，被天朝起大隊人馬，前來征勦，邊關人馬，十去八九，事在危急，幸得大仙親來救護，孤家深感厚恩。木脚大仙道：「貧道已入仙界，不入紅塵。奈我徒弟，二次上山煉就飛刀，俱被薛仁貴破去，因此貧道憤憤不平，所以動了殺戒，下入紅塵，來助狼主，去傷薛仁貴。」莊王大喜，設宴款待大仙。次日元帥問大仙：「今日興兵前去，還是困城，還是怎樣？」大仙道：「此

去不用困城，竟與他交戰。貧道擒了薛仁貴，就要回去。元帥點起人馬，同大仙望越虎城來。不及半天，早到東門，離城數里安營。次日清晨，擺列隊伍出營。蓋蘇文在營前掠陣，木脚大仙攙開坐騎，到護城河邊，大叫道：「城上的，快報薛蠻子得知，叫他快快出城，與貧道打話。」城上軍士見了，連忙報入帥府。薛仁貴聞報，即領衆總兵上城，望下一看，只見那道人面如紫色，長臉夾腮，黑濃眉，赤豆眼，鼻直口方，兩耳沖尖，海下無鬚。仁貴看了，對衆總兵道：「兄弟，本帥看這道人身軀軟弱，敢來討戰，諒必邪術傷人。待本帥親自出馬，會他一會。」兄弟們隨我到城外掠陣助戰。衆總兵道：「是！遂放炮開城。」衆總兵在吊橋觀望。仁貴一馬沖上前來。大仙看見，來將穿白用戟，就問道：「來者可是薛仁貴？」仁貴道：「然！你是何方妖道？請本帥出城，要怎麼？」木脚大仙大怒道：「誰是妖道？我乃珠皮山木脚大仙是也！我入仙界，不落紅塵；因我徒弟蓋蘇文，屢煉飛刀，被你所破，故此貧道動了殺戒，下落紅塵，特來會你。可知貧道本事利害麼？快快投順，饒你性命；若有半句支吾，貧道砍來分爲兩段。」仁貴哈哈大笑道：「你這妖道，擅敢亂言，藐視本帥，我觀你好好回山，免受大患；若執意敢與本帥比論，可惜你數載修煉，一旦傷我戟下，悔之晚矣！」木脚大仙把劍望薛仁貴砍來，仁貴把戟鈎開。二人戰了十合。大仙本事平常，

那裏敵得薛仁貴，一時劍法鬆了，就把口中一噴，吐出杯口粗細一粒紅珠，望仁貴面門打來，光華射目。仁貴目已昏亂，看不明白，把頭一低，正打中在額角，中的無情鐵子。此鐵乃是二龍搶珠，一面小小鏡子，不想這打得重了，連鏡子嵌入皮肉，七八分深，鮮血直冒，喊聲疼殺我也！在馬上一搖，翻落塵埃。大仙把口一張，紅珠仍收口內，仗劍縱馬，要傷仁貴。周青見了，大叫妖道！休傷我元帥！迎住道人，飛馬舞劍，斫殺薛賢徒。趕上前來，救回元帥入城，來至帥府安寢。在床鬆了包巾，把藥敷好。那曉得仁貴昏迷不醒，止有一線之氣，在他胸中。薛賢徒著忙，急到銀鑾殿，奏說此事。太宗大驚，忙問茂公：何法救元帥？茂公道：陛下放心。此是妖道，口中精華，打中毒氣，捶心無藥可救。那陣上還有何人開兵，速速鳴金收軍，掛出免戰牌，保護此一城池，再作道理。三日後就有救星下臨。太宗聞言，心內稍安。薛賢徒聽了軍師之言，忙到東城，把金鑼敲動。外面周青與道人戰不上八九合，只聽城上鳴金，就鬆下雙劍，轉馬回城，緊閉城門。薛賢徒吩咐高挂免戰牌。木脚大仙見了，哈哈大笑，回進帥營。蓋蘇文接到裏面，大仙道：你屢次失利，稱贊仁貴之能。我今日交戰，不上半日，就送了仁貴性命。蓋蘇文道：仁貴方才被師父打落下馬去，明明唐朝將救回，未傷性命。怎說已送了殘生了？大仙道：你有所不知。我

口中有一顆寶珠打去，不中就罷；若中了他，憑他有甚麼神仙妙藥，也不得到第四日。蓋蘇文聞言大喜，就求師父且慢回山，以助高麗，取中原天下。大仙道：我今下山，開了殺戒，原有心輔佐狼主，取中原天下，然後回山。蓋蘇文大喜，吩咐擺酒款待。到了次日，大仙出營到城下，喝叫大罵討戰。唐將只是不理。到晚回營，蓋蘇文道：師父，今唐將閉城不戰，何日得破此城？大仙道：今看城上免戰牌高挂，唐將十分懼却，待三日後，絕了仁貴性命，然後四門架起火炮攻城，不怕他君臣走那去。蘇文大喜，日日營中飲酒不表。到了第三日，香山老祖門人李靖，正坐蒲團，忽然心血來潮，遂掐指一算，知白虎星官有難，卽架風雲，來到越虎城，按落帥府。周青看見空中落下一道人，吃了一驚，大喝：妖道何來？快些拿下。李靖道：周青休要莽撞，我乃香山老祖門人李靖是也。今見薛仁貴有難，特來救他，快報進去。周青聽了李靖二字，倒身下拜道：原來是恩仙，小將不知。今日薛元帥臥床不起，請恩師同進去看視。李靖同周青走到床前，揭開帳來，見仁貴額上傷痕，知是硃皮山這妖道作怪，忙取葫蘆中仙藥水，搽敷傷處。又取一粒丸藥，將湯灌入口中。登時覺肚腹中響了三聲，仁貴悠悠醒轉，說：呵呀！好悶人也！兩眼睜開，身中爽快，坐起床上。周青歡喜，叫聲：元帥！李恩師在此救你。仁貴見李靖坐在旁首，卽下

床整頓衣冠，拜伏在地道。沐恩師屢次救薛禮性命，無恩可報。吩咐擺齋款待。李靖道：不必設齋，貧道久已不食烟火。因硃皮山妖道在此橫行，故下山收服妖道，以除大患。薛仁貴大喜，連忙傳令擺隊出城。遂引衆總兵隨李靖來至東城，放炮開門，人馬沖出。只見李靖手無寸鐵，惟有拂塵一柄，飄飄然步至番營，喝道：營下的，快報與硃皮山妖道得知，叫他早早出營會我。小番看見，連忙報進營來，叫聲：元帥，唐邦也有一個道人在外面請大仙打話。蓋蘇文與大仙聞報，就上馬出營。大仙拏劍衝出陣前。李靖喝道：來者硃皮山龜靈洞道友，可認得貧道麼？木脚大仙聽叫龜靈洞三字，不覺大驚，暗想：龜靈二字，是我暗名，憑他相交道友，得愛徒弟，也不知我暗名。這個道人，怎麼得知？遂問道：道友！何處名山？那方洞府？有何高見，敢來會我？李靖冷笑道：我乃香山老祖門人。李靖便是。那高建莊王不過是外邦之王，蘇文雖有本事，只好鎮壓番邦海島之君。理該年年進貢中國，歲歲來朝。君王才是。如今他橫行無忌，倚仗道友九口飛刀，傷害上邦名將，已逆天理。上蒼判定，不久死於薛仁貴之手。今聞道友精華珠，打傷仁貴，幸貧道得知，救他性命，不然，一旦歸陰，誰除蘇文大患？此罪却歸道友，只怕難上仙山，修其正果了！爲此特請你出來相告，休要助惡，逆違天理。速速回山，可免災殃。木脚大仙聽

了，口雖不言，心內著忙；但被他羞辱，不好意思，便大喝道：李靖，你仗香山老祖之勢，欺負貧道無能。我是截教，法力也不弱於你，快進前來，吃我一劍。就劈面砍來。未知李靖如何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香山弟子破妖法 唐國元戎擺陣圖

李靖見大仙把劍砍來，遂把手中拂塵，望劍上一拂，大仙手便震痛，仗劍不牢，落於地下。李靖大步上前，大仙把口一張，就噴出一顆紅珠，精華射目，望李靖面門打來。李靖把拂塵輕輕一拂，這顆紅珠落於地，拾起來藏於懷中。大仙一見紅珠收去，嚇得面如土色，慌忙下馬，拜伏在地道：大仙！可憐弟子數千年修煉苦功，得受此珠。今一旦被大仙收去，難成正果。望大仙還珠復收，感恩不淺。今回山不敢亂爲了！李靖哈哈大笑道：我方才勸你，你偏偏不聽。今哀求我，事已遲了。若要還珠，快快變原形來。木脚大仙聽了，心中懊悔，要此紅珠，無可奈何，只得現了原形。乃是一個烏龜，受日月之精華，採天地之正氣，修成這顆紅珠，才煉人形。今被李靖猜破，見他現形，把符咒畫在龜背。要復人形，且待五千年之後。李靖說：孽畜！貧道助你風雲一陣去罷！你若要望還此珠，便賞你刀。那龜精想哀求無益，便借風雲而去，無踪無影，引得兵將一齊大笑。蘇文氣得面

如土色，來取李靖。仁貴一見，把戟上前迎住。蓋蘇文心生一計，說：俺本帥刀法實不如你，交戰無益，待本帥擺一個陣圖，汝能識得否？仁貴笑道：由你擺來，自當破你陣圖。蓋蘇文就調數萬番兵，分開五色旂旛，登時列成一陣。蓋蘇文就走出陣道：薛蠻子，你爲元帥，可能識此陣否？仁貴看了，哈哈大笑道：此乃一字長蛇陣，我邦小小孩童，也曾識得，待本帥領兵，從七寸中殺得進去，管叫小番散了此陣。又說道：薛蠻子，你既然識此陣，本帥還有異陣，擺與你看。就分開旂號，頃刻演成一陣，叫聲：薛蠻子，你可識此陣否？仁貴看了道：此是三才陣。陣稍用三隊人馬，從紅白黃三門旂內殺入，此陣立可破矣！蓋蘇文見仁貴又識破，叫散了三才陣，又復分別旂旛，再擺一陣。仁貴看了微微冷笑，叫道：蓋蘇文，你有何奇異之陣，把這千年古董之陣擺出來。本帥在天朝爲帥，凡兵書陣法，看得精熟，這十座古陣，你也不要擺了！我念與你聽：第一坐一字長蛇陣；第二坐二龍取水陣；第三坐天地人三才陣；第四坐四門斗底陣，就是你擺在此的；第五坐五虎攢羊陣；第六坐六子連芳陣；第七坐七星斬將陣；第八坐八隊金鎖陣；第九坐九曜星官陣；第十坐十面埋伏陣。這十坐古陣，何足爲奇？今本帥學了一陣圖在此。你若識此陣，算你是個能人了。蘇文道：既如此，你可擺來看看。仁貴調了七萬人馬，自執五色

旂號不多時擺下一個陣圖，仁貴在門旂下，大叫：蘇文，本帥擺這陣，你可識否？蘇文擡頭一看，但見此陣，好不奇異，十分利害。有詩爲證：一派旂幡風捲飄，金鱗萬個放光毫；刀鎗一似千層浪，陣圖九曲像龍腰。炮聲行走金聲歇，不怕神仙陣裏逃；五色旂下頭伸探，露出長牙數口刀。二對銀鎗分左右，當爲龍眼看英豪；雙雙畫戟爲頭角，四腿東西攢箭牢。二十大刀分五爪，後面兵鎗擺尾搖；蘇文那有神通廣，不識龍門魂膽消。蓋蘇文見此陣，擺得奇異，口呆目定，暗想：我兵書陣法，看得多多少少，此陣從來不見，便大叫道：薛蠻子，看你擺此陣，明明是欺我番邦，又將這長蛇陣，擺得七顛八倒，疑惑本帥不知你假造的什麼陣？仁貴哈哈大笑道：蓋蘇文你既道我這陣是杜造的長蛇陣，擺齊來須待三日之後，你敢興兵破我這陣麼？蘇文道：開兵破陣，是本帥分內事。容汝三天擺完全了，待我興兵破你。說罷回營。仁貴傳令，散了龍門陣，又點起雄兵十萬，調出城來，共十七萬兵，安營在城外，安得堅固。是晚薛仁貴同八員總兵，在城飲酒。薛仁貴道：衆兄弟，本帥想蓋蘇文想破我龍門陣，是他命該絕了！我前番在中原探地穴，曾受玄女娘娘法旨，說要收復青龍，一十二年可平靖矣！今算起來，足足一十二年了！待三日後，龍門陣中，多要用心擒捉，成功班師，我九人功非小矣！八人道：我等俱聽哥哥

號令立功標下。飲到半夜，各回營帳安歇。次日清晨，仁貴令二將對番營，高搭五座龍門，不消半日完成。到次日排開隊伍，扯起營盤，旌旗招轉，內按五色冲天大纛，旌領隊分班。仁貴執旂，一面引兵，分攏四面，入營鳴鑼擊鼓，調東南，按西北，頃刻擺完。到第三天，仁貴在陣內，用了暗計，四圍長鎗劍戟，火炮火毬，架起八員總兵，分四門而立。中門薛仁貴，手執白旂，對番營叫道：「快叫蓋蘇文出營看陣。」營前小番將此言飛報入營。蓋蘇文同二位大王一齊上馬，出營觀看。見這陣有五座門戶，鎗刀劍戟，密密圍緊，旌旗排列，戰鼓叮咚，說不盡威風凜凜，但見其殺氣騰騰。蓋蘇文見前日不完全的陣，隨口應承，說破得此陣，如今見了這坐完全陣圍，誇口明日興兵。呆了半個時辰，方才開口道：「薛仁貴，你既擺此陣圖，本帥明日興兵來破罷！遂回營去。」到了明日五更時候，仁貴升帳，衆將侍立兩旁聽調。薛仁貴令羅通、秦懷玉領兵五千向西去，離陣四五里；王心鶴、王新溪領兵五千向南去，離陣四五里；周青、薛賢徒領兵五千往北去，離陣四五里。六將應聲得令，各領兵馬，暗暗前去埋伏。仁貴發遣三路兵畢，遂令扯開帳房，排開龍門陣，按定當陣門二將，令姜興霸、李慶先守住左首二門，周文、周武守右首二門。仁貴執紅旂一面，守住中門，走出走進，演此活陣，等候破陣擒將。此言慢表，再說蓋蘇文也。

是五更起身，衆將站立聽令。蓋蘇文心下躊躇暗想：這陣不知何名，擺上幾天，他擺得甚奇怪，叫我怎生遣兵調將，將何令發使他進陣，怎樣破法？想了許久，無計可施，不敢發兵調將，去破他異陣。此時天色清朗，高建莊王同扶餘國張大王，帶御林軍出營，看元帥發兵破陣。只見營前是自家人馬，不見元帥動靜。遂令元帥出營破陣。蓋蘇文來到御營，說狼主召臣前來，有何旨意？莊王道：元帥你看唐朝陣中，殺氣騰騰，稱威耀武，爲何元帥不發兵遣將破他，反是冷冷冰冰，坐在營內，豈不長他們志氣，滅自己威風麼？蘇文奏道：臣看唐朝所擺之陣，書上無載，十分奇異，不知從何門而入，從何路而出？又不知遇紅旂而殺，還不知遇白旂而跑，所以躊躇未決，不敢點兵提將去破他陣。莊王道：元帥，他擺有五個門戶，必發五標人馬，進他陣門。蓋蘇文道：進兵自然從五個門戶而入，但五路一直到尾，還是內有變化，分成亂道，迷失中心。那時不是生擒，就是肉醬了。莊王大笑道：若是這等講，歇了不成？蘇文見莊王取笑了他，只得無奈，點起人馬十五萬，五員戰將，分調五路進兵。聽號炮一響，一齊衝入。令孫福、焦世威帶兵五萬，衝左首二門；令徐昶、杜印領兵五萬，衝右首二門。四將答應去訖。蓋蘇文手擎赤銅刀，領兵五萬，從中門殺來。號炮一起，左首孫福、焦世威殺上陣門，裏面姜興霸、李慶先敵住。

戰不數合，唐將回馬，望陣中而去。孫福焦世威追進陣中，忽聞鳴鑼一響，火炮火箭亂放，打得五萬番兵，不敢近前。欲出陣門，無路走出。二員唐將，望綠旂而去。忽一聲炮響，兵馬一到，二員唐將，影跡無踪，四下裏盡是刀鎗來往。二將在中心亂斬亂刺。未知二人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蘇文誤入龍門陣 仁貴智滅高麗帥

那孫福焦世威被圍陣內，回頭一看，前後受敵，心中著忙，叫救不應，敵不得刀山劍嶺之危，竟爲肉醬而亡。那姜興霸李慶先有暗號，望從綠旂引走，轉出龍門外去了。右邊徐青杜印領兵，衝到陣門裏面。周文周武接住，廝殺一陣，唐將詐敗入陣。徐青杜印不知分曉，趕入陣中。忽聽一聲鑼响，陣門就閉，火炮火箭亂放，五萬人馬在後者，逃其性命；在前者飛灰而死，不得近前。徐杜二將，追殺唐將，望白旂而去。忽聽一聲炮响，二員唐將，不知去向。前路不通，後路擁塞，眼前多是鞭劍鋼棍，前後亂打。二將抵擋不住，心內一慌，被亂軍殺死。周文周武轉出龍門陣去，接應別將，我且慢表。單說蓋蘇文拍馬至陣前，大叫道：本帥來破陣也！仁貴把戟出陣，說：蓋蘇文，你敢入我陣麼？吃我一戟。望蘇文直刺，蘇文把刀敵住。戰不數合，仁貴拖戟進陣。蘇文趕進陣中，外面火炮一起，中

門緊閉，龍頭上紅旂一搖，練成十二個火炮，四面打起。連後尾接應，連珠炮响，震得山崩地裂，煙火衝天。打得五路番兵，頭焦身喪，止剩數百殘兵，逃回番營。高建莊王見陣圖利害，有損無益，元帥入陣，不知存亡；又見陣中火炮不絕，恐防打來，遂傳令扯起營盤，退下十里扎住，只留蘇文一人在陣中追仁貴。不一時，鑼响三聲，列出數路，引蓋蘇文到陣中，薛仁貴忽然不見。前後无路，亂兵圍住，刀鎗劍戟，密密殺來。殺得蓋蘇文，呼喘氣。又見黑旗一遙，擁出一層攢箭手來，照住蓋蘇文，紛紛亂射。蘇文心慌意亂，刀法雖精，亦難招架；身上中箭，共有七條，刀傷眉尖，鎗中眼根，棍掃左腿，鏑打後心。這番蘇文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叫救不應，偏身著傷，暗想：此刻不走，性命休矣！把鋼刀挫緊，用力一迸，殺條血路，往西直衝出陣去了。仁貴見蘇文逃走，忙令散了龍門陣，帶四員總兵，在後追殺。蘇文望西邊走了四五里，忽聽樹林中一聲炮响，羅通、秦懷玉領兵衝出，大叫：蓋蘇文往那裏走？我奉元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還不下馬受縛？蘇文一見大驚道：我命休矣！便回馬向南而走，又聽樹林中炮聲一响，衝出王心鶴、王新溪領一支人馬，急急殺來，大叫：拏了蓋蘇文，不要放走。蓋蘇文心中愈慌，急回馬望北而逃，又見樹林中一聲炮响，周青、薛賢徒殺出來。蘇文見三路伏兵，殺到無處可逃，只得向東拚

命的奔跑。不料薛仁貴正在東邊，看見蓋蘇文緊緊追去，喝道：蓋蘇文，你惡貫滿盈，違逆天數。這次命已該絕，還不早早下馬受死，却往那裏走？如今不怕你飛天上去。豁喇一路追來。蓋蘇文只得奔走，離了五十里，往前一看，但見波浪滔天，江水滾滾，並無陸路，心中大悅，暗想：如今性命得保，就把混海駒望水中一跳，四足踏在水面，搖頭擺尾。蘇文回顧在海上，望仁貴哈哈大笑道：薛蠻子，你枉用心機，如今不能奈何我了！本帥有這匹龍駒寶馬，可以海面行走，諒你中原，焉有寶馬？你若下得海來，本帥把首級割與你；你若下不得海面，去罷，不必看著本帥。仁貴立馬在岸上，聽了微微冷笑道：蘇文，你笑本帥沒有寶馬，下不得海面麼？我遍要下海，取你之命，把賽風駒一縱，跳下海來，四蹄毫毛散開，立在海面，四蹄奔走，比蓋蘇文的馬更速。蘇文見了大驚，遂拍馬立定，叫道：薛元帥，我與你往日無仇，不過是二國交爭，各衛其主，所以有這番殺戮。今我敗下海來，願獻高麗，與你立功，也不爲過。難道我一條性命，不肯放鬆，又下海來取我首級麼？仁貴道：非本帥要你性命，不肯放鬆，只是你自己不是，不該下戰書到中原，得罪天子。天子恨你切齒，牢記在心，包在本帥身上，要你這顆首級。我不得不取汝性命了！蓋蘇文聽了這話，心中懊悔無及，大嘆一聲罷了罷了！此乃天數判定，該應傷於你。

之手了與你這頭罷！遂把赤銅刀，望頸項上一刎，頭落在水。仁貴把戟挑起，掛於腰中。見蘇文頸上呼一道風聲送起，顯出一條青龍，望着仁貴，把眼一閉，頭一答，竟望西方而去；鮮血一冒，身子落在水底。這匹坐騎，遊水前去投別主。仁貴得了蘇文首級，滿心懽悅，跳起岸上，同衆將轉回唐營，把蘇文首級，掛在旂上，打從番營前經過。有小番看見元帥首級，掛在旂上，連忙飛報進御營去。仁貴回到越虎城，安頓了三軍，入殿奏道：陛下，臣擺龍門陣，殺傷番兵番將甚多，把蓋蘇文追落下海，勒逼其頭。他已自刎，現取首級，在此繳旨。太宗聞奏大喜，降旨把首級，號令東城。又傳旨意，命仁貴明日興兵，把莊王擒來見朕。仁貴領旨，到了次日，欲點人馬去捉莊王。徐茂公道：元帥不必興兵，莊王卽刻就來降順了。仁貴依軍師之言，果不發兵，按下不表。再說莊王在御營聞報，蓋元帥已死，放聲大哭道：孤家自幼登基，稱一國之王，近被天朝興兵征勦，關塞盡失。今蓋元帥歸天，料不能再整高麗，復還故土，有何面目再見於人世，不如自盡了罷！扶餘國王張仲堅忙勸道：王兄何必如此？今王兄這番大敗，皆由蓋蘇文得罪天子，惹此禍端。今蘇文已亡，王兄何不獻表稱降，免了死罪，再興社稷，有何不可？莊王道：大唐天子，跋涉多年，才服我邦，豈肯容孤家再興社稷？張仲堅道：王兄不妨！唐天子乃仁德之君，

決不復圖這裏世界。王兄肯獻降表，待孤與你往見唐天子，說盟便了。莊王大喜，就寫降表，付與仲堅。仲堅出營上馬，望越虎城而來，到了東門，望城上叫道：軍士聽着，快報與唐天子得知，說扶餘國王張仲堅，有要事見萬歲。軍士入奏。太宗聞報，令宣進來。軍士領旨出朝，開了東門，放扶餘國王進城，入朝俯伏奏道：天朝聖主在上，臣扶餘國王張仲堅朝見，願我主聖壽無疆。太宗道：王兄見朕，有何奏章？仲堅奏道：因高建、莊王追悔前失，願獻降表，不敢自達，託臣代奏。今降表在此，請聖上龍目觀瞻。太宗命近侍取上來。近侍領旨，接上來，擺在龍案上。太宗細看，上寫道：高麗國罪臣莊王頓首朝拜天朝皇帝陛下，臣不才，誤聽蓋蘇文，冒犯天顏，致我王親來問罪。臣誤聽衆臣誑言，藐視聖主，縱士作橫，以致這場殺戮，使文武慘亡，屍骸暴露，臣之罪也。萬死何辭！然臣實無欺君之心，陛下龍心明白。今望陛下恕臣之罪，容臣復興社稷。臣感戴不盡，情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再不敢侵犯。望聖主容納，深感仁德者矣。太宗看表畢，十分歡悅，准其投降，收下降表。仲堅謝恩，回番營報知莊王。次日太宗留人馬三十萬，偏正將八十員，降旨一道，使使臣送到莊王帳前，掌管高麗，重興社稷。又降旨選定吉日，班師回朝。到了吉日，薛仁貴統兵出城，文武大小官員，在外伺候。太宗出殿，上了驢驕馬，到了城外。

宰殺牛羊，祭旂已畢。太宗親奠御酒三杯，衆將拜旂過了，正欲起行，忽見高建莊王同張大王飛騎而來，拜伏在地，說：「聖主班師，臣無物進獻，特貢金銀二十四車，略表臣心。」太宗大喜，收下金銀，吩咐各守社稷，不消遠送。二王叩首謝恩，各回本國。莊王復興高麗，傳下子孫，再不敢侵犯中原。這是後話，不細表。未知太宗班師作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唐天子班師回朝 張士貴欺君正罪

當下放炮三聲，大隊人馬隨駕而行。一路上登山涉水，百姓捧香迎接聖駕。登州府地方官忙忙迎接御駕，入城安歇。連發三騎報馬往長安報知。次日太宗離了山東，穿州過府，行了數日，已到長安。殿下李治同魏徵百官出城迎接。薛仁貴令三軍屯紮外教場，與衆將同太宗進了光大門。但見城內百姓家家戶戶掛燈結彩，迎接聖駕。太宗上殿，身登大位。李治忙上前朝過，魏徵同衆大臣一一朝參。然後仁貴同衆大臣俯伏朝駕。太宗傳令宰殺牛馬，令元帥帶衆將往外教場祭奠旂纛。元帥奉旨祭奠，犒賞三軍，傳令散隊回家。衆軍歡喜，各回家鄉。真正夫妻再聚，子母重圓，不必細表。再說太宗命光祿寺大排筵宴，欽賜功臣。飲至二更，天子入宮，諸臣回府，各各母子相見，夫妻會合。

薛仁貴與衆總兵，自有衙署公館，家將跟隨伏侍。當夜衆將懼心，惟有陣亡衆將，家中悲傷哭泣。次日早朝，太宗降旨下來，所有陣亡衆將，令在教場設壇追祭，拜七日七夜經懺。又一日太宗升朝，文武朝拜畢，太宗降旨，取天牢叛賊張環父子女壻六人，出來對證。武士領目前去，不多時，張環女壻六人，拏到，俯伏階前。太宗見他六人，披枷帶鎖，赤足蓬頭。徐茂公叫去了枷鎖。尉遲恭將功勞簿揭開，仁貴連忙俯伏金階。太宗喝問道：張環，朕封你三十六路都總兵，二十七路總先鋒，父子翁壻，多受王封，也不虧負於你。你不思報恩，反生惡計，逆旨欺君，將應夢賢臣，埋沒營中，竟把何宗憲搪塞，惑迷朕心，冒他功勞，幸虧天意，使君臣相會。今日由高麗奏凱回朝，仁貴現今在此，你還有何辨？張士貴泣道：陛下在上，此事冤枉，望我主省察。臣受國恩，殺身難報，怎敢欺君？前番月字營內火頭軍，實叫薛禮，並無手段，也不會使鎗弄棍，開兵打陣，何爲應夢賢臣，功勞冒稱？已有？況且開關得塞，一切功勞，皆臣壻何宗憲所立。今仁貴當面在此，臣從來未有會面，怎陷臣匿賢？臣所來以不奏明，反加逆旨之罪。這等冤屈，臣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仁貴大怒道：好個刁巧奸臣！你既言何宗憲甚多功勞，你且講是那幾件。士貴心中一想，說道：第一功是天蓋山，活擒董達；第二是山東探地穴；第三是四海龍神免朝。

第四是獻瞞天過海之計，却忘了龍門陣，做平遼論二功，竟說第五箭射戴笠逢；第六飛身直上東海岸，又忘記了奪得沙灘，取思鄉嶺二功，竟說三箭定天山，箭中鳳皇城。鳳皇山救駕之事，盡行失落，竟說病挑安殿寶，奪取獨木關，就住口了。仁貴道：這幾功，就算是你女婿何宗憲的麼？張環道：自然是我們的功勞。薛仁貴道：虧你羞也不羞，分明替我說了這幾功。你婿在高麗，無毫末之力，冒我許多大功。今日我與你對面在此，還在萬歲駕前強辨。薛仁貴功勞也多，你那裏一時記得清楚。你可記得在登州海灘上，傳我擺龍門陣，又叫我做平遼論。既上了東海岸，金沙灘，思鄉嶺，難道就飛過去，何忘記了這二功？還有冒救尉遲恭千歲，奪囚車；還有鳳皇山救駕，割袍幅，可是有的麼？爲什麼落了這幾樁功，不說出來。尉遲恭大叫道：呵！張環，你這奸賊，欺我功勞簿上不寫字，却跨過了許多功勞，欺負天子，罪之一也！茂公奏道：這張環狼心狗肺，駙馬薛萬轍打箭身亡，無辜死在他手，又燒化白骨，巧言誑奏，罪之二也！太宗聞言大怒道：原來有這等事。我王兒無辜，慘傷奸賊之手，你又私開戰船，背反寡人，欲害寡人殿下，思想篡位長安，幸有薛王兄能幹，將你擒入天牢。如今明正其罪，再無強辨，十惡大罪，不過如是。就令錦衣武士，將張環父子，綁出午門斬首。武士口稱領旨，就來捆綁張環父

子女壻尉遲恭仔細睜眼看綁，却見張環對東班內一位頂龍冠穿黃蟒的眼色斜去，曉得成清王王叔李道宗與張環有瓜葛之親，在朝堂賣法，暗救張環，連忙俯伏金階，奏道：陛下，張環父子罪在不赦，若發侍衛綁出，恐有奸臣買法，放去張環，移調首級，前來繳旨，那裏知道？不如待臣親手，將老王封贈我的鞭押去。張環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發汗，直急得王叔李道宗並無主意，只得大膽出班奏道：陛下在上，張環父子屢有欺君之罪，理當斬草除根，但他父子也有一番功勞在前，開唐社稷，輔助江山，數年跋涉，今一旦盡除，使爲人臣見此心灰意冷，故老臣大膽冒奏，求陛下寬洪，放他一子投生，好接張家後代。未知萬歲龍心如何。太宗見王叔保奏，只得依准，降下旨意，將張環第四子放綁，發配邊外爲民，餘者盡依誅戮。侍臣領旨，傳出午門外，放了張志豹，哭別父兄，發配邊外。後來武則天子孫在朝中爲首，將與薛氏子相對，此言不及細表。先講尉遲恭將張環父子女壻五人打死，割落首級，上殿繳旨。王叔將他父子五人屍骸埋葬。王叔寵妃張氏聞父兄與薛仁貴相對，打死午門，痛哭不已，怨恨仁貴，必報此仇。王叔十分解勸，方才釋然，此言不表。再說仁貴俯伏奏道：陛下在上，臣有妻柳氏，苦守破窰，候臣衣錦榮歸，不想自別家鄉，已十二年。臣今日在朝中受享皇恩，未知妻在破窰，如

何度日。望陛下容臣。至山西察訪，好接來京中，一同受享榮華。太宗聞奏，喜道：薛王兄功勞浩大，朕加封爲平遼王之職，掌管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長安隨駕，命卿衣錦還鄉。程王兄，你到龍門縣去，督工起造王府，完功之日，回朝繳旨。未知王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平遼王建造王府 射惡怪誤傷嬰兒

當下咬金領旨，打點往山西督工，起造王府。仁貴叩首謝恩，退出午門。到了次日，百官相送。仁貴出京，上了舟船，放炮三聲，離了長安，一路上威風凜凜，號帶飄飄，耽擱數天，已到山西，方住號船。合省官員，各遞手本，到碼頭迎接。仁貴暗想：當初三次投軍的時節，何等苦處！今日封王位，文武俱迎，何等風光！我欲乘轎上岸，未知妻在破寨如何。改扮做差官模樣，上岸到龍門縣大王莊，探聽妻房消息，然後說明，未爲晚也。遂令文官武將，各回衙署理事，自己扮作差官上岸，只帶一個家將，拏了弓箭，悄悄望龍門縣來。天色已晚，投店住宿。明日早起，離了龍門縣下數里，來近大王莊，見了山如故，破寨猶在，想出外多年，或者夫人被岳父接去，這寨中不是我家，也未可知。且訪個明白，只聽得前面一羣雁鵝飛起來，連忙上前，看見了山脚下，滿地葦荻，有一個小廝，年紀只好

十二三歲，面白頭青，鼻直口方，穿青布短襖，白布襪子，穿黑布靴，手拏竹稍，在蘆荻中趕起一羣雁鵝，在空中飛舞；他左手取弓，右手持箭，對看那飛雁射去；只聽得呀的一聲，跌將下來；只是閉不囁的，名爲開口雁；一連數隻，一般如此。仁貴想此子，本事高強，不知誰家之子，正要去問，只聽得一聲响，林中跳出怪物，生了獨角牛頭，口似血盆，牙如利劍，渾身青色，伸出了耙大的手來拏小廝。仁貴一見大驚，恐這小廝被怪物所吞，忙取弓箭射去，那怪物却不見了。那箭不左不右，正中小廝咽喉，只聽得一聲：呵呀！仰面一交，跌倒在地，嚇得仁貴一身冷汗，說道：不好了！無故傷人性命。倘若有人來問，怎生回答？原來這怪物，有何來歷，就是蘇文魂靈。他與仁貴有不世之仇，見他回來，要索性命。因仁貴官星盛現，動他不得，故傷其兒子，欲絕他後代，也報了一半冤仇，故此避去。此話不講，再說雲夢山水簾洞王敖老祖，駕坐蒲團，忽有心血來潮，便掐指一算，曉得金童星有難，被白虎星所傷。但他陽壽正長，還要與唐朝建功立業，還有父子相逢之日。忙喚洞中黑虎，速去將金童星陀來繳令。老祖一看，將咽喉拔出箭頭，取出丹藥，數好箭傷，用仙藥灌入口中，再入丹田。須臾蘇醒，拜老祖爲師，教習鎗法。後來征西，父子相會，白虎山誤傷仁貴，此是後話慢表。再說仁貴看見一隻黑虎，跔去小廝，忽然不

見大驚失色，長嘆一聲，說可憐屍骸又被虎跔去，命該如此！遂慢慢行到窰前，見一個竹簾挂着，叫聲有人麼？只見一個女子，年紀不多，只好十二三歲的，生得眉清目秀，十分齊整，問尊官在此怎麼？仁貴道：京中下來，要問姓薛的，這裏可是麼？金蓮道：這裏就是仁貴聽了，就要進去。金蓮道：尊官且住，待我稟知母親，他就走入對母親說。外面有一人，說是京中下來，要尋姓薛的，還是見不見，好回覆他。柳金花聽了此言，想丈夫出外投軍，日久並無音信，想必他京中下來，曉得我丈夫消息，也未可知，待我去問他。出來竟不認得仁貴。看官你道金花爲何不識得？有個原故。仁貴當初投軍一別，年方二十五歲，白面無鬚，今日回來，隔了十三年，海風吹得面孔甚黑，五柳長鬚，所以不認得。仁貴見娘子花容月貌，就試他一試，說道：大娘，薛官人出去有幾年了？金花道：自從貞觀五年，同周青去投軍，至今並無音信。仁貴道：你丈夫叫什麼名字？金花道：我丈夫姓薛名禮，字仁貴。仁貴聽了，欲要相認，疑他未必心潔，又開言道：原來薛禮就是你丈夫，他與我相熟。前者投軍，往海外征東，在張老爺帳下爲火頭軍。今聖上班師回朝，少不得就要回來。我看大娘在窰中十多年淒涼，怎生過得日子？我有黃金一錠，送與大娘，請收好了。金花聽了大怒道：狗匹夫，快走出去！金蓮也喝道：叫你去，你不肯去，哥哥回

來，怎肯干休？柳氏乳娘，看見仁貴舉止端莊，言語聲音，好似當年薛禮無異，便上前叫聲：小姐，不要動氣，待我問他。說：尊官，你知薛官人消息，須要問個明白。仁貴暗想：他要我說明白，我也要他說個明白。這一雙男女從何而來？遂開言道：娘子，卑人就是薛禮，與你同床共枕，你不認得了！金花聞言，氣得滿面通紅，說：這狗匹夫，一發了不得！女兒快尋你哥哥去回來，打這匹夫。乳母道：小姐，且住發怒，待我再問個明白呵！尊官，你把往來之事，細細說明。仁貴道：到府做小工，蒙小姐見我寒冷，相贈紅衣；不料被岳父知道，累及小姐，虧岳母救了，在廟中相遇；沐乳母參掇收回，在破窰中成親；虧了恩兄王茂生照管，天天在丁山脚下，射雁度日；沐周青相邀，同去投軍；在張老爺帳下爲火頭。說了一遍。金花道：我官人左膊有硃砂痣，你有了痣，方信是真。薛禮就脫下衣服，果然有硃砂痣。金花見了，方信是實，抱頭大哭，叫女兒過來，拜了父親。金花道：我指望官人有了一官半職回來，可與父母爭氣。如今做了火頭軍回來，不如前年不去投軍，在家射雁，過了日子也罷。如今靠孩兒射雁，你在外面，尋些事業做做，幫做孩兒過日罷！仁貴道：娘子，我出門之時，並無男女；今日回來，有甚麼男女，說個明白。金花道：官人，你去投軍之後，身懷六甲，不半年後，生下一雙男女。孩子取名丁山，女兒取名金蓮，多有十

分本事。孩兒出去射雁，不久就回。仁貴聽了吃了一驚，恐是方才射死的小廝，忙問道：娘子，孩兒身才生得怎樣？金花道：孩兒身長五尺，面白，鼻直口方，身穿着藍布短襖，白布褲子。仁貴道：壞了！壞了！兩足亂踏，說：娘子，不好了！就把方才誤傷小廝情由，并黑虎脚去之事，說了一遍。金花就大哭說道：冤家你今回來，到把孩兒射死，我與你拚了命！罷！一頭大哭，一面亂撞。仁貴見了，也落了幾點眼淚，上前叫：夫人，女兒不必啼哭，孩兒沒福，現現成一個爵主爺，送脫了！金花道：你在此做夢。一名火頭軍，妻子怎稱得夫人？仁貴道：夫人不信，如今絳州起造王府，是那個的？金花道：那是朝廷有功之臣。仁貴道：那有功之臣就是我，遂把征東事情說了一遍，遂道：如今封爲平遼王，在山西駐紮，正要接你們到王府受享富貴，不想他死了，不是孩兒沒福分了！夫人哭也無益。夫人聽言，心內一悲一喜，悲的是孩兒死了，喜的是丈夫做了王位，便問道：你說做了平遼王，果有什麼憑據？莫非射死孩兒，將此言騙我？仁貴聽了，便向身邊取出一顆黃金印，放在桌上說：夫人，還是騙你不騙你？金花看見金印，方信是真，嘻嘻笑道：謝天謝地，我這樣一個身子，怎好王府做夫人？仁貴道：夫人不必心焦，到明日自有魯國公程千歲，同文武官員來接夫人。不如可速往岳父家中去。他有高堂大廈，魯國公來到，也有些

體面。若住在破窰中，怎好來接夫人？不知夫人怎生過了十三年日子？金花道：相公這十三年日子，多虧了王家伯伯夫妻照管，所以過了這十三年。王家是我恩人。仁貴道：進衙門少不得要接恩兄恩嫂過去，同享榮華，報他之恩。下官就要往絳州到任，夫人作速往岳父家中去，等程千歲來接就是。金花道：我與你遠隔多年，一時相會，怎麼就要去？仁貴道：夫人進了王府，少不得還要細談衷曲，遂出窰上馬，望絳州而去。金花見丈夫去了，就對乳母道：方才相公叫我往父母家中去，好待程老千歲來接。未知我父親果肯留否？乳母道：小姐放心，待我同王家伯伯先去說明，那時員外自然收留。金花道：既如此，可去請王家伯伯來。乳母將此言報與王茂生，茂生夫婦聞得薛仁貴做了王位，滿心歡喜，走到窰中，說弟婦恭喜，兄弟做了大大的官了。金花將仁貴來訪之事，說了一遍道：還要報得伯伯大恩，不日差官來請。今煩伯伯同乳母到我家中，報知消息，好待來接。王茂生滿口應承，便同乳母到柳員外家來。那柳員外前年逼死女兒，院君日日吵鬧，員外也有悔過之心。這一日乳母同茂生來報喜，說薛仁貴做了王位，要員外請小姐回來，等候程千歲迎請上任。員外摸不着頭路，茫然不曉。柳大洪就對爹爹，將妹子未死情由說了。乳母又把小姐配合仁貴，住居破窰，亦說了一遍。員外聽了，

說：此事既是你們放走，後來我氣平之後，就該說明，差人尋他回來。怎麼使他在破窰，受這多年苦楚？就叫：我和你一同進去，見了院君，遂同乳母進內，叫聲：夫人，你做得好事，把老漢瞞得鐵桶一般。哈哈大笑。院君見了，又好笑，又好氣，叫：老狗才，還我女兒來！員外道：乳母，你對院君細細說明。乳母就把小姐前年出門，到今日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院君聽了大喜，對員外道：如今打點先接女兒回家，明日好待程千歲來迎請。員外就吩咐莊客，叫二乘大轎，差了丫環婦女家人們，去迎接小姐回來。乳母同王茂生，先來報知金花，與女兒打扮，忽聽得一班婦女來到，取出鮮明衣服送來，說：奉員外院君之命，來接小姐。金花大喜，打扮停當，然後上轎，回轉柳氏家中，見了父母，說出十餘年苦境。院君聽了，不忍，反是大哭。員外在旁相勸，當夜設酒款待女兒，不必細述。再表仁貴離了家中，行到絳州進城，問到王府，見王府造得十分威勢，馬台將台，東西轅門，鼓亭官廳，司房門房。仁貴下馬，將馬拴在轅門。巡風看見，喝道：你這瞎眼的，這裏什麼所在，擅敢將馬拴在轅門，還不牽別處去？仁貴道：不要嚕蘇，我是長安下來，要見程千歲，快些通報，前來接我。巡風聽了，不知是什麼人，對旂牌說知。旂牌走入問內中軍，內中軍忙到銀鑾殿報知。程咬金正坐在殿中，中軍跪下稟道：老千歲，外面有一人，說是長安

來的，要老千歲出去迎接。咬金喝道：「呔！長安下來的，與我什麼相干，要本藩出去迎接？偷長安下來的官長，難道要我去跪迎放屁！叫他進來見我。中軍官領命退出，對巡風說叫他進去。巡風見了仁貴，說：「程千歲喚你進去。」仁貴想道：「這也怪他不得，他是前輩，怎麼要他出來接我？」自然得我進去見他。遂大模大樣進去，走到銀鑾殿，見了程咬金，叫道：「程先生辛苦了！」程咬金看見仁貴，忙起身來說：「平遼王、老大人失迎了！」仁貴道：「不敢！上前見禮，分賓主坐下。」仁貴說：「老千歲，晚姪有一件心事，要煩老千歲。」咬金聽了心事二字，便立起身來，同仁貴往後殿書房中去講話了。嚇得外面這些各等官，多說：「我等該死，今日王爺走馬到任，方才言語之中，得罪了他，便怎麼處？」旂牌道：「也不妨！自古道：不知不罪。王爺也未必計較你。」當時文武官員，各差人在那裏打聽，聽得此言，飛報去了。次日清晨，多在轅門外伺候，聽得三吹三打，三聲炮响，大開轅門，薛爺駕坐銀鑾殿，文武官員，進入參見畢，仁貴吩咐各官，回衙理事，各守汛地，各官答應，退出門外。少停，仁貴傳令出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柳員外送女赴任 薛仁貴雙美團圓

當下仁貴傳出令來道：「着軍士伺候程千歲到柳家莊接護國夫人。軍士不敢遠離，須

史炮响，程千歲乘八人大轎出來，外面齊備全副執事，五百軍士，護從程千歲，來到柳家莊，兵馬扎住。三聲炮响，柳員外同兒子大洪出來迎接。咬金下轎，見柳剛父子親翁道：不必拘禮。今日來迎姪媳，快快請令愛上轎。柳剛連忙答應，接進大廳，父子下拜。咬金扶起，敘及寒溫。三盞香茗。柳剛父子在旁相陪，說道：承蒙老千歲下降，只恐小女消受不起，請回鑾駕。老夫親自送女到王府來。咬金道：本藩先回知照令婿，等候令愛到王府團圓。說罷，起身上轎，先自回去。柳剛父子在大廳上，見小姐上轎，用半副鑾駕，前呼後擁，兵丁護從，放炮起行。柳員外上馬，在後相送，來到絳州轅門外，三通奏樂，一聲炮响，兩旁各官跪接夫人，進了王府，直到後殿下轎。仁貴夫妻相見，柳員外過來陪罪。仁貴道：岳父何出此言？此是小婿命內所招，少不得一同受享榮華。員外辭別出府，回家去了。仁貴與夫人並女兒，設宴同酌，敘其久闊。王茂生見金花出門之後，窩中剩下這些破家產，收拾好了。顏氏乳娘，跟隨小姐，也進王府去了。過了兩日，不見差人來接。毛氏道：官人，他不差人來接我們，就去賀他。茂生道：你說得有理，但是沒有什麼東西賀他呀！也罷，將兩個空酒罈，放下兩罈水，只說送酒與他。他眼睛最高，決不來看，就好進見他，自然有好處。夫妻二人商議妥當，次日即挑了兩罈水，同毛氏望絳州來。到了

轅門，只見送賀禮的，紛紛不絕，多到號房掛號，然後稟知中軍。中軍送進裏面，收不收，裏面傳出來。王茂生夫妻立在轅門外，衆人多不理他，却被巡風大喝道：「這裏面什麼所在，把這擔子放在這裏，快些挑開去！」茂生道：「將爺！我與千歲爺是結義兄弟，煩通報一句，說我王茂生夫婦來賀。」巡風道：「你這奴才，怎妄說？難道我千歲爺與你花子結義？不要在這裏討打，快快挑開去。」王茂生無可奈何，只得將擔子挑在旁邊，叫妻看守，來到號房。他見投帖子甚多，不來細查，王茂生就將帖子混在當中。號房送與中軍，中軍送與裏面，傳宣官接入。仁貴正與咬金說話，忽見傳宣官來稟說：「外面各官并族中俱有手本帖子禮單，送上千歲爺觀看。」仁貴看了，對傳宣官說：「各官府日後相見，族中送禮發還。你對他說：千歲不是這裏人，是高麗國人，不有什麼姓薛的族分。回覆他去罷。」咬金道：「平遼王這些都是你盛族，你這話怎麼說？」仁貴道：「老千歲不知，晚姪未遇時，到伯父家借米，他不肯也罷，反叫莊客打我。後虧王茂生夫妻救我性命，與他結義，並把在破寨中受苦之事，說了一遍。」咬金道：「原來如此，也怪你不得。可把這帖子再看一看，內中也有好的，也有歹的，難道一概回絕不成？」仁貴再將禮單再看，內中有一帖，寫眷弟王茂生拜，送美酒二罈。仁貴看了大喜，對咬金道：「方才晚姪說，恩兄恩嫂正要接。」

他。不想今日到來拜我。咬金道：如何？我說有好的，有歹的。仁貴一面傳令，回絕合族衆人；一面吩咐開正門，迎接王老爺。外面巡風，聽得這令，大家驚了，走上前見了王茂生，忙跪下道：小人們不知，多多得罪。求王老爺在千歲面前，不要罪我！磕了幾個頭。王茂生道：起來！我不罪你。只聽得裏面擊鼓一道，報說：千歲爺出來接王老爺。王茂生忙進前。仁貴一見，叫聲：兄弟！正要差官來接，不想哥哥先到，恕兄弟失接之罪！茂生道：不敢！同進後堂。見過了禮，茂生道：你嫂嫂毛氏，也在外面。仁貴吩咐把轎打進來。須臾轎到後堂。這兩罈酒，也挑進來。仁貴拜謝恩嫂，請嫂嫂進裏面與金花相見。仁貴又吩咐將王老爺酒取來。王茂生看見，滿面通紅，好似天打一般。家將將王老爺的酒打看一看，沒有酒氣，是水做的酒。稟道：是水不是酒。仁貴哈哈大笑，並說道：是水不是酒。取大碗來，本藩立飲三杯，叫做人生情義暖，吃水也心涼。茂生置身無地，仁貴吃完水，叫王茂生做了轅都總管。一應事情，并文武官員，俱要手本，稟明王老爺，然後行事。王茂生聽了，好不快活。那外面傳宣官對薛家送禮人說：千歲不是這裏人，是高麗國的人，禮物一概不收，不必在此伺候。薛氏族中，一聞此言，大家沒興。薛雄員外，想起從前該是我不是，十分懊悔。到了次日，就打點三千銀子，去託王茂生說情。王茂生得了銀子，十

分歡喜，吩咐那傳宣官，只得入內再稟。仁貴大怒道：「你這狗官，昨日已經發還，今日又拏禮單，再拏禮單來混賬，要斬你頭。」傳宣官在地磕頭。王茂生連忙跪下道：「兄弟這事使不得。知道者，說是他得罪兄弟；不知道者，去傳說兄弟不近人情，做了藩王，欺滅親族。這禮物一定要受的。」仁貴連忙扶起道：「既承哥哥吩咐指教，將禮物全收，與我拜上各位老爺，說：千歲爺改日奉謝。」傳宣官得令，傳出外面來。那薛氏合族見收了禮，大家歡喜回家。程咬金督工完了，就要回長安覆命。仁貴送程儀三千兩，設酒餞行。飲畢，咬金拜別而去。我且慢表。再說樊家莊樊洪海，對院君潘氏說道：「你我年紀老了，止生女兒繡花。十三年前被風火山強盜所搶，沐仁貴擒了三盜，救了女兒，我就將繡花許配他。他投軍要緊，將五色鸞帶爲定，一去許久，並無音信。我前年欲將女兒另配，後來有靠，女兒不肯重嫁，終身守着仁貴，所以耐守至今。這兩天聞得人說，薛仁貴跨海征東有功，封爲山西全省平遼王之職，鎮守絳州。前日程千歲在柳家莊，接取護國夫人赴任。我恐不真，差人到絳州打聽，句句是真。爲何至今半月有餘，不來迎接女兒？院君道：「既是他在絳州，做了王爺，我這裏到絳州路又不遠，可備粧奩，親送女兒到王府。難道他見了鸞帶，不收留不成？員外道：「此言有理。吩咐莊客，備好嫁粧，叫了大船，取了五色

鸞帶領院君女兒上船。一路行來，到絳州泊船馬頭，扯起旂號，寫王府家眷四字。府縣聞知，連忙迎接。員外說起因由，府縣官就同員外，來到轅門，見總管王老爺，將前事因由說了一遍。王茂生聽了，就拏五色鸞帶，走進裏面，見了仁貴，叫聲千歲恭喜。今有樊洪海夫妻，親送小姐在此，與兄弟成親。仁貴竟忘記了，一時想不出。茂生道：他說兄弟昔年在樊家莊，擒了大盜三人，員外將女兒繡花許配，現有五色鸞帶爲定。仁貴低頭一想道：嗚！果有其事，我一時忘記了！如今他小姐在那裏？茂生道：在船中，泊在碼頭。仁貴聽了，遂入內見了夫人，說出情由。夫人歡喜，要親自出來迎接。仁貴道：不勞夫人貴步，待恩哥同府縣官前接便了！就走出殿，差許多衙役，兩乘大轎，丫環使女，不計其數，前去。王茂生帶了兵丁，同府縣官并員外，來到碼頭。府縣侍立兩旁，院君小姐，各上了轎。放炮一聲，一路迎來。到了轅門，又放起炮，開了正門，三打三吹，抬至銀鑾殿下轎。夫人出來迎接。到了後殿，樊小姐道：夫人在上，賤妾拜見！夫人見小姐一貌如花，滿心大喜道：賢妹何出此言？目下姊妹相稱，同拜了。又見過了院君道：今日正是黃道吉日，就在後殿，與仁貴成親。仁貴大喜，分爲東西二房。次日拜見恩兄恩嫂，請員外院君相見。仁貴稱爲岳父岳母，留在王府，養老終身。又接柳員外夫婦二人到來。仁貴夫妻二人，

一同拜見，吩咐設宴慶賀。柳員外夫妻在王府三日，告別回家。因他有萬貫家財，又有兒媳在家侍奉，不肯住在王府。仁貴修表進京，旨下封柳樊二氏爲護國貞靜夫人。王茂生實受都總管，妻毛氏封贈總管夫人。仁貴領旨謝恩。此言不表。再說程咬金進京覆旨，君臣相會，朝見已畢。周青等八員總兵，出班奏道：臣等願與仁貴同守山西等處。太宗准奏。周青等謝恩，領憑前赴，直到了絳州，入見仁貴，大家歡喜備酒，兄弟暢飲。次日仁貴傳令八員總兵，各分地方鎮守。平遼王到之後，果然盜賊甯息，全省太平。年豐歲稔，百姓感德，滿門榮貴團圓。此書專講薛仁貴跨海征東，還有薛丁山征西傳再議。

詩曰：天使山河歸大唐，東洋番將枉猖狂；征東跨海薛仁貴，保駕功勳萬古揚。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發行



分售處

說唐全傳 精裝一冊 定價 一元五角
 洋裝六冊 定價 一元二角

標點校閱者 文明書局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 華棋盤街 文明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82B

— 家 名 十 五 上 海 —

海 滙 說 小 新

全書 六集 作者 爲天 笑小 鳳小 蝶陸 士謬 賈少 芹趙 荇狂 體均 海上 小說 名家 家居 旅行 讀之 尼消 塵寂

第一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第二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第三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第四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第五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第六集 十一冊 三元三角
(奇情)瓊島仙葩 (言情)游俠外史 (偵探)覆車 (社會)如此京華 (社會)絢綉鏡 (社會)伴兒艷閣錄 (社會)嫁候恨 (戰爭)死死生 (愛國)蒙邊鳴筑記 (科學)人耶非耶	(言情)碧夢痕 (言情)情秘 (哀情)千古恨 (哀情)美人劫 (苦情)玉如意 (偵探)生死美人 (理想)火星飛艇夢	(哀情)鴛鴦夢 (言情)情仇 (俠情)淫毒婦 (軍事)刺齋叢 (偵探)黃金舌 (家庭)帳中語 (奇情)秘密女子 (偵探)盜盜 (慘情)淒風苦雨記 (奇情)孤雛劫	(言情)寫真緣 (怪異)身外身 (哀情)碧血巾 (社會)鏡中人語 (偵探)玉環外史 (言情)藕絲記 (艷情)情謀 (愛國)快活之旅行 (義俠)雙娥劍 (義俠)雙俠緣	(奇情)猩猩小傳 (奇情)夏春娘 (哀情)悲紅悼翠錄 (妬情)雙塔案 (偵探)狼幻奇案 (偵探)密室 (怪異)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第一美人)偷得小傳 (奇情)春水沉冤記 六十萬元之慘史	(言情)雙淚痕 (寫情)柳花暗明錄 (哀情)情戰 (哀情)靈鷲夢 (怪異)妖怪記 (商務)湖海飄零記 (理想)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婦女)現代之女子 (警世)寶報童子 妻之百面觀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全 六 十 册

說

古 今 小 說 名 著

庫

定 價 八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內十洲記 | 神異經 | 述異記 | 雲仙雜記 | 次柳氏舊聞 | 支諾單 | 廣陵妖亂志 | 江南餘載 | 王文正筆錄 | 昨夢錄 | 瀾泉日記 | 齊東野語 | 溪蠻叢笑 | 山房隨筆 | 聽雨記談 | 縣筒瑣探 | 說聽 | 海槎餘錄 | 赤雅 | 三風十愆記 | 梅影庵憶語 | 八絃譯史 | 說夢 | 大獄記 | 遜齋偶筆 | 儒林瑣記 | | | | | | | | | | |
| 異苑 | 神異經 | 述異記 | 雲仙雜記 | 次柳氏舊聞 | 支諾單 | 廣陵妖亂志 | 江南餘載 | 王文正筆錄 | 昨夢錄 | 瀾泉日記 | 齊東野語 | 溪蠻叢笑 | 山房隨筆 | 聽雨記談 | 縣筒瑣探 | 說聽 | 海槎餘錄 | 赤雅 | 三風十愆記 | 梅影庵憶語 | 八絃譯史 | 說夢 | 大獄記 | 遜齋偶筆 | 儒林瑣記 | | | | | | | | | | |
| 漢武古事 | 朝野僉載 | 記事珠 | 前定錄 | 西陽雜俎 | 摭言 | 北夢瑣言 | 錢王私誌 | 避賊夜話 | 朝野遺事 | 夢溪筆談 | 碧鷄漫志 | 塗昌雜錄 | 剪勝野聞 | 長物志 | 觚不觚錄 | 考槃餘事 | 陶庵夢憶 | 覽幽二則 | 秋園雜佩 | 八絃荒史 | 嘯亭雜錄 | 日賁塗說 | 關隴輿中偶憶編 | 勝朝形史拾遺記 | | | | | | | | | | | |
| 別國洞冥記 | 隋唐嘉話 | 枕中記 | 大唐傳載 | 劍俠傳 | 錄異記 | 南部新書 | 孫公談圃 | 唐語林 | 文昌雜錄 | 桂海虞衡志 | 碧湖雜記 | 異域志 | 甲乙利害 | 天全遺事 | 備異錄 | 太平清話 | 耳新 | 爐宮遺錄 | 王氏復仇記 | 虞山妖亂志 | 塵餘 | 香碗樓憶語 | 關隴輿中偶憶編 | 勝朝形史拾遺記 | | | | | | | | | | | |
| 雜事秘辛 | 博異記 | 尙書故實 | 關史 | 幽閒鼓吹 | 開元天寶遺事 | 鑿戒錄 | 開天傳信錄 | 北戶錄 | 南柯記 | 諧噱錄 | 搜神記 | 神仙傳 | 續表錄異 | 瀟湘記 | 蘇氏演義 | 劉賓客嘉話錄 | 荜苴叢談 | 桂苑叢談 | 荜苴客話 | 高齋漫錄 | 默記 | 宣和遺事 | 避暑漫錄 | 誠齋雜記 | 病逸漫記 | 驚曝偶談 | 彭文憲公筆記 | 投壘隨筆 | 枕譚 | 西游補 | 李姬傳 | 筠廊偶筆 | 警雲樓雜說 | 閒居光陰 | 花燭閑談 |

上海書店
明(10)
冊 1.50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一輯 八十冊 八元

諧錄 埋憂集 登窗異草 庸閒齋筆記 增廣百藝補 壺天錄 秋雨靈隨筆
三異筆談 子不語 里乘 耳食錄 庸齋筆記 夜雨秋燈錄 嘯雜亭錄
軼錄 墨餘錄 閑微草堂 金壺七墨 夜談隨錄 淞濱瑣話

第二輯 八十冊 八元

囊林雜俎 淞南夢影錄 千百年眼 臨陂漁話 南澗楮語 清嘉錄 漫遊紀略
蟲鳴漫錄 舌華錄 此中人語 虞初續志 吹網錄 堅瓠集 春在堂隨筆
湧幢小品 聞見異辭 虞初新志 吹網錄 堅瓠集 春在堂隨筆

第三輯 八十冊 八元

夷堅志 厥庵雜識 蜀碧
島居隨錄 雲間樓目抄 池北偶談
梅花草堂集 兩窗清意錄 四清筆記

榆巢雜識 淶水亭雜識 冷庵雜識 津門雜記 耳郵 履園叢話 影談
廣陽雜記 靈樞餘談 茶餘客話 夜航船 歸田瑣記 蒼葦編 谿上遺聞集錄 勛經書舍零墨

第四輯 八十冊 八元

國史補 嶺外代答 洛陽播神舊聞記 入蜀記 聞見近錄 猗覺寮雜記 蘆浦筆記 臺海外紀 現北雜志 退庵隨筆 昨非庵日纂 香飲樓實談 蜀離叙略 燕下鄉腔錄
清波雜志 五總志 游宦紀聞 澠水燕談錄 夢梁錄 甲申雜記 武林舊事 續夷堅志 南齋公餘錄 庶齋老學叢談 重論文齋筆錄 海嶽志林 耶潛紀聞
雲溪友議 滌史隨筆 玉壺清話 吹劍錄 獨醒雜志 志雅堂雜鈔 隨手雜錄 明齋小識 北軒筆記 咫聞錄 顧石齋筆談 茶香室叢鈔 粵行紀事

